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一七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綱領一卷提要一卷列國東坡圖說一卷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諸國興廢說一卷

（二）

不著撰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吉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四傳三十八卷》提要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二十有七年　乙卯　靈王二十六年　晉平十二　齊景二　衛獻三十一　蔡景四十六　鄭簡二十　曹武九　陳哀二十三　杞文四　宋平三十　秦景三十一　楚康十四　吳餘祭二

春

附錄　左傳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〇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公亂反後同　晉楚始同主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馹音日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甯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市総反又音專穀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使去聲　鄉音向　朝音潮　少去聲　大音泰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咻也

女音汝　爲去聲　夫音扶　與去聲下同　與如字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邯音寒　鄲音丹

鱄音專　鄉去聲　閒音澗　夫音扶　焉音烟　大音泰　與音預　只音止句絕

〔胡傳〕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

語去聲　大音泰　賁音奔　使去聲　敖音傲　樂音洛　去上聲　厭平聲　向式亮切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

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

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胡傳 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纂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逐辭而不見伐吳城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亡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與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王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附錄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吳餘祭三

春無冰　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附錄 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勞去 更平聲　大音泰　易去聲 女音汝 與去聲　幾平聲

附錄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于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

吳戶 結髮反

爲尸慶舍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
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
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
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
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
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
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
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
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
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
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
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
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
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食音嗣 汜芳劍反 說音悅 爲去聲 句平聲 予上聲

【附錄】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
也○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
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
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
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
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
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
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
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
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
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
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

喪去 聲言 衰蔡 旋聲 平平 句讀 聲豆 音滿 叫反 射多 殿反 舊去 惡夫 聲扶 音 嫗 慢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
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侯之君始旅見於楚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
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
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
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
諸宗室季蘭尸之
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
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
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
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專矣子服子始
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
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
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沍帝 呼反 勞去聲 爲去聲 向式亮反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
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
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
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
喪之如同盟禮也

見音現 殺色介反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
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
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
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麇元年吳
餘祭四弒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釋不朝正于廟
也楚人使公親襚公
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
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
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
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朝音潮 祓音弗 茢音列

卞皮彥反　朝音潮　背音佩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

【胡傳】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特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戚不遑顏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顛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附錄】【公羊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〇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使去聲　強上聲　飲去聲

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〇庚午衛侯衎卒

處上聲

【附錄】【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閽弒吳子餘祭閽音昏祭側界反【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知去聲　比必二反　相去聲　帥入聲　肄以二反　屏音丙　召音邵　女音汝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作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率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好去聲　見音現　說音悅　為去聲下同　召音邵　大音泰　樂音洛　易去聲　思並去聲　鄶音檜　施去聲　處上聲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
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
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
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
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
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
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
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
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
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
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
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
自免於難【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
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
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
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
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
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
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
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
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
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
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
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

好去聲　使去聲

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
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
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
爲簒也爾弒吾兄吾又弒爾是父子兄弟相
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
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
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
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
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
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
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
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胡傳】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
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
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

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
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
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
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
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
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
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既立諸樊之子
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
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
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
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
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
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
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然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
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
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

舍上聲　爲去聲　惡去聲　長並上聲

比行並去聲　喪去聲

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故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簒其君者有之子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大讓而簒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及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之階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用於季歷武王之

朝音潮

義其皆附于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多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之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書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褒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意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于吉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

與去聲　好難並去聲　爲去聲　酀音偃

與天地同德而違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〇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

〔經〕〔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

〇冬仲孫羯如晉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

〔附錄〕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〇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

裨音皮　諶音忱　焉音烟下同　辟去聲

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戊午〕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弒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

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附錄 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 左傳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穀梁傳 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 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也 穀梁傳 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附傳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 左傳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穀梁傳 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王

耆同嗜　朝音潮　焉音烟　雍去聲　難去　斂並去聲　瀆音豆

了殺奔晉

[附錄][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枕斂並去聲　難去聲　莠音有　降音杭　娵音諏　訾音兹　任音壬　比必二反　去聲

[胡傳]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國入以國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絕未有入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華去　背音佩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附錄][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

相去

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斜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胡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徧書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葬者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弔生而歸賵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在諸侯之策而不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理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察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徧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備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

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求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若哉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

別必列反 夫音扶 相去聲 要平聲 復扶又反

書又將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附錄

左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惡去聲 卷平聲 褚音猪

己未

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 齊景六 衛襄二 蔡靈公般元年 鄭簡二十四 曹武十三 陳哀二十七 杞文八 宋平三十四 秦景三十五 楚郟敖三 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語之 語去聲 下語字如字 厭平聲 僂音 灑色買反 渻音省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夫音扶 復扶又反 衰七雷反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別必列反　相去聲　壞音怪　垣音袁

胡傳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卒羯居謁反左傳己亥孟孝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始親來會葬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左傳公薨之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令平聲　閈音汗　使去聲　葺音緝　共平聲　索所白反　暴步卜反下同　觀去聲　易去聲　樂音洛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能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難二堤音　好去聲　夫音扶

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令平聲　泥上聲

胡傳經以傳為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眞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

相去聲　勞去聲　斷丁亂反

而精擇
之可也
附錄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
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
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
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
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
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
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
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

乘去聲　鮮上聲　夫音扶　惡去聲

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
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
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
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
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
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

少去聲　夫音扶下同　操平聲　校戶教反　厭於甲反下同

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則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
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
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
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鮮上聲　難去聲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
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
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
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
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
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
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
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
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
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
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
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
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

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數所主反　行下去　樂音洛又音岳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昭公一

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孫音遜　乾音干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詳見襄公元年

見音現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去上聲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為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共音恭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爲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子白羽昭十九年悼公弒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郟音夾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楚薳罷爲令尹昭十三年靈王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見音現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庚申 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郭穀作郭 左傳書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編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從去聲 犂音黎 共平聲 塞先則反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

相去聲 罷平聲 鮮上聲

樂音洛 共平聲 夫音扶 大音泰

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招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見音現 同下 復扶又反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木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也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成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弭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

為去聲 處上聲 難去聲 辟音避 舍上聲 焉於虔反 與去聲 上聲

扶 夫音　使 去聲　難 去聲　爲 去聲

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
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
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必以爲道道以淫
虐弗可久矣公羊傳運者何內
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胡傳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
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
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
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
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衞之爲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
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
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
也

扶 夫音　二札 反少　樂音洛 復扶又反　[illegible]音

附錄 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
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
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
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
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
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
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
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
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
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
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
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
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
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語 去聲　焉 烟音　惡 去聲　彊 上聲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
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
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
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
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
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
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
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
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
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
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
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
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
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數上聲　女音汝　好干長　上聲下皆同　從上聲

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
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
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
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
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
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
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
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
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
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
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
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
獲戾子將行之
何有於諸游

乘去聲 舍上聲 女音汝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見音現 差楚宜反

[胡傳]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繪彼身敬之不衰兄兄弟乎兄翁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附錄][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共平聲 行音杭 乘陳並去聲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胡傳]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呂反[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胡傳]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

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
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
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輿字 [左傳]展輿奔吳

與去 與下 與如字二 惡去聲

[胡傳]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夫音扶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

○葬邾悼公

大音泰

[附錄][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

樂音洛 惡去聲

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圭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謂子産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

大音泰 從乘並去聲 夫音扶 共平聲長上聲

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郟敖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華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附錄 左傳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辛酉 景王五年

二年 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二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

與去聲 召音邵 向式亮反 橫去聲 見音現 大音泰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附錄】【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胡傳】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霄去而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强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公羊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穀梁傳】耻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胡傳】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

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鄰好乃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踐履山川來脩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爲仇讐他國誰敢朝夕在廷脩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逝不待既絕而皆見矣

壬戌 景王三年 晉平十九 齊景九 衛襄五 蔡靈六年 四 鄭簡二十七 曹武十六 陳哀三十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七 秦景三十八 楚靈二 吳夷末五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左傳 同盟故書名

附錄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

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

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封君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附錄][左傳]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羊亦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比上二字去聲

【胡傳】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羊亦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避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羅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相去聲　累去聲

【附錄】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癸亥 景王七年 **四年** 晉平二十 齊景十 衛襄六 蔡靈五 鄭簡二十八 曹武十七 陳哀三十一 杞文十二 宋平三十八 秦景三十九 楚靈三 吳夷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雹【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妻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與去聲

【胡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妻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叅步卜反　朝音潮　夫音扶

與去聲　易去聲　從去聲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

難鄉並去聲　亨字如　喪去聲　夫音扶　使上字去聲　見音現

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
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
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
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
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
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
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
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
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
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
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
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
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
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
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

焉於虔反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
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
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
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
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
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
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
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

朝音潮　召音邵　向式亮反　共音恭　相去聲　大音泰　夫音扶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
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
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
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
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
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
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
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
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
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
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
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
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
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
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

相去聲

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
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
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
不遠遠惡而後棄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胡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
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
靡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
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
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
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
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
盈而降之罰也至伏窮凶極惡師潰於眥
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
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
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
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

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靈書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

○九月取鄫[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附錄][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勝平聲　女音汝　長上聲下同

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猳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

見音現　去上聲　相去聲　焉音烟　復如字後命下扶又反

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父音甫　帥入聲　朝音潮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甲子　景王八年

五年

晉平二十一　齊景十一　衛襄七　蔡靈六　鄭簡二十九　曹武十八　陳哀三十二　杞文十三　宋平三十九　秦景四十卒　楚靈四　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

舍中軍

左傳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

與去聲　射音石　中去聲　適丁歷反　任平聲　行去聲

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

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讒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

胡傳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之本原無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錄

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

敖去聲

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忠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胡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挾我以利而我不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已以義不以利

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公羊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陳去聲 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女音汝 使去聲

人伐吳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志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

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見音現

【胡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非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爲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爲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

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
越因遂之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
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
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
引之可來此聖人愼
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附錄]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 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

春王正月

杞伯益姑卒 左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
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强斷之以剛猶求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
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
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
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
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
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
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
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
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
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
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
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
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
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
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胡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
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于北郭
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
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
宋公寵信闇寺殺世嫡痤而父子之恩絕
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
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
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
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
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附錄]左傳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
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
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
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

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強上聲　慁胡困反　辟匹亦反　說音悅）

秋九月大雩【左傳】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音皮）【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左傳】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相去聲）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

昭公二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　晉平二十三　齊景十三　衛襄九　卒　蔡靈八　鄭簡三十一　曹武二十　陳哀三十四　杞平公郁釐元年　宋平四十一　秦哀二　楚靈六　吳夷末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燕平聲）【左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

（罋音甕　斝古假反）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不得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見音現）

【附錄】【左傳】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斷音短）

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左傳]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穀作婼後同 [穀梁傳] 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附錄] [左傳]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

彊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左傳]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和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

說音悅 相去聲 父音甫 共音恭 僂力主反 傴紆羽反 饘之然反 鬻之六反

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穀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屬音燭 說音悅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附錄][左傳]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

婤音因 相去聲

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
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
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
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
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
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
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
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
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
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
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
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
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
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比必二反 長上聲 繇直救反 焉於虔反

丁卯 景王十一年 **八年** 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十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春**

[附錄][左傳]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
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
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
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
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
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
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
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虒音斯 遠去聲 處上聲 大音泰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
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
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

惡去聲

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
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
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
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
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
殺之
惡也
[胡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恣
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
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
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
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
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
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
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
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
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
師交譏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叔弓**
如晉[左傳]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
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
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
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楚人**
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左傳]干徵師赴于楚
且告有立君公子勝
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
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
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
上也○**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蒐所求反[書蒐
始此][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
車千乘[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

虒音斯 乘去聲

槷音[illegible] 中去聲 與去聲 見音現

以罕書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軼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胡傳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干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長上聲 相去聲 從去聲 稽上聲 頃[illegible]

附錄左傳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古禾反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奐公作瑗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楚其兆既存矣穀梁傳惡楚子也

女音汝 辟音避 惡去聲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公也

戊辰景王十二年

九年 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衞靈二蔡靈十鄭簡三十三曹武二十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三秦哀四楚靈八吳夷未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衞趙黶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冉音[illegible] 隊音墜 爲去聲

附錄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

塞先則反 共平聲 妃音 說去 析聲 遣使之使去聲下同

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作火左傳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産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

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欲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

戲平聲 樂音洛 飲去聲 女音汝 舍上聲 爲去聲 說音悅 知並去聲 焉於虔反

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羌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與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附錄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未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若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貜如齊

貜俱縛反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左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己巳景王十三年

十年

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二十四曹武二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末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虚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耆同嗜　惡去聲　焉往焉歸並音烟　鈃音　强上聲　長上聲　從去聲　施去聲　爲去聲　郠音梗　恌他彫反　舍上聲將去聲下同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左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鈃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

春秋四傳卷三十　十三

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後同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胡傳前已舍中軍矣爲猶以三卿並將予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於時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上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與去聲　華去聲　見音現下同　衰七雷反　語去聲　任平聲　喪去聲　熾尺志反　惡去聲　比去聲

戊子晉侯彪卒左傳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左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春秋四傳卷三十　十三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愼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愼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成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庚午　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弑

感音憾

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一吳夷末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穀或作乾般音班

左傳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喪去聲　亟欺冀反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胡傳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

惡去聲下同　給徒亥反　將去聲　長上聲

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豬其宮室誅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比必二反　度待洛反　寨對邁反　契欺結反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比音毗左傳非禮也公羊傳大蒐者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胡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

行爲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子鴆反又七林反侵祥公作侵羊

左傳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薳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公作屈銀

左傳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傳 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弑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附錄 左傳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 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公羊傳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左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 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胡傳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爲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爲未踰年之

好去聲 喪去聲 鮮上聲 焉於虔反 遂音旋 別必列反 見音現 朝音潮 襘古外反 大音泰 惡平聲 惡去聲 易去聲 降戶江反

欽去聲 降戶江反 羹音郎

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欲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爲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毋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附錄】左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辛未】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晉昭二 齊景十八 衛靈五 蔡滅 鄭簡三十六卒 曹武二十五 陳滅 杞平六 宋元二 秦哀七 楚靈十一 吳夷末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

女音汝 辟必亦反 堋補鄧反 蓼音六

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附錄】左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相去聲 行戶郎反 坻音遲 中丁仲反下同 乘去聲 傁素口反 旰古旦反

【附錄】左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左傳】六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作然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附錄 左傳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過古禾反下同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作整

左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語去聲 適丁歷反 朝音潮 思去聲 長上聲 共平聲 共音供 和去聲 養去聲 夫音扶

楚子伐徐

左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左傳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胡傳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之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誘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否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原之意豈曰過乎

王 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 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十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胡傳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穀作溪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

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illegible]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

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
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
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
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歸于
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
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
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
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
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
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
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
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
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
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
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日不日
比不弑也

【胡傳】楚師伐徐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
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
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
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
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
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謚于
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而事虔為之臣虔
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
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
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於
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
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出
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
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
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
又未嘗不向楚門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
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
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
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
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
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
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
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
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
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
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
於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
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弑【左傳】觀從
謂子干曰不殺棄疾
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
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
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
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
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
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
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
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
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
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
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
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
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

援于眷反 潰戶內反 朝音潮 奸音干 大音泰 伏同下 呼去聲下同 衣去聲 櫟音歷

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
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
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
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
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
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鬭韋龜屬
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
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
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
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
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

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
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
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
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
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
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
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
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
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
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
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
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
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
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
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
以與國【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
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
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
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穀梁傳】當上之辭也
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
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
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
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
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胡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
矣而又殺之則王宜書曰棄疾弒其君
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
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坎牲加書而
涙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
殺大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

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
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
爲而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
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
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
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
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
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
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

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衞地叔鮒求貨於衞淫芻蕘者衞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衞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傳 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茂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侯爲申之舉遷賴於鄢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脩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閭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

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胡傳 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諸魯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倫必可畏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請君無勤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後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雖末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性不軌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侯禁

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循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詐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黷力不道爲後世鑒也

公不與盟 與音預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曰善是盟也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卜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爲[illegible]衍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儕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題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取郠其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伯討乎言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歛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脩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鄆之故又非卹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附錄 左傳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曰

樂音洛　與音預下同　復扶又反　與去聲

謂子産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産君子以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附錄　左傳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胡傳楚虔遷六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宗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絶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擿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朝音潮　好去聲　行音杭　共音恭　焉於虔反　爲去聲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傳禮也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附錄　左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昭公三

十有四年 癸酉景王十七年 晉昭四 齊景二十 衛靈七 蔡平二 鄭定二 曹武二十七卒 陳惠二 杞平八 宋元四 秦哀九 楚平王居元年 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 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穀梁傳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胡傳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爲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强之義也其終歸之爲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附錄 左傳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刼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 左傳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胡傳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邾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隱鄆取郠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偕然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附錄 左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鉏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附錄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乎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 景王十八年 晉昭五 齊景二十一 衛靈八 蔡平三 鄭定三 曹平公須元年 陳惠三 杞平九 宋元五 秦哀十 楚平二 吳夷末十七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胡傳 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己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傳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蔡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保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爲出奔費無

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聽明弗使吳師入郢辟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光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予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焉之請以名刊累甚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胡傳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爲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氏名氏何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與狄之略咸見矣

冬公如晉 左傳 平丘之會故也

附錄 左傳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用之

乙亥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 晉昭六卒 齊景二十 衛靈九 蔡平四 鄭定四 曹平二 陳惠四 杞平十 宋元六 秦哀十一 楚平三 吳僚元年 春

附錄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〇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作戎曼 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胡傳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華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附錄 左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〇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匃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差楚宜反 朝音潮 共音恭 縣音玄 夫音扶 頗音披 使去聲 罷音皮

使去聲 辟音僻 夫音扶

共平聲 使去聲 焉於虔反 賈音古 強上聲 好去聲

齹才何反 大音泰下同 好去聲 舍上 夫音扶 語去聲

以歛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傳 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

惡平聲 數音朔 朝音潮 衡音衡 夫音扶 少去聲 燕平聲 選去聲

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胡傳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旅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得徵於色發於聲而後踰此正憤悱自強之特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 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

大雩 左傳 旱也

柎音附 蓺音藝

附錄 左傳 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頃平 葬去聲 上聲

丙子 景王二十下

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 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 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

鴡雎同 共平聲 少去聲 辟音避

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左傳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五惟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穀無之字【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胡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衆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寄通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虜內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胡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以非吳敵也惟不能以讒賊貨賄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葉士奇才爲敵國用

故日以侵削至弑父之師七國皆敗消累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幾平聲）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晉頃二 齊景二十四 衛靈十一 蔡平六 鄭定六 曹平四卒 陳惠六 杞平十二 宋元八 秦哀十三 楚平五 吳僚三

春

附錄 左傳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過音戈 萇音長）

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曹平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

（見音現 幾平聲 焉於虔反 復扶又反 祏音石 焮許靳反 爲去聲 惡平聲）

胡傳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裨婢支反 瓘古亂反 斝古雅反 瓚才旦反 復扶又反下同）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說音悅 語去聲 夫音扶下同）

爲火之爲去聲 女音汝 朝音潮 陴音皮

附録 左傳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毁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毁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毁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君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 晉頃三 齊景二十五 衛靈十二 蔡平七 鄭定七 曹悼公午元年 陳惠七 杞平十三 宋元九 秦哀十四 楚平六 吳僚四

春

附録 左傳 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郟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illegible]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少去聲

宋公伐邾

左傳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胡傳 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向式亮反 惡上惡去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穀梁傳 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舍上聲

胡傳 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米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

夫音扶 嗌音益

操七刀反　傳去　辭夫　音扶　爲我　之爲　夫聲

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愼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愼此褻弑之漸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誅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爲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爲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爲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爲弑君之意矣

己卯地震

附録 左傳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 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古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耳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 曰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胡傳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爲弑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愼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附録 左傳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如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

挑徒了反 施舍去聲 樂音洛 上聲 罷音皮 去聲 禜音詠 反 蹶九勿反 忿音

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爲辟客晉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
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
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
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
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
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
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
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
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
求於我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
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
之謂矣舍前之忿
可也乃歸蹶由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晉頃四 齊景二十六 衛靈十三 蔡平八卒 鄭定八 曹悼二 陳惠 入杞平十四 宋元十 秦哀十五 楚平七 吳僚五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
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
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
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
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
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
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
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
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
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
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
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奸音干

吾知 知也 之去聲 泣 度待洛反 任音壬 辟音避 員音云 旰古旦反

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
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
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
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
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
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
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
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
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
諸焉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莫公反穀作夢

【公羊傳】奔未有言
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
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
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
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
或爲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
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
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
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
諱也【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
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從去聲 與平聲

【胡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
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
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
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
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
待放而後出奔臣子當禮免於哭足矣而
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
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
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
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

上惡去聲 下惡如字

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録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附録】【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穀作輒【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穀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胡傳】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

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類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作處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

附錄

左傳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於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

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 齊景二十七 衛靈十四 蔡悼公東國元年 鄭定九 曹悼三 陳惠九 杞平十五 宋元十一 秦哀十六 楚平八 吳僚六

春

【附錄】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聘止此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

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刼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内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衞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左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附錄】【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左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

惡去聲

同惡德君必甚又使之不亦可乎且發況在君蔡無他矣 穀梁傳 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三父秀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二

昭公四

壬午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齊景二十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衛靈十五蔡悼二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侯伐莒 左傳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穀梁傳 自宋南里者專也 胡傳 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昔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

惡去聲 卬音昂 輓音挽 華去聲 向式亮反 質去聲 使去聲

春秋四傳卷三十二

請說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䓁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援亂人之惡自見矣

見音現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千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入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附錄】【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

【如京師】【止此】

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亂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與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肸許乙反　躒音歷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嫡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朝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不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爲後世之深戒也

殺色介反

冬十月王子猛卒【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王】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　齊景二十九　衛靈十六　蔡悼三卒　鄭定十一　曹悼五　陳惠十一　杞平十七　宋元十三　秦哀十八　楚平十　吳僚八

御魚呂反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

去聲上朝音潮 焉音烟 從去聲下同 期音基 為去聲 女音汝

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
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
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
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
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
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
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
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
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
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
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
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
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
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
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晉人圍郊[左傳]

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
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
還[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
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
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
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
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
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
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
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
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躒郎狄反 徵知陵反 守去聲 省上聲 見音現 好去聲 殳音殊 苑平聲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
輿來奔[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
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
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
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

好去聲 惡去聲

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
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傳]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
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
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
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
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
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
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
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
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
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髡苦門反
逞公作楹穀作盈齧
五結反[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

去上 陳去聲 舍上聲

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
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
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
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
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
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
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
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
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
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
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
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
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
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
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

齧受夫 潛子潛反 將陳並去聲

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胡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潛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爲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

殲子廉反 別必列反 召音邵

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公羊傳】此未三年

朝音潮 分去聲 斷都玩反 與去聲

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歎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猶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郥古闃反 徼古堯反 縊音翳 爲去聲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附錄】【左傳】楚太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朝音潮　乘好並去聲　疢丑刃反　處上聲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
[胡傳]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而
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
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
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
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
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
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
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非處微弱
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
其自取之哉

守去聲　竟音境　同烏烟

[附錄][左傳]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
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
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
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
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

夫音扶　埸音亦　其守之守如字

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
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
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
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
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
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
乎

召音邵　嚚音銀　見賢遍反　度待洛反　大音泰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 齊景三十 衛靈十七 蔡昭公申元年 鄭
定十二 曹悼六 陳惠十二 杞平十八 卒
宋元十四 秦哀十九 楚平十一 吳僚九 **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
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
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
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反 ○**叔孫舍至自**
晉 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
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
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
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
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君子叔孫受禮
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穀梁傳]大夫執
則致致則挈
由上致之也

踁戶定反　從去聲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
[胡傳]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
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
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
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
觀意如之階釁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

強上聲

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
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
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
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褒其節為
後世勸也

乾音干　祭側界反　使去聲

[附錄][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
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
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
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
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莫音暮　句絕　大音泰　相去聲　嫠音釐

[附錄][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
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
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
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

蠢昌允反

其虢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附錄】【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訾子斯反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埸音亦 犴音岸 勞乘並去聲 壽夢音蒙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三曹悼三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薛惠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一秦哀小邾

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

轄胡瞎反 樂祁之樂音洛餘皆音岳 喪去聲 妻去聲 焉於虔反

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 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父音甫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

大音泰 夫之夫音扶 禮行之行去聲 五行字如字

長上聲 好惡並去聲下同 樂音洛 施去聲 舍上聲

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鞅音怏 辟音避 背音佩下同 使去聲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大音泰 父音甫 夫音扶 召音邵 嚚魚巾反 孽魚列反 適音嫡 任平聲

[胡傳]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奐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巳音紀 跦音朱 父張留反 裯直留反 喪去聲 濟上聲 汶音問 處上聲

有鸜鵒來巢 鸜其俱反又作鴝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 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胡傳]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又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 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 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illegible] 雹蒲學反 見音現 乾音干 肜音融 撥蒲末反 省悉井反

[胡傳]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昏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雊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甚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巳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

公作楊[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

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

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取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師師之十也不以闢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卒言而東門氏遂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彥[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從好並去聲　馬音烟　難去聲下同　觀去聲　夫音扶　喪去聲下同　食音嗣　糗去久反

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

羊傳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

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

從並去聲　幦　唁音彥　齊側皆反

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傳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有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要孟子爲夫人而不命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昏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胡傳 左傳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為去聲 大音泰 相去聲 楄步田反 柎音附 稱 夫音扶 隊音墜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穀梁傳]邡公也

為去聲 妻七計反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欲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別必列反 易去聲 為去聲見音現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僂音縷 句居具反 魴音房 賈音嫁 楯食準反 茄音加 相去聲 禖音梅 大音泰

[附錄][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三

昭公五

乙酉 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 齊景三十二 衞靈十九 蔡昭三 鄭定十 曹悼四 陳惠十四 杞悼二 宋景公欒元 秦哀二十一 楚平十三卒 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處上聲

【胡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守去聲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女音汝 縛直轉反 齮音錡 厭音掩 炊音吹 朐音渠 汰他達反 鬒音軫 刜音弗 鑋音罄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爲去聲

附錄 左傳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專又音市轉反

左傳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 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附錄 左傳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午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寛守闕塞

萑音丸 女音汝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適音的 長上聲 好去聲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傳 周有入無出也

胡傳 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孼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知去聲 躒音歷 帥入聲 適音的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爲後人之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頑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

屏音丙 難去聲 間去聲 奸音干 郟音夾 鄏音辱 施音異 辟音避 難去聲 頿音髭 共平聲 厭平聲 大音泰 少去聲

惡去聲 斳音祈 嫡通 音

禮也于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爲 穀梁傳 尹氏召伯毛伯以
王子朝奔楚遠矣
非也奔直奔也

胡傳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
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
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
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
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
不以爲是踐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
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
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
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
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
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
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
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施去 辟下 阿區 昔鑑 歎去 瀆女 音決 誣音

附錄 左傳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
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
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
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
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
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賁音 占汜 比刀 又 共平 聲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也不濫官不滔大
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
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
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
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
所禀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 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 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 衞靈二十一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 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穀梁傳 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

秀音酉 桑但 偷反 部音 陳尤 育究 鱄音專 掘音 窟鈹 音披

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
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
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
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
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
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
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
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
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
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
以相授也光爲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
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
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長上聲　闔[illegible]音　[illegible]於虔反　相去聲

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胡傳 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之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尹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說音悅　比必二反　惡去聲　上飲去聲　下飲如字　好去聲　幾平聲　令平聲　爇如悅反　菅古顏反　秆古但反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作郤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左傳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

夫音扶　說音脫

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

爲去聲　舍音捨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傳 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畧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成圍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〇邾快來奔【公羊傳】邾婁快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〇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左傳】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至自齊居于鄆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二 齊景三十四 衛靈二十一 蔡昭十五 鄭定十六 卒曹聲公野元年 陳惠十六 杞悼四 宋景三 秦哀二十三 楚昭二 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〇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如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〇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喪去聲 戊音茂 知去聲 鞮丁兮反 朝如字 見音現 鱄音專 行去聲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附錄 左傳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

夫音扶 度待洛反 長丁丈反 比毗志反 王于況反 施去聲

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

幾平聲 女音汝 斷丁亂反 女音汝 朝音潮 食音嗣

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附錄 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

屬之欲反 厭平聲 使去聲

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 敬王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 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穀梁傳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悋

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失其二竟
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
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客
叔讀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
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命主
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
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會不能陳師境上討
意如逐君之罪而遣
使唁公豈得之禮乎

【附錄】【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
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
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
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
寅王子趙車入于鄻
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
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
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
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
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
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
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
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
其誣也久矣乃黜之
而以公衍爲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
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
月

【附錄】【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
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
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
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
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
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
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
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
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
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
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
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
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
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
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
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
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
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
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
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
䷪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
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
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
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
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
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
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
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
邾之也曷爲邾之君存焉爾【穀梁傳】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
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昝音古樓 析北反 穿寸姓 反從 去聲 文與 刂同 行去聲 夫音扶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昬迷不返自納於咎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叛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散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附錄 左傳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行音抗 與去聲

己丑 敬王八年 晉頃十四卒 齊景三十六 衛靈二十三 蔡昭七 鄭獻二 曹聲三 陳惠十八 杞悼六 宋景五 秦哀二十五 楚昭四 吳闔廬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 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穀梁傳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胡傳 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議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篡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共音恭 御魚呂反 好去聲 閒間下音 同締 音弗 居音 少去聲 女音汝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左傳 夏六月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公羽作禹

左傳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

監平聲 好去聲 長去聲 將馬 如病 字下加

斷音短 唁音彥 帥入聲 處上聲 員音云 惡去聲 適音的 任音壬 肄以利反 亟欺冀反 罷音皮

戚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附錄 左傳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 言不能內外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反公穀作櫟後同 左傳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以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胡傳 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循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不陵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見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費音祕

躒音歷 適音的 見音現 知去聲 好施並去聲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 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穀梁傳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與難並去聲 乘去聲 夫音扶 從才用反 為去聲 還音旋 夫音扶

○秋葬薛獻公

附錄 左傳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左傳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

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

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不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又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讁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 辛卯敬王十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

公在乾侯[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取闞[公羊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夏吳伐越[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

蝥芒侯反　施去聲　與音預紓音舒　衰初危反　彪彼虬反　度待洛反屬之欲反

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

晉九十三

帥入聲

以爲戍命

穀梁傳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妃音配

左傳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

從音縱　震音身聞去聲　適丁歷反　祭側介反

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

晉七十

夫音扶　推吐雷反　復扶又反　費音秘

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乎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覩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三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詳見昭公元年

鄭　定公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　魯定公七年齊鄭盟于鹹叛晉圖霸

宋　詳見昭公元年

晉　魯定公元年魏舒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行戸郎反　知去聲

衛　詳見昭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頃公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郊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　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允常卒勾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勾踐皷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王　敬王十一年

元年　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二十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傳　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傳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胡傳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譏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乾音干　見音現傳直戀反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因大夫專執於是始

左傳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以

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公羊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胡傳】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

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譏之也每譏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弔

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胡傳 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于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倚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祠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來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傳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爲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煬羊讓反 左傳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傳 立者不宜立者也

胡傳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附錄 左傳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傳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胡傳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

癸巳 敬王十二年 晉定四 齊景四十 衛靈二十七 蔡昭十一 鄭獻六 曹隱二 陳惠二十二 杞悼十 宋景九 秦哀二十九 楚昭八 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喚反 公羊傳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

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附錄][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僭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甲午]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 齊景四十一 衛靈二十八 蔡昭十二 鄭獻七 曹隱三 陳惠二十三 杞悼十一 宋景十 秦哀三十 楚昭九 吳闔廬八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附錄][左傳]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

[左傳]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附錄][左傳]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乙未]敬王十四年 晉定六 齊景四十二 衛靈二十九 蔡昭十三 鄭獻八 曹隱四弒 陳惠二十四卒 杞悼十二卒 宋景十一 秦哀三十一 楚昭十 吳闔廬九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傳爲並去聲　暴蒲卜反　還音旋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交兵止此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秖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胡傳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召寔照反　殺音　惡並去聲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音生後同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反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累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鼬由又反皐鼬公作浩油左傳將會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

先去聲 重平聲 說音悅 長上聲 召音邵 大音泰 爲語敖復皆去聲 朝音潮 召音邵 見音現

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穀梁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内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洒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卷音權）【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内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左傳】秋楚爲沈故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葬劉文公【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柏莒穀作柏舉 吳始書子書）【左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爲去聲 員音云

夾入聲 阨於懈反 惡好並去聲 陳難並去聲 夫音扶

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

乘廣並去聲 爲去聲 朝音潮 推吐雷反

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於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穀梁傳】吳其稱

爲去聲 朝音潮 横去聲 長上聲 復扶又反 敗必邁反

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曰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胡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于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之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易去聲 召音邵 嚭音鄙 樂音洛 見音現 夫音扶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以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

知去聲 女音汝 施去聲 見音現 員音云 厭平聲

分去聲 勺市灼反 爲去聲 易去 壞音怪

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晉九十六

〔胡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則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鳴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苦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丙午〕敬王十五年 **五年** 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亟音激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矜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璵音餘 璠音煩 歛去聲 爲去聲 費音祕 勞去聲下同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晉九十七

見音現 婼敕畧反 辟音僻 傳去聲 帥入聲 乘去聲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

〔附錄〕〔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

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城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麇九倫反 槩步十反 闉音因 罷音皮 遄市專反 焉音烟 舍上聲 爲去聲 芊音弭 遠妻夫並去聲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丁酉]六年 敬王十六年 晉定八 齊景四十四 衛靈三十一 蔡昭十五 鄭獻十 曹靖二 陳懷二 杞僖二二 宋景十三 秦哀三十三 楚昭十二 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作遬後同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以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附錄][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

難去 鞶步丹反 賈 夫 大音泰 強上 下同 爲去聲 大音泰

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晋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晋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晋今使不往晋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晋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晋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晋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或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晋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附錄】【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丙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 晋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左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左傳】衛侯欲叛晋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九月大雩○冬十月

【附錄】【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晋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四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

周敬王十八年 **八年** 晉定十三 齊景四十六 衛靈三十三 蔡昭十七 鄭獻十二 曹請四卒 陳懷四卒 杞僖四 宋景十五 秦哀三十五 楚昭十四 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至自侵齊

附錄 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左傳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往也往月致時危致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胡傳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亞而不敢輕也故栗林之會不言趙循而言晉師亢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蒞陳氏厚旅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九月

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傳貴復正也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於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也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鍛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附錄

左傳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周敬王十　匡九年

九年

晉定十一　齊景四十七　衛靈三十四　蔡昭十八　獻十二

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経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経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向音餉 衰七雷反 舍上聲 召寔照反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敕邁反 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若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罷音皮 焉於虔反 鍥音挈 喪去聲

【胡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間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繁扶官反 琬於阮反 琰以冉反 分去聲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之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霤音溜 乘去聲 禚音 晳幘 衣去聲 引去聲

〇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年表】敬王二十年　晉定十二　齊景四十八　衛靈三十五　蔡昭十九　鄭聲公勝元年　曹陽二　陳閔二　杞僖六　宋景十七　秦惠公元年　楚昭十六　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公穀作頰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穀傳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胡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彊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夫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〇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胡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嘗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犨浮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遊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音后又下遘反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胡傳]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世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後同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鞌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

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寵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彄苦侯反左傳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也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若罪辰以見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周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耳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胡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令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作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鄭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涖音類涖公穀作莅左傳始叛晉也

周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許規反後同穀梁傳墮猶取也○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苦侯反左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音秘下同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傳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二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

坊與防同　數色角反

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亟其城公宗故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侯小而得者必有興戒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公穀作晉○十有二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穀梁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相少與皆去聲　賈音古　別必列反

胡傳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

邪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戎雖來墮無與爲此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景二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郹古闃反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比音毗○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從才用反　說他活反　行音抗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行戶郎反　間去聲　知音智　惡如字

胡傳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朝如字左傳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君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傳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庭或賊而稱大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搆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楯食允反　亢苦浪反

晉趙鞅歸于晉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胡傳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非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秉鈞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歟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

難左 声 鮮上 声 與題 並去 声去 上声

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賦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臣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矣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比如字

[胡傳]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二晉有國半天下君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附録]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臣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乙巳] 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 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

衛公叔戍來奔 戍式附反 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左傳] 春衛侯逐公孫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胡傳] 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爲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附録] 左傳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朝

背好 並去 声 句音 鈎 行音 抗屬 之欲 之住 二反 下屬 如字

二月 公作三月 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孫公作千作徒河反牂子郎反公作倫士良反 [左傳]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〇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 公叔戍之故也 〇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音醉公作醉 [左傳]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會古外反 檇音醉 夫音扶 差初佳反

胡傳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許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堅齊魯爲會止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〇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左傳范氏故也〇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市軫反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穀梁傳脤者何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〇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

豭音加 戲許宜反

則過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也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〇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〇大蒐于比蒲比音毗蒐止此書邾子來會公〇城莒父及霄

行戶郎反

附錄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丙午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晉定十七 齊景五十三 衛靈四十 蔡昭二十四 鄭聲六 曹陽七 陳閔七 杞僖十一 宋景二十二 秦惠六 楚昭二十一 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〇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穀梁

傳〕不敬莫大焉〇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則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〇壬申公薨于高寢〔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穀梁傳〕高寢非正也〇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〇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公作遽蒢〔左傳〕齊侯衛侯次于遽挐謀救宋也〇邾子來奔喪諸侯始奔喪〔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闕〔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〇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〇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〇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作稷左作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〇辛巳葬定姒以〔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胡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左傳〕書不時告也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五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六

哀公一（公名將定公子毋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絶筆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周（傳去聲）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子元王立此據左傳載敬王崩故也 按諸本敬王崩皆不同或作哀十七年十八年或作哀二十年未詳孰正

鄭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齊 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立是年弑悼公陽生立哀公十年悼公弑子簡公壬立哀十四年田常弑簡公立其弟驁為平公而相之專其國權齊自是為田氏矣

宋（相去聲）景公三十八年孔子卒

晉 晉霸衰微魯哀公十三年會吳黃池吳始稱伯定三十三年孔子卒

衛 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是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子爭國哀十五年父蒯聵入是為莊公一出奔哀十七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衛逐起衛侯輒復入

蔡 魯哀公四年昭公弑子成公立成公十二年孔子卒

曹 魯哀公八年宋滅曹

滕 魯哀公四年頃公卒隱公虞毋立哀十一年隱公卒

陳 魯哀公十六年楚滅陳殺閔公

杞 魯哀公八年僖公卒子閔公維立

薛 魯哀公十年惠公卒

莒 郊公

邾 魯哀公七年魯入邾執邾子益哀公八年歸吳又討邾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一奉子革以為政哀十年邾子益來奔

許 魯哀公十三年元公卒

小邾 詳見昭公元年

楚（葉舒涉反）魯哀公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章立哀十六年楚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攻白公白公自殺惠王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 魯哀公三年惠公卒悼公立魯哀公十八年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吳（員音云）魯哀公元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成哀十年吳誅伍員哀十四年會晉黃池越入吳哀二十年越圍吳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句古侯反）魯哀公元年吳入越棲于會稽以行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年圍吳哀二十一年始來聘魯哀二十二年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晉定十八年齊景五十四年衛靈四十一年蔡昭二十五年鄭聲七年曹陽八年陳閔八年杞僖十二年宋景二十三年秦惠十年楚昭二十二年吳夫（夫音扶）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

栽音在　降平聲　復扶又反　洒典洗同　夫音扶

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胡傳】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還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附錄】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觓音求　強其丈反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

【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illegible]

見音現 勝平聲 朝音潮

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亦所以褒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附録】○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艾音刈 暴步卜反 夫音扶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附録】【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共音供 與去聲 罷音皮 嬙音墻 好去聲 夫音扶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左傳】冬十一月

【附録】晉趙鞅伐朝歌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晉定十九 齊景五十五 衛靈四十二卒 蔡昭二十六 鄭聲八 曹陽九 陳閔九 杞僖十三 宋景二十四 秦一 入楚昭二十三 吳夫差三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火虢反又音郭 書盟止此

【左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胡傳】曷爲列書三卿哀公保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

將去聲 與去聲 強上聲

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鄆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〇滕子來朝 縣朝止此 諸侯來朝 亦止此

〇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而復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非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輒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

知去聲　爲去聲　般音班殿丁電反射食亦反弢音叨

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書遷止此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誰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降戶江反遲音族音音佩反復之復音福餘復宇皆扶又及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公羊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瞶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爲無道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傳】接左氏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以圉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去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第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

爲去聲下同

焉於虔反

舍上聲

有社稷之慎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爲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庀音否　女音汝　共音恭　悛七全反　乘去聲下同　大音泰　父音甫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後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瀋深上聲　槀古老反　復扶又反下同　見下見同音現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亡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宋樂髡帥師伐曹**

附錄左傳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朝直遙反下同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附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惡去聲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殺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承音烝　射音石　翩音篇　中去聲　盱音吁　姓音生

春王二月公作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公穀作弑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還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穀梁傳稱盜以殺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

辟去聲 射音石 背音佩 大音扶 去上聲

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胡傳】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與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儀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音蠻書執止此【左傳】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好惡並去聲 少去聲

好惡並去聲

【胡傳】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切公作蒲【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寗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亞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降戶反

五年敬王三十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茈○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遺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
逐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國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
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
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
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
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
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
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 還音旋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
數略也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附錄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
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
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
怠皇命以多福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弒衛出四蔡成二鄭聲十
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
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瑕音遐 公作葭 書城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春晉伐鮮虞治
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傳〕復脩舊怨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
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
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
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
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
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
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
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
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
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
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
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
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
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
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
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
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
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
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
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
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
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
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
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
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附錄 〔左傳〕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音徒又丈加反公

作舍**左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常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篡也此其爲篡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

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穀梁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

胡傳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己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讒使之然也不有嬖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諫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illegible]敬王三十三年　**七年**　晉定二十四　齊悼公陽生元年　衛出五　蔡成三　鄭聲十二

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左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鄫穀作繒〔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

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七

哀公二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晉定二十五　齊悼二　衛出六　蔡成四　鄭聲十四　曹陽十五　國亡　陳閔十五　杞僖十九卒　宋景三十　秦悼五　楚惠二　吳夫差九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　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公羊傳　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胡傳　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書　伐我始此　左傳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

漚音謳去聲 菅音姦 好去聲 屬音燭 與音預 三息暫反 輕遣政反 造七到反

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
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
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
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
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
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
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
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
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
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
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
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
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
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
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

還音旋 爲去聲 燼似刃反 背音佩 夫音扶 華戶化反 見形甸反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
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胡傳】吳爲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
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于城
下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
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
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
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
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
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
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
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
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强偷生惜
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尺善反公作僤後同 【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

妻去聲 大音泰 栫音梓 女音汝 乘去聲

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
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
伐我取讙及闡【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
也【穀梁傳】惡內也

【附錄】【左傳】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
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
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
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穀梁傳】益之名
失國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
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
嬖○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
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

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
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
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麇丘真反 去上 辟下同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音戈 ○齊人歸
讙及闡【左傳】季姬嬖故也

【胡傳】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
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
未怠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鄙
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
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
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債則四鄰不侵
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
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
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
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

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
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 晉定三十六 齊悼三 衛出七
蔡成五 鄭聲十五 陳閔十六
杞閔公維元年 宋景三十二 春
秦悼六 楚惠三 吳夫差十
附録 左傳 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傳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嬖 音… 甲 易… 去聲 同
○夏楚人伐陳 左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附録 左傳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邗 音寒
冬十月

附録 左傳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 晉定二十七 齊悼四卒 衛出
入 蔡成六 鄭聲十六 陳閔十
七 杞閔二 宋景三十二 秦
悼七 楚惠四 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 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鄎 音息 還 音旋
胡傳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為 去聲下同 夫 音扶 下同 背 音佩 見 音現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附錄 左傳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止此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氏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傳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擧而不進之也其以號擧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擧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丁巳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入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爲郞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于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胡傳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

爲去聲

人者也邾子齊之甥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歸自厚也乘訓之義大矣

糗起九反 腶丁亂反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頗破多反[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爲去聲 將去聲 下將同

獲齊國書 [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含去聲 復扶又反 鈹普悲反 大音泰 褽音尉 朝音潮

[附錄][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

長丁丈反下同 共音恭 俾必爾反 使去聲 屬音燭 鏤力侯反

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守去聲

[附錄][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大音泰 娣大計反 妻去聲 姞其乙反 魋徒回反 處上聲 少詩照反 飲去聲 度待洛反 難去聲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附錄][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

度待洛反下同施斂並去聲厭平聲

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戊午 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 齊簡二 衛出十 蔡成十八 鄭聲十二 入 陳閔十九 杞閔四 宋景三十四 秦悼九 楚惠六 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左傳] 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穀梁傳]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胡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畝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式為悉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氏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逵於將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夫音扶 賈音古下同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傳] 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胡傳] 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諱於禮欲結好强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

絻音問 取去聲下同 別彼列反下同 免音問殺色界反綴株衛反食音嗣好去聲上聲見音現去聲

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于橐皐 橐章夜反又音託 [左傳]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音云公作運 [左傳]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

為去聲 大音泰 要平聲 且平聲 標音次反

瘈音 世反 大音 扶 如主 盍大 音泰 下同 墮許規反 下同 說音悅 下同 舍音捨 嵒五咸反 錫音羊 爲去聲

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傳】宋鄭之閒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嵒五咸反 郜音告 易去聲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 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十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二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左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會止此】【左傳】公會單平公晉

見形甸反 橫去聲下同 長上聲

公吳夫差于黃池【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胡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鬼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左傳】六月丙子越王

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會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警乎

【附錄】【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魏下公無曼字

霸國侵伐止此【公羊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音佩又音勃【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公作彄苦侯反○十有二月螽

【附錄】【左傳】吳及越平

【周】敬王三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

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
六晉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丨五

春西狩獲麟

【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胡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

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滕之資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在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班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予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予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之于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七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八

附錄

魯哀公 杜預云春秋止於獲麟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

中庸

經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見前卷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句音鈎射音亦○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illegible]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耏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

惡去聲 齊側皆反

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臧桓氏可也若以
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
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
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
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
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莒子狂
卒狂其廷反六月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甲午齊陳
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
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
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
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
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初孟孺子洩將圉馬

免音問

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
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
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
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
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饑

辛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
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鄭伯伐
宋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
使大宰嚭勞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
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莫辭上
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
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

芊音千

共音恭 積音漬 造七到反 潮 璀音 貫 喪去聲

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
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
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
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
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
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
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
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
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
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鄭伯伐宋○秋八月大
雩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
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
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
曰然吾受命矣
子使告我弟
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

焉音烟 喪息浪反 濟上聲 禚音灼 悝音恢

侯伐鄭○及齊平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
子役其有不貳乎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
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
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
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
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
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
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
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
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
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衛公孟彄出奔
齊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
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
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

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瞞莫干反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子還成即瞞成○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

而興之魯襄二十二年至今七十三此以下無復經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

旻音岷　祏音石　好去聲　女音汝　卵力管反　長上聲

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事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長上聲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刼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強上聲

十七年春

【傳】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數上聲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陳去聲　句古侯反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大音泰　難去聲　椓音涿　辟音避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

葉舒涉反　相去聲　鄀音若　朝音潮

相去

縣直 救反 塞先 白反

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郢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隊音墜

髢音第 女音汝 焉音烟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相去 稽音啓上

鄫音讒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般邑以與之劍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甲子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魋徒回反

乙丑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丙寅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

好惡並去聲　間去聲　共平聲　難去聲　簞音丹

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于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丁卯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戊辰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甬音勇　焉音烟

己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焉於虔反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庚午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躗乎列反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惡去聲　嬖去聲

辛未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

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殼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于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逆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推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我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孫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四傳卷之三十八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內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甯胡安國四序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並撮舉大凡次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而胡傳則別為標出間加音注別無發明參考之處考元俞皐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附錄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稱亦即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躐躋三傳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板式猶為元槧蓋當時鄉塾讀本也

春秋圖說不分卷

不著撰者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圖說無卷數》提要

春秋圖說總目

春秋總目終

春秋筆削發微大國年譜

(一) 隱公年譜

國	諡	爵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周	(平)	王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桓)	二	三
魯	(隱)	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齊	釐	公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陳	桓	公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曹	桓	公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illegible]
燕	穆	侯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蔡	宣	侯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衛	桓	公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宣)	二
宋	穆	公	七	八	九	(殤)	二	三
楚	武	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晉	鄂	侯	二	三	四	五	六	[illegible]
秦	文	公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鄭	莊	公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呉越								

國	[illegible]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周	四	五	六	七	八
魯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齊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陳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曹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燕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蔡	三十四	三十五	(桓)	二	三
衛	三	四	五	六	七
宋	四	五	六	七	八
楚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晉	[illegible]	[illegible]	四	五	六
秦	五十	(寧)	二	三	四
鄭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 桓公年譜

國	諡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周	桓	九	十	十一	十二
魯	(桓)	元	二	三	四
齊	釐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陳	桓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曹	桓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燕	穆	十八	(宣)	二	三
蔡	桓	四	五	六	七
衛	宣	八	九	十	十一
宋	殤	九	(莊)	二	三
楚	武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晉	哀	七	八	九	十
秦	寧	五	六	七	八
鄭	莊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國	諡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周	(桓)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魯	(桓)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齊	釐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陳	桓	三十八	(佗)	(厲)	二	三	四	五	六	(莊)
曹	桓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莊)	二	三
燕	宣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蔡	桓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衛	宣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惠)
宋	莊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	武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晉	[illegible]	二	三	四	(緡)	二	三	四	五	[illegible]
秦	寧	九	十	十一	十二	(出)	二	三	四	五
鄭	莊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厲)	二
呉越										

國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周	二十二	二十三	(莊)	二	三
魯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齊	三十三	(襄)	二	三	四
陳	二	三	四	五	六
曹	四	五	六	七	八
燕	十三	(桓)	二	三	四
蔡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哀)
衛	二	三	(黔)	二	三
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楚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晉	[illegible]	八	九	十	十一
秦	六	(武)	二	三	四
鄭	三	四	(昭)	二	(亹)

(三) 莊公年譜

國	諡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周	(莊)	四	五	六	七
魯	(莊)	元	二	三	四
齊	襄	五	六	七	八
陳	莊	七	(宣)	二	三
曹	相	九	十	十一	十二
燕	哀	五	六	七	(莊)
蔡	黔	二	三	四	五
衛	莊	四	五	六	七
宋	武	十八	十九	(湣)	二
楚	湣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晉	武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秦	亹	五	六	七	八
鄭		元	二	三	四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周 (莊)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釐)
魯 (莊)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齊 襄	九	十	十一	十二	(桓)	二	三	四	五
陳 宣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曹 莊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燕 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蔡 哀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衛 黔	八	九	十	惠公入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宋 湣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桓)
楚 文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晉 湣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 武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鄭 嬰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吳越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周	二	三	四	(惠)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魯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齊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陳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曹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釐)
燕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蔡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穆)	二	三	四	五
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楚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堵敖)	二	三	四	五	(成)	二
晉	二十五	武公滅晉三十八	三十九	(獻)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秦	十八	十九	二十	(德)	二	(宣)	二	三	四	五	六
鄭	十四	厲公復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文)	二	三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周 (惠)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魯 (莊)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齊 桓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陳 宣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曹 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燕 莊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蔡 穆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衛 惠	三十一	(懿)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宋 桓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楚 成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晉 獻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秦 宣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成)	二
鄭 文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吳越								

(四)

閔公年譜

	庚申	辛酉
周 (惠)	十七	十八
魯 (閔)	元	二
齊 桓	二十五	二十六
陳 宣	三十二	三十三
曹 昭	元	二
燕 莊	三十	三十一
蔡 穆	十四	十五
衛 懿	八	戴公元年
宋 桓	二十一	二十二
楚 成	十一	十二
晉 獻	十六	十七
秦 成	三	四
鄭 文	十二	十三

(五)

僖公年譜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周 (惠)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魯 (僖)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齊 桓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陳 宣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曹 昭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燕 莊	三十二	三十三	(襄)	二	三	四
蔡 穆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衛 文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宋 桓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楚 成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晉 獻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秦 穆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鄭 文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周	惠	廿五	廿六	襄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魯	僖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齊	桓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卌	卌一	卌二	卌三	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陳	宣	卌	卌一	卌二	卌三	卌四	卌五	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曹	昭	九	共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燕	襄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蔡	穆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衞	文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成
宋	桓	廿九	卅	卅一	襄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成	二	三
楚	成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晉	獻	廿四	廿五	廿六	惠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懷公立	文	二	三
秦	穆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鄭	文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二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吳																					
越																					

文公年譜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六
周	襄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魯	僖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齊	桓	十	昭	二	三	四	五	六	
陳	穆	十五	十六	共	二	三	四	五	
曹	共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燕	襄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蔡	莊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衞	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宋	成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楚	成	卅九	卌	卌一	卌二	卌三	卌四	卌五	
晉	文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襄	
秦	穆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鄭	文	卌	卌一	卌二	卌三	卌四	卌五	穆	
吳									
越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周	襄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頃	二	三
魯	文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齊	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陳	共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曹	共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文	二
燕	襄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卌	桓	二
蔡	莊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衞	成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宋	成	十一	十二	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昭	二	三	四
楚	成	卌六	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晉	襄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靈	二	三	四	五
秦	穆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康	二	三	四	五
鄭	穆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頃	文	昭	共	文	桓	莊	成	昭	穆	靈	康	穆		
丙午	四	十二	十八	十七	三	三	三十一	二十	五	十一	六	六	十三		
丁未	五	十三	十九	十八	四	四	三十二	二十一	六	十二	七	七	十四		
戊申	六	十四	二十	靈	五	五	三十三	二十二	七	莊	八	八	十五		
己酉	匡	十五	懿	二	六	六	三十四	二十三	八	二	九	九	十六		
庚戌	二	十六	二	三	七	七	文	二十四	九	三	十	十	十七		
辛亥	三	十七	三	四	八	八	二	二十五	文	四	十一	十一	十八		
壬子	四	十八	四	五	九	九	三	二十六		五	十二	十二	十九		

⑦

宣公年譜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匡	宣	惠	靈	文	桓	文	成	文	莊	靈	共	穆		
癸丑	五	元	元	六	十	十	四	二十七	三	六	十三	一	二十		
甲寅	六	二	二	七	十一	十一	五	二十八	四	七	十四	二	二十一		
乙卯	定	三	三	八	十二	十二	六	二十九	五	八	成	三	二十二		
丙辰	二	四	四	九	十三	十三	七	三十	六	九	二	四	靈		
丁巳	三	五	五	十	十四	十四	八	三十一	七	十	三	五	襄		
戊午	四	六	六	十一	十五	十五	九	三十二	八	十一	四	桓	二		
己未	五	七	七	十二	十六	十六	十	三十三	九	十二	五	二	三		
庚申	六	八	八	十三	十七	宣	十一	三十四	十	十三	六	三	四		
辛酉	七	九	九	十四	十八	二	十二	三十五	十一	十四	七	四	五		
壬戌	八	十	十	十五	十九	三	十三	穆	十二	十五	景	五	六		
癸亥	九	十一	頃	成	二十	四	十四	二	十三	十六	二	六	七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定	宣	頃	成	文	宣	文	穆	文	莊	景	桓	襄		
甲子	十	十二	二	二	二十一	五	十五	三	十四	十七	三	七	八		
乙丑	十一	十三	三	三	二十二	六	十六	四	十五	十八	四	八	九		
丙寅	十二	十四	四	四	二十三	七	十七	五	十六	十九	五	九	十		
丁卯	十三	十五	五	五	宣	八	十八	六	十七	二十	六	十	十一		
戊辰	十四	十六	六	六	二	九	十九	七	十八	二十一	七	十一	十二		
己巳	十五	十七	七	七	三	十	二十	八	十九	二十二	八	十二	十三		
庚午	十六	十八	八	八	四	十一	景	九	二十	二十三	九	十三	十四		

⑧

成公年譜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定	成	頃	成	宣	宣	景	穆	文	共	景	桓	襄		
辛未	十七	元	九	九	五	十二	二	十	二十	元	十	十四	十五		
壬申	十八	二	十	十	六	十三	三	十一	二十一	二	十一	十五	十六		
癸酉	十九	三	十一	十一	七	十四	四	定	共	三	十二	十六	十七		
甲戌	二十	四	十二	十二	八	十五	五	二	二	四	十三	十七	十八		
乙亥	二十一	五	十三	十三	九	昭	六	三	三	五	十四	十八	悼	壽	
丙子	簡	六	十四	十四	十	二	七	四	四	六	十五	十九	二	元	
丁丑	二	七	十五	十五	十一	三	八	五	五	七	十六	二十	成	二	
戊寅	三	八	十六	十六	十二	四	九	六	六	八	十七	二十一	二	三	
己卯	四	九	十七	十七	十三	五	十	七	七	九	十八	二十二	三	四	
庚辰	五	十	靈	十八	十四	六	十一	八	八	十	十九	二十三	四	五	
辛巳	六	十一	二	十九	十五	七	十二	九	九	十一	厲	二十四	五	六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簡）	（成）	靈	成	宣	昭	景	定	共	共	厲	桓	成	鱄	
壬午	七	十二	三	二十	十六	八	十三	十	十	十二	二	二十五	六	七	
癸未	八	十三	四	二十一	十七	九	十四	十一	十一	十三	三	二十六	七	八	
甲申	九	十四	五	二十二	（成）	十	十五	十二	十二	十四	四	二十七	八	九	
乙酉	十	十五	六	二十三	二	十一	十六	（獻）	十三	十五	五	（景）	九	十	
丙戌	十一	十六	七	二十四	三	十二	十七	二	（平）	十六	六	二	十	十一	
丁亥	十二	十七	八	二十五	四	十三	十八	三	二	十七	七	三	十一	十二	
戊子（九）	十三	十八	九	二十六	五	（武）	十九	四	三	十八	八	四	十二	十三	

襄公年譜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簡）	（襄）	靈	成	成	武	景	獻	平	共	悼	景	成	鱄	
己丑	十四	元	十	二十七	六	二	二十	五	四	十九	元	五	十三	十四	
庚寅	（靈）	二	十一	二十八	七	三	二十一	六	五	二十	二	六	十四	十五	
辛卯	二	三	十二	二十九	八	四	二十二	七	六	二十一	三	七	（釐）	十六	
壬辰	三	四	十三	三十	九	五	二十三	八	七	二十二	四	八	二	十七	
癸巳	四	五	十四	（哀）	十	六	二十四	九	八	二十三	五	九	三	十八	
甲午	五	六	十五	二	十一	七	二十五	十	九	二十四	六	十	四	十九	
乙未	六	七	十六	三	十二	八	二十六	十一	十	二十五	七	十一	五	二十	
丙申	七	八	十七	四	十三	九	二十七	十二	十一	二十六	八	十二	（簡）	二十一	
丁酉	八	九	十八	五	十四	十	二十八	十三	十二	二十七	九	十三	二	二十二	
戊戌	九	十	十九	六	十五	十一	二十九	十四	十三	二十八	十	十四	三	二十三	
己亥	十	十一	二十	七	十六	十二	三十	十五	十四	二十九	十一	十五	四	二十四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靈）	（襄）	靈	哀	成	武	景	獻	平	共	悼	景	簡	鱄	
庚子	十一	十二	二十一	八	十七	十三	三十一	十六	十五	三十	十二	十六	五	二十五	
辛丑	十二	十三	二十二	九	十八	十四	三十二	十七	十六	三十一	十三	十七	六	（諸樊）	
壬寅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十	十九	十五	三十三	十八	十七	（康）	十四	十八	七	二	
癸卯	十四	十五	二十四	十一	二十	十六	三十四	（殤）	十八	二	十五	十九	八	三	
甲辰	十五	十六	二十五	十二	二十一	十七	三十五	二	十九	三	（平）	二十	九	四	
乙巳	十六	十七	二十六	十三	二十二	十八	三十六	三	二十	四	二	二十一	十	五	
丙午	十七	十八	二十七	十四	二十三	十九	三十七	四	二十一	五	三	二十二	十一	六	
丁未	十八	十九	二十八	十五	（武）	（文）	三十八	五	二十二	六	四	二十三	十二	七	
戊申	十九	二十	（莊）	十六	二	二	三十九	六	二十三	七	五	二十四	十三	八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己酉	二十	二十一	二	十七	三	三	四十	七	二十四	八	六	二十五	十四	九	
庚戌	二十一	二十二	三	十八	四	四	四十一	八	二十五	九	七	二十六	十五	十	
辛亥	二十二	二十三	四	十九	五	五	四十二	九	二十六	十	八	二十七	十六	十一	
壬子	二十三	二十四	五	二十	六	六	四十三	十	二十七	十一	九	二十八	十七	十二	
癸丑	二十四	二十五	六	二十一	七	（懿）	四十四	十一	二十八	十二	十	二十九	十八	十三	
甲寅	二十五	二十六	（景）	二十二	八	二	四十五	十二	二十九	十三	十一	三十	十九	（餘祭）	
乙卯	二十六	二十七	二	二十三	九	三	四十六	後元（獻）	三十	十四	十二	三十一	二十	二	
丙辰	二十七	二十八	三	二十四	十	四	四十七	二	三十一	十五	十三	三十二	二十一	三	
丁巳	（景）	二十九	四	二十五	十一	（惠）	四十八	三	三十二	（郟敖）	十四	三十三	二十二	四	
戊午	二	三十	五	二十六	十二	二	四十九	（襄）	三十三	二	十五	三十四	二十三	元餘（夷末）	
己未	三	三十一	六	二十七	十三	三	（靈）	二	三十四	三	十六	三十五	二十四	六	

昭公年譜

㊉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越
	景	昭	景	哀	武	惠	靈	襄	平	郟敖	平	景	簡	餘祭	
庚申	四	元	七	二十八	十四	四	二	三	三十五	四	十七	三十六	二十五	七	
辛酉	五	二	八	二十九	十五	五	三	四	三十六	靈	十八	三十七	二十六	八	
壬戌	六	三	九	三十	十六	六	四	五	三十七	二	十九	三十八	二十七	九	
癸亥	七	四	十	三十一	十七	七	五	六	三十八	三	二十	三十九	二十八	十	
甲子	八	五	十一	三十二	十八	八	六	七	三十九	四	二十一	四十	二十九	十一	
乙丑	九	六	十二	三十三	十九	九	七	八	四十	五	二十二	哀	三十	八餘眛	
丙寅	十	七	十三	三十四	二十	悼	八	九	四十一	六	二十三	二	三十一	九	
丁卯	十一	八	十四	三十五	二十一	二	九	靈	四十二	七	二十四	三	三十二	十	
戊辰	十二	九	十五	惠	二十二	三	十	二	四十三	八	二十五	四	三十三	十一	
己巳	十三	十	十六	二	二十三	四	十一	三	四十四	九	二十六	五	三十四	十二	
庚午	十四	十一	十七	三	二十四	五	十二	四	元	十	昭	六	三十五	十三	
辛未	十五	十二	十八	四	二十五	六	平	五	二	十一	二	七	三十六	十四	
壬申	十六	十三	十九	五	二十六	七	二	六	三	十二	三	八	定	十五	
癸酉	十七	十四	二十	六	二十七	共	三	七	四	平	四	九	二	十六	
甲戌	十八	十五	二十一	七	平	二	四	八	五	二	五	十	三	十七	
乙亥	十九	十六	二十二	八	二	三	五	九	六	三	六	十一	四	僚	
丙子	二十	十七	二十三	九	三	四	六	十	七	四	頃	十二	五	二	
丁丑	二十一	十八	二十四	十	四	五	七	十一	八	五	二	十三	六	三	
戊寅	二十二	十九	二十五	十一	悼	平	八	十二	九	六	三	十四	七	四	
	景	昭	景	惠	悼	平	平	靈	元	平	頃	哀	定	僚	
己卯	二十三	二十	二十六	十二	二	二	九	十三	十	七	四	十五	八	五	
庚辰	二十四	二十一	二十七	十三	三	三	悼	十四	十一	八	五	十六	九	六	
辛巳	二十五	二十二	二十八	十四	四	四	二	十五	十二	九	六	十七	十	七	
壬午	敬	二十三	二十九	十五	五	五	三	十六	十三	十	七	十八	十一	八	
癸未	二	二十四	三十	十六	六	六	昭	十七	十四	十一	八	十九	十二	九	
甲申	三	二十五	三十一	十七	七	七	二	十八	十五	十二	九	二十	十三	十	
乙酉	四	二十六	三十二	十八	八	八	三	十九	景	十三	十	二十一	十四	十一	
丙戌	五	二十七	三十三	十九	九	九	四	二十	二	昭	十一	二十二	十五	十二	
丁亥	六	二十八	三十四	二十	襄	十	五	二十一	三	二	十二	二十三	十六	闔閭	
戊子	七	二十九	三十五	二十一	二	十一	六	二十二	四	三	十三	二十四	獻	二	
己丑	八	三十	三十六	二十二	三	十二	七	二十三	五	四	十四	二十五	二	三	
庚寅	九	三十一	三十七	二十三	四	十三	八	二十四	六	五	定	二十六	三	四	
辛卯	十	三十二	三十八	二十四	五	十四	九	二十五	七	六	二	二十七	四	五	

㊀

定公年譜

	周	魯	齊	陳	曹	燕	蔡	衛	宋	楚	晉	秦	鄭	吳
	敬	定	景	惠	隱	平	昭	靈	景	昭	定	哀	獻	闔閭
壬辰	十一	元	三十九	二十五	元	十五	十	二十六	八	七	三	二十八	五	六
癸巳	十二	二	四十	二十六	二	十六	十一	二十七	九	八	四	二十九	六	七
甲午	十三	三	四十一	二十七	三	十七	十二	二十八	十	九	五	三十	七	八
乙未	十四	四	四十二	二十八	四	十八	十三	二十九	十一	十	六	三十一	八	九
丙申	十五	五	四十三	懷	靖	十九	十四	三十	十二	十一	七	三十二	九	十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周	(敬)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魯	(定)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齊	景	卌四	卌五	卌六	卌七	卌八	卌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陳	懷	二	三	四	(湣)	二	三	四	五	六
曹	靖	二	三	四	(陽伯)	二	三	四	五	六
燕	簡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蔡	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衛	靈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宋	景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楚	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晉	定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	哀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惠)	二	三	四	五
鄭	獻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聲)	二	三	四	五
吳	闔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越										(勾踐)

哀公年譜

	丙午 (圭)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周	廿五	(敬)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魯	十五	(哀)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齊	五十三	景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孺)	(悼)	二
陳	七	湣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曹	七	陽伯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	十	簡	十一	十二	(獻)	二	三	四	五	六
蔡	廿四	昭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成)	二	三	四
衛	卌	靈	卌一	卌二	(出)	二	三	四	五	六
宋	廿二	景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楚	廿一	昭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惠)	二
晉	十七	定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秦	六	惠	七	八	九	(悼)	二	三	四	五
鄭	六	聲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吳	(夫差)	夫差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越	二	勾踐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周	(敬)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illegible]	卌	卌一	卌二
魯	(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齊	悼	三	四	(簡)	二	三	四	(平)	二	三
陳	湣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楚滅)
曹	宋滅曹虜陽伯									
燕	獻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蔡	成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衛	出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莊)	二	三
宋	景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楚	惠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白公	十	十一
晉	定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秦	悼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鄭	聲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吳	夫差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越	勾踐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周	卌三	卌四	卌五							
魯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齊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陳	(公滑)									
燕	十六	十七								
蔡	十四	十五								
衛	(起)									
宋	四十	四十一								
楚	十二	十三								
晉	卅五	卅六								
秦	十五	十六								
鄭	廿四	廿五								
吳	十九	廿								
越	廿	廿一								

春秋大國年譜

三皇五帝圖
三王之圖
周世次
魯世次
齊世次
晉世次

衛世次 十九
出公十二年獲麟
宋世次 二十
三十六年獲麟
秦世次 二十一
十三年獲麟
楚世次 二十二
八年即獲麟之歲

陳世次 二十六
曹世次 二十五

二十一年獲麟

鄭世次 二十四
十九年獲麟
蔡世次 二十三
十年獲麟

三十七 燕世次

繆侯—宣侯—桓侯—莊公—襄公—桓公—宣公—昭公—武公

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簡公—獻公

三十八 邾世次

儀父克—瑣（子）—蘧篨（文公）—貜且（定公）—宣公牼／捷菑 公子

宣公—悼公華—莊公穿—隱公益姑—桓公革／太子何 四年獲麟

三十九 許世次

穆公新臣—僖公業—昭公錫我—靈公甯—悼公買—許男斯—元公成 二年獲麟

三十 吳

壽夢—諸樊—餘祭 壽夢子—餘眛 壽夢子—王僚

闔閭 光 諸樊子—夫差 十五年即獲麟之歲

三十一 莒

茲丕公—紀公庶其—渠丘公朱—犂比公密州—展輿 犂比公子

著丘公去疾 犂比公子—庚輿 著丘公弟—郊公 著丘公子—共公 是年卒即獲麟

三十二 杞

武公—德公—桓公姑容—孝公匄—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悼公成—隱公乞—僖公過—湣公維 二年獲麟

三十三 滕

滕侯穀—宣侯嬰齊—考侯輒—昭公元—文侯壽

成公原—悼侯寧—頃公結—隱公虞母 四年獲麟

三十四 薛

薛侯—獻侯穀—襄公定—薛伯比—惠公夷 五年獲麟

三十五 虞

虞公為晉所滅 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三十六 魯三桓圖

桓公

- 公子慶父—公孫敖—穀／難
  - 仲孫蔑—仲孫捷／仲孫速／仲孫佗／子服氏
    - 仲孫速—孺子秩／仲孫羯—仲孫貜—南宮敬叔／仲孫何忌
    - 仲孫佗—子服椒—子服回—子服何忌／仲孫彘
- 公子牙—公孫茲—叔孫得臣
  - 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豎牛／孟丙／仲壬
    - 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叔孫舒
- 公子友—齊仲—季孫行父—季孫宿
  - 公鉏氏／公甫氏
  - 季孫紇—季孫意如—季公斯—季孫肥／季姬
  - 小邾夫人／公之
  - 季公鳥—公甫靖／公甫文伯
  - 季公若
  - 公彌—頃伯—隱侯伯—公鉏極
  - 秦顓之妻秦姬

三十七 鄭七穆圖

穆公

- 罕氏—公子喜 子罕—公孫舍之 子展—罕虎—罕嬰齊—罕達；罕魋—公孫鉏—罕朔
- 駟氏—公子騑 子駟—公孫夏—駟乞—駟顓—駟弘；駟帶—駟偃—駟絲
- 豐氏—公子平 子豐—公孫黑／豐施
- 印氏—公子輪 子印—公孫段—印癸（印段）
- 良氏—公子去疾 子良—公孫黑肱—良霄—良止
- 國氏—公子發 子國—公孫輒（國參）
- 游氏—公子偃 子游—公孫蠆—游眅—游良；游吉—游速
- 孔氏—公子嘉 子孔—孔張
- 子孔氏—士子孔 圭媯所生子良—公孫泄
- 然氏—子然 宋子所生—公孫楚 太叔
- 羽氏—公子揮 子羽—然丹

唐武平一封崔日用曰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回列以為圖以便觀覽焉

歲星之圖

昭公九年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襄公十九年于嬌卒歲在降婁至三十一年歲又在降婁○襄公十八年曰天道多在西北註云歲在豕韋三十年曰歲在娵訾之口昭公十一年曰歲在豕韋○襄公二十八年曰歲星淫於玄枵○昭公十年曰歲在顓頊之虛註云顓頊之虛謂玄枵也○襄公二十八年與昭公九

八音八風圖

坎 正北 革音 廣莫風

乾 西北 石音 不周風

兌 正西 金音 閶闔風

艮 東北 匏音 融風

震 正東 竹音 明庶風

年註皆曰歲在星紀三十二年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非也此年宜在寅析木宮史以此為越次○昭公八年曰歲在析木之津○昭公九年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七○隱公五年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十六相圖

文十八年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

愼徽五典註曰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

舜典註曰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業也

十二國戰國圖
四凶圖
帝鴻氏
少皞氏
顓頊氏
縉雲氏
文十八年曰舜臣堯流四
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有不才子
有不才子
有不才子
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渾敦
窮奇
檮杌
饕餮
書云放驩兜于崇山
南裔
流共工于幽州
北裔
殛鯀于羽山
東裔
殺三苗于三危
西裔
崑崙山
黃河
河東
燕
趙
河北
韓
秦
永興
晉
衛
魏
齊
京西
曹
周
宋
京東
魯
秦鳳
鄭
陳
蔡
四川
淮南
荊湖
楚
吳
兩浙
越
川江
江東
二廣
福建
秦韓魏楚燕趙齊共七國別秦而言六國
東坡春秋列國之圖

東坡春秋列國圖說

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者為附庸蓋二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一百六十五國（魯鄭祭衛西虢隨郕晉凡滕郜芮遂曹單蔡息滑邢虞周畢原酆應韓甘頓毛巴唐吳召尹北燕胡劉宋邾宿莒紀芮陳杞南燕薛許州穀鄧葛郳荊徐舒鄫梁須句夔秦沈麇郯邛箕偪陽舒鳩越鄖申東虢羅夷霍耿魏黃溫任顓臾焦管雍邘胙茅蔣明都蓼六揚譚弦宗萊杜賴鍾吾蘇戴鄅二軫絞牟遂權陽共冀項柏偪道英氏江巢庸崇舒庸邿鑄亳房桐極向於餘丘蕭章鄣盧戎驪戎山戎北戎楊拒任雖介姜長狄白狄僕羣蠻陸渾赤狄根牟潞甲氏留吁鐸辰茅戎廧咎如無終濮奄淮夷肅慎鮮虞肥鼓戎蠻）繼出夷戎狄亦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孔子筆之於經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掇取其尤者附次於後（舊圖引晉地理志云見於經傳者一百十七國以夏商時諸侯斟尋過戈豕韋之類並列其間蓋前史謬誤今以左傳漢書春秋纂例參定之）

論東西周

昔武王克商定鼎于郟鄏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瀍水西而營洛邑是為王城（郟鄏今河南也王城今河南城周靈王城穀洛鬭毀王宮則左傳青莊公遣師城郟是也在今城之西按北穀水本澗水自後遂更其名矣經今城之北洛）又於瀍水東卜亦吉遷商頑民居之（孔安國云將定下都遷商人故併卜之）平王因犬戎之亂自酆東遷而居王城則東周之始王也至敬王與子朝爭立出奔晉定公使魏舒帥諸侯之大夫會於狄泉以其地本成周之域而居恭王（按在今洛陽之城東二十餘里故城是則周之下都也狄泉在城中然而成周是王城下都之總號故左氏傳曰萇弘云西王天弃之東王必大克時子朝居王城故曰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考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宣公乃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王振立東西周分理（又徙都子周則王城也）

經傳始見諸國圖

姬姓爵姓具

魯（侯隱元經）　隨（侯隱五傳）　郜（子桓二經）　單（伯莊九經）　虞（公僖二經）　應（侯僖二十四傳）　巴（子文十六經）　北燕（伯昭三經）

鄭（伯隱元經）　郕（伯隱五經）　芮（伯桓二傳）　蔡（侯莊十經）　周（公僖九經）　韓（侯僖三十四傳）　唐（侯宣十二傳）　胡（子昭四經）

祭（伯隱元經）　晉（侯隱六傳）　荀（侯桓九傳）　息（侯莊十四傳）　畢（公僖二十四傳）　甘（公僖二十四傳）　吳（子成七經）　劉（子昭十三經）

衛（侯隱二經）　凡（伯隱七經）　賈（伯桓九傳）　滑（伯莊十六經）　原（伯僖二十四傳）　頓（子僖二十五經）　召（伯成八經）

西虢（公隱元傳註）　滕（侯隱十經）　曹（伯桓十四經）　邢（侯莊三七經）　酆（侯僖二十四傳）　毛（伯文元經）　尹（子成十六經）

異姓爵姓具

宋（子公隱元經）　齊（姜侯隱三經）　許（姜男隱十一經）　郳（曹子莊五經僖七稱小邾）　梁（嬴伯僖十八經）　麇（嬴子文十一經）　舒鳩（偃子襄二十五經）

邾（曹子隱元經）　陳（嬀侯隱三傳）　州（姜公桓五經）　荊（羋子莊十經僖元稱楚）　須句（風子僖二十二經）　郯（嬴子宣四經）　鄅（邛子昭十八經）

宿（風男隱元經）　杞（姒伯隱四經）　穀（嬴伯桓七經）　徐（嬴子莊三十六經）　夔（羋子僖二十六經）　邛（嬴子宣四傳）

莒（己子隱二經）　南燕（姞伯隱五傳）　鄧（曼侯桓七經）　舒（偃子僖三經）　秦（嬴伯僖三十經）　箕（子子成十三傳）

紀（姜侯隱二經）　薛（任侯隱十一經）　葛（嬴伯桓十五經）　鄫（姒子僖十四經）　沈（姒子文三傳）　偪陽（妘子襄十經）

姓具爵不具

申（姜隱元傳）　耿（姬閔元傳）　顓臾（風僖二十一傳）

東虢（姬隱元傳）　魏（姬閔元傳）　焦（姬僖二十三傳）

羅（熊桓十二傳）　黃（嬴僖二經）　管

夷（邛莊十六傳）　溫（姬僖十經）　雍

霍（姬閔元傳）　任（風僖二十一傳）　邘

胙
茅
蔣
聃 以上七国並姬見僖二十四傳

郜 元文五經
蓼 偃文五經
六 偃文五傳
闞
揚 姬襄二十九傳

爵具姓不具

譚 子莊十經
弦 子僖五經
宗 子文十二傳
萊 子襄六經
杜 伯襄二十四傳

賴 子昭四經
鍾吾 子昭二十七傳
蘇 子宣三傳

姓爵俱失

戴 隱十經
鄖
貳
軫
絞 以上並桓十一傳

牟 桓十五經
遂 莊十三經
權 莊十八傳
陽 閔二經
共 閔二傳

冀 僖二傳
道 僖五傳
柏 僖五傳
厲 僖十五經
項 僖十七經

英氏 同上
江 僖二經
巢 文十二經
庸 文十六傳
崇 宣元傳

舒庸 成十七經
邿 襄十三經
鑄 襄二十三傳
亳 昭九傳
房 昭十三傳

桐 定二傳

附庸

極 隱二經
向 隱二經
於餘丘 莊二經
蕭 莊二十一經
鄣 莊三十經

鄟 成六經

夷狄諸種

盧 成十三傳
驪戎 莊二十八傳
山戎 莊三十經
北戎 僖十經
揚拒

泉皋
伊雒 並僖十傳
介 僖二十九經
姜戎 僖三十二經
長狄 文十一經

百濮 文十六傳
羣蠻 文十六傳
陸渾 宣三經
赤狄 宣四經
白狄 宣八經

根牟 宣九經
潞 宣十五經
甲氏
留吁 並宣十六經
鐸辰 宣十六傳

茅戎 成元經
廧咎如 成三經
無終 襄四傳
濮奄 並昭元傳
淮夷 昭四經

肅慎 昭九傳
鮮虞 昭十二經
肥 昭十二傳
鼓 昭十五傳
戎蠻 哀四經

杜預諸國地名

甲大

魯 今兗州仙源縣
蔡 蔡州蔡縣
周 扶風雍縣
凡 汲郡共縣
滑 河南緱氏縣
尹 畿內
秦 天水隴西縣之秦亭
許 潁川許昌縣
鄧 河南新野
沈 汝南平輿縣

晉 平陽絳邑縣東翼城
曹 濟陰城武縣
召 雍縣東南
邢 廣平襄國縣
頓 汝陰南頓縣
齊 南陽宛縣之西
楚 南郡枝江縣
邾 魯之鄒縣
梁 馮翊夏陽縣
夔 建平秭歸縣

衛 汲郡朝歌縣
北燕 幽州薊縣
毛 畿內
祭 陳留長垣縣
巴 巴郡江州縣
陳 陳縣
越 會稽
郳 東海昌慮縣東北郳縣
宿 東平無鹽縣
鄅 琅邪開陽縣

鄭 滎陽宛陵縣西南
虞 河東大陽縣
郜 濟陰城武縣
隨 義陽隨縣
劉 河南緱氏縣西北
杞 陳留雍丘縣
南燕 東平燕縣
莒 在城陽莒縣
徐 下邳僮縣
穀 南鄉築城縣

吳 今吳郡
西虢 弘農陝縣
滕 沛郡公丘縣東南
胡 汝陰縣西北胡城
單 畿內
宋 梁国睢陽縣
紀 東莞劇縣
薛 薛縣
鄫 琅邪鄫縣
偪陽 彭城偪陽縣

舒 廬江舒縣
溫 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
弦 弋陽軑縣
陽 近齊
巢 廬江六縣東
戎 陳留濟陽縣
鼓 白狄別種鉅鹿曲陽
原 河東沁水縣西北
韓 夏陽馮翊
息 新息縣
箕 太原陽邑縣南箕城

舒鳩 舒之別封
黃 弋陽縣
戴 陳留外黃縣
江 汝南安陽縣
厲 義陽隨縣北
茅戎 戎別
蓼 桓十一年註云今義陽棘陽縣文五年註云今安豐蓼縣已上並見經
酆 始平鄠縣
蔣 弋陽期思縣
甘 河南縣西南
東虢 滎陽成皋縣

須句 東平昌縣西北
萊 東萊黃縣
遂 濟北蛇丘縣
項 汝陰項縣
崇 地闕
根牟 東夷國琅邪陽都縣
郇 河東解縣
賈 城闕
邘 地闕
管 滎陽京縣東北

郟 地闕
賴 義陽隨縣
州 南郡華容縣東南
英氏 楚與國
庸 上庸縣
鄟 城陽姑幕縣
荀 地闕
芮 馮翊臨晉縣有芮鄉
黎 上黨壺關縣
霍 平陽永安縣

麇 近楚
譚 濟南平陵縣
牟 泰山牟縣
舒庸 廬江南舒城
邿 任城亢父縣
肥 白狄傳陽縣西
畢 長安縣西北
應 襄陽城父縣應城
唐 義陽安昌縣東南
葛 梁國寧陵縣東北
雍 河內山陽縣

邘 河內野王縣　聃 地闕　申 南陽宛縣　杜 京兆杜縣　權 南郡當陽縣　桐 廬江舒縣桐鄉　亳 地闕　附庸　極 地闕　郭 地闕

胙 東郡燕郡西南　揚 河東　任 任城縣　鄖 江夏雲杜縣東南　道 汝南陽安縣南道亭　共 汲郡共縣　宗 地闕　向 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地

茅 高平昌邑縣　焦 弘農陝縣　顓史 泰山南武陽縣東北　貳 地闕　柏 汝陽西平縣柏亭　鄀 南郡縣　徐吾氏 茅戎別種　於餘丘 地闕

耿 平陽皮氏　羅 南郡枝江縣　蘇 地闕　軫 地闕　冀 平陽皮氏縣東北　夷 城陽莊武縣　卯瑕 河東解縣東北　蕭 地闕

魏 河東河北縣　六 今廬江六縣　鍾吾 地闕　絞 地闕　鑄 濟北蛇丘縣　房 汝南吳房縣　無終 山戎已上並見傳　鄣 東平無鹽縣東北

四七

地理今所屬圖

東京　首止 桓十八 僖五　城棣 襄五　承筐 文十二　南京　泰丘 哀七　孟諸 僖二十八　盧門 桓十四　西京　程泉 僖二十九　乾祭 昭二十四

大棘 宣二　蟲牢 成五　鳴鴈 成十六　鴻口　蒙澤 莊十二　唐 昭二十三　蒯 昭二十三

宛濮 僖二十八　武父 桓十二　橫 昭二十一 上同　貫 僖二　褚氏 昭二十六　霍 哀四

蒲 成九　黃 隱元　魚門 僖二十二　彭城 襄元　東圉　垂隴 文二

平丘 昭十三　鄫 襄元　揚梁 襄十二　沙隨 成十六　解 昭二十二 上同　敖

熒澤 宣十二 上同　逢澤 哀十　鄔 隱十一　北京　柯 襄十九　馬陵 成七　夷 隱元　郜 文七　祝丘 桓五　菟裘 隱十一　東陽 襄二

脩澤 成十　棐林 宣元　鄢陵 成十六　沙 宣七　○青州　紀 隱二　○齊州　穆陵 僖四　龜陰 定十　武城 襄十九

扈 莊二十三　制田 成十六　鄩 昭二十三　曲梁 宣十五　棘 昭十 齊國西安縣東　鄑 莊元　祝柯 襄十九　堂阜 莊九　紅 昭八　○登州

北林 宣元　皇 昭二十二　新城 僖六　鷄澤 襄三　牟婁 隱四　○密州　譚 莊十　祊 隱八　成 桓六　萊 宣九

清 隱四　郲垂 文十七　汜 昭二十二　五鹿 襄二十五　酅 莊三 紀地　渠丘 成八　○沂州　○兖州　防 隱十 宋邑　○曹州

楚丘 隱七　濫 昭三十一　清丘 宣十二　秦 莊三十一　○鄆州　郜 襄十三　良　清 哀十一　梁丘 莊三十三　郎 隱元　重館 僖二十

廩丘 襄二十六　夾谷 定十　瓦 定八　戚 文元　郈 昭二十五　邾瑕 哀六　○齊州　遂 莊三　防 成紀邑 襄十七　閭丘 襄二十一　○趙州

郚 隱十一　中城 成九　桃丘 桓十　鐵 哀二　鄣 莊三十　商密 僖二十五　盧 隱三　讙 桓三　繒 僖二十九　唐 桓二　郜 宣十二

垂 隱八 亦名犬丘　紀鄣 昭十九　阿澤 襄十四　穀 莊三十一　闞 桓十三　○揚州　石窌 成二　棘 汶陽田邑 成三　咸丘 桓七　棠 隱五　○并州

○海州　○博州　清 隱四　酅 僖二十六 齊地　陽穀 僖二　蒲隧 昭十六　防門 襄十八　○利國軍　大野 哀十四　甯毋 僖七　千畝 桓二

中都 昭二　棘 昭四楚東鄙邑　澶淵　㮚 僖元　昌衍 僖二十九　蔑 隱元　乾時 莊九　原 隱十一　攢茅　茅津 文三　瑕 文十二

緜上 僖二十四　大丘 襄元　○德州　鳴鹿 成十六　牛首 桓十四　桃 襄十七　○懷州　溴梁 襄十六　隤 隱十一 上同　顛軨 僖二　耿 閔元

○亳州　鄍 僖二　轅 哀十　鬼閻 昭十二　繹 文十三　曲池 桓十二　隰城 僖二十五　絺 隱十一　雍榆 襄二十三　卯　冀 僖二十五

亳 桓十五　向 隱二 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　野井 昭二十五　辰陵 宣十一　狐駘 襄四　○棣州　河陽 僖二十八　南陽 僖二十五　○河中府　桑泉 並僖二十四　清原 僖三十一

許 定八　○陳州　○潁州　郜 文七　貝丘 莊八　向 桓十六　陽樊　河曲 文十二　解梁城 僖十五　黃父

摟 宣十五　蒲城 襄二十三　桃林 文十三　莬和　雍梁 襄十八　桐丘 莊二十八　向 襄十一 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蔡州　桑隧 成六　乾谿 昭六　白羽 昭十八

涑川 成十三　馬陵 成七　虢略　倉野 並哀四　皐鼬 定四　匡 文元　項 僖十七　鄧 桓二　○鄧州　豐析 哀四

翼 隱元　霍 閔元　華山 並僖十五　○許州　汾丘 襄十八　曲洧 成十七　○汝州　房 昭十三　陘 僖四　卷 昭十五　○襄州 莊十

瓠丘 襄元　○虢州　○永興軍　鈞臺 昭四　湛阪 襄十六　城潁 隱　魚齒 定五　堂谿 定五　繁陽 襄四　鄭 桓九　津 莊十九

采桑 僖八　桑田 僖二　少習　高氏 成十七　狼淵 文九　長葛 隱五　方城 僖四　櫟 昭四　鹿上 僖二十一　楚 哀四　荒谷

冶父 並桓十三　介根 襄二十四　橐皐 哀十二　○廬州　壺口 襄四　鳩茲 襄三　○興元府　桐 定二　四十八　成周

郢 桓十一　○同州　州來 成七　鵲岸 昭五　曲梁 宣十五　○平江府　錫穴 文十一　○常州　諸國屬地圖　周屬地　溫 一名蘇 並隱三

陳鄉 宣十一　王城 昭二十二　○鳳翔府　潛 隱二　○鄂州　衡山 襄三　○沂州　夫椒 哀二　依杜預釋例增入　周 隱六

湫 莊十九　新里 僖十八　鄤宮　雞父 昭二十三　蒲騷 桓十一　○隆興府　曲陽 昭十五　○淮州　尨屋 隱八

○萊州　○濠州　岐陽 並昭四　○潞州　○潤州　艾陵 哀十一　○廣德軍　郲 莊元　郊 隱十

溫　隰郕　懷　伊川 僖二十二　御田 成十一　平疇 襄十三　豐宮 並昭四　領　東圉　任人　汜

陘　攢茅　向 並隱十一　坎欿 成十三　成　雒汭　潁 昭九　平時　解　社　鄩

原　盟　單 莊元　甘 並僖二十四　夷 成十六　京　周 昭元　甘鹿 昭十七　京 又曰京楚　郊　陰　皇

絺　州　酒泉 莊二十一　鄭地　台谷 成十八　景亳　北山　圃車　要　侯氏　劉

樊 一名陽樊　隤　盟臺 僖十五　翟泉 僖二十九　環轅 襄二十一　岐陽　揚　前城　領　谿泉　王城 並昭二十二

澤邑　西闡　蒯 並昭二十三　圍澤　鞏　魯縣 今之漁陽　負黍　窮谷 定七　霍 哀四　四十九　魯　潛 並隱二　社圃 並隱十一　咸丘 成七　奚 成十七　乘丘 並莊十　秦 莊三十一　密　甯母 僖七　重館 僖十三　郿 並文十二　筐 宣十八

牆人　平陰　瑕　闕塞 又曰伊闕口　渠　鄰 並昭二十九　狐人　穀城 定八　魯屬地　蔑　棠 隱五　讙 成三　闡 成十一　旄 莊九　鄑　梁丘 並莊二十三　夷 閔二　卞 僖十七　部　句繹　蜀

直人　訾　杏 並昭二十四　隄上　旨　馮　闕外 又曰伊闕　簡城　姑蔑　中丘 隱七　郎 成四　曲池 成十二　生竇　郿 並莊十八　桃 莊二十七　汶陽 汶陽田　升陘 僖二十二　五梧 文七 又曰部　泉丘 並文十五　陽橋

尹　東訾　崔谷　尸　推乃 並昭二十六　滑　姑猶 並定八　孟 定八　郎 並隱元　許田 隱八　祝丘 成五　趙　洙　防　薛 莊三十一　鄾　昌衍 僖二十九　鹹 文十一　平陽 宣八　龍

阪道　唐　施谷　楮氏　尋 並昭二十六　胥靡　儀栗 定七　梁　唐　菟裘　成 咸六　向 並成十六　長勺　諸 並莊二十九　逵泉 並莊二十三　貫 並僖元　濟西田　丘　根牟 宣九　巢丘 並成二

棘 成三　費 襄七　成　陽關 並襄十七　庚宗　紅 昭八　霄 並昭十四　毗 哀五　闡 並哀八　五十　齊　黃 成十七　貝丘　杏 並莊十三　穆陵　鄭 文十六　鞍　輿丘　耏外 哀三　濰　郭 並襄十八　弇中

中城 成九　鄆 襄十　遇 並襄十五　漷　丘猶 並昭四　比蒲　炊鼻 昭二十六　蟲室　稷曲 哀十一　齊屬地　石門　濼 成十八　姑棼 並莊八　小穀 並莊三十二　無棣 並僖四　申池 文十八　袁婁　馬陘　阿澤 襄十四　沂　祝柯　重丘

懷隤 成十六　五父 襄十一　海陘 襄十六　武城 並襄十九　塞關　泉丘 並昭十一　且知 昭二十七　東陽　輸 哀十五　盧 並隱三　禚 莊四　乾時　落姑 閔元　巑 僖十八　平州 宣元　莘　石窌　巫山　平陰　督揚　堂 並襄二十五

鹿囿 成十八　台 襄十二　桃　徵　蚡泉 並昭五　昌閒 昭二十二　郈 定十　五梧　陵阪 哀十一　艾 隱六　穀 莊七　堂阜 並莊九　陽穀 僖二　鄦 僖二十六　垂 宣八　華泉　華不注　申池　坊門　高堂　廩丘 襄二十六

蒲圃 襄四　劉　旅松　高魚 並襄二十六　商衛　旨父　莒 定十四　郲瑕　嬴 成二　葵丘　柯　多魚 僖二　周首 文十一　清 成十七　徐關　東陽 並成二　郵棠　京茲　灑藍 並襄十九　崔 襄二十七

卯殿襄二十八　夫于　攝　媚定九　潞哀八　舒州　留舒哀二十七　五十一　晉　晉陽並隱十　汾隰威三　東関莊十八　沙鹿僖十四　陰　桑泉　綿並僖二十四　瑕僖三十　王官　郫並文六　瑕　儵文十七　黑壤並宣七

莒昭三　稷並昭十　姑　夾谷定十又名祝其　黎哀十　豊丘　晉屬地　太原一名大鹵　曲沃　絳莊二十六一名故降　垂棘僖二　華山　解梁城並僖十五　廬柳　南陽僖二十七　箕僖二十三　郊　董陰　覇馬文十二　陰地　董澤

寧風昭五　渠丘昭十一　尤並昭二十　貽　鄎　郭関並哀十四　大夏　翼並隱五　蒲之城莊八　采桑僖八　韓原　狐廚　臼衰　河陽　先茅　茅津並文三　令狐文七　渚浮　首山宣二　敖

棘　沛　陽州　賴　艾陵哀十一　顧　參　涇庭　二屈莊十八　高梁僖九　河外列城　受鐸　郇　南河僖二十八　殽僖三十　董　北徵文十　桃林之塞文十三　邢丘宣六　鄗並宣十二

鹿門　聊　野井並昭二十五　殳冒淳並哀六　櫻曲　舟道並哀二十一　虛昭元　千畝並威二　聚莊十五　韓僖十　虢畧　昆都並僖十六　綿上　清原僖二十一　甯文五　夷　河曲　黃父黑壤　向陰　曲梁

稷　范並宣十七　汾澮並成六　御並成十一　虛滑成十　櫟襄十一十七　朝歌　孟門並襄廿三　大鹵昭元　戲昭九　良　平陵　揚氏　沙定七　棘蒲哀元　臨　壺口　中牟哀五　五十二　宋　老桃　穀丘

野王並宣十五　赤棘成元　桐鞮成九　涑川　瓠丘襄元　溴梁襄十六　熒庭　苗　中都昭元　棘津昭十七　邿南並昭十三　梗陽　平陽並昭二十八定九　五氏　上雒　邢　栢人　冠氏哀十五　宋屬地　黃　防並隱十　龜威十二

輔氏　梁山成五　鄇田成十　河　雞澤　著襄二十一　郫邵　鄐並襄廿六又名畜田　揚昭二又名揚氏　侯氏　乾侯　馬首　汝濱昭二十九　朝歌　蒼野　任　欒　宿並隱元　稷威二　袲威十五

瓜衍　鹽成六　陽樊　箕部並成十三　長樗襄三　雍榆　少水　木門襄二十七　魏榆　谿泉　祈　涂水　適歷昭二十一　邯鄲定十三　莵和　逆時　少習　郜　襄威五　蕭

斷道　新田　溫　苕丘成十六　著雍襄十　太行　東陽　任襄三十　虒祁昭八　陰並昭二十二　鄗　盂　平中定三　百泉定十四　五鹿　陰人　鄗並哀四　管　虛　亳

蒙澤 並莊十二
葵丘 僖九
孟諸 僖廿八又文十
雎上 成十五
彭城
留
揚梁 襄十二
攢
赭丘
渠丘 並定十五
彌作

幽 並莊十六
孟
承筐 文十一
沙隨
幽丘
犬丘 並襄元
合 襄二十六
桑林
南里
雍丘 哀九
王暢

梁丘 莊三十三
鹿上 僖二十一
新城 文十四
汋陂
朝郟
訾毋
蒙門 襄二十七
盧門
橫 並昭二十一
城鉏 哀十一
戈

貍 僖元又名犖
泓 僖二十二
大棘 宣二
夫渠
城郜 並成十八
桐門
良 昭十三
鴻口
曲棘 昭二十五
嵒
錫 並哀十二

貫 僖二
緡 僖二十三
鍼 成六
汋陵 並成十六
呂
靡角 並襄十一
鬼閻 昭十二
新里
老丘
頃丘
鞍 哀十四

空澤 五十三
連中
唐孟 並哀廿六

衛屬地

衛殼虛 隱二 隱三名
楚丘 隱七又僖二
郠 莊十四
曹 並閔二
訾婁 並僖十八
宛濮 並僖二十八
鞫居 並成二
丘宮 並襄四
羊角

濮
越 成元
城濮 莊二十七
首止 僖五
五鹿 僖二十二
帝丘 僖三十一
鍼 成六
阿澤 襄十四
高魚

清 並隱四
蒲 成三
熒澤
鹹 僖十三
酅
戚 文元
馬陵 成七
柯 襄十九
茅氏

牧 隱五
桃丘 成十
滕
匡 僖十五
斂孟
清丘 宣十二
雞澤 襄三
澶淵 襄二十
圉 並襄二十六

犬丘 隱八 二名
莘 成十六
共
菟圃
襄牛
新築
近關
夷儀 襄二十四
長子

純留 並襄十八
有閭
曲濮
鞌 並定十四
藉圃 並哀十七
黃池 哀十三
嵒

鄭
穎谷
萬 並隱五
狐壤

西鄙懿氏
東都
瓦
外州
彭

鄭屬地

鄢陵 穎川
廩延 並隱元
祊 隱八
鄔

平丘 昭十三
武父
鄟澤 並定八
巢
泠
制 虢
東門 隱四
蔿
劉 並隱十一

平壽
豚 並定四
垂葭 定十三
鄭
城鉏外里 並哀廿五
京
長葛 隱五
時來 郲
祭 成十一

死鳥 並昭二十
沙濼 定七
孟
少禘
平莊之上 哀二十七
城潁
北制 虎牢
邢
武父

東郊 莊十四
大陵
桐 莊二十八
衡雍
匡 並文元年
北林
厲 並宣五
榮 並宣十二
蟲牢
交剛 成十二
柯陵

牛首 並成十四
弭 莊二十一
清 閔二
踐土 並莊二十八
垂隴 文二
棐林 並宣元
柳棼 宣九
伯牛
繞角 成六
訾 成十三
高氏

櫟 成十五
[illegible] 莊二十三
新城
原圃
暴 文八
大棘 宣二
邲 宣十二
鄸
脩澤 成十
鳴鴈
曲洧

亟 成十三
純門
新密 並僖元
鄶城 並僖廿三
狼淵 文九
篠
郲
丘輿 並成三
暴隧 成十五
制田
戲童 並成十七

滑
桔柣 遠郊之門
柯澤 僖二十二
緜訾
棐 文十三
延
管
氾祭
瑣澤 成十二
督楊 並成十六
鄬 襄元

虎牢 襄二
城棣 襄五
鄢
鄍 並襄七
戲
中分
師之梁 門城
陰阪
郚
陰口 並襄九
陽陵
頡 並襄十
瑣
亳城北
蕭魚
濟隧 並襄十一
向 襄十四
湛阪 襄十六
旃然
費滑
胥靡
獻于
上棘
汾
魚陵
雍梁
梅山
魚齒 並襄十八
棘澤 襄二十四
蒙
欒氏 並襄二十六
黃崖 襄二十八
酸棗
墓門
斗城 並襄三十
虢 昭元
董隧 昭二
索氏
蒍氏
周 昭五
犫櫟 昭十三
相 昭十八
雚蒲之澤 昭廿
皐鼬 定四
鐵 哀二
黃池
户牖 並哀十

五十五

楚屬地

楚荊郢 三名桓三
沈鹿 桓八
郊郢 桓十二
鄢
荒谷
冶父 並桓十三
那處
涌
津
湫 並莊十九
夕室 莊二十
陘
方城
召陵 並僖四
武城 僖六
析白羽 僖二十五
商密
鄀 並秦楚界僖二十五
睽
蔿 並僖二十七
連穀
汜 並僖二十八
商
期思 並文十
廬 文十四
大林
陽丘
訾枝
選
阜山
阪高
句澨
陘隰
石谿
臨品
伊 並文十六
葉 宣三
轑陽
烝陽
漳澨
臯滸
夢中 並宣四
滑汭 宣八
潁北 宣十
寢
熒澤 宣十二
郔
沂 並宣十一
州來
呂 並成七
鍾離
新石 並成十五
瑕
汝陰之田 並成十六
駕
釐
虺 並成十七
焦夷 哀元
繁陽 襄四
柤 襄十
庸浦 襄十三
棠 襄十四
湛阪 襄十六
轘轅 關名
棘澤 並襄二十四
犫
郟 並昭元
棘
櫟
麻 並昭四
萊山
南懷
抵箕
汝清 並昭五
乾谿 昭六
章華 昭七
淮北之田
夷濮西田 昭九
不羹 昭十一
賴尾 昭十二
息舟
魚陂
中犫
訾梁
棘闈
訾 並昭十三
上國
宗丘 並昭十四
長岸 昭十七
下陰
上陰 昭十九
城父 昭二十
雞父
薳澨 昭二十三
圉陽 昭二十四
巷
茄
州屈
丘皇 並昭二十五
潛
窮 昭二十七
養 昭三十
南岡 昭三十一
豫章 定二
直轅
清發
冥阸
雲中
小別
大別
柏舉
城口
雍澨
大隧
容城
成臼 並定四
稷
軍祥
公壻之谿
麇
脾洩 並定五
析
酆
三户
負函
繒關 並哀四

五十六

秦屬地

秦 一名雍桓四
靈臺 僖十五
王城 僖二十五
俱囿 僖三十三
彭衙
汪 並文四
祁新城 文四
刳首 文七
少梁 文十
麻隧
新楚
侯麗 並成十三
棫林 襄十四

五十七

陳屬地

陳 僖
焦
夷
城父 並僖二十三
辰陵 宣十一
鳴鹿 成十六
壺口
大冥

五十八

蔡 隱四　鄍陽 昭十九

蔡屬地　鄧　莘　陽 並成二　桑隧 成六

五十九

曹 成九　大城

曹屬地　曹隧　鍾　重丘 並襄十七　鄟 昭二十　揖丘　黍　于 並哀七　郊 哀十二

六十

吳 成七　雩婁 襄二十六　房鍾 並昭六　鄖 並哀十一

吳屬地　衡山　延州來 襄卅一　麇 定五　良 哀十五

鳩茲 襄三　朱方 昭四　檇李 秀州 定十四　穎黃 哀十六

善道 襄二　鵲岸　邗 哀九　笠澤

皐舟阨 襄十四　豫章　橐皐　艾 哀十二

六十一

邿　繹 文十三　蟲 昭九　沂西田

邿屬地　翼 並隱元　繹 宣十　離姑 昭二十三　綾 並哀二

偪　狐駘 襄四　濫 昭三十一　茅 哀七

虛丘 並僖元　漆　句繹

訾婁 僖十三　閭丘 並襄十一　漷東田

六十二

莒　且于　常儀靡 蘢元　紀鄣 昭十九 又名紀

莒屬地　密 並隱二　壽舒 並襄廿二　鄫 昭四

向 宣四　蒲侯氏 襄廿三　茲

渠丘 成八　介根 襄二十四　防 並昭五

鄆 襄十二　大厖　郠 昭十

六十三

許屬地

許 隱十一　葉 成十五

展陂　棫林

任冷 並成四　函氏 並襄十六

叔申之封 成十四　白羽 昭十八

容城 定四

六十四

越 於越 二名 定八　甬東 哀二十二

越屬地　檇李　冥 哀十九

陘 並定四　夫椒 哀元　姑蔑 哀十三

諸小國屬地圖

〇北燕地

燕 北燕 二名 莊卅　阪泉 僖二十五　巢之北土 昭四　陽唐 二名 昭十二

虢 閼 昭四

紀地

紀 隱元　浮來 隱八　郱 〇鄑　郚 並莊元　酅 莊三

虢地

虢 隱元　上陽 僖五

拌 莊二十二　莘 莊三十二　下陽　桑田 並僖二

〇舒地

舒 羣舒 二名　離城 襄二十五

舒鳩　舒庸　舒蓼 並文十二　荒蒲 襄二十四

庸地

庸　方城　魚　椑　鯈 並文十六

〇虞地

虞 成十　顛軨　鄍 並僖二

〇隨地

隨　瑕 並成六　速紀 成八

〇郕屬地

郕 隱五　夫鍾 成十一 缺　郕邽 文十一

〇邢屬地

邢 隱五　夷儀 僖元 缺　聶北 僖元

○杞屬地 ○夔屬地 ○鄖屬地 ○薛屬地 ○小邾地 ○鄧屬地 ○黃屬地 ○梁屬地 ○徐屬地 鄀屬地 郟屬地 ○萊屬地 ○有窮地 ○三苗地 ○有虞地

杞緣陵名二 夔缺 鄖威十一 薛隱十 小邾郳二名莊五 鄧威七 黃威八 梁威九 徐僖三 鄀僖二十五 郟宣四 萊宣七 有窮石二名襄四 三苗缺昭元 有虞哀元

牟婁並隱四 防渚 夢中宣四 邛定元 句繹哀二缺 鄾威九 踖陵莊十九 新里僖十八缺 蒲遂僖十六 商密僖二十七 羽淵昭四 棠襄六 鉏襄四 瓜州襄十四 綸哀元缺

無婁宣十五 錫穴並文十一 蒲騷威十一

右春秋四十國幷周凡四十一經傳地名九百一十三其四百五十七闕

六十六

小國地名

號 向隱二 惠隱十一 已威九

共 燕隱五 郜威二 州威十二

宿 滕 蓼威十一

申 凡並隱七 淳于威六 絞威十二

夷並隱元 戴隱十 穀威七 賴威十二

牟 滑費莊十六二名 江 微僖六 須句 畢 茅 沈文三 黎宣十五 斟尋 鑄襄二十三 逼 胡 岐 甲父昭十六 荀 於餘丘並莊二 毛並僖二十四 郭成六 褒 [illegible]

蔿並威十五 權莊十八 巢並僖二 鄫僖十四 顓臾並僖一 豐 胙並僖二十四 六文五 郇郇瑕氏 過有過 豕韋 鄶並襄二十九 有緡 蒲姑並昭九 鄅昭十八 賈並成五 陽閔二 聃 邶 姒並昭元 駿川駿夷氏窮桑昭公廿九

譚莊十 鄣莊三十 弦 厲僖十五 頓僖二十三 邢邘 夔僖二十六 巢文十二 寒襄四 戈並襄四 唐 觀 棃並昭四 昆吾昭十二 桐定二以下 貳 溫僖十 莘僖二十八 鄘並成二十九 亳昭五

蕭莊十二 霍 道 密僖十七 管 應 介僖二十九 根牟宣九 有鬲 偪陽襄十 杜並襄二十四 [illegible] 大庭氏昭元 沈昭十三 共隱元 軫 英氏僖十七 偪文六 鄆 闞鞏昭十五 封父定四

遂莊十三 耿並閔元 柏並僖五 任 雍 蔣 蕭僖二十 唐宣十二 斟灌 邿襄十三 揚 邳並昭元 駘昭九 密須昭十五 極隱二 絞並威十一 項僖十七 崇宣元 奄商奄名二 鍾吾昭二十七 仍有仍哀四

右小國一百二十九經傳唯見國名二十八闕

古地名

六十七

共池　惡曹 並成十二　垂棘　多魚 並僖二　牡丘 僖十五

女栗　厥貉 並文十　沓 文十三　上鄍 成二　瑣澤

交剛 並成十二　貍脤 成十七　虛江　台谷 並成十八　善道 襄五

大隧 襄十九　商任 襄二十一　泮 襄二十五　瞷林 昭元　祲祥 祥二名

厥憖 並昭十一　郪陵 昭二十六　拔鄭 二名定三　安甫 定十　渠蒢 定十五

右古地二十六未聞屬何國並闕

戎地名

六十八

戎 隱二　北戎　山戎　無終 三名隱九　盧戎 成十三

驪戎 並莊二十八　犬戎 閔二　揚拒　泉皐　伊雒 並僖十一

陸渾之戎　九州之戎 並僖廿二　姜戎 僖三十三　茅戎　徐吾氏 並成元

六十九

陰戎 昭九　狄戎 哀四　戎州 哀十七

狄地名

廣莫 莊二十八　東山皐　落氏狄 閔二　廧咎如　白狄 僖二十三

長狄鄋瞞 文十一　潞赤狄潞氏 二名文十　赤狄 宣三　攢函

眾狄 並宣十一　赤狄甲氏　留吁　鐸辰 三名宣十六　鮮虞

昔陽　肥 並昭十二　中人 昭十三　鼓 昭十五　中山 定四

七十

夷地名

淮夷東夷 僖十三　百濮 文十六　肅慎 昭九　夷虎 哀四　夷

敖 並哀十九

七十一

蠻地名

羣蠻 文十六　陸渾蠻氏 成六　蠻氏 成六

右四夷四十一

諸國山名

七十二

泰山 隱八　艾 隱六　方城 僖四　沙鹿 僖十四　華山 僖十五

穀 僖三十二　繹 文十三　首山 宣二　敖 宣十三　鄗

稷 並宣十二　梁山 成五　衡山 襄三　平山　梅山

魚齒 並襄十八　太行 襄二十三　四嶽 昭四　三塗　陽城

太室　荊山　中南　塗山 並昭四　羽山 昭七

北山 昭二十三　小別　大別 並定八　龜 定十　會稽

夫椒 並哀三　菟和 哀四　二山 具敎二 闕栢六　山 自此以下山名並闕　阜山 文十六

靡笄　華不注 並成二　萊山　箕之山 並昭五　萊柞 昭七

岡山 昭十一　垣 昭二十二　桑山 昭十六　首山 哀十三　邿

右山四十五其十二闕

諸國水名

七十三

濟 隱二　漢 成六　淮 成八　彭 成十二　鄢 成十三

濼 成十八　溠 莊四　洙 莊元　涌 莊十八　渭 閔二

汶 僖元　東海　河 並僖四　伊　雒 並僖十一

汾 僖十六　睢 僖十九　滍 僖二十三　漳 宣四　潁 宣十一

澮 成六　涑　涇 並成十三　洧　汝

洹 並成十七　溴　淇 並襄十六　濰　沂

旃然 並襄十八　溯　泗 並襄十九　黃 襄二十八　江 昭三

豫章 昭六　濡 昭七　澠 昭十二　姑 昭二十　沂 昭二十五

淄 昭二十六　睢 定四　桐 哀十五　濮 哀二十七　以上水可見者 以下水闕者

濮 隱四　泓 僖二十二　滑 宣八　郲 襄三　少水 襄二十三

洮 昭元　羅 昭五　彭 昭二十　沙 昭二十七　𧮫 昭二十九

清發　溠 並定四　泓 哀十三　雍 哀十五

右水五十八其十四闕

七十四

會盟圖

五霸

齊桓公 始霸於莊公十三年卒於僖公十七年

晉文公 始霸於僖公二十五年卒於僖公三十三年

秦穆公 始霸於僖公十七年卒於文公六年

宋襄公 始霸於僖公十八年卒於僖公二十三年

楚莊王 始霸於宣公十一年卒於宣公十八年

齊盟

晉文公　悼公 始成十八年卒襄十五年　平公 始襄十六年卒昭十年　宋襄公

楚康王 始襄十四卒襄二十八　靈王 始昭二年卒昭十三年　平王 始昭十三年卒昭二十六　昭王 始昭二十七卒哀六年

吳王闔閭 始昭二十八年卒定十四年　夫差 始定十五年　越王勾踐

與盟

魯　晉　齊　楚　秦　鄭　衛　宋　陳　蔡

鄫　曹　滕　邾　許　杞　紀　莒　吳　越

江　黃　滑　徐　邢　薛　沈　頓　胡

北燕　小邾　淮夷　白狄

衣裳之會　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北杏 莊十三　鄄 莊十四　鄄 莊十五　幽 莊十六　幽 莊二十七

檉 僖元　陽穀 並僖二　首止 僖五　甯母 僖七　葵丘 僖九

兵車之會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洮 僖八　鹹 僖十三　牡丘 僖十五　淮 僖十六

尊周之盟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幽 莊十六　幽 莊二十七

外楚之盟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新城 文十四　斷道 宣十七　雞澤 襄三　平丘 昭十三

七十五

諸侯與廢圖

○魯滅一國　項

○晉滅十二國　耿　霍　魏　虢　吳　焦　楊　韓　偪陽　肥　陸渾　鼓

○楚滅二十一國　弦　黃　夔　鄧　權　江　六　蓼　鄘　邙　庸　麇　陳　舒　鳩　蔡　曹　項　胡　申　隨　息

○齊滅五國　譚　遂　鄣　紀　郭

○衛滅一國　邢

○吳滅一國　徐

○蔡滅一國　沈

○宋滅一國　曹

○秦滅二國　梁　滑

○越滅一國　吳

○鄧滅一國　許

○邾滅一國　須句

○莒滅一國　鄫

○狄滅一國　溫

七十六

魯一生一及圖　公羊傳曰魯一生一及註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

周公　魯公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眞公　武公　懿公　孝公　惠公

生　生　及　生　及　生　及　生　及　生　及　生

伯禽　酋　熙　宰　濞　擢　具　濞　敖　戲　稱　弗皇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及　生　生　及　生　生　生　生　生　及　生

息姑　允　同　開　申　興　倭　黑肱　午　裯　宋　蔣

周氏族圖

○王族 王子狐(平王子隱三) 王子克(莊王弟桓十八) 王子黨(僖十) 王子頹(莊王子莊十九)

王子札(莊王子) 王子佞夫 王子瑕 王叔桓公(文三) 王孫蘇(文十四)

王子趙車 王孫滿(僖三十三) 王子虎(惠王叔二十) 王孫沒(昭二十) 王叔陳生(襄王)

王子處(昭二十二) 王子還 王子延 王子姑 王子發

王子弱 王子鬷 王子定 王子稠 王子朝(並同上)

王子禮 王子捷(禮之子) 王太子壽(昭二十六)

○周氏 黑肩(桓公 桓十八) 忌父(桓公子 僖二十) 宰孔(僖九) 周公楚(成十一)

閱(僖三十) ○召氏 召伯廖(莊十) 戴公(宣公十五) 伯輿(昭二十二)

盈(伯輿之子 昭二十六) ○原氏 原莊公(莊十八) 伯貫(莊公子 僖二十) 襄公(伯貫子 宣十)

伯絞(襄公孫) 跪尋(絞之弟 昭十二) 伯魯(昭十八) 壽過(伯魯子 定元) ○毛氏

毛伯衛(文元) 過 得(並昭十八)

○劉氏 劉康公(宣十) 劉夏(康公子 襄十五) 劉摯(夏子 昭二十二) 劉卷(摯子 定四)

桓公(摯子 定七) 劉毅(襄三十) 劉州鳩(昭二十) 劉佗(昭二十三)

○單氏 單伯(莊元) 單伯(文十四) 襄公(成元) 頃公(襄公子 襄二)

靖公(頃公子 襄十) 獻公(靖公子 昭七) 成公(獻公子 昭七) 穆公(昭十二) 武公(穆公子 定七)

平公(武公子 哀十六) 單蔑(襄三十)

○尹氏 尹氏(隱五年卒) 尹氏(文十四) 尹武公(成十七) 尹言多(襄三十)

尹何(襄三十) 尹圉(武公) 尹辛(並昭二十三) 尹氏固(昭二十六)

○成氏 成肅公(成十三) 成簡公(昭十) ○甘氏 莊公(伯蚠子)

甘昭公(惠王子 僖廿四) 成公(昭公子) 景公(成子) 簡公(景公子 昭十二) 悼公(簡公弟 名過)

甘歜(文十七) 大夫襄(昭九) ○樊氏 樊穆仲 皮(莊二十九)

脅(皮之子 昭二十二) ○儋氏 儋季(靈王弟) 括(儋季之子 襄三十) 翩(括之子 定六)

○辛氏 辛伯(桓十八) 辛有(僖二十二) ○陰氏 陰里(襄二十)

陰忌(昭二十) 陰不佞(昭二十四) ○內史氏 內史過(莊三十二) 叔服(文元)

叔興父(僖十六) ○武氏 武氏子(僖三) ○富氏 富辰(僖二十二)

辛(展子 昭二十三) ○蘇氏 蘇子(莊十九) ○詹氏 詹父(莊十九)

桓伯(昭九) ○伯氏 伯服(僖二十四) 伯輿(成十一) 伯輿(襄十)

○石氏 石速(莊十九) 石張(昭二十二) 石尚(定十四) ○賓氏

賓滑(昭九) 起(滑子 昭二十二) ○鄩氏 鄩肸 羅(肸二十二)

○庾氏 庾皮 過(庾皮之子 昭二十二) ○鞏氏 鞏成(襄三十)

閻(昭二十二) ○南宮氏 南宮極(昭二十三) 嚚(極之子 昭二) ○瑕氏

瑕禽(襄十) 瑕廖(襄三十) 瑕辛(昭二十) ○榮氏 榮叔(文五)

榮叔(文五) ○蔿氏 蔿國(莊十九) 蔿成愆(襄三十)

○卿士 宰咺(隱元) 南季(隱九) 宰渠伯糾(桓三) 仍叔之子(僖四)

家父(桓八) 王人子突(莊六) 子國 邊伯 子禽

祝跪(並莊十九) 史佚(僖十一) 頹叔 挑子 簡師父(並僖二十四)

倉葛(僖二十五) 子服(宣五) 聃啓(文十四) 史狡 王叔之宰(並襄十)

萇弘(昭十一) 宮嬖綽(昭二十) 周太史(哀六) 老陽子(昭二十) 泠州鳩(昭二十一)

摯荒 司徒醜 子旅氏(並昭二十二) 檀伯達(成十一) 陶叔

聃季(並定四)

○諸國氏族圖

魯國氏族圖

○公族 益師(字衆父) 公子豫(隱元) 公子翬(隱四) 子般(莊公子 莊三十二)

惡 文公子　視 子惡弟並文十八　公子偃　公子鉏 並成十六　公子買 僖二十八
公衡 成公子成二　公子憖 昭十二　公果 襄公子　公賁　公衍 並昭二十九
公子魚 閔二　公子遂 桓十七　公爲 昭公子昭二十五　子野 襄公子襄卅一　公子荊 哀公子哀十四
孝叔 惠公世孫三
○仲孫氏　公子慶父 莊三十二　公孫敖 慶父子　孟孫穀 敖子　孟孫難 敖次子並文元
仲孫蔑 穀子宣九　孟莊子速 蔑子襄廿三　孺子秩 速子　仲孫羯 速庶子襄廿三　孟僖子貜 羯子昭七
仲孫說 貜子昭十一　仲孫何忌 昭三十二　孟武伯 何忌子哀十四　孟公綽 襄二十五　孟之側 哀十一
○子服氏　懿伯　子服椒 昭三　子服回 昭十六　子服何 哀三
○叔孫氏　公子牙 桓公子莊卅三　公孫茲 牙子僖五　叔孫僑如 成二　虺 得臣子
叔孫豹 僑如弟成十六　孟丙 豹子　仲壬 丙弟並昭四　豎牛 豹子　叔孫婼 豹子昭二十三
叔孫輒 定八　叔孫不敢 婼子定五　叔孫州仇 不敢子　叔孫舒 州仇子哀廿六　公若藐 定十
叔仲氏　叔彭生 文十一　叔仲文伯　叔仲帶 襄三十一　叔仲小 帶之子昭十一
叔仲志 彭孫　定伯 定八　叔孫得臣 莊元
○季氏　公子友 莊二十五　季孫行父 友孫文六　季孫宿 行父子襄六　公鉏 宿庶子
紇 宿庶子並襄二十三　季孫平子 昭九　公之 平子之弟　公甫　季公鳥 平子
公思展 並昭廿五　季孫斯 平子子定六　季孫寤 平子子定八　季康子肥 斯子哀八　季魴侯 康子叔哀八
惠伯鞅 平子　季公亥 昭二十五　季孫公彌 公鉏　意如 謚文子　公子歇 謚文伯
○臧氏　臧僖伯彄 隱五　臧哀伯達 桓二　臧文仲辰 莊十　臧孫許 文仲子宣十八
臧賈 許子襄十七　定伯爲 襄二十三　武伯紇 襄四　疇 紇弟襄十七　臧堅 紇族
臧昭伯 爲子昭二十五　臧會 昭伯從弟　臧賓如 會子哀八　臧石 賓如子哀二十四
○東門氏　東門襄仲 僖廿六　公孫歸父 襄公仲子哀十
仲嬰齊 襄仲子成十五

○叔氏　叔肸 宣弟宣十一　公孫嬰齊 叔肸子成　叔老 嬰齊子襄十四　叔弓 叔老子昭二
叔輒 弓子昭二十一　叔鞅 弓子昭二十一　叔詣 輒子昭二十五　叔還 詣之子定十一　叔青 還子哀十九
○衆氏　衆父 隱元　衆仲 衆父之子隱四　○公甫氏　公甫靖
公父歜 靖子定　○施氏　施父 桓九　施氏 昭五　施孝叔 成十一
○展氏　公子展　展無駭 並隱八　夷伯 僖十　展禽
展喜 並僖廿六　展莊叔　展瑕　展王父 並襄廿九　○郈氏
郈成叔　郈魴假　郈昭伯 並昭十五　○御氏　御孫 莊二十四
御叔 襄二十三　○孔氏　聊叔紇 襄十七　孔子 昭七　○閔氏
閔子馬 襄廿二　○曾氏　曾夭　曾阜 昭元　○顏氏
顏鳴 昭二十六　顏高　顏息 並定八　顏羽 哀十一　○冉氏
冉會　冉猛 會弟並定八　冉豎 昭二十六　冉求 哀十一　○樊氏
樊遲 哀十一　○仲氏　仲由 哀十一　○有氏　有若 哀八
○端木氏　衛賜 定十五　○秦氏　秦子 莊九　僂父
丕茲 鍾之子襄十　秦周 襄十八　秦遄 昭二十五　○申氏　繻 桓六
申豐 昭二十三　句須 定十　○榮氏　榮駕鵝 定元　○南氏
南遺 昭四　蒯 遺之子昭十二　○侯氏　侯叔夏 文十一　侯犯 定十
○杜氏　杜洩 昭四　○謝氏　謝息 昭七　○苫氏
苫夷 定七　陽州 夷子定八　○管氏　管周父 哀十　禽鄭 成二
○林氏　林雍 昭二十六　林楚 定八　林不狃 哀十一　○陽氏
陽虎 定七　陽越 虎弟定八　○黨氏　黨氏 莊三十二　黨叔 襄二十九
公族黨氏 定七　○仲梁氏　仲梁懷 定五　○公山氏　公山不狃 定八
○公歛氏　公歛處父 定八　○夏父氏　夏父弗忌　○富父氏

富父終甥一子 富父槐哀三 ○澹臺氏 澹臺子羽之父並哀八
○鉞巫氏 鉞巫氏犨大夫 鉞季莊三
○卿士 費參父隱二 挾隱九 柔桓十一 溺莊三
曹劌莊十 梁子莊九 曹沫莊十 顓孫莊二十一 閻人犖莊三十二
公傅閔二 鄧扈樂閔元公羊 卜楚丘閔二 縣賁生文十一 匡須句成十七
公冉務人 太史克並文十八 匠慶襄四 狄虒彌襄十 豐點襄二十三
公冶 公巫召伯仲 蒯鼓父並襄十九 公子愁昭十二 莢書昭四
司鐸射 治區夫並昭十二 盧癸 司徒老祈並昭十四 梓慎襄二十八
琴張昭二十 雍人檀 寺人僚柤 師已 鬷戾
左師展並昭二十五 女賈 洩聲子並昭二十六 公南 駟赤並定十
樂頎定十二 正柏家三 共劉 公賓庚 公申叔子
析朱鉏 微虎並哀八 邴洩 嬖僮汪錡 太史固並哀十一
鉏商哀十四 郭重哀二十五 公孫有山哀十四
七十九 齊國氏族圖
○公族 東宮得臣隱一 公子彭生莊六僖子 夷仲年隱八 無知莊八仲年子
子糾莊元 仲孫湫閔元 武孟桓十一公子 公子雍僖公子 公子牙襄十九
公子彊惠公子 公子角成十七頃公子 公子買僖二十 叔孫還襄二十八 公孫明昭四
公孫晳昭七 公子固 公子鑄並昭 公子捷字子車頃公孫
子闇並昭十 子車昭八頃公孫 公孫傁昭十二 公孫敖襄十五 公子黔景公子
公子駒景子 公子嘉景子 公子鉏景子昭二十六 公子陽生哀五 公孫揮
公孫夏並哀十一 公孫青頃公孫 公子成昭八 子商昭十 子山昭十
○顏氏 顏庚哀二十三 晉子哀二十七 ○崇氏 崇公襄二十五

崇无咎公子襄二十一 ○郭氏 郭最並襄十八 郭榮並襄十八 ○召氏
召揚襄二十三 召忽莊八 ○賓氏 賓須無昭十三 ○邴氏
邴歜文十八 邴夏成二 邴師襄二十五 邴意茲定十三 ○商氏
商子車 商子游並襄二十三 ○烏氏 烏餘襄二十六 烏枝鳴昭二十六
○華氏 華免成十八 華還襄二十三 ○賈氏 賈舉襄二十五
賈寅襄卅一 ○襄氏 襄罷師襄二十三 襄伊襄二十五 ○敝氏
敝无存定九 ○閭丘氏 閭丘嬰襄二十五 閭丘明哀八 閭丘息哀十一
○盧蒲氏 盧蒲就魁成二 盧蒲嫳襄二十七 盧蒲癸襄二十五
○東郭氏 東郭偃襄二十五 北郭子車襄二十八 北郭啓昭二十五 東郭書定九
南郭偃宣十七 東郭賈哀十四
○工僂氏 工僂會襄十九 婁灑襄三十一
夙沙氏 夙沙衛襄十八
○苑氏 苑伐成一 苑何忌昭二十 ○籍丘氏 籍丘子鉏定八
○梁丘氏 梁丘據昭二十 ○欒氏 欒子雅公孫竈也 欒施字子旗雅子
○公孟氏 公孟綽哀九 ○高氏 高子尾公孫蠆也 高彊字子良尾子
齮 ○國氏 國歸父僖二十三 國佐宣十歸父子 國勝佐子
國弱成十八佐孫 國夏 國書哀十一 國觀哀十七 ○高氏
高傒莊二十二 高固宣五傒孫 高无咎成十五固子 高弱成十七无咎子 高厚襄十六固子
高止襄子 高竪止子 公孫蠆並襄二十九 高偃昭十二 高張昭二十九偃子
高酀襄二十九 高无平哀十一 發子偃之
○管氏 管至父 管夷吾同上 管于溪成十一 管脩注云楚賢大夫
故齊管仲之後哀十六
○晏氏 晏圍哀六 晏弱宣十 晏嬰襄十八弱子 晏父戎襄二十三

晏氂 襄二十三　○鮑氏　鮑叔牙　鮑牽 成十七　鮑國 牽弟
鮑牧 國子 哀六　鮑點 哀十六　○隰氏　隰朋 僖十　隰鉏 朋孫 襄二十五
隰黨 昭十四　○崔氏　崔夭 僖二十八　崔杼 夭之後 成十七　崔明 杼子
崔成 杼子　崔彊 成弟 並襄廿七　崔如 襄二十二　○慶氏　慶克 成十七
慶佐 成十八　慶封 襄二十五　慶舍 封子　慶嗣　慶奊 並襄廿八
○陳氏　陳公子完 莊二十二　陳豹 哀十四　陳莊 並完後　陳須無 襄二十七
陳無宇 襄十八　書 無宇子 哀十一　子彊 昭十二　陳乞 哀四　陳恆
陳逆 並哀十四　陳瓘 恆兄 哀十五　○王氏　王何 襄二十五　王猛 定九
王湫 成十八　王甲　王豹 並哀六
○卿士　連稱　徒人費　石之紛如　孟陽 並莊八
雍廩 莊九　寺人貂 僖二　易牙 僖十　閭職 文十八　蔡朝 昭十七
逢丑父　鄭周父 並成二　析文子　殖綽 並襄十八　穀榮
戎秩　莒恆　山鮮虞　傅摯　卜之登
邢公　曹開　牢成　狼蘧疏　侯朝
栢跳　夏之御寇　燭庸之越　杞植 並襄二十三　州綽
封具　鐸父　僂堙　祝佗父　申鮮
醆戾 襄二十五　渻竈 襄十三　裔款　祝固　史嚚 並昭二十
司馬竈 昭三十　子囊帶 昭二十六　棃彌 哀九　弦施 哀四　江說
朱毛 並哀六　宗樓　桑掩胥 並哀十一　闞止 哀十四　諸御鞅
太史子餘 並哀十四　萊章 哀二十四
○八十　晉國氏族圖
○公族　戎師 穆侯　莊伯 戎師子 桓二　太子申生　卓子 獻公子

奚齊 並莊廿八　伯儵　叔劉 並文公子 僖二十三　公子雍 文六　公子樂 並文公子 文六
周子 兄子悼公　公子揚干 悼公弟 襄三　公子慭 悼公子　穆鮮 為子武公 晉武後
○趙氏　叔帶　公明　趙鞅 子諡簡　趙无恤 鞅子諡襄
趙夙 衰孫 五世 閔元　武子穿 文十二　獻子旃 宣十二　頃子勝 襄二十三　朝 勝曾孫 昭廿八
趙午　趙稷 午子 並定十三　成子衰　趙盾 並僖二十三　趙括 盾弟 宣二
趙嬰 括弟　趙同　趙朔 盾子 並宣十二　趙武 成十八　景子成 昭五
趙陽 定十三　趙孟 鞅子 哀二十
○魏氏　畢萬 閔元　武子犨 萬子 僖廿三　魏錡 犨子 宣十二　呂相 錡子 成十三
魏絳 襄三　魏舒 絳子 昭二十八　戊 舒子 昭二十八　魏壽餘 文十三　魏顆 宣十五
魏頡 成十八　魏曼多 令孤文子 哀十三
○韓氏　韓萬 桓三　簡 萬之孫 僖十五　子輿　韓厥 子輿
韓无忌 厥子 成十八　韓穿 成三　韓起 襄十三　叔椒 起子 昭五　不信 起
箕襄 起族　子羽　伯音　叔禽　韓固 禽子 二十八
邢帶　韓須 並昭五　○程氏　程滑　程鄭 並成十八
○荀氏　荀息 僖二　荀騅 成二　荀家　荀會
荀賓 並成十八
○荀知氏　知首 宣十二　知罃 襄十三　荀朔 襄十四　知盈 罃子 昭五
知躒 昭二十六　知伯襄子 哀二十三　知徐吾 並昭廿八　知果 並昭二十八　○中行氏
中行林父 宣十七　中行伯庚 成三　中行偃 成十七　中行吳 偃子 昭三　行寅 吳子 昭二十九
中行喜 襄二十七　荀息 荀叔　荀
○士氏　士蔿 莊二十六　士穀 蔿子 文二　士會 蔿孫 文六　士魴 會子 成十八
[illegible]衆 士勛子 襄十四　士鮒 定十四　士燮 宣十七　士匄 燮子 成十七　士鞅 匄子 襄十四

士吉射鞅子哀五　士臯夷定十三　士富士會別族宣三　士渥濁富孫成六　士弱渥濁子襄九
士文伯弱子襄卅一　士景伯文伯子昭十三　士蔑哀四　范无恤文十二
○先氏　先丹木　先友並閔二　先軫僖二十八　先且居軫子文元
先克且居子文七　先僕文三　先都　先蔑並文七　先辛克子宣元
先縠宣十二
○郤氏　郤稱　郤芮並僖十　郤缺芮子僖卅三　郤克缺子宣十七
郤錡克子成十三　郤至成二　郤毅至弟成十三　郤豹　步揚僖十五
郤犨揚子成十一　郤乞僖十五　郤溱並僖廿七　步招文七　郤縠
○羊舌氏　羊舌大夫閔二　羊舌職成十八　羊舌赤職子襄三　子容赤子昭二十
羊舌肸職子昭五　羊舌虎肸弟襄廿一　羊舌鮒昭十三　楊石肸子昭五
司馬氏女叔氏同　女叔齊襄廿一　司馬叔游叔侯子昭廿八　女叔寬元足　司馬彌牟
司馬烏並昭廿八烏又名　狐突閔二　○司空氏　司空靖襄二十
○狐氏　狐毛突子閔二　狐偃突子僖二十七　狐射姑偃子文六
狐鞫居文元　狐溱僖二十五　巫臣　狐庸巫臣子成七　○陽氏
陽處父僖三十三　○里氏　里克閔二　○伯氏　伯宗
伯州犁並成十五　[illegible]
○欒氏　欒賓桓二　欒枝僖二十七　欒盾文十三　欒書成六
欒鍼　欒黶並成十六　欒盈襄十八　欒魴　欒樂並襄廿三
欒京廬宣十七　欒弗忌成十五　欒豹昭三　欒糾成十八　欒祁襄二十一
○丕氏　丕鄭　丕豹並鄭子僖十一　○成氏　成鱄昭二十八
成何定八　○賈氏　賈佗文六　賈華僖六　賈季文六
賈辛昭二十八　○右行氏　右行辛成十八　右行詭昭十二　○解氏

解揚宣元　解張成二　解狐襄三
○董氏　董狐宣二　董叔襄十　董安于定十三　○籍氏
籍黶昭十五　籍偃成十八　籍談偃子昭十五　籍秦定七　○張氏
張老　君臣並老之子襄十六　張骼襄二十四　張趯昭三　張柳朔哀五
○樂氏　樂王鮒襄二十一　樂徵昭二十二　樂霄昭二十八　樂丁哀二
○梁氏　梁弘桓三　外嬖梁五僖二十八　梁由靡僖八　梁益耳文八
梁丙父昭三　梁嬰父定十三　祁氏　祁舉僖十　祁瞞僖二十八
祁勝昭二十八　祁奚襄三　祁午　祁盈昭二十八　○州氏
州賓襄二十一　州綽襄十八　○閻氏　閻嘉昭九　閻沒昭二十八
○箕氏　箕鄭父文　箕遺襄二十一子殺箕遺范宣　箕遺昭二十二
○邴氏　邴豫　邴師並襄二十一　○涉氏　涉賓定十三
涉佗定八　○介氏　介之推僖二十四　○屠氏　屠擊僖十八
屠蒯昭九　○臼氏　司空季子胥臣　申胥之子　克申之子
○胥氏　胥童克之子　胥午　胥梁帶　○成公氏
成公般昭十六　○綦毋氏　綦毋張成二　○王官氏　王官无地文二
○虞丘氏　虞丘書襄十六　○瑕呂氏　瑕呂飴甥僖十五
○御士　傾父隱六　嘉父傾父子　師服　潘父並桓二
寺人勃鞮僖二十五　卜偃僖五　虢射僖八　右行共華僖十　山祈莊十
優鄭僖十四　家僕徒　史蘇　蛾析並僖十五　豎頭須僖二十四
舟之僑　顛頡並僖二十八　東關嬖五莊二十八　芋茷僖二十八　豎衍僖三十
梁餘子養　罕夷並閔二　萊駒　狼瞫文二　甯嬴文五
史駢文六　戎津文七　公壻池　蒯得並文八　詹嘉文十三

鉏麑　靈輒　提彌明並宣二　鮑癸宣十二　逢大夫宣十一
鄭丘緩成二　羅栰　桑由巫並成十　茀翰胡成十六　寺人張孟
清沸魋　匠麗氏並成十七　伯子同氏　鑃遏冠成十八　和組父襄三
行人子員襄四　田蘇襄七　邢伯　巫皐　具丙
追喜並襄十八　黃淵　申書　叔罷　邢蒯並襄十一
斐豹　督戎並襄二十三　輔轢襄二十四　宛没襄十五　行人子朱襄二十六
師曠襄十一　絳縣老人　史趙襄三十　辛廖閔元　狐父昭十一
鄒藏　孟丙　僚安昭二十六　蔡史墨昭二十九　覩虎定三
小五桃申定十四　鄭无恤　繁羽　宋勇　傳傻並哀二
公孫厖哀二　王生哀五　史龜哀九　司馬寅哀十三　史黯
楚隆並哀二十　長武子哀二十二　嚮魋壘哀二十七

全

宋國氏族圖

〇宋公族　子游莊十二　蕭叔大心莊十二　公子成莊子文七　公孫固莊公
公孫鄭並文十　公孫師成十八子之　公孫孔叔文八　公孫鍾離　公子卬文八昭公弟
公子穀甥文十一　公子肥文公子成十五　老佐戴公五世孫成十五　太子痤襄二十六　公子成
公孫援　公子丁　公孫忌　公子寅　母弟辰景公弟
公子朱　公子御戎並昭二十　公子朝文十六　公子地景公弟定十　公孫周
得　啓周子二十六　哀　〇孔氏　孔父柏二　弗父何
正考父並昭七　〇靈氏　公子圍龜成五　靈不緩哀二十六　公子无地景公弟六
公孫青頃公石　〇魚氏　司馬子魚襄弟　公孫友文七子魚子　魚石成十五
魚府子並友
〇邊氏　子邊　邊卬昭二十邊孫並二

〇蕩氏　公子蕩文　公孫壽子蕩　蕩意諸子壽　蕩虺意諸弟並文十六
蕩澤壽孫成十五　〇鱗氏　公子鱗　司徒鱗矔文七　鱗朱成十五
〇褚師氏　褚師子肥哀八　褚師段襄二十　公孫丁段子襄二十四　石彄定十
〇南宮氏　南宮長萬　南宮牛萬子並莊十二
〇華氏　華父督桓元　司馬華孫督孫名耦文十五　華喜並督孫成十五　華御事文七
華元御事子宣二　華閱元子襄九　華臣元子　皐比閱子襄十七　合比
華亥合比弟並昭六　无慼亥子昭二十　火司寇牼亥子　華貙　多僚貙子
華登貙子並昭二十一　華椒宣十二　華弱椒子襄六　華向昭二十　華妵
華豹並昭二十一　華吳襄十七　費遂　啓　華郜延
〇皇氏　皇父充石文十一　皇鄖充石後襄九　皇國父襄十七　皇奄昭二十二
皇緩哀七　皇野襄十四　伯野子　鄭般瑗子　麇瑗子哀十
皇瑗哀十八　皇非我哀二十五　皇懷哀二十六
〇樂氏　樂豫文七　樂舉成二　樂裔成十五　樂懼
將鉏並成十六　樂髡哀三　樂轡襄六　樂舉齊宣十五　樂喜襄九
樂舍喜孫昭廿　樂遄襄九　樂輓　樂祈並昭二十二　樂呂宣二
樂溷定八　樂大心定九　樂茷溷子　樂朱鉏　樂得並哀
〇向氏　向戌成十五　向宜成子昭二十　向帶　向為人並成十五
向勝昭十二　向鄭昭十二　向寧昭九　羅寧之子昭二十　向魋哀十四
子車魋弟　向巢哀二十　子頎魋弟並哀十四　司馬牛魋弟
〇鄉士　仇牧　猛獲並莊十二　門尹般僖二十八　孔叔哀十五
彤班　司馬牛父並文十一　狂狡　羊斟並宣二　西鉏吾襄九
莊朝襄十七　蔿司徒襄十六　寺人惠墻伊戾襄二十六　寺人柳昭六

司馬寺倉僚昭八　臼任　鄭翩　曹衍　尉人濮
翟僂新　莊堇父　干犨並昭廿一　省臧　士平並昭二十一
陳寅定八　遂富獵定十　成讙哀十三　郈延哀十三　田丙
子儀剋辛七　大尹　祝襄並哀二十六

仝三

衛國氏族

○衛公族　州吁隱五　急子宣公子　壽子並桓十六　左公子職
右公子洩　太子疾莊子哀十二　孝伯莊子　昭伯頑宣子閔二　叔武成弟僖廿八
公子歠犬　公子瑕文子　太子角穆子襄廿六　子儀瑕弟僖三十五　毋弟鱄襄十四
公孫免餘　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並襄廿七　公子荊獻公子　公叔發並襄二十九
公子郢靈子　起並哀二　公孫彌牟哀二十五　子行　子南靈公子
子蟜　子伯　子皮　○孫氏　孫良夫宣十
孫林父良夫子　孫襄林父子襄廿六　蒯　嘉並襄廿六　孫莊子
昭子雅之子　○甯氏　甯跪莊六　甯速僖二十六　甯俞速子僖二十八
甯成子俞子　甯殖襄元　甯喜殖子襄二十六　相武子之子
○石氏　石碏隱四　厚碏子　石祈子僖十二　石稷碏四世孫成二
石買稷子襄十八　石惡買子襄二十七　石圃惡從子襄二十八　石曼姑買孫哀三　石魋曼姑子哀十八
石乞哀十五　太叔氏　太叔儀襄十四　大叔申昭二十三　太叔疾哀十一
太叔遺疾子哀十六　王宵朝之子　高魴王宵子　○齊氏　齊子惡昭元
齊豹昭二十　○公孟氏　公孟縶公子蚋子昭二十　公孟彄縶子定十四
○子叔氏　子叔黑背成十　公孫剽黑背子襄元　析朱鉏剽子昭廿　○公叔氏
公叔文子定六　公叔戌文子子定十三　○北宮氏　北宮括成十七　北宮遺襄二十六
北宮佗遺子襄卅　北宮喜佗子昭十　北宮結定七　○褚師氏　褚師圃昭二十

褚師子申圃子　褚師北哀十五　○王孫氏　王孫牢昭十二　王孫賈定八
王孫齊賈子哀廿六　○孔氏　孔達文二　孔成子達孫襄廿六　孔羈
孔圉羈孫並昭七　孔悝哀十五　孔嬰齊閔二　○史氏　史朝昭七
史狗　史鰌襄二十九　○遽氏　遽伯玉襄二十九　○華氏
華龍滑閔二　華仲僖二十八　華齊　華寅並昭二十　○禮氏
禮孔閔二　禮至僖二十五　○渠氏　渠孔閔二　渠子昭二十
○右宰氏　右宰醜隱四　右宰穀襄十四　○夏丁氏　夏戊哀二十五
司徒期戊子哀二十五　○元氏　元咺　角咺子　○趙氏
趙黶昭九　趙陽黶子定十四
○卿士　孺羊肩　堇夷閔二　鍼莊子僖二十八　長牂
士榮並僖二十八　周歂　治廑並僖三十　仲叔于奚　向禽並成二
師曹　尹公佗　庚公差　公孫丁並襄十四　雍鉏襄二十六
殖綽襄十八　子伯恭子　子高魴昭二十　屠伯昭十三　宗魯
祝鼁　慶比　公南楚並昭二十　鴻駵魋　子玉霄昭二十
祝鮀並定四　彌子瑕定六　滑羅定十二　宋朝　戲陽速並定十四
彪傒定九　行人子羽哀十二　渾良夫哀十五　寺人羅哀十五　子羔哀十五
召獲　孟黶並哀十五　馹武子哀十六　子伯季子同上　司徒瞞哀十五
許公爲並哀十六　胥彌赦哀十七　公文要　司寇亥　優狡
拳彌並哀二十五

仝三

楚國氏族

○公族　王孫游　令尹子元　王孫喜並莊廿八　申公叔侯僖廿六
王子職成王子　商臣並文元　息公子朱文三　子家文二　公子燮文五

公子嬰齊 宣十 公子穀臣 並宣十二成一 公子側 成十六 公子丙 宣十二 公子馮 宣十四
王子罷 成七 公子平 成九 太宰子商 成十 公子罷戎 成十五 公子茂 成十六
公子寅 成十七 令尹子庚 襄十 公子何忌 襄三 公子宜穀 襄十四 公子橐師 成十七
公子成 成六 公子格 襄八 公子齮 襄十二 王子午 襄十六 子圍 襄二十九
宮廄尹 昭元 太子祿 昭十三 司馬子魚 昭十七 訾敖 昭十三 王子勝 昭十八
公子繫 定二 公子結 定四 公子罷敵 王子幕 王孫由子
王孫固 並定四 公子啓 哀六 太師子穀 右領差車 左史老 並哀十七
公孫寬 公子慶 並哀十九 辰子商 比子干 臨初郟敖康王子 王二令尹子魚
○鬬氏 鬬丹 桓八 鬬廉 桓九 鬬伯比 桓六 鬬穀於菟 比子 莊
鬬般 於菟子 莊四 箴尹克黃 子般 鬬祈 並宣四 鬬巢 定五 鬬緡 莊十八
鬬梧 莊二十八 鬬御彊 莊二十八 鬬章 僖二 鬬克 僖二十五 鬬宜申 僖二十
鬬勃 並僖二十八 司馬子長 鬬椒 子良 宣四 鬬黃皇 椒子 成十七 鬬成然 昭十三
鬬辛 成然子 昭十四 鬬懷 定五 棄疾 子文 韋龜
○屈氏 屈瑕 桓十一 屈重 莊四 屈元 僖四 屈御寇 僖二十五
朱 子御寇 屈罷 昭十四 連尹襄老 申公巫臣 並成 子閼 巫臣子
子蕩 巫臣子 清尹弗忌 黑要 並成七 屈到 子由 襄十五 屈申 蕩子 昭五
屈建 襄二十二 屈生 建子 昭五 邢侯 巫臣子 狐庸
○薳氏 薳章 桓六 薳呂臣 僖二十 薳賈 僖二十七 薳艾獵 宣十三
薳子馮 襄二十一 薳掩 馮子 昭十三 薳啓彊 襄二十四 薳罷 襄三十 薳居 昭十二
薳越 昭二十三 薳射 並昭二十五 射子 定五 ○成氏 成得臣 僖二十六
成大心 文五 成嘉 文十一 成虎 昭十一 ○連尹氏 連尹襄老
黑要 ○陽氏 陽匄 昭十七 陽令終 陽完

陽佗 並昭二十七句子司 ○舟氏 文之无畏 舟字子 犀 无畏子 ○伍氏
伍參 伍舉 並襄二十六 椒鳴 並襄二十六 伍尚 伍奢 昭十九
伍員 並昭二十 ○囊氏 公子貞 襄七 囊瓦 昭二十三 ○觀氏
觀起 襄二十一 觀從 昭十三 觀丁父 哀十七 觀瞻 哀十八 ○潘氏
崇 文元 子臣 定六 尪 字叔 師 叔黨 尪宣十二 潘子 子黨
○沈氏 沈尹壽 襄二十四 沈尹赤 沈尹射 並昭五 沈尹朱 哀十五
沈尹戌 昭二十三 后臧 沈諸梁 並定五 其弟后臧 子武 ○申氏
申舟 宣十四 申犀 宣十五 申驪 申无宇 昭十一 申亥 昭十二
申包胥 定五 ○申叔氏 申叔時 宣十一 申叔跪 成二 申叔豫 襄二十二
申叔展 宣十二 申公壽餘 哀四 ○彭氏 彭仲爽 哀十七 彭名 宣十二
○鍾氏 鍾儀 成一 鍾建 定四 ○熊氏 熊負羈 哀四
市南熊宜僚 哀十六 熊率且比 桓六 ○子南氏 子南追舒 襄二十二 棄疾 襄二十二
○子木氏 太子建 昭十九 白公勝 王孫燕 並哀十六 ○子西氏
公子申 成十七 公孫寧 哀十八 公孫朝 哀十七
○卿士 道朔 桓九 閻敖 莊十八 鬻拳 莊十九 耿之不比 莊二十
逢伯 僖六 師縉 僖二十二 宛春 榮黃 榮季 並僖二十八
范山 文九 范巫矞似 復遂 文十 盧戢黎 叔麋 並文十四
子揚窻 子貝 並文十六 樂伯 許伯 攝叔
許偃 並宣十一 養由基 工尹齊 唐狡 並宣十二 蔡鳩居 同上
司馬卯 宣十二 工尹襄 成十六 叔山冉 穀陽豎 並成十六 鄧廖 襄三
揚豚尹宜 襄十八 右司子章 昭十三 師祁犁 襄十四 子強 襄二十五 息桓
子駢 子捷 子盂 巢牛臣 並襄二十五 析公 襄二十六

箴尹宜臼昭四 蕩侯 䣜尹午 司馬督 陵尹喜
僕析父 工尹路 左史倚相 須務謀 史狎
正僕人並昭十三 枝如子躬昭二十 工尹赤昭十九 奮揚 季然並昭二十五
工尹麇 鄢將師 費无極並昭廿七 左尹郤宛昭廿七 監馬尹大心昭卅
右司馬稽 武城黑定四 史皇 鑢金定四 闉輿罷
藍尹亹 宋木並定五 小惟子定六 左司馬眅哀四 單浮餘
晉陳及其子弟石乞 齊管脩 圉公陽並哀十六 異國來奔
鬭然丹 蔡聲子 齊公子鉏 公子轉 衛公孫彌牟
公十四 鄭國氏族
○公族 子封隱元 公孫閼 公孫獲 子元
子亹昭公弟並桓十七 公子堅 公子庬文九 世子華文公子 子臧廿四
公子士僖二十 公子瑕 子俞彌 公子宋靈公弟 歸生並宣二
魚臣宣二十 公孫申 公子繻 公子班立繻者 叔申
叔詹並成十 孫叔班子成十三 子駟成十三 孫知子駟子成十三 子狐
孫擊子狐 孫惡子狐 子熙 子侯 子丁並襄八
公孫肸襄三十 公孫揮襄三十 公孫黑肱襄二十 公孫登昭十八 公孫黑字子張
公孫宛 ○祭氏 祭仲隱元 ○洩氏 洩駕隱五
洩堵俞彌僖二十 ○尉氏 尉止襄十 尉翩止子 ○司氏
司臣襄十 司齊臣子襄十 ○高氏 高渠彌桓五 高克閔二
○樂氏 樂耳文九 樂成襄三 ○裨氏 裨竈襄十三
裨諶襄二十九 ○宛氏 宛射犬襄二十四 ○馮氏 馮簡子襄三十一
○王子氏 王子伯廖宣五 王子伯駢襄七 ○徐吾氏 徐吾犯昭元

○鄧氏 鄧析定九 鄧廖襄三 ○皇氏 皇武子僖二十四
皇戌宣十二 皇耳襄十 皇頡襄二十六 皇辰成十八 ○侯氏
侯宣多僖二十四 侯羽成七 侯獳成十七 侯晉襄十 ○堵氏
堵叔僖七 堵女父襄十 堵狗襄十五 ○石氏 石甲父僖二十四
石剬 石制宣十二 石楚文十七 石首成十八 石㚟襄三
○孔氏 孔叔僖三 孔將鉏僖二十四 ○大叔氏 共叔段武公子隱元
公孫滑段子隱二 公父定叔莊十六 ○子人氏 子人厲公之弟桓十四 子人九僖二十八
○罕氏 子罕成十 子展罕子襄八 罕虎展子昭六 子齹虎子十六
罕魋昭七 罕達嬰齊子定十五 公孫鉏襄二十 罕朔昭七 ○良氏
○子良宣四 子耳襄八 良霄耳子襄十二 良止昭七 ○豐氏
子豐襄七 公孫段襄二十七 豐施段子昭七 豐卷襄三十 ○駟氏
子駟襄十 駟帶四之子襄二十 子西駟子襄十四 駟偃帶子十九 駟乞偃子昭十九
駟歂乞子定九 駟弘歂子哀十七 ○國氏 公子發襄五 子產發子襄十九
國參子產子哀五 ○游氏 子游成六 子蟜游子襄八 子大叔襄二十四
公孫楚昭元 游速定七 ○祝氏 祝聃 祝款
四姓 遂國氏 工婁氏 須氏 須遂以上四姓
○印氏 子印成十三 子張宣十四 印段襄二十九 印癸昭十六
印董父襄二十六 ○子孔氏 公子嘉襄九 孔張昭十六 公孫洩昭七
○然氏 然明襄二十四 子然襄十九 然丹昭九 ○羽氏
子羽 揮襄二十四 羽頡襄三十
○卿士 頹考父隱元 祝聃 原繁並桓五 曼伯桓五
瑕叔盈隱十一 傳瑕莊十四 聃伯僖二 申侯僖四 叔詹

師叔 並僖七　燭之武　佚之狐 並僖三十　商人弦高 同上　外僕髡屯
共仲 成三　伯蠲 成九　唐苟　姚句耳 成十六　雍糾 桓十五
師悝　師觸 襄十一　師蠲 襄十　師慧　師茷 並襄十五
僕展 襄二十　祝款　屠擊 並昭十六　印張　鄭羅 並哀九

公八十五

陳國氏族

○公族　五父佗 陳文公子 隱六　大子免 桓公子 五　公子完 厲公子　公子御寇 並莊二十二
公子黃 靈子 襄廿三　公子過 靈子　悼大子偃師　司徒招 靈子 昭元　公子留 哀公子
公孫它人 襄廿四　公子勝 哀公子 昭八　逢滑　罰獲
○夏氏　御叔 成二　夏徵舒 宣十一　夏南 成二　夏齧 昭二十二
夏區夫 徵舒世孫 襄四　○轅氏　轅濤塗 僖四　轅僑 襄三　轅選 文二
輿嬖袁克 昭八　轅頗 哀十一　轅咺 哀十一　轅買 哀十四　○鍼氏
鍼子 隱八　鍼宜咎 襄二十四　○慶氏　慶虎　慶寅 並襄二十
慶樂 哀十二　○孔氏　公孫寧 宣九　孔奐 襄二十七　○司城氏
公孫貞子 哀十五　○宗氏　宗豎 哀十四　洩冶 宣九
○鄉士　顓孫 莊二十一　女叔 莊二十五　原仲 莊二十七
儀行父 宣九　司徒卬 襄十七　司馬桓子 襄二十五　干徵師 昭八　逢滑 哀元
芋尹蓋 襄十五

公十六

蔡國氏族

○公子　公子燮 襄八　公子履 燮弟 襄二十　公子乾 昭公子　世子有 昭十一
蔡洧 昭十三　卯陽封人 昭十九　公孫獵 哀三　公孫姓 哀四　公子駟 哀二
公孫翩　公孫辰　公孫霍　文之鍇 並哀四　太師子朝
朝吳 昭二十　隱太子 靈公子　歸生 字子家 謚聲子　公子俊

公十七

曹國氏族

○公族　曹羈 莊二十四　公子負芻 成十三　公子欣時 同上　公孫會 昭二十
公孫彊 哀七

公十八

吳國氏族

○公族　蹶由 昭十九　公子札 壽夢子 襄二十九　公子黨 襄十三　公子掩餘 僚弟
公子燭庸 並昭二十七　夫槩王 定五　太子終纍　太子諸樊　文子友 夫差子 哀十三
王子姑曹 夫差子 哀八　王子地 夫差子 哀十三　公子苦雂 昭二十一　王孫彌庸 哀十三　公子慶忌 哀十
○大夫　壽越 襄五　屈狐庸 襄十三　鱄設諸 昭二十七　笱卑 定四
太宰嚭 哀元　洩庸 哀二　胥門巢 哀十一　五犯 哀八　徐承
展如 哀十一　行人且姚 哀十二　壽於姚 哀十二　申叔儀 哀十三

公十九

秦國氏族

○公族　秦伯之弟鍼 昭元　公孫枝 僖九　公子縶 僖十五
○大夫　小子慭 僖十八　泠至 僖十　卜徒父 僖十五　孟明 十二
逢孫　揚孫 並僖三十　西乞術　蹇叔　百里奚
白乙 並僖三十二　奄息　仲行　鍼虎 並文六　繞朝 文十三
杜回 宣十五　右大夫說 成十一　醫緩　史顆 並成十　成差 成十三
士雅 襄九　子蒲 定五　庶長鮑　庶長武　右大夫詹
庶長无地　醫和 昭元　子虎 定五

九十

莒國氏族

○公族　莒挐 僖九　展輿 昭元　公子務婁　瞀胡
公子成明 並昭元　牟夷 昭五　范羊牧之 昭十三　蒲餘侯茲夫　公子意恢
公子鐸 並昭十四　莒慶 僖二十五　太子僕 紀公子　烏存　畀我

九十一 邾國氏族

○公族 公子捷菑 文十四 庶其 襄二十一 畀我 襄二十三 公孫鉏 昭二十三

快 昭二十七 黑肱 昭三十一 公子何 哀二十四

九十二 虞國氏族

○公族 虞叔 井伯 宮之奇 僖二

九十三 虢國氏族

○公族 虢仲 桓八 虢石父 忌父子 石父 文公

虢公醜 僖十五 忌父子

○春秋名號歸一圖

周 魯 齊 晉 楚 鄭 衛 秦 宋 陳

蔡 曹 吳 邾 杞 莒 滕 薛 許 雜

九十四 有周名號歸一圖

文王 大王之子也見序 文王昌 桓六 周文王 僖十九 皇祖文王 並同右

○周桓公 隱六 周公黑肩 隱六桓五 桓十八 ○王子克 莊王弟 子儀 並同十八

○平王 見序三年同隱 宜臼 昭二十六 註王名也 ○召康公 僖四 召公奭 為周太傅

召伯 定九 ○召穆公 召公虎 並僖二十四 召穆公 ○宰孔 僖五

宰周公 僖九 經五 ○石速 莊十九 王之先王 膳夫 同上 石速 ○蘇忿生 隱十一

司寇蘇公 同上 武王時 ○王子帶 僖十二 惠王子 寵叔帶 叔帶 僖二十四 昭二十六 太叔帶 僖七

甘昭公 僖二十四 ○周公閱 文十四 宰周公 僖三十 公 僖九

○王子虎 僖二十八 卿士 王叔 文三 王叔文公 文三 ○叔興 僖十六 周內史

叔興父 後為大夫 僖二十八 ○蔿國 莊十九 周大夫 子國 同上 字也 ○陳媯 陳國媯姓之女

王后 惠后 並莊十八 子帶之母 ○王世子 僖五年經 王太子鄭 同上

襄王 僖二十四經 云天王同 ○虢仲 桓八年 王之卿士也 虢公林父 桓五 ○王季子 宣十 天王母弟 成元年同

劉康公 宣十 劉十五年 食采 ○樊皮 莊二十九 大夫 樊采地皮名 樊仲皮 莊三十年 公 ○王札子

王子札 王札子即王子札也 王子捷 並宣十五年 ○王叔陳生 襄十 王卿士也 王叔 同上年下云王叔氏

○單公子愆期 成愆 襄三十 ○芮伯 文公元年 周大夫也 芮良夫 同上年

○毛伯 文元 毛國伯爵 王卿士 毛伯衛 衛 伯字也 同上年 ○尹子 成十六經 王卿士 文元 尹武公 經傳異文 同上

○劉夏 襄十五 官師非卿 劉定公 昭元 ○原伯 周大夫 原公

原伯絞 並昭十二 ○周甘人 昭九 周大夫 襄也 ○祈招 昭十二 周大夫 招名也 圻父 同襄十六

○甘平公 昭二十二 周卿士 甘桓公 昭十四 甘氏 即桓公也

○甘簡公之弟過 昭十二 名過 周之卿士 甘悼公 同上年 悼公即位 甘過 襄三十年

○單子 單襄公 並成十七 經傳異文 ○毛伯過 昭十八 周大夫 毛得 同昭十八 過之族

毛伯得 ○景王 昭十一 王猛 昭二十二 景王子也 王子猛 同上年 子名猛

悼王 並同上年 未即位追謚 ○劉獻公 昭十三 劉摯 昭二十二註 劉子摯 同上

○原伯魯 昭 周大夫 原伯魯之子 昭二十九 伯魯子

○伯蚠 昭二十二 劉文公序 劉狄 昭二十六 劉蚠也 劉文公 劉卷 杜云劉卷劉蚠也 定

○單旗 昭二十六 單穆公 昭二十二 單旗 單子 為王官伯 成公 並昭十一

○賓起 昭二十二年 王子朝之傅 賓孟 同上年 即賓起也 ○樊頃子 昭二十二 樊齊 名也 同上年

○王子朝 昭二十二 景王長庶子 西王 昭二十三 子朝在王城之西 ○王子匄 昭二十二 猛母弟 東王 昭二十三 敬王居王城之東

敬王 昭二十二 定五 殺王子朝 ○召莊公 昭二十二 召伯奐 昭二十三 召莊公 ○召簡公 昭二十四

召伯盈 同上年 謚簡公 ○尹氏固 昭二十六 王子朝之黨 尹圉 昭二十三 同是子朝之黨 謚是一人 尹文公也 與尹固

○伯服 幽王少子 褒姒所生 攜乃王伯服 頃王 靈王 定王孫 並昭二十六

九十五 魯國名號歸一圖

○魯公 文十二 禽父 昭十二 伯禽 定四 周公之子 始封之君 ○魯武公 哀二十四

武公敖 桓六註 哀二十四註 ○仲子 惠公夫人宋武公之女 隱元 定 惠公仲子 經傳 隱元 子氏 同上年 仲子也

夫人子氏 隱二　○魯隱公 下云隱公同　魯隱 公名息姑並見杜序　○費伯 隱元年魯大夫
費庈父 隱二年　○聲子 惠公元妃姪娣隱母也　君氏 隱公攝位不敢從正君之禮尊其母避正夫人故書曰君氏卒隱三
○公子益師 隱元年經　衆父 益師字也同上　○公子彄 隱五經孝公子　臧僖伯 同上公子彄諡僖
○臧孫達 桓二傳伯子　臧哀伯 同上年臧孫達　臧孫辰 莊廿八魯大夫　臧文仲 莊十一
○臧孫許 成元文仲之子武仲之父成二年臧孫同　臧宣叔 宣十八　○臧武仲 成十六文仲孫宣叔子
臧紇 襄四年臧武仲也　臧孫 襄四臧紇也下云臧氏並同　○臧昭伯 昭廿五臧為子　臧孫 同上下臧氏同呼族
○公子展 展氏祖　夷伯 僖十五年展氏之祖父夷諡伯字經震夷伯之廟　○无駭 魯隱二賜施氏
司空无駭　展无駭 公羊　无駭 並隱三　展氏 隱八无駭卒公始族曰展氏
○展禽 魯大夫僖廿六　柳下惠 並同上年名獲字禽柳下食邑諡惠按血朕劇謚跖之兄也按莊子即柳下季也
○公子翬 隱四年十年魯大夫貶去族下皆同　羽父 字也同上　○子同 桓六桓公子莊公文姜生
○莊公 主公唯莊僖昭定名　○夫人姜氏 桓三桓公夫人齊女也　文姜 桓六
○公子慶父 莊二年三十二年慶父同　仲慶父 莊八　共仲 閔二
○公孫敖 僖十五慶父子　孟穆伯 文元下穆伯同　○文伯 文十四穆伯子穀也　穀 文元又十四
○公子遂 僖二十六魯卿莊公子公孫敖從父昆弟　襄仲 文七　東門襄仲 僖二十六
東門遂 襄公二十三　東門氏 同上年　仲 文十八年傳仲即襄仲也　仲遂 經宣八
○公孫歸父 宣十襄仲子　子家 宣十註襄仲之子家字也　東門氏 呼其族也東門氏即歸父也宣十八逐
○仲嬰齊 成十五孫歸父弟宣十八逐東門氏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公子牙 莊卅二同兄弟　叔牙
叔孫　僖叔氏 並同上　○公孫茲 僖四經叔牙子也　叔孫戴伯 同上年戴諡也
○叔孫得臣 文元叔牙之孫　莊叔 文三昭五　○叔孫舒 襄二十六武叔子　叔孫文子 同上註同
○莊彭生 文十一　叔仲惠伯 文十一注文七　叔仲　仲 文十八
○公子友 莊廿五莊母弟　季子 閔元公子友字皆上卿　季友 莊三十二　成季友 昭三十二
公子季友 僖十六　○季文子 文十八季友之孫　季孫行父 同上文子行父

○季孫宿 襄六行父之子魯之正卿也　季武子 同上　○公彌 襄廿三季武子庶子
公鉏 同上　○悼子 襄廿三季武子庶子　悼子紇 註　季悼子 昭十一
○季孫平子 昭九　季孫意如 昭十三　平子　季孫 並同上
季氏 昭二十六　○季孫斯 定六年平子意如子　季桓子 定五　桓子 同上
○南孺子 哀三季桓子之妻　南氏 同上　○季康子 哀八桓子之子　肥 哀三
康子 哀三　○公父歜 定五桓子從父昆弟　公父文伯 同上　○公山不狃 定五年季氏臣
費宰子洩 同上年亦作世　○鍼巫 莊卅二魯大夫　鍼季 同上　○公子魚 閔二奚斯也
奚斯 同上　○夫人風氏 文四莊公妃僖公之母魯之附庸須句國之女　成風 文五
○夫人姜氏 莊廿四莊夫人　哀姜 上同　夫人氏 僖公元年經不言姜闕文
○子 子在喪之稱也文公子惡文十八年經書子卒　惡 傳云殺惡註惡太子上年同　○公子買 僖廿八魯大夫
子叢 同上年經傳異文　○婦姜 文四年有始之稱　夫人姜氏 文十八惡視之母出姜也
出姜 襄而見故出上年同註文公姜　哀姜 上年同傳惠門至即出姜　○惠叔 文元叔名
難 文元文七　○仲孫蔑 宣五文伯穀之子　孟獻子 文十五　○仲孫貜 襄二十九
子速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　孟孝伯 襄二十九　孟孫 哀三十一　○子服昭伯 昭十六惠伯子
子服同 同上　○敬嬴 文十八宣公母　夫人嬴氏 宣八　○僖公 閔二莊子成風所生庶兄
魯申 定四　○公孫嬰齊 成二　子叔聲伯 成六　聲伯 成八魯大夫叔肸子
嬰齊 成十六　子叔嬰齊 同上　○叔老 襄十四聲伯子也　子叔齊子 同上子叔
族也齊子字也六年云齊子　○叔弓 昭三叔老子也　敬子 同上　子叔子 昭二
○宣伯 文十一成八叔孫得臣之子　叔孫僑如 成二　僑如 成六　叔孫宣伯 成六
叔孫氏 襄廿三呼其家也　○叔孫豹 成十六　叔孫穆子 襄廿八十七廿九九云叔孫二十九唯云穆子皆同
穆叔 襄公二年　○叔孫不敢 定五年武叔父　叔孫成子 定十年成子同　叔孫舒 武叔之子文子舒
文子 哀二十六年　○武叔 定八註叔孫不敢之子哀十一　叔孫氏　叔孫州仇 定十年

州仇 叔孫武叔 叔孫並哀十一 武叔懿子定十
子叔孫同上 ○叔孫輒定十二叔孫氏族 子張哀八 ○公若藐定十叔孫族為郈宰
公若同上 ○伯姬成九年穆姜女成公之姊妹也 共姬襄卅年在魯曰伯姬嫁為
宋共公夫人故曰共姬從夫之謚也 ○聊人紇襄十七聊邑大夫 叔梁紇叔梁邑也 聊叔紇襄十七仲尼父
○厚成叔襄十四後故為郈人 厚孫同上稱其族也 瘠同上成叔名也 ○公子裯襄三十一敬歸之娣
裯父昭十五昭公名裯 魯昭公同上齊歸之子 ○孟莊子襄子獻子子公族奚 孟孺子速同七
莊子速同上 仲孫遫穀梁 ○昭子昭四昭十叔孫豹之庶子 叔孫婼同上年註昭二十五
叔孫昭子同上 叔孫昭二十三 叔孫氏昭二十五 ○孔子序
素王今古皆云見序 仲尼散在諸卷 孔丘序定十哀十六 尼父哀十六
○孟椒襄廿三孟獻子之孫 子服惠伯同上 子服椒昭三 惠伯同上
子服湫昭十三秋子服惠伯 子服子襄二十八 子服氏昭十六族也 ○閔子馬襄廿一
閔馬父同上昭十一八二十六 ○叔仲帶襄三十一成仲子父 叔仲子襄二十八 叔仲昭伯襄
叔仲昭子昭四 ○榮駕鵞定元年魯大夫 榮成伯襄十八 ○孟丙昭四年孫豹之子
孟同上年下皆呼孟 ○仲壬同昭四年孟丙之弟 仲同上下云仲者皆仲壬也 ○孟僖子昭七仲孫貜也
仲孫貜昭元 ○孟懿子昭廿五孟僖子 仲孫何忌同上 何忌昭七
孟孫定六 ○南宮閱襄三僖子之子 南宮敬叔昭十二下敬叔背 ○孟孺子哀十一孟懿子之子
孟孺子洩 右師並背上 ○孟武伯哀十四註 孟孫同一
武伯彘 彘哀十一孟孫並 ○齊歸襄卅一昭公之母胡女也 夫人歸氏昭十一年經
小君齊歸昭十一齊謚歸姓 ○子家懿伯昭二十五 子家羈昭廿五莊公玄孫 子家子並同上
子家氏定元氏自稱也 ○叔仲小昭十二叔仲帶之子 叔仲子當世所呼 叔仲穆子同上
○南蒯昭十二 南氏昭十三 ○子服回昭十六年 子服昭伯同上
○琴張 琴牢、 子開並同昭二十孔子弟子 ○叔輒昭廿一叔弓之子伯張

伯張 子叔並同上 ○公子宋定元昭公弟 定公上同
宋公昭二十三 ○季公若 季公亥並昭廿五 ○秦遄之妻
秦姬昭二十五 ○郈昭伯昭二十五 郈孫同上下云郈氏同 ○公為昭廿五昭公子
務人昭二十九 公叔務人哀十一 ○洩聲子 野洩並昭十六
○苫夷定七季氏家臣 苫越定八 ○公歛處父 公歛陽並定七
○季孫寤 季寤季桓子之弟 ○子言字也並定八年 定姒定十五定公夫人
姒氏同上 ○子服何哀十三 子服景伯同上 景伯哀十三
何同上 ○顏羽哀十一孟氏臣字子羽 子羽同上 ○樊須
樊遲並哀十一 ○冉求 冉有 有子並哀十一
○曹劌莊十 曹子莊十三公羊 孟之側哀十一孟氏族也 子反哀十一字子反語云孟之反
子貢定十五衛人姓端木名賜 衛賜哀十一 端木賜見上 ○公孫成哀十五公
為孟氏成邑宰下云成皆同 公孫宿哀十四宿即名也 ○公子寧哀十七哀二十三 悼公同上
○公孫有山哀十四 公孫有山氏哀廿七公伯其家出遜于邾故呼其實 溺
○公子溺並莊三穀梁 叔詣左 叔倪並昭二十五穀梁公羊
九十六

齊國名號歸一圖

呂伋昭十二太公望之子 齊丁公丁公謚也襄二十五 ○齊侯祿父桓十四 齊僖公桓十五經
○弟年隱七 夷仲年同上年傳 齊仲年桓三 ○諸兒莊八經
齊襄公九年經 ○公子小白莊八 齊小白莊九 齊侯小白傳十七
齊桓公莊九武云齊桓僖十九 ○王姬莊十一冬嫁為齊桓夫人 共姬莊十一與齊共並不從夫謚 ○仲孫
公子慶父 仲孫湫並閔元 ○鮑叔牙莊八 鮑叔莊九
○鮑牽成十七鮑叔牙子 鮑莊子上同 ○鮑國襄定九年九十餘 鮑文子上同成十七
○管仲 夷吾並莊八 管敬仲閔元 管子莊十三公羊

○齊無知 年莊八經　公孫無知 同上　無知仲孫 昭四與仲孫湫同呼族也
○高傒 莊廿二齊卿惠公族　高子 閔二　敬仲 襄二十九　○高固 宣五齊大夫下云高子同
高宣子 宣十四　○高山 襄二十九高厚之子　高子容 同上　高氏 同上
○公孫蠆 襄廿九齊夫人　子尾 襄二十八高子尾　子尾氏　○高彊 昭八子尾之子
子良　孺子 同昭八謂其幼也　子良氏 昭八呼其家也　○高張 昭二十九高偃子
高昭子 哀五　○公子完 莊二十二陳公子完　敬仲 上年同自陳奔齊　○仲孫 齊大夫閔元年適魯還齊
仲孫湫 同上湫即名也　○公子昭 僖十七桓公子也　齊孝公 僖二十六　○公子瀋 僖十七桓公子
齊侯瀋 文十四　齊昭公　齊瀋 定四　○公子無虧 閔二桓公子
武孟 閔二　○雍巫 僖十七雍人名巫　易牙 同上字也　○國歸父 僖二十九
國莊子 僖廿三下云國子族　○國佐 宣十齊上卿　國子 成十七　國武子 同上
賓媚人 成二年國佐也　○國弱 成十八佐之孫　國景子　國子 並襄二十六

國酌 昭十一公羊　○國姜 昭四國氏姜魯叔豹之妻　國氏　北婦人 並同上
○國夏 哀二　國惠子 哀五　惠子 哀二　○公子商人 僖十七
齊懿公 文十八　商人 同上　○公子元 僖十七　齊侯元 宣十
齊惠公 文十八惠公同　○子叔姬 文十四魯女齊侯舍母　叔姬 並同上齊昭公夫人　○豎貂 僖二
寺人貂 僖二又十七　○晏弱 宣十七晏嬰父世呼晏子　晏桓子 宣十四　○晏嬰 襄廿五晏弱子大夫
晏子嬰 襄十七世呼晏子　晏平仲 襄二十三　○齊侯無野 成九　頃公 成二年傳
○齊侯環 襄十九　齊環 襄十八靈公名　靈公 上年註同　○太子光 靈公太子襄十九
世子光 襄二　齊莊公 襄二十一　○陳文子 襄廿三二十八　陳須无 襄二十七
○陳恒子 襄二十二　陳无宇 襄六十四文子之子　○孫書 昭十九陳无宇之子　子占 同上
書 哀十一陳僖子謂其弟書　○陳武子 昭二十六　子彊 字也並同上　陳乞 哀六下云陳子皆同
陳僖子 同上年六年同　○陳恒 哀十四　陳成子 同上年陳常兄弟八人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

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　陳常 同上年　大夫陳子 哀二十七　○陳逆 哀十四子行陳氏宗也
子行 同上年　○陳瓘 哀十五大夫陳恒之子　子玉 同上年　○析文子 襄十八
子家 同上　析歸父 襄二十三　○崔杼 襄元諸卷皆云崔子　崔子
崔武子 謚也襄二十五　○華還 襄二十三年齊大夫　華周 同上年即華還也　○杞殖 襄二十三年齊大夫
杞梁 同上年即杞殖也　○棠姜 襄廿五下云姜氏同　東郭姜 同上年　○慶封 襄十五崔杼黨
慶季 襄廿八季字也　子家 亦字也　慶氏 並同上年　○北郭佐 襄二十八齊大夫
北郭子車 同上年子車同　○慶舍 慶封子也代父專政　子之 字也並襄二十八　○慶嗣 襄二十八慶封族
子息 同上　○慶佚 襄二十八　慶繩 同上年慶佚　○公孫明 昭四年齊大夫
子明 字也　北婦人之客 並同　○公孫竈 襄二十九　子雅 襄二十八子雅惠公族
○欒施 昭十三子雅之子卿也　子旗 字也昭八年　○公子固 昭八頃公子　子成
○子工 昭八成公之鑄也　鑄 同上年　○子車 昭八頃公之孫捷也　捷

公孫捷 昭十　子淵捷 昭十六下云淵捷同　○公孫青 昭廿頃公孫　子石 同上
○梁丘據 昭二十齊大夫　子猶 同上年字也　○子囊帶 昭廿六齊大夫　囊帶 同上年註
○齊侯杵臼 襄二十五　齊景公 哀五　○鬻姒之子荼 哀五　君荼 哀六陳乞弑其君荼
孺子 二年註孺子荼同　安孺子 哀八杜云安號也　○公子陽生 哀五　陽生 哀六
齊陽生 同上年註　齊侯陽生 哀十註　悼公 哀六　齊悼公
○弦施 哀四至六年齊魯　弦多 哀十一　○公子鉏 昭二十六哀五　南郭且于 哀六
○闞止 哀六陽生家臣子我也簡公寵之以國政致陳恒弑並在十四年　子我 哀六年十四年　○壬 哀六悼公之子簡公
齊簡公　君壬 陳恒弑其君壬並哀十四　○齊侯敬 哀十七注簡公弟　齊侯 同上
宗樓 哀十一　宗子陽 同上　子陽 註同　○大陸子方 哀十四子我臣
東郭賈 即子方哀十四　○顏庚 哀廿三齊大夫　顏涿聚 同上年注哀二十七
九十七

晉國名號歸一圖

○唐叔 昭十五始封之君
唐叔虞 桓六昭元
叔虞 昭元成王母弟大叔
大叔晉侯 同二年註

○僖侯 桓六丁同
司徒 名也晉廢司徒官為中軍
○太子仇 桓二穆侯之太子
文侯 同上

文侯仇 昭廿三註
○晉獻公 僖九年武公子
晉侯詭諸 名也同上
○成師 桓二

桓叔 同上
曲沃伯 同上晉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危不自安封桓叔為曲沃伯
○曲沃莊伯 桓二桓叔

子桓叔卒莊伯襲父之爵亦為曲沃伯
曲沃伯 莊十六年
武公
曲沃武公 桓三莊伯卒武公立

晉武公 莊十六武公并晉國
晉侯 同上重耳之祖
○太子申生 僖五年傳
世子申生 同上註

太子 僖四僖十
共太子 僖十
共子 昭二十八
晉申生 同上年註

○驪姬 昭二十八
姬氏 僖四年公
○卓子 莊廿八僖九驪姬妹所生
公子卓 僖九

○荀息 僖二晉大夫
荀叔 僖九
夷吾 莊廿八獻公子小戎子生僖九
晉侯夷吾 僖廿四註

晉惠公 僖九二十三
惠公 僖十五
晉侯
晉君 同上

○懷嬴 僖廿二子圉諡懷公故曰懷嬴
嬴女 同上
辰嬴 後妻文公生公子樂謚曰辰嬴文公
○太子圉 僖七

子圉
圉 同上
懷公 僖十五註二十三二十四
孺子 僖五

○公子重耳 莊二十八獻公子大戎狐姬生僖九二十三
晉公子 僖二十三
晉重耳 定

晉文公 同上
文公 僖二十八
○韓簡 僖十五韓万之孫
定伯 國語諡也

○寺人披 僖五
寺人勃鞮 僖二十五
司空季子 僖二十三
胥臣 名也同上年

臼季 僖三十三食采於臼
○瑕呂飴甥 僖十五郤呂甥也
呂甥 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子金

瑕甥 僖二十四
陰飴生 僖十五食采於陰
○趙衰 僖廿三正卿趙盾之父
子餘 僖二十四字也

趙成子 文五諡也
成季 文六
孟子餘 昭元
○原大夫 僖二十五

原同 僖二十四季隗生原邑也
原叔 宣十五
趙同 宣十二
○屏括 僖廿四季隗生同之弟屏邑

屏季 宣二
公族大夫 同上
○樓嬰 僖二十四括之弟樓邑
趙嬰 成四

趙嬰 宣十二
○頭須 僖二十四
里鳧須 同上年註
○趙朔 宣十二盾之子

趙莊子 同上年
○趙盾 文六傳宣二趙叔隗生
盾 僖二十三
趙宣子

宣子 並宣二
宣孟 成八
○趙武 襄十八正卿朔有孫莊姬生
趙孟 襄二十二

趙文子 襄二十五二十六
○趙成 昭五昭七
趙景子 昭七
○趙鞅 昭廿五執政上卿

志父 哀二後改名志父
趙簡子 昭二十五
先生 哀二十无恤呼簡子
○无恤 哀二十鞅之子

襄子 哀二十七
趙孟 哀廿與趙盾同呼
○趙姬 僖二十四文公女趙衰妻
君姬氏 同上

○趙莊姬 成四成八公女趙朔妻
姬氏 同上
孟姬 成十七
○趙旃 宣十二

趙傁 同上羊老稱
○邯鄲午 定十三
趙午 國語十五註
○狐突 閔二晉大夫文公外祖

伯行 同上年
狐偃 僖廿三狐突之子
子犯 同上
舅氏 僖廿四子犯重耳舅也

舅犯 國語十
○狐射姑 文六狐偃之子
賈季 同上食采於賈字季
○狐鞫居 文二

續簡伯 同上
續鞫居 文六
○狐庸 成七巫臣之子自楚奔
邢伯 襄十八晉大夫

巫狐庸 襄二十一
邢侯 襄十八昭十四
○介推 僖二十四
介之推 同上年

○先軫 僖二十八三十三
原軫 同上年食采於原
○先蔑 文七士伯也
士伯 文七

○先且居 僖卅三先軫子
霍伯 文五先軫子食采於霍
○先穀 中軍佐也
原穀

彘季 同上與士魴同字
彘子 並宣十二
○欒枝 僖廿七二十八
欒貞子 僖廿七文五註

○欒書 宣十二盾之子黶之父
欒伯 同上年當世所呼成二年同
欒武子 同上襄十四武子同年
弁糾 成十八

武子 襄十四
欒糾 成十八
○欒黶 成十七欒書之子
欒桓子 襄二十一

欒伯 襄十四
桓主 襄廿一卿曰主
○欒盈 襄十八黶之子
欒桓子 襄二十一

陪臣盈 襄二十一自稱
欒孺子 襄二十二
欒氏 同上
○魏犨 僖二十一畢萬子

魏武子 僖二十三
○陽處父 僖三十二
晉處父 文二
太傅陽子 文六陽子同下

○郤缺 僖三十三郤芮之子
冀缺 同上
郤成子 文十三
○郤克 宣十七云郤子同下

郤子
郤獻子 成二同上年
郤伯 成二
駒伯 宣十二郤錡國語同

○郤犨 成十一年郤克從父兄弟
苦成叔 成十四晉卿士也
苦成 成十四
○郤錡 成十三郤克之子下郤子同

駒伯 與郤克同呼成十七
○郤至 成二年三郤皆正卿
溫季 成十六新軍佐
季子 成十七字也

○郤毅 成十三 郤至子 步毅 成十六 ○韓武子 唐世系韓厥父 子輿 並成二 字也
○韓厥 宣十二 韓萬玄孫 韓獻子 同上年 韓無忌 成十八 韓厥子 襄七 公族穆子 襄七年 穆子同
○韓起 襄十三 無忌弟 士起 大夫入天子之國稱士 韓宣子 並襄二十六 ○韓不信 昭三十二 韓起孫
伯音 同上 字也年 韓簡子 昭二十三 定九 ○士會 文六 注為之孫將中軍 士季 文七
隨季 文六 注食采於隨 字季 隨會 文十三 季氏 宣十六年 呼其字氏 隨武子 僖廿八 宣十二 武謚也
范武子 成十八 初封隨 後封范 范會 ○士貞子 宣十二 士渥濁 士伯 宣十五
士貞伯 成五 士渥濁 成十八 ○范文子 成二 士燮 同上
范叔 同上 燮 宣十七 文子 襄二十六 ○范匄 成十六 稱匄也同
士匄 成十七 范宣子 成十八 文子之子 ○士魴 成十八 彘季 年同上 与先縠同字
士弱 襄九 十三 渥濁之子 士莊子 年同上 士莊伯 襄廿五 与鞏朔同謚 ○士鞅 襄十四 士匄之子
范鞅 襄十八 昭五 范叔 襄二十九 范獻子 同上 代魏舒將中軍 ○士文伯 襄三十
伯瑕 襄三十 昭十三 ○士景伯 昭十三 士文伯之子 士伯 昭二十三 與士貞子同字 彌牟 昭十三
士彌牟 昭十二 司馬彌牟 郤大夫 並昭二十八 ○范吉射 定十三
士吉射 同上 范昭子 定十三 哀五 ○范皐夷 定十三 士皐夷 哀三
○荀首 林父弟 分族稱知氏 知莊子 知季 並宣十二 荀秀 成五 公八五
○荀林父 僖廿七 中行氏之祖 荀伯 文七 伯氏 宣十五 伯字也 桓子 宣十五
中行桓子 宣六 桓子始將中軍 自此以為族 世稱中行 中行伯 宣十五 成二 皆曰中行伯 將中行者皆曰中行伯子孫
○荀罃 成三 荀首之子 知武子 成十六 知伯 成十八 襄十三 ○荀庚 成三 林父之子
中行伯 成三 將中行 襄 ○荀偃 成十六 荀庚子 中軍帥 中行偃 成十七 宦臣偃 襄十八 自誓
中行伯 襄十 伯游 襄十三 字也 中行獻子 襄十八 又十 獻子 襄二十二
中行氏 襄二十三 族也 ○荀盈 襄廿七 知伯之子 晉上卿 知盈 昭五 知氏 昭九
伯夙 襄二十七 知悼子 襄二十三 ○荀吳 襄廿六 林父孫 偃子 中行伯 國語 自林父三世將中行

中行吳 並昭五 穆子 昭十二 中行穆子 襄廿六 昭十二 ○荀躒 昭九 荀盈之子 下軍佐也
知躒 昭三十 下云知氏同 知伯 昭三十一 知文子 定十四 ○荀寅 定十三 昭二十九 荀吳子
中行寅 昭二十九 中行文子 定十三 ○荀瑤 荀躒之子 知伯 主也
知伯襄子 並襄二十三 ○箕鄭 文九 註 箕鄭父 文八 文九 ○胥甲 文十二年 胥臣之子
胥甲父 宣元 ○晉靈公 宣二 夷皐 同上 經云弒其君夷皐 ○公子黑臀 文公之子
成公 並宣二年 晉侯黑臀 宣九 ○丕鄭 僖十 丕鄭父 僖十一經
○晉侯驩 文六 晉襄公 文二 文六 子 僖卅三年 傳曰子墨衰絰 謂襄公也 ○魏錡 宣十二年 魏犨之子
厨武子 同上 呂錡 成十六 即魏錡也 呂相父 ○呂相 成十三 錡之子 魏相 成十八
○魏絳 襄三 魏犨子 魏莊子 襄四 子獻子之子 ○魏舒 絳子 執政大夫 昭二十八 魏獻子 年同上 下云魏子同
○魏曼多 定十三 魏襄子 年同上 ○詹嘉 文十三 瑕嘉 成元年 處瑕 故曰瑕嘉
○解張 張侯 並成二 ○晉景公 晉侯獳
晉侯 並成十 ○晉侯 成十五經 太子也 景公在 州蒲生代父稱爵 失人子之礼也 太子州蒲
晉厲公 成十三 君州蒲 成十八 ○孫周 成十七 晉襄公曾孫 周子 十八
晉侯周 襄十五 悼公周 成十八 晉悼公 襄十六 ○羊舌大夫 閔二 叔向祖父
羊舌職 成十八 佐祁奚 伯叔向之父 叔魚叔虎皆庶子也 ○羊舌赤 襄三 職子 叔兄 伯華 襄三 字也 註
銅鞮伯華 昭五 銅鞮邑 ○羊舌肸 昭五 羊舌職子 叔向 襄十四 叔肸 襄十一
叔譽 礼記 趙文子与叔譽遊九原 ○羊舌虎 下虎也同 叔向庶弟 叔虎 並襄二十一 ○羊舌鮒 叔向庶弟
叔鮒 鮒也同 叔魚 並昭十三 字也 ○晉平公 襄十八 註 曾臣彪 襄十八 傳
晉侯彪 昭十 ○申公巫臣 宣十二 本楚大夫 出奔仕晉 邢邑大夫 下晉臣同 屈巫 成二
子靈 昭二十八 ○樂王鮒 晉大夫也 王鮒 並襄二十一 鮒 昭元
欒桓子 同上 ○祁奚 襄二 晉大夫 祁大夫 國語 ○女齊 襄二十九 下云齊也
司馬侯 襄二十九 昭元 女叔齊 昭元 叔齊 昭元 女叔侯 襄二十八

叔侯同上　○女寬昭二十六大夫　女叔寬定元年　○師曠昭八襄十八
子野昭八字也　工昭四傳四酌以飲工工謂樂師師曠也　○嬖叔昭九　外嬖外嬖大夫公之嬖者禮記李調
○鞏朔　鞏伯　士莊伯並成二年與士弱同謚　○揚石昭五叔向子食我
食我同上年　揚食我　伯石並昭二十八　○張趯昭三大夫也
孟同上　○少姜昭二晉平嬖妾齊女　少齊昭三以齊言與衆妾　○犬戎狐莊二十六
狐季姬昭公十三　○籍黶籍談九世祖司晉典籍　孫伯黶並昭十五　○籍談
叔氏　籍父並昭十五敬而不名　○晉頃公昭二十年下同　晉侯去疾
晉昭公昭十六下同　晉侯夷　○史墨昭三十二晉太史也　蔡史墨昭二十八
○晉定公哀二下同　晉午　○郵无恤王良也　王良
郵良　子良並哀二年　○楚隆趙襄子家臣　陪臣隆並自六

九十八

楚國名號歸一圖

熊通史記楚世家武王名　楚武王莊四傳註曾桓世僭稱王　○屈瑕桓十一下同　莫敖楚屈重
○屈禦寇僖二十五　息公子邊同上　○屈建襄二十三　子木襄二十為令
○公子元莊三十　令尹子元莊二十八子元同　鬭廉桓九若敖子也　鬭射師莊三十
○鬭穀於菟伯比子莊三十僖廿　令尹子文同上下子文同　○鬭克僖二十五　子儀文十四
申公子儀同上　○得臣僖二十八宣十二　成得臣僖二十三　令尹同上
子玉僖二十三又二十八　○鬭椒宣二文十六司馬子良子　子越椒　椒
萩並文九公羊　子越文十六　司馬並宣四下同　令尹
伯棼亦作賁襄廿若敖也　○鬭勃僖二十八年楚大夫　子上同上　令尹子上僖二十三為令尹
楚子上上年同　○成大心文五令尹得臣之子　大心僖二十八　孫伯同上
大孫伯僖二十三　○成嘉若敖曾孫　子孔並文十二　○鬭宜申僖二十六二十八
宜申　子西並僖二十八文十　○鬭般子文之子亦作班　子揚並宣四

申公鬭班莊三十　司馬子西僖二十六註　○箴尹克黃宣四子揚之子　箴尹鬭生楚王改其名曰生
○成然昭十三年蔓鬭辛之父　郊尹　蔓成然同上　鬭成然昭十四令尹子旗
子旗昭十四定五　○鬭辛昭十四成然之子　鄖公辛定四為鄖邑大夫　鬭懷定四年鬭辛之弟
懷上年同下云懷也　○仲歸文五十　子家同上　○息嬀莊十四嬀姓之女息侯之妻
文夫人莊二十八文王以息嬀為夫人　○公叔侯僖二十六　申叔二十八　○蔿賈僖二十七伯嬴孫叔敖之父
伯嬴同上文宣四字也　○孫叔敖宣十二註蔿賈之子　令尹孫叔敖　孫叔
蔿敖並宣十二　蔿艾獵宣十一　○楚子頵弒其君頵　楚成王並文元
○榮黃　榮季並僖二十八　○太子商臣僖五十三　世子商臣文元
穆王文元文十　○楚公子朱文九息公也　子朱文十　息公文九
文之无畏文十下云无畏　子舟字也文十　申舟宣十四申舟聘齊楚使　○公子燮文十四
王子燮同上楚僭稱王亦呼王子　○公子嬰齊宣十一註　先大夫嬰齊昭七　左尹子重宣

令尹子重成二　子重同上　○公子側宣十二註正卿　子反同上字成四
司馬成六　大司馬側　側成九　○潘尫宣十一大夫
師叔同上　○潘黨宣十二潘尫之子　叔黨同上年　潘尫之黨成十六
○楚子旅宣十八　楚莊王同上年　○公子貞襄七莊王之子　子囊同上年成十五襄八十三
○公子壬夫襄五　令尹子辛同上　右尹子辛成十六　○公子辰成九年
子商楚太宰也見成二年　○公子穀臣成三　王子成二年皆王子即穀臣　○司馬子庚襄十二莊王子
公子午襄十五令尹公子午皆同　○楚子審襄十三　共王成二文七襄五楚共王同　○養由基成十六
養叔襄十四　○公子追舒襄十五莊王子　箴尹同上　子南襄二十一
令尹子南襄二十二　○鍼尹固定四鍼亦作箴哀十六　工尹固哀十八或云工尹　薳固名薳氏固哀十八
薳子馮襄二十二為令尹　薳子同上　○叔伯僖二十三　薳呂臣同上
○薳罷襄二十五云薳氏　子蕩襄廿又廿七尹子蕩同　薳頗昭六公羊　○申叔豫襄廿二叔時之孫

申叔 下並云申叔成 云夫子之恙　○伍舉 襄二十六　椒舉 同上　○伍奢 昭二十 子胥之父
連尹奢 昭二十七　○棠君尚 昭二十　伍尚 昭二十 奢之子 員之兄　○伍員 昭廿 下云員 同伍奢之孫
子胥 昭廿 昭三十一　○申无宇 昭十一　芋尹 昭七 三　芋尹无宇 昭十三
○楚子昭 襄二十八　楚康王 同上年　○郟敖 襄二十九 康王子　熊麇 襄廿九年
楚子麇 昭元 經　○公孫黑肱 昭元　宮廐尹子晳 昭元上大夫強委禽於徐吾犯之妹
子晳 昭十三　○公子圍 昭廿九 康王弟　楚令尹 襄三十　令尹圍
大夫圍 並昭元　王子圍 襄廿九　楚公子圍　熊虔 並昭元
楚子 昭十一　其君虔 昭十三　楚靈王 昭元　庶子圍 昭元
王子 襄三十　○觀從 昭十三 觀起之子　其子從　子王 同上
○王子比 昭元　公子比 昭十三　子干 昭元　右尹子干 昭二
楚公子 昭元　楚君子干 昭十三　訾敖 昭十三 死于訾曰訾敖　○右尹子 卅

鄭丹 昭十二　然丹 昭十三　○公子棄疾 昭十三　蔡公
君司馬　熊居 並昭十三 立後改名居　楚子居 昭二十六　平王 昭十三
○陽匄 昭十七 穆王曾孫　令尹子瑕 同上年　○陽令終 昭十七 陽匄子　中廐尹 同上
○公子魴 下云魴也自稱魴　司馬子魚 同昭十七 下云子魚　○太子建 昭十九 陽封人女生　楚太子建 哀十六
王子建 昭二十六　子木 哀十六　○勝　白公
王孫 並哀十六　○囊瓦 定二年 子囊之孫　令尹子常 昭廿六 子常同　楚瓦 定四
子常 同上　○郤宛 昭二十七　子惡　左尹 並同上
郤宛穀　○沈尹氏 昭三十一 葉公父　左司馬戌 昭卅一 註定四同沈尹　○葉公 定五 食采於葉 楷稱公
諸梁 定五 諸梁名 下葉公諸梁同上　沈諸 哀十六 以父之邑為氏　子高 哀十六　○伯州犂 晉大夫伯宗之子 昭元
太宰 同上年 呼其官　王孫由于 定四 下由于同　寢尹 哀十八　吳由于 同上
○季芊 芊楚姓也 平王妹 定五　季芊　畀我 畀我季芊字也 定四　○太子壬 昭二十六 昭王太子

楚子軫 立後改名 哀六年　楚昭王 同上　○章 哀六 昭王妾王　楚惠王 哀六 十六
○公子結 定四年 昭王兄　子期 哀四 又十六　○公孫寬 哀十九 子期之子　司馬 哀十六
○公子申 昭王兄 定四 哀六 十三 與戍大公子申同名 相去八十年 恐非一人　子西 哀十六 與鬬宜申同字
○公孫寧 哀十八 子西子　令尹 哀十六 十七　子國 哀十七　右司馬子國 哀十八
○公孫朝 哀十七　武城尹 同上　令尹之子 同上　○公子啓 哀四 昭王兄也
子閭 同上 平王之子

九十九

鄭國名號歸一圖

莊公寤生 隱元　鄭伯寤生 桓十一 經　鄭莊公 隱十一 桓十一　○公子呂 隱元 鄭大夫
子封 同上　○共叔段 隱元　共叔 莊十六　京城太叔 隱元 下太叔同
太叔段 隱元　○祭仲 隱元 祭仲名 初為祭封人　祭足 字也 桓五　祭仲足 桓五
祭封人仲足 昭十一　○公孫閼 隱十一 鄭大夫　子都 同上　公子閼
子同名世叔未達蓋一人也子當為孫　○曼伯 桓五 昭十一　檀伯 櫟大夫 桓十五　○鄭太子
世子忽 隱六 桓十五　公子忽 隱三 桓十三　鄭忽 桓六　鄭昭公
昭公 桓十一　○公子突 隱九　突 桓十一　鄭伯突 桓十五 經
鄭伯 桓十三 十五　○厲公 桓十一 十五 莊四　○洩伯 隱元 經作世　洩駕 隱五 宣三
○洩堵俞彌　堵俞彌 僖二十 四 註　子俞彌 宣三十六 云俞彌　○高渠彌 桓十七 十八
高伯 桓十七　○弟語　弟禦 並桓十 四穀梁　○鄭子 昭公弟 桓十八 莊十四
子儀 莊十四　鄭伯踕 莊四 經三傳　○鄭伯捷 僖二十二　鄭文公 僖二十一
鄭捷 定四　鄭伯 僖十四　○公子蘭 文公子燕姞生 僖卅 宣三　鄭伯蘭 宣三
鄭穆公 三年冬　○子良 穆公庶子 宣四 成三　去疾 宣四　公子去疾 成二
○公孫輒 襄九 伯有之父　子耳 襄八 襄九 註 襄十　○鄭詹　鄭膽 並莊十七 公羊
○行人良霄 襄十一 公孫輒子　伯有 襄十五　伯有氏 襄二十九　良氏 襄三十

○公子宋宣四　子公同上　○公子歸生宣四　子家同上春秋書為首惡脳弑君名
○公子堅　襄公堅並宣四　鄭伯堅成四經　鄭襄公同上
○太子夷　君之嫡夷並文十七　鄭靈公　其君夷並宣四經
太子蠻成二　子貉昭二十八　○世子華僖七經　太子華僖七傳
子華同上　○公子魚臣宣十二　僕叔同上　○右制
子服並宣十二　○公孫申成四九　叔申成十十四　○公子班
子如並成十　○鄭伯費　鄭悼公並成六　○鄭伯睔
鄭成公並襄二　○髡頑成十成公大子　大子髡頑成十七　鄭伯髡頑襄七釋
鄭僖公　鄭伯髡原並同上穀　○鄭子罕成十六成公子　公子喜成十六例謚成子釋
○子展襄八子罕子上卿也　舍之名也同上　公孫舍之襄九　罕氏襄廿九例謚桓子釋
○子皮襄廿九子展子代父為上卿　罕虎襄卅子皮子孫以王父字為罕　鄭軒虎昭元公羊　○嬰齊昭十六皮之
子蓋　孺子同上　○罕達定十五哀三子蓋之子　軒達公羊
子姚哀二哀九　武子賸哀九　鄭子賸哀十三　○罕朔
馬師氏並昭七馬師職也　○公子偃成三穆公子也　子游成六　○公孫蠆襄九襄十四又十九
子蟜襄八子偃子　○游眅襄廿二公孫蠆子太叔兄　子明並同上　○子太叔襄二十四正卿
太叔襄廿二昭元　游吉襄廿八子偃孫以王父字為氏　○公子發襄五穆公子　子國成五襄二又五釋例謚惠子
○子產襄十五子發子執政昭十二　子美襄二十五　公孫僑襄廿二昭元穆公孫　鄭僑蜀志十四
少正襄二十二鄭卿官也　○國參哀五子產之子　子思同上　桓子思哀七謚也桓
○公子騑襄九　子駟成十襄八　○公孫黑襄十五　子晳襄三十昭元
駟氏同上　○公孫夏襄十五子駟子次卿　子西同上　○駟帶襄卅子西子
子上同上又昭十八　○駟偃昭十九子西之子　子游同上與公子偃同名　○駟乞昭十九子叔叔父
子瑕同上　○駟歂定八駟乞之子　子然定九襄元　○駟弘哀二十七駟歂子
子般哀二　○公子嘉襄九　子孔襄八　司徒孔襄十九　○公孫楚昭元
游楚　游氏　子南　子南氏同上　○子張宣十四穆公孫
公孫黑肱襄廿二　伯張同上　○子華襄十九　然丹子革名昭九又十六　鄭丹昭十二
○然明襄廿四鄭大夫　鬷蔑蔑名也　鬷明並昭二十八　○印段　印氏並襄廿七
子石襄三十　○印癸昭十六印段子　子柳同上　○公孫段襄廿七　子石字襄三十
伯石亦字伯石襄三十　公孫段氏昭元　○豐施昭七公孫段子　豐氏昭元昭七　子旗昭十六
○豐卷襄二十　子張同上　○公孫揮襄廿　子羽　行人子羽襄廿九
行人揮昭元　○馬師頡襄三十　羽頡同上子羽孫以王父為氏　○渾罕昭四鄭大夫　子寬同上
○宛射犬襄廿四　鄭公孫同上云公孫同　○鄭伯嘉昭十二經　鄭簡公昭十二　○鄭伯寧昭廿八經
鄭定公同上　○鄭伯蠆定九　鄭獻公定九　○鄭勝　鄭聲公並二
一百

衛國名號歸一圖

○州吁　祝吁穀梁並隱四　○其君完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定同上　桓公同
衛桓公隱三　公子晉隱四　衛侯晉桓十二　衛宣公桓十三十二　晉隱四
○石碏隱四衛大夫　石子隱四呼其氏也　○石稷　石成子　石子並成二
○石買襄十七　石共子襄十九　○悼子襄十九　石惡襄廿七廿八　○石盂襄二十二
石㚖同上　○從子圃襄二　石圃哀十七　○壽子　壽並桓十六
○公子朔　衛侯朔　惠公並桓十六　○昭伯閔二庶兄謚也惠公宣公子
公子頑同上　○戴公閔二宣姜生立其年卒　申同上年註名也　○甯速閔二註
甯莊子同上　○甯俞僖二十八下云甯子同註　甯武子同上　○甯殖襄元經二十傳
甯惠子襄二十或云甯子息成十四　○甯喜襄二十六甯惠子下云甯子甯氏　悼子襄二十
○子路定十二哀十四　仲由同上下由也同　季路哀十四　季子哀十五　○衛侯燬僖廿五
燬僖十九　衛文公閔二　○衛子僖二十五經　衛侯鄭宣九　衛成公僖三十一

○叔武僖廿八成公弟 衛子經僖廿八 夷叔同上夷謚也 衛武定四 ○公子瑕僖廿八
子適僖三十 ○衛侯速成二 衛穆公同上 孫良夫宣七經林父之父成三
孫桓子同上年傳成三年孫子同 ○孫林父襄八下云孫子孫氏同 孫文子成十四
○孫襄襄二十六林父之子 伯國同上 ○衛侯臧成十四經 衛定公成十四傳
定公同上 ○衛侯弟黑背經成十 子叔黑背同上年傳
○衛獻公襄十四 衛侯衎襄廿六 ○公孫剽子叔黑背子襄元襄十四 衛侯剽襄廿六
剽傳同上 子叔註同上 ○北宮括成十七 北宮懿子襄十四下云懿子同
○北宮佗襄三十 北宮文子襄卅一 ○北宮喜昭十下云北宮子北宮氏皆同 貞子昭二十与析成
子皆生賜謚 ○蘧伯玉襄十四 蘧瑗襄廿九 ○庾公差襄十四 子魚同上
○母弟鱄同上 衛侯之弟鱄子鮮並襄廿七 衛侯之弟專 ○太叔文
襄十五下云文子 太叔儀襄二十七 世叔儀襄二十九 ○世叔齊太叔懿子之子
太叔疾下云疾同 太叔悼子哀十一 ○大叔遺哀十六疾弟 太叔僖子同上 ○史
衛文子同上 ○史鰌 史魚並襄廿九 ○公叔文子定六下云文子同
公叔發襄廿九 ○孔成子昭七衛孔達之孫 孔烝鉏同上 ○孔文子襄十
羈之孫圉 曾孫圉並昭七 孔圉哀十五 孔圉定四公羊 ○孔姬蒯聵之姉
孔圉之妻孔悝母也 孔伯姬 伯姬並哀十五 ○孔悝哀十五孔文子圉之子
孔叔同上 ○王孫牟昭十二康叔之子 康伯同上 ○衛侯之兄縶
公孟 公孟縶 衛侯之兄輒並昭二十穀梁云齊謂之綦楚謂之䠶衛謂之輒
孟縶昭七 ○析朱鉏昭廿下同 成子貞子與北宮貞子皆生賜謚 析成子同上
○齊豹昭二十年下云齊氏同 齊子氏同上謂其家也 衛司寇昭二十
○公子荊襄廿九 南楚昭二十 公南楚同上 ○祝佗定四祝史名佗 太祝子魚同上
子魚下云同年 ○衛侯元哀二 衛靈公同上 ○公子朝昭二十 宋公子朝

定四哀十一註宋公子衛大夫 宋朝定十四 宋子朝哀十一下云子朝同 衛公子朝昭二十
歸宋十一自晉 ○蒯聵定十四 世子蒯聵定十四靈公太子 太子蒯聵並定十四
曾孫蒯聵哀二 莊公哀十五 ○亡人之子輒哀二蒯聵之子 衛侯輒哀十五
出公輒哀十二 衛出公哀十六 ○公子郢哀二靈公孫彌牟之父 子南同上
○公孫彌牟 南氏以文字為族 文子 子之並哀二十五 ○高柴哀十七衛大夫
柴哀十五 子羔同上孔子弟子 季羔哀十七 ○褚師比哀二十五 褚師同上
褚師聲子同上 ○司徒瞞成哀十五 瞞成哀十六 子還成哀十六經 襄公之孫般師
公孫般師 般師並哀十七 ○公子起哀十七靈公子 起哀十八 ○公文要
公文懿子並哀二十五 ○彌子瑕定六 彭封彌子哀二十五下云彌子 ○夫人之弟期
哀二十五 司徒期同上年下云期 ○王孫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 昭子並哀二
衛大夫肸 下臣肸 鄭武子並哀二十六 ○子伯 子
○許公為哀二十六 許為同上 ○公子黚哀二十六蒯聵庶弟 悼

百一 秦國名號歸一圖

秦穆公 秦穆 秦伯 任好秦穆公名文六 ○公孫枝僖九
秦大夫僖十五 子桑文三 ○子孟明僖三十二孟子上同 孟明視文三
百里孟明視僖三十三 西乞僖三十二 西乞術 ○白乙並僖三十二
白乙丙僖三十三 ○太子罃僖十五 秦伯罃文十八 ○秦康公僖十五文七 秦伯之弟鍼
后子 景公母弟鍼註 秦鍼傳註 秦公子昭元
秦伯車弟鍼 公子鍼並釋例 ○秦穆姬僖十五下穆姬同 秦穆夫人穆公
夫人 伯姬僖十五姬姓之女嫁於秦也在晉曰伯姬在秦曰穆姬從夫姜謚也 伯姬伯

百二 宋國名號歸一圖

宋穆公隱三 宋公和同上 ○宋殤公隱三四年名與夷 與夷隱三

○宋武公 隱元 司空 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之官改為司城避其諱也 ○孔父 桓二大司馬孔武
孔父嘉 桓三 大司馬 隱三 司馬 桓二呼其官也 ○華父督 桓元
宋督 司馬督 太宰 並桓二 ○司馬華孫 文十三貴而不名
華耦 同上華督孫 司馬子伯 文十八 ○華定 襄二十九 宋司徒 同上
○華費遂 大司馬 司馬 並昭二十 ○華貙 華費遂子為少司馬
子皮 字也並昭二十一 ○少司寇牼 昭二十華亥庶子 華牼 同上 ○其君捷 莊十二經
閔公 同上 ○公子御說 莊十二宋莊公子 宋公御說 僖九公穀 宋桓公 同上
○公子馮 隱四年三年馮也亦同 宋公馮 莊二年經穆公子 宋莊公 莊三經 ○太子茲父 僖八
宋子 僖九 宋公茲父 僖十三 宋襄公 同上 宋公慈父 公羊上
○大司馬固 僖二十二莊公孫 公孫固 僖二十七 ○目夷 僖八下九年公子目夷同 ○宋公王臣
子魚 僖十九下云司馬子魚同 司馬子魚 同上 司馬 僖二十三

宋王臣 定四 宋成公 文七 ○司徒皇父 皇父充石 文十一 ○宋昭
杵臼 並文十六 ○公子鮑 文十六十七 宋公鮑 成二 宋文公 同上 ○高哀 四
子哀 同上 ○王姬 文十六下云夫人王姬同 襄夫人 同上 君祖母 同上
○公子圍龜 子靈 並成五 ○靈不緩 左師 並哀二十六 ○羊斟 宣二御七
叔牂 同上 ○蕩澤 成十五公孫壽之孫 大夫山 子山 並同上
○宋共公 宋公固 並成十五 ○子罕 襄六下云司城子罕同 司城子罕 同上
樂喜 襄九 ○樂轡 襄六 子蕩 同上 ○桐門右師 定九 樂大心 同上
○樂祁 子罕孫定八 樂祁犂 並昭二十定云經 子梁 司城子梁 並昭二十七註
○樂溷 定八祁子 樂子明 定九 ○樂茷 哀二十六樂溷子 子潞 司城茷 並同上
○樂得 哀二十六 門尹得 同上 ○褚師段 襄二十段共公子 子石 同上
○宋伯姬 襄三十 共姬 同上從夫之謚 ○合左師 合向戌邑也下云左師皆謂官也 宋左師

向戌 並襄十七 ○向魋 哀十三 桓魋 同上 桓司馬 哀十四 司馬 同上此亦與子仲同
○左師 向巢官也哀十四 向巢 左師巢 同上年 ○向宜 昭二十一向戌子
子祿 同上 ○皇野 哀十四 司馬子仲 同上哀公十七年末子仲同 司馬 哀十四年傳上
云司馬曰司馬情謂子仲也 下云司馬欲入請向魋也 ○公子朝 昭三十一名朝出奔仕魏 衛公子朝 在衛
為大夫懼罪奔晉昭二十一 宋子朝 哀十一年經註也下公子朝並同 宋朝 定十四年南子召之復適衛
○世子成 成五 宋公成 昭十 宋平公 昭十一公父也 ○世子痤 襄二十六經
太子痤 傳同上年異文經 ○世子佐 昭四 太子佐 同上 宋公佐 昭二十五
宋元公 昭二十六 ○公子城 昭二十年下云城也也助語 子城 字也同上 ○太子欒 昭二十五
宋景公 哀二十六 ○非我 哀十七杞姒子 皇非我 哀二十五 司馬 同上 ○公弟辰 定十
註云景公弟辰 母弟辰 定十昭二十 ○公孫周 哀二十六元公孫 子高 同
○周之子得 哀二十六公孫周之子 昭公 同上

百三

陳國名號歸一圖

○陳侯林 莊元 陳莊公 莊二 ○五父 威公弟 陳公子佗 並隱六 陳佗 六
文公子佗 桓五 陳五父 隱七 五父佗 襄二十六註 陳君 公穀並是桓六 ○陳侯躍 二
厲公 同上 ○公子完 莊二十二 敬仲 同上 ○陳子 僖二君未葬故曰子 八年經先
陳侯朔 文十三 陳共公 文元 ○轅濤塗 陳大夫 濤塗 並僖四 轅宣仲 僖五
○陳侯杵臼 僖十三 陳宣公 僖十三 ○陳侯 宣十一 弒其君平國 宣十 平國 同上
陳靈公 宣九 靈侯 襄二 ○少西 徵舒之祖宣十一註 子夏 同上子夏名也 ○夏徵舒 宣十一
夏氏 同上 少西氏 同上年徵舒之家皆謂 夏南 子南子夏之後字成二年
○夏齧 昭三十三徵舒玄孫 陳大夫齧 陳夏齧 同上 ○成公午 宣十一
陳侯午 襄四 陳成公 襄三 ○陳侯之弟黃 襄二十 光 公羊 公子黃 同上
○鍼子 隱八年陳大夫 陳鍼子 同上 ○陳鍼宜咎 陳大夫哀二十四 陳鍼 同上

宜咎 同上年註天宜咎 蔵尹宜咎 昭四年陳大夫奔楚為蔵尹 ○公子招 昭元年又八
子招 同上 陳侯之弟招 昭八經 司徒招 昭八年傳 ○太子偃師 襄廿五
世子偃師 昭八年經 悼太子偃師 同上 ○孫吳 昭八年太
子偃師之子 太子之子吳 昭十二 陳侯吳 昭四 陳惠公 同上
○陳侯溺 昭八 陳哀公 同上 ○陳子 定四會鄫侯稱子 陳侯柳 定八 陳懷公 同上

百四 蔡國名號歸一圖

蔡叔 定四始封之君 蔡叔度 蔡世家叔度名也 ○蔡仲 定四年蔡叔之子周公舉而命之
蔡侯 同上年註周公以上命命之為蔡侯 胡 同上蔡仲名也 ○蔡侯考父 隱八
蔡宣公 同上 ○蔡侯封人 威十七 蔡威侯 同上 ○蔡季 戎
蔡侯獻舞 莊十 ○蔡哀侯 同上 ○蔡甲午 定四 莊侯 註 蔡侯甲午
蔡莊公 哀八註 ○蔡侯申 宣十七 蔡文公 同上 蔡文侯 襄二十 ○公子和
蔡公子濕 穀梁 司馬燮 並襄八 蔡司馬 襄二十 ○聲子 歸生 十
○蔡侯 成二 蔡景公 成二年 襄三十 其君固 襄三十 ○世子般 襄三十 太子般 同上
蔡侯 昭十一 蔡靈侯 昭十二 蔡靈 同上 ○世子有 昭十一 隱太子
○蔡侯盧 昭十三 太子之子隱 蔡平公 昭二十 平侯 同上 ○太子朱 昭二十一
蔡侯朱 昭二十一年 經平侯之子 ○蔡侯 蔡君 並定三 蔡侯申 宣十七 蔡
侯申卒 今昭侯是玄孫不合与高祖同名春秋之誤也 ○蔡昭侯 蔡昭公 並哀四 ○公孫霍 哀四
公孫肝 同上 弑君之黨

百五 曹國名號歸一圖

曹伯終生 曹桓公 並桓十 ○曹太子 桓九 世子 同上 射姑 同上
曹伯射姑 莊廿三 曹莊公 莊廿四 ○曹赤 莊二十四年 自外歸于曹 曹僖公 同上年註
○曹伯班 僖七 曹昭公 同上 ○曹伯襄 曹共公 僖十二 ○曹伯壽 宣十四
曹文公 同上 ○曹伯盧 成十三 曹宣公 同上 ○公子負芻 成十三
曹伯負芻 襄十八 曹成公 成十五 ○子臧 成十三 子臧 [illegible]弑之君
公子欣時 成十五 欣時子臧名也 公子喜時 公羊成大夫 ○曹伯勝 昭十四 曹武公 同上
○曹伯須 昭十八 曹平公 同上 ○曹伯午 昭二十七 曹悼公 昭二十八 曹伯露 定八
曹靖公 同上 ○公孫彊 哀七年大夫 寵 司城彊 哀八

百六 吳國名號歸一圖

吳子壽夢 吳子乘 襄十二 ○吳子諸樊 乘之長子 襄十四 吳子遏 襄廿五
○吳公子札 壽夢之子 襄二十九 季子 襄三十一 註昭二十七至哀公十年九十餘歲 札 襄二十九 昭二十七至哀公
十年九十餘 季札 襄三十一年註 延州來季子 昭二十七 州來邑也 延 延陵季子 毅
襄二十九 ○吳子句餘 襄二十八 吳子夷末 昭十五 同上註
夷昧 襄二十九 公羊 ○吳子餘祭 襄二十九 戴吳 紀 餘祭也 ○吳
吳君僚 昭廿七經 州子 昭二十 ○鱄設諸 昭二十七 鱄諸 定十 專
○吳公子光 昭二十七 諸樊子 昭十七 闔廬 昭三十 吳光 昭三十年註 吳子光 定十四 吳子闔
從伐吳論語作公山弗擾 ○公山不狃 亦魯人季氏家臣 子叔孫輒以費叛敗而奔齊 定十二
太宰子餘 並哀八吳大夫 子洩 字也見哀八 ○吳太宰嚭 晉大夫伯州犂之孫 子餘
○公孫輒 本魯大夫 定十二年与公山不狃叛而同奔齊自齊奔吳
子張 哀八 ○王子姑曹 哀八 公子姑曹 哀十七

百七 邾國名號歸一圖

邾儀父 字也 邾子克 並隱元 邾莊公 見後序与邾子穿同謚 邾婁儀父
邾婁之君 並公羊 ○邾子遂蒢 文十三 邾文公 同上 ○邾定公 文十四 定公同下 邾子貜且 同上
○邾子牼 襄十七 邾宣公 成十八 ○邾子華 昭元 邾悼公 同上 邾子穿 定三
邾莊公 同上 ○黑肱 左 黑弓 並昭三十公羊 ○邾子益 定十五 哀七 邾隱公 同上 邾子

○太子革哀八茁 邾柏公同上 ○芳夷鴻哀七下同 茅成子大夫也云成子

百八 杞國名號歸一圖

杞子僖二十三年經本侯爵為時王所黜伯伯用夷禮仲尼貶之書杞子卒 來朝魯獨用夷禮故亦書子 杞成公同上傳 ○杞子僖二十七年桓

○杞子襄二十九年文公來盟復用夷禮春秋賤之故貶書子 杞伯姑容襄六 杞桓公同上 ○杞伯匄襄二十三 杞孝公同上

杞文公昭六 ○杞伯郁釐 杞平公 杞伯益姑昭六年卒經復稱伯

杞悼公同上 ○杞伯過哀 杞僖公哀九 欝釐並昭廿四公羊 ○杞伯成定四

百九 莒國名號歸一圖

○莒子僖元 莒子弟挐同上 ○莒子僖廿六經 莒茲丕公同上年傳註莒無謚各以號為[illegible]

莒期定四 莒紀公文十八卒 庶其文十八 ○太子僕莒紀公太子文十八

莒僕同上 ○犂比公[illegible]襄十六又云十一 密州名也三

鉏註唯一字 ○莒展輿昭元 展輿襄二十一 ○著丘公

莒子去疾昭十四 ○公弟庚輿昭十四 莒子庚輿昭二十三經 莒共公九

○莒大夫茲夫蒲餘侯 蒲餘侯茲夫並昭十四

百十 滕國名號歸一圖

○滕子嬰齊僖十九 滕宣公同上 ○滕子宣九年卒經不書名

滕昭公同上 ○滕子原昭三 滕成公襄六 ○滕子成十六年文公卒經不書名

滕文公並成十六 滕侯並同上年稱子為時王所黜滕公侯爵 ○滕子寧昭二十八

滕悼公同上 ○滕子結哀四 滕頃公同上 ○滕子虞母哀十一

滕隱公同上

百十一 薛國名號歸一圖

薛伯穀昭三十一 薛獻公同上 ○薛伯定定十二 薛襄公同上 ○薛伯夷

薛惠公並哀十

百十二 許國名號歸一圖

○許男業文五 許僖公六年 ○許男新臣 許穆公並僖四 ○許男錫我

許昭公並宣十七 ○許男甯 許靈公並襄廿六 其君買昭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

進藥卒 許悼公同上 ○許男成 許元公並哀十三

百十三 雜小國

○越子句踐 勾踐 越王並定十四 ○常壽過昭十三

越大夫同上 ○頓子牂左 頓子牄並定十四年公羊 ○紀裂繻左 紀履緰

○紀子帛註 紀子伯並隱二公穀 ○郕太子朱儒文十一 郕伯

有窮后羿襄四下云后羿 夷羿同上年夷氏也下云羿同 鉏羿

戎子駒支駒支名也 姜戎氏同襄十四 ○韓服桓九年巴大夫也

巴客同上行人與客非名字譏 ○北燕伯昭十二 北燕伯款昭三

年簡公同 ○鄧祁侯莊六 鄧侯同上 ○李杼哀元 后杼

孔甲少康九世君 夏后並昭二十九 ○逢公殷諸侯蓋姓 逢伯陵並昭二十 ○州

淳于公淳于州國所都同桓五年 ○唐侯定三 唐成公同上 ○南[illegible]

燕仲父同上 ○虢公莊二十年二十一年與厲公共討子頹以安王室 虢叔莊二十一 虢公醜五

○卜招父 招傳曰然昭六 ○皐陶堯舜臣也文五 庭堅皐陶字也文十八 ○高陽氏

顓頊文十八 ○高辛氏 帝嚳文十八 ○伯虎文十八 朱虎同上

○仲熊 熊羆 ○渾敦 驩兜 ○窮奇

共工 ○檮杌俱同年異名三苗也 饕餮傳 夏鯀註云鯀夏禹父也同上

○伯封昭二十八 封豕同上年其三凶皆天下之名各據其惡目之也封豕所有異呼 ○后夔妃昭二十八

玄妻同上 ○管叔周公之兄成王叔父與蔡叔 管叔鮮鮮管叔名同定四

頓子牂 左　頓子牄 並定十四公羊　〇郳黎來 左　倪黎來 並莊五公羊
沈子逞 左　沈子盈 穀梁　沈子楹 並昭二十三公羊　邾畀我 左
邾婁鼻我 並襄二十三公羊　徐子章羽 左　徐子章禹 並昭三十公羊　鄫子 左
繒子 並僖十四穀梁　戎蠻子赤 左　戎曼子赤 並哀四公羊
百面

諸國興廢說

周

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四年敬王崩

魯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七百里分以宝玉大弓而俾侍于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薨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齊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曰姜氏曰有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咸公小白能相管仲為五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国

晉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字子于成王戲唐剪桐葉為圭与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无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于唐居古大夏实沈之虚參之分野謂之太原亦曰晉陽在河汾之東地方百里而都于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国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王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年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為家人

衛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緒茷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于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和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々々降爵為侯建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々々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鄭

姬姓伯爵出自周厉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于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迩王畿秦哀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取二国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济西洛東河南颍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国

宋

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于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礼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

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国

杞

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封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嘗迁都緣陵又迁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国滅于楚

陳

嬀姓侯爵周三恪之国出自帝舜之後封于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凡十世至威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陳

吳

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与其弟仲雍避少弟而有聖子去之荊蠻號曰句吳端委以治周礼荊蠻十餘家為吳太伯太伯卒仲雍嗣立斷髮文身贏以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後闔廬之強暴霸中国夫差十五年春秋終後八年為越句踐

楚

芈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于荊蠻胙以子男之田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六國与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許

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以續太岳之嗣地在潁川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近鄭鄭弱滅之以為俘邑後附楚楚迁之于城父又迁之于白羽又迁之于葉元公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之子大業生大費与禹平水上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氏嬴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已

蔡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于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〻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下

曹

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以縣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〻〻〻也威公終生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為宋所滅

北燕

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〻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於太保食邑于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王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於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秦所滅破

莒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期于莒城陽莒縣是也莒夷君无謚而有號自茲與期十一世而茲本始見于春秋共公庚與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為王后魯莊公三十年魯侵之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国

邾

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国鄒縣是也魯隠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斉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咸公華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幷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顔有功于周周封其子友于郳為附庸春秋時郳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斉小白覇郳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主虞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呉君別封其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大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二十世有虞公者貪而无謀晉献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滅之

號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之子
在王室藏于盟府而文王大弟二弟謂之二號也介乒號之武王克商
于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周室東迁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犹
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献公假道于虞以伐號滅之地入于晉

滕

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斉滅之

薛

任姓侯爵黄帝之後奚仲封于薛至献侯始来朝魯与諸侯盟會

春秋始終圖説

百五

春秋始于隠公

左氏曰攝而不書即位　公羊曰賢其譲　穀梁曰譲非其正
以行小恵　杜預曰平王東迁之始王隠公譲国之賢君范
甯曰于是以接乎隠公遂因茲而託始　啖助曰幽厉雖衰雅
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及化変風移陵遅久矣若恪以太
平之政則比屋不可勝誅故断自平之迁而以隠公為始

春秋終于獲麟

左氏杜預曰感嘉瑞之无應因所感而作所以為終○公羊何休以麟為漢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將有六国争強秦項交戰劉氏乃立斯民罹苦感泣而作春秋文成致麟○穀梁范甯曰非狩而曰狩大其適也不曰來不外麟于中国也不言有不使麟不常于中国也○學左氏者曰麟生于火而遊于土春秋礼也修火德而致其子又曰孔子作書麟為之至四霊王者之瑞故有素王之説○陳欽以為麟西方毛虫金精孔子立言西方兌為口故麟至○劉向尹更始曰瑞災不兼今麟為周異不得復為漢瑞知應孔子而至也○鄭衆賈逵服虔頴容曰自衛反魯修経已成麟感而至取麟為水物故以為修母子之應○揚士勛曰詩終于麟趾春秋終于獲麟

百十六

總例

正月書王九十三　二月書王二十一　三月書王十九　書司

書正九十七
會例一百六十八
公至例七十九
遂事例二十
書月二百三十八
魯夫人甍十四
日食例三十六
雨螽雨木氷各一
无氷三
饑年八
祭杞十一
望例三
潰亂例五
焚棄例各一
求錫例各三

不書正一百四十五
朝例三十八
公居在外九
天王出入居三二年
書日三百九十二
世子内女夭卒葬
山崩震電各二
雨雪大雨雹各三
星災四
螽災十八
大雩二十　又雩一
蒐狩九
逃放例各三
降剌例各二
唁例三

盟例九十六
聘例三十九
諸侯生名二十八
兄弟例十四
書天王崩九
喪用例五
地震五
大水九
大旱二
宮廟十一
書郊九
大閲治兵各一
去七例各一
青釋例各一
覲例二

同盟
如例一百二
不序爵氏二十
書時四百六十九
諸侯卒一百三十八
迁国邑例十
不雨七　雨一
大災火六
有年大有年各一
門廄三
書社六
還復例十二
獲克例六
乞例六
孫例三

焦 今陝州有焦城又亳州

任 斉州任城縣

鍾吾

貳 未詳

絞 未詳

柏 今蔡州西平縣

鄅 今襄州樂鄉縣有鄅城

亳 今南京有古亳城

羅 本在襄陽宜城縣

顓臾 今沂州

杜 今京兆杜縣

桐 今廬州舒城有桐亭

權 今荊門軍

巢 今河中有巢亭

夷 一名城父亳州城父縣

宗 亦作賨渠州宕渠縣

六 今廬州舒城故六縣城是

蘇 一名溫

鄭 今秦州

共 今衛州共城縣

道 今蔡州確山有故道城

鑄

房 今蔡州吳房縣故

已上並見傳

附庸

極 魯附庸國

蕭 徐州蕭縣

向 又許州今沂州有古向城

郚 今密朐

於餘丘 國所攜

百十八

敘國邑地名異說 鄭并子

魯有二魯國謂之魯而昭二十九年劉累遷于魯縣亦今汝州魯山縣也○虢有四虢仲之封在今虢州春秋時西虢又以別于鳳翔之虢故以謂南虢虢叔之封在鳳翔又以在虢仲國之西故又謂之西虢所謂虢仲虢叔王季之是此二虢復有一虢居于滎陽謂之東虢以其在虢之東鄭莊八所謂制岩邑虢叔死焉是又昭七年齊侯次于虢燕地也隨有二隨國今隨州而晉人逆晉侯于隨又晉地○燕有二南燕在胙城謂之燕北燕在薊亦謂之燕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蓋南燕尒致司馬遷誤以為北燕○唐有三晉謂之唐宣十二年唐侯之国謂之唐今唐州也魯隱二年公及戎盟于唐魯地也今在單州魚臺○防有二公會齊侯于防魯邑也在密州隱九年辛巳取防宋邑也在單州昭五年莒牟夷以防茲來奔皆邑也在密州鄧有三隱十年公會齊侯盟于鄧魯地桓二年蔡侯鄭伯盟于鄧蔡地今鄧州九年巴客聘鄧國也今鄧城○祭有二鄭有祭邑乃

仲足之封在開封長垣而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又別之祭邑○莘有四桓十六年衛侯使盜待諸莘衛地也今大名莘縣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蔡地也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虢地也今同州郃陽成二年師從齊師于莘齊地也○鄑有二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鄑在今維州十二年公敗宋師于鄑魯地也○穀有三莊七年夫人會齊侯于穀齊地也今鄆州陽穀桓七年穀伯綏雖來朝国也今襄陽穀城而今隰州又有穀城○秦有二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魯地也非秦国○向有四隱二年莒人入向国也在今沂州十年王与鄭人蘇忿生十二邑之田在向在今河陽襄十一年師于向鄭地也在今許州僖二十六年盟于向与宣四年代莒取向莒地也在今承縣○新城有五僖四年申生縊于新城晉曲沃也六年侯圍新城鄭地也在今河南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宋地在今京穀熟而河南舊有新城与杭州今有新城縣○滎澤有二有滎澤在今滎陽而閔二年衛人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北○滕有三滕国今在兗州龔丘閔二年滕之民

州後有滕縣○曹有二曹國在今定陶閔二年戴公廬在今滑州白馬○密有二隱二年莒紀盟于密莒地也又鄭新城亦謂之密在河南密縣之密須古国也在今涇州一○葵丘有二莊八年戍葵丘齊地也在今臨淄僖九年諸侯盟葵丘宋地也在今南京考城○王城有二河南故周都謂之王僖十五年晉陰飴生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也在今同州○雍秦都雍在今鳳翔天興僖二十四年雍国在今懷州脩武而開雍丘縣亦謂古雍國○戎有二隱二年會戎于潛在濟陽文十六戎伐楚山戎也在今漁陽○儵有二文十六年裨儵魚者庸三文十七年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又鄭地与晉接境○黃有三隱年惠公敗宋師于黃宋地在今封丘桓八年黃隨不會国也在黃州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齊地也今登州黃縣○平有四宣八年城平陽魯地在故泰山東平陽縣昭二十八年趙為平陽大夫晉地在今晉州哀十一年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地在今滑州胙城二十七年盟于平陽魯地在故西平陽縣

○丘輿有三成二年晉入丘輿斉地也三年敗諸丘輿鄭地也哀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輿魯地也○沈有二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楚地也在今頴州沈丘成八年晉侵沈国也在今蔡州平輿○鄆有三成十六年公待于鄆魯地在今濟州鄆城九年楚人入鄆与丈十二年城諸及鄆莒魯所争之地在今斤州又今東平謂之鄆州○滑有四莊三年次于滑鄭地在今拱州十六年滑国在今河南緱氏宣八年楚子及滑汭楚地水名而今有滑州○費有二魯費邑在今沂州滑都費在緱氏○鄒有二魯鄒邑亦作聊故習縣東南至城邾国都鄒今鄒縣○鄫有二鄫国在今沂州襄元年次于鄫鄭地也在今拱州櫟有三桓十五年鄭伯突入櫟鄭地也在今許州陽翟襄十一年秦侵晉及櫟晉地也昭四年呉入楚棘櫟麻楚地也在今新蔡○棘有二昭四年棘櫟麻楚地也在今州鄧縣十年召于山而又轉斉地也在今青州○郟有二之郟鄏亦謂之郟昭元年城櫟郟三邑本鄭地後属楚襄城○武城有四僖六年楚于于武城楚地

究縣襄十九年城武城魯城在今同州馮翊今思州有武城縣故謂之東武城圖志偃為武城寉是也○鄢有二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在今四年过賴于鄢丈楚地○郜有三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北告在今單州成武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南郜也今單州有二郜城而晉復有郜邑○鍾離有二昭四年咎城鍾離在今漢陽二十四年呉人踵楚及鍾離在今濠州○焦有二焦国在陝州為晉所并陳有焦邑在亳州為楚所并○解有二僖十五年内及解梁城晉地也在今解州也昭二十二年五師軍于解周地也在今洛陽○翼有二隱元年盟于翼邾地也五年伐翼晉都也在今絳州翼城○武父有二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也在陳留済陽定四年自武父以南衛北界也○呂有二国在新蔡為楚所并所謂王取申呂以為賞田是也宋有呂邑在彭城所謂侵宋呂留是也○莒有二莒国在密州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周邑也○訾有二昭二十三年單子取訾周地也在今鞏縣 二十五年楚 迁訾人楚

地也○盂有三昭二十八年盂丙為盂大夫晉地也在今太原定十四年蒯聵献于盂齊衛東地也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本国後属鄭又属周又属晉在今懷州治邘亦作盂○潞有二潞国在今上黨哀八年鮑子及潞斉邑也○黎有三亦作犂十五年晉立黎侯国也在今潞州黎城哀十年趙鞅伐斉取犂及轅斉地在済南隰陰十一年衛太叔疾眞其妻娣于犂衛邑也在今通利軍○巢有二巣国在廬江哀十一年太叔疾処巣衛地也○郥有三郥国在安州為楚所并哀十一年太叔殯于郥衛地也二年會于郥呉地也在今泰州○夷有二隱二年紀人伐夷国在城陽荘武閔二年斉人殺哀姜于夷魯地也○清有三隱四遇于清与宣十二年清丘並衛地在今東阿宣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亦謂之清原在今聞喜成十七年国勝待命于清斉地陽平楽陽縣○邢有二隱五年国也在今邢州晉人使申公巫臣為大夫二晉之蒲在今隰

于盟于鄤周地也七年穆叔登鄢陵城晉地也鄢陵鄭地也在今鄢陵縣○迎有二万十一年楚左尹侵諸迎楚地也十三年楚子次于迎鄭地也亦謂之廩延○督揚有二成十六年我師次于督揚鄭地也襄九年諸侯盟于督揚斉地也在今斉州禹城○柯有二莊十三年公會斉侯盟于柯斉地也在鄆州東阿襄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衛地也後屬晉今大名内黄縣又斉有祝阿○重丘有二襄十七年飲馬于重丘曹地也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斉地也在今德州○蔿有二楚有蔿周有蔿○任有二任国在済州任城襄三十年羽頡為任大夫晉邑也在今邢州任縣○緱有二成周謂之緱而晉復有緱邑○鄔有二昭二十八年司馬彌牟為鄔大夫為晉地也在太原鄔縣隱十一年王取鄔鄭地也在今懷州○梁有二梁国在今同州夏陽哀四年楚人襲梁及霍蛮子邑在今汝州治○虞有二虞国在今陝州有虞之後其封在今南京虞城○姑蔑有二魯姑

茂在瑕丘越姑茂在衛州龍遊

百十九 敘山水同異說

平陰有二周之平陰在今河陽齊之平陰在濟北。駘有二故周之駘在今永正功而齊魯亦有駘邑。中牟有二衛之中牟在今開封晉之中牟在漯水之北。匡有三鄭之匡在今扶溝衛之匡在今長垣宋之承匡在今拱州。亳有二莊十二年公子御說奔亳宋地也在今南京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北鄭地也。越有二越国在會稽桓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衛地也。延陵地吳在今鎮江而代郡復有延陵。石門隱三年齊侯鄭伯盟之地在今鄆州非澧州石門。鄆隱六年晉人內晉侯之也在魯卜酒泉莊二十一年王与虢公之〻為不適国也在今河中而非冀也在今壽張東北而非宿州。在河內而非今鄭州南陽。貝丘。華容城

華容也今安

陝之曲沃為成師封邑

百二十 敘山同異說

萊山有三昭五年楚子敗于萊山魯地在今萊蕪而今登州黃縣復有萊山蓋萊山有二魯之敖山在平陰鄭之敖山在滎陽。霍山有山在今晉州霍邑霍氏有霍山在今汝州而今之南嶽亦謂之霍山盧江之天柱亦謂之霍山。梁山有三晉之梁山在今同州夏陽秦氏有梁山在今汝州梁縣而今奉天好畤界復有梁山乃太王去邠踰梁山也。荊山楚地在襄陽南漳而非耀州富平縣荊山富平之荊山禹貢道汧及岐至于荊山是也而河南故陽城縣亦有荊山。衡山吳地在湖州烏程而非南岳。首山晉地在河東而非吳郡首山。巫山齊地今在鄆州而非夔州巫山。靡笄山在齊州而非媯州懷戎縣靡笄山懷戎之山本不名靡笄蓋因趙襄子殺代王代王夫人于山下靡笄以自殺故名焉靡笄在九域圖謂

揚州隋志謂在太原陽曲趙代之執當在陽曲大別山在漢陽非壽安州安豐縣大別後儒妄以安豐為禹貢大別致李者并江漢惑焉。郜山齊地在鄆州平陰而非郜国郜国在濟州。方城山楚地在汝州葉縣而文十六年庸方城乃庸地在房州竹山。有坻山有域箕之山坻山晉地坻箕之山楚地。有塗山有三塗山在壽春東北三塗山在河南故陸渾縣

百二十一 敘水同異說

漳上黨有清漳濁漳晉地水也荊門當陽有漳楚之水而潁上有漳郡有漳亳州有漳臨沮有漳。沮入于漆者秦之沮入于江者楚之沮而北地故直路縣有沮西入于洛武都故沮縣有沮南入于江故常山元氏有沮東入于河元氏今隸趙州。洛入于渭者秦地之洛入于河者雒地之〻而北地故歸德縣亦有洛水入于河又漢州雒縣有洛水入湔。澧在與入河而南陽故雉縣有澧水東入汝。涇在永與入渭而宣弋

出燕湖

淮出桐柏東入海而有淮 東入漢故丹陽

。絳在色

水班固

汶魯水也而茂縣有汶 入江。漢水嶓冢山而澗洛地水地故金城今岳縣有澗水。洮出西羌中北至抱罕僖八年盟于洮曹地也莊二十六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也洮晉地也皆水名濟亦作泲杜云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而水出王屋入河亦謂之濟泗水入淮亦謂之南濟。蒲出故蒲逆縣蒲山東入濡祈州蒲陰有蒲水東入河。易出北新城東入滱而涿州故安縣閻鄉有易水東至范陽入濡謂之南陽。澮水冀城晉水也而鄭之春水故澮国居之亦作澮水。彭出故新城昌魏入江而豫章故南壄縣有彭水東入湖漢衛水也酈元云過葉城分為二瀆北濮出焉又陳地亦有濮水又逕鄄濮夷蓋亦因水命。氾有二氾皆鄭水僖二十四年南氾于氾南氾也在襄城之南二十九年秦軍氾南東氾也在中牟之南。三川有三出王時三川震者涇渭洛也皆秦地水據西周言之而宣城之涇河南之洛無與于此秦置三川郡今河南也通據河洛伊言之唐史鄜州三川縣又據華地黑水會言之

春秋圖說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譜終諸儒傳授中間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抄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即馮繼先所撰而分爲十九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掇之五經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撫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敘國邑地同異說敘山水同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掇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攙以襍說僞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贋託棄之不錄而所棄之本又爲吳氏所收耳

左觿一卷

〔明〕邵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四年曹荃編刻

邵文莊公經史全書五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觿一卷》

提要

左觿序

二泉山人邵寶

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嘆杜子美所謂讀書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敘錄成帙，凡若干條，疎陋之見，不知於丘明之意果有得歟否也。抑諸生佔畢，或亦可為之資乎，故名之曰左觿，俾里塾藏之，為解結之具也。是歲冬十月朔，書于泉齋

左觹

邑後學曹　荃緝刻

冢玄孫澄較正

大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豫凶事 隱元年

謂惠公之妾仲子也左氏不識經文以為兼賵公與仲子故在公以為緩在仲子以為豫仲子於是時蓋已卒矣君子信經婦人稱姓遠別也男子稱氏

齊侯欲以文姜妻大子忽大子忽遂辭諸鄭伯 桓六年

齊人欲妻忽必告其父鄭伯忽之辭不於鄭伯而於誰哉娶妻必告父母忽之辭禮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十年

班爵祿之班鄭以王兵當先以周班故後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君子以二公子洩職之立黔牟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莊六年

不謀不為謀也本謂君也度君之能君而立之是謂知本雖立矣而其後不能繫者是謂本之不枝雖為謀不強其成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騅生聃生養甥請殺楚子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莊六年

昔者食而餘人樂食之餘而不食戕之至也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莊七年

星隕為石其常也如雨不為石也星隕之變也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 莊二十七年

虢屢伐晉而不報是驕之也亟戰將饑饑則無衆故士蔿以伐晉為不可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大子申生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俱曰 莊二十八年

使俱謂外嬖梁五東關嬖五合詞以言於公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閔二年

冢大也冢祀宗廟之祀也

晉使荀息假道於虞曰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僖二年

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言虢之狀如此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僖二年

漏師泄軍機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僖四年
費誓曰馬牛其風疆場事有然者矣風馬牛之不
相及言疆域之遠也抑有譏諷之微意焉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 僖四年
臭專言之則與香兼偏言之則與香反香與臭同
所寘之久則香不勝臭
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虢射曰期年狄必至夏狄
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僖八年
復言可復也之復期年狄必至之言於是乎驗

秋禘而致哀姜焉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
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僖八年
寢小寢也殯于廟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
謂之殯
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使孔曰以伯
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僖九年
加勞謂既老矣而又加之以勤勞也級階之級也
不欲其下拜也故賜之進階
晉侯改葬共大子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
僖十年

登登車也僕爲之御也狐突本爲大子御今恍惚
見之復使之御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 僖十五年
此筮書之雜辭也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筭法
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
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唯一非君
而何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

吉其繇曰歸妹之睽爲羸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
震爲車離爲火以車則無應是謂脫輹以火則失
位是謂焚旗言離震俱不吉也
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
侍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及禍及之也言其及也非數之所可定也可數不
可數也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子文使爲令尹叔伯
曰子若國何對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 僖二十三年

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與字讀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賀子文蔿賈不賀子文問之對曰子王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僖二十七年

鞭七人貫三人耳言所戮亦不多也耳助語詞與而已二字意同所帥者多則驕而必敗以入言全師而歸也

鞭七人貫三人耳

貫以繩貫之也重於鞭矣子文不戮一人鞭與貫

皆無之今凡戮十人言雖不及子文然亦甚少故曰耳耳者止此而無加之辭也

晉侯圍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魏犫顛頡怒爇僖負羈氏魏犫傷胸公欲殺之使問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僖二十八年

不有寧寧也躍踊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王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衛侯以訟而行武子輔之莊子爲坐則專與於兩造矣士榮爲大士則凡是訟也皆與其謀焉故其得罪爲重

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輔輔其訟也國君不親坐獄蓋周禮如此坐猶今

之跪鍼莊子蓋親與於兩造矣士榮爲大士居其官也亦輔之而已非聽之也殺且刖之者猶刑其師傅之意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非田獵之狩也

公朝于王所

書公朝于王所則晉率諸侯以朝可知矣然則曷爲不書也魯史書則春秋亦書之史不承告而不

書者春秋固不得而書也若其大意則王府一言
盡之矣
葬僖公緩作主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 僖三十三年
旣虞卒哭雖作主祔廟而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
祭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
其在廟則四時之祭如常也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君
子曰王者並建聖哲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
隷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 文六年

禮則句衆隷民之甚卑者也必賴之而後卽命從
民志也言其法如此古之王者猶異代也至我文
王武王皆然故曰聖王同之
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
能久請以待之趙穿怒曰敵至不擊將何俟焉將獨
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交綏 文十二年
古人以軍退爲綏交綏互退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矣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 文十三年
能字句絕能言才也楚辭曰重之以脩能下二句
自爲對
楚人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蔿賈曰不如伐庸乃出
師時庸師衆師叔曰姑與之遇而驕之七遇皆北唯
裨鯈魚人實逐之 文十六年
楚師叔徉三北以驕庸人庸人唯使裨鯈魚三邑
逐之耳其輕楚如此故楚有不足與戰之說
莒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來奔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
大史克對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

曰在九刑不忘 文十八年
德有凶有吉不以則觀則何從知之故曰則以觀
德九刑周所作書之名也誓命存焉傳曰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狂狡輅鄭人鄭人入
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戎昭果
毅以聽之之謂禮 宣二年
倒戟猶倒戈也坐此遲緩及爲鄭人所獲聽猶聽
政之聽
宋人贖華元于鄭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

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既合卽所謂入鄭師也曰既合則敗在其中矣
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士季將諫士季曰會請先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士會進也
晉師救鄭及河聞晉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曰不可以中軍佐濟欒武子曰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我曲楚直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宣十二年
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

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今古錯言之不直言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令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後
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與日中之事無與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以殺子玉而喜則知公前日之憂果以得臣猶在矣
楚子伐宋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宣十三年
清丘晉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

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宣十四年
寢門之外遠於窒皇蒲胥之市遠於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於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劍人進劍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
楚師將去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宣十五年

子反何爲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一
懼字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華元輕見情
實以爲非純臣殆非知華元者

師陳于鞍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虵傷故
不能推車而及丑父使公下取飲齊侯以免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 成二年

出卽三出以求丑父也時齊師皆有退志故齊侯
每出齊師以帥厲退者入于狄卒能左右之曰以
帥統軍者也以帥退則師退而不亂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
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
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 成六年

晉侯方與諸大夫論郇瑕而獻子適至遂從而問
焉不再述其事但曰何如此亦作文一法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
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 成七年

百人爲卒言一卒必曰以兩者謂乘車之卒也巫
臣以車卒百人適吳故曰兩之一卒於其中舍二
十五人於吳偏偏法也兩之一一兩也二十五人
爲兩

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反軍于市子駟率
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 成十三年

焚焚軍於市者也盟以聚衆於是乎焚

魚石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魚府曰右師視
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 成十五年

馳字絶句

晉楚遇於鄢陵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
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成十六年

以卒告告其所在也然伯州犁晉人也今在楚苗
賁皇楚人也今在晉故有爲易行之謀有爲分擊
之擊臨機應變未可測也故皆曰國士在且厚不
可測也在伯州犁則以苗賁皇爲國士在苗賁皇
則以伯州犁爲國士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
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在君側者敗則君敗矣故曰敗者壹大唐苟爲車
右則稍遠矣故曰我不如子蓋言分也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飲曰寡君使謀撟歆子重曰夫子嘗與我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言謂好整好暇之言令之承歆必以欲實其言之

故識記也謂其能記所以破其計也

魏莊子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魏絳曰夏書有之曰有窮后羿曰后羿何如 襄四年

不待詞畢而輒問之此亦作文之變法也

諸侯戍陳 襄五年

戍守也有宵事焉故曰戍

諸侯伐鄭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襄九年

行道也栗栗樹也

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備器盛餱糧肆眚圍鄭

釋罪人之應赦者以圍之也

子孔當國爲載書子產請爲之焚子孔不可子產曰衆怒難犯乃焚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襄十年

焚書而後衆定曰衆而後定者文之也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

猶將退也猶言同一將退也

季武將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襄十一年

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楚弗敢敵言晉強之甚也

諸侯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獎王室或間茲命群神群祀先王先公明神殛之

言群臣之秩在祀典者

鄭良宵大宰石㚟音綽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襄十三年

鄭畏諸侯之伐故二子求救於楚玉帛之綏武震之撟惟所用之期於退師而已今皆不從雖使之歸實廢其所以使之意也其君與大夫皆謂不能使二子者安得不怨且疾之乎舊說近之但欠瑩耳

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對曰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襄十四年

役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衛獻公出奔齊使宗祝告亡定姜曰無神何告余以
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視嫡毋如妾而使之加虐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
　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故逃是不說初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即上所謂公卿側室貳宗朋友親暱者也皆同姓
之親書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詩曰既
有肥羜以速諸父

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此一句承庶人謗而言旅于市陳其所尚之物也
而言從之是亦為諫也屨賤踊貴之類是已獻藝
工執藝以諫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
唯卿為大夫 襄十七年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
季武子作林鍾而銘魯功臧武仲謂季孫曰夫銘天
子令德 襄十九年
　令德之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 襄二十年
　七章及八章也八章卒章也故曰以卒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襄二十一年
　註疏辯杜氏稱成公之姊為非者是也其殆魯之
宗女於成公為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
之也
晉趙武至于宋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襄二十七年

　仲尼以此享為多文辭故使舉之舉也者不廢其
紀錄也
趙孟患楚衷甲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踣也謂盡踣而死也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
也
　在宋城所謂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
言人人也夫能致死言人人能致死晉人與人同
力故可以倍楚
齊慶封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

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襄二十八年

亡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賊者也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

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愼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

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其有乎言無有也無則不足以葬未葬則尸可得而戮故曰必得之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東西南北誰敢啓處襄二十九年

東西南北隨其所在皆王事也故曰誰敢啓處上卿之不行豈得已哉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公告叔侯叔侯曰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殺之當于夫人不于老臣叔詹因悼夫人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之言而反之如此

晉悼夫人食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無子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襄三十年

季謂四百四十五甲子之末也三之一謂三分六十日之一實二十日也蓋自甲子歷甲戌盡癸未

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筭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筭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絳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語也

趙孟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穆叔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昭元年

省視也穡斂也用用以薦也何實非命言無敢不承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請戮其使樂桓子求貨於叔孫叔孫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聞乃請諸楚曰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

大謂篡弒滅亡之事小則疆埸之事若取鄆是也

焉用之言不足校也

穆生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遂逐之 昭四年

不見言不見仲也既自見言仲自見公也

宋寺人柳有寵華亥欲代右師與柳比公使代之見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 昭六年

女夫猶言而人

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昭七年

立以存絕不以厲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者正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昭八年

輿嬖輿人之嬖者也殺馬毀玉以馬玉爲殉也馬不殺玉不毀不可以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吾何邇封之有 昭九年

東西南北吾封遠矣邇封非吾之有也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祀以五成

叔孫昭子至自晉高彊見而退語諸大夫曰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昭十年

夫人謂子尾也力謂忠也棄德曠宗皆謂先世不亦害乎言害之甚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楚小位下天之假助不善力盡而敝之

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昭十一年
出溺爲極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甚不可沒振
申無極之意而極言之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伯假謂穆子曰壺
何爲焉其以中儁也 昭十二年
壺何爲焉之下微讀不句壺何爲焉而以其中爲
異哉言無與於師諸侯之事也
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
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
遇卦爲內之卦爲外五六陰變爲陽外彊也然本

入也故曰內溫
參成可筮
參謂黃裳元也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
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爲之令主 昭十三年
主逆旅主人爲之令主善其館舍也
蔓成然故事蔡公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凡城之固者皆圍之息舟者固城也以克故有毀
故又城而居之

蔡朝吳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依利用爲依遷國之依陳蔡雖亡而其人尚在故
依焉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初共王無冢適
追書而又追書再敘益前此亦作文之法
初共王無適立焉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
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
之庭
將以神道服衆密埋而顯拜也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鬭韋龜屬成然焉且曰

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先請命於神而卒人勝之是謂違命
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請君無
勤
毋勤不勞降服也
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
公侯爲一列伯子男爲一列言鄭伯子男之列也
非公侯之列也故爲伯者從子男之貢可從公侯
之貢不可
晉人執季孫意如使狄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

飲氷以壺藏於氷也謂之飲者猶飲豕之飲有豕
之義焉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子亦
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 昭十五年
辱字句求之求在上位也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
諸侯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
王曰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若無彝器是福祚之不登也所以尊叔父者又安
在乎言彝器之必有也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
請諸子產子產對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 昭十六年
鄙邑且不為也而況國乎
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昭子退
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昭十七年
日食而用幣于社所以廣敬君也今卒不行是禮
故曰不君君矣
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而見其居火也久矣其
與不然乎

其與語詞猶曰其諸
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昭十八年
言不學之說起於下也其必有所指矣
大人患失而惑
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
始也患失恐違衆而失位也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君盍遷
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當是時許遷于葉矣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
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方有令政之鄭鄭得胥
勒而伐焉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鄭大水龍鬬國人請為禜子產弗許曰禳之則彼其
室也 昭十九年
龍鬬則當就其室而禳之淵龍之室也故曰彼其
室也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 昭二十年
司寇豹官也鄄豹邑也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

竟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賓曰阿下執事

阿私也阿下執事猶言私於下執事也不敢斥公故云耳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此非仲尼之言也豈有外於官而爲道者哉或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所謂道也招以其物爲召非其物雖召猶不召也

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相遇華豹曰城也城怒將注豹則關矣曰不狎鄙 昭二十一年

此言欲其不速射也言若不與我更迭而射則汝爲鄙夫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昭二十二年

稱子者挾王之力稱以著挾王之功知劉單者以此罪劉單者亦以此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自犧者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蓋是時大子既卒廢立之謀生矣

王田北山五月庚辰見王

見王立猛之始謀也或曰以猛見於柩前也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

言王室之亂也一句結上起下文法最妙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濟師濟籍談等之師也

五月朔日食昭子曰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昭二十四年

不克句莫又句莫然不動者積聚之形積聚旱之

地也

會于黃父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子太叔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性直者以禮曲之性曲者以禮直之赴趨就也

公孫于齊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昭二十五年

平陰去齊遠陽州又遠野井去齊近齊侯將唁公於平陰而齊侯先至野井齊侯言爲近之故而使有司待於平陰所謂寡人之罪者如此

瘕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無通内外子家子曰如
此吾不可以盟或欲通内外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
而惡定焉可同也
非通内外不能入君非去君不能通内外去離也
君君所也子家子自言不可與盟之故如此
齊師圍成齊子淵捷從洩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
七入者三寸 昭二十六年
矢之來也繇車輗激從車轅之上矢鏃之入楯瓦
者三寸此蓋言中瓦之狀也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召鄢將師且爇
之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昭二十七年
國人取菅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爇之
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
疊用與及繁而不亂此可爲作文之法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進胙者適於神於是乎謗惡之甚而欲神之聽也
蓋無所不至矣
叔向欲娶於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 昭二十八年
毋諸妾也妾以命於毋故曰毋多庶鮮言其毋之
妬也
龍見于絳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有夏孔甲擾于上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昭二十九年
乘龍四龍也河漢龍所出也各二共爲四
蔡史墨曰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
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
孟與焉
鑄刑爲寅之罪也范氏初作刑書久矣而今變而
爲爲使其書復興范之亡於是乎在矣趙孟與聞
故亦宜及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
爲我使之無忌 定二年
臨我我伐二我我舒鳩也爲我吳自我也蓋吳將
伐楚欲使之無忌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誘楚
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爲我使之無忌也不
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所謂多方
以誤之者如此
舒鳩之計致也卾也誤也致以近卾以恒誤以贖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
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阨 定四年

三者漢東之隘道

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奔字句食而從之句食而從之吳人食楚人所為食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定六年

一孟孫何為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

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之而預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詞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彊為之請以取入者也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 定八年

如叛之不如叛之也古語多如此

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禘于僖公即順祀事也然則曷為以時書之見陽虎之營之也 又年

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后下書左彌先下 定九年

登登城也下降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譎詞絕而后下乃譎詞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犂彌從之則書先登矣既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後彌為先下地也登絕后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也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犂彌既不得先難也

今猛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如驂之靳則書先而猛略後焉所謂先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齊侯賞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

賓言其讓也旅言其等也書先登彌先下是旅進退也

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此一句與侯犯從之一句相應侯犯從之之時必

以邴之名藉歸齊齊至是來致之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定十三年

未入晉陽朝歌爲叛既入晉陽朝歌爲叛亂臣賊子非有所以何以成其惡哉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寘諸邯鄲衛之意也寘諸晉陽非衛之意也故曰絕衛之道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繼無患吳矣昔闔廬在軍熟食分而後敢食 哀元年

分者分也人各得其分則無不食之民矣

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簡子誓曰若其有罪桐棺二寸不設屬辟 哀二年

屬辟國君之外棺也屬在棺外辟又在屬外非國君而以無是示貶蓋當時以僭爲禮故其言如此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我右謂郵良也良不自伐故太子爲稱之以折簡子之誇下乃良自言之駕而乘材謂既止其靷之將絕故不以乘人而以乘材材小木也既而果絕則前之將絕益驗矣

司鐸火桓僖災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哀三年

此二言者欲其備預也諸子皆命事獨此涉議論

於是乎去表表之槀道還公宮

表所表火道也道有槀則去之使火道周於公宮不相連及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

諸國殺大夫皆書之周殺萇弘何以不書惟辟作威其殺也雖寃也非專殺也佞夫何以書天王得殺大夫不得殺弟

萇弘之忠不見於論諫匡扶而論者深歸之夫忠盡心於國者也故曰萇弘違天天且違之而况於人乎忠而不可奪也如此忠之至也而殺之以啟乎晉不亦寃乎

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

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士乎
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哀五年
二不與皆指群公子也黨公子所在也謂衛與魯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將盟鮑子曰汝忘君之
爲孺子牛悼公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敢不唯子是
從廢與無以亂 哀六年
亡一 公子是廢以亂也亡一大夫是與以亂也
伐邾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哀七年
先是得邾之繹民皆使在負瑕矣
齊師在清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

子曰就用命焉 哀十七年
謀焉則就之之就若曰俯從之也
公會吳子伐齊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
諸子者皆自分必死而揮也獨有志於獲人哉故
戰而不獲於人其言亦驗矣人尋約吳髮短此所
謂志於獲人者也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奉甲從君對之之言而拜受之之禮
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
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
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
王孫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之故曰姑蔑
之旗

左觿終

左觿一卷通行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註解然寥寥無多葢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端錄之類也其中精確者數條顧炎武左傳補註已採之所遺者其糟粕矣

春秋經世一卷

〔明〕魏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王道行刻

莊渠先生遺書七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經世

一卷》提要

莊渠先生遺書春秋經世卷之七

兵備副使太原王道行梓　門人歸有光校

春秋

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於魯訖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爲始絶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爲經者也孔子所爲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隊於地是故撥亂世而反之正垂憲百王其名曰史其實固夫子之政經也

春秋曷爲託始於隱以平王之終而桓王之始也周衰於平王亂於桓王當其衰也得人焉而扶之天下可以無亂是故春秋撥亂自衰世始謹其幾先也

元年

何言乎元年大謹始也人君即位如天地重闢一番當大震動於其心與民更始

春王正月

春歲之始也天道更新一番王者法天人事亦當更新故始月謂之正月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國史也故歲首書王正朔自天子出也正次

王王次春是故王尊天諸侯尊王而國人尊其君
左傳王周正月于夏正爲冬十有一月也月改則春
移夏數得天殷周改正終然未協天也故夫子論爲
邦欲行夏時乃其作春秋固從周正也說春秋者指
爲第一疑義則有謂以夏時冠周月者然則史書冬
王正月乎有謂改正朔不改月數者然則史書冬十
有一月乎正月自屬之建寅又何名正朔乎三傳作
於先秦逮見周正胡後之人鑿空以言壹似殷周本
用夏時夫子以空言設教及不行夏時也
按左傳公不書即位攝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

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而有文在其手爲
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
立而奉之隱貴而長且賢桓幼非適隱之立也固當
而成父志避踐祚不敢同正君故魯史因事而闕文
聖人因事以明義見隱公不得正其始則亦不得正
其終魯之亂惠公爲之首惡也或謂隱不書即位明
大法於始也周衰諸侯不請命於天子而自立故不
與其爲君信斯言也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悉
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且夫子魯人也修
宗國之史而首黜其先君是得爲忠敬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公穀作昧聲之譌也凡邾公羊皆作邾婁齊人語
云爾公穀經生未嘗見國史今多從左氏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穀梁傳例
及者何内爲志焉爾會者何外爲志焉爾愚按邾儀
父者附庸之君也未王命故以字通微者以名盟者
束牲載書而歃血以質信于鬼神也周官有司盟其
諸聖人以待衰世乎惟信不足故呼鬼神要言焉而
卒不信也盍作民以忠乎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抑有
其本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鄭武姜愛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莊
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
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
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
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
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
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
具車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
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
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潁後悔
復為毋子如初穀梁傳曰殺世子毋弟目君段弟也
而弗謂弟段失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
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趙氏屬辭曰凡
諸侯自攻其叛邑不志準魯史恒法當書鄭伯之弟

段出奔共今辭旨卓異知夫子改正舊史修春秋之
特筆也愚謂克者盡力以勝其敵也此可施之于寇
讐何忍施之于兄弟曰克而不稱弟見兄弟為寇讐
也骨肉相殘古今大惡終春秋書克一而已矣段謀
簒其君兄有罪佚而弗殺而目鄭伯同之于無罪而
殺毋弟者誅其心也鄭莊亂世之雄視殺其弟特凡
上肉耳恐人謂己毋子兄弟不相容也是故納段于
邪使不義而得徒衆及陷于惡逆乃以大義討之而
棄毋絕不為親虎狼弗若也微後悔則遂為梟獍行
矣故春秋特誅之為首惡也身後忽突亹儀爭國久

而弗靖多不良死信天道好還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尊如天故稱天王示天下共主也王德弗若天則
忝王位故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凡贈喪車馬曰賵常
事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禮也其稱惠公仲子者何
聖人特筆也禮重正適故國君不再娶元妃歿則次
妃攝主內治恐開並后匹適也惠公違禮再娶仲子
為夫人是二元妃也聖人因事以正名特稱惠公仲
子以明私愛也程子所謂繫仲子于惠公妾之稱也
繫成風于僖公妾母之稱也隱將讓桓故成桓毋之

喪赴于王室先君之失禮人子固不得而正也天王
若能正之則大義以明亂可以復治今乃遣使下賵
綱常何賴焉以初入春秋故得書天王如恒稱凡王
朝公卿書爵比于外諸侯下大夫書字比附庸之君
元士中士稱名比諸侯之大夫下士稱人比大夫之
微者來接我亦名宰咺士也故名之宰其氏也或疑
咺乃冢宰豈其六卿之長而無封爵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始通也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
焉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

之盟不月公羊謂之微者此史氏恒例也攷之左傳或君大夫在焉而稱及稱人此則關于筆削之義經之達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寰內諸侯也而來朝禮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周衰而寰內諸侯世矣邦分崩離析而王室日以卑矣朝爲兩君之好自列于寰外諸侯也聖人特正其名此非君也惡得而言朝也然則臣焉耳臣也非王命不出境也故書曰來則是以私事自至也穀梁子所謂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此義行則君君臣臣天

子全有畿內可以居重而馭輕矣

公子益師卒

禮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雖公子公孫也不列于卿則不得稱其屬其得稱公子公孫者皆貴戚之卿也尊賢也親親也禮之大經也立賢無方吾何論其戚邪疏邪惟賢則尊之是故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錯也其親而匪賢則吾親其親而不尊益師者孝公之子衆仲其後也而名不登于策書慮是時猶未有世卿也左傳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卿者君之股肱也有始終之恩焉恤典有厚薄故史法因而有詳畧自有世卿也則日卒以爲恒蓋君弱臣強禮悉從厚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聖人撥亂先自治而後治人矣春秋之初中國不能自強故戎狄侵中國不書中國會盟戎狄則書內夏外夷天地有大限界未有中國不失道而戎狄能侮之故惟自責中國而于戎狄不暇問也凡戎狄舉號不別其君臣也不別之者畧之也王者于戎狄以不治治之也

夏莒人入向

凡小國恒稱人其大夫微名不登于策也大國則有

筆削之義左傳莒子取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曰入者得而不居也則是嘗破其國也向自是折而服屬于莒矣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眚之是時天下無王諸侯惟強有力是恃天子莫能討也兵法因怒興師曰剛主不可以怒而興師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死者不可以復生

無駭帥師入極

按左傳稱司空無駭何以不稱公孫稱卿也穀梁謂隱不爵大夫也極附庸小國以大虐小不仁也趙氏

屬辭曰大夫曷爲有言帥師有不言帥師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其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也内卑者不可言人但書其事此史文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不書治在諸侯也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大夫將書其大夫治在大夫也亦有君大夫將而變文稱人者皆關于筆削之義惟内大夫將悉從其恒稱外變文以示義則内從其恒稱以見實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趙氏屬辭曰此戎請盟也春秋不屈中國之君以從夷狄故以公及之愚謂中國之尊其視戎狄固若天冠地屨然公乃親與歃血詛盟是將裂冠毀冕而從被髪之俗此中國之大恥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固狼子野心也庸可信乎然則春秋曷不爲國諱恥曰聖人爲尊者諱雖然苟其自取之也則亦不諱公也自詘中國之尊固非戎狄所得伉也公行還不書至不敢同正君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昏姻常事君親逆得禮則不書臣爲君逆則書志禮之變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此可以攷書法不可以得聖人之心弗親逆固非禮也雖然當其時諸侯越禮也多聖人撥亂大者是急其于小者固未暇過而問焉且小國之朝大國也猶然有見止之辱焉弗敬之討焉則又有佼焉思啓封疆者其弗親逆容有不得已焉者矣聖人如天涵覆萬物豈忍苛責之乎然則此何以書曰伯姬歸紀而紀亾聖人固憫其無終其娣叔姬之賢聖人將表其節爲世勸故詳裂繻之逆以明伯姬之爲夫人也而弗親逆之非則因而自見矣正如天地之常以其心溥萬物而無心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傳魯故也程傳子帛闕文春秋未有外大夫在諸侯上者愚謂當作紀侯子帛文之訛耳外離盟不書此何以書以有關于天下之故也天下無王小國惴惴不能自保則求庇于大國焉紀弱國也畏莒之强因魯而與求好聖人録此蓋傷之也雖然紀侯保邦之道抑末矣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苟爲不然病紀者寧莒而已乎卒之紀滅于齊魯與莒皆莫能救也則莫若自强而已矣

十有二月乙夘夫人子氏薨

程傳從穀梁隱公之妻也公在故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薨者上墜之聲諸侯國内稱之愚按春秋書法雖適夫人也苟不以夫人禮成喪則書其氏卒以志喪紀之廢隱讓桓自謂攝主凡事不敢同正君豈肯成其妻爲小君然則何以書夫人陳氏曰此修春秋之辭也隱讓桓而卒遇弑然隱之篇春秋盖三致意焉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而隱妻得爲夫人

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嫡庶之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之分定則隱非攝主也吾魯史也何敢斥言之致意于二三策斯可矣

鄭人伐衛

凡師聲其罪曰伐潛師以攻曰侵淺攻之亦曰侵其曰罪者亦爲之辭耳按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其曲在衛也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亦既釋憾矣踰年復討公孫滑之亂則鄭之修怨也爲已亟凡諸侯連兵春秋舉重不悉書也書此以甚鄭莊之佳兵且爲五國會伐起文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者太陽之精也而有食之陰邪干陽蔽遮天日裁莫大焉人君不大震動于其心是重獲譴于天也或曰曆家逆推日食凡日月合朔不正相交也其適同度同道也而入交月乃掩日而日爲之食是則行有常度矣何以云裁異邪曰曆家知天數未必知天道也夫陽統陰者也日固不能不與月交然月終不敢敵體太陽也人主昭德月行小有贏縮其間則陰常

避大明何由虧度其薄食者陰氣已盛敢于侵犯太陽狀若吞吐然此逆氣成象禮所謂謫見于天者也然則如之何亦惟懼而修德怛然省吾治之有闕天理爲陽人欲爲陰吾心得無有潛慝乎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邪得無干正乎婦者夫之陰後宮得無有僭踰乎臣者君之陰大臣得無有欺蔽乎夷狄者中國之陰遠人得無有乘釁而動者乎此反栽爲祥之道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公薨地王崩不地畧于王史也禮天

子之喪訃于諸侯曰天王登遐諸侯爲天子斬衰同軌畢至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不書公如京師則是魯不奔喪也王崩書葬平王不書則是王室來赴魯不往會葬也蓋東宗周于小國矣嗚呼至尊崩殂一如天傾地陷而諸侯晏然若罔聞知蓋心死久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傳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愚按左傳得其事而失其義惠公再取仲子爲夫人生桓爲太子三綱不正國人皆安之矣春秋特爲正

名是故繫仲子于惠公稱聲子以君氏明隱當立扶已墜之三綱也趙氏屬辭曰娣姪之喪不登于策以吾君之喪其母也史不可以無書史法苟適夫人喪不用夫人禮則亦書某氏卒而無與稱姒氏孟子是已聲子獨稱君氏其文卓與此夫子特筆也禮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是固貴于衆娣姪矣經于女君葬稱小君聲子以攝女君其卒特稱君氏以明聲子繼室之正惠公再取之非禮也公羊穀梁俱作尹氏曰此天子之大夫也譏世卿也史法天子大夫卒當書氏書名劉卷是已若惟曰尹氏卒豈其舉族皆死乎古史謹嚴又經聖人修定畫法寧有是乎此以空言釋經者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句求賻句後凡書求放此

夫子爲政先正名矣昔者魯公有假于季孫夫子正之曰取以君不可言假于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也王室而有求曷爲不正其名邪曰正名則没其事實是故曲暢以明義書武氏子來見天使至于魯請求賻若出于其私然所以全王室之大體而諸侯之無王由王室自壞之其

義自見矣穀梁傳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者何也未畢喪孫未爵也公羊傳曰父卒子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左傳王未葬也愚謂稱武氏子者衰周之亂政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官父死而子繼則是臣與主共國不復擇賢也立賢無方湯之所以興也官人以世紂之所以亾也有天下者將與治同道乎抑與亂同事乎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魯公稱薨臣子尊君父也外諸侯曰卒別于吾君也太上不名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以著代也卒者人

之終事也古人謹之穀梁傳曰諸侯日卒正也曷爲或不日或又不月邦交有厚薄喪紀有敬慢也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即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癸未葬宋穆公

送死大事也我有往則書趙氏屬辭曰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或不月天子葬日諸侯月尊卑之殺也故天子不及禮不日諸侯不及禮不月諸侯葬日禮有過也愚按上書天王崩下書武氏子來求賻上書宋公和卒下書葬宋穆公比事觀之與國何重邪宗周何輕邪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撥亂之法有二曰防微也曰舉重也公羊子嘗發例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夫取邑者滅國之漸也春秋之初特書取邑凡以杜漸而防其微耳厥後滅國者相繼聖人舉其重者治之則疆埸之爭一彼一此固弗暇治矣此撥亂緩急之次第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臣弒其君則是天地翻覆也當速討誅四國乃連兵以定亂賊之位是率人類爲禽獸也所幸衛猶有臣子討州吁而立宣公卒明大義于天下是歲凡記七策而六策俱爲州吁此聖人悲惻救世之志也

州吁大逆不道以左傳及詩攷之實由莊公之首惡也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

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劉氏曰諸弑君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公子不稱公子未為大夫者也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遇于清按何氏古有遇禮諸侯以王事卒相遇于塗則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見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春秋凡書遇者皆私為之約簡其禮以相見無國君之威儀矣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必不免矣愚謂宋穆公致國于殤公而出馮居鄭語之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所以固殤公也鄭莊欲納馮乃其邪謀我無釁焉彼何敢動殤也曾不念先君之德欲遂殺馮以除其偪一念不仁上帝固鑒之矣今又牽帥諸侯以黨亂賊是教國人無君也殤公誠以大義討州吁而內撫其民則諸[illegible]莫敢不率服何至于他日身弑而國危哉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愚按伐書帥師其恒稱也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此其特書翬帥師何志凶人專兵之始也翬不稱公子者何未命也宋公請公相見而四國連兵曾不與焉公獨不黨亂賊也宋來乞師而公辭之大義得矣翬固請師而行以助亂賊翬為無君矣惜乎隱公辨之弗早辨也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

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羊傳例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朱子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公羊傳例稱人衆立之辭也愚謂亦一國之辭也按諸侯嗣位有常

彝史所不載繼故而後言立重絕世也此亦史氏成法聖人修之必也賊討而後書立君以明綱常復正若宋殤之弑也馮立晉厲之弑也周立聖人皆削弗書既弗討賊國雖立君猶無君矣其爲一國之辭何也立君大矣有天王在國人何敢專州吁之亂王室若罔聞知也亂定而後置君亦不請命于王矣于是時天王若贅旒然嗚呼衛莊惟無道也州吁是以弑桓今也又得淫亂之宣生民何辜哉是時王命猶行天王若討州吁詢于衛人立賢者主社稷則周可以復興衛可以無大亂矣吁可惜哉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左傳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

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胡傳衛侯爵何以稱公失位見弑何以稱桓程傳國人私謚也送終大事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秋衛師入郕

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愚按衛入郕書治其以衆暴寡也郕侵衛不書則何以知其始禍邪曰郕之爲國微矣聖人寬仁凡在弱小固一切包

涵之非被侵伐不書天地之量也然而前乎此莒入向月後乎此秦入滑月此特畧之而不月者何以郕人有以來之也聖筆如化工洪纖皆察屬辭所謂因日月以明類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左傳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愚謂考者何廟始成而祭也仲子三年之喪畢也久矣再踰年而廟始成者何疑之也何疑爾天理之在人心終未能安也禮庶子為君則為其母築宫其制亦殺矣以仲子之嘗為夫人也弗敢下同妾母祔而致之廟與則禮無二適又弗敢上匹元妃故遲遲也不得已而特為築宫以成其尊其制必有加隆矣國史從而書之志禮之變也雖然其禮亦何敢悉與宗廟同故于樂舞而疑之則用六羽也佾有干舞也者武舞也羽舞也者文舞也婦人無外事惟列羽舞而已其言初者何此春秋特筆也魯僭天子禮樂夫子不忍言也則因事而見之書初獻六羽則前此乎僭八佾矣六羽用諸仲子之宫則後此乎宗廟猶

舞八佾如其故矣雖然亦也疑之矣天理之在人心寧無暫明乎惜乎濡染于人欲也深逡巡焉莫之能正耳魯之上僭則吾不知昉于何公其諸周之東乎而託以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則誣其祖矣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愚按附庸之君不列于五等當大國之卿則其大夫固不得先列國之微者春秋以主兵而先邾非紊周班也治其為戎首也國君自將則以王爵序如恒稱

螟

公羊傳記災也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蠈食根蟊胡傳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聖人以是為國大事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

葬之加一等强之後為臧孫氏與魯相始終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傳以報入郛之役也愚按滅國恒不言圍此取邑也而言圍穀梁子所謂久之也宋殉利人土地久暴師攻城使兩國之民肝腦塗地是率土地而食人肉也暴其民甚卒之身弒國危吁其不仁之積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公穀作輸左傳更成也陳氏曰渝平釋憾而為平也平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

始也愚按渝之為言變也鄭求與魯更成而敗宋前好也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鄭宋連兵宋與魯交好而魯故有憾于鄭鄭莊欲伐宋魯之交久矣聞宋使之失辭而魯怒之也遂起而乘其隙魯雖許鄭平而宋好如故然已墮鄭莊術中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傳始平于齊也鄭與魯更成猶未得堅要約也齊鄭為黨故鄭通齊使結好于魯齊魯之交合則宋黨自携此鄭莊之陰謀也戰國相傾之俗莊其作俑也哉春秋志此以起三國伐宋之禍

秋七月

春秋過時無事則書首月天道一小更端也四時具而後歲功成天道又一大更端矣人主察此其知所以求端于天乎

冬宋人取長葛

長葛不言鄭蒙上伐鄭可知也此史文也吾夫子修之固多改正舊史虎牢還繫之鄭彭城還繫之宋皆特筆也此長葛何以不繫之鄭邪曰責鄭伯之棄其民也迹鄭莊之用兵可謂雄長一時矣宋雖大非其敵也長葛之民久困鋒鏑為吾效死不降赴之當如

救焚拯溺然乃從容玩寇遠交諸侯置長葛民命于度外以罷老宋師憤盈其主之志吾乃收全勝于後而他取償甚哉其不仁也

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也者伯姬之娣也待年于父母國至是乃歸禮天子一取十有二女諸侯一取九女格之同時以定名分以窒亂原婦人八歲以上備數十五從適二十承事君子策書之法內女為娣姪從適不書尊適也待年于國不與適偕行則書其歸以其同為先君遺體也夫子修之內女雖夫人非有故畧而不書叔姬

以娣特書錄其賢也終春秋書娣一而已矣關雎王
道之基也周以之興世之下衰女德不貞而婦道多
缺故聖人表其賢者以為世勸貴賤非所論矣

滕侯卒

史失其名魯之于小國禮恒慢也夫子修之因其闕
畧而失自見矣

夏城中丘

左傳書不時也程傳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
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教
化行則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
力必書以勞民為重事也城者完舊也築者創始也
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結艾之盟也以禮通好曰聘齊魯會盟猶未得
堅要約也故又使其貴介弟來申固前好凡言弟者
謂母弟也然則同母而加親乎曰否以別適庶之貴
賤也同母而加親則是先母而後父狄道也庶子而
鈞于適則母之貴賤無別是亂立子之班也禮國君
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其賢而與國政者自稱公
子不以弟稱也春秋諸侯視其國事以為家事故使

其子弟交政于國中曰常事也聖人則曰非常也闕
事王事也王事天之事也惡可以私凡書使其弟者
皆謂寵其私親匪以賢選盖有志于天下為公也

秋公伐邾

按左傳為宋討也公猶未絶宋好也魯與邾昔盟于
蔑矣因宋而渝盟以強弱為向背信義果安在邪邾
終隱世不復通曲在魯也趙氏屬辭曰凡春秋所書
侵伐除伯者攘夷討貳之外莫非為亂而已皆從其
恒辭則無以示義皆變其文則無以見實故夫子于
內師加小國雖微者言伐見其恃衆陵寡加大國雖
公將言侵見犯非其分悉變其文以示義于外師或
以大加小而言侵或以夷狄于中國而言伐或小國
而言伐我或大國而言侵我皆從其恒辭以見實周
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九伐之法馮弱犯寡
則眚之此春秋內師書侵伐之義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常事也魯侯不庭而王室
下聘之則非常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

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穀梁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愚謂戎加兵于王臣是不知有王也楚丘衛地如入無人之境焉衛為無政矣猶曰出吾不意也凡伯伐後固當糾合諸侯共興問罪之師而乃衰如弗聞則是中國亦不知有王也或譏凡伯不能死于其位愚謂自我致寇則有之責以必死則固矣戎之襲凡伯也意在辱之匪若敵國俘而臣僕之也凡伯但當不屈其節可以死可以無死只問義如何必死則傷勇必生則辱國矣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愚謂宋公有憾于鄭而重違齊侯故先與衛私約蓋生于一念忌馮而卒成滔天之禍是故人主不可不慎其心術之微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愚謂鄭汲汲與魯平以間宋也要之以齊侯而魯宋之黨不攜于是利而誘之其請以祊易許者陽為漫辭陰實啗魯以利而不責償公貪其餌遂黨鄭而與宋讐黷于用武以至殞身哀哉故孟子斷國論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春秋無費辭書歸祊則我有之矣書之重辭之費何以故邪曰經世孰重乎莫重于尊王矣亦莫重于尊祖矣祊者非它也天子巡狩于泰山賜鄭湯沐之邑也先君之所受也世守也今以與魯而魯受之其心固謂天子不復巡狩矣先君其何有矣是無父無君也與者受者其惡惟鈞書鄭伯使宛歸以治鄭也書我入祊譏而日之以治魯也凡言入者難辭也此言入則逆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左傳齊侯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愚謂宋衛徉許齊而藏怒宿怨偽以信要于神明欺天也瓦屋周地三國弗覲王而詛于邦畿無君也三國咸在東夏而西為此盟豈齊侯欲致鄭而鄭不至與八月鄭伯以齊侯覲王蓋有他志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參盟于是始陳氏曰有參盟然後有盟主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于是乎輸平于魯齊亦

為艾之盟以平魯為宛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感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傳以成紀好也按屬辭例公特盟外大夫諱不稱公惡其伉也君臣之分不可不嚴也莒人微者不嫌其伉故直書公以公自貶其尊也

螟

菑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愚按古有宗法以厚風俗諸侯之子稱公子別子為祖也公子之子稱公孫繼別為宗也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謂之賜族大宗百世不遷以統族人有君道焉故教化易行也國有世臣則社稷重其世卿則危社稷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南氏也季字也愚謂王聘再至矣公不一如

京師心何安邪故曰哀莫大于心死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愚按周三月于夏正為建寅震電發太早則生氣散越不至而至大雪復乘之則暴折生氣至而不至皆陰陽之爭也故曰人主和德于上則天地之和應

挾卒

古者姓以別生氏以合族大夫名而不氏者何與姓始興為大夫者也有功則卒而後賜族或以官氏或以邑氏與別子同春秋之初魯有挾也柔也鄭有宛也詹也紀有裂繻也蓋皆異姓初為卿也自有世卿而後大夫無不氏者矣

夏城郎

許氏曰中丘城而後伐邾矣郎城而後伐宋矣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墻而念外人之有干非時動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

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愚謂齊
表東海至僖公而小伯有志于合諸侯其平三國意
猶近公也鄭莊則欲挾王為重故不肯平先以齊侯
覲王而後以不王討宋假公逞私使其彊大則為操
也可為裕也亦可聖人于伐宋削而不書誅其心也
或疑宋不來告鄭方與魯通豈有不告然而不書明
是夫子所削也鄭以國小欲扳齊魯大國之助書會
于防志伐宋之始禍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按陳氏曰東遷之後

諸侯專征矣小者修怨大者定篡弒猶未衡行于天
下也鄭伯首挾天子以令諸侯矯以王命而私會齊
魯齊魯亦知非王命而私會于鄭而後諸侯之師始
衡行于天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愚按凡稱師者君不
自將也于是公親在行而翬先會特書翬帥師者何
志凶人久得兵柄而弒械成隱公者前有譏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也陳氏曰此中丘諸侯也曷為會稱
君伐稱人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人之者畧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管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
于我愚按宋與齊鄭相持公後至而始勝鄭乘勝奪
宋二邑歸魯以為公功實啗公以利也春秋無義戰
惟伯者彼善于此餘皆樂殺人也聖人有不忍之心
焉凡外師書戰而敗績者兵以正合也彼已均有罪
焉其直書敗者以詭道勝之也故惟歸曲于勝者內
師無論陳與未陳但書敗其不以善戰為功也為外
所敗諱之而曰戰會伐則從其恒稱公羊傳取邑不

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陳氏曰于是鄭師
歸于我曷為以內取書之蔽罪于魯也春秋嚴義利
之辨苟以為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譏不在
鄭也濟西田書取汶陽田書取鄆田書取譏不在晉
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
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

而敗愚謂鄭悉師以伐宋乗勝而還不虞宋衛竒兵乗虛擣鄭本根幾亾宋衛勝敵而驕召蔡伐戴携鄭與國而師不和不虞鄭伯起乗其敝全軍覆没皆為利所迷也故曰爭逆德也兵死地也傳言七月戊寅入鄭經畧而不月以鄭有以來之也鄭取三師不仁之極此戰國坑兵之漸也天道好還禍不于其身卒于其子孫春秋書鄭伐取三國之師傷天下之無王矣書宋取鄭師鄭取宋師傷天下之無伯矣此春秋之終始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傳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愚按入國恒月畧之則不月此特日之而加詳者何甚之也何甚爾曰聖人天寛地容其于小國惟恐其不能自存也鄭矯王命加于大國猶可言也加于小國不可言也郕自是蓋折而服屬于齊矣聖人以齊鄭為已甚也又按十年凡書六策通前一策總為宋鄭搆兵屬辭比事始于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而終于宋督弑君突歸忽出凡二十餘策觀之則諸侯之首惡黨惡人心之反覆天道之報施舉昭昭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國君相見曰朝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衰大國莫朝于王而小國朝大國惟謹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來朝時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左傳滕侯薛侯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乃長滕侯或曰其兼言之何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愚按兩君相見于廟禮不可參假令賔同日來主君行禮于廟固不同日也滕薛之爭長請先相見也公不敢當正君而責以僭天子弗近于人情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公會齊侯鄭伯入許庚辰傅于許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愚按入許何以日甚之也

何甚爾甚齊魯之助鄭為虐也傳言會經言及若我所欲然何也曰蒙上會為一役故更言及耳于是許國破君奔矣何以祗言入以許叔猶得奉其宗祀也雖然亦為之名耳實則兼幷之矣曰聖人興滅國繼絕世苟一綫焉未絕則猶有興復之期不忍言滅也其書入非末減鄭也以存許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弒其君軌實與聞乎故則軌為逆首藏在諸侯之策固曰魯軌弒其君息姑此則曷為書公薨國大惡諱不忍言也其不地者何言死失其所也雖諱而亂

臣賊子之獄具矣穀梁傳曰公薨不地故也公羊傳曰公子翬謟乎隱公謂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説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將反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于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于鍾巫之祭焉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愚按隱公之弒胎禍于惠公矣使翬也弗握兵禍亦弗作公

自倒持太阿也當翬射利而請殺桓公誠引大義誅之挈國以予弟豈不全吾之讓哉惜乎公之當斷不斷也雖然公能輕千乘之國而利于得枋使上下交征利則公之失其本心久矣左傳不書葬不成喪也愚按軌自以當立謂隱也攝不肯以禮成其喪葬故有關諸弒君者惡逆已極罪不容誅凡在位者賊不討又從而君之則皆逆黨矣不待別加之罪矣公穀乃創為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罪無臣子也辭義甚偉然不可通于聖經何也聖人因其可罪罪之非有意立法也

春秋經世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名春秋經世者蓋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所註惟隱公一卷其注多從左氏然如公矢魚于棠全錄臧僖伯諫詞惟稜傳末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二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之鈔錄耶間有自出新意者如謂杞子伯莒子盟于密當作紀侯子帛以子帛爲紀侯之名又謂挾卒乃異姓之卿則又皆杜撰之談矣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五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說志五卷》提要

隱公

仁問春王正月者何曰即夏之春正月耳周雖以冬十一月為正朔也孔子修春秋則斷自春正月紀之故曰行夏時也故日食地震水雹星殞霜雪螽螟之類皆紀之以日月與時也如以冬為春則日與災違事與時背何以訓後世乎故凡有年饑饉麥禾之無必書於冬大水大雩嘗祭麥苗之無必書于秋郊必書於春或夏也然則三月震電亦宜也何以書乎曰因庚辰之大雨雪不可並見也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十年冬大雨雪三十三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者何曰莊僖之十月不雨旱也或雪或雨皆不雨也雨雪大雨雪猶六月雨之意乎十二月矣殞霜猶不殺草李梅實草木犯也殞霜殺菽者何曰他穀未殺耳若是則正月必為夏時之春[illegible]矣王正月者何曰是豈惟見大一統哉亦以寓行王道也故程子曰假周王以正王法耳即位書之正月者何曰既以夏正紀事則即位可書于此以開後事也[illegible]

書即位者何曰桓宣繼弑君而立與聞乎故公子所謂如其意而書即位也莊閔僖定雖繼弑君逐君而立比於桓宣親弑其君者則有間矣故不書即位欲討賊也閔公不討慶父定公不討季孫然矣若彭生則魯人已請誅於齊而僖公之討慶父雖緩亦誅之也奚皆云不討曰齊襄桓公之賊也莊公泰然在位與之會盟慶父閉奚斯之罪而自殺實未嘗行討也隱公未繼弑君而立亦不書即位意安存乎曰以諸大夫扳已而立即篡弑之漸不與其即位也故左氏曰攝也惠公蓋命立桓也桓幼而隱攝立也故改葬惠公隱公弗臨知其慽君父也

于蔑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體元而用正以成分爭詐僞之俗諸侯始叛而私盟耳其春秋所以作乎若魯隱眾好于邾屢盟而覆不假言矣

于鄢之役者何曰段不稱弟罪段不稱公子罪武公初姜氏亟請立段武公雖不許豈宜容其亟請乎其後請京請鄢皆自是啓之耳其書鄭伯克段罪莊公也穀梁子所謂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耳不書段出奔共何曰若即滅之于鄢也寘母城潁而誓及黃泉大罪也奚不書曰取改過也悔于心而從考叔之言遂爲母子如初矣以爲改過而不書聖人之意深矣

賵問歸賵何以不言賜與錫曰凡命言賜凡物言歸則何以言歸曰見諸侯之尊雖王室歸諸侯耳故凡賵含襚脤之類皆書歸若曰不得不歸云耳金車之類皆書求見諸侯留於王室若曰不求則不得也命何以不言歸曰不可訓也命猶在周耳

及宋盟宿者何曰諱公之忘親也孝子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即求成其心忍矣故諱公不書故冬改葬惠公亦不書矣天下豈有葬親而子不臨者乎以爲大惡而諱之故知盟宿之爲忘親也

祭伯來者何曰見天王不能制其臣也若祭伯之私交不假言矣穀梁子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弗貳之也

公會戎盟唐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治中國也故中國諸侯從戎狄而會盟耳若魯隱廢伯禽之業亂華

夷之防以為諸侯先其罪又何言哉
鄭人伐衛者何曰見平王寵卿士啟其殘弟之心以至其後不已也故上年衛人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皆不書
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侵王室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王室不可言侵也不忍言也故凡侵王不書伐王書侵王不書不幾乎縱奸乎曰鄭莊公及虢公皆王卿士也平王貳于虢而不公至與鄭交質交惡甚矣桓王不能盖父之愆又畀之政而益長之鄭之師王速之也

盟于石門者何曰罪鄭伯憤懟君父不奔王喪也平王崩于春而齊鄭盟于冬其諸鄭莊以王畀虢公政使祭足帥師取麥禾不足也又私盟石門以脇王乎不然何以視君父之喪若秦越乎以齊為首者何誅黨也以為惡其失信者何曰有是哉淺之乎為罪也
癸未葬宋穆公者何曰譏緩之不臣也三月平王崩八月宋公和卒暑如視王如諸侯也亦當論赴之先後而葬焉乃舍王而葬宋公何也且王嘗賵仲子也曾此不念真憾其君親矣公羊子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月危不得葬也
衛州吁弒其君完胡氏曰罪莊公不听石碏之言待以公子之道其説精矣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蔡般許止楚商臣皆稱世子豈其若待以世子公子之道邪曰此六弒者當君身也州吁則本先君耳當君身也故公子世子云者因親而與權甚之也若曰臣子也而乎弒君父云爾
遇于清者何曰著魯宋之不臣也平王崩而不葬桓王改元而不朝宋殤初立而相遇何也尚奚論其

禮之煩簡哉
衛人殺州吁于濮者何曰衛人者著天王諸侯之縱賊也于濮者著石碏之忠也不沒其實也君子而求其實則知石碏請于陳使右宰醜莅其子殺之于濮耳
五年觀魚者何曰君無克己之仁斯無從言之智而欲責其為王事民事以出亦難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者何曰不與寡葬也葬其賊定其亂而後葬焉死者如有靈不以為哀敬也
王使尹氏武氏以曲沃伐翼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

使犄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奚不書曰翼初微也
不然其諸王猶能制命乎故以為常而不録
衛師入郕者何曰見天王失命討之驗也衛宣即位
不受命于王既立不見討于王是以敢肆其暴
邾鄭伐宋者何曰罪鄭失用兵之時則亦邾之類也
當其大罪則不治當其小怨則治之大罪者當州
吁抗王師小怨者取邾田圍東門以王卿士且大
國也而為侯國之附庸後故序邾下
盟于艾者何曰陳氏[illegible]初宋衆衛陳蔡一黨
也故數伐鄭齊鄭[illegible]也故盟石門至是鄭既輸

平于魯故齊亦盟下[illegible]也其諸鄭莊平齊魯以謀
伐宋乎然則與之邪曰莊為王卿士不能入正其
君以朝諸侯而建此謀亦末矣若齊魯從其言而
私盟又何言哉
鄭伯如京師蓋自祭足取麥禾之後至此始朝桓王
也奚不書曰鄭伯本王卿士既不書其侵王亦可
勿書其朝王也
七年齊問叔姬歸于紀胡氏蘇氏奚從乎曰其胡氏
乎噴而得書入鄫之録自見矣又何必三十年前
而預褒

公伐邾者何曰見宋之強魯之無王也宋逆王師取
鄭邑不足[illegible]志也又使魯伐邾以肆其忿耳雖天
子之使諸侯不是過矣[illegible]公伐若曰不令而行
也何以知為宋伐也前書邾鄭伐宋下書宋伐鄭
公伐邾者故知為宋也若魯不義而叛盟又何言
哉故左氏曰伐邾為宋討也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何曰見王室不
綱也諸侯不朝爭相侵伐王師不加已矣又聘之
者何也宜乎戎執之于楚丘耳胡氏以為責凡伯
不死位者何曰至是而死豈曰斷哉雖死百凡伯

祗壇溝壑耳春秋清源不清流
八年宋衛遇垂者何曰著宋殤之傺也以馮在鄭又
謀入之也若其無人若相見之禮小之乎為失哉
瓦屋之盟者何曰見天王不能有畿内也瓦屋畿内
之地宋及齊衛蔡盟于此視[illegible]無不一覲焉猶
為王有畿乎以信待人之說如之何曰諸侯無
王之罪且未治尚奚論其私交之信乎永嘉呂氏
亦云
浮來之盟者何曰見天下尚力也莒曾入向伐杞取
牟婁天子不討焉則可以橫行天下矣故雖莒之

微者而隱公猶汲汲與盟以求援尚奚論其非譏
德哉是故尚力斯廢禮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聘者何曰見諸侯之尊强不敢
不聘也不然魯不朝聘京師戎已執凡伯王之君
臣曾無憤恥之心而又使南季何也其以戎尚未
殺凡伯乎甚矣哉其懼諸侯也
爵問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者何曰大雨
震電矣非震電之小雨不時也而又大雨雪何也
其君臣錯列夷狄交雜之證乎故穀梁子曰八日
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也胡氏說震電非說雨

雪足
公會齊侯于防士曰何也曰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
為王朝卿士以王命討之會于防謀伐宋也何以
不王曰宋初黨州吁以伐鄭鄭以王師伐宋宋遂
圍鄭取長葛使魯伐邾乃又盟齊衛于王畿之内
而不朝六年之冬鄭伯既如京師矣故以王命討
之也胡氏以為若討違王命則召陵之師不足過
者如之何曰非也春秋世變日下使召陵而在隱
公之世人視之猶于防耳且桓公之世陳蔡猶能
從王伐鄭況隱初入春秋而鄭伯眞王卿士乎但

是時也王命甚微雖有之不足重輕然則與之乎
曰貶也鄭伯不能匡其君以行王道于天下已且
使祭足帥師侵王尚何責宋乎哉及其敗宋也又
取郜防以歸于魯然則繼王命者鄭伯也故會皆
書爵伐宋變而書人至與翬比不足也又書宋衛
入鄭以著其効不足也又書伐取戴以甚其罪然
則所謂逆王命者其程氏所謂矯假以逞私忿乎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敗宋師獨書公敗何曰惡
專利也
滕侯薛侯來朝者何曰見天王之無諸侯也諸侯相

率而朝魯其以魯為京師乎魯之僭竊亦可見矣
若滕薛不合中聘世朝之禮又奚足論哉
時來書會罪鄭入許書及罪公何以齊侯主兵也曰
其諸嚴治其黨乎許莊奔衛奚不書曰免許詞也
若曰許猶能守其社稷耳免許則鄭人强暴之惡
甚矣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以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
盟州陘隤懷畀鄭人奚不書曰天下之土皆王土
也一予一取誰敢禁之哉故諸侯取一邑失一地
必書王而不書聖人之志其欲王有其土乎

桓公

如軫問魯桓求援何以獨先於鄭曰此鄭亦貪魯人之利魯貪鄭伯之勢皆無王也魯人曰鄭伯王室懿親且卿士我雖弑逆苟得鄭天子且交歡列國諸侯其奈何鄭人曰王政在我苟利於己遑恤其他此會垂盟越而假許田也故隱桓之罪使王政不行于天下者皆鄭莊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罪也穀梁子曰用見魯之不朝於周鄭之不祭泰山也

元年書王治魯桓之罪二年書王治宋督之罪程子之說也十年書王紀常事十八年書王誅既死自

三年及餘年皆不書王見桓之無王胡氏之說也如何曰鑿斯甚矣如從程子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不弑君之年者矣其書王何也如從胡氏之說則十二公內亦有弑君之年者矣其不書王何也然則為闕文審矣

滕子來朝其書子何曰自降也如曰貶詞也即弑逆之黨八類所不容矣尚得列于五爵乎故程可久以子產爭承之事言也四夷雖大亦曰子者何曰禮言四夷雖大國不得稱公侯伯止稱子男降中國也然則子男豈戎狄之號哉

于稷成宋亂者何曰罪鄭莊也鄭莊王之卿士既取許田以成魯惡又為稷會以成宋亂耳魯桓身負弑逆會督其小罪也故不書及其先齊侯陳侯者何曰此絕鄭伯之黨也絕鄭伯之黨者絕桓督之黨也不書立華氏者何曰成宋亂即立華氏耳穀梁子曰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君子於內之惡而無遁焉爾

其曰取郜大鼎于宋者何曰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失也故郜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又將為誰所取也故太廟有靈所不受也若曰以

利言之許田比鼎孰輕重哉孰多寡哉我之子孫以弑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弑逆而失大鼎周公之所甚傷也伯禽之所甚痛也故曰納穀梁子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杞侯來朝仁曰何曰從經及左氏如字者是公穀程子作紀者非也杞一年凡再見後三年又見豈皆誤乎書之者何曰來朝于七月入杞於九月見魯桓忘義廢禮肆行暴虐之甚也蓋于其君覲且不顧是何有于杞哉以為來魯為之主而不貶者如

何曰滕子朝且為黨惡況于未為王乎然則亦貶杞侯乎曰從滕子也春秋起義于先者不再瀆此為入杞書也

三年胥命于蒲者何曰見王命之廢也王命廢故諸侯相命耳當是時也齊桓宋督接踵弒逆鄭伯既得賂以挾王列國諸侯曾不誅此其相命者何也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乎荀子諸傳皆以為善胥某之所未喻也

五年從王伐鄭王不稱天弼曰何曰省文也省文則可讀矣如以為非天討則十二公內非天命天討者多矣奚皆稱天且宰渠伯糾仍叔之子來聘豈天命乎王皆何以不去天況定魯桓之位成宋督之亂者皆鄭莊乎夫直紀其事孔子猶以為罪也忽然而稱天忽然而削天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哉夫君父一體也父有不義子諍之已矣遂不稱父其可乎三國諸侯從王而稱人何衆詞也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不書者何曰王統之也射王中肩所未弒耳奚不書曰不忍言也甚之也故戰與敗且不書知敗與戰且不忍書則不可削天矣又曰作闕文亦可也

七年穀鄧來朝何以書名曰周禮諸侯鄰國間問殷聘而世相朝穀在襄陽郡鄧今鄧州去魯絕遠乃委棄宗廟社稷不顧而相朝魯猶失國也故名也以為專責朝弒逆而書名者何曰若是則當于滕子先書名矣然則穀鄧之朝弒逆不貶乎曰從滕子也不假言矣春秋起義於先者不再瀆此四年及此年去秋冬者何曰缺文也不然則聖人為怨天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仁曰何曰穀梁子曰烝冬祭也春夏興之志不時又不敬也夫觀是說又足證月數之不改矣胡氏非志不時如何曰如以春為冬也謂之時則夏之為春而烝也亦時乎惟再烝見瀆之說為允

去年楚子敗隨師于速杞今年楚鬬廉敗鄧師于鄾明年敗鄖師于蒲騷又明年敗絞師于山下又明年羅敗楚師屈瑕死矣皆不書曰畧夷狄也略夷狄則急治中國之意可見矣故凡中國侵伐皆詳也不然則夷狄方來之禍不可遏

十一年惡曹之盟十二盟在鄭亦先齊者何曰從宋戰于郎之文誅其黨也不如是兵不解不如是盟不止故君子遇闘而思救見詐而勸信

宋人執鄭祭仲者何曰罪宋莊也非天子不封諸侯
非天子不廢諸侯而況執其臣以立其君乎若祭
仲者任大而不能托孤臨難而不能死斯果使忽
奔突入其罪不假言矣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何以不書公曰諱
也奚諱乎魯桓以弟而弑兄鄭厲以弟而逐兄其
罪一也而乃伐宋戰于宋者何哉其以宋未之我
討乎天下無道而亂賊横行一至是乎故以為魯
惡而諱之以為魯惡而諱之其罪不容隱矣然則
宋之貴賂無厭屢盟無信不可罪哉曰比於魯鄭

罵詈之與殺人也
鄭語來盟者何曰危二君也鄭盟曰我能逐兄魯盟
曰猶不如我之能弑兄也故書弟語則鄭突魯桓
皆可寒心矣夫語亦弟也彼豈不能逐且弑乎我
哉故曰危二君也
御廩災乙亥嘗者何志不敬也非志不時乎曰穀宜
嘗災不宜嘗公羊子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
而已矣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穀梁子言以者不以也何曰
誰使而立突乎故前二年鄭人而來戰實宋之貪

取也不知自反乃以四國伐鄭焚渠門入大逵取
牛首祇益暴耳列國之从秖為之用不假言矣
王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何以稱世子乎曰明其宜
有國也突之奔蔡何以稱爵曰雖有爵不與也非
世子而有其爵其乃取之乎若曰世子者方歸而
為之君者其誰邪然則忽之初出奔也奚不稱世
子曰忽已立乎其位而稱世子則外也則何以不
稱伯曰莊公卒于五月忽奔於七月爵稱焉是一
年二君矣故止于突歸不言鄭于忽奔係之鄭也
然則今之復歸稱伯不亦可乎曰是矣實也君子

而與十人爭矣非春秋已亂之法
許叔入于許者何曰喜許叔憫亡國也鄭不亂則許
叔不能入然則聖人幸鄭之亂乎曰鄭莊肆暴而
入許自以為得矣身歿未幾子孫亂許復有國亦
天道福善禍淫之常耳雖不幸則固以為宜然也
胡氏以為譏許叔非復國之義者何曰當是時也
天王且見射于鄭告諸天王其奈何莫大於齊宋
也數被鄭師訴諸方伯其奈何斯其說亦迂矣其
曰入難辭也
鄭伯突入于櫟者何曰凡諸侯為突而伐鄭且明櫟

非鄭所得有耳故上書鄭忽歸鄭下書會伐鄭若
書突入鄭則嫌于伐鄭矣曰既書會衆伐鄭又書
會曹伐鄭者何曰不如是不見宋莊之僭不如是
不見鄭突之強

葬蔡桓侯季得與曰啖助之說如之何曰非也侯定
爵也蔡季知請謚在稱桓與他稱耳不在公侯

葬我君桓公䣳曰公羊子以為讎在外者何曰君父
之讐不共戴天豈有外乎觀莊公不書即位以示
討賊見矣然則葬者何曰不以為既葬而不討賊
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一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

莊公

士問榮叔來錫桓公命啖助曰王不稱天范甯曰非
義所存奚從乎曰從范甯且寵篡弒之罪即錫命
之文已具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為子而可改易
父之名字謚號也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紀季以酅入于齊者何曰著大國之暴與國之懦也
故上書遷紀下書次滑而紀季入酅得免於貶然
則胡氏以次滑無抑齊者何曰莊公于父之讎且
不能報于紀何有宜乎次于滑也借使滑不次而

救紀亦不能準報讎之義也

公會四國伐衛穀梁子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逆王
命也子突救衛程子曰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王
命也柰何曰奚必然下書朔入衛又書齊人歸衛
俘則于突及諸侯之善惡自見如其貶諸侯也豈
止于書一人如其褒王人也豈止于書一字

仁問乾時之敗諱公者何曰深惡其忘親而納糾也
如曰為與讎戰雖敗榮亦何嫌于書公而諱之邪
且前係納糾于公伐齊之下即乾時之戰為納糾
耳則敗也又何榮故不書公者若曰有父之讎而

不知報為紂之故至戰而敗績此大惡也故諱以
見義
齊人取子糾殺之何言乎齊人曰言桓公若非子糾
之兄猶途人耳是故糾稱子則人齊桓段不稱爵
則目鄭伯法殺也
長勺之敗何曰責魯之忘親黨糾也前有父之讎而
不報後為糾之故而數戰故乾時不已也則又長
勺夫父與糾之親疎莊公且不知也糾與白之邪
正莊豈能辨之哉是春秋之所深痛也至是可勿
諱公矣許戰何足道乎

荊敗蔡師于莘齊師滅譚者何曰夷狄猾夏至虜其
君而齊侯漠不介意乃方滅不禮已之譚何也可
謂既不能攘夷而又猾夏矣
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
得乎衆人之心耳故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
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為誅始亂而人諸侯則桓公
又始亂之始者也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
豈法理哉穀梁子之說審矣
如斗問于柯之盟者何曰惡魯也柯齊地吾父所死
之處也小白齊襄之子吾父所于死者之後也縱

曰敵怨不在後嗣亦可與之會且盟而不動心乎
是故明此義則齊地莊公終身之所不忍履齊人
莊公終身之所不忍交也死而後已耳其書爵者
正以顯之耳
再會于鄄齊皆序宋上伐郳而序宋下者何曰侵小
凌弱而為宋人役不以伯者待之也去年荊入蔡
而不救此年宋伐郳而听命必將滅郳如遂而後
已乎明年伐鄭二十六年伐徐皆後宋以見不修
德而從人侵伐猶夫人耳然則會盟序宋先者何
曰盟以尊周攘夷猶善于侵伐乎故舉善則進之
從惡則退之此春秋王道之公也故二十八年救
鄭亦先宋

同盟于幽諱公而惡失信者何曰雖則下書鄭詹自
齊逃來為背盟然其諱者猶不止此也夫單伯與
齊盟猶可說也忘父之讎從天下諸侯而听命于
仇人之子是尚為有人乎是故欲行尊君之忠者
必先存尊親之孝
齊宋陳伐我西鄙者何曰此著魯失信之效也前既
盟幽而復受鄭詹之逃今雖公子結往盟又何足
信哉西鄙之伐宜乎其然也夫齊也懷受詹之憤

外與結盟而內藏禍心秋歃血而冬舉兵又豈王
道哉失已與人以招寇之說如何曰非伐我之本
意也
肆大眚者何曰豈惟譏失刑于人哉所示者深矣王
仲仁曰亦莊公以不能報父之讎弁于己而肆之
乎
及齊高傒盟諱公不書如齊納幣及書公者何曰諱
也者以不諱也不諱也者以諱之也仇讎之大夫
盟且為惡而諱之況於身娶仇讎之女乎可勿諱
之矣

公如齊觀社何曰去冬納幣今又觀社莊公之志不
在社矣父子夫婦之倫于是滅
大夫宗婦覿用幣何曰豈惟見男女同贄之失禮哉
亦可以見崇利貨之風也利興而禮廢
齊人伐衛而以衛人及戰傳謂齊桓奉王命以討立
子穎之罪者然矣齊亦書人如之何曰齊雖奉王
命而取賂以行猶衛人耳
仁問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之傳與春正月相背
者何曰此胡氏攷月數之說推之自不能通矣
公子牙酖于季子而書卒傳曰善季子子般弑于慶

父而書卒亦為善慶父乎且牙有今將之心書季
子之殺牙正同周公之誅管叔於季子未為不善
也奚隱而書卒曰牙卒猶曰牙自取之也子般之
卒莊公之自取也父子一體也莊公臨死而子卽巳
莊公自絕其嗣者也夫孟任之子胡能有定哉故
乎卒不歸咎于季子般卒不必罪乎慶父公羊子
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

閔公

爵問春秋于公子弑君者皆去公子以著罪慶父先
弑般以如齊後弑閔公以奔齊皆書公子者何曰

如齊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莊公之失也出
奔書公子者大慶父之勢以著季子之賢也若曰
是公子慶父也而殺子般莊公使之也不然何以
肆行無忌乎若曰是公子慶父也而出奔是季子
逐之也不然何以使若人而出乎故公子云然則
何以不致討曰力不能也故于季子來歸止曰季
子而於慶父猶稱公子以見其勢之在也故敗莒
師始於季子稱公子明有權斯能討賊矣季子以
僖公適邾奚不書曰明季子在內也季子在內而
慶父始出奔耳然以僖公適邾者始能殺慶父敗

莒師耳
吉禘于莊公者何曰吉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者
此也桓公方紙于齊莊未練而主王姬之昏宜乎
其後二十二月而吉禘于殺
齊高子來盟何以不稱使曰言高子之賢非桓公所
得使也桓公疑于仁義高子果於為魯高高子之
執義故不稱使也仲孫來亦不稱使奈何曰經於
外臣來成或盟或聘必書其故惟王臣則有不書
者矣仲孫之來比于無上事而至者猶曰不知何
故而來也然則何以不書名曰其諸比湫于無名

之人乎比于無名之人則幾乎窺垣之盜矣
士開狄入衛諸侯莫救微許穆夫人載馳之賦齊桓
公猶不使公子無虧帥師以戍曹也然則許穆夫
人其亦賢乎故聖人録其詩曰然閔公不書即位
穀梁子曰親非父尊非君尊之如君父受國焉爾
僖不書即位公羊子曰臣子一例也

僖公

公子友敗莒師于酈者何曰嘉季友也前書慶父出
奔莒此書季友帥師敗莒師而稱公子則季友得
衆為國之志於是乎明胡氏責備季友如何曰莒

人受賄求賂而又興師尚可辭命之能喻君子以
為迂也
城楚丘不書諸侯者何曰沒諸侯之功也狄滅衛三
年矣而始城之不亦暮乎微許穆夫人之賦文公
之自強于為善桓公幾無此舉矣故讀定之方中
足以見非諸侯之功觀木瓜之詩足以見衛人求
救之意故左氏以為不書所會後也若曰衛自城
之也故城邢猶書諸侯之師楚丘愈緩則盡沒諸
侯矣其專封之罪不假言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何以先虞乎曰晉亦不足道也為

其所欺而動于利則亦春秋之所深惡虞且以為
惡而先惡之況晉乎不責之責也穀梁子曰重夏
陽也夏陽滅而虞虢舉矣
召陵之師奈何曰伯者一假王祭猶能攘夷若使正
其本而責楚之稱王豈惟使屈完來盟於師哉僭
桓公管仲之見不及此耳故夫子曰器小也遂伐
楚譏專者何曰豈惟伐楚專哉侵蔡受盟嘗禀王
命邪大抵見義不盡者雖行無憾舉見道不遠者
雖謀無長策故君子之學識其大
仁問首止會盟者何曰臣挾世子以抗王子挾諸侯

以抗父嫡庶之分雖正而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微
矣其聖人之所傷乎然則從王之邪命而廢立子
耶曰桓公如有臣王室之志率諸侯九役于王豈
曰不可何至外為會盟以脅王哉大子鄭如有伯
夷之志避諸侯九辭于王豈曰不可何至出而會
盟以自立哉故首止會盟正而未盡其正亦公羊
子所謂文與而實不與乎然則鄭伯逃盟是與曰
不能正君而奉王邪命以從楚過猶不及
晉人執虞公柰何曰晉稱人虞公不名免虞公而罪
晉人也晉人之志蓋已憸矣其處心積慮非一日
也虞公之愚又何足道哉夫其貪璧馬失夏陽撤
捍蔽是其自取滅已猶曰侯也為常人執矣
寧毋之盟者何曰喜管仲能正君桓公能用言也不
如是而聽鄭世子華之言以總其三罪人鄭伯豈
能心服乞盟于洮乎或曰是盟為通王貢
葵丘會盟如何曰孟子以為雖不及三王則優于諸
侯且天王方崩不奔喪赴楚而會盟者何也伯道
多類此
及荀息者何曰嘗息之以信辭獻公也世子申生已
殺矣息又為奚齊卓子之傅故其死為成于信也

里克申生之傅卓非其君也而書弒其君卓者何
曰聽優施集枯之歌以中立間于鄭多故之論而
禍疾其心胡能有定乎是蓋已不為申生臣則不
得不以卓為君也天下豈有無君之臣哉其及平
鄭既殺也奚皆稱大夫曰君卓者春秋之法不君
夷吾而思欲立重耳者成鄭之志有是志而不早
決故前書克弒其君卓[illegible]可以為善不至者戒殺
丕子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予也其君者國人不
君也
諸侯城緣陵如何曰楚丘不書諸侯沒其救衛之功
也緣陵之書見楚滅黃狄侵衛而諸侯不救也
不救黃衛故淮夷因而病杞救黃衛則緣陵不[illegible]
城矣此春秋急于安夏攘夷之意胡氏曰此不書
諸侯譏其專
戰于韓獲晉侯失地也奚不書名曰晉侯雖有三施
不報之罪秦伐已矣至于執而獲之則已甚矣故
戰則于秦書及其獲也于晉則不名
宋曹衛邾伐齊之喪齊人既殺無虧宋師又及齊師
戰于甗如何曰此齊師乃四公子之徒也齊人將
立孝公與宋公意合四公子之徒乃與宋戰耳故

師救齊不書公見齊人且殺無虧魯之救為緩也
狄救齊不稱人見四公子不當稱亂狄之救為左
也然則宋師又書及者何曰本其出師為奉少奪
長故無虧雖死猶惡四公子之爭也若曰孝公既
可殺無虧而自立昭公獨不可殺孝公懿公獨不
可殺昭公公子雍獨不可殺懿公乎皆宋公教之
也曰其如桓公管仲之初意何曰君子大從正故
狄救齊不稱人及與邢人伐衛則稱人
盟于齊如何曰見失齊桓之業也齊桓攘楚今陳穆
從宜楚曾是以為無忘齊桓之德乎于齊之盟可

深思之矣胡氏云后列叙楚下亦如鄭也
鹿上之盟稱人孟之會何以稱爵曰孟之會稱爵為
執宋公也盟稱人若微者也執宋公奚不書楚乎
曰是豈惟分惡于諸侯主孟會者宋公執宋公者
誰邪猶曰宋公自執自伐之也楚何足道哉
上書楚宜申來獻捷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則釋宋公者楚子也奚不書楚子而書諸侯曰此
春秋待諸侯若楚子之意也若曰執宋公者皆諸
侯也諸侯之擅執公諸侯也擅釋公楚何足道也
然則為魯諱之諱者非歟曰宜申獻捷且不諱諱

此何哉不諱獻捷則會盟釋宋公而書諸侯者其
義自見矣故曰實楚子而文諸侯云
泓之戰宋稱爵而楚稱人者何曰楚以小人之術為
穽于前而宋猶以君子之誠投之不亦愚乎故書
及若曰敗績者宋公自欲之也此固公子目夷之
旨乎
齊侯伐宋圍緡如何曰此見宋襄公行不以正雖私
恩之人亦不與也夫齊侯者襄公所立之孝公也
若齊侯背德棄約而伐中國又何言哉
盟齊楚人與焉且諱公不書以楚師伐齊取穀大惡

也奚書公曰無虧之死未必非孝公之罪齊人殺
兄而自立暴假夷而伐之可勿論矣
圍宋楚何以稱人陳蔡鄭許之諸侯何以叙楚下乎
曰言雖陳蔡鄭許之諸侯皆在楚人之下冒夷狄
之不若也
楚人救衛奚稱人曰不與楚救衛也不與楚救衛則
不與衛昏于楚也然則晉侯侵曹伐衛是與曰意
各有攸在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既入其國又執其君又取
其田其惡甚矣而不名者何曰亦以曹伯之從楚

乎

城濮之戰晉何以稱爵稱及齊宋秦何以稱師楚何以稱人又稱師也曰晉稱爵者攘夷之主也稱及者戰出於私意也三國稱師者君亦行也見晉侯之得衆也楚稱人者降得臣也又稱師敗績者見失衆也於是乎中國尊而戎狄畏晉文之力也然則此非譎乎曰君子用術以濟成則為智小人用術以猾夏斯為譎夫子何以為譎曰召天王狩於河陽直譎也已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則曷不書衛以為去其實以全名然則又何以書公朝于王所也曰著踐土為天王之所也陳侯又何以書如會不言朝王曰陳侯之會本為晉也杜預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又以見在會諸侯其實皆非朝王也然則朝王獨衆公乎曰諸侯皆朝何以不言諸侯皆朝曰踐土書會由諸侯會而天子來若與諸侯同會也若書同會則非其名若書皆朝則非其實然則魯朝為實乎曰不有是名則不有是實如狩于河陽者書之矣為不可曰河陽以臣召君故可改而稱狩正名也踐土天子自行故諱而不言存實也變溫而言河陽者何曰使若自溫會而來也故穀梁子曰全天王之行也謂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

翟泉之盟內何以沒公外諸大夫何以稱人曰踐土王已下勞河陽王已聽召至乎翟泉則王城之內也宜乎皆朝王且脅王子虎以盟矣是尚為有王乎故程正叔以為惡之大而杜元凱以為虧禮傷教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復歸于衛如何曰見咺瑕死而后衛侯入臣強而君弱也然則衛侯何以名而咺不去官其以衛侯先有所自取乎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如何曰以戎攻戎也貪利而褻人類戎也忌親而殘戎直戎也故書及其敗

文公

如斗問即位胡氏以為告廟臨群臣者何曰何必文公諸侯皆然其吉服乎曰然故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而孟子有未學之說如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禮亦皆吉服蓋與世傳授國之大事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據此則康王麻冕黼裳入受

顧命而後釋晃反喪服者亦其舊也舜格文祖禹
受命神宗皆遜堯舜之子而居喪不可以例論也
光祖問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郭瑜則謂唐世子弘
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胡
氏以為腐儒不知義者何曰即胡氏必陷篡弒誅
死之罪者觀之亦不過是義耳
彭衙之師何以獨責晉也曰此豈惟處已息爭之道
遠怨之方哉家氏所謂晉襄背惠忘親之說其亦
或然乎良王問躋僖公左氏公羊子曰逆祀也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先禰而後祖也何議至是乎曰

胡子言臣子一例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豈惟
兄弟哉
伐沈沈潰傳何以言辭無褒貶曰天下之事非善則
惡聖人之言非褒則貶二端而已辭無褒貶吾不
知之矣且楚世子商臣手弒其君頵至此二年矣
而諸侯大夫若罔聞知不一舉師沈小國而服于
楚固其常也而伐之是何義乎故諸卿稱人貶其
舍介狄而陵小弱也
仁問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如何曰善晉之猶能伐
楚又譏晉之伐楚為救江也今楚人覆載不容之

罪而不問而乃救江乎
秦人伐晉晉侯伐秦如何曰聖人以秦穆將攻過也
故微其事而稱人以晉襄數報復也故顯其事而
稱侯大抵事有善惡以名之隱顯者定是非行有
邪正以詞之大小者為輕重若曰以常情待晉侯
以王事待秦穆則過矣
敬問王使榮叔歸含賵召伯會葬王皆不稱天者何
曰此亦闕文也不然僖公之妾母比于惠公之妾
不重則亦均耳彼以妾嘗來賵王何以不削天
仁問閏月不告月何以不言告朔曰閏月不可以朔
言也言朔則歲十三朔也故穀梁曰閏月者附月
之餘日積分而成于月也

士問令狐之戰程氏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稱人
罪之者何曰有請于秦如此其專也有納于晉如
此其敬也而以師逆之猶論秦人之罪乎故令狐
之役其以見趙盾立君之疑亦可以占弒君之幾
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者何曰見諸侯之弱大夫
之強故直敘之若曰諸侯也大夫也而公同會之
云耳故公羊子以為公失序也若以為公不及乎

會而不序諸侯則又何以責公
良王問于衡雍于暴者何曰又趙盾與雒戎等夷公
子遂與盾等耳
公孫敖如京師者何曰刺其行若公而志則私也故
穀梁曰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
故謹而日之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者何曰善救
鄭也善救鄭而人者何曰大夫而人之比于楚子
諸侯也而人之者不亦僭乎以是知春秋貴安夏
而攘夷

秦人來歸成風之襚曰穀梁曰即外之弗夫人而見
正焉
光祖問厥貉新城辭奚有詳略曰厥貉之次同猶夏
也從者之志有不同故畧陳鄭宋而詳蔡新城之
盟同外夷也從者之寡斯可見故詳陳鄭宋而畧
蔡
王問河曲之戰是非奚定乎曰晉趙盾大夫也而稱
人秦康公諸侯也而亦稱人其罪輕重自可見矣
蓋令狐之役秦因晉之迎君而納則無罪河曲之
役晉已立嫡而秦之復納師者何哉

諸侯盟于扈者何曰畢晉慶也晉伯主也而曰諸侯
晉我公也而曰諸侯是知伐齊之亂晉受賂而象
後期者皆諸侯之徒耳皆諸侯之徒者何皆齊商
人之黨耳天下無王一至此哉此後宋人弒君杵
臼而諸侯會于扈以平之者同故胡氏曰分惡於
諸侯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二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

宣公

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者何曰稱夫人者見宣公當喪急婚以求安姜未至而已為夫人也稱婦姜者見敬嬴以妾毋當國主昏而求安姜未至而已成婦也曰遂以者見宣公敬嬴皆為仲遂所使耳姦臣賊弒恩喪人之國家固如此乎其後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是稱者何曰成公非喪而穆姜尚存則宜然耳宜然而亦書者何曰穀梁子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此非刺不親迎乎曰惡大而過小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者何曰責晉也宋人弒君晉及諸侯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為是受盟于楚而侵陳宋故盾救陳宋不書救宋責晉也故敘侵陳于侵宋之上見楚鄭討賊雖緩猶可與也削救宋于救陳之下見晉人黨惡之甚不可訓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侯之亡也棐林伐鄭歷敘諸侯之爵若又無貶者何曰鄭穆方興浮海之嘆而宋文自緩淆宮之誅以是興師可謂以群辭而凌莊士矣其敘爵者若曰此宋公及諸取賂之君也凡小利背大義而伐鄭矣穀梁胡氏皆以為美趙盾者非與曰斯舉也亦趙盾弒夷皐之萌乎以是為美是大子之賞姦究也再書晉人宋人伐鄭者何曰棐林也足以考鄭人背晉向楚之實矣故二年大棘之戰鄭先伐宋而以宋及其罪乃定此後晉宋衛陳伐鄭止書侵矣以此見強于為善雖弱小必與黨于為惡雖強大不恕是春秋討賊之意也然則鄭之從楚不為黨夷狄乎曰比于受賂而黨弒君者猶為有說焉耳

二年晉趙穿弒君而書趙盾不亦悖乎曰穿之行弒盾教之也故河曲之敗養穿惡也胥甲之放縱穿逆也侵崇之役授穿刃也桃園之舉即提彌明靈輒之鬥也迎于周于京師而即使穿則同志也盾為大臣使出而越境入而討賊猶曰不足而況于不然乎故曰盾弒也

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者何曰此豈惟廢匡王之喪哉可以見逆天而郊逆地而望矣夫郊牛口傷天以告也改卜牛牛死告而不從天怒也天怒不畏而又僭于地猶三望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左丘明曰不郊亦

無望可也（胡氏曰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楚子伐陸渾之戎戎者何曰著夷狄所由強也伐陸渾伐周也往年宋人弒逆而晉及諸侯庇之楚之猾夏也為有詞今其伯國正卿亦且弒君而四鄰不問天討不興中國之弱甚矣成周之鼎可問而取也故伐陸渾之戎見所由來也

前既書晉宋衛陳侵鄭此又書楚人侵鄭削其鄭及晉平暨士大會盟者何以見鄭之難為國也為晉黨宋之弒君也而從楚則晉侵為楚之不能庇已也而復從晉則楚侵力小而無與其鄭乎可以免矣楚人猾夏之罪不假言矣

四年平莒及郯莒人何以不肯也曰郯者魯私也莒者齊屬也莒子白魯君篡立齊侵其地而定其位吾不發其奸已矣莒之與郯非有弒逆之禍也其何辭以平故弗肯也伐莒取向者平之不獲而興忿兵也胡氏謂以利圖成者其心可見矣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六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者何曰譏也篡立之人何往而不慊哉其君欲土地則與之其臣欲子女則與之故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則高固者豈惟脅魯宣亦又脅齊背矣人君行有邪僻而制于臣下率如此也

七年黑壤之盟不書公者何曰略也盟不盟無益也魯專事齊不事晉衛欲為晉致魯使良夫來盟公始如會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黑壤魯不與盟以賂免疑公有歉非主會盟者之過故諱之也公以為略者何曰晉人以公篡立也而黨齊為是故止之矣然魯宣立已七年矣曾不見討于會盟者固如是乎且晉有趙盾之逆宋有甸徒之逆鄭有歸生之逆而王使王叔桓公及晉成宋文鄭襄方講斯盟何為者哉若盟篡逆則魯已躬行勿與可也若盟不篡立則三國言不顧行勿與可也蓋與則不為榮不與不為辱故曰略也略之者重之也重則皆篡逆之人又奚問其盟也書良夫來盟則謂之何曰衛無弒逆之罪盟可也來盟不可也来盟為即篡立之黨耳

八年仲遂卒於垂者何曰不欲其為魯公子也管者漚忠於隱雖卒於致仕猶稱公子明君臣之義也遂殺太子赤兄弟而立宣公于魯則仇讎也又何公子之為書如齊而書公子者何曰著宣公親愛

相德之意眞兄弟也是故其生也宣公猶可加以恩禮其死也則非宣公之所能制矣其伯舍諸廟所痛絕也惟非宣公之所制故壬午書猶繹者不待以大臣之禮也以為失寵遇大臣之禮者何曰若是則聖人為賞亂賊也故穀梁子曰書仲遂疏之也得春秋之旨

九年會扈伐陳者何曰責晉及中國諸侯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使晉能救之陳豈復成于楚哉以中國之大不能庇一陳至復興兵伐之弱小之國將何如而後可乎移此師以救陳齊桓之功可幾矣故曰責晉也曰左氏為以討不睦胡氏以為與晉罪陳非歟曰胡氏嘗云鄭居大國之間從于疆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于楚夫陳也猶夫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者何曰罪陳之君臣也靈公及公孫寧儀行父之惡著矣以冶為不及子哀叔肸者如之何曰皆是也夫子不云乎殷有三仁三子者其庶乎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者何曰家玄翁曰是歲至杼弒君五六十年此非杼也雖然杼之族其禍因壅矣其所由來者漸矣

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者何曰言故也君子而究其故宜為徵舒之所殺耳然則微何無[illegible]乎曰以臣弒君又何言哉比于書人則不及比于書爵則有問矣

十一年辰陵之盟者何曰十年夏晉宋衛曹伐鄭不書取成冬書楚子伐鄭不書晉救鄭遂楚師于潁北及戍鄭以見前救鄭之不足也伐則四國出師救則孫將辛成是為救鄭而辰陵之盟也是故一盟而徵舒誅陳國定中國諸侯所不能也陳鄭如之何其勿從乎從楚有功從晉無效故取成戍鄭皆不書者楚莊之伯也

十二年邲之師何以不書救鄭也曰不成乎救鄭也雖為救鄭往不為救鄭戰是故以晉及戰也敗是師者先穀趙旃晉韓厥諸人而書林父者何曰胡氏曰定于一也諸葛武侯祁山之戰馬謖違於街亭郤芝失于箕谷而武侯遂以是自貶大將軍知春秋之意也

楚子滅蕭者何曰實也蕭由是潰也滅陳而書入入

鄭而書圍何以不實也曰楚雖縣陳以申叔時之
言而復行封未成乎滅也楚雖入鄭以鄭伯之言
而復退三十里以許平亦未成乎入也然而皆足以
見楚之彊矣

同盟淸丘者何曰志不同也以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也伐者是則救者非救者是則伐者非皆非同盟
也故先穀華椒孔達皆稱人知然者修道不修言

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衛殺其大夫孔達先穀之
殺盡滅其族孔達之殺自縊而死皆書殺何曰先
穀違命喪師其亦族自取之也以如是之人而用

之可乎孔達以死利社稷而衛人畏晉從之是衛
不有大夫也不有大夫與不知人而用為大夫皆
當國者之罪也善惡不嫌同辭然則孔達背大國
之盟而救陳若之歟曰宋人伐之非其義則衛人救
之亦可謂也如從淸丘之盟楚子以一中冊見殺
之故不自反其不假道于宋也皆歲伐宋今歲圍
宋汔周乎一朞至使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而
同盟諸侯乃無一能救之是尚為能恤病討貳乎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者何曰平者春秋之所善故
傳書子反懼與華元盟經書平不書盟也又以見
同盟者之不能救也故上書公孫歸父會楚子于
宋惧而薦賄也曰二卿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
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與知焉非人臣之義
也惡善之曰華元救國解難而紓其情實果何尤
焉若子反之復命莊王也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
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許之退三十里而平
且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是皆歸於自反矣是以
宋無亡國之憂楚免滅國之罪是二卿之力也故
穀梁子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平稱人
上下欲之也其曰及何曰宋志也蓋宋人欲平而

楚許之也曲直自見矣且宋殺申舟而楚不殺解
揚楚之君臣非宋文華元之可及也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毛二伯削
蘇而書札是舍渠魁而罪脅從也不亦傎乎曰晉
是惡者是惟蘇挾王而縱命可知之矣以為王之
縱命也蘇可且逭也是故求其札必求其蘇求其
蘇必求其王矣書蘇則何義之有乎

十六年士會滅赤狄甲氏且受黼冕之命于王以將
中軍汝而不書晉人滅赤狄者何曰罪乎晉也
既以私憾滅潞氏又仍前怨滅甲氏啟是謀者晉

侯伯宗也荀林父士會無能為有無于其國矣故
前不書林父此不書士會滅國而錫以服賞罰如
此紀綱廢矣如此之錫可勿志也賤之也以此為
防顯王以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猶錫以黼黻之
服若士會者以訟受服亦不足貴也
十七年同盟斷道者何曰非其同也非其所當同者
陋之也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
子首僂同時聘于齊齊各如其人以御之郤獻子
遂乞師諸侯為是翕然謀舉兵馬前此楚圍宋經
年陳殺其君則固漠然視之矣孟子曰不能三年

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其斷道之盟乎清丘同盟雖
大夫貶而稱人此何不貶也曰清丘書人若曰中
國之無若臣耳斷道書爵若曰此中國諸侯也為
其大夫怒婦人之笑而盟也可醜之甚矣
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東門氏故歸父還自
晉至檉奔齊文子何遽至是甚哉曰歸父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以去之季文子恭
竊聞之矣故當殯而逐之也不然臧宣叔所謂當
其時不治後之人何罪乎當是時三桓之惡未大

著而歸父恃寵之勢至與楚子齊侯並會而不忌
文子亦含忿久矣歸父將欲謀人不知其人之謀
已也若成公君臣迷于攻父之臣其罪自見不假
言也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何曰書常燠也猶書無麥禾于歲杪
耳故穀梁子曰終時無冰則志夫自十月至二月
皆冰時也十月不冰則十一月十二月冰十一月
十二月不冰則正月二月冰二月啟凌室而無冰
則無冰矣其失罰其所當罰乎三桓秉政而歸父
見逐其象固若是耳於是又知月數之不改也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何曰不與大夫結晉以背
齊也此季孫行父之志也而以許及之者何曰不
欲聽于行父也正卿而不聽之可乎曰正卿正則
聽正卿不正則勿聽不然是有臣而無君也
二年齊侯伐我北鄙何以不書取龍侵巢丘曰滅齊
之罪見魯之自取也能人不殺盧蒲就魁頃公固
將盟而不入其封矣況宣公德齊立已也專音[illegible]
之將終身矣季孫行父惟以蕭同叔子笑已之忿
也故于宣公垂殁而盟晉以斷道怨歸父欲去三

檀而奔齊也又以宣公初沒盟晉於赤棘當其國
有篡逆也德齊過君父及其國勢少安矣背齊如
寇仇故北鄙之伐齊人自取也故齊侯無貶辭
于鞌之師晉有郤克士燮欒書衛有孫良夫石
稷寗相向禽乃獨書郤克良夫而於魯則并書季
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者何曰著季
氏之強也故斷道之盟于宣公書會若曰迫於行
父不得不盟耳非宣公之所欲也此係三卿于行
父之下及赤棘之盟書及者若曰俱乎行父不敢
不行耳非三卿之所專也魯之君臣皆制于季氏
矣若郤克請八百乘于晉侯衛侯使良夫侵齊則
固出於其君之命晉其主將一人禮也頃公不謹
于禮怒四國之卿又伐魯北鄙敗衛新築以四國
及戰何曰北鄙之伐魯之自取新築之敗衛之先
侵于鞌之師猶夫四國之志也為小忿而謀大舉
也逢丑父逸頃公而受斬死難之烈士也奚不書
曰當此時郤克御丑父為右使齊不介馬而馳之
以乞翦滅而朝食之志者皆丑父也且其以肱擊
蚍于轏下遂不能推車而為晉師所及眞孔子所
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死有餘罪又何書哉

戰旣書及袁婁之盟亦書及何曰皆非齊人之志
也國武子致賂不獲已揖而去之四國請而盟之
耳

取汶陽田何曰明求賂也前書齊師敗績齊侯使國
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此書取汶陽田明非齊
歸我也魯取之耳若其為是與師耳則晉取紀甗
王磬衛取侵地皆可知矣

于蜀之盟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說宋華
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曹薛鄫之
大夫也書人何曰左氏曰畏晉而竊與楚盟匱盟
也夫匱也者藏也不敢顯其迹若隱暗之約小人
之語耳蔡侯許男奚不書曰此盟嬰齊為主書於
其上則失實書于其下則失名故從其乘楚車而
失位也則不書此盟之惡者也何以弗諱公曰嬰
齊侵我師於蜀遂至陽橋魯侯已會之矣使臧孫
許賂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以公衡為質而請
盟主是盟者公及嬰齊也雖欲諱之不可得也若
他盟非我當事則可諱也是故匱盟者不匱也胡
氏謂背華即夷不忍假言矣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京師王使單襄公辭公既于

有王政矣奚不書曰王曰勿籍故春秋亦不得而
籍之耳傳何得云爾也曰記其所傳聞之言耳
二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illegible]人鄭何曰罪晉及諸
侯也方盟于蜀復伐于[illegible]罪晉及諸侯則鄭
之罪可減矣是故鄭公子[illegible]諸侯之師于鄤敗
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illegible]也盟蜀者魯衛宋
曹并罪晉者何曰使魯宋衛曹為是盟者晉也晉
不能主盟中國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illegible]廧咎如潰何曰春
秋待中國嚴而詳待夷狄恕而略

及荀東孫良夫盟何以不書人曰書公則公不能為
之主書季孫氏則有君在國不可為之辭故不人也
故穀梁子曰不言人者以國與之也於是而見政
在大夫矣其後及郤犨盟及孫林父盟皆是說也
五年諸侯不奔天王之喪而同盟蟲牢皆不臣也書
爵何曰見之也天王崩于上而諸侯盟于下耳若
書人則或曰微者或曰大夫猶緩辭也宋辭于靈
之難不與盟亦書同盟何曰主鄭服也與之乎曰
凡書同者未同也今年同盟而明年魯衛侵宋同
盟何足貴乎故宋雖不與盟而書同魯衛書侵宋

見晉不能主同盟也而況命魯衛以侵之乎
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救鄭何曰得救道也
得救道則雖侵蔡也不書矣
晉遷新田重事也不書季孫行父如晉賀遷也書之
何曰初晉人謀居郇瑕氏也曰饒而近盬國利君
樂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如
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
從教為是而去故絳是擇民利而為之也易不云
乎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韓獻子為近之以
其如在絳也弗書其曰季孫行父如晉言未改晉

也用是而見動能益民者春秋弗禁也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牛乃免牛
者何曰天不欲斯牛也天之牛鼷鼠焉能食之鼷
鼠而食非天之牛矣故乃免牛者天免之也魯之
郊禘非禮也故穀梁子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
有司之過也蓋災也
楚公子嬰齊伐鄭公會八國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
獲鄭公鍾儀而不悉書何曰從善辭也善多從善
惡多從惡猶前欒書救鄭遂侵蔡遇楚師于桑隧
而還不書侵蔡也同盟馬陵何曰書同盟于救鄭

之下者順也書同盟於伐鄭之下者强也凡書同
盟者未嘗無事也順而未嘗有事者何曰保鄭之道豈
惟盟乎不然何以終而鄭又叛也
吳伐郯及入州來何曰著吳狄之强以怨晉也初楚
申公巫臣以夏姬奔晉怨側及嬰齊亦已之族也
乃自晉請使於吳遂通吳于晉教吳乘車及戰陳
吳是以有諸侯也故伐楚伐巢及徐者或狄自相
攻也不書至伐郯入州來則以中國矣故書以怨
晉也故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
或恤無弔者也詩不云乎亂生厲階至今為梗
冬大雩何曰非非時也故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
之也冬無為雩也於是而知月數之未改也凡書
大者天子之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何曰著林父逐君之端定公啓之
也夫良父秉大政于衛國身死未幾其子未有大
惡也惡而逐之其後亦以身如晉以收其田里使
林父萌叛逆之心者有自來矣故後七年于林父
之歸不書復入亦不書納言有歸道也高閌以為
美定公之知所惡者誤矣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者何曰
此見晉君之不德羣臣之無亡也晉景無桓文之
志惧齊頃之七年不飲酒食肉也故使韓穿來季
文子無子產拒環之才乃私言于幾餞之時故曰
歸之于齊王通曰輕與者必好奪晉景之謂矣孔
子曰雖得之必失之季文子之謂矣故使者不宜
使也來言者不宜來也歸之于者不宜歸也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獨書侵蔡者何曰侵楚
為報伐鄭之役可免也侵蔡何居故襄陵許翰曰
大國爭衛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何曰譏也杜預曰因聘而逆婦也蓋
既行又如陳公孫茲如牟同此義行臣然後國貴
忘家矣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者何曰著其聘為昏也因聘而謀昏簡禮也納幣
而使卿越禮也過猶不及故皆書何以稱使何休
曰宋公無母也夫宋公無母則國老告廟攝主昏
矣書宋公使譏急昏也不然何方聘而謀昏不然
又何使上卿以納幣
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何曰見叔姬之無罪
杞桓公之有私也故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是
出之也五年書杞叔姬來歸則不欲顯其出也在

係於五年矣其書卒也猶係之杞未失婦道也及
其逆喪也不稱夫人如桓公不能有其妻也以歸
者著叔姬之有歸道也然皆非叔姬之罪也且杞
伯及叔姬為夫婦年已六十矣而始出疑叔姬無
子也不然則魯必姑之也故易曰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

同盟于蒲何曰譏晉之失信于汶陽之田而潰盟也
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故未幾鄭叛而會
楚于鄧知盟之無益也故曰同盟者不同也

晉人執鄭伯欒書伐鄭何曰責晉也鄭人貪利會楚

於鄧以背蒲盟責晉者何曰春秋正已而正人于
牽之役取賂以盟汶陽之言二三其德鄭之所以
叛也故季文子曰行父懼晉之不遠猷而失諸侯
也故楚鄭會鄧嬰齊救鄭皆沒而不書特書執伐
于蒲盟之下隱鄭之從楚以顯晉之失信也不然
何晉稱人

楚公子嬰齊伐莒二潰楚人入鄆何曰責晉之不能
救也春盟于蒲冬遣大患而不恤伯者固如是乎
然則晉何以不救也曰晉景以士燮之言歸鍾儀
于楚以求成楚遂使公子辰來結成晉又使糴茷
如楚以報之晉楚既成焉能救莒然則許其成乎
曰沒而不書獨書莒潰入鄆于蒲盟之下聖人責
晉之意見矣蓋不與其成也不與其既盟中國叛
而又之楚也此與鄭奚異乎故皆不書也

秦人白狄伐晉何曰責晉也晉外失信于諸侯內讒
殺乎大夫盟莒而不救其患伐鄭而不恤其憂此
逃鄭人之叛而召秦人白狄之師也故傳曰諸侯
貳也季文子曰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斯言也與矣胡氏家氏以為稱人罪
秦者如之何曰于秦稱人于白狄舉號華夷自分

但並舉之則不可耳

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不書晉命何曰罪晉也夫
晉若責鄭之失信從楚也然鄭伯已如晉晉已執
之矣又殺其行人矣伐其國都矣又命衛以侵之
者何也且晉歸鍾儀以求成楚使公子辰結成晉
又使糴茷如楚又安尤乎鄭哉若衛受大國非禮
之命輕用其師不起而見矣其曰衛侯之弟者刺
由是立耳

公會五國諸侯伐鄭何曰責晉也欒書以鄭人圍許
而立髡頑也受子罕襄鍾之賂而已歸鄭伯其責

晉何曰上書鄭人圍許吾公孫申之謀也若曰鄭君雖不在猶爲國有人乎此書伐鄭益沒其歸鄭伯之事若曰鄭伯已執之矣而又屢伐之何也若鄭伯既至乃討立君者殺叔申則非義矣此書晉侯者州蒲乎曰然譬之天子曾景猶大上皇乎

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何曰罪寡之君臣不能有立也成公如晉則使從楚諸侯不在則又止之請受盟而後得歸未幾而郤犨來乃及盟又未幾而行父如晉涖盟進退行止惟晉所使所命于天子不是過也季文子稱賢大夫而謀國如此何哉而晉

之君臣忘人之善言恃强力是恃皆可見矣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何曰罪累已也累已宅猶侯國也楚與伯與爭政王已使劉子復之陽樊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奔叛盟而失信則是自絕于天也宜罪之在楚也曰使惠襄偪楚者誰之過乎德政不平而盟其臣亦已甚矣故楚不書名而書出王室亦已挾矣有外之辭也然晉伯主受其逋逃而不歸其人臣哉故穀梁子曰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上下皆失之矣

晉郤至爭鄇田于京師矣不書曰不成爭也王使劉子單子訟于晉曰昔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蘇氏即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郤氏若治其舊則王官之邑也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瑣澤之會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也何以不書曰不與其有此盟也故林堯叟曰存中國也然傷之甚矣以是爲傷中國也故是冬郤至如楚聘涖盟宴于地室楚公子罷如晉聘涖盟晉侯及罷盟于赤棘及前羅茂公子辰皆不書至於宋之盟楚且先歃雖欲存中國

不可得矣故始書

十三年公如京師何曰幸之也幸其有尊君之名不幸其無尊君之實也故書于郤錡乞師之下自京師會伐秦之上也夫會伐秦自趨魯始也自京師者何胡氏曰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劉康公成肅公皆在會肅公又嘗受脤不敬康公譏之矣何以削之曰書此則若諸侯誠心朝王與聞其事而命二公矣然而未然也故沒其事則若諸侯出京師而始伐秦而王不知也猶爲有王乎不然天子三公加外諸侯一等曾伯盧率

于師尚書之成肅公來于瑕制之何邪曰下書公
至自伐秦故不書卒瑕也孫炎曰不以京師者明
本非朝京師也足以考削劉單之意也
十四年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何曰著林父逐君之
由衛君辨之不早也故孫炎曰衛大夫由晉而得
歸衛國之事可知矣李廉曰林父逐衎立剽叛戚
且為之伐衛皆關乎晉也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
氏以為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何曰非也胡氏
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故穀梁子曰大夫以夫

人非正也剌不親迎也
十五年仲嬰齊卒何曰劉炫曰仲遂受姓為仲氏故
子孫稱仲也胡氏以為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
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者誤矣
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何曰晉
晉而猶未盡然也夫同盟已許其為曹伯矣故其
執也書曹伯不書名猶曰晉已許為曹伯而又執
之也程子曰稽夫討也而張合亦曰一舉措不當
遂開釋蔡之門可不慎乎諸侯將見曹子臧于王
而立之子臧辭以守節遂出奔宋何以不書曰初

晉國之為逆也子臧將已亡請而遂已於此而奔
奔之後矣故弗書也
楚子伐鄭何曰足以考晉楚爭成之無益此宋西門
之盟所以削而不書也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
有言楚之不可信必至此也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亦不書所係小也
宋華元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許其討賊而
復入故書殺大夫山於華元歸宋之下而山去其
族其說是也魚石向為人向帶鱗朱魚府皆山族
而出奔者也何獨書魚石曰魚石為左師在六官

之上蕩澤所恃以殺公子肥者也書魚石舉重也
何以不去其族曰比于手伐本根者則有間矣且
華元之奔也魚石能止之華元之入也魚石能請
之是殺山者亦石之力也與趙穿恃盾以弒者有
反討賊者異矣故不去其族
于鍾離西書會何曰不與其會吳也已會吳而又會
何也故穀梁子曰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故雖以中
國大夫猶不欲其往會吳乎也況于桓皆諸侯乎
此而不慎黃池之盟爭伯矣
許遷于葉則楚公子申遷之也自遷云何曰許畏鄭

逼請于楚耳中國不能居則入寇伐矣許之不能
自强固可責而中國之不能字小尤可罪也
十六年楚子反背盟侵鄭鄭亦叛晉侵宋晉厲乞合
諸侯之師未及也而先敗楚鄭于鄢陵斯亦安捷
之師城濮之類也何以書及曰此聖人責中國以
德不以兵威之意也故當其時范文子曰自非聖
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
之君臣不能聽言惟恃兵力一戰幸勝遂自驕溢
楚猶是滋為中國患自鄢陵始故曰及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何曰罪非楚共及嬰齊也共王雖
自任過而子重則欲子反圖之也然則貪利背盟
忌申叔時之言而棄其尺于君目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
沙隨不見公何曰此雖晉郤犨取僑如之貨而諸公
于晉厲也君子而求其故焉則公上不能正其母
下不能治其臣亦宜乎其然耳諸傳以為自反而
縮者何歟
會伐鄭書尹子者何曰挾王臣以討鄭也故自京師
會伐秦劉子單子者明無朝王之實此書尹子
者明有挾王之意然後天子尊而諸侯卑矣

沙隨不見公而書公至自會公再會尹子及諸侯伐
鄭亦未見公書公至自會何曰皆不欲晉郤犨聽
僑如之譖而止公也若曰公實與焉耳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何曰稱人而執見郤
犨聽僑如之譖非其執也舍之于者見季文子之
無罪而復舍之也其范文子所謂信讒慝而棄忠
良乎故下書僑如奔齊行父及郤犨盟刺公子偃
幷上沙隨不見公則穆姜與僑如欲去季孟以立
偃之情僑如諸行父及蔑之貨郤犨取貨之跡行
父代君而見執之忠而公殺無罪之弟皆可見矣
十七年衛北宮括帥師侵鄭不書鄭子駟侵晉虛滑
公會尹單及諸侯伐鄭同盟柯陵不書楚子重救
鄭公再會單子及諸侯伐鄭又不書楚公子申救
鄭何曰畧楚鄭之師見王室不競德而重以兵力
加人雖以王臣伯主屢伐而不能服也故柯陵之
盟畧尹單子外諸侯而書同若曰以同盟而病楚
斯亦末乎蒙三年雞澤同盟亦猶是耳
郤錡郤犨郤至之殺厲公聽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而
殺之也胥童之殺欒書中行偃殺之也厲公之弒
欒書中行偃執諸匠麗氏而使程滑弒之也 皆書

曰晉何曰見晉之君臣皆無道也夫三郤之死雖
厲公聽讒然實欒書之譖也君不得獨受其咎矣
厲公之弒胥童之狀雖書偃之為然其無道之甚
讒邪之慘蠹晉國之所同也晉人亦當分其惡矣
故書晉也若郤錡將聘不敬郤犨取於僑如郤至
誅殺宗伯其與五噬奚異哉皆足以殺其軀耳
齊高無咎出奔莒不書高弱以盧叛及下年書齊殺
其大夫國佐不書國佐殺慶克于盧師以穀叛何
曰此春秋免高國之辭也齊靈公縱其母斂孟子
而使慶克亂于宮闈不能誅已矣乃聽其讒譖則

絶寧逐無咎宜高弱之以盧叛也又使慶克圍盧
賊安在哉國佐同姓之臣誅克是也但不應以穀
叛耳以叛而復受君盟亦已免矣乃又殺之何也
齊靈將不欲正國乎
十八年公如晉公至自晉何曰晉方弒君公不能討
而又朝之其斯以為危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士魴來乞師何曰罪晉侯也國有
弒逆悼公初立雖能逐不臣者七人乃舍欒書荀
偃之首惡而不討反遣使修聘乞師為他人謀可
謂舍田而耘人之田矣其以書偃弒君之後使荀

罃士魴逆已于京師而得之乎是雖不與聞乎故
亦縱賊之徒也故春書君弒夏書士魴乞師及冬
虛檉同盟又書晉侯以為主罪其縱賊忘喪也
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以魚石係之宋何曰蕩澤
之殺公子肥固恃魚石然迎華元以殺蕩澤者則
魚石耳計其功亦可贖其過故不終絶也係之宋
又書復入不以彭城係之宋也若曰猶為我國耳
視歸雖不及視納與叛則又過也故其下諸國圍
宋彭城也晉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夫
晉悼初伯而刑賞如此則得之矣其不書老佐華

喜圍彭城而書諸國大夫圍宋彭城於楚鄭侵宋
之下何曰魚石若自是歸而請罪于君以補前行
之愆猶可救也乃復假強夷之師以敵國兵是終
乎叛矣故予重救彭城不書而書侵始以彭城係
之宋明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也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三終

襄公

元年既書圍宋彭城又書韓厥伐鄭何曰譏晉悼也使賊討賊也主圍於彭城者之子佐師者荀偃親行夫書偃弑厲公悼公不能討已矣乃使之圍魚石而伐鄭彼楚鄭魚石其能服邪伯者舉事不知易簡之道每如此故春秋於取其事而必發其實

二年書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何曰譏伐喪也何以師係之大夫上也曰師雖與大夫等然晉師伯主也宋師主兵者也蓋其春鄭雖受楚令而伐宋然

亦已既有國喪晉率一國伐之則甚矣故首晉師諸大夫卅會于戚而城虎牢鄭人始成何以不係之鄭也曰雖責鄭之不能有亦以大虎牢也若曰虎牢中國之防也得虎牢則得中國矣以虎牢中國之防諸侯不與而諸大夫城之足以知政在大夫矣此仲孫蔑之謀而荀罃尊之也

三年公如晉矣又書公及晉侯盟于長樗何曰罪魯大臣之棄禮也襄公四歲即位至是方七歲耳而晉悼止長十歲皆孺子伏也為國大臣者固不可以君之無知而長其驕亦不可以君之無知而錄其卑孟獻子相其君稽首于晉且曰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是欺其君之無知太卑而可踰也故及盟

公會單子及諸侯既同盟于雞澤矣陳侯使袁僑如會何以不書如盟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亦煩乎曰不以諸侯之大夫敵諸侯也故杜預曰言諸侯之大夫則[illegible]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是以使袁僑求成陳請服也而言及袁僑何曰請服陳之勢也及盟晉之

志也志大而勢小也雞澤之同盟許之乎曰以同盟而懼楚亦末矣故卒不能有陳也

四年陳人圍頓何曰方入中國而和其黨以怒楚其能安乎且當喪而興兵革君子之所惡也故前此楚公子何忌侵陳楚彭名侵陳皆不書

五年晉人執王叔陳生奚不書曰存王室也陳生愬戎于晉而魏絳受戎虎豹之皮今已和戎矣為是執陳生而使士魴如京師言其故我斯豈惟諸侯淩王室哉夷狄亦輪王矣書而著之人倫滅矣故削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何以不書及曰雖則附庸諸

侯亦非大夫之所得及也何以後于豹曰魯嘗請
于晉以屬鄫至是穆叔以鄫覿也以鄫覿故先豹
其嘗也不以大夫及諸侯其名也故陸淳曰魯晉
俱失正矣
救陳何曰程子曰與之可也然則猶有所未盡乎曰
然所以服楚者亦未也故上書救陳雖美也而下
書公至自救陳者則又致勞矣言不能終有陳徒
勞而無功也故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
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夫救人者心
力俱至而將之以德然後能成若斯言者名雖救
與戍也其實不能有矣未久而陳逃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
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
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不從也夫獻子蓋是
以知之夫子曰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
斯乎故不從者天不從也然此即獻子之言亦可
知春秋月數之不改
于鄬之會為救圍陳也何以不書曰責晉之不能終
救也陳侯逃歸而鄭大夫叛以弒其君責晉奈何
曰鄭子駟子豐謂鄭伯曰中國不足歸也以中國

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于是弒之
于鄵耳使鄭大夫之弒君者晉也然中心從中國
者鄭伯也書弒則顯鄭伯之有惡也故從其瘧疾
之偽赴而書卒存鄭伯也不沒其實而書于鄵誅
鄭大夫也鄭伯方弒于鄵晉不能討誠子駟之所
云耳也斯陳侯逃歸矣故曰責晉也故范甯曰鄭
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不討陳於是懼而
去之也若公羊子以為為中國諱穀梁子以為不
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其說大鑿矣
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何曰此子駟之欲致楚也
弒僖公之實見之矣曰侵蔡者子國子耳而歸于
騑何曰子國子產之父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
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所謂
正卿蓋騑也是子國亦知伐蔡不利逼于子駟不
得已也故子蟜之師未至而鄭犧牲玉帛已待于
境上矣以是而觀鄭伯未見諸侯卒于鄵蓋諸大
夫不欲其見之也
邢丘之會魯侯在而書季孫宿及齊高厚宋向戍衛
甯殖又書人何曰此著季孫之強也諸大夫稱人

猶曰不敢敵君之意而季氏遂居然如晉侯鄭伯
也且子駟去年弒僖公于鄵今年鄭簡公即會于
邢丘而不見討如此而猶曰命以朝聘之數使諸
侯之大夫聽命不亦虐乎故君子以宿為當魯君
也晉悼鄭簡其奈何其然則何不人諸大夫乎曰
不有人諸大夫之事則無以見季孫之不稱人也
九年冬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奈何曰罪晉及諸侯且
志不同也晉士匄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
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騑曰自
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智罃曰我實不德而
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楚平伯者所見之
甲也子駟負弒君之罪而不能討乃與之論盟乎
不討其弒君而討其從楚故屢盟無益也故未閱
月楚子伐鄭子駟復與楚平明年楚鄭又伐宋圍
桐門矣
十年公會十一國諸侯久矣于柤遂滅偪陽以予宋
向戌向戌不受以予宋公遂以偪陽子歸則何以
言遂滅曰言易也荀偃士匄親受矢石不及七日
克之也不書歸免偪陽子也穀梁子曰遂直遂也

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中國諸侯從夷狄而滅之
也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此鄭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為黜車爭田之故殺子騑于朝及
子國子耳也書盜何曰言中國之無人也騑弒其
君既預以從楚至是四年矣天王方伯皆不能正
名其罪以討之而本國之大夫如子國子耳者又
且從之猶為國有人乎故書盜殺若曰中國人不
能殺盜乃能殺之中國皆盜之不若也故三卿不
書大夫明其為于鄭為賊也騑弒其君并及發輒

者何曰子公弒君而晉子家謂其從也況二子可
否惟騑是聽雖[illegible]子弟之也言惟恐騑聞之以
遭戮其何以為鄭乎故逮之也子產聞盜危群司
閉府庫慎藏閉完守成列而後出殺尉止子師僕
盜衆盡死矣不書曰子報父仇常事也以為常事
而不書其春秋示臣子報仇之意深矣
戍虎牢係之鄭城不係之鄭者何曰城疑諸侯之能
有虎牢也故不鄭戍斷諸侯不能有虎牢也故係
鄭曰此鄭虎牢也我安能戍之哉如其能有也又
奚書子乘救鄭及楚鄭伐宋乎故公羊子曰係之

鄭諸侯莫之主有也穀梁子曰曰鄭虎牢決鄭乎
虎牢也亂賊之虎牢雖不有可也
十一年作三軍何曰作者不宜作也三軍魯之舊也
奚作乎作之則非其舊矣非其舊者三子三分公
室各有其一季氏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也
益季氏攘竊兵權欲弱公室也
公會十一國諸侯伐鄭何曰此中鄭子展侵宋致師
之誅也善之乎曰未善也以下書同盟及楚鄭復
伐宋可見也晉鄭於是乎各竭其力矣漢董公曰

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使當駢殺僖公之日中國舉
師以討駢而殺之楚將奔命之不暇矣何至屢盟
屢伐而未服也故程子曰王道易簡本乎人情如
履大路而行伯者崎嶇反側于幽徑之中甚斯之
謂歟
伐鄭會蕭魚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于
是歸鄭囚納斥侯禁侵掠矣不書盟曰已盟而後
會也已盟而後會則有私焉耳故不書鄭伯子展
如會如屈完袁僑例也不書何氏曰晉人取鄭師
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兵車百乘歌鍾二肆鎛磬

女樂之賂若曰斯會也非鄭之所汲汲也故猶有
可議焉胡氏以為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雖取其
大端若更能絕其所賂斯近王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何曰不與楚執也行人而執之
可乎故啖助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杜預亦
曰言非使人之罪譏也蓋良霄如楚告絕以服晉
楚怒而執之焉耳
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奚不書救鄭晉師敗績于櫟
乎曰惡秦而恕晉也故家玄翁曰不與秦人為楚
而救鄭也

十二年王求后于齊使陰里結之奚不書曰以下書
劉夏逆后此可勿志也然則劉夏奚書譏士也
十四年于向之會何曰為吳謀伐楚也未伐楚而伐
秦何曰伐秦亦伐楚也宿及叔老皆列者何曰見
季孫之强也見季孫以卿為介也齊崔杼宋華閱
衛北宮括奚稱人曰左氏曰惡其惰慢不攝也伐
秦書括攝也夫惰慢不及會書之奈何曰為宋與
師知其必會雖無人焉亦列也以其不知為閒也
故人耳杼雖不攝然而其君則不叛也故同宋泡
宣子將執戎子駒支以戎子駒支之有辭也使即

事于會奚不書曰于吴已殊會又書戎于亦已甚
矣然則伐秦與之乎曰雖報于櫟之役然濟涇而
怠荀偃欲西欒黶欲東多遺秦禽迁延無功其晋
政之衰乎

衛侯出奔齊既曰奔矣奚不名曰以自奔爲文師曠
所謂晋悼者是也見衛獻之自取也不名者見林
父逐之罪也若曰衛獻雖有三罪自取出奔然猶
可以君國未應比于失地者而名之則林父逐君
之惡不當立剽之意著矣故許翰曰抑强臣而存
大義也然則林父殺子𫠆子伯子皮于行四大夫

也亦不書何曰林父之敗公徒于阿澤使庾公差
逐君出境矣又奚論乎殺四大夫也不書殺四大
夫見林父之惡有大于此者也不書立剽何曰不
與其立也若林父自爲君也

會于戚何曰譏晋侯及諸大夫也孫林父逐君立剽
晋侯乃聽師曠荀偃之言以定衛人之倫滅矣奚
不貶而稱人曰以顯孫林父故弗人也顯林父而
弗人季孫宿伯士匄華閱公孫蠆小邾人何曰猶林
父也故高閌曰明皆林父之儔也

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何曰兵弱
不敢救也雖城成郛其奈何是故莒四伐于前齊
六伐于後邾三伐于中皆自作三軍始也故許翰
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
二則國弱

十六年葬晋悼公奚書曰見于賢君而反簡禮也悼
公在位十有六年即位入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
即位一月取六官于民此六年九合三分四軍雖
其大道未聞當其天資親柩文猶過也魯于厲公
況往𦴋之其奈他公數遣上卿至是而使微者會
葬可謂失輕重矣宜乎于天王之喪恝然不往也

溴梁之會十一國諸侯爲魯討邾莒也而獨書大夫
盟者何曰盟重事也會輕事也諸侯當其輕大夫
當其重此世變也且以一齊高厚之逃而爲是盟
盍不得乎大夫則不可以爲諸侯矣于是而見晋
平公不能繼悼公之業而羊舌肸非智螢之材傷
之甚也故公羊子曰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
然也

叔老會鄭伯晋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男 請遷于
晋許大夫不可晋人伐許先書鄭伯何曰陳傅良
曰春秋不以大夫屯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君臣

之分也
十七年衛石買孫蒯以曹人詢蒯父之逐君也伐曹
取重丘獨書石買何曰著買之黨惡而伐人也逐
君者可知矣曹人訴晉晉執買于長子執蒯于純
晉又獨書石買何曰言逐君者晉已定其位又執
其子則非情也以為非情而不書書執石買晉侯
馭刑之失輕重黨惡之私情見矣
十八年書同圍齊何曰合莒邾衛魯也莒邾爲齊
之黨而魯晉之仇曹衛則自相仇者也今晉能合
之而無異故曰同圍齊諸前傳皆以為同惡齊則
此諸侯嘗惡陳鄭楚屢伐鄭者也奚不書同乎若
齊爨背盟兼好肆其暴横數伐鄰國自得此圍不
假言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何曰著惡人之善終于師也有師
而不加也使罪人得以完終焉雖然人不討而天
終討之曰卒之于師耳
十九年同盟祝柯反不書同如圍齊何曰方盟祝柯
而即執邾子嘗其盟則有不同心者矣圍齊而以
伐致何曰怒魯也圍齊者諸侯伐齊者魯也齊人
舉邾莒九伐而三圍乎魯豈魯報之未過也

取邾田自漷水則諸侯次于泗上疆之以歸魯者奚
言乎魯取曰譏魯及晉也魯取其田于邾晉取其
賂于魯其義一也若曰執邾子而取之者也
晉欒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奚不書欒魴曰著林父
之惡也既逐其君于齊又伐其君于齊耳若書欒
魴則斯師之名義謂何儿聖人討賊之精意張洽
以為林父並將者非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何以書鄭殺而不去其大夫曰
討純門之師及為政而專者豈至殺乎若討西宮
之難嘉在賞之之列矣
二十年盟于澶淵齊服也奚不書同曰越二年而齊
復伐衛伐晉安在其為服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何曰此見中國之弱而陳蔡之國皆懼楚
也故出奔者亦不敢之中國耳燮謀國以從晉而
見殺慶虎慶寅譖黃而楚討中國不能庇則夷狄
從耳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使臧武仲
詰盜武仲曰庶其竊邑于邾子為正卿妻以公之
姑姊皆有賜于從者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此盜也矣不書叛曰其始也邾雖從齊伐魯矣然
晉人而執其君魯又取邾田自漷水未幾仲孫速
又伐邾邾小國也侵削若是庶其所以不能安于
邾也越二年邾畀我亦來奔矣故聖人不以叛書
責魯邾之君也邾子不能安其臣魯遂之使叛而
又受之若曰誨之為盜也庶其之罪又何言哉
晉欒盈出奔楚則其母之欒祁通于州賓懼盈之討
也譖于其外祖士匄而逐之者也矣以自奔為文
曰欒黶汰虐已甚而懷子又濟其父之惡故有毋
不能正是以出也然范宣子不能正其女獨無罪

乎曰女已出在外者也盍有代我而主之者也夫
宣子已逐懷子又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
董叔羊舌虎雖賢如叔向亦幾不免不亦過乎又
矣不書曰斯皆欒盈之黨殆淫于家者也若叔向
者社稷之固宣子從祁奚之言諸公而免之亦可謂
得善善惡惡之常矣以為常而不書其春秋示賞
罰人之道乎
商任之會何曰左氏曰錮欒盈也可乎曰非也以一
大夫之私憾動八國諸侯使其世臣不獲容于天
下大夫幾乎有天子之權矣此且為非而況于沙
隨之會再錮之乎然沙隨之會盈已在齊而齊侯
與會安在其為錮也
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何也曰譏楚之無
君臣也子南寵觀起未益祿而多馬則亦康王未
能禁之于蚤也乃謀于其子而殺之并其子死之
則康王之過也觀起棄疾之死矣不書曰觀起小
臣而僭侈棄疾謀君而殺父皆宜死者也然則棄
疾如之何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惜乎舒也不
逢申叔豫耳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則齊侯使析

歸父以藩載而納之于曲沃者也矣不書自曰陸
浮曰潛至也入曲沃又書入晉何曰盈之入也晉
人大懼范宣子以其子桓子之謀奉君以走固宮
盈以曲沃之甲乘公門矣及君屋則若已入晉矣
其曰入曲沃者則士鞅逆魏舒以如公使斐豹殺
督戎以敗欒氏盈奔曲沃蓋不成乎入晉也故又
曰入于曲沃比魚石之罪加一等矣故曰晉人殺
欒盈胡氏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齊侯伐衛遂伐晉晉嘗追齊師獲晏氂矣不書曰免
晉也免晉則罪齊矣又何以先伐衛也曰意在伐

衛獻伐晉為奇兵耳故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
殺欒斯師者乃齊也
臧孫紇出奔邾則孟孫羯譖紇將為亂季孫宿怒而
逐之者也奚言乎自奔曰紇既阿季孫之私廢公
鉏之長而立悼子故羯用豐點之謀借公鉏以立
已而廢其兄秩也羯德公鉏公鉏怨紇故羯亦怨
紇故借除于臧氏以埜甲從而譖行紇由是斬鹿
門之關以出也其自取乎故仲尼曰以臧武仲之
智而不容于魯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紇自邾如

防自防奔齊奚不書奔齊紇自防使來告曰苟守
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若不獲立則
不辟邑矣不書奔齊而書奔邾明要君也
齊侯襲莒門于且于華周杞梁不貪莒子重賂以棄
君命遂死于陳奚不書曰齊侯以強襲弱罪莫大
焉二子不正其君而犯難焉魯其妻之不若也故
勿書
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何曰杜預曰賀克欒氏也夫
穆叔謂范宣子以三不朽豈其以克欒氏為立功
乎亦已誤矣

叔孫豹如京師何曰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城之穆子
始入賀也始入賀而王即以大路賜之不知魯侯
來朝何以與之乎當是時也諸侯如天子大夫如
諸侯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子崔氏不書殺賈舉州
綽邴師祝佗父十人者晏嬰所謂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者是已若太史兄弟三人者皆以書弒君而
死之亦奚不書曰史載人君之言動有儆諫之義
焉至使莊公數報棠姜于崔杼之第以沒其身而
後死焉則亦奚史乎哉

再會夷儀以伐齊奚不書伐齊曰本為報朝歌之役
乃受隰鉏之成慶封之賂而止也若書伐齊疑于
得討崔杼之美矣為其失實也故不書其曰諸侯
同盟于重丘者曰諸侯同盟乎齊之地耳蓋若齊
景及崔杼皆主斯會也人倫于是滅矣此春秋討
賊之意也
會夷儀之衛侯則林父所立之剽也入夷儀之衛侯
則林父所逐之衎也皆不名何曰不書剽見林父
當國而諸侯定其位也不書衎見林父之不得而
逐也然則剽亦與有罪焉若曰君方自夷儀入焉

國中立為君者誰耶一國而二君可乎若書衎恐疑于剽之當立也
鄭公孫舍之及子産入陳陳侯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而還是役也諸卿皆與不稱人又獨書子展者何曰見陳嘗黨楚以伐鄭之罪也故子産戎服獻捷于晉數陳之罪士莊伯不能詰仲尼亦許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也若是已矣公孫夏何以又伐陳也曰初

十七

未成也自是陳始及鄭平矣然則與鄭乎曰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討之子産譏鄭乃舍介狄而入陳不亦左乎此惠而不知為政也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何曰甚當從其父以君剽矣又從其父而弑之為君者亦已難矣故右宰穀曰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其曰甯喜弑其君剽甯喜之君也立剽奚不書曰不與其立剽也亦以見孫甯逐君而當君也至其見弑而後書者錄衎入與其罪也林父逐君十二年矣列會諸侯大夫不書叛至是始書入戚以叛何曰著始制戚者之過也又以見立剽而逐衎皆林父也前十二年非叛乎曰林父雖逐衎未叛社稷社稷為重君為輕故于衛侯復歸書名也前何以不書名曰前若名衎則剽為賢而當立矣剽既弑然後可名衎以責其失地也初衎與喜之言歸也喜曰必子鮮在子鮮既言公命于喜而後弑剽也奚不及乎鱄曰子鮮一心以從衎者也安知所謂剽哉蘧伯王衛之賢大夫也林父告則出奔甯遂而復仕甯喜告則亦奔君弑而後仕忠臣固如是乎曰伯王未執國政先難而行者也大子以為卷而懷之者其

十八

此也乎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趙武宋向戌也奚稱人曰貶其穫君而助臣也故其下執甯喜亦稱晉人言執非其罪也曰汝何納君而伐孫氏也然則鄭良霄無貶乎曰胡氏曰鄭子産新得政為衛侯故如晉而晉即會之也晉人執衛侯因之士弱氏奚不書曰未成乎執也晏嬰私于叔向曰為臣執君若之何趙文子告于晉侯釋之矣
宋公殺其世子痤此寺人伊戾之譖向戌之疾芮姬

之變也矣言乎宋公曰行二人之志者誰也夫小
人一行問焉父子大性且不能保況疏遠之賢乎
此人君之側君子常小人常多世之所以鮮治
也
二十七年于宋之會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叅晉趙武
楚屈建主會以長弭兵者也非戎狄之威也矣不書
人曰書人則無以明其為諸大夫也明其為諸大
夫而以趙武屈建于伍中國戎狄之勢成矣是大
夫之為也孟子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其詞是乎其若者何以楚班先歃然長晉者非

矣之也若曰此盟若此皆出于中國而為戎矣
然則何以之謂不書其罪曰當是時也在齊崔杼皆
弒君諸大夫為此會以代之將斂衽而朝矣會
是不為以驅中國以入以為夷乎
衛殺其大夫甯喜喜嘗弒君剽而書衛殺不去大夫
何曰夫剽喜以為君而喜弒之故曰喜弒其君言
喜之君也故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夫喜衎以為大夫而衎殺之故曰衛殺言衎之
大夫也故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何以沮勸故鱄出奔晉穀梁子以為鱄之去合乎

春秋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何曰以見于宋之會無諸
侯也若曰此皆諸侯之大夫也復盟于宋以從楚
耳蓋不能討齊弒君相率而入于夷狄也是中國
之滅大夫之罪也孫豹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
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于宋之盟諸侯不在而
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
也公羊子以為再言豹者殆諸侯也為衛石惡在
是也曰衛石惡在是以為殆諸侯齊崔杼不在是
不寧勸諸侯乎

二十八年齊慶封盧蒲嫳殺崔成崔强遂殺崔杼及
其族矣不書齊人殺崔杼乎曰此非討賊也杼再
娶東郭姜生明遂廢其前子成强而以東郭姜之
孫棠無咎及東郭偃為相成彊殺偃無咎杼怒而
見慶封慶封遂及嫳討成彊殺之盡滅崔氏之族
非其討賊也故不書其書慶封來奔何曰子家好
田而嗜酒乃以其政委於其子舍遂及嫳易內而
飲酒初崔慶為黨而弒莊公莊公之幸臣盧蒲癸
王何皆出奔至是為卿復嬖于舍故癸何得以殺舍
于嘗而子家不能入也夫當其弒君也崔慶莫强

焉未幾而兩族俱斃亂臣賊子可以懼矣其曰來
奔者罪我之納逆也
公如楚則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也奚獨書公曰存
中國也若備書林見乎楚則中國之弱亦甚矣是
向戌之救禍也聖人所不忍也但舉魯以見之耳
嗚呼于天子未有若是行也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何曰天王崩而公在
楚以送楚不亦慎乎且公外則楚止送葬以親襚
內則季孫宿取卞而不敢入榮成伯為之賦式微
公之昏弱亦甚矣故穀梁子以為閔公也其訓公
至自楚則曰喜之也殆閔其往而喜其來也可以
得經意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何曰見魯之不競也內
則分于三家士鞅至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外則役
于諸侯為晉歸田甘自瘠以肥杞故書杞子來盟
于士鞅來聘之下亦以見晉有所求而為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何也曰顯札也顯之奚不字之曰當
前臣名禮之大閑也故季友子突叔肸書字者皆
不在君前也然則何為乎顯札曰札之行雖過乎
中庸然其讓國之風足以厲春秋時之亂賊矣況

乎吳子且舉國而書札故知其為顯之也胡
氏之說非歟曰非也札在襄二十九年來聘昭十
五年夷末卒二年趙武方問吳子得立于吳屈孤
庸也亂未至而預刺之春秋不如是之刺也
三十年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何曰賢
之也待傅母而卒于火可以為共矣其無忝于夫
之謚乎然則何以賢之曰當是時也天下諸侯大
夫或上叛其天王或下逆其君父書共姬以見一
婦人也優乎天下之大夫遠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者尹言多劉毅單蔑甘
過鞏成也而曰天王殺弟者何曰儋括遂成而
欲立佞夫佞夫所不知也佞夫王之母弟也此五
臣者非有王之意安敢動斯邪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子產善
枕肱而哭斂襚而殯之則伯有者亦未為盡非也
況乎晳駟帶相爭殺之乎乃去大夫而書鄭人殺
之者何曰伯有汰侈嗜酒而飲于窟室而又强使
子晳如楚子晳率駟氏之甲以伐之伯有奔許已
矣乃復因鄭伯及大夫盟于大宮也遂及馬師頡
介于襄庫以伐北門駟帶率國人殺之羊肆耳

故以討賊書也然則子產非歟曰雖勿哭可也惠
而不知為政其此也乎
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何曰莒犂比公生去疾
及展輿乃舍去疾而立展輿又廢之而且行虐焉
國人為是弒之也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國人弒之而立
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程氏之說可謂得
經旨矣

昭公
元年于虢之會晉尋宋之盟仍請舊書何以亦先趙武
曰罪趙武崇僭逆也是僭逆之魁耳夫楚圍設服
離衛蒲宮有前二人執戈居然楚子以臨諸大夫
矣使趙文子率諸大夫執圍數其罪歸于京師豈
惟伸大義于天下亦楚國之所共願也乃若言其
假而不返或以君弒矣之釋其賊而尚其強猶曰
以信為本擬于不僭不賊其僭賊在邇而不問文
誰則也小信破義其是會乎故中之會不殊淮夷
秋諸侯也虢之會先趙武次楚圍而後諸大夫若
曰皆圍之兄弟耳或曰彼勢方張其能執圍乎曰
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
館于外圍至垂櫜而入況此大義之所在其執之
何有釋此不為方講小信劉子言武若將知而耄
及之者其偷之甚乎
取鄆季孫宿乘莒亂伐而取之者也不書何曰若公
取之也季孫無君又何言哉不書伐者取可以兼
乎伐夫尋盟未退瀆齊盟徼叔孫豹之忠信貞義
係且危矣堅冰之戒其謂此乎故疆鄆田且書叔

弓帥師此不書季孫

天王使劉子勞趙武于頴奚不書曰武驅中國而長

夷狄王罰所必及也如是而猶勞焉而王又甚于

武矣不書者甚之也且劉子欲武遠績禹功大庇

其民武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以為神怒民

叛不復有年以語王也不知王及劉子又何居

秦鍼奔晉何曰豈惟桓景之過哉亦鍼昧于子冥之

道耳故冉朱以務滌殄世衛戌以富侈出亡皆鍼之徒也

去疾未為君係之莒展輿已為君削其子者何曰入

者不為犯法出者不能逃刑是春秋討賊之旨也

若更書去疾則天王諸侯豫視展輿而不討之者

如之何

楚子麇卒何曰言天下不以圍為弒君也始而十國

大夫會于虢以尊其僭終而十二國諸侯會于申

以聽其奸雖宋向戌鄭子產獻禮焉是天下不

以圍為弒君也天下不以圍為弒君而聖人亦不

以為弒君何曰見天下不以圍為弒君也甚其事

也若革其偽赴而不書卒則是時猶有人倫反非

其實矣然則他國亦有書弒君者何曰亂莫甚于

夷狄矣又弒其君矣又率中國而從之尊為盟主

猶為國有人乎其去會歟幾何春秋自此無伯矣

夫圍將及伍舉聘鄭聞王疾遂還以冠纓縊殺王

今卒之不亦沒其實乎曰下書公子比奔晉不可

掩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聘于晉何其已速

乎曰韓宣子知禮者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于大史

氏而知周公之德因季武子賦甘棠而思召公之

賢其志大矣故急遣于三卿之中以忠信卑讓之

子叔子者報聘也斯聘也其亦異乎因聘而謀昏

者矣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則子產數其三死罪而殺之者

也奚言乎鄭殺曰豈惟見執政者因其疾而幸勝

之哉而鄭簡公用是人以為大夫而不能去使至

於將作亂焉亦共罪也故劉絢曰惡鄭伯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何曰知其不可而不

往可也已往而見拒勿復亦可也如其既復也宿

亦勿往可也不可往而往不智見拒而復不勇既

復而宿又往不君甚之哉如湛氏以為三可恥也

故胡康侯曰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

下比之迹皆見矣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何曰杜氏曰卿共小國之
葬過也魯葬滕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然則有
不遵天王者豈以王不會葬乎故君子循理不循
情
四年春正月大雨雹何曰正月非當大雨也而又雹
乎況去冬大雨雹乎陰脅極故正月亦大雨雹陽
脅極故八月猶大雩陰陽不調君臣失位之象也
申豐乃以藏冰之事對季孫其杜欽谷永釋王氏
而以女寵言災異乎

于申之會謀伐吳楚子以夷狄而又弒君以主會故
不殊淮夷明在會之諸侯皆夷狄也胡康侯之說
允矣然是會也椒舉請于晉而叔向許之楚靈圍
其禮而子產向戌獻之胡氏以為賢者聽天所命
何曰賢者行法以俟命產向戌法未之能行也命
安在乎天豈有使中國從夷狄之命哉然則三子
者亦狄臣耳故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楚人執徐子不書徐子名執齊慶封殺之不書楚人
殺滅賴而書遂者何曰不與楚人執不與楚人殺
不與楚人滅也若曰弒逆之賊不討其禍至于吞

噬中國而雖禦也故曰逐也然則慶封不可誅乎
曰穀梁子言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也故楚徇慶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也然則中國諸
侯從楚者則何以異於慶封乎
叔孫豹卒則其庚宗婦人所生之子竪牛斷其食而
卒也奚不書曰為賢者諱也穆叔忠于魯而禍于
家雖其自取不可以其子之惡而掩其忠也況杜
洩不從季孫南遺之言執王命而竟以路葬恩禮

之厚又若此乎故又得書曰也
五年晉韓起羊舌肸為楚送女過鄭罕虎游吉戒以
楚王汰侈已甚叔向以為不能及人然徼薳啟彊
之言圍且以趙為閽肸為司宮矣弒君之賊與之
為昏且涉是險而行何不書曰斯當時之勢也故
齊景涕泣而女吳晉平遣卿以送女惟其不討賊
也是以至此耳春秋削而不書其示人正本謹初
之意深矣
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何曰譏莒魯之君而尤重
乎魯也然則牟夷無罪乎曰莒亂而魯丘公不能

撫其民象五年取鄆今年取鄟故外有侵削之國
而內無怨惡之一年牟夷所以以地叛也牟夷之罪
又何言哉其重發何曰通之使叛而又受其利也
故下書叔弓敗莒師于蚡泉而不書莒人來討者
可知其罪甚矣
楚子帥諸侯伐吳越始見經而稱人何曰從徐文也
伐吳可乎曰以弒逆之人而稱兵不貶而罪見也
故前此不書其伐楚入棘櫟麻此不書敗楚師于
鵲岸下書楚薳罷伐吳又不書吳敗楚于房鍾皆
可見也以為進而稱人者何也曾是從逆以為無

平胡康侯亦誤矣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何曰平公在位四十餘年以
伊栅而殺子逐臣其暗如是宦寺之惑人可痛也
雖然伊柳之譖無戾衷之證亦不能行伊柳何足
道哉
七年暨齊平何曰非我所欲也故穀梁子曰暨者不
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不書主名何曰見季氏之
專也書公則非其本意書季氏則不可為之訓也
何休以為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者非也
公如楚公至自楚何曰忌其楚之弒逆也聽遂成彊

之言始一童華之臺七閱月而後返其臣仲孫貜
且以不能荅郊勞為病君臣舉動如此其國可知
矣
石言于晉魏榆晉不書曰非天下災也梁山雖晉崩
關天下耳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何曰志陳侯也猶
曰此陳侯之弟殺之也非伊戾人也夫哀公既以
偃師為太子又復寵公子留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者何也招非特哀公之意不敢稱斯乃耳故曰
陳侯之弟也若招之罪不假言矣惟如此也故哀

公縊不書招又留弒其君而書陳侯溺卒見其自
取也留既為君矣出奔鄭不書陳侯留書公子留
見其不當寵也夫招無罪于過而殺之書陳人殺
其大夫公子過者何曰討賊之辭也過且如此招
可知矣然則何以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若宥
招者何也曰楚子自弒其君而又假奉孫吳以滅
陳其志豈討招哉故書執招殺孔奐于滅陳之下
不與其滅與執也不以亂治亂也不足也又書楚
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及陳災公羊子所謂存
陳也夫楚負弒逆肆其強暴滅賴滅陳卒無能救

非諸晉臣許之乎中國之弱甚矣

九年周甘人及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侵王室也奚不書曰不成乎侵也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又韓宣子遂使趙成如周男致閻田反潁俘以不成乎侵而不書其取人攻過之意見矣

十年齊欒施來奔何曰書齊之受叛也欒施高彊伐君虎門以伐陳鮑不勝而奔魯齊而不受為亂者孫矣不書高彊何高閭曰非卿也

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則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春秋志卷十　八

鄭罕虎及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大夫皆在也奚不書曰舉舍以見之也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澳梁之會大夫執政澶淵之會不討蔡逆于宋于虢楚人先歃孟子所謂不與賢者共政也失伯道矣葬之者何曰不廢禮也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以皆書名也曰春秋之義不以賊討賊也均賊也皆書名又書誘殺虔之罪重于般矣故下書楚公子棄疾圍蔡言般雖殺其國猶有人也楚何以也共圍之乎

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何曰夫人薨而蒐亡君之忘親臣之忘上也君忘親為不孝臣忘上為不忠不孝不忠豫其危乎是故楚齊歸而不感未葬而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又納泉丘人女以生懿子敬叔也故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若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會于厥憖者何曰楚師圍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焉用之是會為謀救蔡也奚不書救曰不能救也楚圍蔡于四月滅蔡于十一月會在八月解圍

春秋志卷十　九

則已遲救滅則無師故八國大夫書名非褒也若曰無事而私相會聚耳若又曰諸大夫也謀蔡而不能救亦可耻也其書執蔡世子有以歸者何見世子當君父見殺邦國見圍之日不忍即位而報仇之節也不然蔡既滅也何以又書執蔡世子有乎故胡康侯曰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害用之也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出奔何以名納何以不名也曰出奔而名罪燕伯之用嬖自取之也納而不名罪大夫之已甚拒其君也故穀梁子曰納

者內不與也其曰高偃不以大夫納諸侯也衛衎
出不名而入名者何曰始罪大夫而終罪衛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蓋莒人訴魯取鄆伐國敗師于晉
也故晉辭以平公之喪拒公耳然公自有夫人歸
氏之喪未練而出朝彼何重君而此何棄親也
葬鄭簡公何曰譏子產當國葬之速也三月而葬也
且簡公以國反正息諸侯兵民蒙慈仁之惠賢諸
侯也其禮可略乎前此叔弓葬宋平公則二月也
書叔弓何曰又以貴卿共同列之葬也若叔孫舍
一月而葬平公者則又甚矣

公子憖出奔齊則憖與南蒯叔仲小謀去季氏而憖
告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憖還及衛聞
費叛而奔齊耳其曰出奔何曰若書如晉還至衛
奔齊則非與聞其謀者也然則譏之乎曰子仲之
志雖美擧之不得其人也南蒯豈徐季氏者哉故
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何以不書南蒯以費
叛曰若宜叛也以為若宜叛罪季氏之教之者深
矣
楚子伐徐則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
徐以懼吳而楚子次乾谿以援者也其書楚子伐

徐何曰舍其臣而書君罪楚子之橫志乾谿之由
也楚子弒君而立者也已執徐子而滅賴滅陳滅
蔡矣至乾谿之次右尹子革夕楚子遂欲求周鼎
取鄭田以畏諸侯其志無上矣雖子革以倚相告
以祈招之詩猶不能自克而遂及于難故曰楚子
伐徐多楚子之罪也
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何曰見以叛不能討叛也季
氏不稟于君而擅使叔弓帥師圍費其與南蒯無
幾矣故不書季子以冶區夫之謀貴人叛南氏亦
不書南蒯以費叛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觀從以
楚子殺其父起也假蔡公棄疾之命召子干于晉
盟而襲蔡遂及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
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群公子比立為王楚
子聞之縊于棘圍芋尹申亥氏若治始謀則在觀
一從若治挾衆則在棄疾子干奔晉十三年矣而書
比弒何曰觀從何足道棄疾未為王虔雖弒君比
非有討賊之心志在于篡位耳故雖縊書弒也其
曰自晉歸于楚何罪晉也罪晉不能討賊于始而
反成弒君者之自也弒則不地于乾谿何終虔惡

也不聽祈招之詩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夫棄疾既立比為王而已為
司馬奚不言弒君曰棄疾之有五利比之有五難
況初假棄疾命名比者覩從也棄疾見之而遜始
謀者比自立為王者比棄疾遂因國人夜駭逼比
而自縊書殺公子比不與比為君也
平丘之會何曰著晉之失諸侯也夫晉成虒祁諸侯
朝而歸者皆有二心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曰寡人
中此與君代興邾莒亦訴魯取鄟于晉曰我之不
共魯故之以于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遂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此合諸侯也而曰失者
何也曰謀國有要不勞而成功失會無材屢盟而
滋叛夫諸侯之二雖因虒祁實以晉受楚其柄也
當楚虔初弒君也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叔向對曰
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使晉不許楚移此會于
前為討賊之舉中國寧安豈有滅賴滅陳滅蔡之
事哉至此猶不知省過乃因齊魯祭而耀甲兵以威
之其能得諸侯乎故有不與盟者有與盟而強之
者故曰失諸侯也其曰同盟雖同懼楚志不同也
一然則公不與盟書之乎曰有強臣而不能制其叛

以侵邾莒至使晉侯使叔向辭公且南蒯子仲之
憂不君甚矣以為自反而縮者吾不知之矣其曰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何曰執意如是矣劉子在
會不歸京師而止受其貨辭得賊不許也
葬蔡靈公何曰失德不葬滅國不葬弒君不葬葬蔡
靈公譏楚弒君也
十四年晉殺其大夫羊舌鮒及雍子奚不書曰當也
邢侯與雍子爭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
叔魚蔽罪邢侯邢侯遂殺二子于朝韓宣子問焉
叔向曰昏墨賊殺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謂叔向為古之遺
直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故曰當也當而不書其示以義刑義殺乎
十五年吳子夷昧卒何曰以是可以考書札來聘之
非貶也夷昧是年始卒而札在十八九年之前乃
譏其讓國治亂皆大理人情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何曰譏失禮也
叔弓涖事卒于祭所武公以下苟有仁心肯嗜飲
食邪而猶卒事不亦誣乎主祭者不能專其誠受
祭者不忍食其肉廢之可也故曾子問諸侯祭社

稷糺豆啖陳閒天子前后之喪若鄭大人之喪孔
子曰臉此雖大夫然而年于祭所非聞六亦何推
也自左氏公羲以下皆謂之禮予未之前聞也
晉荀吳伐鮮虞何曰罪荀吳也夫鼓人或以城叛荀
吳曰不可欲城而邇奸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何以罪吳乎曰吳常偽會
齊師假道鮮虞入昔陽而滅肥春秋書晉伐鮮虞
以狄之矣使其國代已受惡未能斷其名也至是
乃又假仁義之名其欺詐亦甚矣凡吳敗狄則詐
以卒滅肥則假以道是何有于一鼓人哉可不伐

而降也行譎于大而行正于小予未之能信也故
此書荀吳者明前晉伐鮮虞而謀國于狄者皆吳
也人臣以詐謀國之罪不容誅已故後七年鼓人
復叛荀吳復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
陽之門外遂襲鼓使涉佗守之胡氏謂以正兵加
敵而不納其叛臣者安在哉
十六年齊侯伐徐何曰譏齊侯也故不書及莒人郯
人徐人盟于蒲隧若累之也畧之者微之也言盟
為無益輕重耳以賂受徐甲父之鼎也
公至自晉何曰危之也公去年冬如晉今年夏始歸

雖意如之執不如是之久也何危如之無忠信剛
正之氣而欲學禮鮮不亂夫
季孫意如如晉塟晉昭公何曰譏卿共塟事也昭公
在位日淺雖有厥憖平丘之會然皆不能有諸侯
也其餘則用荀吳以詐伐鮮虞耳晉侯猶且不可
而況此乎亦已過矣
十七年郯子來朝何曰家玄翁曰錄之也仲尼所謂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何曰譏吳崇詐以驚王室也夫
夷夏有防其始晉武遷陸渾于伊川者已非矣晉

頃如攻先人之過告諸天子徙而去之可也乃以
數睦于楚故先使屠蒯有事於雒與三塗掩其不
備而滅之微萇弘覺客容之猛也而儆戎備王室
亦危矣惟鼠忌器况王室乎吳之用詐也不惟大
凾鮮虞至王室亦不顧矣嗚呼此晉室自平公以
來之所以卑歟胡氏以為林父滅潞氏稱師士會
滅甲氏稱人此若不貶荀吳者過矣
有星孛于大辰梓慎裨竈皆以為衛宋陳鄭火胡氏
以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前星太子後星庶子當
後五年王室亂劉單立王猛尹召立子朝之驗之

二說奚居曰愼竈言乎未然胡氏擬乎已亂言乎
未然雖難而小擬乎已亂雖易而大故許翰曰大
辰明堂當宋公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以災氛所
溢也然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何以不言敗曰楚師敗矣獲其
乘舟餘皇然以公子光以長鬣人伏敗楚師取
餘皇以歸故胡氏以為不言敗勝負敵也吳先伐
楚而曰楚人及吳而春秋雖于戎狄以應兵為主
也且楚方用費無極之讒棄友之貞而不知伐也
而伐吳何式春秋待楚又重于吳矣故吳不書人

而楚君及以責楚也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書此何以書也大之也大
之而書示人未災而脩政當災而弭患既災而改
過也是故子產以天道為遠人道為邇乃免後災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是以先亡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何曰非臣子事君父之
忽也忽則不敬莫大焉又何必操刃為弒君哉故
君子無微而不慎也而况于藥不嘗乎止雖不立
乎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
而死亦不足贖其罪也若是何以書葬許悼公乎

曰言無賊可討也穀梁子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
弒父也湛子曰罪世子有致弒之道也或者止之
比黨逆欲止之定位因藥進毒或者止察之不早
而比及匪人又不先嘗藥以杜其邪謀或後稍知
未眞而隱之皆不能免於與弒之罪如漢霍光之
隱妻逆也此說亦通
齊高發伐莒何以不書入紀也曰莒子既不事齊而
致齊師其奔紀鄣使齊師鼓譟而入則以所殺其
夫之嫠婦也不書入紀莒自取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不言自而言自鄸

曹無大夫而言公孫何曰顯子臧也鄸者子臧之
邑會者子臧之子也顯子臧而言之者何見會之
不能繼前烈也公羊子以為叛劉敞以為待放者
是以至于害長而賢之者則非春秋之意矣叛
而賞之是何理邪
盜殺衛侯之兄縶者何曰罪衛靈也夫宗魯齊豹之
盜孟縶之賊而以為罪衛靈者何曰殺孟縶者宗
魯養宗魯者齊豹用齊豹者衛靈且齊豹伐公也
使無公南楚伐受其矢雖公出次死鳥亦不可得
矣故曰衛侯之兄盜可得而殺衛侯亦危矣夫宗

磬也雖由豹見于執戟驂乘既知豹謀乃周惠豹
而又死難雖非得以忠成名琴張猶欲弔之何也
故孔子比宗魯於雍糾之婦祭仲之女云
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則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
華向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者也何以自奔為文曰
三卿凌其君而殺其公子六人欲安其身亦已難
矣故公子城公孫忌入子出奔不書也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何曰
此宋之南里也又入之而以叛也非所得入也猶
以三御係之宋何曰言入宋南里以叛者非伊異

人也宋大夫也胡氏以戚與朝歌及蕭為林父荀
寅士吉射樂大心之私邑南里為宋國城內之里
名若是則私邑可叛乎
蔡侯朱出奔楚則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
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從王欲楚必
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乃以自奔為文而書
名何曰此不能有為從夷狄有禍之驗也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何曰譏侵小也莒子不聽死羊
牧之之謀敗齊師于壽餘而譏齊侯何曰先使北
郭啟伐莒者齊侯也故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

齊涖盟皆不書書此者見其無上事而伐人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初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敗華氏于新里而晉荀
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又救宋敗之于赭丘圍南
里矣不書而獨書出奔何曰罪諸侯懼賊及與楚
也當是時也華亥搏膺而呼謂華貙曰吾為欒氏
矣言必見殺也使貙以華登犯師而出如楚乞師
楚薳越逆華氏於是諸侯之戍宋者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宋人從之故曰自宋南里出奔楚見懼

賊與楚也嗚呼華氏叛君而黨戎楚人釋君而助
臣中國猶不能亢不足為中國猶為有人乎華氏
與楚人何足道哉
叔鞅入京師葬景王何曰四月崩而六月葬宜諸侯
之不至也故高閌曰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何曰景王死而王室即亂言景王作之也夫
太子壽卒次猛次則匄子朝則庶孽也王以賓起
欲立子朝於孽子朝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單子也其六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何譏諸侯
也天王崩王室亂諸侯無匡之者故劉蚠單旗雖

不得以天王而不書名也諸侯不生名況臣稱爵
于上而王稱名于下可乎曰以猛係之王者明當
有天下也以王而稱猛者別于群王子也猛當立
諸侯不能臣景王不能定故書劉單以也胡氏以
為[illegible]無寵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曰以
者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則過矣
劉絢以為景王在而劉單不能格君心者則又愚
也且當聽賓孟擬殺之言而田于北山也微王疾
已殺劉單矣以為不諫亦非也然則與劉單乎曰
王室亂大臣有能左右天子者豈曰不可故再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亦不名也能左右之
曰以既曰王猛矣於其卒何以又曰王子猛也曰
王子猛者不成乎王也一年不二君也前何以去
其子曰權也前言子若群王子矣無以明其當立
也然則劉單之能左右之者亦是矣晉籍談荀躒
帥師納王于王城奚不書曰沒之也小國大夫有
事諸侯皆會盟也王室亂而使大夫往可勿志也
故明年談躒又箕遺樂徵圍郊以伐子朝始書晉
人不惟微其事又以見緩不及事也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何曰見婼不辱君

命故稱行人見執非伯討故曰晉人執我行人也
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
木而弗殊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訴晉
晉人來討舍如晉晉執之曰舍不辱君命晉非伯
討何曰魯人之取邾師固為侵小矣晉人會諸侯
而正之亦宜也彼其行人已來有說邾之事矣乃
聽邾人之訴而執之非禮也比舍之在晉也晉欲
使與邾大夫班坐舍執周制不果坐又欲以舍與
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不果與范鞅求
貨舍又卻之而拘申豐請冠畫冠請狗殺狗其所

館墻屋去如始至有光于父豹裂裳帛以拒樂王
鮒者也真行人矣故曰不辱君命
蔡侯東國卒于楚何曰見貨之不足以潛身宜其卒
于楚也初費無極取東國之貨遂蔡侯朱于是東
國亦朝于楚而卒矣貨安在哉何以不書東國如
楚曰微之也如莒子庚輿來奔其前固未嘗詳言
子出入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何曰惡中國之從夷也夫中國從楚以
為可恃也復敗于吳而見滅與獲焉此從夷之效

也故楚令尹薳越師六國之師救州來會吳戰于
雞父不書楚而書六國若曰六國之師胡為而至
雞父哉宜為吳所敗滅也然則州來不可救乎曰
王室方亂而陳蔡許沈之國不遣一介以問至聽
楚而救州來竟何如也胡氏曰書其敗不以國分
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
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前書王猛此不書王
匄何曰已踰年也故曰尹氏明不與劉子單子同
也書王子朝明不與王猛同而況敢敵天王乎劉
單伐尹氏而敗績故天王出居狄泉夫劉單既能
以王猛又盡力以定敬王亦庶乎以安社稷為說
者也以為廢立誤矣
二十四年吳滅巢家玄翁以為能復諸樊門矢之仇
也奚舉捕曰吳本以楚子為舟師以畧其疆遂疆
楚而滅巢不為復雠舉也然亦可以見其強矣故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乎在故舉巢以著吳也
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何曰為季孫意如逆妻也豈
惟見乎子之專恣而舍之大卑可諭亦可見矣乃
以宋桐門右師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為賤宗賤

身何哉將非樂祁所謂魂魄去而喪心乎不然何
以不如箕鄭之強也
黃父之會何曰此鄭游吉以嫠不恤緯之言動范鞅
大國之憂以謀王室也夫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
矣天子蒙塵而晉君無疾以朔晉季孫使令如宋
以逆妻舉魯一國如此况如陳蔡許沈之君從楚
以救州來之類者可勿悉也觀王室如何哉黃父
之會諸侯不行而大夫且至曰明年將納王書以
譏之也
有鸜鵒來巢何曰左氏曰書所無也公羊子曰宜穴
又巢也張洽曰不特如師己言昭公出奔之兆亦
必如邵子所謂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蓋吳楚
越迭主夏盟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何季孫意如以季姒之故殺季
公鳥之臣申夜姑而公若怨以郈氏之鷄金距故
益宮于郈氏而郈昭伯怨以臧氏執臧會于季氏
之故拘臧氏老而臧孫怨於是公若以公為公果
公賁告于昭公昭公遂及郈孫伐季氏季氏請待
請因請亡皆不許叔孫司馬鬷戾遂救季氏陷西
北隅孟孫何忌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子家羈止公

公不肯逐與臧孫如墓謀以行則二家輔季氏逐
公也而曰公孫于齊何曰昭公居常而不能有其
政任其賢臨變而不能聽其言制其忿故及之也
季氏之惡不假言矣其曰次于陽州胡氏曰待齊
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使國子高子致糗服罷用而昭公
再稱宗廟先君以答之孔子以為其禮與辭足觀
者何曰禮與辭足觀也若其行其實皆不足觀也
聖人之微辭也如是夫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
問

戊辰叔孫舍卒何以書備賢者一死不足以塞責也
舍既為季孫逆婦又安能止季孫逐君雖其言曰
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
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
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則以叔孫舊
黨季氏其司馬鬷戾實敗公徒救季氏也于是昭
子自鑄歸平子遂有異志昭子乃使祝宗祈死以
卒夫未變而無正色不可動以非之操既變而無
討賊返君之材且一司馬不能正而况于季氏乎
家玄翁以為舍之為君死比于士燮者誤矣

宋公佐卒于曲棘者何曰為其婿季孫意如之逐君
也蓋將如晉謀講逐君之事以爲意如之從而免
其危也初元公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
勿與魯將逐之曹氏以告元公元公告樂祈樂祈曰
與之魯君以出魯君必失民久矣大知季氏之將逐
君而嫁之女見季氏之比逐君而危且危於季氏
且不得為賢舅豈有正倫恤患之心哉如其有是
心也當其初則不妻矣以為賢于當時之諸侯者
過也不然何他國皆坐視不行而元公獨舉之邪
夫曲棘宋封內地曰卒于曲棘譏不得薨于正寢
也

齊侯取鄆為昭公居也何言乎取鄆曰伐季氏正也
取鄆非正也伐季氏可勿取鄆矣取鄆非所以伐
季氏也舍其大而小是謀也以晏子相之而不能
有為是以大人貴格君心昭公不君季氏不臣又
何言哉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何曰穀梁子曰居于鄆
者公在外也至自齊者遂義不外公也杜預曰入
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胡氏所謂存一國之
防也

公圍成則齊侯使公子鉏師師圍成及成師戰于炊
鼻不書齊師伐何曰[illegible]據之說言不能
自行故累其伯討賊[illegible]賊也大外使申豐以賂族
内使成大夫公受師以拒齊者季孫子也而書圍成
何曰著孟氏之罪也孟氏而黨季氏也夫孟懿子
孔子之門人也嘗問孝于夫子矣當公之奔也則
懿子殺郈昭伯而敗公徒及公之伐也則據成以
與公戰所謂無違者安在也懿子且如此況季氏
乎故孫炎曰見國内皆叛也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
鄆者何曰左氏曰納公也夫季氏使梁丘據以宋
元公叔孫舍之事怵齊景公之心也安能納乎故
上書會盟下書自會居鄆猶夫舊也故孫炎曰謀
納公而不能也

天王入于成周則晉知躒趙鞅納王使成公般戍之
者也奚不書曰將旨激之年旗請之劉盆既焚潁
于危右五年而後救故春秋畧之也不得為勤王
之師也不曰京師曰成周者何曰下都非舊京師
也故公羊子曰明在東周也

尸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盈逐王子朝逆
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始入成周從子朝者則
召氏之族及毛伯得君氏固南宮嚚也何以書召
伯曰召伯始既倡其亂終不能禁其族即召伯耳
奚不名曰此召伯毛伯奔之後也今乃不能繼
先烈黨尹氏為亂矣猶尹氏也

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則諸樊之子光伏甲于堀室
而享僚使鱄設諸寘劍于魚中而弒之者也其曰
吳弒者何曰此著有吳者之罪也壽夢慕亂于始
也夫壽夢有四子定于立嫡則諸樊可也定于立
賢則季札可也乃欲四子相傳致國季子安知三
子皆以次蚤死而季子獨生邪僚之見弒宜矣故
曰吳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則費無極誘使子惡置甲于門以
飲令尹子常子常使鄢將師攻郤氏且爇之盡滅
其族而曰楚殺者何曰子常賄而信讒昭王幼而
失人國無君臣矣故雖子惡之直和國人說之而
不能存也

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
周且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以辭宋衛戍周不忍
而納公不成其列序諸大夫者何曰著春秋之失

貨及祁喜之從之也言其會為取貨于季孫耳非
勤王助君也
楚費無極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
王耳目使不聰明令尹囊瓦以沈尹戌與謗之言
而殺之奚不書曰去讒常經也以為常經而不書
其示人遠讒之意乎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者何曰去年如齊齊侯
享公使宰獻而請安又請使子仲之子重為齊侯
夫人者見可謂卑公甚矣子家子遂以君出故至
是如晉也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者何曰去齊如晉晉亦不禮而歸故齊侯使高張
難唁公實誚公也夫據歎取季氏之貨景頃聽據
歎之言故公往來無所依也當是時晏嬰在不知
何以謀齊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者何曰前書鄆潰譏君此則譏魯
之群臣也雖則鄆潰不獲入魯而居乾侯為群臣
者亦何忍哉季氏不足道矣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奚名乎曰徐子已斷髮携其
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之乃遂奔楚不死社稷故

名也若闔廬者憾徐不執掩餘鍾吾人不執燭庸
乃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滅之直狄道也故
舉滅焉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何曰罪荀躒
也荀躒如意如耳不以為罪而又會之也荀躒如
意如則皆定如魯昭矣晉侯將納公士鞅曰若召
季孫不來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召季孫鞅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晉荀躒曰寡君既以士
鞅主會而收貨此弗見荀躒以從鞅也故下書晉
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
河荀躒掩耳而走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公由是終不入矣諺所謂使然而觀叛者乎故曰
荀躒也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
其臣陽唁其君其曰晉侯使荀躒則又罪晉侯也
黑肱以濫來奔何曰惡類相聚也季孫始執政而莒
牟夷邾庶其以其地來奔季孫既逐君而邾快黑
肱以地來奔善能感善惡能感惡各以類也黑肱
不係之邾者杜預曰闕文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闞何曰見有所據者也猶曰
取而奪之云耳其從乾侯者何曰見天下無王亦

鄭伯也

定公

吉問執宋仲幾何曰京師王都也仲幾宋臣也范獻
子晉人也而擅執宋臣於王都雖有城成周之勞
君子不與也晉將恃勞以滅王綱乎春秋明道不
計功

誘以舒鳩敗于豫章者吳也而以楚人上伐者動以
譏而不思服桐之道耳吳不足道也

栢舉之戰不書楚子奔隨而書囊瓦奔鄭者何曰楚
之禍囊瓦貪以致之也然下書入郢則國無其人
不待言楚子之奔矣於此亦可見國君用貪人以
致禍敗吳不足道也

卒意如者何曰定公既立則意如不得不卒德其立
已也其忌昭公乎若曰昭公薨于外而意如卒于
内雖天道亦左矣

從祀先公甚順也盜竊寶玉甚逆也順事非逆人之
所能為於順祀之時而懷為盜之心雖謂之逆祀
可也其曰得者幸辭也若寶玉大弓非魯舊有胡
然而得之也其不知善守之道明矣

夾谷曰會齊所欲也歸田曰來非魯志也夫孔子相
君以會齊其先以誠意禮容感之者深矣故言出
而齊人化且服

州仇憾公若藐之不欲也乃使侯犯殺若藐犯
之不從以叛亦有由矣其書師師圍郈著州仇不
懲忿而致禍也其曰家臣强叛不假言矣

仲佗石彄皆辰之所與宋公寵魋則斯人必難存矣
然至於叛則與魋又何異哉樂大心嘗衰經生子
而見逐其從叛人固其志也

觀墮郈墮費之事見聖人之道雖强如三桓亦可行
此無他中其幾耳然至圍成不克聖人亦不汲汲
則知別有所為或先圖其本不以墮成為功也

寅及士吉射伐趙鞅而書鞅入晉陽以叛貪衛貢以殺
午者鞅也及智文子韓簡子魏襄子逐荀范而書
荀范入朝歌以叛荀范先伐趙氏而始禍至是不
聽齊高彊之言而又伐君也鞅書以叛而又書歸
晉晉無人焉耳故胡氏曰晉無政刑也

吳子光越殺之於檇李也而書卒若其自取焉故許
輸以為玩兵滅身戒民伐國之戒

天子使石尚歸脤於諸侯不聞諸侯入見天子而穀
梁子猶以為貴復正也世道至是雖學者亦迷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可以見夫婦父子之倫絕蒯聵戲陽速之不若也靈公宋野人之不若也

哀公

仲仁問納蒯聵者何曰惟靈公不父故蒯聵不子惟蒯聵不子故輒又不父聵以逆而不得入輒得不以逆而不拒其可以知本末矣

州來不書吳遷者何曰蔡嘗倚吳以伐楚謂吳可信也而不知已不自立矣能滅之亦自溺也

石曼姑圍戚與蒯聵率戲陽速朝少君之意同公羊子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者亂

晉盜殺蔡侯於前而書辰奔及殺姓霍於後言辰姓霍不能先正其君至於危而後殺之一與盜徒也胡氏以為畧公孫翩弒君之名者蓋嘗謀國不使至于是而弗見庸也縱若是君可弒乎

陳乞之處國夏高張與處陽生同一譎於義者故不免弒君之名鮑牧從誣亦類乞故朱毛輩不足道

邾子不聽子服景伯仁信之言既執邾子矣若齊吳不伐我取讙闡則邾子不歸胡氏猶以為能去惡而不積乎惟勢利恃恭敬也謂之盜

仁問齊陽生卒者何曰雖以陳乞弒齊而齊人自弒悼公乃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彼齊之臣子又何加其君邪不書弒而書卒其陽生弒荼之自取乎故上書吳伐齊下書齊侯卒若曰死於吳師耳私約於陳乞者豈能令終乎

伐陳惡也結得書名救陳善也札不得書名者何曰此謂書名以彰楚暴隱名以見中國之衰也中國衰者吳能救之也意在取吳以病中國不係於札之名不名也

黃池之會夷狄盛而主會乃書吳晉及會者何曰見中國之衰會其戎所欲也若曰匪異人任中國自取耳當其先也于蜀之盟中國乃及楚不能自立以從夷矣春秋惡之遂至于宋之盟楚人先歃于申之會楚子序于中國諸侯之上用齊桓晉文之禮不可過矣又不知自立浸淫至於黃池遂於吳以及會焉猶謂中國為有人乎嗚呼此春秋之所以終西狩獲麟宜乎其然也

巡野先生春秋說卷之五終

春秋說志五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所著他書率篤實近理惟此書務爲新說苛論凡所譏則皆假他事以發之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如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公及戎盟于唐鄭人伐衛衛人殺州吁皆爲平王之罪又如叔孫豹卒謂經不書餓死乃爲賢者諱謂郯子來朝以其知禮錄之大抵持論迂刻不近情理至謂書季孫意如之卒爲見天道之左則聖人倂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鑿也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首一卷

〔明〕季本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提要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破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

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嚴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

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予嘗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霸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

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詩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之焉而莫余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列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

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往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遂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遊於

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嘉靖庚戌歲秋九月既望武進友人唐順之序

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禮天子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當是時是非大明於天下詩之好惡一本於人心之公觀詩而政治之得失見矣故善惡著焉賞罰行焉周室東遷王道微而王迹熄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天下人心蓋昏昏矣甚至臣弑君子弑父亦有邪説文奸而人莫以其爲惡者故詩人好惡未盡不公而嘉言在野不得采陳則

詩之爲教亡矣孔子周流四方歴觀世變憫人欲之横流懼天理之盡滅謂天下之亂由於賞罰之不行故即魯隱公以後所見所聞所傳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參考國史副藏提綱舉要删削而叙正之具文見意無所容心但使是是非非不泯其實而已雖西周盛時君臣不能外此而治蓋是非之心王道之本也推此心以正天下則爲天子之事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志之所存也豈謂匹夫託南面之權哉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春秋者錯舉四時之名也而義則存乎賞罰矣春秋之書其名起於立編年之法自古

無有實孔子之所作也左氏不知此義乃曰非聖人誰能脩之是以春秋爲魯史舊名也故其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魯秉周禮周公之舊典禮經也當周公時王迹未熄詩未亡春秋未嘗作也孟子私淑孔門之教未詘聖學之傳其論春秋全無一語謂其爲脩者特以其書嘗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之言而左氏剽竊得之因遂誇張其説殊不知春秋中之文不盡載於國史猶春秋中之事不盡統於齊桓晉文也孟子之意蓋曰其事則桓文之所能爲其文則史官之所能撰然霸者之事功不足以語帝王

之學詞人之記載不足以語性命之文春秋之義彼豈能知哉惟晉之乘楚之檮杌所以別善惡明勸戒者乃成於賢哲之手而魯之春秋義與之一信乎非他人所能與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不然則列國悉皆有史而何爲獨舉晉乘楚檮杌以例春秋哉故春秋者孔子之所作也自左氏誤以爲脩而凡雜記傳聞之事於經不合者不得不強爲之解矣又其語多繁蕪而識見淺陋大不類孔門家法而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豈不謬哉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傳左氏傳尚未出也公穀之説比之左氏雖稍依經然穿鑿附會不爲少矣蓋

孔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書生欲干
世主競為異論以飾己奸而腐儒傳習遂信為真如以
伊尹為割烹要湯百里奚為飯牛干秦穆公至謂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孔
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併孔子之言而附益
焉則凡邪說之可以惑人者何所不至非有孟子辯正
人孰知其非真有邪故學之失自戰國始穀梁之學一
傳為荀況而公羊與穀梁同師則二子者皆戰國時人
也其說安得不畔經哉而謂二子受經於子夏則亦謬
矣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

稱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為
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算律曆而仕漢為淮
南王長相者十四年得非蒼秉公暇自與其徒掇拾所
聞而著為此傳耶觀其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
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左氏語
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也淮南地自戰國時入於
楚蒼之門客必多楚士彼蓋習聞楚有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因謂能傳其學而遂以傳名
左氏耳黃震說春秋謂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
朱子亦嘗言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

又言左傳是後來人做其知此歟然則左氏楚產也非
魯君子左丘明也三傳源流其近如此而左氏尤獨後
焉顧欲執傳以議經移經以就傳奚可哉自漢以下專
宗三家是公穀者則非左氏是左氏者則非公穀雖鐵
膏起廢互相譏排而世儒承誤未有斷然盡正其失者
惟唐啖叔佐趙伯循獨能攄經考例大破三傳之疑而
其徒陸淳又能推明師說纂會成書柳宗元既推淳而
師事之及韓愈稱盧仝有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
經究終始則仝亦宗啖趙之學者也由此觀之唐人固
有善學春秋者矣惜乎義猶疎畧未貫全經雖在名儒

猶或未信故史臣謂其憮訕三家憑私臆決徒令後生
穿鑿詭辯自為紛紛而啖趙苦心終將湮晦吁可嘆矣
夫聖人作經本以明是非之心其所刪削莫重於文奸
惑世之言乃摭異聞以為遺事惟誇談博不論是非此
傳之所以畔經也而舊習相沿卒莫能挽邪說惑人可
謂深矣不亦重可懼乎予考斯義亦豈好紛紛哉不過
以經正傳發孔子明王道之本意耳然恐未合於天下
之公也故以私名而折衷淆亂使學歸大同則有俟於
君子焉
嘉靖乙巳歲冬十月朔會稽後學彭山季本序

春秋私考目錄

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卷之十七

起辛丑文公七年
盡丙午文公十二年
卷之十八
起丁未文公十三年
盡壬子文公十八年
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卷之二十一
起乙丑宣公十三年
盡庚午宣公十八年
卷之二十二
起辛未成公元年
盡乙亥成公五年
卷之二十三
起丙子成公六年
盡壬午成公十二年

卷之二十四
起癸未成公十三年
盡戊子成公十八年
卷之二十五
起己丑襄公元年
盡乙未襄公七年
卷之二十六
起丙申襄公八年
盡癸卯襄公十五年
卷之二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盡壬子襄公二十四年
㊇
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襄公三十一年
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盡丁卯昭公八年
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盡乙亥昭公十六年

㊈
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盡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盡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卷之三十三
起壬辰定公元年
盡己亥定公八年

㊉
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盡丙午定公十五年
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盡乙卯哀公九年
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盡庚申哀公十四年
凡十二公通計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私考目録終

春秋私考卷之一

起己未隱公元年

盡庚申隱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隱公

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有大功於王室成王封於魯本奄故地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也周公留周相天子使其長子伯禽之國是爲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卒弟煬公熙立六傳而至武公敖又再傳而至孝公稱孝公生惠公弗皇隱公者惠公之子也名息姑公非本封蓋臣子尊稱之也在位十一年謚曰隱母仲子先儒以爲聲子非也辯見元年春王正月下夫人子氏卒在二年

元年耙

元始也古人謂一爲元如舜典稱元日伊訓稱元祀亦紀述之常詞耳不必特發一義也○元年者魯隱公之始年也諸侯奉天子正朔未必皆以天子之元年爲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固有出於三代興王之前者有王者興以禮相與諸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卽位則亦各自有始年矣○按

魯隱公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平王者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幽王無道爲犬戎所弑平王初立東遷雒邑以避戎寇周室於是衰微矣然其初衛武公入爲卿士王命爲公而民懷其德淇澳稱之其後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而人愛其賢緇衣美之故王室雖微而諸侯猶未敢放恣然平王昏庸無志之君也雖二賢繼相竭力効勞僅能持危扶顚而已於王心亦莫能變焉至其晚年國無賢相老至而荒失道滋甚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強暴侵陵無所忌憚亂臣賊子皆有邪說文奸而人亦不以爲非人心之公泯滅殆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愚於序文已詳言之矣然則春秋之前無篡弑者歟曰蓋有之矣而人猶以爲當討則公論猶存焉公論猶存則天理未滅善惡之迹史猶得以直書而亂賊身無所容君道由是而可立矣春秋雖不作可也曰史記載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太子宜臼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繒及西戎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于驪山下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朱子詩註亦據其說且云

宜臼之廢奔申正爲即申共立宜臼張本也如此則申侯者主乎弒幽王之賊也宜臼在申而爲弒君者所立難以言不聞乎故矣然而人亦不以爲非馬烏得爲公論猶存乎曰幽王之弒犬戎之所爲耳犬戎國語註以爲西戎之別名毛詩䟽以爲即昆夷今考西戎在今秦州之地而其別分爲犬戎則常在秦隴之間豳岐之西犬戎連合西戎乃其族類耳何足怪乎若申則在南陽郡宛縣今南陽縣也繒則在沂州承縣今繹縣界也繒必越宋陳之界而後至申申必越許鄭之界而後至周又越鄭陽東都而後得與戎會周雖失道侯廢猶存申侯豈能致繒之兵直越王都而往乎此理之所難通也況當幽

王之難扞艱平戎者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皆聖賢之徒其所施爲必本天理豈有召戎弒王之賊不能致討而反助之以立其出乎意者幽王愛褒姒而廢太子宜臼乃其失道殺身之本故好事者遂附會其說而說者因以揚之水之詩爲刺平王屯戍母家以見忘親釋怨之罪此皆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諸侯之立宜臼必以其爲無罪而人心所不欲廢耳當時苟欲立賢又無其人可與而申侯且將挾奇貨以生亂則天命不得不於宜臼歸焉然以衛武公鄭武公相繼相之則周道未有不可與者惜乎平王不足與

有爲也曰小弁之怨本於親親之仁充此心也可以爲仁孝之主而何平王終不能入於善乎曰宜臼之廢不可謂無小弁之詩則未必其所作也朱子固已言之矣果有怨慕如此詩者則其良心真切擴充有基輔之以衛武公之德濟之以鄭武公之賢豈其終於不振邪故小弁但可以言放子之詩而不可以爲宜臼之作也曰然則史記謂衛武公弒共伯而立晉文侯弒殤叔而立是豈賢人之所爲乎曰此春秋時逆賊所爲誣善之言將藉爲口實以自文其奸乃邪說也烏足據哉夫武公之德不愧屋漏見於抑之詩

文侯之功克昭乃祖見於文侯之命聖人錄於詩書以垂訓後世豈其有此惡行乎雖改過遷善君子所予然身負大惡天地不容尚何以正己而率人乎聖人作春秋本爲邪說之害正也而又存此說以惑人則將謂弒逆者皆可善其政教以自文乎知此然後知春秋託始隱公之意矣說者乃謂平王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適當隱公初年是以春秋始焉此未爲得聖人之心也夫瀆禮亂倫誠亦三綱所係然不過君心昏而政治亂一念轉移事可立正所謂政不足與間也惟亂臣賊子能制其君死命而使之不

得有爲篡弑相尋人莫知討則大惡肆行無所忌憚此則聖人之所深憂耳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一言以蔽之矣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建子之月也蓋自混沌初分陽生於子即復卦之初九正之本也天地之心於是始見所謂仁也剛浸而長至於三陽皆此仁之通暢也三陽皆仁則皆春也邃古之初必嘗以子爲正矣其後聖人開物成務法欲宜民必卽氣之巳著民之易知者而制用焉是故氣之通也而萬物以生以長氣之閉也而

萬物以收以藏如晝夜之道始於寅而終於申故出則作而入則息皆百姓之所日用而莫能違也於是順溫涼寒暑之節制作成訛易之宜而以寅卯辰之月爲春巳午未之月爲夏申酉戌之月爲秋亥子丑之月爲冬寅爲孟春春爲歲首蓋自堯舜以前率以此爲正至夏后氏則因前古四時之政著以爲令而世遂謂之夏時矣蓋建子之正天道也建寅之正人道也天人一理本無不通但語其宜民則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易知耳此夏正之所以爲善也外此豈復別有一正哉故商人因之一無所改第以成湯得

天下之初偶以十二月爲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爲常期故遂用以爲朝會行政之首月本亦順時爲治用此以始事耳非爲地闢於丑而別爲一正也武王之伐商也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柄謂建子月朔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卽武成所謂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既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所謂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云云者也夫武王發兵之初不稱商祀而曰年不用商月而曰春曰一月又卽舉王號誓師而武成亦載始告神之詞自稱

有道周王發則當其時巳稱王改正朔而大會諸侯矣亦以子月無妨於農功故後遂以爲朝正之期其順時爲治猶夫商也但商之時月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耳何以驗之蓋魯謂之春秋錯舉四時之首也則周人建子之月不爲冬而爲春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七八月者夏五六月也十一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則周月之次亦因時而遞改矣此豈武王周公有意於新民之耳目哉無亦推本陽生於子之意故氣之盛衰視夏常先兩月蓋

不待其著而察於微是或一道也然而溫涼寒暑之節作成訛易之宜萬世不可易者亦猶商之無改於夏也是以民俗所由惟知夏正而天正義微人所難曉雖賢士大夫亦不以周之改正為是也觀孔子答顏淵問為邦而曰行夏之時意可知矣若秦人以建亥為正而曰冬十月則本於鄒衍厭勝之術而非聖人順時為治之公心也其用夏時豈亦竊聞君子之餘論而不失先王之遺意者與故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如商月始丑然此事之無害於義者也至於時月則民俗所宜已安於夏弗改可也說春秋者以商秦

為證謂周亦不改時月而孔子特假天時以立義則是陷聖人於賤好自專之罪其悖理甚矣又按黃震氏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若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夫謂孔子不改周制其說良是但以周實未嘗改天時而謂春王正月即為夏正之寅則有不通者以春秋考之凡魯公之改元即位皆起於正月是為周亦遵

用夏時矣人君之事孰有重於改元即位者而皆以夏正行之則商之嗣王祗見厥祖不必以十二月而十二月亦不必即稱元祀矣魯之元年起於正月雖非孔子所改其為周制可知又何必復以十一月為歲首受朝饗而存周正建子之名乎且桓八年十月之雨雪十四年正月與成元年二月之無冰定元年十月之隕霜殺菽皆以災異特書而必欲求合於夏時則其說祗多牽強耳○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程正叔曰春天時正月王正王者所

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餘見三年春王二月下○按胡康侯謹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然隱公元年正月不書即位何邪無其事也無其事者即位於先君之年也春秋時凡先君歿而國內懼生變者則必有強力之家汲汲焉擁嗣君以先立乎其位故在先君之年

禮當稱子而即稱君以行事如宣公時齊頃公未逾年而稱侯成公時鄭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不待改元而即位之證也故齊履謙氏曰即位於歲前者四隱莊閔僖不書公即位者是也左氏不知此意遂謂隱公不書即位爲攝夫隱兄也桓弟也桓有父命而後隱謂之攝既謂之攝則隱之即眞爲諸侯是簒也然春秋成隱爲君而書其薨也不地以見其弑未嘗畧示以攝致死之詞則固以桓當大逆未見其有父命也隱烏得爲攝哉位既非攝則必不肯讓苟其肯讓則何爲而汲汲焉即位於先君之年哉蓋惠公元

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實攝內主而仲子班在聲子之下實未嘗爲夫人也桓公雖幼必聲子所生當時以爲貴隱公雖長必仲子所生當時以爲卑故大臣之中有利於立桓者因起子以母貴之議非以仲子爲貴也然諸大夫則以隱爲長共扳立之而使速定其位故不待於逾年耳夫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聲子雖攝行內主之事其爲妾一也母既爲妾則子不得爲嫡而隱公之立爲得正矣後人妄以爲攝蓋爲桓公弑立文好耳且又誤謂聲子爲隱母仲子爲桓母而其說益不通矣然則左氏所傳不足信乎左

氏輕聽失眞妄增已見若此類者亦多矣如邾儀父則以臣爲君尹氏則以男爲女州吁則以爲陳桓公所討子般則以爲圉人犖所賊城楚丘本魯僖公備戎之事而以爲齊桓封衛殺懷公本晉惠公簒卓之謀而以爲重耳弑圍會襄宣公之子也而以爲孫穆姜成公之妻也而以爲母至於周王則列莊頃之名鄭君則序亹儀之世皆於經無所見而可疑者也苟不揆諸義理幾何而不畔經也邪及考穀梁乃謂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在當時所傳已不的矣何必悉據傳文乎餘見五年考仲子之宫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兩相欲之詞而以公及之則以內外別賓主也孔穎達氏曰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詳見二年及戎盟唐下〇邾曹姓出自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國先儒以爲魯之附庸非也蓋邾之故城在今兖州府鄒縣東南二十里

當嶧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
縣之間大約縱廣五十餘里西自呰婁以至沂西即
今濟寧州東至沂州西之境大約横長三百里杜元
凱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今按漢志魯
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卞即今泗水縣方與
即今魚臺縣也蓋泗水下流之東即公丘廢縣爲古
滕子國而滕之東北爲今滕縣其東南近嶧縣者爲
郳城即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自此以北至
卞南其中間有漆閭丘濫璣等邑皆邾地也不爲不
廣矣而况入春秋以來盟魯伐宋如敵國然又自莊

十六年邾子克卒後始終稱子烏得以爲不能五十
里之附庸哉意必小邾嘗附庸於魯而遂誤加於邾
耳儀氏徐大夫有儀楚陳大夫有儀行父皆以儀爲
氏者也父名魯有季孫行父公孫歸父宋有孔父晉
有丕鄭父箕鄭父胥甲父荀林父衛有孫林父陳有
儀行父皆以父爲名者也稱氏稱名者卿也邾本小
國君宜親行或是時邾子克尚幼故使卿出攝耳○
盟者歃血詔神之名孔穎達氏曰合諸侯者必割牛
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盤以盛耳將歃則戎
右執其器爲撥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

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
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
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
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
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今按小雅何人斯曰出
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謂犬豕雞也左傳載鄭伯使
卒出豭行出犬雞則三物隨所取用惟君盟用牛故
云割牛耳也亦有臨時爲盟不必用牲者如孟任割
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子反懼而與
之盟皆無牲也各隨事之大小緩急以爲用耳○邾

在魯南常以國小見侮者也今隱公之立諸大夫所
叛猶懼國人之貳於桓也故急於睦鄰與邾結信汪
克寬氏曰諸侯相仇怨不得已而爲盟以結之是言
衰世之事也故雖儀父以臣盟君亦不以爲嫌焉然
不能用賢圖治厚本息民則屈己交鄰亦末務耳餘
見三年盟石門八年盟瓦屋下○盟以信爲本盟而
不信何貴於盟凡不信而盟者春秋之所惡也胡康
侯曰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非先王所
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今魯既及儀
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哉義又附見六年盟艾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國伯爵謂莊公寤生也鄭本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虢鄶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鄶都焉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為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史記以為桓公懼王室多難將逃死雒東虢鄶之君見其用事分獻十邑則桓公賢君也豈其懷二心而先謀自利邪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內而鄶都之遷

則因謀有功而徙封也然則所取虢鄶之地蓋當時已滅之國而周以與武公耳武公卒而子莊公立二十二年始入春秋按周封同姓多在武王成王之世蓋立國之初大封諸父昆弟蕃衛王室列為五等以差功德雖其不肖亦弗棄焉故管蔡霍叔皆得與封此即虞舜封象之意所以重親親也然必創業之王乃有此制至於繼世必擇其有功德者而後封之如鄭伯友是也其他無功德者則分之畿內采地而已豈能盡授以國故周之諸侯自武王成王以下鄭伯友之外未見有封焉蓋分封既定國各有君若後王

子弟人人得封則壤地有限而懿親無窮豈先王繼父行遠之道哉故鄭伯友之封論功德也非以懿親也○克勝也段莊公母弟也鄢鄭邑即鄢陵也漢置縣屬潁川郡今屬開封府故城今在縣西北○段本居京京在今鄭州滎陽縣本鄭大邑也而段又以多才不義其為逆謀勢所必至今段不書叛鄢不書圍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詳矣然謂之克則見段強得衆勢不可當雖入於鄢非山谷可依之地亦待久而後克耳故段不稱弟謂已絕於屬籍以罪討也齊履謙氏以為討賊辭是也段既得罪於國則宜稱

國以討矣而專目鄭伯責在伯也段之惡莊公養成之也胡康侯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與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又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馬叚雖凶逆馬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是時平王在位四十九年矣春秋繫王於天者以王者法天所賞則天命所刑則天討故王命行於諸侯皆稱之爲天此諸侯尊之之辭也若恒稱則但曰王而已〇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〇宰冢宰也咺名也以春秋之例考之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書名中士下士書

人魯史何所據而知其爲誰哉不過因天王之命辭耳咺既爲宰何以名之蓋本小臣有寵於王使攝冢宰以行而其本職則實元士也故當時猶以名稱耳何以知其非實爲宰邪蓋春秋於三公則稱公如州公祭公周公之類六卿則稱爵如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之類以三公兼冢宰其任重職專則繫之官如宰周公之類未有稱其名者宰而稱名不合於當時書六卿之例矣若以爲春秋特致貶辭則又若聖人有所作意者豈性命之文哉故咺之稱名不過本其恒稱之實而平王暱私人輕冢宰之意於此見矣餘見

桓四年宰糾來聘下〇按舊說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而今以中士夷於下士不得同於上士書名之列何歟考之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不連中士而禮家以中士下士同爲官師則中士固當與下士同稱而不得與上士同等也說者特以襄十五年左氏謂劉夏爲官師而經書名蓋以夏爲中士也因謂中士亦當稱名與上士同耳殊不知劉夏書名下與稱王人者異此經文也至以爲官師何所取證而遂以中士遷就書名之例乎〇惠公隱公之父也仲字子宋姓惠公之妾未嘗以爲夫人者也胡康侯曰存則以

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氏者妾也〇車馬曰賵所以助葬也云惠公仲子者公羊子曰兼之也是時尹氏專政賄賂公行隱公以母仲子位賤而人卑其身故以賂求寵而得兼賵馬雖爲仲子而發不可不先惠公耳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餘見文九年秦人歸禭下夫惠公仲子之葬久矣贈死不及尸此何禮乎〇趙伯循曰天子而賵妾母是啓僭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子姓公爵國武王時封紂叔父微子于商丘之墟

以奉湯祀其地漢爲梁國睢陽縣今開封府歸德州
也傳十君而爲戴公戴公子武公武公子宣公宣公
立其弟穆公穆公七年始入春秋○內稱及外稱人
而不名非大夫也列國雖大夫登名於史策自元士
以下皆微者也⊙宿小國男爵左氏以爲風姓而漢
志云任姓者非也在今直隸鳳陽府宿州詳見莊十
年宋人遷宿下⊙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孔穎達氏曰
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
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國主
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僖二十七

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宋方見
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
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也○宿近於宋而遠於魯
微者盟於遠地欲畧其迹耳是時齊鄭合黨而魯有
內憂故及宋盟以結鄰援亦盟蔑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內舊說地近管城即
今開封府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其後因以爲氏
齊履謙氏曰祭本封絕滅世仕王朝食采畿內此雖
臆度之說亦以管城本畿外侯封故耳然則管城之
祭其說亦或有所附會歟伯字天子之大夫也杜元
凱曰祭伯諸侯爲王卿士祭國伯爵則非矣葢畿內
之地先王不以封諸侯禮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
謂采地耳惟三公則稱公如州公祭公周公之類以
其上保王躬以至公爲德者也卿士則稱子如蘇子
尹子劉子單子之類以其下親民事以子養爲德者
也故特加此二爵以示重公卿之意然亦豈似外諸
侯之世襲哉若侯伯之爵畿內未嘗備封故祭伯凡
伯毛伯召伯之稱伯皆畿內大夫之字非爵也畿內
諸侯稱子之說詳見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下○不

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祭伯之
來非朝也假以與魯同出周公而私交耳是時尹氏
執政故王臣來魯最多本欲需求厚贈也而王室自
此日卑矣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書公子例見八
年無駭卒及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不書官
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不書日書卒例見宣五
年得臣卒下

二年 庚申

春公會戎于潛

杜元凱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按濟陽舊城在兖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夫戎昆吾之後姓已故漢於其地置已氏縣故城亦在今曹縣南五十里其南則近宋而與湯及伊尹冢相鄰矣戎本別在夷狄而得居中國者盖其醜類既繁春将不贍知中國有聖人則歸化而仰給焉王者之德溥博如天施及蠻貊不以其非類而棄之也則處之隙地一視同仁此天地無不覆載之恩也故魯西南之戎本緣啟世安插降夷使觀王化而居於

此耳其後王道日微遂入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為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嘗殄殲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且隱公之立慴國人有貳於桓欲結鄰援故既盟邾宋而遂與戎會也屈體交夷莫能制馭雖非君道之正要亦不得已而為之耳○夷狄舉號别中國也夫謂之夷則分無上下尊卑兵無部伍行列欺詐比於盗賊貪殘類於豺狼無復中國禮義之等威則直舉其號或曰戎或曰姜戎或曰茅戎或曰狄或曰赤狄或曰白狄或曰淮夷而已然有中國諸侯而亦以號舉者同一狄之也而等徵異焉盖荆吴於越則國當蠻服族染腥汙而變於夷者也秦晉鄭徐則國本侯封兵無統紀而同於夷者偶行狄道耳未至變於夷也變於夷者久遠華風耳未至純於夷也故當其禮從中國則稱人稱爵如其常矣惟純於夷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禮義無可言者卒一夷狄而已惟其時或進於中國而等威有别則亦稱人稱爵以中國待之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得失存乎其事者也聖人奚容心哉或曰秦晉鄭徐之舉號盖闕文是亦一說也○潛魯地盖在南鄙近戎者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莒子爵國已姓鄭語以為曹姓漢志以為嬴姓未知孰是武王封少昊之裔兹輿期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自兹輿期十一世而兹平公始見春秋○向杜元凱曰姜姓小國炎帝後但以為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則非矣盖龍亢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則去莒甚遠非莒所利之國耳詳見襄十四年會吴于向下一統志云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者也其地鄰於莒魯而叛服不常觀桓十六年城向則此時盖服

魯而為莒所怒也○極杜元凱曰附庸小國今按魯未有此附庸因莒人入向而遂入極得非莒之附庸歟觀左傳載費庈父勝之之事則費在魯之東鄙信乎其近於莒矣或曰極古劇字通晉東莞郡有劇縣本紀故封及紀遷北海而以其地為莒附庸國今直隷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北七十五里有紀鄣城杜元凱以為莒邑是也蓋當莒州沂水縣之南界豈即其地歟詳見冬伯姬歸紀下○莒稱人微者也無駭魯大夫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帥師君重於師也大夫將則稱帥師師與大夫敵也將

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卑師少稱人趙汸氏曰將尊師少言將將尊師衆言其帥師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策書之法通內外言之惟將卑師少稱人外與內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言其人故內微者不言將或曰人者從畧之恒詞也凡史失其名者則通乎上下恒以人稱閔僖以前世遠傳疑尤多闕畧如用兵大事也他國豈無使大夫者而皆不登其名惟魯則無駭翬溺慶父單伯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獨詳書之故稱人者畧詞也此說似矣然以例推之則但可言於外事若魯與焉雖外

事亦宜有傳如翬會伐宋而齊鄭稱人公孫茲會伐陳而齊宋衛鄭許曹稱人至文宣以後如此類者尤多向使外國果有大夫在遣魯人豈有不知哉且齊桓之時則自北杏伐宋之後二十年間兵止稱人豈以霸者遣大夫為將而亦盡不知其主名也竊意傳聞失實畧以人稱者容或有之而大義則主乎微者矣故微者稱人之說當為正例雖春秋之初魯大夫侵伐稱名而他國皆稱人似有可疑然其事猶得而解也辨已見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下矣○無駭不書族未為卿也例見八年無駭卒下○造其

國都曰入莒本利向故入其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左氏所謂向姜不安莒而歸事實不必論其有無也但莒人入向而無駭入極則俱逞忿之兵耳程正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況入人之國乎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呂大圭氏曰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率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

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貜、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日者約日而往有定期者也例見三年葬宋穆公下○唐魯地後漢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杜元凱曰在西南按方與即今兖州府魚臺縣也蓋在戎北界之地○春既與戎會矣此何以復及戎盟懼其有所不協也蓋會者所以決疑也盟者所以固信也春秋諸侯因人事之有疑而後有會會則謀郤地以合好慮人心之不信而後有盟盟則歃牲血以詔神心相信則無待於盟矣事不疑則無待於會矣子太叔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也故有會而不盟者有盟而不會者有會而又盟者會而又不決則又有不同日而盟者會盟雖皆所以脩睦而實二事也故魯往會則但稱會議未定而彼此相見之辭也魯往盟則稱及議已定而彼此相欲之辭也齊履謙氏所謂單盟曰及會而後盟曰會是已然皆以魯為主者重

內也侵伐圍入戰救平城狩遇而書會書及者義亦如之會王世子則及以會者會王世子則諸侯不敢先定議也故以諸侯相欲之辭言之會吳則會以會者諸侯既為會而後會吳先吳以定議也其事固不同矣會葬亦諸侯相見之禮而合好之事也故亦謂之會餘見元年盟蔑下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後漢志北海劇縣有紀亭古紀國鄭漁仲曰紀訛為劇在青州臨朐縣東壽光縣西今一統志青州府壽光縣西三十里有紀城是也杜元凱以東莞劇縣為紀所自出之地則指贛榆之紀鄣城也其地尚在莒南去壽光約七百里非連界者也豈紀先封在東莞之劇後以其地別為一附庸國而遷紀於壽光之地邪○不稱使公羊以為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紀有母而母不通也及宋使公孫壽納幣則又附為宋公有母之說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夫人君為宗廟社稷之主可以親迎則亦可以遣幣但以先人之禮行之而已況婦人無外事而夫死從子豈以有母而遂不為

主乎故趙伯循深辯公羊之妄而引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爲證則固以爲君所使矣但亦未得春秋不稱使之本意耳然則在王朝不稱使者非王命也列國不稱使者邦交之常也而宋公之稱使則非常矣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人君親迎但得出至界上踰境則使卿可矣履緰登名於史冊則大夫也小國之卿或有不備使大夫逆女未爲失禮外大夫逆女未有書者履緰何以書乎履緰者紀之權臣也專執國命故來逆女而遂以至其國不待其君之出逆焉如公子遂叔孫僑如之

以夫人也故杞伯姬之歸杞鄫季姬之歸鄫宋伯姬之歸宋皆但書歸見其非從逆者而歸也若紀伯姬則因履緰以歸紀豈非義繫於履緰哉政在權臣不由君制而紀所由以亡矣故外逆女但不書必權臣專制而後書公羊以爲譏不親迎者意亦近之而未究其義也程正叔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伯姬者惠公之女也○書逆女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紀近於齊爲其所迫而於莒有脣齒之勢故相要盟蓋衰世不得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密在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即高密縣北界地蓋本紀邑故與紀境相連後爲齊有而封晏平仲於此杜元凱以爲莒邑失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

葬夫人之義從夫者也范甯氏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故不書地程正叔曰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胡康侯曰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夫人先夫卒則無謚義見莊二十二年葬文姜下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盡有三監之地耳史記世家乃謂成王伐殷以武庚餘民封康

叔居故商墟則不知康叔之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辯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氏曰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當為衛始封朝歌之東矣啖趙纂例及鄭漁仲通志皆本史記為說不亦誤乎康叔至桓公完十二君此年實桓公之十四年也〇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夫伐國取邑事之大者若果有之春秋何以不書左氏之說不足深據也蓋鄭在河南衛在河北壤地相連忿爭日有奚必討滑之亂哉書此但以見鄭人

擅兵伐國恣行強暴耳衛不書戰或陳詞以郤之或完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陸淳氏曰主人不出戰客軍殺人掠物而還此說得之程正叔以為衛服亦未必然也〇胡康侯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又曰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入不意兵法所謂奇也今按悉虜而俘之曰取是言取師非取國邑也詳見四年伐杞取牟婁下能左右之曰以本左氏說於例難通詳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下大抵侵伐之類皆當時實事也春秋據實而書有不可得而增損焉者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不幾於沒其實乎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此說似是然惟滅不言入一言可以明例若戰因於伐則當先言伐矣圍因於戰則當先言戰矣入因於圍則當先言圍矣故書

伐而戰書伐而入者亦嘗有之特戰而復圍者本無其事耳烏可盡以為舉重而立常例哉啖叔佐曰凡侵伐不至國都則但書侵伐而已若至國都則書圍若他國伐曾不至國都則言某鄙至國都則但言伐我皆不深言之此亦未盡蓋外事不論其淺深但曰侵伐而兵至其國都者在其中矣若圍自是環其城郭別為一義豈可以其至國都而遂書圍哉

春秋私考卷之一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

起辛酉隱公三年

盡甲子隱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三年辛酉

春王二月

春秋書王所以大一統也歲首之二月始見者必一書王以示義若事不可以的月書而以春繫事者其下雖有二月三月再見則月在事後與時相離於文不屬不可復繫之王矣蓋時天時也月王月也王者

以德行仁則以月行令義繫於月故因月以發其意耳文不必強同也○汪克寛氏曰春秋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皆於歲首繫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例當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書春遇垂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書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書春毛伯來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其說謬甚當周之世而存夏殷之正朔豈所謂大一統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安在也

己巳日有食之

胡康侯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朱仲晦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周天又二日半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竊意上古陽盛日恒不食故一食即為大變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止三十六食則其時猶有不食之日也公羊子曰記異也其以此歟○胡康侯曰言

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此說本於穀梁大抵謂司歷失之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公羊子曰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此說是巳但穀梁之說惟以言日言朔為正朔者得之餘皆有不適者言朔則必是合朔之日不可以為明日而言既朔也言日必蒙本月不可以為前月之晦夜食不足為異經必不書苟朝日而見其未復則巳

在既朔矣何必又起一例邪夫經中言朔不言日者惟桓十年十月一食耳以杜元凱長歷推之則此月之朔乃庚午也朔有定日而不言此必其闕文矣若言日而不言朔者直謂此月之日但司歷不以為朔耳趙汸氏曰食在朔後何休氏曰謂二日食是也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則亦司歷失推而以晦日食也蓋言日則似前月言朔則似後月故直以畧辭書使若不知何日食者然以明非正也及考不言日不言朔者惟莊十八年僖十五年二食而杜元凱長歷皆以為不入食限亦宜乎司歷之失於推步而朔在於晦

則前月大盡之差無可諉矣然自文以後日食無不書日自襄以後無不書朔日者豈獨所聞異辭哉趙汸氏以為周歷交朔之法東遷以後失之至是而月之大小乃得其度此足以補前說之不備矣由是觀之日食雖有常度然有不入食限而食者則又卒然之變也此歷法所以難得其精而古人所以貴於隨時考驗歟餘見襄二十四年八月日食下○曆與厤通用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史記曰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崩者上墜之形天王崩

書曰訃也凡天王崩未有不訃於諸侯者蓋含襚賻賵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於送葬則天子當以禮待賓客而無所利焉者也故賵賻之禮至則雖微者弔喪而亦不之校惟其先至則遂辭會葬而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志崩不志葬也若及葬期而賵賻之禮始至則遂會葬此所以志葬也志葬者非既奔喪而又會葬也禮亦畧矣而周人所重惟在于貨財耳不然豈能免於武氏之求賻毛伯之求金哉觀求賻求金之書則知魯之弔使不至矣大抵周自平王東遷以來朝覲獄訟貢賦不歸京師諸侯

所以事天子者唯弔喪送葬之禮猶未盡廢雖諸侯
不親往亦必使人代之豈有全不奔喪會葬之禮哉
何以驗之齊桓方盛義主尊周而惠王之崩在僖八
年齊桓豈不知以義率諸侯使之盡奔喪會葬之禮
哉然而經不書葬則以周人利於賵賻之不闕而憚
於賓客之重煩故齊桓姑仍故事以順物情而魯人
弔禮亦先葬期而至耳夫諸侯因陋就簡足以見其
不恭然非周人自弱則亦豈至此哉又按史稱桓王
之子莊王莊王之子僖王襄王之子頃王此三王者
皆不志崩先儒以為王室不告於理不通王崩天下

之大事諸侯之國豈有不知是不待訃告而後書者
而況天王之喪周所利訃至以莊僖頃之世考之王
室皆無大亂又安得而不訃然則此三王者實未嘗
立而以嗣王故追稱之耳史氏序於為君之世次則
夫之矣餘見莊三年葬桓王及文十四年春下○胡
康侯曰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
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
不書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本尹吉甫之後食采於尹因以為氏詳見昭二十
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下以其世為天子卿士其族黨
衆盛而時以氏稱之故曰尹氏左氏作君氏謂為隱
母聲子是目之以婦人也則啖叔佐既辯其非矣○
卒稱辛卯則訃有的日矣然氏豈可以自訃於諸侯
之辭哉蓋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懼魯失禮
而為之訃也雖因時所稱謂之尹氏而世卿權勢之
盛因可見矣書而不削者魯往弔也蓋其後嗣方隆
禮不敢慢是為生而弔豈為哭死哉隱公媚於權勢
非禮義之交亦可見矣○薛季宣氏曰內諸侯祿也
外諸侯嗣也有世祿而無世官尹氏則世官矣王臣

不卒尹氏之卒因訃而記王官之世也餘見文三年
王子虎卒下○曰家父所刺尹氏其即此人歟曰非
也家父此時尚未出仕蓋當桓公末年正指其後嗣
繼世卿而秉國鈞者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稱氏世官之族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與徵者名不
登於史策義同義見桓五年仍叔子聘下○賻助也
所以助生送死之禮也公羊傳曰貨財曰賻○天王
之崩繼以尹氏之卒魯於尹氏必不敢慢則於天王
豈有不弔之禮蓋魯使稍遲賻又不至故周人特遣

武氏子來求也〇胡康侯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餘見文九年毛伯求金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棄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今按與夷者穆公兄宣公之子即殤公也觀穆公屬國之言必知殤公德薄故也故後殤公卒以子馮在鄭交爭致弑則穆公處馮亦不能善其後矣大抵馮與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要之與夷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出居其國耳世有鄭莊何亂不長陳傅良氏謂罪莫甚於鄭莊齊履謙氏謂春秋之初鄭爲亂階皆有識之言也故論宋事者當歸惡於鄭莊云餘見桓二年督弑與夷下〇胡康侯曰外諸侯卒聖人存而不削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〇書卒者紀死之常也春秋中惟天王書崩魯君書薨而記禮者因以爲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若有等差然者殊不知崩薨之名乃臣子尊稱之辭其稱鄰國之君與本國異矣蓋古人以死爲終事故卒者通於天下之恒稱也雖王之次嫡如

王子猛貴卿如尹氏春秋書之不過曰卒而已則於外諸侯豈得以臣子辭書哉胡康侯乃謂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則例有不可通者矣〇卒書日計也公羊傳有此說引在後葬宋穆公下餘例見七年滕侯卒下書名例見八年宿男卒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者僖公祿父也齊姜姓侯爵國出自四岳其初本爲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爲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

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北古齊城是也又六傳至僖公當隱公之三年僖公之十一年也齊遷臨菑事見史記而前漢志註引臣瓚曰營丘即臨菑也其說與史記不同然考之詩宣王時仲山甫徂齊而曰城彼東方疑即遷臨菑事也要之史記為是但以徙治臨菑為夷王時事或未得實耳○石門齊地水經註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按盧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則石門當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也○孔穎達氏曰天子巡狩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

王室是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也胡康侯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也蓋惟天子合諸侯使之講信脩睦乃有此二者諸侯共盟之禮雖鄰壤猶不得越境為盟況遠國乎齊在東海之濵鄭近王都之内相距千四百餘里非有疆埸不得已之事何所不恊而為盟乎蓋春秋之初齊僖爭長於東方鄭莊假威於王室皆一時之姦雄也而鄭莊為尤然而宋魯二大國介居其閒自相為黨則齊鄭不能獨恣耳故莊公親履齊地而要盟齊爵尊故尊為主見莊公之姦謀也齊鄭合而天下自此多故矣故凡盟會之常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李廉氏曰鄭莊以小人之雄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魯之黨方固無閒而入於是黨齊而讎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霸之權輿也王霸消長之機不在玆乎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書日知其日而往者也古者諸侯五月而葬此天下之定期故葬未有訃者也公羊子曰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訃而葬不告是已先知其日如期而往

者則書日往而待期未踰月者則書月待久而踰月者則書時故以事繫日事以日成者也歷日而後成則不可以定日言矣踰月而後成則不可以定月言矣又有事本有期而傳聞失實則有無從得其日月者此皆策書常體他可以類推也○外諸侯書葬皆魯往會者也然於大國或怠其禮於小國或弱其君魯無往會之事則不書葬矣惟成十年親送晉景公之葬襄二十九年親送楚康王之葬皆不書葬者義見本條餘見七年滕侯卒下胡康侯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傳稱諸侯

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歿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

四年壬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當作紀隱桓之編多有誤紀為杞者說見桓三年杞侯來朝之下矣牟婁紀邑按後漢志北海郡平昌有婁鄉其地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南界乎莒者也杜元凱誤信其為杞事而不察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安得有邑於此乎由一字之誤因謂杞

併淳于而遷都焉夫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之南界也得無因此而通誤為杞邪若果杞遷於此則猶遷緣陵之不便也而謂有此事乎杜元凱詳於考地而猶失所傳徒滋人惑耳盡信書不如無書諒哉餘詳見僖十四年城緣陵及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下○胡康侯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今按莒與紀鄰嘗同盟密不能同惡相恤反暴虐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如此寡弱之國何所賴乎李廉氏曰取字例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邑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郜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畧相通矣愚謂收奪與得非其有義皆可通惟悉虜而俘則但可言於取師耳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衛莊公之庶子桓公完之弟也不稱公子未為卿也其登名於策史已為大夫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夫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州吁未為卿而能弒君者以其有寵好兵而

莊公弗禁則權勢已成矣及嗣君稍有所絀安能無怨望哉其弒桓公而代立有由然矣程正叔曰自古簒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況寵之太過而任之太重乎春秋書此所以為後世之深戒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不期而相見之名啖叔佐曰古者邂逅相遇簡畧而行蓋其為禮但致恭敬而退本無所謀也春秋書遇皆私為之約特簡其禮耳宋殤公初立以弟馮在鄭之故懼鄭挾以為亂也而與魯合黨將致衛以

伐之幸於州吁弑逆易得其從故同履其地陽若偶遇者蓋欲密其迹耳其實陰與州吁謀焉說之脩先君之怨以和民定位而伐鄭之兵自此發矣弑君之賊不能致討反與爲黨以濟己私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乎○趙伯循曰凡會遇諸侯之事也春秋之代則多自於黨雠矣○清衛地按水經註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河之南近牧野處即其地也蓋在衛南而近於鄭切於謀衛以伐鄭者也杜元凱以東阿縣清亭當之則其地屬齊無預於衛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嬀姓侯爵國虞舜之後武王封其裔孫滿於陳是爲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爲宛丘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傳十君而至桓公鮑蔡姬姓侯爵國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爲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其地也傳九君而至宣公考父陳桓公之二十六年蔡宣公之三十二年皆隱之四年也衛人者即擊鼓詩所謂孫子仲也孫氏裔出武公子仲時猶未爲大夫而其師又少故稱人小序以爲公孫文仲則非矣

然則州吁何以不親行乎方以弑立人心未和故不敢遠去其國也魯不同行者欲使爲後應耳○鄭在春秋之初挾強恃詐而黨齊爲諸侯害陳蔡衛者皆地與鄭鄰而畏其凌虐者也宋殤公以弟馮在鄭鄭欲納之故爲謀主而與陳蔡衛伐之合黨脩怨之兵也而衛有弑君之惡亦弗論焉據實直書罪自見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蓋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諸侯之子不稱公子未爲卿也及進而爲貴戚之卿始稱公子矣翬於隱公時止爲大夫故稱名桓公時爲卿然後稱公子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隱公不能自斷專以兵權授人而卒爲翬所弑蓋於此已不能早辨矣○翬之會代再序四國左氏以爲諸侯復伐鄭是也蓋四國伐鄭更夏一時可謂久矣而鄭人不服故秋復要魯而伐之否則一事再見當如單伯會伐宋之例而四國必不重序矣伐而又伐報怨勞民宋殤首惡之罪可勝誅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凡稱人皆微者蓋未爲大夫則名姓不登於史冊耳然有以衆辭言者兵興則將卑師少之謂也國亂則

羣小專行之謂也以其名賊則亦均爲微者而已殺州吁稱人衆辭謂殺之者衆也公羊以爲討賊之辭則過許矣春秋之特弑君之賊人無有以爲非者此孔子所以懼也若果石碏能伸討賊之義則空谷之足音也其人雖微亦當特著其名以旌善如紀叔姬以賢得書之例不得槩以衆人之常辭目之也況其大夫之告老者乎此與昭十三年楚棄疾殺公子比書法當互觀然則州吁孰殺之邪蓋州吁阻兵安忍虐用其民觀擊鼓之詩可見矣人心離怨不以爲君故衆亂而殺之蓋卽從孫子仲南行之兵所爲也凡

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爲主者特所重在亂故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州吁雖衆亂殺之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泯而猶知所惡也稱人以殺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州吁不成乎君者故但書名弑君之賊宜乎人之不以爲君也而春秋討賊之意已寓其間矣春秋中凡逆賊見殺已絶於國屬者皆止書名叚紂無知徵舒欒盈良霄之類是也例併見殺公子御寇下○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鄄皆衛地也杜元凱於宛濮註云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以水經考之其本蓋流經鄄城雷澤鄄鄆之地以東合於濟者也詳見五年衛師入郕下左氏附會州吁朝陳之說而賈逵氏因以爲陳地索隱於史記衛世家已辯其非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爲宣公書名者晉未爲卿爭國之辭也衛自州吁見殺至是逾三月矣莊姜在內大臣無權議立嗣君久猶未定豈以晉本淫人不欲使君國乎晉見其遲疑如此必陰結國人而衆共立之旣殺州吁又專立晉則衛國之權盡

移於下矣此與唐藩鎭擅立節度使無異故立君未有書者特書衛人立晉以見國人擅置其君自此始也爲世道計者豈可以忽而不圖哉然州吁弑君衛人爲亂而王朝不問逆黨無所懲焉此周政之所以不綱而春秋之所以作也

五年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魚與漁同觀取魚以爲樂也○棠魯地杜元凱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觀魚臺今爲魚臺縣地○古之人有臺池鳥獸未嘗不遊觀也然必與民偕樂出

無非事必有所補助夏諺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是也今至於棠則遠出國都矣以之省耕省斂可也而曰觀魚則見其爲魚而出非爲民也夫取魚漁師之事耳國君而觀魚不亦慢遊乎〇觀魚書公與桓四年公狩于郎義同

夏四月葬衛桓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〇陸淳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程正叔曰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歿於婦人之手曾子

易簀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胡康侯曰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汪克寬氏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秋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〇今按古無謚法至周始有之蓋周公相武王立此法以示勸懲亦密矣然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大夫之謚請於諸侯諸侯之謚請於天子是勸懲之權制於上也使由臣子其心豈忍以惡謚加之君父哉乃謂死而以美謚謚君爲知忠孝者不肯爲豈人情乎惟天子至尊無與制者謚禮則舉於臣子但先王之法本合天下之公而以天命行之故天子稱天以誄臣子率由舊章不敢私焉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正爲此耳此武王周公所以警後世爲不善者之大義也世之衰也諸侯死不請謚而天子亦不知畏天守法則無怪乎其加溢美之稱矣鄭漁仲於此亦知人情有所不安而盡謂惡謚非所以加君

父如此則謚法無所關於勸懲而秦始皇之除謚法不爲過矣不亦失周公立法之本意乎

秋衛師入郕

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在濮州雷澤東南按濮州即古鄄城也其北爲衛地雷澤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即漢濟陰郡城陽縣故城西北今濮州南七十里古曹地也其東爲漢東郡廩丘縣廩丘南三十里爲郕廩丘東八十里爲鄆鄆東北即濮州范縣界莊公築秦臺在其西北皆魯濟西田近地也自雷澤以至范縣皆濮水所經以合濟水枝

渠之處也郕以小國居魯衛之間其毋見陵於二國也有以哉○郕衛之與國其見入也必於宣公之立有所不服焉耳左氏謂郕人侵衛未見其然也胡康侯曰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仲子者惠公之妾隱公之母也觀考宮之事則隱母可知先儒以爲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前既辯其非矣果如舊說則隱公何爲舍其母而爲桓母立宮

乎且仲子單舉姓氏則魯人實未嘗成之爲夫人也又何由得起爲桓祭母之義乎以隱公平生事實考之始則屈身以交鄰終則用兵以克敵亦武畧之君也心多猜忌或宜有之未必全無智慮者也特立一宮祀其弟母以長邪心何其迂且愚也故立宮者隱公自爲其母而非爲桓也○考者始成而祀也古者重嫡妾之分故於妾母其禮甚畧左氏所謂不祔於姑者禮之正也雜記云主妾之喪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謂攝女君之妾而子未及乎爲君者則爲壇祭之也若子既爲君則當有祭所竊意藏主之處宜在別室不但爲壇一祭而已隱公自以母賤望輕特欲隆重而春秋之初尚疑有過故遲遲五載始別立宮此蓋有子則廟之意而未敢遽尊爲夫人也禮雖未之有不亦可以義起乎故凡立宮非禮者皆曰立如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是也此不言立者以其得變禮耳言考則已見其爲新立矣然則桓公在位何以不爲其母立宮歟必以別宮爲常矣或隱母遷而桓母祀也故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氏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亦曰慈母與妾母不

世祭然妾母之祭似亦宜從親盡而止故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是妾祖姑以上猶有祭也而禮以爲子死則廢者豈緣隱母子弑廢祭而後儒傳聞邪說誤著爲定禮邪要之桓公傳世不絕者其母之祭豈必止於孫哉然則桓母卒葬當從有子則廟之例何以不書乎必其喪在子未爲君之世故耳○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仲子別宮本以義起何以書乎此志禮之變也程正叔曰書考仲子之宮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佾矣

初獻六羽

左氏傳曰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康侯曰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今按干羽之舞始於有虞蓋伯禹征苗不服而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也故即軍中之器而教之養德干盾也羽翳也干所以扞羽所以麾皆以此習兵使養性情也後世以舜樂盡善遂因之以爲常舞爾雅釋言曰纛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蓋即謂翟本析其羽而注之旗竿之首者

也但舞者執旗則重而難擧故取羽以舞而意則欲其指麾進退不失節耳舞羽必執籥者吹之以起舞也凡舞必先羽而用籥所謂始奏以文也及執干戚者繼進則謂之復亂以武矣此舞干羽之本意也而用羽以祀仲子豈亦魯人以義起耶〇程正叔曰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

邾人鄭人伐宋

胡康侯曰主兵者邾也故雖小國而序乎鄭之上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〇邾本小國素畏魯強是時魯宋爲黨邾豈敢首謀伐宋以惡魯乎蓋鄭莊奸雄挑邾讐宋而推以爲主耳夫疆場之事何國蔑有苟曉知其故而激怒焉且任爲之輔非能自量力者不能無動況鄭莊虚聲足以鼓衆邾人喜於尊己安得不爲其所愚哉此可見鄭莊之奸計矣何以知其然乎觀冬十二月長葛之役宋人報鄭而不報邾則以鄭怨爲深而邾不足責故耳然則左傳載邾人請鄭釋憾之辭豈本鄭莊告邾之事而誤言於邾歟

螟

胡康侯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故書薛季宣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睹災變而恐懼脩省消災變之道也今按螟若莊六年歷一秋又災之甚者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子彄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即臧僖伯其後爲臧孫氏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伐其國也圍圍其邑也圍者所以絶其往来之使
禁其樵採之途必待環攻宜非兵衆不能辦也然而
稱人者葢周禮大司馬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又按管
仲制齊之法鄉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則萬人爲軍
也然則二千五百人以上皆可以言師矣若不及此
數而精選强兵已踰二千以臨弱國亦足以禁絶其
行路而况一小邑乎故圍稱人者亦將卑師少之詞
也餘互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長葛鄭東鄙邑杜
元凱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爲開封府許州
長葛縣在許北五十里○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邾人

主兵與鄭伐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於
鄭莊而翦馮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長葛屬鄭而近
許宋因而利之非恃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
則十一年鄭莊會魯入許之端已見於此矣○胡康
侯曰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
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至是宋又舉兵伐
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
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長葛之圍至
於經年而鄭救不至卒爲宋取莊公外示虛聲而國
無實政可知矣宋以人圍而不以大衆豈非先有以

量鄭莊之不足畏哉

六年甲子

春鄭人來輸平

輸納也平成也鄭方見迫於宋深懼魯爲宋黨故來
求成葢間魯之計也然是時魯方與宋相睦未遽可
使爲讐但先來下魯結其心耳輸義見昭七年暨齊
平下張洽氏曰鄭莊之納平爲合黨敵宋計是以不
憚屈己請和於魯繼以納祊而未即求許所以爲敗
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近齊界上一統志云艾山在沂州西二十五
里魯會齊侯於此者是也後漢志註以爲在臨沂縣
東南葢臨沂城在州北五十里故也艾當在中丘西
南實魯地也齊侯至艾與魯爲盟爲鄭結魯也○吳
澂氏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
與齊盟葢皆鄭莊之謀也○今按諸侯脩睦以惇信
明義爲本者也魯嘗與宋盟宿矣齊嘗與鄭盟石門
矣至此則魯離宋黨而與齊爲艾之盟又二年齊離
鄭黨而與宋爲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
與鄭爲中丘之盟倏離忽合倏合忽離不過爲結黨

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盟不足貴而周官猶設司盟以掌之其法不廢者誠以衰世人心棼棼罔信薄俗已成勢難遽革惟有鬼神之畏天下同情將以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神道設教之意所以待小人也以神道開人而猶不警悟民斯下矣且諸侯爲適子時蓋嘗入太學佩服先王之教人不相信而有待於盟已爲可耻況盟而無信乎盟而無信雖盟何益哉

秋七月

程正叔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胡

康侯曰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長葛

何休氏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程正叔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

起乙丑隱公七年

盡己巳隱公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乙丑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以其母賤故爲伯姬媵待年未及至是始歸耳媵非夫人何以書乎爲莊十二年叔姬歸酅張本也紀亡不歸宗國而奉祀於酅可謂能全婦道矣故蘇轍氏曰書叔姬賢之也胡

康侯以爲叔姬不與嫡俱行非禮之常而引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爲說蓋欲定名分以窒亂源其意善矣但以春秋時考之如宋共姬之媵衛在未歸之前晉齊在既歸之後亦有不能取齊於一時者故待年於宗國長而後歸者恒有之矣蓋嫡既正名則貴賤之分已定凡欲充媵數者雖後至可也豈必同時哉但貴於有節耳況春秋時媵不與嫡同行如叔姬者亦多而書於經者甚少則叔姬信乎以賢而得書矣

滕侯卒

滕始此滕侯不知其名謚其受封之始詳見十一年滕薛來朝下○九訃喪未有不以日者滕侯卒不日不訃喪也不訃則何以書卒魯往弔也不書葬者不會其葬也凡小國力不能備喪紀者禮多從畧或以先君命不敢煩大國之弔者恒不訃喪其弔與否則厚薄存乎其人愛惡存乎其事各因其義求之斯得矣餘詳見三年宋公和卒葬及僖七年曹伯班卒僖九年晉侯佹諸卒下○程正叔曰不名史闕也詳見八年宿男卒下○胡康侯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

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

杜元凱曰中丘在琅琊臨沂縣東北按臨沂即今兖州府沂州也詳見襄七年城費下今以水經考之則中丘在沂水之東其東為向其北為鄆其南為郯而西逾沂水則閔二年齊遷之陽也距魯已將三百六十餘里不知何縁有此遠邑在界外乎意者當連沂西費枋之地而後人因水道變遷誤記於水東耳○中丘近莒之地也莒雖小國而界於東夷隱公之時肆行無忌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紀牟婁駸駸乎為魯疆埸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以為向之外應也○孫明復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故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時謂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非此不時也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

胡康侯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粮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又曰為政以民力為重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葉夢得氏曰魯之城邑多出於畏齊畏晉畏邾畏莒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未有無故而為之者也

不能以時舉其政事致而爲之備以奪農時春秋所以書也○餘見桓十四年御廩災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諸侯兄弟稱名例見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下○聘問也天子問諸侯之禮也諸侯不得遣使聘於諸侯春秋之初其事罕見齊僖欲爲鄭結魯特使弟來而恃其強大故僭行聘禮此豈所以結魯人之心哉聘例詳見十一年滕薛來朝及文四年甯俞來聘下

秋公伐邾

左氏傳曰公伐邾爲宋討也然邾人與鄭伐宋已及二年而魯始爲宋伐之者蓋鄭既結成於魯故緩於責邾而鄭交猶未固也至是復聲邾罪正以見魯之於宋猶未絶耳○自此邾服於魯至桓八年始又伐邾以其從違不常故也十七年復伐則又爲宋矣○胡康侯曰奉詞致討曰伐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因以爲氏在畿内舊說本封在漢汲郡共縣今衛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城齊履謙氏曰本封絶滅食采畿内今按周公次子止宜食采不當封畿外地共縣之凡恐亦附會耳伯字天子大夫也詳見元年祭伯來下○王臣以天子命來聘者不過爲求利計耳豈眞以親諸侯之故哉凡書皆譏也詳見九年南季聘及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註見二年會戎于潛下楚丘在戎西北其西南漢置己氏縣以戎姓得名也則楚丘本魯地而近戎者也詳見僖二年城楚丘下○伐者聲罪致討之名凡

伯營求王命需索諸侯所過道途不勝暴虐戎雖有辭於伐然執辱王臣則蔑周室矣書伐書以歸罪凡伯辱君命也隱公不能嚴兵防衛以導凡伯出疆而使戎得伐之以歸亦豈知重王使謹臣禮者哉○或曰伐當作執蓋字之誤也

八年丙寅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一名犬丘即桓元年會鄭伯于垂之處杜元凱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水經註曰縣東五里有垂亭按句陽城在今兗州府曹州曹縣北三十里蓋曹

地當宋衛之間者也但以其界在衛南故杜元凱謂以爲衛地耳○宋衛本與魯爲黨以魯既許鄭平亦將要齊以絶鄭故爲此遇而尾屋之盟議在此矣然以遇禮見者恐泄所謀欲容其迹耳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鄭伯稱使特重其事也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宛稱名未爲卿也例見本年無駭卒下杜元凱曰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費縣東南按費縣今屬沂州詳見襄七年城費下○前年鄭雖納平於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祊結之祊田近

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爲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也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吕大圭氏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也○胡康侯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内方嶽之下皆有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今按魯有許田爲朝宿之地鄭有祊田爲湯沐之邑本以其上世有功於王室而賜之非爲親也先王時所謂慶以地者此亦其一端歟

庚寅我入祊

祊有城之邑凡言入者皆入其城也入者難辭祊去

鄭遠而貢賦輕安於鄭而不欲服魯者也故以威強之而後得入入以日别可以見其得入之難矣祊非我有而委之於我者也鄭不復理焉故稱我爲國以義不以利他人分邑受爲已有而不顧民心之不服也義安在哉趙伯循曰我入祊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考父卒子封人嗣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胡康侯曰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

而自別於大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譏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汪克寬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今按諸侯死則稱名乃策書常體聖人亦仍舊而已矣豈有所增益於其間哉蓋諸侯之衆不誌其死則已耳死而不名則其世無所別矣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

○卒書日訃也隱元年宿嘗與魯盟故來訃魯往弔故書○赴與訃通用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子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夫參者參錯之意諸侯相參錯爲盟而各爲一黨也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則踰境而盟非禮也春秋之初魯之於邾於宋於戎紀之於莒雖非請盟於天子然猶以壤地相連謀其不協亦衰世不得已之事也及石門之盟齊鄭遠國相聚爲盟則合黨矣然猶二國特盟耳至是宋合齊衛爲參盟而競立私黨矣合黨之風日熾則世道何所底極乎春秋書此蓋傷之也○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宋衛欲致齊以絶鄭故爲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爲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陳傅良氏曰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然則盟主之興其亦有感於私黨分而約劑亂歟其後盟主不作而諸侯之盟復相參錯矣故參盟者無主之盟也非以三國爲限也但始於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爲參耳餘見昭二十六年盟鄟陵下○瓦屋即瓦亭蓋南燕地而比近於衛者也詳見定八年會瓦下杜元凱以爲周地非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侯卒兩月耳而葬太速者穀梁子曰故也今不詳其何故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意畧可推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稱人微者也先儒謂小國無大夫正此類耳然公子意恢牟夷莒卿之見於經者也拏慶庶其莒大夫之見於經者也安得爲無大夫乎竊意者小國一卿其

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止可以當大國之士而初試爲大夫者亦不得同於貢授故以列於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杜元凱曰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蓋謂此矣後凡滕薛小邾以人與諸侯之會者倣此公與莒微者盟而不諱則後凡與大夫盟而言諱公者皆不通之論也○浮來山名一統志在莒州西三十里漢屬琅琊郡東莞縣水經註曰沂水東逕蓋故城南又東逕浮來山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縣故鄆也張洽氏曰浮來莒地杜

元凱以爲紀邑非矣○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復親往其地屈己要盟則以莒強懼其爲患耳莒爲地主僅使微者盟公倔傲無禮可知矣魯將黨鄭圖宋而甘心屈於小國勇怯失中如此何以使人畏威懷德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凡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稱及其既長則即當爲之別宗而賜之族矣賜之族者孫常以王父字爲氏而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則因其始受而命之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命爲展氏禮之常爾杜元凱以爲無駭卒而後賜氏故不稱氏胡康侯因之亦謂無駭書名未賜族也則終身爲大夫而無氏可稱是天下當有無族之人也豈禮也哉今以宋蕩伯姬觀之伯姬乃公子蕩之婦其孫意諸之母僖二十二年伯姬爲其子求婦已繫之蕩則不待意諸卒而始賜之氏義可見矣然則無駭何以不氏未爲卿也凡貴戚者爲卿則稱公子公孫如公子益師公孫玆之類是也別族者爲卿則以名繫氏如季孫行父臧孫辰衛齊惡晉士燮齊崔杼之類是也而以親故世故始得爲卿之意亦因可

見焉其未爲卿者則不書氏如無駭溺之類皆貴戚之爲大夫者也挾柔鄭宛之類皆別族之爲大夫者也故翬未爲卿則不稱公子蕩山未爲卿則不繫之族至於小國亦然如意恢稱公子牟夷以名繫氏則皆爲卿者也履緰慶佚庶其黑肱之類單舉其名則皆爲大夫者也其別如此而大夫非親故世故則不得列於貴卿亦可見矣故大夫名而不氏以別於貴卿耳豈眞有未賜族之大夫哉左氏於莒挐曰非卿也亦可以爲大夫稱名之一驗矣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在位

日久不得爲卿見其不輕授也其後官人以世至於籍父祖餘蔭當其始仕而即得爲卿則失先王之禮意矣故胡康侯曰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禮天子家内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欲考治亂之迹者宜於此求焉餘見僖十六年季友卒下○無駭書卒以大夫者君之股肱死當加卹也王葆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不書日不卒於位也例見宣五年得臣卒下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季字天子畿内大夫也義與七年凡伯聘同餘見僖三十年宰周公聘下○程正叔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胡康侯曰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闕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穀梁傳曰震雷也電霆也胡翼之曰震霹靂也電者陰繫陽爲雷之光也胡康侯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

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例見八年無駭卒下

夏城郎

郎魯南鄙地鄭漁仲曰單州魚臺縣舊有郁郎亭按

魚臺今屬兖州府盖近宋之地也魯啗祊田之利而
将爲鄭伐宋矣故先城郎以備之義與七年城中丘
同趙鵬飛氏曰郎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恐宋擣
虚故城以備之不暇顧天時民力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周禮大宗伯曰時見曰會鄭玄氏曰時見者言無常
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
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賈公彥氏曰命事者
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禁是九伐之法也爲壇會盟之事同此古禮也諸侯
不得專征何爲而有會乎不過合黨決疑以行其私
耳故趙伯循曰凡相見於外曰會春秋之代則多自
於黨讎矣○春秋之初齊鄭爲黨及六年鄭來輸平
而齊亦結魯艾之盟年之聘皆爲鄭也八年齊雖與
宋衛盟瓦屋然亦陽示腹心而已豈眞與宋合哉至
是將謀伐宋即與魯會防盖先堅魯黨鄭之志耳明年
鄭伯同盟中丘乃始定議而伐宋之兵舉矣此皆鄭
莊挾馮傾宋之計而齊則協成之者也○左氏稱宋
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則過信傳聞
之説矣鄭莊公自入春秋以來常以外諸侯行事何
嘗爲周卿士哉或者以王室懿親過封畿内籍其父
祖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因假借餘威以恐動鄰
國耳此鄭莊所以爲小人之雄歟齊僖與之比周致
魯同黨凡其所爲若鷹犬然惡亦不在鄭莊下矣○
防魯北鄙近齊之地莊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
杜元凱以爲在瑯琊縣東南則今青州府諸城縣東
南一百五十里其在莒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
閌氏以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是指後漢志山陽郡
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昌邑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本

宋地之近鄰者魯方與齊爲謀必欲隱密其跡豈肯
先至宋地邪故其地當在魯北也詳見襄十七年齊
高厚伐我北鄙圍防下又按公羊防作邴盖即枋也
枋近中丘於理或然

十年 戊辰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爲鄭謀伐宋而爲師期也中丘見七年城中丘下
其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
達于管即宋之西北鄙也翬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
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盖謀定於此而其事

則責成於魯也蓋齊鄭以利啗魯苟有俘獲盡許歸之而使專致力耳故翬率大衆而齊鄭但以人從公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菅所取二邑齊鄭不與爲意可見矣隱公爲利所動陷於鄭莊術中以讐舊好之宋卒以兵權授翬功高不賞之故禍在蕭墻曾不省悟其義見弑也宜哉○劉原父曰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備其四境禍反在内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顓史而在蕭墻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稱公子猶未爲卿也掌兵日久而不得爲卿翬

於此不能無怨望矣憾而能眕者鮮況兵權在其手乎故桓之弑隱翬成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不言戰而言敗者未嘗期戰而即設詐謀以誘其敗也胡康侯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杜元凱曰菅宋地盖在北郜郜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子封於郜杜元凱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者是也按城武今屬兖州府即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之郜盖先爲宋取而遷其君於南以爲附庸其地亦在城武當北郜之南謂之南郜僖二十年郜子來朝是也郜之故地是爲北郜宋實邑之故魯取郜與取邑之辭同防宋北鄙邑近緡詳見九年會防下啖叔佐曰取郜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也○家鉉翁氏曰魯於宋本無纎芥之隙徒以歸祊之故爲鄭所役翬旣帥師會三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虚而取其二邑所以著其暴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高閌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宋衛乘其虚而入之○宋衛貪進伐戴故又爲鄭取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戴國名不知其所出杜元凱曰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今開封府睢州考城縣也○取者悉虜而俘之之義與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十二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取同盖俘其衆非取戴也戴方見伐於三國未爲所得鄭何取戴之有三國將卑師少而鄭莊則親將以取之亦不得謂鄭爲以寡覆衆也○高閌氏曰宋旣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爲鄭之弱也○今按鄭莊人或以爲善戰考之經邑爲宋取

國爲宋入其戰未必善也但論其黷武則亦宜服上刑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近於衛衛之與國故齊鄭入其國以報衛也許翰
氏以此爲兵革之亂者得之詳見桓十二年公會鄭
伯盟武父下
十有一年巳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本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武王
封叔繡於滕杜元凱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公丘在
今兗州府滕縣西南薛任姓本侯爵國黃帝裔孫奚

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於薛杜元凱曰在魯國薛縣
薛城在今滕縣東南四十里其滕縣東南近嶧縣者
爲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互見隱元年邾儀
父盟蔑下○滕薛南鄰於宋而北近於魯當是時宋
方強横滕薛之地多爲宋侵二國漸削賦不能供其
業朝魯爲魯方敗宋因欲託求降爵也不然則春秋之初諸侯
未有行朝禮者而二國率先下人豈其所得已邪其
後滕即降而稱子薛即降而稱伯滕事魯而薛事宋
蓋於此已有所處分矣○啖叔佐曰凡朝聘同時至
同行禮則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後不同行

禮則各書之穀伯鄧侯是也故穀梁傳曰植言同時
也累數皆至也是也○滕薛之朝劉原父以爲譏旅
見是論其末也豈亦求朝聘之本意乎蓋朝者朝事
之名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聘者
下問之名天子報諸侯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聘也
東遷以來諸侯放恣凡小國之朝則以臣禮自處大
國之聘則以君禮自居皆非先王之制也觀魯君臣
朝聘鄰國但謂之如而皆諱言朝聘以其非禮之正
耳如此則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
者其說非矣雖卿大夫以事適周亦不敢僭行聘禮

故魯卿五如京師皆謂之如而未嘗言聘則王制所
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者其說亦
非矣自漢儒附會禮經而春秋之精義遂隱故諸侯
自相朝聘而亦不知爲犯禮也乃以滕薛同時並至而
區區責其旅見則將使二君分日而行禮乎其瑣屑
亦甚矣餘見文四年甯俞來聘下孫明復曰諸侯朝
天子禮也諸侯朝諸侯非禮也斯皆周室不競干戈
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爲之爾是故齊晉宋
衛未嘗朝魯而滕薛郳杞來朝奔走而不暇也齊晉
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郳杞

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陋兵衆寡弱不能與魯
抗也春秋之法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踰境凡書
朝者皆惡之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元凱曰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滎
陽今屬開封府鄭州○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堯時
爲四岳周武王時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
嗣杜元凱曰許潁川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也自文
叔十一世至許莊公始見於此○許田先王所削於

許以賜魯爲朝宿之地者也故其地在許謂之許田
世爲許治而納貢稅焉隱公時必以地遠不能控制
鄭利其近已也而欲得之且長葛近許而爲宋所取
恃許而能守則鄭於許有顧焉故賂魯爲時來之會
而連齊以入許許既定而許田復於魯矣夫鄭之歸
祊但資魯以爲讐宋之計未嘗言欲得許田也及魯
取郜防獲利已厚於是乎始有取償許田之意且以
報許此鄭莊之奸計也魯於許田本非所急但以其
近鄭欲索高價焉故未即與耳餘見桓元年鄭伯以
璧假許田下○凡會盟侵伐圍入外諸侯爲主者恒

序於首而魯則不論爲主與否皆會之及之而已今
入許本鄭志而序齊於上鄭莊常以其爵尊尊之也
書會書及例見二年及戎盟唐下○入許非滅非取
非降也但造其國都而已兵入而君臣出避於外則
或有之兵退則必反矣左傳所叙許莊公奔衛以下
其事似滅似取似降皆與經文不合凡此類烏足盡
信哉又是歲左傳載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
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按此事之大者無不告不書
之理辯見文十四年春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按程正叔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
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蓋魯君薨
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
諱弑言薨者本仍舊史凡弑君之賊豈肯自言其弑
必有託辭以謝衆口但國人以事關國惡不敢直言
故深諱其實而春秋因之姑以不地見耳隱公之薨
桓公主弑而假手於翬其曰館于寪氏在當時罪已
不能明矣聖人惡居下訕上安可遽以直辭書乎夫
隱之爲君合黨稱兵志存利國必非柔懦不振者而
明察猜疑或不能免故無駭嘗掌兵矣而卒不在位

輩亦繼掌兵矣而父不爲卿加以桓公性鷙才雄素萌非望此奸邪之所以動於惡歟左氏載隱公將授將老之言大抵本於攝之一字殆謂隱公父居桓位宜於與桓不得以君禮自處者亂賊爲邪說以文奸率多如此而後人遂爲其所罔孔子懼作春秋其以此夫餘互見宣二年趙盾弒君下歐陽永叔曰魯隱公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

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邪覬於此說足以證公薨不地之爲桓公弒矣○不書葬左氏以爲不成喪是也不成喪則亂賊肆爲邪說不君其君故不討於諸侯不以禮葬而諸侯不來會矣魯臣子蔽於邪說罪亦見焉公穀皆謂賊不討不書葬其義甚正但以蔡景公許悼公之葬推之例不可通故凡不書葬者皆據其不以禮葬之實而義自見矣詳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春秋私考卷之三 終

春秋私考卷之四

起庚午桓公元年

盡丁丑桓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一名允在位十八年謚曰桓母聲子先儒以爲仲子非也辯見隱元年春王正月及五年考仲子之宮下夫人文姜娶在三年薨在莊公二十一年

元年 庚午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弒立奸黨輔之而諸臣亦無一人言大義者則其位安矣故逾年改元年即位以正其始而魯無臣子於此見焉凡簒弒之賊春秋皆成之爲君如魯桓宣之稱公鄭突衛剽晉夷吾齊商人蔡般之稱伯稱侯正以不沒國人君之之實罪當時之莫能討也歐陽永叔曰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

之罪不可得而掩爾求叔之言誠得春秋之意然諸
君所以得成爲君者亦以國內無二君也如昭二十
三年敬王在國則尹氏立王子朝不得稱王矣○朱
仲晦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
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
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
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
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按朱
子此說乃即位之通禮故附於此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入許之後許既不得專有許田於是鄭求於會矣垂
之會請許田也張洽氏曰公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
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
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桓公會
于垂則其說過矣桓公簒立必有說以文其奸而諸
侯亦不以爲賊矣況當隱公末年即與鄭入許則易
許豈待桓公時有所挾而然哉○垂曹地註見隱八
年宋衛遇垂下盖鄭適魯之道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供朝宿朝覲禮廢魯人非所急也但欲得
鄭高價而陽示以不欲棄之之意故鄭伯加璧而以
假爲辭魯既得璧乃方以許田與鄭耳陳傅良氏曰
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爲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爲
惡必有詞以自文夫子傷周之弊曰利而巧文而不
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
以發明鄭莊之欺也胡康侯曰湯沐之邑朝宿之地
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
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
地矣○祊以邑言許以田言說見僖三十一年取濟

西田下而許田則許所治地非邑田也按詩於僖公
稱其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鄭假許田至僖公時
畏魯强而返矣鄭不使人歸魯不使人取復其故而
已故不見於經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及者兩相欲之辭謂其情彼此敵也而以此及彼所
以別內外也越之盟鄭以許田既假而懼有渝也穀
梁以爲及者內爲志失之矣及例見隱二年及戎盟
唐下○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啖叔佐曰凡水旱皆書時者爲其父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程正叔曰君德脩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冬十月

二年梓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督宋戴公子說之子也說食采於華後世因以爲華氏督書名與莊八年齊無知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宋殤公在位四五與兵爲忌馮而與鄭讐也鄭

莊公挾馮在國合齊魯以擯宋豈無異謀乎華督欲專宋政則曰民不堪命而弑殤公其實陰倚鄭莊爲主也而宋魯自同情矣觀三月魯齊鄭往會于稷以成宋亂其意可見左傳序宋殤公亟戰殘民之事乃華督文奸惑衆之言耳殤公既弑督召馮于鄭而立之是爲莊公難以言不聞乎故矣公羊直謂莊公馮弑與夷則過耳餘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

及其大夫孔父

孔氏父名已爲卿也杜元凱曰孔父稱名孔潁達氏曰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啖叔佐趙伯循皆以父爲字而孫明復則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夫天子命大夫如祭仲單伯女叔原仲皆繫以畿內之邑而孔之爲氏則出自宋湣公子弗父何至孔父四世爲宋公族非畿內邑也安得與祭單女原同例乎而況春秋中凡稱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及累及也殤公被弑而孔父捐生赴難因遂及之耳三傳皆以爲先殺孔父則於法宜書宋督殺大夫孔父遂弑其君與夷今於孔父書及則因弑與夷而及孔父明矣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

春秋書大夫之死難者三孔父仇牧荀息皆忠於所事而無二心者也凡非其本心與動於私者皆不預焉

滕子來朝

隱公末年滕之朝魯稱侯距此三歲耳遂降稱子蓋滕之封境爲強暴所侵因土地之削不能備朝貢之禮前既與薛因朝以訴之而此則果以子禮見焉薛不復朝者滕向魯而薛降伯以向宋分事兩國矣不然安能免於爭討乎○孫明復曰杞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杞或稱侯或稱子皆降也滕或稱侯或

稱子稱侯正也稱子降也薛或稱侯或稱伯稱侯正也稱伯降也此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朝會不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多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故孔子從而録之以見其亂也滕子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今按杞本伯爵春秋中始終稱伯中間惟兩稱子實非公爵亦非侯爵也辯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傳曰爲賂故立華氏也觀經於亂言宋則似意在宋莊公恐非專爲華氏發耳督之弑君本爲立馮

也鄭之讎宋本爲助馮也馮立而鄭莊之志遂矣謀起於鄭莊而事濟於齊魯陳三國之合黨此天下之大惡也特書曰成宋亂者則見弑君之謀起於立馮馮不得辭罪焉而成之者四國耳下書取郜大鼎而曰于宋則信乎不止爲華氏矣○杜元凱曰稷宋地○按春秋盟會未有書其所爲者惟此年會于稷僖二十年盟于薄襄三十年會于澶淵皆書所爲以其事有可疑也稷之會四國會宋地疑於立華氏故特書成宋亂薄之盟楚致魯會疑於魯求楚故特書曰釋宋公澶淵之會晉人大合諸侯疑於謀中國故特書曰宋災故皆所以別疑也而得失具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大廟

郜註見隱十年取郜下宋初遷郜而得其大鼎故謂之郜大鼎大廟魯周公廟也四國皆有賂鄭必厚焉魯但得其鼎耳以內事故書魯桓弑君之賊而反取人之賂以歸則有以自文其奸而人亦不以爲賊矣胡康侯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正叔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紀侯國弱見迫於齊志欲託魯故以朝禮媚之然則魯宜爲紀謀矣何以紀侯七月來朝而九月即入其國邪蓋紀雖託魯魯則因而責利焉不遂所欲故入其國耳及既得賂然後始終助之非誠爲姻好爲邦交也胡康侯曰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去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曼姓商之侯國唐置鄧城縣今湖廣襄陽府北二十里有鄧城即其地地以國者鄧亦與焉杜元凱以爲潁川召陵縣西南之鄧城則爲蔡地恐未必然蓋蔡與鄭會則本蔡意而亦鄭所急也何爲一會之後漫不經心則不若以鄧爲地主之國而求此會者爲切耳○左氏傳曰始懼楚也胡康侯曰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

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蔡鄭鄧三國皆在楚北境而鄧爲尤近是時楚武王熊通始僭稱王憑陵江漢鄧先患之然漢東諸侯猶親中國也故爲地主而會蔡鄭於其國殊不知蔡桓鄭莊本無遠慮不足與謀者也後五年鄧侯吾離奔魯蓋於此日迫於楚而轉託於周公之後矣

九月入杞

杞當作紀詳見本年七月杞侯來朝下

公及戎盟于唐

懼戎爲患故脩舊好亦猶隱公盟戎之意也

冬公至自唐

按胡康侯曰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竊謂此三例者求之通經多有不合豈敢以爲是哉蓋凡書至者皆爲飲至也左氏所謂反行飲至者是已而策勳不預焉夫飲至必有所爲或喜其成或幸其免或雪其耻或大其功下有慶賀則上有燕賜如漢

巡幸車駕還宮而置酒奉觴上壽其禮特異非若君行告廟之常矣孔穎達氏曰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切嘗考之禮註云燕于路寢相親昵也左氏飲至之説恐宜如此豈可以飲酒爲樂言於告廟時哉若策勳則另是一事非謂飲至者皆有勞可書也故自外至者恒不書而書者皆有爲也随事以觀其義自見春秋之初禮猶未繁桓文之世事猶有制故會盟圍伐書至者間一有之文宣以來虚文日盛而飲至之禮日以多矣惟夫人之至得禮之正其他書至非美詞皆言其侈也然則昭公出奔

歸而居鄆雖告廟之常豈能如在國哉而如齊如晉與會鄆陵皆書其至於居鄆之上何邪按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國返鄆亦或告于祖禰但書至之義則不以其告廟也正見昭公當旅鎖無聊之中而亦與從臣行飲至之禮歡慶如常不恤其所此鄆之所以不堪而潰歟否則直曰公還以起居鄆之文足矣安得例以至書哉內大夫見執而歸如季孫行父者亦恒不致而單伯意如叔孫舍皆書至者亦以其至爲幸故賜燕也而侈具見矣若行父則或辭燕耳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侵

則致侵圍則致圍救則致救書法之常也然有會而致伐者以伐爲有功也有伐而致會者以伐爲無功也有會而致地者皆特相會者也此往彼來不過二主致會則嫌於從人故以地致亦傷心也左氏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豈反其言以見聖人之意歟趙伯循曰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至稱地皆魯地亦非也按會而致地者五惟唐爲魯地穀丘夾谷黃則齊地也安得以爲皆魯地邪○盟唐而致者見桓公以得與戎盟爲幸故歸則行飲至之禮也

三年軒

春正月

桓公三年經不書王闕文也先儒以十二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爲疑遂取穀梁桓無王之說則十年且十八年又復書王義不可曉不得不強爲之解矣且春秋書王本明大一統之義非以其有當王之實可據也而王月又豈魯國之所得私哉當時天下之弒君者亦多矣如宋督宋萬晉趙盾鄭歸生之類皆以逆賊得免於討未嘗以爲無王也何獨以桓公歸罪天王失政而不書王乎故惟闕文之說庶於義例可

通耳然簡編剝蝕傳寫脫訛歲月既久不可得知其詳矣孔子曰多聞闕疑其殆此類乎

公會齊侯于嬴

杜元凱曰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按漢泰山郡治奉高奉高故縣在今濟南府泰安州東水經註稱奉高縣北有吳季札墓在嬴縣西六十里而一統志以爲嬴在今泰安州界矣○齊僖至嬴而與公會欲以女配桓固魯黨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

言而退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諭以是爲近古也荀卿亦曰春秋善胥命夫公穀之學同出一師而荀卿則又傳之穀梁者也故其爲說無異然此但可以矯末世屢盟長亂之弊耳春秋所書之義恐或不然故趙伯循曰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爾按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齊衛二國何爲而相命邪盖隱公末年魯齊鄭爲一黨宋蔡衛爲一黨而齊衛接壤勢力皆強猶未合也今齊僖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相疑不過爲私黨計耳烏足善哉○按高閌氏曰胥命者相推爲牧伯非也汪克寬氏曰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則非相推爲伯矣盖胥命者相結以言而不盟而相結之善惡則存乎其事耳○杜元凱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長垣今屬大名府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當依公羊作紀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郕當作成杜元凱曰成魯地在泰山郡鉅平縣東南按後漢志鉅平有陽關亭註云桓六年會于成即孟孫氏之邑也今按一統志成城在兖州府寧陽縣境内又云泰安州南五十里漢鉅平縣又云陽關在魯城北魯城盖古曲阜之名也今以水經考之成當在東其西即爲陽關皆在汶水之南而鉅平故縣當陽關之西在汶水北而寧陽爲魯闗邑則汶南也魯在汶南則成之爲魯地信矣○魯去年之入杞也本責賂於紀今既得賂故公與之會自此始終爲紀謀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元凱曰曆家云日月交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程正叔曰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已爲卿也翬爲桓弑隱者也自是不復再見而卒亦不書盖不久罷黜其官不卒於位而恩禮薄矣春秋之初仕未世官故猶易退而桓公雄黠有爲才亦足以馭翬弑君貴寵勢必見疑而又欲逆夫人以求嬖幸豈能容於很惡之朝哉○翬書公子不書卒例見隱八年無駭卒及宣五年得臣卒下○逆女例見隱二年履綸逆女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姜氏齊僖公之女即文姜也○讙齊魯界上之地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下讙亭今當為寧陽縣西界也詳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諸侯不得越疆親迎則使公子翬往逆非失禮也齊侯送女于讙而桓公親往迎焉則授受甚明與仲遂僑如之以夫人者異矣故胡康侯曰不言以至既得見乎公也然則何以書乎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之所重也授受之明如此而魯人猶有疑子同非桓公所生者聖人詳書得無意乎先儒見他公有不書娶夫人者求其說而不得則類以為婚姻合禮者常事不書而於書者每強為

之解殊不知隱僖襄昭定哀六公娶在先君之世皆為公子時事義可畧耳何以見其為合禮之常邪○夫人書至以其受賀而燕群臣所謂喜其成而歡至者也詳見二年公至自唐下○是年桓公方娶距隱公即位纔十四年則惠公沒時桓必非始生也左氏謂生桓公而惠公薨者妄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曰致夫人也因致女而行聘於魯重在聘矣聘非諸侯所得為也齊僖強故也義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同

有年

楊士勛氏曰凡書有年於冬下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獨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者必二公自慚其得罪於天連遭歲歉而以偶得豐登為慶大受賀焉群臣亦不知其為示後也故特書以譏之公羊子曰有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殆謂此矣胡康侯謂桓宣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而以其他年之歉為天理不差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夫桓宣雖身負大惡百姓何尤

焉而使之同困災傷載胥及溺豈仁人之心哉

四年 醱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張羅守獸之名驅逐守取充數而已不蒐索也惟獸為害然後蒐索取之則謂之蒐蒐盡偽為之雖非守取之常亦不盡物也凡狩以其為苗除害也則謂之田又謂之苗以其殺也則謂之獮以其捷也則謂之獵皆一事之通名也故春秋所載為狩者四而皆以春冬二時行之為蒐者五而皆以春夏秋三時行之盖其事本無分於四時特以守取蒐索之義

不同故異其名耳後世此義不明儒者轉相附會左氏則如周禮爾雅為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公羊則為春苗秋蒐冬狩而夏不田之說穀梁則為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之說名因時異義遂不通矣然四時之祭俎實必待於獲禽而每時之田武備必先於習戰故胡康侯曰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狩蓋事之大者而亦禮之不可廢也禮欲常行則必有常地其犯害民物耳魯之狩地常在大野故常地不書如西狩獲麟是已今遠狩于郎則非常地矣禽荒如此何

以納民於軌物哉○按三傳四時之田皆主夏正為說而春秋書狩則皆周正也然則桓公春正月之狩正合周禮仲冬之時但時方烝祭祀事具脩又祭日恒用上旬而待狩取物不亦遲乎竊疑狩之常期當在祭月之先隨所隙而行事必不限以四仲月而周禮四仲月之云必因時祭有常期而發耳蒐義詳見昭八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凡蒐閱之類皆國事也則不書公此獨書公者謂公以私意遊田非以國事出也而公之好武於此亦可見矣例見六年大閱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糾字周大夫也晉有狐伯衛有蘧伯玉皆此例也杜元凱以伯糾為名則不察於經傳凡言伯仲叔季者皆字也胡康侯以伯為爵則又不知陸淳氏所謂畿內諸侯皆曰子之義矣惟孫明復以渠伯糾為周大夫而渠氏伯糾字者得之稱氏而繫之宰非實為冢宰也蓋以大夫攝之如王驩以蓋大夫攝卿奉使耳糾苟實為冢宰則不得稱字矣春秋中天子畿內之卿皆有爵者為之故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不書官而書爵以明非有爵不得為卿則所重在爵

而有權寵者不論其稱否無攝無常則不得以專官書也宰位六卿之長常以三公兼之則有專職而加宰如宰周公是已其任最重非可以字稱者也伯糾本大夫有寵於王故得攝宰以行其曰宰渠伯糾亦本其命辭恒稱之實而已矣義與隱元年宰咺歸賵同○程正叔曰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杜元凱曰國史之記必書首時以成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五年 甲戌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按杜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月内無甲戌則己丑乃六日也甲戌二字蓋衍文耳○陳桓公鮑卒子躍嗣是爲厲公○左傳載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事妄傳也詳見六年蔡人殺陳佗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往也非朝也紀鄭於齊懼爲所迫故尊意向魯以求自助齊欲致之而不得也故與鄭伯覲至其國蓋欲挾鄭威而説之附己也以禮下人而不答則有詞於紀矣此包藏禍心之謀而有關天下之故者也若

以爲齊欲襲紀則其時尚早於勢爲難恐未必然耳二奸雄同惡相濟如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子不稱名下士也○胡康侯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餘見八年家父聘下

葬陳桓公

吳澂氏曰不書月史失之

城祝丘

王樵氏曰祝丘魯地高閌氏曰祝丘齊魯兩境上邑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莊小人之雄也藉其祖桓公父武公相繼爲周司徒而又以王室懿親適封畿内凡所以假借王威凌轢鄰國者無所不有桓王爲是怒而合蔡衛陳伐之以三國地與鄭鄰亦必同惡故也左氏以爲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則自入春秋以來鄭莊常以外諸侯行事未嘗一日立於王朝何政之可奪且諸侯不朝已爲當時常習周固不以爲異何獨

以鄭爲罪邪其說非矣夫鄭莊恣行不道得罪於王苟欲問之討而不伐可也王乃忿然自將不亦輕乎是時尹氏用事其相業可知矣王既親行則三國之君不可不出也而皆以微者往則無勤王之實矣然而猶曰從王者僅存君行臣從之體耳王之威令不能召集諸侯如此何以服奸雄之鄭莊哉無功而還勢所必至則祝聃請從之事不必問其有無矣先儒以爲諸侯不可敵王故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亦近乎迂避矣夫王師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何惜於諸侯拒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王

師敗績于茅戎事見成元年○王不稱天者恒辭也說見隱元年天王使咺來賵下

大雩

雩者吁嗟求雨之祭爾雅所謂號祭也鄭玄氏曰雩爲壇於南郊之旁陳祥道氏曰魯以南門爲雩門魯之舞巫在城南古者雩樂舞以女巫所以達陽中之陰也故雩以樂爲主而壇謂之舞雩亦吁號之義也趙汸氏曰凡設壇祈澤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盖本此意○雩書秋者謂午未申之三月也凡雩恒以月書事在月也月恒不日以辛爲常也今舉時則三月皆雩矣觀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定七年一時兩雩則一時三雩豈可謂其無乎餘見僖十一年八月成七年冬各大雩下○大雩者雩于上帝也雩上帝則徧及於山川百源靡神不舉矣故謂之大諸侯則雩于境內山川而已非若雩上帝之大也趙伯循曰稱大者國徧雩也陸淳氏釋之以爲都邑徧脩所以稱大則與月令大雩帝之說不合且雩常用辛與郊同日其爲祭帝明矣但大之爲義則以徧及群神得名而僭亦於此見焉盖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廟其後因併郊禘大雩而僭之無復

諸侯祭山川之雩矣左氏曰龍見而雩夫龍見建巳之月也經無書六月雩者以其月爲祈雨之常不勝書耳他月因旱而雩則特書以見其僭若月令以大雩帝言於仲夏建午之月則秦制也非古者龍見之雩矣程正叔曰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穀梁子曰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殊不知雩更三月尚不謂之大旱乎故不書旱而以雩書舉重之義也餘詳見文二年不雨宣七年大

旱下

螽

朱仲晦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
○是時旱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者也穀梁子曰
甚則月不甚則時此豈知時甚於月乎啖叔佐曰凡
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
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

冬州公如曹

州畿內國鄭漁仲曰州地今懷州武陟縣是也杜元
凱以爲淳于則地在高密而其來魯之道不當先至
曹矣○州公如曹外相如也而便道來魯則與內事
相繫矣然皆爲需索計也書此不惟爲來魯張本亦
見周之三公依附尹氏非王命而恣行耳

六年乙亥

春正月寔來

杜元凱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
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今按來即隱元年祭伯來之
來言州公之如曹其實來魯也考之經文不見其有
失國之義左氏以爲度其國危遂不復者誤矣又寔
來與上如曹隔年語不相蒙或曰有闕文焉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左氏公羊俱作成是也說見三年會郕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外事用剛日故閱以壬午○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
之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通謂
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
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
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已畢則其
法詳畧則少假時閒小試肄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
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脩戰法一一數視欲
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觀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茇舍

治兵之中則大之爲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及考莊
八年春正月甲午治兵乃夏時之仲冬不謂之閱而
謂之治兵可見治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穀梁傳則謂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爲出入二
事矣夫穀梁之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
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
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鼓進之
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
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息衰即戒嚴之法也茇

者萊沛之區所以處其兵之止舍即安營之法也出
而治兵法宜併習宜復別有一事哉周禮於治兵之
外更立振旅茇舍二名似亦過於分析此傳記之言
不合於經義者未敢以爲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
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畧而義已盡矣先儒以
大爲僭天子禮亦由不知此意故耳趙鵬飛氏曰天
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若魯之車服爲僭
已久豈必講武之時偶一用之而後謂之大邪然則
大閱者時事之常宜因田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
合黨志欲吞紀紀求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

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魯事不書主名
有二義有公親行者有公不親行者烝嘗郊禘蒐狩
閱治之類凡公親出按故事行之而非出於一人之
私者則不書以其爲國事也伐入取滅城築浚新之
類凡公不親行但使人爲之而名姓不足以登於史
冊者則不書以其爲微者也此不言公者爲國講武
非公之私也其不地於常地耳餘見四年公狩于郎
下

蔡人殺陳佗

佗陳大夫之未爲卿者也舊說佗弒太子免果有其

事則與陳招殺世子偃師事同春秋安得不書今旣
不書則是無其事也左氏因陳侯鮑卒上有甲戌己
丑二日妄傳再赴之說而併附會之耳況殺與卒相
距逾二十月其事已遠若不相關者今不可詳矣然
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夫陳蔡爲鄰未嘗有隙去
年伐鄭方共從王亦未見其不相睦也蔡人曷爲而
殺陳佗邪人衆辭蓋佗奉使至蔡而爲蔡之亂衆所
殺也設使蔡人即陳而殺佗則應如邾人戕鄫子于
鄫之例而書蔡人殺陳佗于陳矣故穀梁子曰其不
地於蔡也佗至蔡而蔡之亂衆殺之是兩下相殺也

兩下相殺由於衆亂雖鄰國使臣有弗顧焉蔡侯無
政可知矣故稱人者所以罪蔡之國亂也先儒以稱
人爲討賊之辭則豈知佗本無罪之可討哉稱人例
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下佗之殺也雖不詳其何故
然亦見其奉使無狀足以殺身亦非不辱君命者矣
公羊子以爲佗淫于蔡蔡人殺之亦豈有所傳聞與
特未盡其實而誤謂佗爲陳君耳○佗不稱大夫殺
他國大夫之辭也與襄十二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
發公孫輒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文姜子也是爲莊公胡康侯以爲嫡冢始生即書
千策與子之法也其意善矣然文公典成公黑肱及
子赤子野皆嫡冢也而生皆不書者寓與賢之法於
與子之中耳夫傳子以嫡所以息亂源也苟其人不
足以承宗廟之重則聖人亦豈輕授哉故伯邑非賢
不可以承文考衛縶有疾不可以繼襄公必俟稍有
成立見其可勝付託而後立之以誓於天子旣立則
懼生亂不可復易也故齊桓之禁曰無易樹子豈謂
始生即爲世子哉而與赤黑肱子野之生其父又皆
牽於世情莫適爲主實未嘗立爲世子也不然春秋

豈不以此爲重而盡畧其事乎然則子同始生而即
書之何也桓公客死於齊文姜因致淫縱魯人咎之
而併疑同非桓公之子矣然自齊侯送姜氏于讙之
後公與姜氏如齊之前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往
來而襄公嗣位近在桓十五年又以單伯逆王姬之
年計之則子同生之時襄公當尚少也魯人豈疑其
爲襄公子哉或以公子翬貴寵出入禁闈而致疑焉
則不可知耳然桓公性黠才雄必不輕貰當此時夫
人猶未敢失正也聖人懼人之惑故特紀子同之生
而於公子翬逆女書之獨詳其顯微闡幽可謂至矣

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殆謂此乎
冬紀侯來朝
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
七年丙子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正叔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
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
見其廣之甚也胡康侯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夫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皆愛
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

之過矣夫二月建丑之月也丑月昆蟲未出用火無
害但焚林而田則爲過耳故凡夏時冬狩之月未嘗
不用火田而經恒書狩如四年正月狩郎是也此獨
書焚則所重在焚矣○高閌氏曰咸丘乃魯地近齊
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杜元凱以爲高平
鉅野縣有咸亭則與高氏說不同蓋高平即今兗州
府也鉅野西南爲金鄉縣界正魯西狩之常地何必
復出地名哉吳澂氏曰咸丘非狩地故譏是也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穀近楚國嬴姓伯爵張洽氏曰在襄陽府穀城縣今

按縣西北五里有故穀城鄧詳見二年會鄧下○緩吾離皆名也朝未有言名者二君何以獨名公穀皆曰失地也失地來奔卑伏屈損則無自立之志矣故本其卑屈之實而稱名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魯周公之後人望之國也遠國猶知重之故來相託而不知桓本弒逆之人非可以語大義者因失其親詎可宗哉然則何以不言奔而曰朝邾桓以巨奸要名飾美偶因二君並臨諭以朝禮相見蓋誇示於人雖厚其燕賜而亦不惜耳書名書朝皆欲沒其實也自是曹及邾牟葛皆覘知桓意相繼來朝

而桓之巧於自文見矣○穀鄧特言詳見隱十一年滕薛朝下○按趙鵬飛氏曰穀鄧朝魯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此也及考莊十六年楚伐鄧滅之穀雖不見而其地已爲楚有矣然楚之滅國如滅弦滅黃滅夔滅江之類雖在所傳聞之世春秋必特書之安有穀鄧見滅而皆不書邪意其服爲附庸而實未嘗滅者則不書滅耳如隨在漢東最先怒楚而卒未嘗滅至哀元年隨侯猶復經見則凡近楚之國不以滅書者或皆自相服役爲楚附庸而已豈可遽以爲滅哉○是年闕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丁丑

春正月己卯烝

內事用柔日故烝以己卯其後烝以丁丑嘗以乙亥吉禘以乙酉大事以丁卯有事以辛巳癸酉郊雩以辛義同○春正月夏之仲冬也烝衆也謂品物衆多之祭也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杜元凱曰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名與二年孔父同蓋天子之元士與叔服劉夏石尚同例當稱名者也但由世族進者則係之氏耳杜元凱以父爲字則又與釋孔父者不同矣蓋春秋之中凡繫之父者皆名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下此家父即作節南山詩以陳於王而刺尹氏者也其詩自謂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而可不以名稱乎然則家父蓋賢士也何爲亦聘桓公後又來求車乎蓋執政大臣如尹氏者以天子命使之父以小臣安得不行乎意者家父作詩以刺尹氏必因他日求車使命頻煩而發耳觀駕彼四牡之言亦畧可想矣故家父

實止一人非有二也○天王聘魯三及桓公他公未有若是之多也蓋桓以弒立有歉於心不吝貨財諂事權貴而尹氏專恣政以賄成故於桓公天討不加而反屢示恩寵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見尹氏之亂政矣詳見僖三十年宰周公來聘下

夏五月丁丑烝

五月者建辰之月也以夏時論之則四月爲建卯之月於烝當祠而以建辰之月烝見其欲以豐腆媚神也不亦瀆乎程正叔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邾小國爲魯所迫然叛服不常凡加兵者皆不服故也

冬十月雨雪

程正叔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　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即隱元年祭伯之族○當時天子微弱制於權臣凡諸侯有女欲求爲后者必先結權門然後始通媒議觀桓王嗣位十有七年其齒必長而尚未成婚意可推矣蓋祭公當尹氏用事之時其來魯必因尹氏而私交先儒以爲命魯爲主非也程子曰逆王后無使諸侯爲主之理其說是已若果有命魯爲主之事則當稱使矣爲主說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不稱使例見隱元年紀履繻逆女及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魯以紀方見逼於齊欲假王靈以爲紀重故因祭公之來爲之納女爲后而祭公遂專報可竟自往逆耳趙鵬飛氏曰齊將滅紀紀託於魯魯勢不能庇紀於是爲之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爲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其說是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先儒槩以爲繼事則春秋中繼事者多矣如晉

文公伐曹繼以伐衛公子遂盟趙盾繼以盟雒戎而皆不書遂則凡言遂者皆狀後事之急也而得失則存乎其事矣祭公此行欲以逆后爲功而急於裁決者也故稱遂趙伯循曰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是也非特尹氏安敢如此而世卿擅權之迹著矣以天子而不能保其后家卒爲齊滅強之淩弱而無忌也豈非小人用事政權下移之所致哉

春秋私考卷之四終

春秋私考卷之五

起戊寅桓公九年
盡丁亥桓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戊寅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是爲桓王后○按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不書歸而此獨書歸者以其過魯國都也凡王后非過國都則不書歸○胡康侯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

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撙屈遠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公羊傳曰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蓋國有主焉則衆心歸而體勢大矣餘互見昭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於曹其地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漢濟陰定陶縣是也按定陶在今曹縣東五十里振鐸傳十一君而至桓公即此年曹伯終生也○稱使者欲重其事也而不知其非邦交之常矣詳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曹世子射姑來朝先儒以爲曹伯有疾故也觀終生之卒近在明年正月則此時必已有疾矣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哉蓋魯桓好爲夸大厚遇過賓素有

欲人親己之意而曹在魯之西南國弱未有所屬或者魯桓陰以計致圉歸術中而曹伯欲託其子故弗敢違耳其不能自立亦可見矣或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從朝會之禮矣殊不知此乃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若諸侯相朝非先王常典而使世子攝行豈禮也哉朝例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下

十年己卯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曹桓公終生卒子射姑嗣是為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魯地杜元凱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以水經考之蓋濟西齊南界地也西南距衛尚隔范鄄等邑先儒以為衛地則遠矣○魯桓公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讐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將以間齊也而衛已由他道先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但當言弗至耳安得以弗遇言哉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不言侵伐兵至未嘗侵伐而遽請戰也不言敗勝負敵也是時齊欲吞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為此耳而其曲在彼可知矣餘見十二年戰于宋下○按左氏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餽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其謬妄甚矣夫北戎在狄北燕西距齊甚遠非能加兵於臨淄之境者假使突然而至亦不過倏來忽往耳而鄭復去齊千四百餘里烏能遠待其救却邪

且却戎勳戍大勳諸侯不可謂其不聞天下之故也而春秋不書安有是理至於鄭忽柔懦昏愚不能自立千載之下猶可想見而盛稱其善戰有功於經何據乎及考魯以援紀之故於齊不親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者已及六年矣何由而魯乃至齊為班邪不信經文而信傳聞之說多見其滋惑耳

十有一年庚辰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戰罷先歸又使其微者為盟以固黨蓋欲讐魯耳趙鵬飛氏曰其後齊僖鄭莊衛宣皆至死不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此說得之蓋事有關於天下之故故雖微者會盟亦書之于策先儒以為必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而後志於春秋則論人之尊卑而不論事之大小矣豈為切時務哉○惡曹必曹地蓋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由曹境以入既歸則遂講盟其地耳○按左傳謂宋預盟而杜元凱因曰宋不書經闕此附會之說也宋莊公雖因齊鄭得立然自會稷以來未嘗一預諸侯會盟則固為齊僖鄭莊之所擯棄矣且郎南距宋尤近而宋不預戰豈得又預盟乎不踰半載鄭莊甫沒而宋即侮其後人蓋素為

鄭所抑下而欲泄憤懣者久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公寤生卒庶子突逐其嫡子忽而立是爲厲公
○鄭莊公一時之雄也陷弟害鄭無所不至而謀立
宋莊其惡尤甚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遂
爲宋莊所反噬爲不善者可以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公之卒方踰兩月而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其故
也何必慮嗣子有爭爲國蓋嗣君以送終爲大既爲
喪主而諸侯會葬者聞之則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

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畿內邑仲字也蓋畿內大夫祭伯祭公之族以天
子命而爲卿於鄭亦尹氏之黨也杜元凱以仲爲名
非矣例見莊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鄭莊公卒忽
本嫡子當立但以柔懦昏庸不協人望祭仲緣此遂
制其權遲疑觀望如後世之居攝然忽雖嫡嗣莫適
立也是時宋人本無納突之意特以突方在宋奇貨
可居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而鄭大夫不相下於
是宋人執仲以脅之而鄭人震懾遂開門納突逐忽

出奔耳以經文考之義當如此若宋果爲突而發於
法應書納突而突歸之後不當遂與爲讐忽果已立
則亦應從在喪稱子之例不當以名繫國也宋莊公
忘義利之分亂嫡庶之倫此強暴所爲不足責矣祭
仲爲諸侯相專執鄭權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而
遲疑日久專制事權以致身辱國危豈不有愧於命
卿哉

突歸于鄭

突歸于鄭與赤歸于曹例同皆蒙上以接下文故不
言國非大義所繫也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

自宋歸可知曰戎侵曹赤歸于曹則赤自戎歸可知文
省而意自備矣不然則闕文耳若忽羈展輿之出則
不可以蒙上文忽之奔於衛也羈之奔於陳也展輿
之奔於吳也不繫之國則疑於魯事矣餘互見莊九
年齊小白入于齊下○不稱公子例見昭八年陳侯
弟招殺世子偃師下○歸易辭入難辭開門而無所
阻者曰歸開門而有所拒者曰入○突立是爲厲公

鄭忽出奔衛

凡未踰年之君例皆稱子而忽不以子稱者蓋權臣
專制未嘗立以爲君也稱名者未君之恒辭也然而

不稱世子者忽實未嘗立爲世子也國本不定以致生亂鄭莊雖奸雄不得爲善謀國矣凡書奔者皆見逐者也餘見昭元年晉展輿出奔吳下○觀春秋於忽書名之意則一柔懦人耳人心不歸者也左傳載忽爲質於周而陳請娶有功於齊而齊請婚之說何足信哉○忽未嘗立不知何以殘有昭公之謚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未爲卿者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內大夫與外諸侯盟始此說見隱二年無駭入極下叔當作侯蓋蔡桓侯也先儒以爲諸侯兄弟而稱字則凡

先公之子出與會盟者皆臣禮也法當書名不得以字行矣孫明復曰折魯地○宋莊公弒立本倚鄭莊然得國以來爲鄭所抑故凡諸侯盟會皆不得與焉其積憤久矣故鄭莊卒而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則必助己也然而鄭之群臣猶足拒宋突爲衆議所迫既歸即絕宋交宋莊不得志於鄭肯但已乎故魯與陳蔡皆鄭之讐國也合三國以爲盟將爲圖鄭之計矣是盟也宋公爲主故魯公不親行而使大夫往既而五會桓公必欲堅魯之志凡爲鄭也蓋鄭素與齊爲黨宋既得魯以爲應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可專意向鄭耳此折之盟所以爲宋公志歟說者以爲宋責鄭賂無厭而魯爲鄭平之則似鄭突本因行賂而得立者何爲一歸其國席未及溫而宋公遂與三國爲黨邪此難以言魯之欲平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元凱曰夫鍾郕地按夫鍾之爲郕地見左傳文十二年郕伯來奔下郕者衛之與國也竊疑魯宋爲會不當至郕地豈以隱公時齊鄭嘗入郕有隙而因以察其情實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魯地詳見昭三十二年取闞下○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宋莊公欲結魯以讐鄭之計也必桓公懷疑故數會以堅其志耳

十有二年 辛巳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是也杜元凱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水經註亦以爲然蓋漢汶陽故縣在今曲阜縣北境故以曲名池也汪克寬氏曰隱二年紀

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南燕姞姓伯爵黃帝之後故國猶存於周者即今衛輝府胙城縣是也其地在府東三十五里燕人微者杜元凱以爲南燕大夫非也說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浮來下穀丘左氏以爲句瀆之丘杜元凱曰宋地蓋句瀆之爲言穀也一統志曰穀丘在歸德州南四十二里其東爲漢梁國之穀熟縣即古宋地也應劭以濟陰之句陽爲句瀆之丘則在今曹縣

北三十里當爲曹地矣○去年宋與魯陳蔡爲盟今年又與燕盟所以斷齊鄭之道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躍卒弟林立是爲莊公○杜元凱曰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杜元凱曰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元凱曰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即突也此盟鄭求於魯也魯與宋合而宋無魯規則鄭受其害矣故要此盟然鄭非許以棄齊則魯亦必不背宋魯與鄭合而鄭亦援紀矣桓公爲紀之心此亦可見左氏謂宋公辭平故魯與鄭盟非識勢之論也桓公本以戰郎之怨故爲宋離鄭豈復與鄭請平於宋耶杜元凱曰武父鄭地竊意鄭求魯盟不應魯先往就地當闕疑○許翰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孫明復曰再言丙戌者羨文也○衛宣公晉卒子朔嗣是爲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內稱及微者爾趙汸氏曰不言公蒙上文也夫武父之盟公會鄭伯至此且二十日兩君散歸各遣小臣爲將矣安得謂公爲一事再見而蒙上文乎且一事再見者如公子遂公子僑如之逆女下以夫人歸其蒙上文但去公子二字而已亦不盡沒其名若公行而亦不書則疑於微者矣以經考之成二年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尋及十一國盟本一事也未嘗以公
蒙上文則此非公及可知矣○凡戰不言伐者未伐
而即期戰也先言伐而後言戰者既伐而始期戰也
爲主則存乎所欲矣公羊傳曰戰不言伐書其重者
則於例豈可盡通哉蓋戰者兩相競之辭而以及者
爲主謂非有主之者則不成乎戰也若伐則所主在
伐者矣此戰伐之義所以不得以舉重言也胡康侯
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
宋是也此以主乎戰者立義耳若要其極則凡交戰
者兩俱有罪矣戰不言敗勝負敵也○鄭之伐宋頗

亦有辭魯人棄信而助鄭果何義乎必欲決於一戰
則逞其小忿而已此匹夫之所爲也吳澂氏曰魯桓
棄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讐舊好之宋交
道之翻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

十有三年壬午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衛鄭本一黨也故前年宋公結魯以讐鄭及武父
之盟鄭與魯合則宋燕亦轉而黨於齊衛矣齊欲滅
紀魯深援之故桓公與紀鄭合謀而期日以與齊戰
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在我也其不地於魯也
凡戰於外未有不地者則知此爲內辭耳先儒以爲
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則於法應書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而公會紀侯鄭伯及戰矣
況公與鄭伯因紀被伐而援之則救兵也亦宜書救
而乃與紀混爲一辭何以著其實乎燕師之師當作
人字之誤也蓋與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例同而與
僖二十八年楚師敗績事異也豈宜有戰以人而敗
以師之書乎○呂大圭氏曰桓公之所以爲紀謀者
既無以爲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

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
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爲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
○績功也凡戰欲成功必積集衆謀故謂之績敗績
則無功矣春秋之始當隱公時諸侯之爭甚矣未
有戰也戰自桓公時始然皆客至而主應亦未有各
集其黨而大合戰也七國分爲兩黨而大合如此戰
者終春秋世亦鮮矣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興兵而以
所不愛及其所愛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雖百戰百勝猶服上刑而況未必盡勝乎

紀本小國爲齊所陵魯欲援之故有此戰齊宋衛燕皆以敗歸其民固不免於糜爛矣魯與紀鄭豈能盡保其無傷乎聖人所以愼戰爲計萬全耳然臨戰而始愼之則晚矣亦其所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爭也不在於徼辭請罪之日而在於脩好睦鄰之初是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告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正謂諸侯交鄰則有燕饗之禮陳俎豆焉可以不至於陳也其後孟子發明此義而告齊宣王之問交鄰則曰惟仁者爲能以大字小故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熏鬻勾踐事吳此則所謂俎豆之事也聖賢當衰周擾攘之世所論止於如此未嘗遷就世俗功利之見以爲遠怨之方惟在於脩睦耳使齊侯而知此則不至於侮紀使紀侯而知此則不至於怒齊使魯宋諸國而知此則必能平難善鄰而齊紀免於爭矣春秋諸侯惟皆不知此道宜乎兵爭之不息也而況紀人不度德不量力輕與齊戰雖倚魯爲援安能保其無後災乎然則諸侯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小國不得其所天子方伯莫能治矣則如之何曰孟子固言之矣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令則亦受命於大國而已事之而不得免焉能如太王之辟狄民以爲仁人而不忍失則遷國以圖存可也度其仁不足以圖存則亦以其世守非身所能爲而鑿池築城與民同守效死勿去可也舍此無他策矣紀侯無志寡謀之君也卒至於去國而遂不能振豈不兆於此戰哉此可以爲當時諸侯不能愛民以保國者之鑒故備論之

三月葬衛宣公

胡康侯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然

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殯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據事直書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癸未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杜元凱曰以曹地曹與會按九年射姑來朝曹與魯協者也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亦所以伺齊衛之

往來也

無冰

何休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温也胡康侯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賔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令在仲冬之月煥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春秋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按襄二十八年

書春無冰春者子丑寅之三月也終時無冰故以春書此繫於正月則建子之一月也凡言無冰皆謂其全不凝結耳子月之候已在月令水冰地凍之後而冰尚未凝故以爲災異特書也豈害於二月三月之有冰哉苟其月水中畧有凝結雖非堅冰亦不得以無冰書矣例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下黄震氏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爲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爲災故書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冰之有無方於此决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爲災而先書之蓋王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冰則無冰决矣始以災而書爾今桓公春書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煥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出於是書之春秋之正月即今之正月據此則是誤認周之不改天時而不自知其說之牽強矣餘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夏五

孫明復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寫之脫漏爾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稱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也非前定而有約言也若齊高子楚屈完之來盟豈嘗先有約言哉凡外大夫請盟於魯則曰來盟內大夫請盟於彼則曰涖盟而所與盟者皆其君也蘇轍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是也餘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下○鄭厲公特使私親來盟所以固魯交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災火也言災則爲害矣左氏傳曰天火曰災○胡康

侯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夫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今按僖公嘗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者亦以宗廟爲重也觀此則凡春秋所書用民之事皆譏其不必爲耳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乙亥嘗

嘗用夏時宜以建酉之月八月乃建未之月何爲汲汲於嘗耶以御廩之災懼鬼神之怒也而先求時物以速薦之則時既不待物成而禮亦不能夙戒矣先儒以爲供未易災之餘者未必然也廩既被焚必無餘粟豈復能以供粢盛哉王葆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齊僖公祿父卒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蔡陳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者也今合爲一黨矣宋莊公當鄭莊存日畏不敢爲及鄭莊卒而遂與鄭讐至是齊僖又卒則遂侈然雄長而能以四國之兵矣伐鄭所以報厲公連年之怨也以者爾人力而已不勞之辭也宋以四國伐鄭見四國䒭以私黨爲人役耳○趙伯循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也何以知其然經書以者唯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三處而已栢舉之戰左氏所敘事迹並是吳楚自戰都不言蔡經下文又云庚辰吳入楚亦不言蔡師明是吳楚自戰蔡不交鋒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且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言以范甯云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蓋言宋素不制齊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御之哉

十有五年甲申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胡康侯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

以充貲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吳澂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貢而天子乏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况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是時尹氏專權諸侯趨附魯尨諂事易遂所求故車非天子所當求也而亦取之於魯家父小臣不得已而承王命則責在使之者矣節南山之刺其在此時歟餘詳見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惠王閬嗣惠王者史以爲莊王之孫僖王之子也按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竊意天王崩事之大者雖不告必無不書之理此二王者蓋因嗣王追稱而實未嘗立也今當直以惠王閬上繼桓王之世詳見隱三年天王崩及莊三年葬桓王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厲公雖因宋得國而祭仲實制其權故連年與宋爲讐又而悔禍於仲必有所不平矣故患其專而欲使雍糾往殺本爲此耳仲既知之則其殺雍糾以逐厲公豈非勢所必至哉故程正叔謂突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蓋人君未有肯自奔者凡君奔皆見逐於臣者也然而必以自奔爲文者書奔則逐自見祗以明其自取耳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與奪惟其所制故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已雖有權臣豈無默奪之術而至於見逐其不能正己以格物明矣餘互見僖二十八年衛侯奔楚襄十三年衛侯奔齊下○奔書名者失君道也凡諸侯之生名者春秋

之微辭也蓋其失國也屈伏強邦甘爲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處之其歸國也諂求群小許授事權而人亦不以君禮待之則不能自立失君道矣故皆名之本其自屈之辭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按趙汸氏曰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名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於忽也此說亦有不可通者夫厲公始終爲君而忽未嘗稱爵何必稱名而後辨於忽哉考之於經衛侯鄭之奔楚叔武未立也衛侯衎之奔齊剽未立也而奔皆不名則宜與衛侯朔蔡侯朱之奔例同蓋朔之有黔牟朱之有東國於時亦

宜未立也而朔朱皆名則朔朱豈得預爲黔牟東國
立辨邪比燕伯欵之奔齊也則稱名其納于陽而不
得復國必有拒之者矣乃不稱名是惡可以言辨也
鄭之時叔武稱衛子衎之時剽稱衛侯又何爲不同
於忽之稱名以別突乎然則諸侯之稱名者豈爲其
欲有辨哉〇蔡方與宋睦鄭之讐也而突奔其國必
因之訴仲於宋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按胡康侯曰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春秋時世子皆
由其父自立無誓於天子者矣忽雖嫡嗣而其出也

稱名則本未立爲世子也歸而復稱世子者蓋爲祭
仲所立以制厲公也然而止稱世子不即君之如孫
林父之於衛侯剽則籠絡厲公之計耳實不欲奉忽
以爲君也權臣之悖侮如此可勝惡哉〇復者已絕
之辭也凡諸侯失國而威權已去大夫失位而田祿
已除則國人之望絕矣故其歸也則稱復言失而復
得也詳見莊六年衛朔入衛下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之弟也叔字也凡諸侯之兄弟志於祿
而欲歸得國者則稱名不受祿而以不臣之禮待之
者則稱字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疋入
者難辭許叔之入不知其何自杜元凱以爲隱十一
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
居位是以許叔爲自許東偏而入也如此則復社稷
以順人心不可以難辭書矣如使許叔志於入立爲
人所拒雖得國以正亦宜與小白之入齊同辭豈得
待以不臣之禮哉觀許叔之稱字則知其非欲得國
也意者是時許莊公方卒國有權臣嗣子未定故許
叔排難而入以定新臣之位是爲穆公穆公既立許
叔終身不仕矣其入雖難而其志則與蔡季同此其

所以爲賢而稱字也先儒乃謂許叔即爲新臣得無
誤歟夫許莊公之卒以魯不往弔而經不書故其事
遂無可考許叔入許之由亦止可因經文而斷耳盡
信傳聞之說何可通乎大抵左傳叙鄭伯入許之事
多過其實而後儒移經就傳則於許叔之入不得不
強爲之說矣

公會齊侯于艾

謀紀也魯與鄭厲公合而援紀則足以當齊今厲公
既奔則勢孤而齊患必及紀矣桓公安得不求齊爲
會乎書此以見紀之禍自前年之戰始也左氏以爲

謀定許也迂亦甚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郳詳見隱元年郳儀父下牟子爵國祝融之後本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或曰在寧海州則亦福山同郡連界之地也杜元凱以爲泰山牟縣乃根牟非牟子國矣詳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葛嬴姓伯爵夏時諸侯杜元凱以爲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寧陵今屬歸德州○稱人以朝微者攝也朝者以下見上之辭非特諸侯覲事大國可以名也雖使人攝行自大夫以至於士皆得謂之朝但士攝則名不登於

史策耳桓公弑立好大喜名欲使三國附己故招致同時來朝以夸示鄰國而三國僅遣人來褻禮甚矣餘見七年穀鄧來朝下○朝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春秋之初其禮絶少隱公末年僅始一見至桓文時則甚簡矣見桓文之能以禮正天下也雖間有一二不過附庸甥舅之國耳豈若桓編書朝之多識觀朝桓者之多而見王禮之僭濫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南鄙邑杜元凱曰在河南陽翟縣按陽翟今爲鈞州○厲公入櫟非復國也蓋祭仲挾忽爲主以專制國權厲公特求割一邑以自食耳櫟人畏仲猶拒不容故以入書入難辭也書名者謟求郡小之辭也說見本年五月突奔下厲公必以卑辭下仲而仲聽之矣不然豈得久居於此哉○按厲公雖不得復國然忽實未嘗爲君也凡經稱鄭伯皆謂厲公耳而左氏於忽稱昭公又於十七年載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載齊人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載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等事是以鄭之國內更立三君而厲公則始終爲君也但其初不得復國耳蘇轍氏因起春秋有一國二君之說豈所以正統緒一人

心哉且人臣弑君鄰邦討罪皆事之大者而有關於天下之故春秋豈得不書然則高渠彌之弑忽齊人之殺亹傅瑕之殺儀於經無據何足信哉意者亹儀皆忽諸弟均爲祭仲所挾以制厲公而實不以爲君也史失其傳乃以列於爲君世次不亦誤歟餘互見莊四年遇垂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左氏傳曰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杜元凱曰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按相縣在今徐州蕭縣西宋之東界也由此以伐鄭則太遠矣故孫明

復曰衺鄭地於義爲近〇宋者鄭之讐而衛陳則宋之黨也去年冬皆爲宋所以而伐鄭矣今何以肯爲厲公謀邪葢魯桓深德厲公援紀爲之請宋而宋莊重違魯請欲市私恩以致厲公故欣然爲之謀納此見當時諸侯之易合也凡會伐不言會地隨會而即伐者也地而後伐則聚謀遠處未即加兵緩辭也夫厲公在位日久已成爲君而祭仲逐之自專廢置此人臣之大惡也特以忽復尊爲世子名義足以壓人此不可不求正其本耳爲諸侯者謀於鄭衆果以厲公奪嫡人思反正則廢之而君忽可也若以忽不足

君而願戴厲公無貳則亦奉之復國以正祭仲之誅而已何乃持疑懷畏謀無所成姑致一伐而遂還哉

十有六年 乙酉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魯桓復爲鄭求宋合諸侯以納厲公而終不能納也自是魯宋諸國遂棄鄭而不爲之謀矣胡康侯謂厲公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豈知魯桓不與調護厲公亦無能爲乎〇先蔡而後衛陳春秋常序也義見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下今蔡本厲公所託之國也會衺之後既不至今又怠事故抑之列於陳下而蔡之孱弱亦可知矣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爲之胡康侯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蔡常先衛自是遂序於衛陳之下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強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無功以其去國日久歸而飲至耳例見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城向

向即隱二年莒人入向之向近於莒魯而畔服不常者也魯之城向如城郿城諸然葢因其服而城之也後向降莒爲附庸而實邑之故宣四年魯復伐莒取向也城向言冬通後月之辭也書冬城向雖不失時亦見桓公勞民力於所不當爭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者衛惠公之名也朔代宣公而立衛之臣子臣事

者既四年矣以不得於公子洩公子職而逼逐出奔
蓋自隱四年冬亂衆擁立宣公廢置不由其上自此
權臣擅命亦何有於朔哉故凡國君之奔皆強臣所
逐也但爲君而不能脩德以馭群臣至於見逐則其
自取焉耳故以自奔爲文書名者棄其奔齊而言屈
損下人甘爲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處之則失君道
矣故本其自卑之實而書名明其不足以君人上也
詳見十五年鄭突奔蔡下公羊子謂朔得罪於天子
而書名以絶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又按左氏序
急壽之事以二子乘舟之詩考之不可謂無但恐亦

多失實耳蓋衛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急子必不在先
君之世當在即位後事及奪急子妻爲宣姜而生壽
暨朔必又當在十七八年之後自隱四年冬至桓十
二年冬總十九年而宣公已卒朔即嗣位計其時朔
繼壽而生宜甫一二歲耳何以不四年閒逐即見逐
奔齊邪當宣姜搆急於宣公之世朔在襁褓之中必
不預聞也而謂與朔同搆則何可通哉況宣公殺急
及壽倫理所關宜如晉申生宋痤之目君以殺若微
者殺之而踪跡不明則亦宜如衛縶之稱盜以殺矣
然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果何爲者而二子乘舟

之詩亦何所指邪竊意宣姜必宣公嫡妻故從夫
謚如鄭武公之武姜衛莊公之莊姜而所奪乎急者
史記不曰宣姜則別一齊女也朔已年長可君則未
必奪急之妻所生也史記於急稱宣公以爲太子則
或嫡出而未必夷姜所生矣至於乘舟之事或以不
得於父而出亡以死亦未可知朔既失其二兄則於
次應立而又謂黔牟與弟昭伯頑皆急之母弟而朔
之庶兄也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邪且
謂昭伯烝於宣姜生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則益不通矣夫昭伯既生二子二女則其烝宣姜也

非但私通而已必已明爲妻室矣而又以朔爲宣姜
子安有子方爲君而母爲庶兄妻之理乎姦生之子
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爲君而其同母之女宋
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爲夫人乎此左氏之必不足信
信者也然宣公淫亂備載於詩雖左氏所傳有誤其
惡固難揜矣而急壽之死乃其自爲於朔何尤乎公
羊不察朔本無罪乃以王命絶之則是附會之言而
豈春秋書奔之本意哉

十有七年丙戌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桓公爲紀求平於齊也張洽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杜元凱曰黃齊地孫明復亦云惟汪克寛氏以爲紀地後屬齊今登州黃縣竊謂黃縣當爲萊牟界上地在紀極東不應紀能致齊魯遠會於此也然則黃乃宜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黃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邾在宋北界上懼爲所侵故十五年與牟葛同朝本欲託魯也至是以儀父在隱公初年嘗來盟茂故復遣尋盟將以固魯交耳○杜元凱曰趡魯地○汪克

寛氏曰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內稱及微者也齊稱師用大衆也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奚魯地近齊界上者○左氏曰疆事也蓋齊襲以魯助紀欲示聲威故遣大衆歷於魯境疆吏得公命而遂與期戰也不書侵實未嘗侵掠也左氏以爲齊人侵魯蓋民俗之恒稱耳吳澂氏曰愚謂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封人卒弟獻舞嗣是爲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之弟獻舞之兄也季字也自陳者因其力也歸易辭桓侯無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則季乃諸侯之兄當如魯叔肹書公弟之例而書蔡侯之兄季矣今不書兄則以獻舞未成爲君桓公既卒國人召季必以立君未定而亂或乘之故季因陳力以歸則本欲靖國而意不在於爭立也季之歸國人所欲故無難焉既歸而獻舞立矣故遂不爭而終身不仕待之以不臣所以稱字也然則季其恬退之士歟何休氏謂其反歸奔喪非也畢爲

奔喪而歸則何必因陳力哉○季嘗奔陳何以不書春秋凡書人臣之奔皆有罪見逐而忽然自棄其君者也故國遇亂而出避難者則不書奔如齊小白糾晉夷吾重耳莒去疾陳公孫寧儀行父齊陳文子是也位未定而出求援者則不書奔如鄭突曹赤邾捷菑是也君不合而好潔身者則不書奔如蔡季是也凡此皆非以罪而見逐者也以其無繫於大義必待其因事然後見耳然則謂季爲恬退之士豈不信哉

癸巳葬蔡桓侯

蔡封人卒纔三月耳而葬之速者亦由獻舞欲急於

襄事也○啖叔佐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
請謚也今按蔡季之歸本因衆召及蔡有君則遂不
仕豈肯干與國事而爲之請謚乎況當時請謚之禮
天下盡廢不行必以執政需求煩重故也總使季知
行之則甫歸未踰一月安能即得所請邪故杜元凱
曰稱侯蓋謬誤而趙汸氏亦曰不稱公文誤也其說
是已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曰宋志也今按衛爲宋黨其從宋何尤焉魯
方與邾盟趡而亦爲宋所挾稱兵失信以大國而中

無適主何以使人任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庚午日也然而不書蓋闕文
耳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十有八年 丁亥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之時齊欲併紀而魯深援之故自姜氏至魯之
歲齊僖僅一使年來聘其後絶無往來但有戰爭而
已及襄公代立而魯爲紀會黄尋亦相惡襄公知紀
有魯援必難甘心於是以計致魯矣濼齊地水經註
云濼水出歷城縣西南歷城即今濟南府治也而桓
公至此與齊爲會則必爲齊所誘矣夫婚姻之好久
不相通而一旦與夫人如齊畧無難意襄公豈無用
計於其間乎與者黨與之意言其協於夫人而往也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言其本欲與夫人如齊也蓋襄
公說魯以睦婚姻而桓公欲因是以平紀難也故先
往會濼而文姜之車亦偕至矣此非預有定期何以
能如是其急乎襄公初會必有美色淫聲深中桓公
之所欲者而桓公亦不虞其餌己於是留連數月必
至於隕命亡軀而後已焉桓公薨而紀遂不支襄公

之情可見矣然非桓公陷溺之深豈肯淫湎至此則
其薨也豈眞有人加刃哉故以自薨爲文而其喪其
葬明白如常本無可疑夫人特不能以大義勸之早
歸耳安有逆謀乎惟以魯人恨齊陷桓死地歸咎文
姜物議騰焉而姜自孫齊之後遂喪其恥心肆無忌
憚則爲罪大矣書此以著齊襄操心之不良魯桓徇
欲之忘返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桓公之薨非有故也左氏傳曰齊侯使公子彭生乘
公公薨于車當時遂以爲彭生弒故載齊人殺彭生

之說然魯公弑而薨者恒不地以見其弑未踰年者
不日以見其弑今曰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
自齊別無微辭以示隱諱則未有以見其爲弑也况
齊人殺彭生之事乃魯人之所欲言者自可直書何
爲而併沒其實乎故桓公之薨非彭生弑也乃自薨
耳○凡喪至告廟成喪故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公之葬本以君禮成喪而同盟之國會葬故書穀
梁子以爲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牽強甚矣

夫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豈以在外不討而輕子之事
可終乎况桓公之薨實非被弑又何討賊之有餘見
隱十一年公薨下

春秋私考卷之五　終

春秋私考卷之六

起戊子莊公元年
盡壬辰莊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莊公

桓公子名同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曰莊母
文姜見桓元年上夫人哀姜娶在二十四年薨在僖
元年

元年戊子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即位於先君之年也莊公嫡冢何危何疑
而汲汲於立不以正始乎蓋桓公客死於齊魯人歸
咎文姜其大臣如公子結輩必有不欲立其所出者
而其餘如命卿單伯輩別爲一黨欲輔莊公故率先
擁立而不待於踰年也不然則庶長如公子慶父豈
無窺伺於其閒乎故莊公位雖克定而魯諸臣之不
協實在此矣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也孫者退讓不居之名凡諸侯不君而見
逐者則曰奔不安而避位者則曰孫内出奔稱孫諱

之使君自去然以存禮也不稱姜氏者魯方絕齊不
與爲親也齊人雖非操刃弒桓而桓實由齊以死則
魯臣子之讎齊理之正也文姜迹涉可疑爲人所咎
亦由處齊日久不能使桓早歸故耳則亦遂與齊絕
守義不回庶可自明耳春秋繫之夫人以魯人之義
猶未絕乎文姜也乃復往託於齊忘讎求助則天理
喪矣恥心自此遂亡不亦賤乎故以絕齊示義絕齊
所以責文姜之不與絕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畿内邑鄭漁仲曰成王對蔑於單邑故以爲氏伯
字也蓋周世卿單子之族以天子命而仕魯爲卿故
穀梁子曰命大夫故不名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
聘下〇王姬桓王之女嫁於齊襄公者即召南何彼
穠矣之詩所稱王姬也〇按公羊傳曰逆之者何使
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
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
主之何休氏釋之曰不自爲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
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
敵體者主之似亦有理但主之者必當主於京師行
禮之處非可在塗命主也如此則同姓諸侯當即畿

内而用之於義始便魯侯非至正京師安可使哉故
高閌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
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
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不親迎而
魯之單伯往逆之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
曰魯自逆耳其說是已觀詩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爲言則意亦似謂於魯無預而使單伯代逆者非矣
蓋親迎重事也況王姬乎或諸侯有故不可越疆而
王許人代則亦使其貴卿往逆而王使主嫁者送焉
可也豈有天子之女而可使他國之臣代逆乎蓋單
伯當尹氏用事之時以畿内大夫出仕於魯則必尹
氏之黨矣是時桓公不得其死魯之大臣方與齊讎
莊公則私於其母親齊無間而單伯逢迎其意乃爲
齊求寵於王將假王威以脅魯大臣之不協者也故
越禮以逆王姬而下書王姬歸齊以見之先儒不知
此義附爲魯主王姬之說陋亦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過魯者多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
于外者事之變也蓋爲齊逆王姬者單伯所主而魯
大臣方與齊爲讎不欲王姬之入故因有喪而築館

于外然春秋時喪紀已廢特假此以爲辭耳穀梁子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說是也而所以然之本意則亦未知也故書築王姬之館于外於單伯逆王姬之下而單伯怙權魯群臣之不恊可見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林卒弟杵臼嗣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榮公采邑杜元凱曰鞏縣西有榮錡澗周畿內地也其後因以爲氏○錫賜也杜元凱以爲追命桓公

褒稱其德是也桓公未嘗入朝受命死而復追錫之此何禮乎是時尹氏專政桓公存日以利結之使者之來必獲厚贈而是時單伯仕魯內有力焉故復來錫命也詳見桓八年家父來聘下錫命例見文元年毛伯錫命下○凡稱王必繫於天諸侯尊王命之辭也獨此與賵葬成風皆不稱天何邪當時以王命爲不足重耳在桓公時宰糾仍叔子家父凡三聘矣及桓公薨而又來錫命文公時叔服毛伯凡兩加恩矣及成風薨而榮叔召伯復相繼賵葬恩禮既瀆則使命曰輕蓋執政者本以責報爲心而將命者亦以厚贈爲望魯人既厭其煩寧復以天命視王命哉據魯人輕王命之實而言則本其恒稱但曰王而已矣○胡宏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爲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王姬歸于齊

凡王姬過魯國都則書書歸于齊而後見單伯之爲齊逆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按杜元凱郱在東莞郡臨朐縣東南臨朐今青州府

屬縣也鄑在北海郡都昌縣西訾城都昌即今平度州昌邑縣也郚在東莞郡朱虛縣朱虛在今臨朐境郚城則在連界安丘東南也三邑爲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既徙紀唇已亡齒安得而不寒哉魯桓既歿而紀遂不支於此見矣○胡康侯曰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趙汸氏曰徙其民取其地曰遷不書其地分背之非一處也○餘見十年宋人遷宿下

二年己丑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者莊公之庶兄也本庶子孟則次先莊公故字以仲行以其為桓公子故後世列於三桓仲謚曰共是為共仲後凡舉謚加字如僖叔成季之類倣此慶父不稱兄而稱公子者已為卿也然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也未逾弱冠而即得為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非公選矣覬覦之端其肇於此歟○國而曰伐於餘丘杜元凱以為國名孫明復以為附庸國是也於餘之

為言瑕也於餘丘疑即瑕丘蓋魯之附庸後實邑之所謂負瑕者也杜元凱於哀七年註負瑕以為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南平陽今為鄒縣地鄒即邾也於餘丘南界邾瑕蓋在今兗州府嵫陽縣東南界上慶父以其與邾通也故伐之所以誌慶父之早得兵權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公穀以於餘丘為邾邑則邑未有以伐言者也得無以其地近邾而遂訛傳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此齊襄公夫人也外夫人卒不志此其志何齊告喪而魯往弔也告則何以不日史闕文也不然則齊實未嘗告喪魯自往弔耳王姬由魯主嫁魯欲媚齊故往弔焉婦人無外事人無知死之哀來告非禮也往弔亦非禮也其他妻母外祖母之喪豈無往弔而經皆不書者豈以母非夫人而其國不成喪歟按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汪克寬氏曰周禮為王后齊衰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畧矣竊意王后之喪尚不書卒則齊衰之服

已皆不行安有為王姬制服之禮記檀弓者之言得無因春秋卒王姬而附會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元凱曰禚齊地○文姜往會齊侯必多從侍女盖因王姬既卒而以淫慾導襄公也是時群臣方歸咎而顯然出會如謀國事然亦可謂無忌憚矣○夫人之孫不稱姜氏魯耻桓公之不得正終欲與齊絕臣民之公心也今復稱姜氏者莊公暱於母志迫於齊威不敢與齊絕見莊公之不立也皆據實而言耳然桓公實非見弒魯於夫人豈有絕理乎但自是喪其

耻心則莊公亦宜知愧矣〇胡康侯曰婦人無外事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
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
道也〇趙伯循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
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
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
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
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
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家鉉翁氏曰當是時莊公以
童稚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

其道無繇矣
乙酉宋公馮卒
宋莊公馮卒子捷嗣是爲閔公
三年庚寅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之未爲卿者未爲卿故稱名例見隱八年
無駭卒下〇孫明復曰朔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朔
也〇魯莊公以齊襄之甥故遣溺會伐衛而不念其
父如齊不返忘親之罪大矣是時魯大夫多與齊讎
而溺獨往會其必單伯之黨歟觀溺不與公子結諸
臣協志讎齊雖同姓亦必踈族矣穀梁子以爲公子
溺則當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弟恐未必然耳餘見五
年伐衛下
夏四月葬宋公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曰緩也按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
是七年矣當時王室未聞有亂何以若是其緩邪蓋
嗣王幼沖尹氏專攝不早以襄主成其君侯其既長
然後葬耳嗣王孰謂謂惠王閒也史記載桓王子莊

王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五年崩子惠王立今以惠
王直繼桓王之世果何據乎以春秋不志莊僖二王
之崩知之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事孰有大
於天王崩者而可以不志乎故二王之崩不志必皆
未立而卒者也特以惠王父祖之故而追稱爲王耳
其在頃王亦然蓋凡史傳所記每失本真或以父爲
祖或以攝爲君或以死爲生或以無爲有亦多出於
臆說也不信經而信傳則其理有不可解者矣然則
桓王之葬烏得非惠王成立時事邪而當時大臣以
立幼爲利亦可推矣〇劉原父曰王崩記葬者皆爲

我有徃者耳其名氏著者卿也不著者微者也〇陳傅良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〇餘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字也公羊傳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杜元凱曰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按東安平在臨淄縣東一

十里蓋紀之西鄙而接壤於齊者也汪克寛氏以爲東昌之博平縣誤矣〇凡入臣盜地以下敵者恒書奔季不書奔董子以爲紀季受命於君蓋以酅事齊請後五廟實非爲臣而私逃也故以字稱齊既遷紀郱鄑郚紀勢孤矣必欲盡得紀地故紀季雖止欲存酅而齊亦難之故曰入也紀侯之意固以其國爲不可守矣然存酅之請豈無興復之微意乎惜其勢衰力弱終不能振耳劉原父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讎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是也可謂明於權矣又曰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比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析地以求利此與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

冬公次于滑

次止也〇杜元凱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而滑在其西北即今大名府滑縣也本衛南鄙地杜元凱以爲鄭地非矣餘見十六年盟幽下〇是次也公穀以爲欲救紀而不能則紀在魯東北而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紀之兵而次于此是猶北轅而入越也左氏以爲將會鄭伯

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爲紀謀邪況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大異桓公時矣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爲紀也蓋滑在衛南鄙其必奉齊命以俟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於此矣書此見公之輕舉也不言所俟期諸侯者齊也非魯所得知耳

四年辛卯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孔頴達氏曰鄭玄儀禮註云饗謂亨大牢以飮賓則是飮酒大禮又曰諸侯受賓聘享皆在

太祖廟若饗則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據此則饗是禰廟飲賓之禮與享不同蓋饗飲也享獻也公燕作饗者是矣胡康侯曰享者兩君之禮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閌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祝丘魯地見桓五年城祝丘下

三月紀伯姬卒

紀伯姬紀侯之夫人即隱元年履繻之所逆者也○自魯桓公薨後莊公不能庇紀而紀亦不復恃魯矣

伯姬之卒當紀垂亡之際無訃喪者故卒不書日內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得服親服而爲之大功其卒之正也然必恩禮有加焉而後書卒義與卒公子同春秋之初猶存禮意故紀雖亡而伯姬之喪魯猶往弔且與葬焉於紀叔姬亦然僖文之間內女嫁於諸侯猶有書卒者而恩禮漸衰無復往葬矣宣公以後政在權臣凡魯君嫁女皆不得專或爲妾媵或爲公子大夫妻而贈送之禮日益以薄故往嫁皆若不聞而卒亦不弔春秋遂不錄其事矣惟宋共姬卒葬皆書則國人皆以其爲賢而禮獨厚耳不然成襄以下豈皆無女而不一見邪傳者不得其說遂舉常事不書之一言蓋之而春秋之精義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簡禮相見曰遇說見隱四年遇清下垂曹地說見隱八年宋衛遇垂下○此鄭厲公求齊釋輔魯援紀之怨也厲公之入櫟也宋衛陳蔡之怨既釋而齊怒獨深又猶未鮮然尚賴魯桓爲助耳桓公既沒莊公又以甥故從齊則厲公失恃而懼齊甚矣此其所以因陳爲介而即垂求見齊襄歟夫祭仲專制國內厲公邑食無聊欲會諸侯莫能鼓舞故自入櫟之後不預

諸侯之事者七年其爲此遇亦僅能以簡禮相見而已觀此則是時厲公猶未復國也自後不在諸侯者又復十年至莊十四年祭仲已死群孽盡亡厲公乃乘齊桓始霸而大會諸侯于鄄焉如此則當復國何以不書厲公又居于櫟非他國也文略而義自見矣餘互見桓十五年鄭伯入櫟下○按高閌氏曰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使紀失援此說大誤蓋陳鄭去紀甚遠何能救之況鄭厲公居櫟未得復國惴惴焉懼不自保而齊襄反欲結其懽心邪

紀侯大去其國

杜元凱曰大去者不反之辭汪克寛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絶於夫家爲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耳今按紀侯以齊志欲併吞度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即先棄去有季存酅則非滅也故不言滅不因逐出則非奔也故不言奔明紀侯之自去庶幾不至殘民耳然則可乎國君死社稷正也然困於强暴不得免焉而去亦愈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耳自是無興復之志卒底於亡則失其世守得罪於先祖矣故胡康侯曰

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録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張洽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强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强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紀侯去國不知所往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爲紀侯遺邑且有紀子墓焉豈即紀侯避居之地邪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内女嫁於諸侯葬必稱謚如宋共姬是也伯姬之不謚紀亡故耳紀亡則葬必不能備禮魯何以會之蓋齊侯欲以葬伯姬示仁故告葬期而魯往會也孫明復以爲甚齊侯之詐得之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稱人蓋所選之徒而實微者也禚齊地即二年夫人會齊侯之禚○以猗嗟之詩觀之則莊公善於騎射者也故齊襄選其國人以從公狩蓋將使公率以

伐衛而先教之練習耳以國君之重踰境而與他國之人馳射順男情而失君體不可以爲能自立矣劉原父曰齊人者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此說是已若夫忘親釋怨則豈待今日而後貶乎

五年壬辰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蓋衍文也若果以師出則必有所止之處不得泛言齊師矣○孫明復曰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師王

孫氏曰前此會穀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
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秋郳黎來來朝

郳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顔有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郳爲附庸國杜元凱曰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欒史曰郳城在承縣按昌慮在今滕縣東南承又在東南今嶧縣界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盟蔑下竊意郳初本邾附庸以其國小近宋爲宋所侵故今朝魯盖附魯以求庇耳至十五年宋桓公方輔齊桓而齊遂與之爭郳然從宋非郳本心

也所以寧從子爵之列自爲一國而齊桓亦不能拂矣故於僖七年爲請於王進爲小邾子而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小邾朝魯不貳非其本心所欲在魯乎書郳黎來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而周公之澤能使人親附亦可見矣○黎來名也與介葛盧同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董子此說必有所受矣先儒以爲夷狄附庸而書名則郳本邾之支庶地非夷邦不知謂其附於何夷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以微者往而魯莊公獨親行者盖公爲齊甥而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事託之也衛朔爲公子洩職所逐齊欲納之正也然其心利於俘獲而已豈眞討洩職以納惠公哉觀明年齊歸衛俘而義自見矣

春秋私考卷之六 終

起癸巳莊公六年

盡庚子莊公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 癸巳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天子之元士也於法不應稱人蓋衍文耳不稱使者無王命也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洩職衛之強臣其逐惠公必陰結京貴以濟其不臣之心故五國伐衛而

突獨稟權臣命私往救之無王失正甚矣先儒不察不稱使之義皆以突救爲善豈不誤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凡已絕而復者例當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傅良氏以爲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不稱復不可通矣劉原父以爲不與復也則衛侯衎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於魚石欒盈之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於鄭忽復歸之下特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是不以復爲絕實之辭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殊不知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黔牟者必洩職以之權攝國事而實制於二卿者也春秋時若此類者蓋多有之如鄭祭仲之於忽曹大臣之於羈劉子單子之於王子猛皆未立以爲君者也不過挾之以令人耳夫衛君既未立則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於已絕而復者之例哉此其所以不稱復也然則何以稱入乎洩職拒之於內則其入難矣五國同伐取俘先還實不成乎納朔也朔特藉其餘威得以入國而於洩職必亦

許授事權降心無忤覬稱名以入則其得國豈能以君禮自處者哉左氏謂其殺公子洩職則春秋豈得不書今既不書則無其事可知矣○朔事詳見桓十六年奔齊下當互考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下

秋公至自伐衛

至例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者虜其軍實也凡軍獲曰俘曰捷寶玉曰俘伐衛

之謀本齊納朔四國皆微者往而魯公獨親主之因齊命也及其所得則皆併入于齊而齊實主分此衛俘所以自齊來歸也○胡康侯曰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則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七年甲午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詳見隱九年會防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

孫明復曰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劉原父曰何以書

紀異也張洽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烕殆盡矣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其首月建午麥宜登矣而至於無必大水之前多雨未獲或小麥後熟而熟者其月節氣稍遲則麥亦宜有未刈者耳苗穀之始生者對麥而言必指黍稷稻梁也范寗氏曰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劉原父曰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何以書記災也張洽氏曰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國之大事故書杜諤氏曰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録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爲心也○按黃震氏曰周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麥苗即麥之苗也是以麥苗爲一物矣然今日之秋終於九月九月始築場圃至十月納禾稼而後可穫雖麥亦未宜即有苗也舊説爲是若果以午月爲麥已先刈則麥字直當爲禾字之誤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元凱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按穀城在今東平州東阿縣南二十二里○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夫人與齊侯之行可知矣

八年乙未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元凱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孔穎達氏曰賈逵及説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境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輙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師者用大衆之稱也

大出師徒次以俟人本期伐郕不過爲報怨計耳夫
豈義之所急乎○或曰郎在宋北界魯莊恃其善射
方搆宋雖故俟陳蔡欲以攻之也而十年侵宋之端
肇於此矣於義亦通

甲午治兵

治兵義詳見桓六年大閲下○胡康侯曰此治兵于
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
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
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

郕以小國介在魯衛之間而爲衛所脅服者也莊公
五年魯會齊宋陳蔡伐衛而衛侯籍之入國魯力猶
能制之於是謂郕可爭而欲加兵以脅其從齊宋大
國也恐其上已故止期陳蔡而二國之人不至不得
已而約齊師以圍之莊公素聽齊襄之命者也魯師
豈敢與齊爭功哉書郕降于齊師見圍郕本魯志而
不能服也

秋師還

郕在濮州雷澤東南距魯僅三百里間耳鮮圍在夏
計日可歸逡巡一秋乃始克返見勞師日久部署不
收也故師未有言還者而此特書師還以病之○胡
康侯云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
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
者重衆也此蓋謂經諱公而言師耳殊不知聖人所
書皆據事實若果莊公親行則前書公次公及而後
書師還以見黷武如諸侯戰敗書爵於前書師於後
之例義亦無害何必迂避其辭乎○還者旋返之恒
辭劉原父以爲善辭也是亦過信左傳所載莊公罪
已之言而強爲之說失經意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稱公子與隱四年衛州吁同齊僖公之母弟
年生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則其權寵已
盛必有覬覦之心者也及襄公絀之遂至爲亂此齊
無知所以能弑其君也胡康侯曰古者親親尊賢並
行而不相悖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
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按襄公淫縱
之君也觀其連年會享文姜恣情無節已非正身馭
下之道况國語謂其田狩畢弋不親國政安得不致
姦邪之窺伺乎有國家者可以戒矣○齊襄公諸兒
見弑弟小白與糾爭而得嗣位是爲桓公小白與糾

皆僖公之庶子而小白爲長按管子書稱傅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史記稱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稱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則皆僖公子也程子乃謂糾與小白皆襄公子義不可通矣蓋襄公於莊元年始娶王姬其時必尚少也距此纔九年安得遽有二子能爭國如糾與小白者乎但諸家皆謂子糾爲兄小白爲弟則誤矣詳見明年齊人殺子糾下

九年丙申

春齊人殺無知

稱人以殺者衆亂而殺之也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故以國人共殺爲辭未必盡由討賊之義也殺雖因亂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者猶未泯焉無知已立爲君既踰年矣殺而不稱君者不成君之辭也未得乎人而人亦莫之君此則明其爲當討之賊耳義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同○孫明復曰此不地者齊人即國内殺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杜元凱曰蔇魯地瑯琊繒縣北有蔇亭非也今按繒與鄫同在今嶧縣東八十里蔇在其北則距魯已三百里不惟去齊爲遠而亦非魯適齊之道齊大夫何爲而至此盟乎孫明復曰蔇齊地其說是已蓋糾者齊小白之弟而皆齊僖公之庶子也襄公亂作而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故莊公親至齊地與其大夫盟而謀納糾焉齊大夫不名盟者非一人也齊大夫承無知之後正宜謀立賢君以靖國難而徇魯所請棄正戴邪卒至兵爭不息害及人民豈謀國之道哉○胡康侯謂莊公有父之讎而不知怨欲以重德報之此論亦迂濶夫魯所當讎者襄公也糾以襄公庶弟出奔于魯豈宜與之爲讎邪故公爲糾謀但當論其輔不正不當論其忘

讎也

夏公伐齊納糾

糾以庶孽而魯納之非正也凡納君及大夫已得納者則但書納其于其而已未得納者則書弗克納糾亦未得納也何以不書蓋其事未終直至殺糾耳糾不稱公子非爲卿也非爲卿則論語何以謂之公子糾邪蓋國人通尊之稱也春秋以其常食祿預大夫之列而別於卿也則曰糾而已矣其不繫國例見文十四年納捷菑下

齊小白入于齊

莊公既與齊大夫盟蔇則納糾者齊大夫之所共欲矣但舉國之人則皆欲立小白而人心之公卒莫能勝也故魯雖納糾而小白得入焉特以魯方加兵而諸大夫未附故其入爲難耳書入所以罪齊大夫也左傳稱齊桓有國高爲内主是以有國則國高必齊之賢臣而不欲輔糾者歟杜元凱以國氏高氏爲齊上卿則據其後日柄用而言當盟蔇時必不在齊大夫之列也○小白書名與糾同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小白之入與鄭突曹赤之歸俱自外至然突赤皆不繫國而小白獨繫齊者蓋突言歸鄭赤言歸曹其義已明蒙上文宋執鄭戎侵曹則又見突因於宋赤因於戎也小白苟不繫齊則若因於魯之伐齊而文晦矣然或闕文亦未可知此類何須别立義邪餘互見桓十一年突歸于鄭下趙汸氏曰小白繫齊録外之辭也春秋外辭必繫國不繫國者一事而蒙上文也若公伐齊納子糾一事也齊小白入于齊又一事也二事則不得以後事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趙汸氏曰桓公入立而葬襄公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古人重喪紀如此○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元凱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又水經注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今按博昌即博興與高苑縣相距三十里皆屬青州府而時水出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岐流至高苑則爲乾時也其地直出齊北魯兵至此蓋出濟水之下流矣○莊公伐齊納糾師尚未還以有齊大夫内應必待一戰以遂所圖杜元凱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是已不言公者趙汸氏以爲一事再見蒙上文者非也說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下然則乾時之戰不嫌於微者歟下書我師敗績則知其非微者矣公實與戰而不書者諱之也如此則有所作意豈得爲性命之文乎蓋當戰敗之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當時魯以爲恥國中已諱言公不與戰矣春秋亦不過據其自諱之實耳莊公輔邪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

也喪師辱國果誰咎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糾不言地殺之於魯也左氏以爲殺于生竇豈必然乎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殺糾者桓公也其稱齊人何蓋糾志欲篡兄倚魯爲亂國人之所欲殺也故桓公乗魯敗歸即使鮑叔牙率國人取糾於魯承風旨而遂殺之書齊人所以重糾之罪也不待歸報桓公而殺使若國人自殺者然此則桓公之餙詐而亦不能掩矣糾不稱弟絶之於族屬以罪討也其稱子衍文也古者刑死則無服安得復以子稱乎夫

糾危社稷誠有罪矣桓公苟有仁人親愛之心豈無可處乎必不得已如周公之誅管蔡其用心必有所在也今以計功計利之見而欲自附於誅惡之名則於道義能無歉乎哉故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子糾之難召忽死之而春秋不書者蓋糾弟也桓公兄也召忽輔糾所事已不正矣况桓公已立尚可復爭乎忽自納糾不利可以擇所從矣而倚魯稱兵乾時決戰豈非欲危社稷之計乎此糾之所以得罪於齊而見殺也忽於此時宜知悔過如管仲之自免以圖後功斯可耳乃猶不知其非義而屑屑以死難爲忠孔子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不知也可以爲萬世之公案矣說者多以子糾爲兄桓公爲弟則召忽之死當爲大忠孔子乃目爲自經而反有取於管仲之不死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乎公穀因傳此說而於桓公之入一則曰篡辭一則曰不讓公子糾荀卿之學出於公穀亦曰桓公殺兄以爭國蓋皆不以桓公爲兄矣獨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故程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爲弟然後有合於聖人不許召忽之意衆言淆亂折諸聖不然則盡信書豈若無書

哉

冬浚洙

洙水名杜元凱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水經註曰洙水出蓋縣西北臨樂山西逕新泰縣西南流于卞城至魯東北流逕孔里此謂洙泗之間也又曰北爲洙瀆南則泗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流而東南入淮今按蓋與新泰魯之北鄙近齊者也張洽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

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
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不如是
之陋也

十年酊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杜元凱以爲魯地而齊師至焉不知其何爲故
不言侵伐左氏以爲齊師伐我則必求其說以實之
而近於鑿矣魯聞其至即設伏以敗之未嘗戰也故
以敗齊爲文所謂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也黃震氏
曰齊兵先涉吾地魯潛知逆而敗之耳此說得之夫

乾時之戰雖魯加兵然既敗還齊又取子糾殺之亦
可以已矣何爲復以兵臨其地哉魯人不能諭以辭
命使知不縮引去而以詐謀取勝亦豈解怨息爭之
道乎據實以書罪自見矣張洽氏曰書敗而不書戰
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
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
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
也莊公以詐謀而僥倖一勝者春秋深譏之○竊意
應敵之兵與問罪之師不同問罪可以從容諭服故
先爲不可勝以待之若敵兵壓境則禦門庭之寇也

必不得已則隨機制勝而已乃欲專恃車戰豈不迂
乎云惡詐戰者謂其不能諭却非所以息爭耳車戰
法詳見昭元年晉荀吳敗狄大鹵下門庭之寇詐戰
無譏說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二月公侵宋

侵始此按詩稱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文王之事也書
稱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武王之事也是聖王未嘗不
用侵也但恐敵兵相抗未免老師費財則啣枚卧鼓
出其不意亦兵法之所不得已耳豈欲擾民哉若春
秋之侵則多在殺掠矣隱桓之世未嘗有侵非不尚

侵也度其力能勝人則出正兵以聲其罪而已莊公
獨當強宋懼爲所乘故掩其不備取快私讎異於先
王之侵矣趙伯循曰凡書侵伐不書戰敗殺掠而還
也其知強暴之情狀者歟○宋閔公以莊二年嗣立
未嘗與魯通惟五年伐衛始以人從蓋助齊納朔耳
於魯無所親厚焉是時齊與魯讎必陰結於宋故公
乘長勺之勝而侵之蓋驕憤之兵耳張洽氏曰莊公
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
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杜元凱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其說本左傳定十
年圍郈弗克駟赤先如宿之言以宿近郈正是無鹽
而後漢志亦云無鹽本宿國按一統志無鹽城在東
平州東三十里當魯衛之間且北近齊境而南則去
宋甚遠不惟宋得其地不易於守而遷遠民以就近
疆亦安保其不爲肘腋之患哉一說宿故國在今宿
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遷耳蓋二月公之侵宋自
沂取道於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爲通於魯也故
遷之高閌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
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是也○按穀梁傳曰其不地

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汪克寬
氏曰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曰某
人遷某國蓋自所欲遷則雖改地而猶爲列國爲人
所遷則國不知其所終矣此所以有言地不言地之
別也故遷國不言其地從而臣之自是而滅焉之辭
也古之遷國者皆不得已而爲之或困於鄰患則遷
之安地或墊於水災則遷之平地或狹隘而人不能
容則遷之隙地皆圖全之道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
安然去父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藋道途之苦營築
之勞猶恐民不率從致興嗟怨必屬其父老告之話

言乃始啓行不敢輕動也春秋時爲人所遷者迫於
強暴非其所欲固仁人之所深憫也自所欲遷者亦
不過爲一時利害之計但求自便其私斯已矣而未
有慮久遠謀安全以話民之弗率者此所以一遷而
鮮有能興復也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元凱曰乘丘魯地漢志濟陰郡有乘氏註引博物
記以爲即古乘丘而應劭亦謂敗宋師之地也一統
志云城在曹縣界内者是也師古誤以泰山郡之乘
丘當之而鄭漁仲因謂蛇丘後爲乘丘唐省入鉅野

爲濟州治則本泰山郡之乘丘爲言而又誤合蛇丘
爲一也殊不知郎是魯地鄭漁仲云郎在單州魚臺
縣蓋齊宋至此魯伺其分兵將歸誘而敗之則乘丘
宜在今曹縣近單父之地也○胡康侯曰齊宋輕舉
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
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
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
其理交譏之○許翰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
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
民蓋監此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州名即楚始封以爲國者也至成王頵改號稱楚詳見僖元年楚人伐鄭下楚芈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爵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者是也十六傳而至熊通始自立爲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杜元凱曰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今爲荆州府而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莊公五年熊通卒子熊貲嗣是爲文王而國勢漸張憑陵中國自此始

矣○杜元凱曰莘蔡地汪克寬氏曰莘在今河南府路裕州莘縣按裕州今屬南陽府而莘縣當在州之東南今則廢矣○荆以號舉例見隱二年會戎於潛下○張洽氏曰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胡康侯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絶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

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書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楚兵至蔡詐誘蔡師而敗之所敗者蔡師也蔡侯不預焉特因敗而出降耳出降而以之歸國與戰陳中擒獲者不同故不書獲凡經書獲者皆擒於陳中者也不過據其實事而已公羊傳謂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趙汸氏釋之遂謂國君生得曰獲春秋謹華夷之辨故畧其恒辭變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獲同文則似聖人有所作意而失其事情矣○按史記楚文王

虜蔡哀侯以歸留九年死於楚蓋楚欲服蔡故留哀侯理所必有也凡諸侯見以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事者則不書歸國觀蔡哀侯之卒不見於經其去而不返可知矣不書歸國例見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下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子奔莒

譚子爵國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有譚城即杜元凱所謂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者也其地處齊西界約三百里乃齊所欲兼併之國也桓公得國而用大衆以滅之使其宗廟不得血食其不仁甚矣左氏稱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則小白奔莒在齊

東南譚非所由之道謂譚不禮焉若非事實矣蓋齊之滅譚不過爲無國廣地計耳齊履謙氏曰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〇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不書名託於諸侯猶未至卑屈也以見其君存焉於義未絕訴於天子則理可伸而國可復惜乎上無明王小國困於強暴無所控訴耳〇齊桓得國甫及一年即有長勺及郎之師不過報怨復讎而已今又大出師徒併吞鄰國欲濟其貪民勞弗恤皆非遠圖也况此所爲將去僖襄不遠矣蓋其時管仲

雖舉尚未得君故桓公始謀強暴如此王褘氏以此爲管仲攻瑕之計不爲知管仲矣然則管仲相齊不在齊䘖見桓之日而尚在脫縛三年之後也歟

十有一年戊戌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傳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元凱曰鄑魯地汪克寬氏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胡康侯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杜元凱曰公使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此王姬必亦桓王之季女歟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距此十五年耳或當尚有此女也黃震氏以爲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又歸齊桓娣妹爲婦姑非順也今按齊桓與襄公本兄弟未爲非順而詩謂王姬嫁齊侯者爲平王之孫則亦當是桓王女

耳况莊王不見於經不知其世史記以爲桓王子則莊王已爲平王孫矣豈可以二女併父莊王耶〇公羊傳曰何以書過我也〇胡康侯曰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十有二年己亥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内事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而始歸酅酅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書歸于酅見紀季之以酅入齊爲請後五廟矣紀侯不書卒見紀亡而魯不弔也○胡康侯曰叔姬歸于酅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悉書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

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及其大夫仇牧

萬即南宮萬其書名已爲大夫也本宋有力之士乘丘之役爲魯所獲其時未爲大夫故經不書耳捷閔公名弒於國中故不言地左氏謂弒于蒙澤非也凡國君死於境内非國中未有不地者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宋公佐卒于曲棘是已今閔公之弒不地安得以爲蒙澤邪閔公弒而弟御說嗣是爲桓公

○公羊傳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公曰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按左傳萬有南宮牛猛獲爲助而立子游則萬已有黨勢必見疑矣其弒閔公豈因一時博戲之言哉公羊之説要亦止得其槩耳○督亦死難而不書者死非其本心也詳見桓二年及大夫孔父下○吳澂氏曰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巳幸矣又以之爲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遺弒自取

之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傳宋萬弒閔公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而殺萬不書先儒以爲蔽罪於陳也夫陳人納奔黨惡受賂失刑誠有罪矣然宋人必求討賊之義豈可少乎若萬殺於陳則書曰宋賂陳人殺萬可也不然而至宋始殺則書曰宋人殺萬可也今一無所見得非傳文亦有失實歟意者宋萬恃力縱淫多招怨怒而陳之婦人乘醉殺之裹以犀革因求宋賂耳凡亂賊非

正名討罪者恒不書弑義與慶父崔杼同說見僖元
年公子友獲莒挐及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其
書宋萬奔陳者幸宋之臣子猶知賢桓公而立之以
逐萬也萬八月行弑而十月始奔見其力強而不易
制也雖不易制而終不相容豈可遂謂宋無人哉○
宋閔公不書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十有三年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是時楚人虜蔡侯宋萬弑閔公而中國諸侯漫無統
紀此有志世道者之所宜憂也管仲相齊時方秉政

故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此北杏之會所以講歟
古者四方諸侯各有一長謂之方伯官不必備而惟
其人則或以一人或以二人無統之故唐虞之四岳
殷周之二伯皆是職也方伯之下則有連帥此即唐
虞時十二州牧也在王制則名連帥耳如春秋時以
小國會盟征伐之賦屬於大國准附庸附於諸侯之
例而總以霸者統之此非衰世之所創故霸者之興
本依方伯之制而為之者也然古聖王之立方伯必
天子以侯伯之有功德者而加命焉豈諸侯所得自
自為哉而桓公之為此會則王未有命而自有所經

原缺第二十四葉

仲得政之初非有義聲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宗廟
社稷而兼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也黃震氏曰齊滅
遂而戍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
以為霸歟○滅國而不書君奔不書以歸者或其國
無君或其君自匿不知所終也公羊子以為滅者亡
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胡康侯因謂國滅死於其
位是得正而襃者信如是則誠賢君矣然國君之殁
於例應書況又死節而可泯其名乎以孔父仇牧荀
息之死君難猶特書之豈有死社稷之君反不録焉
何以示勸哉故楚滅蔡而執世子有用之特書于策

焉凡國滅之君或奔或以歸皆未有不書者惟楚師
滅陳以陳無君而但書滅其餘則皆不知所終者耳
○齊稱人將卑師少也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
未有不稱人者雖以不欲勞民之故亦見其兵精而
不貴於多也胡康侯曰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
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
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當作阿即今東平州東阿縣在魯北境齊邑也杜

元凱曰柯齊之阿邑是已○公羊傳曰莊公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今按柯之盟齊致魯也齊合諸侯於北杏而魯人不至桓公脩霸非得魯不足以爲重而魯不易屈故滅遂以威之魯於是始有見伐之虞矣然齊謂魯周公之後宜以禮先故屈已下

人俯要講信雖曹劌抗言亦不加怒蓋新集人心量宜寬大也公羊之說所以李廉氏斷其不可謂無歟但以理論之盟非曹劌所要而汶陽之田事不經見難以盡信耳趙鵬飛氏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鞌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糾正齊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爲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也○桓盟多不書日者不限以日也從容欵待諭使自孚不急於期會可知矣

春秋私考卷之七終

起辛丑莊公十四年
盡辛亥莊公二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四年辛丑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大國也而爵以上公常在齊上今齊桓創率諸侯宋人不欲相下雖以宋桓之賢亦不免狃於舊習不虞齊霸之有成也左氏所謂宋人背北杏之會者意蓋如此齊桓以爲宋萬弒君其國宜先懲創而於茲

義舉視若虛文諸侯之中責當尤重於是伐之則其名甚正足以示威矣然征者正也上伐下也敵國不相正也齊欲舉義舍此何先邪夫諸侯所以不得專征者以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耳古之明王豈故以此自私而不與人共哉良以下無法守則衆亂日滋況兵得專行人將殺人無忌矣故嚴爲防制以禁戢奸萌此聖人慮患深遠之意也惟攘門庭之寇與討弒逆之邦乃可先發亦豈敢不遂後聞哉否則會且不得擅爲而況於專征乎然當是時上無明王矣下無方伯矣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矣有志經世者將坐視而不圖歟曰請于天子而天子聽之則舉方伯之職可也苟爲藉外權受私賄者所沮而奏請不行則亦息民固圉通使睦鄰不敢謀動干戈也必聞被患簡書而後出兵往援蓋諸侯於鄰國有相救恤之義不得已而用之不爲專矣此湯文所爲以德行仁交鄰有道而卒成王業歟使其行一不義必不肯爲故甘受夏臺羑里之囚而終不蹈挾威震主之罪齊桓則不可以語此矣北杏之會雖爲世道憂然以諸侯而欲主天下之政專征伐焉本無王之心也心本無王而欲以尊王令人人誰信之因人不信而遂

加以兵蓋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不可爲以德綏諸侯矣故齊之伐宋其摟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歟仁義不足而震之以威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其功雖高聖人所不道也故邵子曰春秋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學春秋者宜於此求焉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之命大夫說見元年單伯逆王姬下○是時曹魯始從齊矣陳曹魯皆與宋連界之國齊桓伐宋不欲遠勞人力所以發其兵也陳曹從齊既先臨宋而魯兵踰時不會者則以諸臣懷疑於齊猶未深服

故耳及日久不至懼責有歸而後單伯以兵往會矣單伯在會群臣之中獨深向齊而宋亦尋復有鄄之會焉齊雖未免用兵假力而亦但脩文告薄伐踰時待其自服亦可見齊兵之不迫矣豈遂不足以感人哉宜乎宋桓自此從齊獨固而霸業之所賴居多也三國之兵未旋而單伯猶及於伐此經所以不再舉三國異於羣復會四國伐鄭之例歟

秋七月荊入蔡

荊之以蔡侯歸爲欲服蔡也北杏之會蔡人從齊豈不欲謀救其君哉而齊桓霸業初基勢尚未盛楚恃

其強遂復入蔡蓋其憑陵中國蓄謀已久雖無息嬀之故亦安肯置蔡而不圖哉左氏好紀異聞喜談女德故以蔡禍盡諉息嬀殊不知蔡者楚所由病中國之要道也苟非得蔡不能長驅中原此天下之大形勢齊桓豈有不知顧感望尚輕無以濟目前之急耳蔡不能支安得不南向從楚哉呂本中氏曰蔡自敗莘以來五年再被荊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爲楚向齊桓倡霸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趙鵬飛氏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桓圖霸三年諸侯未協而荊又入蔡齊桓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二十四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旣服而齊桓之持重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責桓公不能服楚蓋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杜元凱曰鄄衛地東郡鄄城按鄄城今濮州也其西南五十里爲洮詳見僖八年盟洮下○吳澂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會單伯會伐時宋已成單伯復會齊宋之君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

便不欲煩諸侯也石介氏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按是歲鄭子儀死突始復國適齊霸興而來預會說見遇垂下曹邾不預說見廿六年盟幽及僖四年侵蔡下○先儒以此爲衣裳之會一也其說本於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一言故以九定會數又計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以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足之穀梁以來皆爲是說此由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朱子辯之詳矣夫桓公之合諸侯以誠相與出皆不以兵車從焉非若往時之懷

・疑設備動衆傷財也自是諸侯之賦於民者薄而澤之所被者廣矣此皆管仲相齊之功故曰管仲之力也然則桓公衣裳之會豈止九哉

十有五年壬寅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是會魯公不預焉以群臣猶未協也趙鵬飛氏曰踰年再會懼諸侯之離也張洽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驟諸侯之心猶未一也許翰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

夏夫人姜氏如齊

春會于鄄莊公爲群臣不協不得預焉故文姜如齊以觧之〇文姜自齊桓立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必以醜行爲齊所責故自此不復如齊而遂再如莒矣此可見齊桓制行之正知絶文姜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詳見五年郳黎來來朝下〇郳附庸之國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懷疑故齊桓助宋爭郳以脅・魯焉尊宋主兵示謙德也故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

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齊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齊霸資宋而成故尊宋以結其心耳於宋示驩虞之恩於魯用脅制之術至僖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郳爲小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霸者之用心矣

鄭人侵宋

黄震氏曰鄭以宋舊怨間之故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櫟者二十年一旦得鄭遽興脩怨之師猶未知世有霸主也今按宋桓公以十三年即位鄭厲公以十四年復國即同會鄄二公未宜有隙也蓋必鄭詹用事間宋伐郳而脩疆場之怨歟鄭厲公特以威權不足未能禁戢耳而其實主之者詹也故又明年詹見執焉

冬十月

十有六年癸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背鄄之兩會侵宋故齊桓率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許翰氏曰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郳又爲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荆伐鄭

是時鄭尚未與楚通左傳以爲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不亦妄乎蓋蔡已服楚中國無蔡規則楚必可以及鄭故乘宋齊衛伐鄭之釁而繼伐之以圖得鄭則可以窺中國而鄭自此又爲南北之要樞矣趙汸氏曰楚與中國爭鄭於是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魯會不名微者也齊桓初立莊公以納糾之故相與爲讎至盟于柯而怨始釋然猶未心服雖單伯欲往

伐宋會鄄而群臣不協尋復懷疑故幽之盟但遣微者行而公不親會也趙汸氏曰言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滑姬姓伯爵國周之同姓意必周初所封杜元凱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古滑國近在洛陽王城之東鞏邑之西去鄭汜水不遠蓋即元凱所指也然則滑在王畿之內矣王畿之內何以亦有諸侯封國邪蓋周未東遷之前鎬京實據邦畿之地武王雖嘗定鼎雒邑而周公又處殷頑民於其城東然其外尚餘隙地故雒戎茅戎姜戎蠻戎陸渾之戎皆得遷居于此況於中國友邦必多分土如虢在陝南虢畧者及周之東雖不免於徙封更置其境上諸侯豈無一二尚存者乎且天子地方千里但計其田賦足以出車萬乘斯已矣固不必四面皆方整如棋局也此滑之所以得在東都疆內也歟此與三年公次于滑之滑不同矣餘見僖二十年鄭人入滑下○許先滑義與僖四年侵蔡時先曹同○滕本屬魯以魯疑於從齊故爲宋桓公所致而自此亦遂屬於宋矣○自此滑滕諸小國不復預齊之會盟者蓋桓公事從簡便使之附於大國而後之霸者率以爲常惟以事誅責小國及不欲附

人者始親至焉孔穎達氏曰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邾滕猶尚附人齊履謙氏曰春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爲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

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餘見僖四年侵蔡下○同盟者一乎霸之盟也周室衰微中國無主強暴相陵夷狄交横而楚患及鄭有所急也桓公奮興有志安攘信義著於諸侯而同患之國共推爲主故滑滕小國皆至而天下人心始一於霸於是乃有同盟焉陳傳良氏曰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即此意也○同盟推霸實始於此及晉霸既衰威信不立諸侯又復無統而猶援故事以講同盟人心屢散則其盟屢同雖德愈下衰而以同心推

霸爲名則一也視他盟各因一事而以主要人者不同矣○幽宋地見此盟雖諸侯同欲而宋桓公實鼓舞之非明於大義能如是乎故齊桓之霸賴宋爲多矣

邾子克卒

是年邾子克卒距隱元年五十二年矣則克當盟蔑時必年幼也其爲儀父以卿攝行可知而克非儀父矣○克卒子瑣嗣俱史失其謚

十有七年甲辰

春齊人執鄭詹

齊稱人微者耳非貶辭也例見僖四年齊人執轅濤塗下詹書名鄭大夫未爲卿者也○左氏稱鄭不朝齊似出臆度惟侵宋之事起於鄭詹鄭伯盟幽必言其故故齊人既與宋衛伐鄭矣而又執詹以罪在詹也詹固有罪而齊則不免於以力服人耳張洽氏曰諸侯不服不能脩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觀下書自齊逃來則詹在齊矣桓公使人召詹至國而執之以見桓執非自鄭故不言以歸誘道也

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張洽氏曰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曰逃義曰逃劉原父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觀

此則左傳載管仲穪詹爲爲政之良者妄矣詹見齊之始霸魯猶懷疑故逃來相託書自齊逃來罪魯不當叛齊以爲逋逃主也齊自此治魯而不治鄭以沮撓霸事者在魯耳此可以見魯不服齊之驗矣

冬多麋

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胡康侯曰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逺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乙巳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濟水之西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其地近曹戎在其南而鄰於魯即隱桓時所與盟者莊公好武未嘗和戎故戎至魯境公聞而追之則既去矣言追戎則疆埸知警以告公而追之也杜元凱以爲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明復亦仍其說恐未必然凡外兵至魯魯豈盡知但以兵久不去故書侵伐去者不追故不書追耳況戎與魯鄰常干疆事雖素有戒備安能盡保其不來哉所幸者戎兵遄退由有畏心

而公即出兵以追之不可謂不急門庭之寇者穀梁子曰追之不使戎邇於我大之也此說得之不言不及見追兵猶及其去也追而舉時日久之辭也久而不還則過矣故高閌氏曰先王之法從綏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戴溪氏曰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遁豈盟誓可結哉

秋有蜮

左氏傳曰爲災也張洽氏曰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濵有之魯所無也黃震氏曰此其所以書有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丙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蓋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然惠公之沒至此四十六年則結已踰強仕矣○鄄衛地註見十四年會鄄下○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夫陳人微者而往媵其婦則卑事耳結之至鄄蓋私

行也齊宋二君何爲適衆至此豈結所得致哉盖桓公霸業待魯而成魯之與齊先雖通好不過以文姜制於中單伯贊於外而莊公以甥故黽從耳其餘群臣尚多未協觀其遣微者以盟幽受鄭詹以黨叛可知矣桓公豈不能脅以兵威哉顧以人望所屬降志招來知結老臣送媵遠與宋公過從桓公可謂能委曲睦鄰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遂逆王后下夫齊宋親臨義不應拒雖許之從可也但當歸告於君然後定議而輕於裁決急與爲盟則齊宋所信在結矣乃復不能和輯衆心猶懷疑貳尋致

西鄙之伐結亦豈爲善謀國邪○胡康侯曰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讎今易世矣而桓公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

夫人姜氏如莒

莒必魯之外姻故文姜託故而往○張洽氏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宋與結爲盟而魯群臣猶未心服齊蓋有辭於伐矣宋本同謀陳以媵故故亦與焉然將卑師少不急交兵惟欲得其從而已矣雖未免以力假仁亦安得謂非節制之兵哉書時以伐見魯之久而後服也

二十年丁未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黃震氏曰姜氏至是亦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胡康侯曰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

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餘互見二年會禚下

夏齊大災

劉原父曰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廄庫盡矣何以書弔焉爾弔之者哀其禍而救其乏○今按災以夏書連月有災也言災則爲害矣然魯之鄰國災亦多矣惟此年書齊大災襄九年三十年書宋災昭九年書陳災十八年書宋衛陳鄭災而他皆不與焉

者必此諸國者民間之被災已甚當時以爲重事矣特不若齊大災之盡及於宗廟庛庫耳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在魯西南而爲魯患及其未熾而圖之霸事之所宜先也爲魯伐戎示以威而懷以德其亦服魯之術歟

二十有一年戊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厲公突卒子捷嗣是爲文公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黄震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義見僖二年葬小君哀姜下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元凱曰八月乃葬緩或曰鄭聽齊人會葬之命而始定期也

二十有二年己亥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放也眚過誤也穀梁子以眚爲災謂過誤而害及於身耳故舜典曰眚災肆赦今謂之大眚則不幸而陷於大罪者法之所得赦也先儒以爲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不得云大眚矣莊公幼年嗣位制於文姜魯之群臣皆不協焉而單伯實專用事則凡國内臣民以拂意而陷於大罪者亦多矣至是文姜既沒公論漸明魯方從齊亦霸令之所欲釋也大眚之肆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也故大眚肆而文姜葬矣春秋特書肆大眚於文姜薨葬之間善莊公之能補過而齊霸

寬仁之令因可見矣戴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其説是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桓公夫人不從夫謚而曰文周禮衰矣孔穎達氏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其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

也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
之類皆非禮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公子御寇陳國卿也不繫之大夫者闕文耳左氏以
御寇爲太子則公子乃世子之誤也凡殺世子皆直
稱君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是也他人殺之未有言
其者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也今陳人殺而曰
其則爲大夫之闕文明矣若以御寇爲有罪先絶於
仕籍而去其大夫則與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同
亦不必言其矣而况御寇未見其有可絶之罪乎蓋

是時陳從齊霸每與會盟而御寇以貴卿當國必勸
其君以急於趍事者也但人習怠心憚於供億徵求
欲速未免過嚴此御寇之所以取怨而豪強之所以
欲殺者也不然陳侯方睦於齊國無他釁何以有是
事邪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方有齊桓可仗威
令可行而姑息苟容不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
上替之漸長矣然齊當是時始起霸圖人心未一威
令尚未盡行也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齊霸既定人
知所懲終桓文之世以國人殺大夫者無聞矣〇稱
人以殺與稱國以殺者不同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殺
之若國事然李廉氏所謂有司法守之辭也若衆以
國法殺人則至公也然而見殺者不去其大夫則仕
籍未絶未絶則罪狀不明不當殺者也蓋以私意殺
之特文之以國法耳或罪其君或罪其當國大臣則
存乎所主矣諸侯不得專殺大夫而以私意文法殺
之非正刑矣此豈足以服大夫之心哉如晉欒盈鄭
良霄之殺皆不稱大夫則因其有罪爲衆所排而絶
之於仕籍矣然而稱人以殺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
不由乎君非國討也衆人擅殺者或強族所忌或惡
黨所讎主乎殺者非一人則主者之名不可專指矣

稱人以殺而不去大夫者未以罪絶猶爲大夫也而
國人得殺之則有關乎國政爲治者安可忽而不圖
哉蓋殺稱大夫者殺在位之辭直謂諸侯不得專殺
大夫也但以例推之則孔父仇牧荀息義不繫於諸
侯之專殺而亦稱大夫明罪不在於大夫是亦無專
殺之義也至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陳孔奐皆在
位者而不繫之大夫則以其爲他國之人所殺故以
兩下相殺之辭書之耳然陳干徵師亦爲楚殺而特
稱行人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同蓋皆以行人之
故執之也若齊執單伯不稱行人則以單伯之私罪

執之不以爲行人故春秋據實而書與叔孫舍異辭也而有罪無罪因以別矣或曰晉欒盈鄭良霄皆世卿也而欒盈之奔又未嘗仕齊良霄之奔又未嘗仕許則其入也以大夫入矣況欒盈既言復而良霄又未絶本在位者以其有罪故不繫之大夫此說似矣然春秋中殺大夫浮於欒盈良霄之罪者亦多矣而況二臣之殺主不由君何爲獨去其大夫乎是蓋因其既入爲衆所排以其罪絶之於仕籍者也故直言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皆據實而書耳觀此則凡殺稱大夫者豈非在位而未絶者乎在位未絶安可

不請于天子而遽以私意殺乎孫明復曰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春秋之世國無大小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

夏五月

五當作四不然則下必有脫事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公當齊襄時稚弱事多制於文姜必使待婚齊女魯之群臣則皆不悅也且齊女尚幼故久未成言公以納糾之故亦與桓公有讎讎已相通猶存形迹至是文姜既沒魯遂無意請婚桓公欲求魯好以禮下之故使高傒至防議成婚事高傒齊卿之賢者也而屈己求盟桓公可謂委曲睦鄰矣然魯使微者往焉爲群臣之不欲也夫魯可以釋桓公之讎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群臣之不欲未爲失也莊公以從母之令爲孝不能斷之於早此其所以終不可絶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者大夫之事也大夫不欲行則公不得不親往矣咎將誰歸哉○莊公十四歳即位至是已三十五矣納幣又二年而始娶者以齊女待年猶未及耳程正叔以爲齊疑昏議而難之則不知高傒之來乃齊求魯蓋懼魯之辭昏也公既納幣而齊豈復有所疑

難乎

二十有三年庚戌

春公至自齊

居喪納幣猶可諉曰畏齊也歸而飲至獨不可已乎

祭叔來聘

祭畿内地說見隱元年祭伯來下叔字天子之大夫也趙汸氏曰祭叔者祭公之弟○聘以上問下之名必有使之者蓋柄臣之所爲非王命也故不稱使而王臣私交之罪見矣

夏公如齊觀社
如齊觀社齊致公也欲以蒐兵威魯而堅其從耳智謀如此何以致魯心服哉程正叔曰婚議尚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非也旣親納幣而歸何疑之有○呉澂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亦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盖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劉原父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内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境内不可以言如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是時楚文王卒而子頵代兄堵敖立是爲成王或以爲頵弑堵敖而代立未必然也○荆稱人微者也不使卿大夫來非無卿大夫也荆人猶不通於中國中國皆擯之爲夷則卿大夫未敢驟至耳○是時齊桓始霸楚旣聞之故假以親魯爲名且使微者行聘實以覘齊桓之霸事也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荆聞中國惟齊之先君嘗以此加魯故亦倣而行之其人亦習於禮文與平時夷俗不同亦欲與齊抗耳故據實稱人非進之也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爲進之聖人豈樂其僣聘問之禮哉憂之益甚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穀齊地說見七年會穀下○魯大國也恒與齊抗莊公雖嘗納幣結婚而羣臣志猶未協桓公欲堅其從懼魯人之有間也故約公至穀以遇禮行使若邂逅相見然者則機不先泄而謀可必成桓公盖寓致魯之術於其間矣○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城臨古汴在今直隷徐州蕭縣叔字也附庸三十里以上者稱字蕭本附宋未有隙焉桓公方與宋睦必不使其屬國

攺事他人而莊公至穀又本密謀蕭叔何以預知而遠朝其地哉盖宋欲爲齊餌魯故使蕭叔因齊朝之則莊公喜於得蕭功歸霸主而從齊必固矣然蕭實未嘗眞服魯也卒歸於宋而已否則蕭之附宋已久一旦去而向人豈能免於他日之討哉觀宋之與蕭始終無間而知桓公致魯之術矣○按胡康侯曰爲禮必當其所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其說盖本穀梁云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此不惟不得朝公之本意而亦不知朝外之可行故趙伯循曰若於國中而不於廟乃爲非禮若於境外如何

求廟乎且諸侯朝於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秋丹桓宮楹

杜元凱曰楹柱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黝堊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莊公射姑卒庶子赤逐其嫡子羈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孫明復曰扈齊地蓋明復齊人必有所據矣杜元凱以爲鄭地此但可言於文宣時會盟之扈耳去魯甚遠莊公安得至彼與齊盟哉〇穀之遇齊旣以蕭餌

魯矣而莊公奪於群議必有疑焉故齊復要之盟扈以堅莊公從已之心也程正叔以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則納幣之後姻好已成女非待年有何別議正爲不知魯人不協之情雖莊公亦不能爲主故耳故桓公之求魯凡爲圖霸也趙汸氏曰盟于防遇于穀矣其復盟于扈何也用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齊侯於魯勤矣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齊侯知公不可以力服也故委曲調虞十有餘年而卒致公於盟會桓公庶幾有霸者之度矣

二十有四年辛亥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元凱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傳曰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刻桷非正也〇丹楹刻桷皆崇宗廟也婚禮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此祭禰成婦之義也故因夫人將至而特飾桓宮欲夸大之夸齊女所以夸齊示不相下也徇俗見而存童心是不知桓公非前日之齊也徒爲齊人笑耳然桓公惓惓親魯降志相從而魯人卒不肯爲之下得非桓亦每以智術待魯而無誠心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於此驗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之親迎爲諸大夫不肯適齊也張洽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〇親迎例見隱二年紀履緰逆女下

秋公至自齊

公不與夫人同至者蓋齊女之娶魯人所不欲故公先至以調停之耳公親迎而夫人不與同至亦非禮也〇至書秋而加之八月之上者至在前月而飲至在後月之辭也飲至以公則夫人之至不飲可知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姜氏莊公夫人哀姜齊襄公女也公至而後夫人自入不以夫人禮至矣入者難辭見群臣不欲受也自後不得已而尊之為夫人禮亦畧矣其陰結慶父以成弑閔之亂有以哉○胡康侯曰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讎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杜元凱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劉原父曰覿見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卿執羔

大夫執鴈士執雉婦人榛栗腶脩用幣非禮也○按胡康侯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蓋本何休氏以是年八月丁丑夫人入而戊寅大夫宗婦即覿因此以著禮耳然婦人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未嘗見廟必無見群臣之禮則明日見大夫之說古所無也故張洽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内禮也今未至宗廟而大夫與婦同見於内則為私禮矣故以覿言見夫人而以私輕夫人也夫玉帛諸侯附庸之贄非卿大夫之所得用况婦人乎男女同贄是無别也春秋中絶無此事莊公時何獨行之蓋厚其禮幣以示侈其實不肯下齊也此與丹楹刻桷意同而群臣不欲從齊之本心於此見矣並覿同贄倉卒禮成苟且取具而已豈所以告虔於夫人哉莊公亦不得為以禮馭群臣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戎註見隱二年會戎于潛下○羈者曹莊公之嫡子也赤其庶子而戎之外孫也戎在曹南界故曹莊公卒而赤奔戎曹之大臣因羈柔懦昏庸不能自立遂遲疑觀望嗣父不定故莊公之卒已及一年矣而羈

猶不得稱爵是曹大夫居攝挾以令人而不立乎為君也故春秋以不成君之辭稱之是時赤方在戎故戎挾之以侵掠曹境非為納赤也故不書納而曹人不勝戎患故遂逐羈而開門迎赤耳罪曹臣也而赤亦自此倚援於戎矣此與桓十二年宋執祭仲事大畧相同○齊方圖魯無暇及曹故曹君未定而戎得亂之曾服而衛又叛矣

郭公

郭春秋時别無郭國疑即東虢也武王封文王弟虢仲於虢謂之東虢即今滎陽縣也滎陽之西今為氾

水縣虎牢地皆虢封内而京制二邑焉乎其間春秋初虢君恃勢失德而二邑爲鄭所有左氏所謂制巖邑虢叔死焉者也虢叔雖死而其國猶存至是始亡也虢亡而其地盡入於鄭矣公穀多以虢作郭或者以其聲相似而傳寫誤耳然虢叔蓋言死制之君字叔或謂仲弟虢叔所封則誤矣又按國語亦云虢叔恃勢韋昭註以恃勢者爲虢仲之後蓋別一虢叔非謂仲弟也故賈逵曰虢仲封東虢虢叔封西虢似爲有理何則虢仲兄也先封東虢得虢之名虢叔弟也後封下陽但以系出東虢因亦以爲西虢耳○郭公

之公當作亡例見僖十九年梁亡下○胡康侯曰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春秋私考卷之八 終

春秋私考卷之九

起壬子莊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莊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 壬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與汝同周畿内地今南陽府汝州是也蓋周大夫之采邑而因以爲氏叔字女叔者天子命仕於陳以爲卿者也夫畿内大夫以天子命而得仕於諸侯者恒爲國卿以天子之大夫當諸侯之卿也先王盛時

諸侯之國各舉所知以其卿請命於天子而天子不得私焉自王綱不振諸侯之卿不請命而天子始自命之其必衰周之制歟然亦間一有之而非盡用天子之臣也雖世入春秋事猶有節特所用多出於私門耳故自祭仲相鄭之後惟女叔原仲同時相陳單氏二伯接踵相魯而他國無聞焉則以二國猶尊王命他皆壅格不行人不樂居其國故也宣成而下權臣專政各世其卿而命大夫不復見於天下矣然則命大夫雖非公選亦庶見王澤之未竭歟○女叔之聘以莊公昏齊而親魯也陳自以先代之後爲大國

而女叔又天子之命大夫因見判之聘魯過陳知其
舉用齊僖故事故亦偃然以諸侯之命遣使來聘不
自知其失禮矣然春秋初年惟齊楚聘魯他國絕無
行者而陳獨行之必有以也豈以殺公子御寇之故
懼齊見討而先懷貳心將因魯以示強歟觀其用齊
楚並行之禮似有挾楚抗齊之意耳不然陳何為自
大如此哉桓公示以坦懷而陳奸終不之發其實固
之於術中也否則不幾於為楚敺陳乎他日楚服而
轅濤塗執其端蓋在此矣○聘例見文四年甯俞來
聘下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惠公朔既與齊侯盟幽尋背不服為齊所惡故魯
亦不會其葬也朔卒子赤嗣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杜元凱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孫明復曰凡救日
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
變常故書又曰凡救日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胡康
侯曰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
矣○今按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左氏稱天子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皆附會之說耳凡救日在
朝故伐鼓亦必于朝伐于社以責神此何禮乎幣固
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
躬亦無待於禱也夏書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但
曰瞽奏鼓嗇夫走庶人馳而已未聞在社且用幣也
況倉卒用牲乎莊公時必惑於術士之言故創為祭
社以救日之禮而其後因有援此以為故事者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女或以為桓公女非也莊公十四歲即
位三十七歲始娶哀姜則當其既冠知好色之時割
臂盟公如孟任輩者必先有所出然則伯姬至此年

亦可嫁若以為桓公女則以年計之伯姬將及三十
歲矣安得有此失時之女邪其不書逆先儒以為逆
者非卿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亦非
也宋共公之娶伯姬特厚其禮故納幣猶使卿來豈
有小國逆女反使微者之禮蓋以卿往逆而其君親
受之境上為常則但舉重書歸而已例見隱二年紀
履緰逆女下然歸有不書如杞叔姬齊子叔姬郯伯
姬者則或以母賤愛輕而薄於禮耳其書歸者皆鍾
愛其女而贈送之禮厚焉者也觀齊僖公親送文姜
至讙可以知厚矣餘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杞始見經此蓋東樓公之後惠公也惠公一作德公
史記序東樓公至德公七世恐年代稍遠中間失紀
者多矣杞本伯爵姒姓國夏禹之後武王克商求禹
後得東樓公而封於杞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或以
為侯爵則因桓三年杞侯來朝本紀侯之誤也又有
以為本公爵者得非以其為王者之後歟夫王者之
後所以稱公者為宋發也本以易姓受命繼商而王
而微子之德又可繼世以有天下故特崇其爵耳觀
堯之後止為唐侯舜之後止為陳侯豈必王者之後
皆稱公哉故史記及杜註於杞皆不著其爵亦為其

所傳不的耳今以春秋考之杞始終稱伯中間惟僖
二十三年杞子卒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僅兩書子
則以其君不能自強欲降從卑而大國不聽故終從
本爵也至於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說者遂謂遷杞
於此則益誤矣辯具見各條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元凱曰門國門也高閌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
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
脩行為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
豈有伐鼓救水災之禮乎○按左氏曰凡天災有幣
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夫謂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
是也天災有幣無牲或未盡然蓋天災正謂水旱若
其小者禱而不祭則但用幣可也至於大水且旱安
得不告祭乎故大水而用牲於所當祭者禮亦有之
但于社于門則非所當用之地耳伐鼓失又甚矣

冬公子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也是為成季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
列為三桓不稱弟而稱公子已為卿也凡公及內卿
往他國皆不言朝聘而曰如存周禮也詳見隱十一
年滕薛朝下○杜元凱曰報女叔之聘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許翰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
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
崇也餘見本年夏曹殺大夫下齊伐戎見二十年冬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曹大夫不名殺者非一人也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大
夫下曹赤因戎得立國事遂制於戎諸大夫之所不
服也必有陰以其事愬魯者魯以濟西之怨本欲報

戎故因戎侵曹而遂致伐焉曹所以敢於盡殺諸大夫者爲戎故也而赤與戎爲黨殘忍不君之罪見矣趙鵬飛氏曰公纔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魯爲曹伐戎戎有辭於曹曹殺其大夫以悅戎也黄震氏曰魯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聞其謀故赤殺之耳此說是也孫明復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亦一說也殺大夫例見二十二年陳殺公子御寇下○曹赤以庶奪嫡又專殺大夫惡之大者也是時齊桓主霸氣象一新而於曹不見有討焉何邪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若此類者亦多矣况人心猶疑

尚多未服則姑赦過宥罪咸與維新而已矣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桓公所以能成霸業也○曹以近魯之國凡曹君卒葬未有不書者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子班嗣是爲昭公賢君也於魯必無不訃之理而經獨不書其卒豈以赤爲戎黨諸侯共惡而魯因以戎怨絶之遂不弔其喪歟此可以見外諸侯卒魯不弔喪則雖訃不書卒之一驗矣餘見僖七年曹伯班卒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故城在今泗州北五十里即晉下邳國僮縣地也詳見僖十五年楚人敗徐婁林下○伐徐魯治戎黨也然宋亦序齊上者宋比魯尤近徐戎亦志於伐者也特事起於魯而邀齊以爲輔耳齊自北杏以來漸已經營霸業但人心未盡服則霸事尚未專故諸侯之事猶有不爲齊主者而齊亦謙讓不遑至明年同盟于幽與之者衆宋公心服不敢當先而齊亦盡任天下之事矣○胡康侯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杜元凱曰曹地見僖八年盟洮下於此又云魯地非也蓋曹當杞魯之中耳左氏傳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詳見本年冬杞伯姬來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按是時陳鄭雖有貳心外實未叛然魯雖服而銜又不至宋桓公懼人心之未一乎齊

也故復合諸侯而爲此盟自此再推爲霸而齊桓遂專征伐矣詳見十六年盟幽下○張洽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周畿内邑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一十五里原城是也仲字本原大夫而天子命仕於陳以爲卿者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葬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而請於君以行也魯大夫適列國者多矣未有書其事者此獨書葬原仲何邪以私事行也凡内

大夫私事恒不書此特爲公子友書也於時慶父專掌國政與公子牙比周友必有所不合故託以葬原仲而適陳也否則友本賢人而肯爲此哉蓋自是遂棄官而不歸矣書此所以爲季子來歸張本耳左氏序奔陳於子般卒之後則不知春秋書葬原仲之意矣友與國政纔及二年而即謝事權以求遠害其亦庶幾能潔身者歟書私事例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冬杞伯姬來

左氏以此爲歸寧也後儒多祖其說竊意歲一歸寧之禮亦有不可通者蓋親迎重事諸侯猶不得越境況其夫人乎女嫁從夫則亦不得越境以寧父母矣葛覃之詩所謂歸寧父母者蓋太姒嫁於周國在渭水傍自周歸渭以寧父母乃境内也嫁於鄰國而欲歲一歸寧恐非先王以禮制情之教矣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必書以厚別也果有歲一歸寧之禮則他女豈無可書而如此其畧邪故知夫人越境歸寧非通禮也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此說得之矣然則杞伯姬何以來乎以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時伯姬何

以先夫而至邪夫春之會洮必亦爲此故也而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而莊公鍾愛其女使情勝禮焉是豈所以齊家而治國哉

莒慶來逆叔姬

慶莒大夫名叔姬莊公之女杞伯姬之娣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以大夫而遠來逆女禮之正乎程正叔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蓋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

雖親迎重事亦不敢出疆在春秋時則奉君命越近境以自逆婦者亦漸有之然必先通媒氏之言而非有所強也故凡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強家有強於魯而後書如蕩伯姬齊高固是也莒嘗入向取年妻又敢以徼者盟魯公于浮來蓋崛傲之國也而慶又莒之強臣其來逆女必魯所不欲故特請於其君躬親來魯以強公必成因納幣焉而遂逆以歸如楚公子圍之入逆鄭公孫段氏也失禮甚矣不書納幣舉其重耳大夫自逆不書歸正以國君不與大夫敵公不自爲主也公羊子曰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

姓者主之是已而胡康侯以爲公自主之亦強爲之說耳

杞伯來朝

齊桓晉文霸事方盛之時諸侯無相朝者然甥婿服屬之國於義可通者亦未能盡禁也杞伯爲莊公婿且屬於魯此其所以來朝歟杞伯不能自強求庇於魯使其妻先求通問非以禮正國者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衛自前幽受盟尋亦不服故齊要公于結盟鄄乃衛地也宋公至焉而衛獨不預其背齊可知矣該衛惠公卒而諸侯不會其葬觀齊意也懿公嗣立棄賢慢霸抑又甚焉但齊方以圖魯爲急於衛不暇理耳至幽盟再同大會也而衛又撓之不可不圖矣城濮之會蓋齊以魯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其亦可謂能脩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歟戴溪氏曰幽之盟衛侯不至會于城濮謀伐衛也此說近之但以爲謀伐則伐衛何待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行邪

二十有八年 乙卯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

績

會城濮而衛又不至故齊伐之此可謂序成不至而有攻伐之兵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然皆以一當百之士衛必師將不足且忽齊兵而止以人當之懿公之不淑群臣之無謀於此可見書及在衛見其不能度德量力而與齊抗也戰而言伐伐而言日急辭也齊以是日伐而直以是日與戰輕亦甚矣其敗也宜兵敗莫支而尚不知誠心輔霸之爲急也不亦殆哉甫及七年而國有狄難幾至滅亡非棄霸忘危之明驗歟張洽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

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爲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如此則事關天下之故莫有大於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之類而齊又能伸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單子朝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畧焉何所張本而見其爲討子頹之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伐王不克宜如夅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

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虢叔謀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於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援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則不惟事失本眞而亦自陷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桓公本爲圖霸與師非規規於爲利者是併霸者心事而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蘧蒢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伐鄭非卿大夫帥師成行列者故以號舉左傳稱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非也若楚果出車六百乘則齊豈止以人救哉觀文十五年書齊侯伐曹入其郛則伐而入門者亦當書入矣蓋楚在當時雖凌中國而亦未敢大肆也不過縱兵殺掠以試漸強耳○齊桓圖霸攘楚其急務也十六年荆嘗伐鄭桓公豈不欲救哉顧其時人心未孚難以輕舉至是幽盟再同霸圖已定乃即救之善桓公之勤中國也止合魯宋二國者爲楚尚未可與爭畧示威武以驅逐之而已然宋魯大國足繫諸侯觀望且

將漸次鼓舞人心耳程正叔曰齊桓霸主會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趙汸氏曰救鄭之役曷爲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能師者也故伐齊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爲功而衛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

冬築郿

郿魯下邑公穀作微殷紂都朝歌時爲微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今按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當尚在鄆城西南則郿邑當在鄆城西北范縣界上

與秦臺相近其地北近於齊南近於曹即濟西也而郿秦二邑近鄆則為魯地矣其為此築以戎常出沒及之欲設備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胡康侯以為創作邑非也蓋城雖創始未有不書城者故齊履謙氏曰臺囿曰築郿字上下疑有闕文此可謂善疑矣但郿與秦相連之地去魯國都稍遠非可終日恣遊觀者築郿不久而復即其近地以築秦臺果何為乎竊意郿邑之築本欲為臺望遠築基已成而形勢未便志欲改圖因遂停工未畢故不言所築耳然他日定

築秦臺蓋實本於此矣濟西見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下○胡康侯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大無者汪克寬氏以為舉國皆無是也若止倉廩之竭則猶可取給於民間不必告糴於齊矣麥謂二麥禾謂黍稷稻粱麥熟於夏禾成於秋以所收之次為先後也黃震氏以麥禾為一物而曰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其說非矣大無書於冬者至冬而後公私皆盡非以有司會計所入多寡於歲杪也○是

歲未有水旱而無麥禾服虔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孫明復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大無麥禾土失其性也此固然矣然使素有蓄積則亦豈至此哉故何休氏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良由好兵崇侈故耳使非齊與之糴幾何而不至於饑邪人君為國而不知務農重穀節用愛人者可以鑒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氏辰名是為文仲公子彄之曾孫也鄭漁仲曰

公子彄食邑於臧因以為氏○不言如齊而曰告糴于齊以告糴行也非平時脩好之常矣齊覇方謀恤鄰故往告焉辰魯之貴卿也告糴而使貴卿重其事也凡遇凶災而不以民事為急者其國恒饑告糴則急民事矣春秋以此為救荒之切務也故書告糴者幸其不饑之辭也而桓公之不遏糴於此見矣張洽氏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遏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二十有九年丙辰

春新延廐

言新者有故也廐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故新之新延廐常事耳何以書廐長而盡新之則非荒年所宜爲耳孫明復曰告糴矣延廐雖壞未新可也王裖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脩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許本預盟前幽特以國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背齊也鄭與爲鄰何以侵之豈去年荆之伐鄭得許人以爲鄉導邪雖或有之罪不在君勿問可也方有敵國外患不能脩德睦鄰而報怨稱兵肆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之在鄭矣○按趙鵬飛氏謂後六年楚伐鄭由失許援是以爲許因鄭侵而道楚伐鄭也恐其時齊威方振許必不敢向楚耳

秋有蜚

左氏傳曰爲災也羅端良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發作擾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按羅氏之說本爾雅通志本草必舊時魯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爲常耳汪克寬氏謂負蠜常有而取山海經以蜚爲獸之說則怪亦甚矣觀蜚字從非從虫必虫之能飛者恐非獸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於酅也國既亡矣猶繫之紀者不以亡故而睽婦道也不書日國亡無訃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之而往弔恩禮有加焉但未能即治其葬耳

城諸及防

杜元凱曰諸魯邑即城陽諸縣按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耶蓋諸乃紀邑北連高密安丘之界皆紀故地而爲齊所併者也特以諸近於莒控制爲難而酅之爲邑密邇齊都叔姬老死酅無主焉齊欲得之矣桓公賢叔姬之守義以其爲莊公之姑也而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其實以諸

易鄭也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覇者之假仁因可見矣其不稱齊人歸諸者魯往受之而齊不使人歸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邑不稱帥師者齊所欲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無制之術也盖防魯故邑也防在鄆西亦近於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不敢叛矣不然則諸在莒臥榻之内必不欲人鼾睡而越境以造新邑亦豈魯人形勢之便哉且防在齊南魯北境上因得以備齊耳防詳見襄十七年齊高固圍防下○及者有別之辭城邑而書及別新舊也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爲差耳

三十年丁巳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成魯北鄙地詳見桓三年會郕下○繼之再盟莊公雖已服齊而從會從救矣然心猶有疑聞齊將出師不知其爲鄣故也故次于成以待之可以見齊覇之信未能遠孚於天下而魯莊交鄰之不誠經世之無志亦可見矣或曰欲救鄣而不能或曰爲齊聲援皆非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封於鄣後漢志東平國無盐有章城註以爲齊所取之鄣水經註以爲在無盐城東北五十里者也按無盐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杜元凱以爲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絕不應有附庸在此況紀滅已久安得尚存附庸於越境之地哉盖本小國在遂西而北鄰於齊者也○降者脅服之辭凡使其國服已者則曰降收之以爲己邑者則曰取降止是服其人使歸己耳取則有其地而收其貢賦矣啖叔佐曰凡服從内附曰降○家鉉翁氏曰齊魯圍郕郕降于齊師降於力旣屈之後齊人降鄣

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胡康侯曰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覇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叔姬卒八月矣無與治葬者至是魯人特往葬之其書日日由魯定也叔姬以亡國遺嫠死無所主而葬事克襄不委溝壑亦可見節義之能感人矣○胡康侯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旣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鄰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日食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元凱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按魯濟今爲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卽齊濟矣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按左氏曰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謀先定魯何預力焉蓋魯濟之謀魯自謀戎也魯濟之西卽爲濟西其地近徐州之戎而三臺備戎之議定於此矣以遇禮行者簡畧不煩則機易

密耳
齊人伐山戎
山戎卽古無終也故杜元凱於襄四年昭元年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爲北戎是不知北戎別一種也說見僖十年伐北戎下無終在今順天府薊州遵化縣地漢志右北平有無終縣趙鵬飛氏所謂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者是已自此至永平府皆山戎也在燕之東未見其爲患中國若邊境尋常寇盜則或有之何足遠征乎蓋齊桓無因而伐託以病燕爲辭也伐山戎非齊所急

特爲諸侯尚多未服欲立奇功以恐動中國耳其稱人將卑師少也亦以示兵精而不勞餘力之意則諸侯將必懼焉此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三十有一年戊午
春築臺于郎
四方而高曰臺築三臺所以備戎也魯與戎鄰懼其爲患故欲爲臺望敵如後世墩臺看家樓之類耳戎在魯南界其南爲宋其西爲曹其東則遠合於徐之道也郎近宋秦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於魯之南鄙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沒矣此策必

自魯濟受於齊桓者然徒恃崇侈以防虞而不脩德政此豈爲國之本哉○何休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胡康侯曰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此其爲說正矣但築臺之本意則非專爲遊觀耳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薛界宋郳之間地爲所侵而國日以削故隱公末年因朝訴魯然猶稱侯爵也自是降侯稱伯而遂服屬於宋矣何以知其然邪蓋自桓至宣薛不復來朝無

事可見雖齊桓之世亦未嘗與諸侯會盟則以屬宋故耳又凡附庸小國不敢益於大邦屬他國者多不訃喪本屬雖訃喪而弔喪之禮亦畧此其所以不見於經也今薛伯之卒不日則不訃者也何爲亦書其卒乎魯往弔也薛爲宋屬與魯無交焉而魯人弔之豈眞盡喪紀哉蓋魯方將築臺故欲因弔示恩而求薛割近魯南界之地耳上書薛伯卒下書築臺于薛而義自見矣○今按薛即近常之地魯頌有居常之語鄭玄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莊公築臺于薛是也六國時孟嘗食邑於薛又漢地理志魯國薛縣註

引皇覽曰孟嘗君冢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蓋常近於薛薛弱必不敢侵意者先世與魯易地至是魯欲築臺始言故地尚未盡復而詩人以居常復宇頌僖公耳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戎捷即山戎之捷也捷者囚俘也以囚俘見是爲獻捷諸侯相遺則當曰遺獻者下奉上之辭也齊侯親來卑辭尊魯故據其所稱之實而謂之獻蓋桓公因魯人未肯心服故以伐山戎之捷親來致獻以示不勞諸侯之力而成外徼之功名雖下魯其實所以威魯也莊公常懼徐戎爲患方與齊謀魯濟而桓公即使人立功山戎出魯不意夫山戎之強豈徐戎所能比哉而得捷如此其易魯雖服齊未誠亦不能不震懾矣○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註云在縣西北鄭漁仲曰魯有秦氏居於秦邑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南皆濟濮枝渠所經則知秦近於鄆矣餘見二十八

年築郿下

冬不雨

冬之三月不雨而不書旱不爲災也故公羊子以爲記異何休氏曰異者不害物也害物則爲旱災矣義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下○王褘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令曰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闕時不一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爲嗣歲之災也故特書

之

三十有二年杞

春城小穀

魯猶懼齊未能深信故又城小穀以備之○孫明復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按杜元凱以小穀爲齊邑爲管仲城之則何爲不繫之齊而以内辭書邪故胡宏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攷此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元凱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蓋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内即宋緡邑之西界也齊桓有志攘楚而

中國諸侯尚多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歸齊常降心求魯而魯終懷疑故成之次防與小穀之城皆不忘備齊蓋桓公滅譚滅遂降鄣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鄄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託宋致魯若不期而會者且私推尊之以示寄厚之意魯服而諸侯之信可孚此桓公之志也亦可謂善糾合矣○趙鵬飛氏曰桓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張洽氏曰齊侯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莊公之庶弟也是爲僖叔以其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牙爲卿矣故稱公子書卒加恩禮也卒書日死於位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左氏傳曰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曰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

爲季子諱殺也然則善之與曰然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今按二傳之說皆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友刺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友之善處變邪是春秋之作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易殺者蓋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牙與爲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倚者也友以季弟得政

未專烏得而殺之忍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酖牙
其肯飲乎萬一飲酖而死則季友必先及禍而慶父
之變亦豈待於立子般之後哉況此時友已出避於
陳矣故牙之卒直自卒耳非酖殺也汪克寬氏引或
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
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徵意牙
實自卒一條其說本是但後儒狃於舊聞而不察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
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趙伯循曰公必薨於正寢以

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
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莊公精射能狃戰勝
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憒於大
義暱於私情毋子兄弟之閒多不能斷防踈宮壼而
禍隱蕭墻矣非遇齊桓寬大不討舊嬿幾何而不辱
身危國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按杜元凱曰子般莊公太子孫明復仍之如此則嫡
出也其說亦有相抵牾者世安有嫡子已立爲太子
而復問後於叔牙及留情於慶父者邪其不近人情

甚矣此無稽之臆說也且莊公之娶至此九年子般
雖非嫡出長亦可君奚必爲太子哉左氏又以子般
爲孟任所生則益非矣孟任割臂盟公本由苟合曾
入必不遽立其子爲君何也以僖公爲閔公之兄知
之夫僖公爲閔公之兄則未立閔公之時當先立僖
公矣而魯之定君必立閔公者蓋僖公之生在哀姜
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而名義不正如孟任然則
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媵
所出也故順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而
以之先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及閔公既弒莊公別

無應立之子矣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覬覦然後求僖
公而立之此於人情事勢乃爲安耳子般之立本非
慶父所欲但於次爲正不得不以爲君未敢遽弒也
凡魯君未踰年而遇弒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時子
卒是已子般日卒與襄公時子野同其非見弒明矣
然則左氏謂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者豈足信哉○
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
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
書葬未踰年之君也胡康侯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
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

民之心也今按既葬不名之說義亦難通如僖公成公之葬皆在嗣君即位稱公之後曷嘗以其未葬而稱名哉蓋未踰年稱子卒則稱名以別於踰年之君乃常例耳故齊履謙氏曰子卒不名闕文也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如齊以閔公幼弱無寵於哀姜欲謀自立也齊桓不肯曲狥而聽魯竟立閔公此可見桓公知義不欲以私意專制諸侯之事也胡康侯以爲書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非也是時桓公主霸方以大義正天下觀他日哀姜預聞子弑猶不敢如齊

而卒因討縊亦可見矣慶父既弑子般豈敢公然如齊以犯桓公之討乎故子般之卒非慶父弑也乃自卒耳

狄伐邢

狄在中山以南邇且鉅鹿之墟中山者今直隸真定府定州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而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者也詳見昭十二年晋伐鮮虞下○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杜元凱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僖元年始遷夷儀或以爲邢初封邢丘遷於襄國非也蓋邢丘畿内地名而邢則畿外國名也詳見襄八年會于邢丘下○狄之爲國其西南則邢衛矣其東北則冀燕也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揷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闢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汪克寛氏曰此狄入伐之始許翰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戎狄荆楚交侵中夏使非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愚謂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惟楚爲甚矣

春秋私考卷之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

起庚申閔公元年

盡辛酉閔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閔公

莊公庶子名啓方史記名開葢爲漢景帝諱也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曰閔左傳云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如此則因哀姜通於慶父而遂無寵耳

元年 庚申

春王正月

子般之卒慶父欲代必有謀於哀姜矣特畏齊桓故往請命而魯之大臣以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立故汲汲焉擁之即位以其事在先君之年故逾年正月不書即位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齊人救邢

按狄之伐邢在去年十月至此踰時必無及於事矣救之何以若是其緩耶葢狄無遠志不過擄掠而去耳桓公以爲勞師無益本不欲與爭也特以衛在邢南觀望所繫況衛方懷疑事多撓覇不一救邢何以服衛人之心哉故管仲以簡書相恤爲言而桓亦聊

以一國輕兵應之葢欲道出衛疆歆之以能畏鄰戒而已書齊人救邢於狄伐三月之後而見齊之所急不在邢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克寛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葢以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氏傳曰請復季友也杜元凱曰落姑齊地○先儒以爲公九歲即位葢就莊公娶夫人之年而數之也即位之年遂能至落姑與齊侯盟則亦知事矣

季子來歸

魯人知慶父陰懷異志故群臣奉公以求託於齊桓而齊桓從魯望爲之迎季子而相之見齊桓之能定魯也季子不稱名葢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以不臣也凡不期而至者謂之來歸季子本以賢德避居於陳今欣然歸慰國人之望則出於所不意也公穀皆曰來歸喜之也得其意矣朱子誤信左傳成風事季友之說乃謂友爲魯國之賊而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於春秋不名季子之義安可通乎○稱季子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歸例

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下

冬齊仲孫來

仲氏孫名齊卿也與文公時華孫同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趙汸氏以爲不名非也春秋之中未有已爲臣而不名之理不稱使鄰國交好之常辭也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孫明復以爲私來亦非也齊桓始覇君令臣共群臣必無無君命而私交之理○當時齊桓雖立閔公而使季子相之然慶父久執兵權疑於生亂故齊使仲孫過魯省難因以覘之蓋惓惓爲魯之意焉善齊桓也故仲孫之覘覘慶父也其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也左氏附爲齊欲取魯而覘之之說非惟不知齊桓之善意亦不知事勢之不可行也不言聘者見聘爲僭禮而齊桓不行矣

二年辭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境水經註所謂沂水流逕其東南者也東踰沂水爲中丘地南爲費地西爲根牟地北爲蓋地蓋在齊穆陵關南而東南近魯防邑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非齊所急而遷其民以有其地得無以魯恃

強不肯相下而欲制其肘腋歟此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王者之大祭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魯之爲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非諸侯之所得爲也蓋因成王賜周公廟祀以天子之禮樂其後親盡之世因僭禘焉故孔子於禘不欲觀而或人問禘則曰不知爲此故也然魯禘非禮已習爲常有不勝書矣凡書於經者皆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因事而見者也○禘冬祭也故周書洛誥周禮司勳通謂之烝今以五月行之則周正建辰之月耳因事特禘非禘之常時也詳見廟制考義○吉禘者易吉而祭也禮喪三年不祭非廢祭也使人攝之耳蓋非初即位時祇見厥祖之比矣今莊公之服未終而閔公與群臣皆易吉而祭苟非有爲何以如是其急乎○于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併及于莊公禘爲莊公而發故耳然所以急於禘莊公者是時慶父以桓公庶子有覬覦之心焉而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於次應立故親率群臣特舉此禘以示莊公功德足以上配

文王周公宜及其子孫欲以杜慶父之奸萌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閔公弑而書薨例見隱十一年公薨下○弑閔公者慶父也慶父專掌兵權爲日已久魯人固疑之矣然於子般未敢加弑者猶畏名義也及如齊謀立而不得常懷覬覦然後魯人益疑其心而慶父亦自疑矣此閔公之所以弑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辟臣雖欲輔閔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内交宮禁而國毋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以爲專授兵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

左氏載公傳奪卜齮田事非經意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此哀姜也姜氏不絶於夫人以魯人猶未正名其罪也姜氏所恃者慶父慶父不安則姜氏孫矣孫義見莊元年夫人孫齊下○吳澂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爲魯人所逼也慶父掌兵權魯人力不能制但其弑君無與爲黨如季友者必將仗齊威而討之逼之者衆於是慶父不能自安故逃於莒蓋畏齊桓之討也齊桓主霸威震諸侯於此亦可見矣○春秋時弑君之賊不能討而與之爲黨者比比皆然季友計安社稷使賊無所容其忠安可少乎但力量止於此耳孫明復以爲惡季子緩不討賊胡康侯以爲譏失賊則皆責之太過矣

義與十二年宋萬奔陳同

冬齊高子來盟

不稱使交鄰之常辭也說見元年齊仲孫來下○高子杜元凱以爲高傒也高傒則曷爲不名時已致仕

不受祿蓋齊之老臣桓公以爲賢而待之以不臣之禮者也子者男子之美稱自慶父弑閔公與夫人既俱出奔矣而魯人猶懼見討於齊人心洶洶故齊桓特屈高子以安魯高子嘗來魯盟防有素望焉魯人之所深服也因與僖公盟以定之而魯人遂無疑焉高子之能安魯所以善齊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伐衛懿公及狄戰衛師敗績遂滅衛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國都耳若果伐而後戰戰而後入則書法亦應有別不得槩以入書也況衛

實未滅而何得謂之滅乎然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至漕則當時衛侯亦嘗暫出避狄久不得歸也故其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芃芃非夘辰之月未爲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邑則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齊桓方大合三國之師以城邢而於衛則不之救焉此許穆夫人所以爲無所因極也齊桓攘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於衛不救者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至衛文公經營復國而於齊亦遂心服矣此

衛避狄難野處漕邑之本末也先儒所謂衛爲狄滅桓公封之者誤矣○狄之入衛也懿公失政也夫霸令行於諸侯諸侯奉之則自治交鄰政事脩舉外患莫能加焉此霸者所以有功於世也歟懿公不肯服齊非所謂畏天保國矣狄禍之及也宜哉○是年懿公敗不知所終史記以爲狄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於法當特書矣而經不録必自卒而非殺也又以衛立昭伯頑之子爲戴公則頑子不應爲君已辯於桓十六年衛朔出奔下矣戴公尋卒而明年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戴公之世不知其有無意者文公其即懿公之弟歟

鄭棄其師

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爲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故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逃亡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衆之失也左氏以爲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爲惡其將則不探其本矣夫高克將兵而使衆不返誠非善撫馭者然鄭之使將此師豈爲欲遠克哉今觀清人之詩未見其爲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地連牧野其說已見隱四年遇清下矣而彭消軸則皆衛邑

之在河北者也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於近河之邑未見追逐則狄患尚未遽能渡河至鄭也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爲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翺翔逍遥旋抽作好逾時在外竟不召還此非棄師之道乎是時楚方爲患於鄭而鄭乃自棄其師楚兵所以敢於連至者蓋先有以知其虛實矣然則聖人所書之意豈眞爲高克哉詩序察理不精亦與左氏無異鄭玄因之遂謂清爲高克所帥衆之邑而水經註亦以中牟之清陽亭當之則高克所帥乃一邑之人耳經文曷爲以師

言而屬之鄭邪

春秋私考卷之十 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

起壬戌僖公元年
盡丙寅僖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僖公

名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之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謚曰僖母成風薨在文四年然僖公時詩人已稱其為壽母則莊公初年當已入後宮而僖公之生必在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不見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則僖公之年信乎長

於子般及閔公矣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趙汸氏曰姜氏者公為公子日所娶齊侯女是也

元年壬戌

春王正月

慶父弒閔公本欲代立者也季友忠誠國人共附故汲汲立僖公於慶父未奔之前而倚齊以定魯國則即位不得書於逾年正月矣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按僖公之立以閔公既弒而於次應立也季友以賢定社稷實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

兗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兵入衛久猶未歸桓公無及於衛懼狄乘勝而歸將暴邢也則救邢而已聶北邢地當在邢南齊桓覇業方新大合三國之師以救邢非應故事也其次聶北豈緩於事哉正以遏狄人自衛入邢之衝也用兵大事相機而動豈以急於求敵爲功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爲貶非矣孔頴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洽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曹師者曹昭公班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謹而曹與宋鄰亦相親信自此黽勉從齊遂自供賦則曹昭之賢亦可知矣齊桓與宋特遇梁丘而諸侯漸爲齊役見齊覇託宋以寄心按之邢也宋曹近衛而役之救邢不頒遂國又見兵有節制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爲邢遷處則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衝邢若南遷於此狄豈竟無一至其地乎其說非矣盖邢故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爲固耳盖遷者邢之志而城者桓之功也邢自此無狄患矣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茲非其一歟○邢在衛北邢遷則衛無輔桓公何以不爲衛謀耶盖衛人不服齊桒不圖且狄已入衛無及於事矣邢小難支不可不救而衛以北州大國狄退猶能自立且救兵在邢則亦足以威狄耳桓之知所緩急也如此豈特以衛人不服之故哉但師獨爲邢創城而畧不助衛脩復則桓之於衛所重在桒矣謂之誰因誰極信矣哉餘見閔二年狄入衛下○孔頴達氏曰再列三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齊人以歸

夫人之薨公羊以爲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夷齊東鄙小國名而南近於莒杜元凱曰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按城陽即莒州令莒東北高密縣境有夷安城必因夷而得名矣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往從而莒送避於夷爾薨于外而言地恒詞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盖桓公使人召哀姜于夷雖不明言欲討而哀姜自疑有縊而已書薨義見五年晉殺世子申生下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衛魯宋齊弑者不加誅討人道亡天理

滅矣自桓公耆起雖以哀姜之親猶誅死不赦四十年間而天下諸侯無敢有動於惡者蓋桓公之功於是爲大而聖人稱之以爲免民於左衽者殆亦有取於此云○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齊人本由桓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凶喪歸國焉人豈爲之哉書夫人書姜氏書薨詞不異者桓以閔公之弑慶父所爲哀姜雖亦與聞猶可從末減也今既伏辜於法已正則以親親之故使魯爲國諱恥若無其事然者其喪既歸而魯不得不以夫人禮成矣此則霸者飾名姑息之過耳不然哀姜之孫由魯逐之而

又一無所出魯人何爲而厚送其終乎汪克寬氏曰以歸之義文定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

楚人伐鄭

杜元凱曰荊楚本號後改爲楚孔穎達氏曰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於是時始改爲楚以後常稱楚也黃震氏曰楚荊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强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此楚成王頵時事也其曰人者將卑師少微者之稱也而軍行有紀則漸學中國矣春秋書此非進之也紀其浸强之勢耳然終桓公世君大夫未嘗親犯北方得非養重蓄威而但分兵示武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杜元凱曰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按此即今陳州地也○檉之會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即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爲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計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邾以小國界於魯宋之間觀桓十七年二國同伐蓋兩事焉至莊十三年宋人與邾從齊會于北杏而邾始専附宋矣齊桓主霸不欲重煩諸侯故凡小國皆使附於大國以共貢賦故自莊二十七年盟幽

之後小國無預會焉則各有所屬也今會于檉而邾何以復預乎以魯責邾不恭故愬齊於會也邾之所向在宋則齊有從其所欲而已此魯之所以怒邾而有偃之師歟終僖公之世邾與魯抗至有升陘之戰而須句訾婁之取皆相繼及之則信乎其不向魯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元凱曰偃邾地此蓋魯兵至邾而敗其出禦之師也魯方從齊會檉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齊矣齊恐失魯姑勿治焉左氏虛丘戍歸之說牽強難通蓋以春秋所書哀姜薨葬之文觀之則魯於夫人

之故若無讐邾之義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慶父弒君奔莒齊桓非不欲討也但中原未靖鄭國猶疑姑以計處不欲輕用兵耳既而慶父揣無所容尋即自殺蓋必齊計亦有所施矣以其不因正名討賊故不書殺凡罪人自殺者恒不書如齊崔杼是也崔杼自縊說見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慶父當桓霸方興之時常懼見討卒於得亡豈敢復至齊魯之境哉公羊所記齊人不納奚斯入請之言其亦不察於人情甚矣蓋慶父之死死於莒也莒人欲冒以爲功故求魯賂魯人弗與故來加兵莒在東夷肆行無忌如此此其所以敢容慶父也歟○凡書敗某師者皆未陣而以計敗也敗之者爲主敗書日者見其計之速也胡康侯曰莒人興師來伐罪在莒也季友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也○酈杜元凱以爲魯地竊意當在魯之東鄙蓋僖公因是而賜季友以費或者酈即費間之地歟至謂賜季友汶陽之田則誤矣汶陽說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獲者擒人於戰陣中之名也生得曰

獲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下云敗莒師獲莒拏者師先敗而後大夫獲也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師敗而大夫獲必兼言之見師與大夫敵也○拏莒大夫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者姜氏也不稱姜先儒以爲絕之於齊也審如是則何以不於薨夷時絕乎杜元凱以爲不稱姜闕文其說是已喪至自齊齊使魯自迎歸也力不資於齊故不書齊人歸姜氏之喪哀姜預弒嗣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而使得塟以小君入於宗廟齊之過也

覇者不能以義正諸侯而仍使盡私情焉則魯君臣不得不純用夫人禮矣如宗廟何故高閌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然諸儒多謂僖公請而塟之則喪歸於禮難處而哀姜無子魯人情非所急恐未必然爾詳見本年齊人以歸下

二年 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魯地杜元凱以爲衛邑非也盖楚丘在今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以唐志考之當在城武單父西南武徳中於此置戴州者也城武單父春秋時皆爲魯

地而楚丘與之連界魯人有卜楚丘者以地名人者也又漢志註云城武有楚丘亭元凱亦以爲楚丘在城武西南則爲魯地可知矣焉有衛欲遷都謀利之地而遠去故都越境偏安於曹國之東南乎文公既爲避狄而遷楚丘則後日成公之遷帝丘亦爲狄圍故也帝丘又在楚丘西北歷曹濮諸州而後至何爲狄兵已至其南而衛反遷入其北耶要之衛止帝丘一遷而桓公城衛楚丘之說則因齊嘗伐邢宜必及衛而遂附爲衛事耳殊不知齊因衛人不服棄衛不圖其說已見狄入衛下矣若是則定之方中作楚宫

也其詩何以列於鄘風耶曰此必非衛詩也盖魯襄公薨於楚宫則楚宫乃魯之離宫也意者魯之先君嘗築宫於此以爲勸農之所故詩人稱之曰秉心塞淵非盛世賢君豈易及此衛文公困於狄難而齊但城邢衛實怨齊不救雖服亦讎故桓公初薨本心遂見既伐齊喪遂滅邢國此誠無道之君所爲烏足以語秉心塞淵哉然則定之方中盖美魯先君之賢者而篡入鄘風耳不然則必别有所指而今不可詳矣左氏不得其傳亦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夫狄之入衛本未嘗滅何封之有城楚丘魯事也故以内詞

書亦何預於諸侯哉夫楚丘在曹宋之間而西南實當戎界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即其地也是時曹宋方睦未有警焉其必魯以備戎而城歟夫魯之於戎在莊公時既築三臺以候望而今又城楚丘以偪之戎自此不敢爲患矣非齊桓主覇經營四方而魯人安得知此計乎餘互見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先儒皆謂哀姜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婦人既得罪於夫宜絶於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袝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

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餘見元
年齊人以歸及夫人喪至下○高閌氏曰十有一月
而薨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封仲雍
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爲泰伯嗣其地在漢河東郡
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
故虞城晉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也詳
見成七年吳伐郯下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
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本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
武公併晉都絳又徙新田復命爲絳今平陽府絳州
絳縣是也武公子獻公詭諸在莊十年嗣立下陽虢
之別名猶荆謂之楚鄏謂之啓陽耳下陽亦公爵出
自文王季弟虢叔武王封於下陽以其兄虢仲先封
東虢系所出也故下陽亦得虢名而謂之西虢其地
在漢弘農陝縣今河南府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是
也詳見莊二十四年郭公下虞虢世次國微不可考
矣按此三國者皆姬姓同出於周而相鄰之國也虢
在虞南而晉在虞北晉兼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而虞
界其間則已制在籠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虢

之計也杜元凱以爲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而註
後漢志者因之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如
此則正在晉絳都之西南界上一出國都而即至其
地矣何待假道於虞哉且謂下陽邑而非國則假道
於虞尚未伐虢也特與虞師先滅其所屬耳而滅國
在後反畧不書理何可通耶盖下陽即國名也故可
言滅別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若以邑而言滅則事
反重於滅國不免費辭說矣○孟子曰晉人以垂棘
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
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爲首何耶貪得重賂踴躍
爭先道晉出兵以爲功首晉遂示謙陽居其後而虞
人不悟卒至自亡書此以見虞之愚也獻公以利餌
人志滅同姓其亦立心不仁者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皆嬴姓國江顓帝玄孫伯益之後漢汝南郡安
陽縣有江亭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黃
陸終之後漢汝南郡弋陽縣有黃亭今光州定城廢
縣西二十里是也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梁
國即今歸德州其北五十里爲蒙○江黃近楚之國
爲楚所逼者也故桓公使宋招徠與之爲會盖江黃

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齊得江黃則師
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遠交之計
也宋自會鄄以來從齊獨固故齊以服江黃之事寄
託於宋而他國不預焉先儒以爲諸侯皆在而獨言
遠國失之矣夫齊桓攘楚雖江黃遠國猶與相結而
獨不連秦晉何邪蓋秦晉僻處西方非楚患所及之
處而其國又方悖慢崛強度必不爲齊用苟與相連
反增一敵故但外示聲威不與通好程正叔曰齊於
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正謂此耳若江黃則
當楚後門常逼楚患與之相結則可以得其心而斷

楚右臂矣齊桓之筭其亦知先後著歟趙鵬飛氏曰
桓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
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
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
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今按齊
桓之結江黃功利之計也夫江黃雖慕義從齊而實
楚之所必欲甘心焉者也齊桓豈不知其伏取滅之
機哉以王者之心論之宜爲之慮久遠矣教之以脩
德睦鄰之道授之以禦暴保民之方而中國又皆同
心一德救患分災使有所依憑無憂強暴乃爲盡誠

耳不然則寧不得其助而不忍苟欺其愚徒欲濟己
之成而不顧遺彼之禍仁者弗爲也穀梁子曰貫之
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
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
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爲此說
者其知春秋之意矣

冬十月不雨

一月不雨則書月說見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下非每
時而一書也一月不雨雖未爲旱災然恒暘之變亦
天道之不和也故僖公三不雨公羊皆以爲記異得

之矣○僖公非賢君也始則背齊會而敗邾中則瞰
齊衰而滅項終則乞楚師而伐齊棄義趨利報怨行
私無所不有特爲周公之後齊霸所賴以成而桓公
每庇翼之故能不失聲聞耳豈真有志於民者哉先
儒乃盛稱其務農重穀閔雨憂民之美得非狥虛名
而不求實德者歟

楚人侵鄭

張洽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用子文爲令尹
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
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

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甲子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舒鄾姓皐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今直隸廬州府是其地也舒有數種謂之群舒僖公時猶合爲一故總謂之舒至文宣時舒始分爲三種而不能統於一矣一曰舒蓼一曰舒庸一曰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皆繫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南有廬江廬江南有舒城

皆群舒之地但不知孰爲舒蓼孰爲舒庸孰爲舒鳩耳其後楚滅舒蓼舒庸舒鳩而不見别有滅舒者可見舒即群舒之總名也○胡宏氏曰取不言滅者取爲附庸不絶其祀也家鉉翁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六月雨

書六月雨見彌月而雨非志喜也不雨而止即雨矣因不雨以見雨則不必書雨曰冬十月不雨則十一十二月雨矣曰春王正月不雨則二月三月雨矣曰夏四月不雨則五月雨矣公羊云上雨而未甚正謂六月已上之月有雨而非大雨也至六月彌月以雨則太過矣周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二麥方熟宜暘之時而雨太過則亦傷農雖未爲大災亦見恒雨之變也餘互見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陽穀在齊之西鄙非江黄之便道也宋公致江黄遠至於此蓋就齊桓所在而爲謀亦欲密其迹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黄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

聲援此其謀也是會也所託惟在宋公諸侯不與焉亦猶貫之盟耳先儒以爲大會未言不又誤乎○張洽氏曰去年盟江黄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孫明復曰涖臨也凡言涖盟者受盟于彼也來盟者受盟于我也餘見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來盟下○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黄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爲師期之理蓋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

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爲之招徠受事即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涖盟趙鵬飛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而魯人從齊之心至是始固矣

楚人伐鄭

李廉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四年乙丑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齊桓自北杏之後未嘗與蔡會盟蓋蔡與楚鄰爲楚

所逼雖欲招徠必不肯至故大合諸侯出其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降者則蔡人勢必潰散奔告于楚而楚人震恐不知所爲此齊桓素定出奇之計也豈若左傳所載蔡姬乘舟蕩公之謬說哉趙鵬飛氏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說者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戶門啓矣○齊桓合諸侯雖從

簡便然會鄄盟幽之際制猶未定故曹嘗列於小國與邾滕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爲同會之常而諸小國皆附賦於所樂從之國不親行矣薛季宣曰許男何以先乎曹大也非禮班之序也詳見桓十六年伐鄭及莊十六年盟幽下

遂伐楚次于陘

陘在召陵南漢志云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蓋召陵蔡地今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其地近在蔡西距楚尚遠杜元凱以爲楚地豈據後日爲楚所併而言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齊合諸侯本

爲楚也故兵既侵蔡而即伐楚以繼之侵蔡者奇兵也伐楚者正兵也然次陘以俟告詞而不即進兵相逼亦可見桓公從容待敵以全取勝之謀矣○按桓公所以責楚者必以其陵虐諸夏爲辭也若左傳所載包茅不貢昭王不復之事則其詞不足以服楚桓公管仲之智豈宜不及此哉况楚始受封五十里濱江小國漢水沮漳皆非境內其初勢猶未盛必不敢加逆於巡狩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盛時九伐之法猶未弛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

耳不足信也至真德秀氏則謂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責之盖爲桓公失德者多恐楚揣斥以對此又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楚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也此其罪狀尚屬未明必有含容廉開悔過雖湯武專征諸侯亦豈肯盡發其隱哉盖桓公所爲雖非王道然名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匡天下使諸侯皆知尊王攘夷終春秋之世楚雖強横而覇緒相沿人心不泯諸侯無敢黜周而王楚者桓公之功於是爲大矣此其所以爲仗義執言之兵而孔子亦許其爲正也歟然則孟子以爲春

秋無義戰何邪盖非天吏而伐國則是以力服人摟諸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逆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仁無思不服者何如哉餘見莊十四年伐宋下

夏許男新臣卒

胡康侯曰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頴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彊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説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許穆公新臣卒子業嗣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屈氏完名楚卿也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杜元凱曰師于陘之師召陵頴川縣按頴川即今鈞州東界許州郾城縣餘見次陘下○來盟者自外請盟之辭曰來盟則既盟矣孔頴達氏以爲屈完本

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後儒多宗其說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盟退召陵而始盟耳如此則云如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哉况經中凡書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別出一盟是再盟矣盖屈完初至于陘本畏齊師之盛而求服也故先請爲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歸楚則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書盟歟但來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出齊意耳然即召陵之盟而又有以見楚人之心未足深信也何

於慕義則一言即孚何待再盟哉書盟于召陵而楚人滅弦圍許滅黄伐徐之端已見於此矣然桓公但知懐遠以徳而已何暇計其他哉師徒不勤兵刃不血而強楚屈服諸侯用寧雖不足以盡合王者之心亦庶幾舞干苗格因壘崇降之事矣豈非二百四十二年之所僅見哉故孫明復曰召陵之盟專與桓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氏與袁同濤塗名陳卿也凡執人皆使其國衆執之以聽命故恒不稱君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左氏公羊皆以轅濤塗欲辟軍道故齊執之如此則小事耳責以大義薄示刑威斯已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桓公雖非以徳行仁然必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輙以重怒加陳此令之諸侯之所爲也管仲以練達賢臣豈應聽其爲此暴虐失人心之事乎況當時天下諸侯大兵雲集強楚方服威振華夷而齊之軍令素嚴法宜畫一濤塗安敢復行辟軍之術哉○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不復與齊會盟蓋陳之爲國南與蔡鄭勢必懼楚而又以殺公子御寇之故懐疑於齊此必有挾楚抗齊之志者也說已見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下矣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恐陳漏泄事機不以腹心相託但示之以坦懐而已觀江黄於陳爲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以爲陳人隂懐二心異日必先向楚故乘楚服即執濤塗以其執陳政也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侵而皆以魯主焉以示陳之與國如魯遠國如江黄皆爲我用而七大國之兵迭爲侵擾勢不可當凡以威陳而已此固霸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天下之故豈爲陳大夫一謀不恊而發哉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穀梁傳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内師也吳澂氏曰江黄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黄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大伐楚之功也公與齊桓他會多不致此獨致者亦以伐楚事大也六年伐鄭事干攘楚故亦致之見齊霸之時諸侯所重在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魯以卿出六國皆以人行統在卿矣伐陳則使魯臣率江黃之人侵陳則使魯卿率六國之人盖齊桓以魯與陳相好示陳以能用魯也

五年丙寅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生重耳小戎狐生夷吾驪戎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

嬖譖群公子將立奚齊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狄夷吾奔梁○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若本無欲殺之心而智慮不周因事致死雖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猶不可加之以殺況父之於子乎故哀姜自縊齊所欲討也以桓公未有賜死之命故止書薨夷況本無欲殺之心乎申生爲驪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殺其傅矣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自縊實晉侯拒不得通而逼令自殺其爲賜死無疑故直稱晉侯罪獻公之嬖寵庶孽本有欲殺其世子之心矣左氏所記申生不辯不行以安驪姬之說亦因其父志不可回而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雖新城亦不必奔矣既奔新城則申生猶望其父以不殺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赦則申生知無所逃不得不自縊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於晉侯書殺之意而豈虛加以立義哉○張洽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所謂爲人

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之子其後爲成公是時未立爲世子故不稱名○吴澂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盖伯姬預欲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高閌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

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如之何而勝朝乎○今按杞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魯婿必無不訃喪之理然而不書卒者魯弱其君因有諸侯之事出外日久遂不弔也詳見七年曹伯班卒下

夏公孫茲如牟

齊桓之時事從簡省故小國皆不與會盟而貢賦則助大國如附庸然牟自桓十五年來朝已屬於魯魯以從齊侵伐會盟之故故使公孫茲如牟取貢賦之助焉見魯之政令無常小國不服而不免於征求也

○左傳以公孫茲如牟爲娶雖請命而行實私事也

春秋中凡如此類亦多矣非關天下之故法不應書娶焉之說非也趙鵬飛氏以爲私交則當與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同例然而公子友特書其事則以其棄官而去爲他日來歸張本耳茲以國事書亦豈得爲私行哉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范寧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王世子與諸侯齊列啖叔佐曰齊不敢爲會主故不云會齊侯

○王世子名鄭惠王后陳嬀之子也按史記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杜元凱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竊謂齊桓之會王世子必有道焉誠使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爲植黨齊桓率諸侯徑請于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爲脅君未見其爲可也蓋必齊桓會衆請朝以誠悃懇陳頤奉王世子之意而惠王感悟知義之不可易也因遂下令免朝使王世子就會諸侯焉如此則於禮爲順於情爲安齊桓有翼戴之功惠王亦從諫之美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咸得矣苟非如此感乎勢必不久

齊桓必非不謀成者霸者一興而王室遂定其功豈可少哉○杜元凱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會不應如是之遠疑首止必近周疆非衛地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之盟欲諸侯翼戴王世子也○世子不與盟故言諸侯以別之會盟異月故復言首止此書法之常耳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胡康侯以爲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書重詞複有大美焉則鑿矣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氏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此說恐未必然何也惠王既使王世子出會則已從齊請不疑矣安有會畢而盟又復陰沮鄭伯者哉況鄭伯連歲從齊與諸侯同事何以見其不朝而有懼也此蓋叔帶之黨欲撓齊事故假王命以離鄭心耳且楚自召陵求盟雖已輸服而譊愿之口猶爲鄭危鄭乃楚患易及之國烏得而不動邪不察人言而逃歸即楚蓋本鄭伯庸愚而不虞近禍耳顧併惠王從

諫之美而失之則將謂齊桓首止之盟乃拂王心而強爲者乎○胡康侯曰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趙鵬飛氏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關輕重然桓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桓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

楚人滅弦　弦子奔黃

任公輔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即杜元凱所謂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者也楚稱人將卑師少也豈必鬬穀於菟領兵哉餘見莊十年譚子奔莒下○左氏傳曰江黃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高閌氏曰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冠中國之兆也張洽氏曰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黃震氏曰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哉弦非黃比也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齊之罪耳餘見十一年楚人伐黃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則其國滅矣何以不言滅邪虞之土地人民已服屬於晉特其君存焉耳執其君不矜其所不能也故不言以歸不言所舍以爲猶存於其國耳其君雖存而實爲晉所制若一匹夫然亦自是而亡矣是故滅人之國而毀其宗廟社稷則曰滅未滅其國而收其貢賦以爲附庸則曰取以兵脅之而強使服已則曰降三者咸無稱焉而惟曰執虞公見晉已縕其地而得其民制一匹夫何難焉則不待勞兵力而虞自亡也然則不書虞亡者晉實

制之與外患未逼魚爛而亡者異矣但比滅下陽以觀而虞已囿晉術中亡可知也虞公不名者見執而始有悟僅能不屈焉耳噬臍何及哉

春秋私考卷之十一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起丁夘僖公六年
盡丙子僖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丁夘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黄震氏曰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新城杜元凱以爲鄭新密即今鈞州密縣南近方城必爲楚導故諸侯之師越鄭都而圍之趙鵬飛氏以新城爲虎牢則非矣伐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趙伯循曰將卑師少何能圍國竊意兵精人勇不在於多以臨弱國人誰敢當若但環攻四面絶其往來雖人少亦謂之圍矣奚必厚繞數匝哉觀昭二十五年圍成僅用所居郠邑之人則書圍信不繫乎人衆也餘互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下○楚欲救鄭故圍許是其志未嘗不欲圍中國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書遂救許見桓公之急於救患

矣楚雖服於召陵而尚乘時竊發非齊桓公勤於攘却則其爲患豈止此哉終桓公之世不敢大肆於中國者皆由能抑其暴故也趙汸氏曰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諸侯救許而楚還楚固畏齊之強也○黃震氏曰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許不旋踵與洮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失之誣爾秋救許而楚子已還至冬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而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冬公至自伐鄭

黃震氏曰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餘見四年公至自伐楚下

七年戊辰

春齊人伐鄭

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而諸侯之心搖矣此天下之大機也故桓公急於服鄭張洽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黎來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通也○齊嘗輔宋爭郳令則進郳爲小邾子而仍使附魯故來朝桓公霸令之行諸侯無朝者而獨此小邾朝焉則以附庸之故也亦禮之所不能盡禁者耳餘見莊十五年伐郳下

鄭殺其大夫申侯

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申本國名而邑於楚以國爲氏者也侯者名也申侯由楚而仕鄭故鄭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以說於齊不罪己而責其臣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

見其殺非正刑也黃震氏曰申侯本自楚來鄭故導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說齊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己於齊譖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爲說○凡列侯之臣以名繫氏貴戚之臣稱公子公孫皆爲卿者也置卿因國大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於天子若大夫則諸侯自命而以名通此禮之常而卿大夫之所以別也春秋時凡爲卿者皆不請王命矣故於其見殺雖卿亦謂之大夫王制以卿爲上大夫而下言大夫又別有上下二等前後自相牴牾至以次

國一卿小國二卿命於其君而不命於天子則於理
尤爲不通漢儒附會之說其亦不察於春秋不書卿
而書大夫之義矣然卿必有職如太宰司空之類皆
官名也而卿大夫之等則其爵也春秋於大夫未有
書其官者見其非公選也當時用人或以私愛而登
庸或以世官而承襲官無專職兼攝無常皆非因德
而授任者也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耳胡康侯以爲
不書官者不與其自爲卿也夫魯之單伯鄭之祭仲
皆命大夫也而亦不書官此豈繫於不命而自爲卿
乎張洽氏以爲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
城之書亦非也蓋司馬司城義繫於官耳若宋果得
自命則華向皇樂之族以貴卿而見於經者亦多矣
何以悉不書官乎此皆不通之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杜元凱曰魯地高平方與縣有甯母亭按方與
即今兗州府魚臺縣其地在宋北而西近曹蓋謀曹
故也左氏以爲謀鄭則是年春齊人伐鄭而鄭殺申
侯以說方懼齊見絕求通無門何待於齊謀哉若果
爲鄭而謀則此時鄭當即請盟矣何復遲疑至於盟
洮時乎此傳之不切於事情者也意者三族違命之

說本是曹事或別有因而左氏失其本意誤言於鄭
耳左氏又謂子華奸命而齊侯辭焉則子華宜在所
黜矣而並列會盟於文何以畧不少見乎蓋鄭伯懼
于齊怒先使子華求通以爲已謝罪之地子華實與
甯母之盟矣餘見本年曹伯班卒及八年盟洮下

曹伯班卒

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
代立令班卒子襄嗣是爲共公○曹伯班卒不書日
不訃也曹昭公與魯同盟日久而齊桓時諸侯方睦
何以不訃乎嗣子有爭故也甯母之盟曹伯不預必
以其有危疾而爲之謀定其後耳嗣君未定則不暇
訃喪而諸侯先使人弔之矣故録其卒○凡外諸侯
卒魯往弔雖不訃亦書卒如曹昭公班是也魯不往
弔則雖訃亦不書卒如曹僖公赤是也以杞事觀焉
杞惠公之夫人伯姬莊公女也惠公之卒必無不訃
之理而經不書蓋魯務其君而不弔也杞伯姬卒亦
不書則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誤詳見本條趙汸
氏曰魯素卑杞故雖告而不弔爾不然杞小魯大[illegible]
敢匿其女與壻之喪而不告乎故知凡書卒者皆魯
往弔也

公子友如齊

趙鵬飛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卽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也○今按諸侯無朝聘之禮故魯君臣之事齊也皆止言如齊桓主霸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然則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於僖

公親往以五年爲期則必古者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也而舊論相傳例稱朝聘則誤矣餘見十三年公子友如齊下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己巳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鄭伯乞盟

洮杜元凱以爲曹地水經註曰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今按鄄城卽今濮州南界於曹則洮當在今曹州之北境古曹地也汪克寛氏引鄭漁仲所謂洮水出西羌中者當之則甚誤矣○齊桓公以曹共公始立恐其國人未靖也故復卽其地而爲此盟見桓公之能善鄰也左氏以爲惠王崩襄王不發喪而告齊以謀王室蓋因曹故而誤言於王耳○鄭伯聞齊將會洮謀曹故來乞盟其初棄首止之盟而逃本迎惠王意也惠王閔之故欲爲鄭伯求解耳而使王人來因預盟焉此豈齊所要哉鄭伯所乞者盟而倚於王人言乞盟則已得預盟可知乞者卑遜自屈之辭鄭之爲此宜矣以天王而亦使人下齊蓋爲私情所係也何足以言君道哉桓公知尊王室故序王人爲首

本常禮耳非春秋特立此例也

夏狄伐晋

晋方盛强威加群狄而狄得伐之者蓋獻公自殺世子申生之後國人冤之而群臣亦多不協得非狄有以乘其隙邪然則有國家者欲治四夷當以内治爲本矣○晋距齊甚遠未嘗相通狄之伐晋於齊何預邪而吳澂氏亦謂桓公不能攘豈不過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向氏曰夫人者

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劉原父曰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成之爲夫人以妾爲嫡也孫明復曰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禘用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也齊履謙氏曰致者三月廟見以成婦之名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即其事也今按婚禮云舅姑既没則婦三月乃奠菜禮記云婦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盖天子至於士皆當以夕成婚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舅姑無三月廟見之禮三月廟見乃舅姑既没之事以婦致之於廟故謂之致凡廟見未有見禰而止

者祭禰之後群廟必皆見之但以舅姑爲親故先見禰廟而後及祖禮家偶畧見祖之文耳諸侯娶夫人在先君既没之後禮必三月廟見故致夫人於親廟禮之常也但禘無致夫人之禮盖禘之爲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魯則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於致夫人何預焉是時僖公以私恩崇母又與諸侯娶夫人者異矣他日成風薨葬已見其僭則凡廟見之常弗書可也特舉禘祭而致之則褻文王輕周公矣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夫人去其姓氏義繫於夫人也夫人之致不當於禘盖不特爲妾母也諸家多

謂成風以妾僣嫡之故去其姓氏而不言禘無致夫人之禮則經之文義晦矣将使後之嫡夫人三月廟見者皆可以禘致爲常禮乎夫人之義不明久矣左氏以爲莊公夫人哀姜公羊以爲僖公夫人齊女夫哀姜之致是謂祔也哀姜薨在元年既以夫人禮葬安得踰七年之久而始祔乎僖公之娶本在未即位之前故夫人之至不見於經經無夫人始至之書何所因而有廟見邪此其爲說皆由不知禘致之非禮故也然則禘致夫人古無此禮特自成風始耳至宣公亦援成風故事立敬嬴爲夫人而經不書禘致者

豈魯人知此禮之爲非而遂廢歟○不書日闕文也禘說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此惠王間也惠王之立繼桓王之世說見桓十五年天王崩下至是惠王崩子鄭嗣是爲襄王○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是也春秋之時諸侯皆不親奔喪矣則以王室自弱但得賻賵禮至則不責諸侯之親行耳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

九年　庚午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御說賢君也齊桓始霸惟宋桓公最與同心而致諸侯從齊與有力焉僖公既與同盟又相接壤其卒也必無不往會葬之禮而經不書葬者襄公方有子喪而出會諸侯于葵丘故葬禮遂簡諸侯亦不遣人往會耳趙汸氏曰桓公御說不書葬蓋迫於葵丘之會不及以禮致諸侯之送葬者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冢宰也公三公也以冢宰兼三公者也義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宰周公名孔即周公閱也見春秋列傳周本漢扶風雍縣今鳳翔府岐山縣地即岐周也

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二公別於東都受采仍存周召之名而已非西周矣晉書地道記曰河東郡垣縣有召亭此爲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蓋召公邑亦東周畿内地也孔穎達氏曰周地無聞焉豈亦近於成周者邢周爲采邑起於周公旦其元子伯禽既封於魯采邑亦當以其次子世守故孔穎達氏曰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周公召公是也則春秋中凡言周公者皆周公旦之裔矣張洽氏曰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貴有常尊之比也〇穀梁子曰宋稱子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前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此論甚正但以春秋之例推之則稱子者未踰年之恒辭不爲喪在殯也況宋公御說卒於正月其葬不見於經而葵丘之會在夏安知宋子不速治葬事而出會乎〇葵丘鄭漁仲以爲齊地是也故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元凱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今在縣西二十里及於此則註曰陳留外黃縣失之矣〇葵丘之會會宰孔也非諸侯會而宰孔始來也宰孔之來豈齊桓有要於王哉蓋襄王之位桓公所定也以其能

匡天下故特報之而立方數月即使錫命焉則宰孔必親至於齊矣桓公合諸侯而爲會所以重王命也〇按錫命者必命爲侯伯也故齊緣此即大明王禁而使諸侯報成焉史記所謂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左氏但曰賜胙又曰加勞賜一級而莊二十七年霸功未著之時乃遽虛張召伯廖錫命之事則皆失其義也夫襄王於此既以弓矢大路錫齊桓而又於二十八年錫晉文亦以弓矢大路則皆命以牧伯之事而二霸得專征伐矣如此則事有關於天下之故而春秋何以不書蓋桓文之專征伐而

挾震主之威久矣豈待於錫命哉襄王特感二霸定位之恩因而還就其意耳故畧之以同於外事之例明其不足録也故啖叔佐曰桓文之覇不書錫命蓋有微旨也殆謂此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内女嫁爲諸侯妻則繫國此不繫國未適人也伯姬僖公長女也僖公夫人始至不見於經未立而先娶也何以知之伯字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之如此則伯姬之生當在莊公時矣書卒者恩禮有加也義與卒公子同公穀所謂以成人之禮喪之是也

啖叔佐曰内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桓以王既錫命於是大明王禁於諸侯矣五命之辭雖皆正論亦不過道之以政而已然束牲載書而諸侯咸喻其視歃血以要人者大不侔矣此桓公之所以爲盛也○云諸侯盟則宰不預矣此見桓文之時猶未敢私要王臣以假其威重也○桓盟不日此何以日以天子之命行於諸侯則急於期會矣公羊謂其震矜殆以此歟

甲午晉侯詭諸卒

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訃而魯往弔故書其卒卒以日故知其訃也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時猶爲僻壤至是其國日強欲脩喪紀以魯同姓故來訃焉而魯亦遣使往弔也凡不往弔者雖訃亦不書卒矣蓋不會者禮猶畧耳○按晉雖同姓而前此喪俱不訃吴隨北燕亦然可見地非同盟而親盡則禮有節矣其後因勢盛强而私相通問者豈非王制之所禁乎若郕郜諸同姓國雖在同盟之地而不一紀其卒者則以國小服屬於人而不敢訃喪以煩大國之弔矣

餘詳見七年曹伯班卒及隱七年滕侯卒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氏克名晉卿里克中立者也則與驪姬爲黨矣何爲而殺奚齊乎夫中立之言出於國語今詳優施所以告里克者識陋術疎非長策也蓋申生已立爲世子矣驪姬譖之獻公而欲易以奚齊所忌者里克耳優施欲爲驪姬說之但可微示獻公廢立之意而已欲殺申生其謀甚密雖驪姬亦安肯先露機緘哉況里克執政又與丕鄭皆申生之黨志必相通何爲而遽以情實告之此語左傳所無未必得實意者以申

生既殺重耳夷吾皆奔而里丕猶免謂其懼禍不言
也故附爲此說耳所傳一誤而里克所以殺奚齊之
故遂不明矣觀里克之殺奚齊則豈眞從優施之言
而中立者哉詳見十年弑卓下○其君之子云者未
立之恒稱公羊以爲未踰年之君非也遇弑雖未踰
年稱君觀商人亦未踰年而曰齊人弑其君則可知
矣廬全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
也

十年 辛未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之如齊非朝也桓公之時方明王制諸侯無相朝
聘者惟附庸之國如小邾子則或私自稱朝乃曲盡
附庸之情耳而亦非先王之制也然則公之如齊必
以桓公葵丘盟禁之後諸侯聽命而以國事報成焉
此必古者諸侯事方伯之期而桓公仍著爲令耳然
霸者號令天下幾於改物雖管仲之家猶設反坫則
諸侯皆至其私第而於君又可知矣豈能盡合先王
時方伯覲諸侯之禮哉

狄滅溫 溫子奔衛

溫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已姓顓帝裔孫封於蘇鄴西
蘇城是也今按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
地南近衛而東界於狄者也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則
地已入於狄矣左氏以溫子爲蘇子故傳又曰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杜元凱因之註云周司寇蘇公之後
今考蘇子至文十年復見於經未嘗滅也其采邑在
今河南懷慶府南五十里即晉文會溫之溫則周畿
內地而與鄴西之溫本不同也今比而同之遂以狄
滅之溫爲畿內蘇忿生之邑則誤矣及考左氏於僖
二十五年又謂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則是以蘇子
之邑已與晉也然十八年之間蘇子尚爲卿士而未

絕其說豈可通乎○吳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
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
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溫亦
霸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卓者奚齊之弟詳見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下竊謂
卓蓋即懷公也辯見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卓見
弑而兄夷吾立是爲惠公○左氏傳曰晉獻公卒里
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
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對

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卓荀息死之按里克丕鄭荀息皆晉卿也申生之殺重耳夷吾既皆出奔獻公以里丕為世子之黨而息忠信可以託孤遂以奚齊屬之而併及卓馬夫陷殺申生者驪姬也奚齊方當幼弱未必預謀故春秋於奚齊不以賊討而以子書謂雖勿殺可也況卓以驪姬娣子又何罪乎荀息受託於申生既殺之後未為從君於昏也然國人方以申生之死爲冤而里克實忌奚齊之立故殺奚齊而迎立重耳國語所載里克

及丕鄭使屠岸夷請納重耳者必即此時事也蓋從衆望而假以公心猶有可諉及重耳不欲犯亂辭使不從則荀息乃執先君之命以立卓里丕亦既北面事之而爲君矣卓立而夷吾陰結里丕以求入馬於是克又弑卓而立夷吾此何以自解哉事之本末固有次序而國語載納文公事於弑卓之後則有所不通矣且荀息之死實死於卓於奚齊可以不死者也然里克必不以殺奚齊之謀告之而左氏以爲里克将殺奚齊先告荀息息將死之而里克謂為無益此豈近於人情邪○張洽氏曰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荀氏息名胡康侯曰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世衰道微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别是一種杜元凱以北戎爲山戎趙伯循曰伐北戎不稱山戎即非山戎也汪克寬氏曰書戎有姜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别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山戎説見莊三十年伐山戎下北戎盖在

燕西狄北其必在今紫荊倒馬諸關之地歟北戎未嘗爲患而距齊甚遠何以伐之桓公見狄滅溫勢難猝制而又恐其與北戎合也故託以邊疆之警而親率許男往伐焉其實將服北戎以威狄也北戎不虞其來而齊兵忽至則易爲力耳桓公之計於是乎窮矣楚之圍許諸侯嘗救之已爲許而勞者也故伐北戎專以役許而於諸侯稍休息焉亦見桓公之節制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之立左氏謂郤芮使賂秦以求入夫惠公在

梁本晉西小國也何預於秦而賂之且百里奚時方用事於秦而穆公又賢君必不助人為弑逆者蓋陰結秦公子枝輩外示聲威耳實則內成里丕之弑也故卓子之弑夷吾實預聞之不然則里克手刃弑君宜以賊討而先絕仕籍何以不去其大夫而寓罪狀不明之辭邪公羊子曰里克立惠公公曰爾既殺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此惠公疑克之本意也但欲泯其預弑之迹則假他罪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而曰殺大夫義與衛獻公殺甯喜同○胡康侯曰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不死於世子

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晉惠公預於弑君天下大惡是時齊桓主霸方明大義何爲而不討邪蓋非糾合之國也晉在北方遠於楚患莫能強其從焉尚欲圖之徒分兵力則亦置而不理聽其獨當秦狄而已矣左氏謂齊隰朋會秦師納晉惠公不惟不知齊桓管仲秦穆百里奚之必不黨逆且齊與秦晉本未相通桓公亦安肯遠為越險出師邪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 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氏鄭父名即左傳所謂丕鄭也丕鄭者里克之黨與里克同納惠公既殺里克未有不疑丕鄭者特以不欲一時併戮故且外示寬容耳左傳所謂丕鄭告秦以出晉君納重耳之言正惠公所加之罪未必實有是事也蓋里克之殺在去年之夏而鄭已如秦矣果有是言則何待於半年之後而事始發邪且臣有貳心法亦當以罪討不得以罪狀不明之辭而稱大夫矣故丕鄭之殺非其罪也而假國法以治之故特稱國而不去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姜氏僖公夫人聲姜也蓋齊公族之女或以為桓公女則非矣蓋僖公娶在未立之前毋賤名微議立之所不及桓公安得遽以女妻之乎觀僖公即位之初於齊尚未親厚其非桓公女明矣但亦近族故得與為會耳桓自癸丘以來功成名遂而威嚴亦少霽矣故於人有親而婚姻不遠意雖若厚而大閑則踰無以率諸侯矣霸業之不振有以哉高閌氏曰以兩君為會而婦女厠於其間非禮也

秋八月大雩

八月大雩以旱舉也旱非一月恒陽之所成也一月
恒陽不足為灾積久陽亢而成旱耳旱月始為灾而
舉雩故書於八月而恒陽之積久可知矣不言日者
日必以辛常事不書也詳見桓五年秋大雩下
冬楚人伐黄
滅未有書伐者皆兵一至而即滅也冬楚人伐黄而
明年夏始滅之未嘗圍也何以頓兵日久邪盖伐兵
既退而又往滅也則非一時事矣黄既服齊不供楚
貢故楚伐之然亦未遣大將未用大師姑以試齊耳
當滅弦時先已芟夷黄黨矣而齊無救黄之圖至是

伐又不救則楚何有於齊哉黄亦失所恃矣書伐於
前而書滅於後所以罪桓公之負黄也陳傳良氏曰
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
以亡其國耳餘見二年盟于貫下
十有二年癸酉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滅例見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下
秋七月
是時管仲死矣齊桓之不能慎終自失管仲始穀梁
以為管仲死而楚滅黄是也左氏於此序齊使管仲
平戎於王事不惟仲之不死無所據而平戎之說亦
妄誕之甚也果有此事則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莫
有大於此者而春秋可以不書乎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陳宣公杵臼子款嗣是為穆公
十有三年甲戌
春狄侵衛
霸者之德不能及遠當齊桓之盛狄不敢窺中國者
僅十年耳其後乘間竊發亦有以量中國矣吳澂氏

曰北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霸業方盛狄
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今管仲已亡霸業浸
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而東界於齊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
鹹之地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元凱曰東郡濮陽
東南有鹹城是已是年春狄侵衛故為此會以謀備
狄也左氏謂為淮夷病杞之故則不考甚矣夫杞都
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

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郯宋西越徐
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爲難况當時淮夷未嘗
爲中國患乎且於鹹爲會則云杞遠而不切於事情
矣左氏之不足信有如是夫餘見十四年諸侯城緣
陵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預戒事期矣公子友復如
齊所以陳未盡之議也張洽氏曰陽穀寗毋及鹹之
會凡既會後公子友皆如齊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乙亥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者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則以凡舉耳緣
陵不繫之國不可以一國言也夫齊衛接壤而狄當
其北三國所界之處是爲沙鹿而緣陵盖沙鹿間華
夷雜處之地非專屬於一國者矣詳見本年沙鹿崩
下其爲此城殆即蒙恬於河南地霍去病於令居西
各築城而徙人充實之計歟緣陵於齊衛㝡切而亦
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也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
不敢犯衛者十八年桓公安中國之志豈可謂其盡
衰邪左氏以城緣陵爲遷杞巳辨其事於會鹹之下
矣但杜元凱謂緣陵爲杞邑而前漢志北海營陵註
引應劭曰師尚父封於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陵
春秋謂之緣陵而鄭漁仲因之亦指爲營丘則其失
益遠矣夫營丘城在今昌樂縣東南實太公始封之
地也其後徙都臨菑相距百餘里間耳桓公不惟不
肯輕棄先祖故都而卧榻之内亦必不容人鼾睡者
况杞故都雍丘距營丘千二百里許而遠遷於此豈
所以便杞邪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不足據也桓公安
中國之志如此則猶足以聯屬諸侯孰謂震矜萌而

九國叛哉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　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莊公女也舊說以爲僖公女非矣古者稱字
以伯孟仲叔季爲次而季在叔下觀魯叔牙爲季友
兄可知矣僖公長女伯姬既卒其少女叔姬嫁杞桓
公又有子叔姬嫁齊昭公矣安得季姬反在叔姬之
上邪季姬不繫國女而非婦也其稱字盖已許嫁於
鄫矣故與鄫遇而先儒以爲使自擇配者亦非矣季
姬所爲如此而公弗禁其必成風所出而溺於母愛
歟崔西疇曰後書季姬歸于鄫是始嫁之文則此時

季姬猶未嫁也乃與鄫子遇又終歸之于鄫此何義哉吴澂氏曰未嫁之女而與鄫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鄫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何以居人上乎○鄫亦作繒鄭漁仲曰鄫姒姓子爵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也按承縣註見莊五年郳黎來來朝下防註見襄十七年齊高固圍防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元凱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按陽平今大名府也治元城縣山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沙鹿土山也以林麓得名故不言山而曰沙鹿西爲衛地東爲齊地其北則狄地也當三界之間則不可繫之國矣沙鹿距晉甚遠而僖公時晉猶未至東方左氏附著晉卜偃之言而後儒因以爲晉地其亦不之考歟鄭漁仲曰沙鹿不盡晉地通衛狄此説得之但亦不知此時尚未屬於晉耳是歲齊城緣陵動中國之諸侯而緣陵蓋即沙鹿以北華夷雜處之地沙鹿地臨緣陵城於魯事有所繫故聞其崩而得書於策沙鹿之崩變之大者也事關乎夷夏矣餘與成五年梁山崩義同

狄侵鄭

緣陵之城切近於衛且能遏狄東道入齊之衝蓋桓公所以爲己謀者重而衛患亦少殺耳不越三時狄遂由西道以侵鄭竟不能急發一兵以截其歸路見覇威不振而狄無所畏也若衛文公任狄往來境上畧無追逐之兵則亦無備甚矣至其後世終受狄患而至於遷都帝丘也宜哉

冬蔡侯肸卒

蔡穆公肸卒子甲午嗣是爲莊公蔡從楚者也故不訃喪而魯亦往弔不欲失同姓之情耳汪克寬氏曰

穆公父獻舞見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十有五年丙子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張洽氏以爲絶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則過矣詳見十年公如齊下

楚人伐徐

齊桓自召陵服楚以來未嘗不在諸侯之事不可謂其盡怠也然身任安攘日勤四方桓之鼓舞精神不無少倦而列國之勤勞征役亦既重煩漸不若初年

之舊發矣夫桓公所恃以服人心者威耳雖素望加於友邦未敢遠其節制而楚遠在南疆久已習知中國形勢固有以先窺其南畧之不能矣徐距楚尚遠而近在江淮之間亦楚所利之國也僖三年恃從齊而取舒舒則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待時而後伐之齊盖反圄於楚筭中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鄭漁仲曰牡丘齊地與匡近今按一統志云牡丘城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但與匡地不相近耳孫明復

曰衛地則又不當在東昌矣杜元凱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按一統志云匡城在開封府睢州西二十里盖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則割入睢州矣○齊桓晚歲憚於用兵故十一年楚伐黄十五年狄侵鄭皆當急救者也而齊不理焉諸侯亦因有怠心矣至是楚人伐徐桓公雖以爲耻而人心不一則不得不爲盟以要之此牡丘之盟所以講也然齊亦懼於損威不欲親往則進次于匡以張兵勢而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次其本意也故以遂書然使大夫往救猶愈於不救耳而霸威之不足以懾楚亦可

見矣胡康侯曰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恊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戴溪氏曰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牡丘謀救徐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爲救徐之名也徐卒爲楚所敗公孫敖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神農之後楚之與國杜元凱曰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一百八十里是也○齊桓之志既衰而德亦不足以服楚故楚伐徐而不能郤則又出師伐其與國將謂攻所必救而厲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策也伐厲兵遣而諸侯散歸逾二月而公至矣桓公尚有何策能禦楚哉○張洽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趙汸氏曰厲者屬楚之微國也桓公合七國之君盟

于牡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與國之微者齊爲不競矣齊率諸侯攘夷狄以安中國也而卒不競於楚以力假仁者則有時而窮也○諸侯皆在會而獨遣曹師同伐厲者以諸侯志怠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黄震氏曰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已歷三時矣

季姬歸于鄫

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穀皆以晦爲冥非也趙伯循曰晦者晦朔之晦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夷謚伯字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耳此大夫已沒之恒稱趙伯循曰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是也先儒皆謂夷伯爲公子展夫展無駭之王父字也當其時尚未賜氏宜以字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蓋魯之大夫而不可知其爲誰矣⊙夷伯大夫之始祖也故有特廟詳見廟制考義○震大雷震擊之名震而至於壞廟天怒甚矣欲人君敬天之怒也豈必爲夷伯哉左氏以爲展氏有隱慝焉是專爲夷伯而震也太穿鑿矣

冬宋人伐曹

曹自昭公以來與宋桓相厚凡有諸侯之事率從宋往至共公時必以宋襄不及其父意稍忽之而齊之伐厲曹獨從焉宋襄以其私厚於齊也而使人伐之其輕齊爭霸之心已見於此矣趙鵬飛氏曰齊桓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人加兵於曹而諸侯攜貳桓不能制矣李廉氏曰宋曹之爭始

此宋報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元凱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蓋即今泗州地也是時楚兵尚掠徐境以計挑徐出至婁林而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爲文齊桓大合七國以救徐不親致力而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

後敗徐于婁林書以病桓也〇徐以號舉以其兵亂也凡中國兵無統紀如夷狄然者皆但舉號非真以爲夷狄也或曰徐舉號蓋闕文耳劉元父曰徐始稱王故夷狄之非也春秋中徐本稱子未嘗僭王惟漢史載徐偃王事謂爲楚文王滅之與春秋不相合蓋徐偃王乃周穆王時諸侯故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以爲穆王與楚連兵伐徐然以詩考之偃王既稱王蓋世與淮夷共爲患者也周室中衰至宣王始命將伐之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已則伐徐猶不得爲穆王事又豈與楚文王同時哉舉號例見隱二年

會戎于潛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徐廣曰天水郡隴西縣秦亭也在於陜西鞏昌府秦州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之元年即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浸強則盡有岐豐蓋秉周弱而請乞併兼耳周之本意豈肯以故都與秦邪史記以爲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之地則誤信當時自文之言矣〇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爲晉所併後爲桓叔之子萬食邑因以爲氏其地與秦連界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縣南十八里古韓國也〇晉惠公殘忍薄行人也弒君得國遂欲抗秦幸災怒鄰肆爲強暴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及秦則晉志可知矣凡戰不書伐者皆未嘗致伐而即約戰期耳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不惟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且與桓二年魯與宋戰而書伐宋莊二十八年齊與衛戰而書伐衛者例亦不合矣畫蛇添足不亦失實畔經歟秦自僖二年虞虢

下陽時百里奚入秦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雖惠公弒立有罪可聲亦聽王朝所爲置之弗問穆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縶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娼嫉之穆公誤爲所惑於是忿然出與晉戰遂獲其君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已責躬之道實有歉焉此秦誓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竊謂宜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仡仡勇夫必指縶桑諸臣也而娼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而自此之後真能改過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夫穆公得百里奚之

後至僖二十八年自此一戰之外未嘗用兵此可以見賢人之作爲矣惟敗楚城濮圍許圍鄭三役則皆與晉文共成霸事爲中國計者也故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然則古人所謂顯名傳後者豈以戰勝爲功哉世儒不察乃以入滑敗殽之事皆爲穆公所爲則亦不知穆公甚矣詳見僖二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書獲例見元年獲莒拏下劉原父曰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晉侯之獲秦穆公悔而即釋未當以至其

國也凡以諸侯歸至其國者曰以歸因大國私釋而竊歸諸侯不預知者則不書其歸國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事者亦不書大抵左氏敘事與此例不合者皆當以經文考正然則陰飴甥之言雖或有之亦必不當在秦王城也何也惠公若久留秦地雖未至秦都亦當如季孫行父在苕丘之書舍矣

春秋私考卷之十二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起丁丑僖公十六年
盡甲申僖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六年 丁丑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所凝也蓋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邵子曰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鷁陽禽也雌雄相視乘風而孕者也故莊子曰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石隕者陽不翕也鷁退者陰逆驅也此正氣分而妖祲進之象也言宋則散在四鄙言都則專在國中言是月則非戊申同日也五與六偶然之數耳五言石下散在地則察而後知也六言鷁上聚在天則仰而先見也穀梁子曰後數散辭先數聚辭正此意也石隕散於四鄙者五而同在戊申鷁飛過於國都者六而屬於是月則見鷁飛境內欲進而不能者不知其何日矣此春秋時所未有之異也襄公於此盍亦內自省德乎猶不知戒而以強暴陵人何足以弭天變哉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適合五

石六鷁之數盖不在於鬼神之有意而在於感應之相通也○杜元凱曰宋人以為灾告於諸侯故書今按外灾非水火兵戎無赴告之理故劉原父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内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灾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據此則石隕鷁退于宋何以得書乎宋魯鄰也孔子之先宋人也不必魯史察知而春秋亦自有以考得其詳矣况石隕鷁退當世所無之變豈有不知者乎因而書之以記異為重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之卒稱字與仲遂同皆平時為其君所敬而不名也僖公以季友有翼戴之勤宣公以仲遂有援立之力故以殊禮待之字而不名如齊桓之於管仲稱為仲父云爾盖皆不臣之禮也故聖人於其卒也據實而書使人觀其所由而義自見矣先儒以為稱字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此說出於程子竊恐不然盖公孫之子將有承宗之責纔及成童出就師傅則宜有族以别其宗不然則無可屬矣故孫以王父字為氏禮之常也苟其賢也固有父子同朝者雖當祖父之存亦無害於命氏豈待卒而後賜哉且古者賜氏本為世禄非以世官也後世命氏遂以世官自失禮意耳乃遂以生而賜氏為禁豈禮也哉賜族於其孫何必加其祖以孫之受氏而加於其祖之卒則稱其祖者乃氏也非字也然則友之子無佚已可以稱季遂之子歸父已可以稱仲而不必復言公孫矣於理豈可通哉盖其說起於杜元凱論無駭卒後賜氏而後儒因附益之耳不得於言則亦求之吾心而已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内女卒塟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杜元凱以為臨淮郡左右按晉臨淮郡即今泗州盱眙縣地淮水所經之處泗州北五十里為古徐城淮之會盖以去年楚人敗徐婁林而為徐謀楚也齊桓志怠而德衰楚已知其不足畏矣徒謀以救目前豈久安長治之道哉○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預焉何也邢自請從於會耳邢以小國避狄

夷儀桓公憫其新造而[illegible]休息焉者但糾合諸侯常以八大國而相鄰小國各從其便附共賦焉則邢蓋屬於衛者矣自緣陵城守供億重煩而邢賦日加不得復休息焉故訴於齊而欲自當一國之賦不以附人也是時齊必助邢使列於會於是衛文公以齊為抑已而又明年伐齊之憾基於此矣春秋特書邢侯以起邢之所以見滅於衛也然則邢侯何以序於鄭許伯男之下乎因其賦之多寡以為差也

十有七年戊寅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郾姓皐陶之後近六之國史記陳杞世家註云皐陶後有英蓼英蒦未詳黥布傳正義曰英後改為蓼杜元凱曰蓼國安豐蓼縣今按蓼在壽州霍丘縣其西南界六安州即古六國皆皐陶之後也〇桓公為徐謀楚而伐英氏聊以報復塞責耳豈所以服楚之心哉〇王樵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徵矣

夏滅項

項小國蓋在齊魯境上杜元凱曰項國在汝陰項縣即今陳州之項城也魯之至項必越宋陳之境而南近於楚非魯為利之國也何為滅之意者陳州項城即古頓子國與項字相類而後人遂誤以頓地為項耳其實滅國不因近地不惟勢不能遠畧而亦何益於得耶以齊桓之霸而欲兼國廣地所滅惟在譚遂近國其後猶不能保戍者之殲況其他乎按後漢志東平有須昌縣杜元凱以須句國在西北蓋本左氏令考須句不當在此豈其本即項國而又誤項為須邪頓之誤為項也項之誤為須也猶紀之誤為杞也而謂左氏皆足據乎須句詳見二十二年春取須句下〇滅項者本魯君臣合謀公在會而別遣人耳胡

康侯乃謂魯事常諱滅書取此蓋季孫所為不與之諱亦不考於事實矣蓋季友方卒嗣子無聞其孫行父以卒日計之此時尚在稚年當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之朝未專國政季孫焉得擅此事哉且滅與取不同取者取之以為己邑而已其國尚存也滅則宗廟社稷盡毀矣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耳何嘗有意於不諱哉夫僖公本無為善實心特為齊桓仗義畏威強從令桓志稍衰而魯又恃其親厚即肆行矣殊不知桓公主霸禁令猶嚴安有諸侯放恣滅其鄰境而不討者乎討而止公則知罪在公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聲姜也○吳澂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蓋㤗於見聞之非直於禮義之正是以成人之美者惜焉高閌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今按吳氏謂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非也魯之㦸項尚在會時故公後夫人會卞而始自淮之會至則齊之止公不當在諸侯既歸之後矣詳見九月公至自會下○卞說見隱元年盟蔑下

九月公至自會
令按經書公至自會則公非留齊乃在淮也齊謀伐英氏而未有功尚將爲徐謀衡楚之策耳心雖尚顧名義其如死期已迫而智慮不周何哉○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爲齊所止而歸故受賀而以至書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小白卒子昭立是爲孝公○齊桓晉文固非以德服人者然亦假仁義以行於諸侯故其事多有可觀而人亦帖服若據左氏所傳齊桓私孝公而致有五子之爭晉文納懐嬴而公行聚麀之事則是令之諸侯之所爲也不可以爲久假不歸之覇矣當其得志何以令人二公自用管仲舅犯之後皆知勵名節者恐不至此要之五公子之爭在其後世兄弟相繼之日蓋孝公昭公懿公惠公皆桓公子也懿公惠公皆爲弑君者所立至頃公時國猶未靖後人因以爲爭耳以此歸咎桓公不能齊家所致未爲不可但謂桓公死後而五子即爭吾恐諸公子必先及禍無有存者惡能次及爲君哉世儒好言桓文之短往往自陷於誣善不特此也如謂糾爲桓公之兄固爲文

公之君而加之以弑逆將使後世簒奪者欲掩大惡之名以政令欺天下其害教不小矣餘辯見莊九年齊人殺子糾及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下○黃震氏曰覇業惟齊爲盛惟晉爲久惟齊桓晉文爲可以言覇覇之爲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桓晉文是也宋襄秦穆楚莊皆不言覇也覇惟齊晉安有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之世主之者齊桓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力詆桓文者有爲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凡桓文之功皆指以爲桓文之罪嗚呼獨不觀桓

公未起天下之亂爲何如桓公霸而天下定矣桓公甫殁天下之亂又何如文公霸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爲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而顧以爲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殺奪僭竊者終不可盡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今按齊桓晉文之始霸以楚之病中國也是以中國諸侯賴焉欲倚以爲重而推戴之故雖未有王命而其勢可行及楚氛少息則人心漸弛而霸威亦有時而窮矣惟以葵丘踐土之會皆因尊奬王

室而王錫之命故遂得以號令天下諸侯無敢違者至其子孫苟能有志安攘恪承餘烈則人心懼楚猶賴匡扶假借餘威一呼可集而霸圖繼久不絕矣不然則齊晉亦一列國耳安能世世召集諸侯哉晉霸所以能久者其子孫每有英君故也若齊則桓公沒後五子交爭弒君篡國數世相仍所以一衰而即不振耳昔鄭莊公以奸雄之才用其父祖餘烈猶足以示威中國況以英君而嗣霸業乎此晉霸所以能久也餘見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及昭十六年晉侯夷卒下

十有八年杞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左氏以爲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宋以諸侯伐齊非也齊桓公果欲以孝公爲太子而既協於管仲則公心也齊人豈遽違之何待於宋兵何待於持久而交戰邪且孝公者鄭姬所出而鄭不與焉此又理之難通者也杜元凱附益其說以爲

納孝公亦非也若果孝公在外而納之則當書納與魯之納糾晉之納捷菑趙鞅之納蒯聵同辭否則亦當書孝公之入齊矣至於齊人殺公子無虧亦事之大者於法不應不書也而經文何以皆無其事邪及考襄公盟會孝公初未嘗預惟鹿上之盟乃以計愚之卒至伐宋而圍緡則與宋爲讐者也其非襄公所立明矣故齊履謙氏曰考之於經左氏之言有不可信者是已蓋宋襄公無道之君也當桓霸之時久居齊下積忿於中故因其初歿不自度量而輒欲爭霸耳乘喪伐人幸其倉卒及齊人不服日久將歸亦可

見大義不足以一人心矣而後以大衆迎敵必欲一戰取威先聲如此人誰與之昔宋桓公輔齊成霸終始一心而齊亦專倚重焉襄公不能世其父矣其卒無成也宜哉曹邾乆服乎宋無怪其從衛文公每遭狄患桓雖未嘗發兵救之然緣陵之城諸侯同賴衛以會淮時桓公抑己之故獨先負焉真小人懐私背義之心也魯方與齊親厚以其師救善矣惜乎踰時始救救亦不力使宋師復得敗齊亦有愧於大衆之興矣然則魯衛諸君在齊桓時皆號爲賢而今盡見本相不過因人成事而得虚名耳何足齒哉狄之救

齊本惡衛也衛於平時必假齊威以馭狄故特來救以愧其心雖救不及事亦伸義而歸庶幾他日有辭於衛耳而衛之不免於狄禍其幾不在此歟○甗齊地蓋客兵日乆將歸齊師備之出境而宋後獨還擊之故戰於此以宋爲主者宋爲志乎此戰也而齊人不能固壘桉兵諭詞郤敵亦不免爲兩相及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康侯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令桉付託非人亦謂以孝公囑宋襄公也全章獨此語不瑩耳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稱人將卑師少也狄稱人非進之也部伍行列漸同於中國也狄欲正中國故先整其兵耳邢人本非衛敵所以敢於犯衛者恃狄強也狄人志欲陵衛非一日矣特以齊桓主霸故不得甘心焉舉衛負齊正其可以假義之日也邢本小邦自救不暇又無天子

方伯可恃安能起而正人乎苟念齊桓之功而欲恤其後人則亦脩德息民要結與國以通好於齊相時而動可也不然則亦盡事大之禮以誠意感動乎衛而已今乃借狄餘威憤求一逞未有能善其後者何則戎狄豺狼欲不可厭飽即棄去寧復相顧乎邢於是乎失謀矣其見滅於衛也宜哉春秋書此惟以閔其一念之善而於狄人之假義則固爲中國憂矣

十有九年庚辰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稱人微者也例見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下滕子

即宣公名嬰齊按滕子至二十二年伐鄭復見於經亦宣公也其始立不可考蓋當在莊僖之世也春秋纂例謂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而近世左傳類解因以宣公為隱八年即位則距見執之年已八十二歲并未立之年而計之得無近百歲者歟豈宜尚任諸侯之事而為宋所執邪大抵滕之先世以國微故多不詳耳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不書以歸未歸其國而即釋也例見十五年秦獲晉侯下○滕自桓二年服屬於魯至莊十六年為宋桓公所致從齊盟幽而滕改屬宋凡有諸侯之事賦

皆附焉終齊桓之世政從簡便故小國如滕皆不使自列於會蓋由宋以通故也宋襄不道屬國背之伐齊之役滕人不預故宋人責其背已而執嬰齊自是滕復事宋而後三年遂從宋伐鄭終嬰齊之世不從魯矣夫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滕不服宋非有大罪也宋欲求霸而恃威陵轢諸侯暴雪甚矣豈待貶而後見哉薛季宣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霸是已嬰齊不能以理自明而遂屈已以下宋失國君之體矣故本其自賤之實而書名不書以歸見滕已服宋也滕至文十二年始復從魯而朝之詳見宣九年及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皆從宋之國而去年宋所與伐齊者也宋公圖霸而僅能合此二國見大邦之不從矣曹南者范甯氏以為曹之南鄙也宋公親至於此以要盟去曹不遠而曹伯不親會乃以人從則見曹亦有厭心耳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宋襄公之謂矣其霸事之無成也有以哉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高閌氏曰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吳澂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為牲以祭神○邾服宋而與鄫鄰鄫為魯壻則邾所讐之國也為宋致鄫乃邾私意鄫畏宋有伐齊執滕先聲不敢不往但至邾而聞邾子不親赴曹南之盟則姑就邾以盟邾子而已有何罪哉既而國人亂殺用以祭神本邾子之謀也是時宋方以威劫諸侯邾或附勢特用淫刑而以為宋討鄫之名謝宋耳豈必宋預知哉季廣氏以為若宋公使邾執之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蓋亦不以宋為主矣

齊桓既沒中國無主諸侯之放恣遂至於此惜哉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因曹伯不親會曹南而討之也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胡康侯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故子夏爲莒父宰

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衛人伐邢

張洽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罪之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宋襄暴雹諸侯皆有挾楚相抗之心是以陳蔡爲楚致魯以爲此盟內稱會外稱人皆微者初爲之約故君大夫尚未行耳地以齊者其君亦預焉宋既伐[illegible]則齊亦苟且依勢不顧辱先君矣抗宋無能而[illegible]爲重是反開門延盜也陳蔡近楚齊方勢孤尚可以鹿死不擇陰爲解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屬而外患未有加焉乃亦出預此盟僖公烏得爲賢哉

梁亡

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爲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未知是否其地在夏陽梁山按夏陽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蓋即梁山南地界於秦晉之閒者也詳見成五年梁山崩下○是時秦穆公以賢稱而晉惠公以惡著陸淳氏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未必然也夫韓在梁西久爲晉併而梁界其

東與晉接壤安知不爲晉有邪且左氏於此既曰秦取梁而文十年又曰秦伐晉取少梁少梁即梁地也則其說自相牴牾矣○凡強暴毀人宗廟社稷者曰滅非有滅之者而民逃其上曰潰民逃其上而身自滅者曰亡○左氏曰梁亡自取之也梁伯好土功亟城民罷弗堪而潰○穀梁子曰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二十年 辛巳

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南門者杜元凱以爲魯城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以易舊是也穀梁子曰南門者法門也劉原父曰南非一門也蓋謂魯有庫雉路三門乃諸侯南面聽政之所故通謂之南門耳如此則雉門旁設兩觀春秋宜書新作門觀以别於他門矣安得槩言南門邪南門未嘗有壞有災而新作焉可以已者也無故而勞民故書以譏之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觀此則知春秋書新作南門之意矣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詳見隱十年取郜下郜宋之附庸也知宋之不足恃而依魯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夫有西宮則有東宮東宮者世子之所居也然則西宮其妾媵之所居乎禮夫人居中宮媵居西宮此與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當互考

鄭人入滑

凡用兵而言入皆造其國都之名也滑在今偃師縣南姬姓畿內諸侯詳見盟幽及三十三年秦入滑下

○按黄震氏曰滑鄰於鄭而服衛故鄭入之此說本於左氏然畿內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理必以滑本穎叔之黨而倚勢以陵雹鄭境故鄭報之也齊桓既没中國無霸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憚甚矣詳見二十四年狄伐鄭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爲盟也左氏傳曰齊狄盟于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家鉉翁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巳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郤之巳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侯爵漢東大國即今德安府隨州本漢南陽郡隨縣晉屬義陽郡按南陽郡今治南陽縣義陽郡在孝感縣北今皆易舊屬矣隨在滑南一百八十里

此屬尤近楚雖常爲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如楚武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爲季梁在何益是也凡近楚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左氏謂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則猶能與楚抗而後服者也自是亦服楚矣然不至於滅而衰元年猶與楚子圍蔡則隨庶幾能自強者歟

二十有一年壬

春狄侵衛

黃震氏曰前年衛伐邢去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以謀衛難故今年狄侵衛者爲邢故也○許翰氏曰中國

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衡決民被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後漢志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水經註以爲盟鹿上處盖乘氏在今兖州府金鄉縣滑水之南宋之北鄙也杜元凱指汝陰原鹿縣則非矣原鹿在今光州固始界上汝水入淮處宋襄豈宜遠至於此哉○此楚陰與齊合以求於宋推宋爲首盖愚宋之計也而宋公不悟則與鹿上之盟其楚人之鴆毒乎黃震氏曰宋襄愚而妄作楚特以戲視之耳知此意矣

夏大旱

夏者夘辰巳之月也大旱者亢暘爲雩也暘亢於夘辰巳之月則失節甚矣其不以雩書者巳月正脩龍見之雩以此爲歲事之常耳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亦歷夘辰巳之月然而不以旱書者暘猶未亢不爲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爲灾不爲灾則亦但於巳月一脩龍見之常雩而已餘互見文二年不雨下春秋大旱惟此年與宣七年兩書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

公以伐宋

杜元凱曰盂宋地○齊桓之世楚雖浸强然未有稱子者以其來者名徵不登史策而君大夫猶以鄙陋自疑不敢輕至中國也盂之會楚子窺見中國無人則公然親來爲會而居於陳蔡鄭許曹五國之上矣楚子親爲安得沒其實邪○楚與宋會本欲侮之非善意也故齊本預楚鹿上之謀尋亦疑其變詐無常懼而不至宋襄墮其計中不太愚乎趙鵬飛氏曰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讐也見執固無疑矣藏溪氏曰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

一旦圖霸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御侮之心宋人曰
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
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俯
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欒
夷執其會主而中國諸侯拱手聽命尚何以立於世
乎故以同執爲文而五國與楚爲黨之罪見矣胡康
侯曰以楚之强豈能勝蔡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
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illegible]
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
冬公伐邾

黃震氏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鄫魯之親
也而邾執鄫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
宋爲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餘見二十二年伐邾取
須句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人者楚子也宜申楚大夫名本鬬氏未爲卿故不
稱氏使者君命臨遣之辭凡使大夫未有以人言者
其曰人文誤耳然則先儒以爲貶者非歟春秋據實
立文比辭見義初無作意於其間也會盂既稱楚子
矣何獨於其遣使又立一例而稱人邪是若舞文弄

法者之所爲矣楚子實在諸侯之列而稱人者二此
與二十七年圍宋皆誤文也○魯自從齊攘楚不與
楚親惟齊之盟陳蔡爲楚致魯僅遣微者往會然猶
有所觀望故鹿上及盂魯皆不與焉楚欲脅之故來
獻捷也捷即宋公以宋公捷而獻魯不知有中國其
矣戎可以言於捷宋公不可以言於捷蓋中國之羞
也魯自諱耳故穀梁子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於宋
是也餘見莊三十年獻戎捷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史記作亳亳有三故書曰三亳阪尹括地志云宋

州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都北五十里
蒙城爲景亳湯所盟也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
亳按宋州即今歸德州也穀熟故縣在歸德州東南
四十三里今爲穀熟鎮其西近穀丘故名知穀熟所
在則知亳矣是時楚子伐宋進至於此必其地在盂
之北也○齊履謙氏曰盂薄皆宋地凡諸侯見執境
外曰歸境內曰釋其曰釋宋公者蓋執而未出境也
○楚使宜申獻捷以脅魯故魯畏楚而與之盟薄楚
以魯爲周公之後而假重焉故以釋宋公之名而召
魯與盟然非魯本意也故特書曰釋宋公以見楚致

魯之術耳而魯自此亦專意從楚矣盟書所爲例見
桓二年會稷成宋亂下○夫宋當東諸侯之中亦天
下之要樞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執宋公而復釋
之何邪蓋僖公時蔡陳鄭雖以近楚強從尚未心服
而齊芬未泯諸侯苟有倡焉則猶恐其得以擬後是
未可得志於宋也故假魯以釋姑少示威而已至宣
公時蔡陳鄭既皆服楚道無所覬則長驅中原悉力
圍宋更歷三時期於必取宋若無人不能城守則國
亦殆矣其時楚人苟得宋公安望其能釋哉故宋及
楚平而叔向莽起弭兵之說亦以楚強而中國無霸

不得已也此天下大勢之所繫因併及之

二十有二年癸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也按左氏曰須句風姓實司大皡與有濟
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
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子爵之國矣奔因成
風則爲魯事矣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
有關於魯故春秋何以不書邪此李廉氏所以言無
此事也而趙鵬飛氏直辯須句乃邾邑則益明矣又
按杜元凱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昌即今東

平州晉東平郡治此距邾二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
平之東南皆爲魯有西北皆爲齊有邾人豈能越魯
境滅須句以有其地乎魯人欲取須句直伐須句足
矣又何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邪況此年公既伐
邾取須句矣至文七年公又伐邾而取之則須句不
服魯而服邾者也非密邇於邾而服習其治魯又何
煩再取哉觀文公既取須句而遂城郚正以控制須
句也蓋郚魯邑在卞縣南與邾相界則須句當在其
閒乃邾之屬邑而非國矣公本以邾恃宋害鄫故乘
宋因俘以伐之今至於再伐而取其邑焉則逞忿貪

得之兵耳卒至邾人來報而兩敗俱傷魯亦何利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書伐鄭則知啓楚盟盂而執宋公者鄭也然宋不自
反而必於報讐是又挑楚釁矣泓之大敗果誰咎哉
○衛滕皆宋與國無怪其從許則附楚會盂以陷襄
公者也今又轉而黨宋以與鄭讐自此之後遂又從
楚而不復預中國會盟真一反覆小人也卒爲晉文
所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

升陘杜元凱曰升陘魯地邾人之來兵至而未嘗侵
伐故不書侵伐其及以魯魯志乎戰也內稱及外稱
人皆微者左氏以爲邾人獲公冑則似公親行也失
之矣不書敗勝負敵也○魯以中國無霸本欲侮邾
及升陘一戰兩敗俱傷魯雖少息豈無欲報之心哉
隨有晉文再霸而邾始得親預於溫之會矣然則霸
者有功於世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書日書朔例見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孫明復曰
泓宋水○鄭楚之與國也宋率三國而伐之楚之所

必欲救也但自夏及秋散歸已久則無及於救矣於
是發兵至泓將以報宋宋公一聞即親往迎戰戰有
定期故特書日主戰在宋故書宋及夷楚兵至泓以
夷狄而爭中國也其不義不待言矣宋襄於此蓋亦
內自反乎引咎責躬諭以辭命楚人當釋宋俘囚之
餘豈必[illegible]待志哉而忽然一戰自取喪師益重其辱
矣宋襄[illegible]得不愧死乎左傳序泓之戰全無經意鄭
救無及[illegible]以爲伐宋救鄭敗者在師而以爲君傷股
則既不[illegible]矣至於不重傷不擒二毛不阻隘不鼓不
成列之說則尤不切於事情蓋宋欲雪楚俘囚之耻

方懷必勝之心惟患無間可乘耳豈暇爲迂闊之論
哉世儒但見宋襄寡謀致敗而遂附益其說殊不知
宋襄之急功利殆有甚於他人也

二十有三年甲申

春齊侯伐宋圍緡

杜元凱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洽
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按緡在泃水之南今兖州
府金鄉縣南界也餘見莊三十二年遇梁丘下○齊
孝公本與楚盟鹿上以計愚宋者也及盂之會齊懼
不往任楚肆行乘宋既困遂自取威故親伐宋而圍

其邑以報伐喪之怨蓋孝公方將繼桓餘烈不欲立
楚下風此已有爭雄之志者也而不知兵無義聲不
足以服中國況盟齊始謀先已見輕於楚矣安望齊
芬之克續也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茲父卒非爲身傷左氏謂傷於泓故非也觀
泓之敗不言宋公敗績可知矣得無因敗而以慚憤
致疾乎公卒子王臣嗣是爲成公○是時楚與宋讎
而諸侯亦皆輕宋魯方善楚心實畏之故不會宋葬
廢喪紀矣張洽氏曰時僖公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

公之葬是也○宋襄公迂愚暴奮之君也不惟不能
救恤鄰患取重諸侯而危國辱身幾於不免此齊僖
鄭莊之所不屑而實五霸之罪人也說者乃與秦穆
楚莊同厠五霸之列殊不知五霸之爲霸行仁義以
終身者也但以本非已有之實德而徒假其名以濟
功利之私故孟子直以假之一字斷其心術之微耳
其實功業豈尋常之可及哉夫宋襄秦穆楚莊三君
雖皆霸術初未有匡正天下之功也三君之中秦穆
最賢然在中國但隨晉文行事而已楚莊則貪暴自
私爲害中國遠不及焉若宋襄者抑又下矣況孟子

謂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宋襄秦穆楚莊安有是哉
若荀況以吳闔廬越勾踐列五霸而不取宋襄秦穆
則亦不知闔廬勾踐與楚莊五十步百步間耳皆不
足以爲霸也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
正譎而孟子所載亦但云齊桓晉文之事則周之所
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故丁公著氏謂夏昆吾
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霸蓋本於應劭氏其
言曰按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
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
殷之衰也大彭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

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晉文納襄尅帶
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
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穆公襄公莊王皆無興微
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同
之霸功豈不暗乎由此觀之宋襄公之不得爲霸明
矣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秋楚人伐陳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成得臣帥師伐陳則
於法不當稱人矣又謂討其貳於宋亦非也吳澂氏
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盟齊

則陳從楚會盂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唯見
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其說是也然則楚何
爲而伐陳邪蓋楚方強盛中國畏之頓在陳南尤迫
楚患其勢不得不從楚矣然頓本屬陳陳猶責禮蓋
頓人訴楚而楚伐陳耳觀楚城頓而還則伐陳信乎
其爲頓也而陳自此怒頓益甚矣故李廉氏曰陳頓
之争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弟姑容嗣是爲桓公○齊桓之霸恐重煩
諸侯故國小而力不能自通盟會者則從其所好使

之服於姻親大國若附庸然杞為魯甥屬於魯者也然杞成公不能自強安於卑弱故僖公五年因父杞伯之喪遂來降爵為子魯人以其無志不足親也故不遣人弔葬而杞亦不供伯貢矣此杞成所以稱子也但伯姬嘗親朝其子以求託焉而齊霸尚存諸侯方以恤小為事故未致討耳及其卒也又不來訃於不書日見之其卑弱可知矣至二十七年杞子來朝魯遂責其非禮而入杞然則杞之降伯為子豈魯人之所欲哉杞本伯爵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其不書名者闕文也高閌氏曰不名者史佚之義

見隱八年宿男卒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三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乙酉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前此狄嘗僭夏但及於相鄰之衛雖一至鄭境亦不過侵掠之而已矣今乃直抵鄭都敢於奉詞伐罪何邪必以二十年鄭人入滑近逼周疆而滑者周大夫

頹叔之黨也頹叔方有寵於王故啓狄伐之而已爲之助此爲滑困鄭之謀也不然則狄距鄭甚遠安得有辭於伐哉富辰之諫蓋為此爾而王亦不助頹叔此頹叔之所以生怨而奉叔帶以逐王歟詳見後天王出居于鄭下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自國而奔曰出奔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也趙鵬飛氏曰三傳鑿為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

邪書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非謂王不可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此說得其大意矣凡人君失位出奔未有不由強臣逼逐者襄王之適鄭必爲頹叔惡黨之所逐也而太叔帶者或正其所挾以拒王者歟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如此則襄王者有怨於鄭者也何以往託其

國邪且頹叔旣奉叔帶以狄師攻王則是亂也天王出居之上何以不書王室亂邪居鄭不繫之氾則本鄭都非在氾也左氏之言與經文多不相合未足盡信意者止是頹叔先嘗陰致狄女納王後宮而因寵以竊權及召狄伐鄭與王遂不相能而失權以生變也則亦由王不能正家乃其自取焉耳故以自出爲文自齊桓歿而襄王遂不能立無霸非細故其以此歟○今按襄王之出五載蒙塵至晉文盟踐土而始迎復辟別無晉侯勤王取太叔于溫之事有則於法不應不書然則左傳所載請隧與田之事果非虛夸亦當在河陽狩歸之後而不當言於重耳初立之時矣趙鵬飛氏曰或者謂左氏有晉侯納王之事遂以爲實春秋以周爲重安有晉侯納王而不書者哉

晉侯夷吾卒

夷吾晉惠公也喪不訃故不書日時晉浸強故魯以同姓之故往弔而書其卒夷吾弒卓以立而魯人遠弔其喪則亦不知其爲亂賊矣○夷吾之卒兄公子重耳代之是爲文公文公之立其歸自秦蓋必晉人召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也故不書納左氏以爲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

于高梁如此則弒君之賊也孔子正爲此懼而作春秋文公又顯名諸侯事必難掩豈有不書之理及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不告不書然則春秋凡書弒君者豈皆因其來告乎逆賊忌衆文奸何所不至不惟不以告於鄰國雖國中亦諱不敢言矣然於晉里克趙盾之弒得知其實者以其國本有秉史直筆可徵而賢士大夫猶能傳信故得正其弒逆之名耳豈因不告而遂不書哉且重耳出亡知厲名節而舅犯輩從行又皆以忠肅見稱當里克初殺奚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而辭不預亂觀仁親爲寶之言則固以道義

相規不欲失美名者而謂殺懷公以收懷嬴豈重耳之所肯為哉竊意懷公即卓也非圉也本夷吾弑卓之事而誤言重耳爾甚矣左氏之好誣也至於處狄十二年而周游衛齊曹鄭秦楚之境此志於四方者之所有事不可謂其無也然亦恐但微行閱世必不自見其長而左氏盛稱其親嘗諸國恩怨之事以爲他日報施張本蓋其所見者小不惟不知聖人之學亦併霸者而不知矣夫文公之興本爲中國討其侵曹伐衛圍鄭非以報怨也而合齊宋秦以敗楚非以酬恩也左氏失其意矣然文辭工緻足以眩人豈不甚誤後學哉○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下

二十有五年丙戌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書衛侯滅邢見衛之滅同姓也衛文公不記一匡之賜而伐齊喪不念同姓之親而滅邢國此小人不仁不義者之所爲而先儒乃以爲秉心塞淵之君誤亦甚矣○朱仲晦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趙鵬飛氏曰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文公燬卒子鄭嗣是爲成公○衛文公無道之君也已論於二年城楚丘下矣夫楚丘魯地其城非爲衛也左氏誤傳桓公封衛之說遂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亦無從考其車數之實縱使有之必嘗習聞富強之術而偶有獲焉未可以爲教養之所致也若究其所成則不及寗俞佐成公之政遠矣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者蕩意諸之母也蕩之稱氏當在公子蕩之孫實意諸時也意諸既得氏因以其母繫之蕩耳詳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此魯公族之女也嫁於大夫則稱字然則胡康侯以為公女者非邪夫莊公之女已有一杞伯姬矣僖公之女亦有一伯姬卒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故知其爲公族女也

此淺事耳則何以書凡大夫自逆恒不書必強家有強於魯而後書如莒慶齊高固是也宋之蕩氏強族也伯姬以宗婦得請於其君躬親至魯而強公成婚非禮甚矣况婦人而越境以逆婦乎姑自逆婦故不書魯女之字公羊子曰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大夫逆例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下

宋殺其大夫

殺大夫不名衆辭也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群臣不忠所致故懼人欺己過疑其臣而盡殺其大夫蓋亦追咎其在先君時辱國之罪也然暴虐甚矣一傳昭

公而卒以輕去其群公子見弑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趙鵬飛氏曰宋爲楚所敗宋襄自取之也安可以責其臣今襄公死成公立乃歸罪於其臣以臧先君之耻而殺其大夫此說於理爲長不可盡以爲億度也〇殺大夫例見莊二十二年殺公子御寇及文七年宋殺大夫下

秋楚人圍陳　納頓子于頓

頓偃姓子爵國漢爲南頓縣屬汝南郡其地在今陳州項城縣界〇按杜元凱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爲頓圍陳以納頓子今考之經頓子不書奔非實見逐而奔也特往訴陳於楚耳其書納者必頓之臣民爲陳所脅欲逐拒君使不得入而頓子因假楚力以奉邪若止爲備陳而奉則但當言自楚不得云納矣然則陳所以迫頓者豈必加兵其國哉蓋自前年楚人爲頓伐陳陳之怒頓已甚惟以畏楚不敢顯然加兵故經不書侵伐然所以陰爲戕賊之計者無所不至而頓子固惴惴然不能自安矣故不得已而投楚非賴楚人之納幾何不陷陳術中邪黄震氏曰中國虐小夷狄反借爲義舉得其旨矣〇納例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在魯東衛在魯西僖公蓋致二國以從楚也前五年衛尚從宋伐鄭而魯則善於楚矣僖公爲楚植黨如此尚得爲人望之國哉

二十有六年 丁亥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寗速盟于向

寗速即莊子乃寗俞之父也〇盟于向尋洮之盟所以堅衛莒之從楚也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是時齊欲爭雄不與楚同黨莒齊鄰也衛齊讎也而僖公皆致之從楚以要洮向之盟此豈齊所欲哉西北鄙之伐蓋爲此耳○胡康侯曰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譎明矣○酅齊地非紀季入齊之酅鄭漁仲謂酅爲博州汪克寬亦曰在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而南近魯之西鄙者也若以爲紀之酅邑則在齊臨淄之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僖公既見齊師遂之出境可矣何必復追哉而猶深入他境遠

至於酅幸而弗及耳否則幾何不至於喪敗乎書追書至酅弗及所以譏其深入耳說者以魯有畏而不敢及爲譏是犯窮寇勿追之戒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稱人將卑師少左氏以爲孝公非矣侵不得志故又伐也

衛人伐齊

黃震氏曰衛之伐齊爲魯伐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是爲襄仲居東門因號東門氏莊公之子必僖公之同母弟也觀僖公時任事之專又文公初年即能貶抑出姜非恃其母成風何敢爲之○胡康侯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今按魯之讐齊皆以楚故而又使重臣哀乞則楚師安得不爲魯所以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爵芊姓國楚君熊摯之後後漢志云南郡秭歸本國杜元凱以爲夔國今荆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故夔子城○夔在楚西相距五百里楚所利之國也滅之本爲兼併之計其曰不祀祝融與鬻熊者特假此以爲名耳且夔祖熊摯又豈得遠祀其上祖哉

冬楚人伐宋圍緡

齊侯之伐宋圍緡也隨乘宋襄之没既得其從矣至是楚與齊爭故復伐而圍之左氏以宋爲即晋得非因晋文將與而爲此依勢之言乎殊不知晋方養銳尚未與諸侯相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魯以周公之後望於諸侯雖楚之強暴猶欲結之以爲重況魯之讐齊又本爲楚乎故以楚之強大而亦爲魯所以書以例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下○僖公以夷狄攻中國取非所有失正甚矣乃以爲功而飲至不亦羞乎

二十有七年戊子

春杞子來朝

此杞桓公也猶用子禮朝魯故魯使公子遂入其國齊桓既沒而貢賦日繁此魯之所以責取於杞也然

則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矣惜哉餘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齊孝公昭卒弟潘嗣是爲昭公○左氏曰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齊孝公六十六日而葬速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然則齊之兄弟爭立於此已可見矣史記稱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則事不經見不足信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杞桓公以子禮朝則禮物必不備而群臣之責望者多矣故公子遂入之○吳澂氏曰魯在春秋爲次國未嘗不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己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於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秉禮之國而凌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餘見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序諸侯之上而下云公會諸侯則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文誤耳詳見二十一年宜申獻捷下○楚成所以累挫宋襄公者爲其欲圖霸也宋襄既衰則齊孝公又爭強矣觀楚人伐宋圍緡則似其時宋成公以緡下齊矣楚成爭霸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既皆南向而宋獨不從此楚之所以圍宋也歟其合陳蔡鄭許者皆楚道之所由也曹衛於道少迂則不預圍蓋爲之遥應以絶宋通晉之道也魯以絶其北道不使通齊既而僖公親會諸侯盟宋則所以困宋之謀至矣使非晉文侵曹伐衛以決救宋之策則宋將何所

恃而不亡乎○趙鵬飛氏曰楚之虐宋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於楚亦可謂賢乎歟又曰楚虐不已諸侯比楚以戕中國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蓋興覇不速則無以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楚於城濮豈獨宋賴之天下賴之也○宋不預盟例見隱元年及宋人盟宿下

二十有八年己丑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楚率四國圍宋晉欲救之則西連秦東連齊而以宋爲内應乃克有濟晉文之計蓋已出此特以宋圍方急而齊秦未來則不得不親出偏師且以孤軍示弱則楚有覬心庶幾易爲力耳曹近於宋出其不意而侵掠之彼必奔告於圍陳蔡許鄭聞之皆有攻所必救之恐雖欲不解圍先去得乎四國既去則楚必退軍而宋師方可出與晉合矣竊謂宋圍當解於此時也宋圍雖解而晉文猶必欲致楚一戰於是又親正名伐衛楚得簡書度必分兵來救則可牽制而邀擊之此皆誤楚之計也然所以相持不决者爲楚之大衆皆鄰而舍與救衛之兵尚相聯屬而晉之客兵未集進未可輕耳及秦齊將至則晉乃入曹以絶楚人

之後使其兩軍相離不能進退且執曹伯畀宋人以激楚大衆之怒蓋楚之背鄰而舍者其地亦近於曹不可舍前軍而去故得牽之也楚爲所牽志將急鬬似可以戰矣晉文却又遷延以待其惰自三月丙午至四月己巳實歷二十四日之久楚志怠矣而後卒然與齊宋秦三國之師擊楚分兵之救衛者以决戰于城濮此又聲東擊西避堅攻瑕之計也楚人後應不及安得不速敗哉而大衆聞之驚惶無措一日之間望風盡潰矣故城濮之書法於楚則戰曰人而敗曰師其以此歟凡此皆以見晉文之譎也若齊桓則必違而討之服而舍之不以戰勝爲功猶倣三王之遺法焉視晉文爲正矣蓋齊桓之覇經營於二十餘年而晉文之興由於一旦年且暮矣其意欲急於成功决求一戰故變詐百端不知所出耳此晉文之所以不及齊桓而孔子直斷其爲譎也歟○侵曹伐衛各言晉侯此紀兩事之恒辭也與後事爲急而書遂者不同矣先儒以爲再言晉侯譏復讎者非也晉文崛起信未孚人苟非假義安得取威定覇乎曹衛方服於楚而與宋爲鄰當楚圍宋之時豈無以宋之情實告楚以益其横者而况閉宋通晉之道是欲絶其

救也其可惡亦甚矣故侵曹伐衛不惟可以激楚怒而亦可以快人心以晉文之譎而肯失此名哉○按史記晉文是年當有六十五歲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也刺者殺之也審其罪曰刺春秋於魯以殺爲刺內辭也買爲楚戍衛非正也因晉侯伐衛不卒戍而歸則知所畏矣魯乃置之於法何義乎故刺有罪者恒不言其故如成十六年刺公子偃是也此特書戍衛不卒戍見買之不當戍也劉原父曰買受命而出疆外欲權宜以避晉難故不卒戍也可謂識變矣而魯反誅之脅於強楚不察忠臣之心甚矣○左氏以爲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晉殺之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則救在刺前而不卒戍乃謝楚之辭耳考之經文不合矣

楚人救衛

楚之救衛以夷狄而爭中國不義之兵也而衛侯從楚之罪亦見矣○楚本易晉而少與之師所謂將卑師少也故稱人觀陳蔡鄭許之師不再見而城濮之戰宋師亦往預焉則楚人救衛之時宋圍已解矣但得臣聞晉侵曹欲從晉戰計其地當已至曹南境及聞晉已至衛僅率孤軍謂其弱也則大衆遂背酅而舍耶遣一旅救之以示不欲棄衛之意豈料晉能敵哉然而晉文本譎正欲楚人如此當時特以齊秦之兵未至故不與交鋒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執曹伯畀宋人

曹在衛南而近於城濮城濮在曹衛之間晉所欲致楚而夾攻之地也苟非楚人離其大衆而聲援不及豈易破哉晉侯旣先示弱以誘楚人救衛矣然猶恐其大衆先歸得自全也故躬還入曹而執曹伯以畀宋人將激楚怒使欲鬬耳三月丙午入曹至四月己巳戰于城濮凡二十四日中間所以誘楚而牽其進退者蓋亦多術矣詳見春晉侯侵曹伐衛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人卽救衛之楚人也楚以晉兵易退故少與之師而得臣之大衆則在曹南背酅而舍不盡行也晉文本欲示弱故以孤軍誘楚救衛而伏齊宋與秦之師夾攻城濮蓋齊宋者楚方爲患之國而秦師則穆公練習之兵也齊宋必能用命而秦師又敢死之士故合此三國皆精兵也其筭先定將以一戰取威耳楚

人不知正陷其計雖欲避而不戰不可得已及力不能支兵皆奔北則晉遂乘勝追逐大衆盡摧而得臣亦倉卒不能爲謀矣然則晉所與戰者楚救衛之人也而敗則盡其大衆矣故戰書楚人而敗書楚師正以見晉人攻瑕之速而一日之間楚師亦無能爲也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先書齊人而後書齊師蓋亦有此例焉左氏序此最詳然亦雜亂失次求之經文則不合者多矣如楚稱人本將卑師少之詞也乃謂得臣使鬬勃請戰宋圍之解在救衛之先衛侯之奔在敗楚之後乃謂得臣欲請

復衛封曹以釋宋圍謬誤如此經義何由而明哉○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春秋責霸者之意也晉文用譎必求一戰以爲功則好攻樂殺全無仁者之心又不及齊桓召陵之師矣○城濮當在鄄洮之間曹衛界上也詳見四年盟洮及隱四年衛殺州吁于濮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

大衆背鄭而舍少與救衛之師又不相機早退此得臣之所以致敗也楚以軍法行辟必誅不赦欲使賞罰行而兵強於天下此其功利之故習得臣亦必無辭矣然妄興大衆凌虐中華以取怒於霸國者誰所主乎此楚子當自反者也而歸罪得臣亦異於秦之不替孟明矣故雖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明非正刑也○得臣楚大夫名成諡也以未爲卿故止書名左氏以得臣爲令尹則非矣

衛侯出奔楚

衛之罪不甚於陳蔡鄭許晉侯伐衛特欲致楚戰耳未有深惡也衛侯之奔蓋元咺懼晉故逐之而更置君也何以知其然也以後書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則知之矣蓋自楚者有奉之詞也復歸者已絕之詞

也衛絕於内而楚奉於外則見衛之臣子其初必有力主而不欲其歸者矣左氏云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似得其實特未指言元咺歸罪於君耳又謂衛侯請盟歃盂晉人不許及公羊所載文公逐衛侯之說則恐不然若果晉不許盟而逐衛侯則晉所主也方及兩月之間衛侯豈敢遽歸而楚人豈敢遽奉哉故衛侯不名非罪晉也未至於甲伏屈損不失寓公之禮則據實書爵而已然則衛侯爲元咺所逐而以自奔爲文何邪蓋君者一國之主豈臣所能逐哉不能自立棄夏從夷事急責歸窜身

無所則其自取焉耳故凡春秋時君之出奔皆見逐於強臣也使不爲強臣所逐則國君之重他人豈易動搖哉故孟子論治而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其亦深有戒於此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傅良氏曰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霸也汪克寛氏曰齊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齊次晉而先宋○衛子者衛侯之弟

叔武也蓋元咺擁立使預晉盟將以廢衛侯也叔武代兄而立亦稱子者蓋未踰年之君不論子繼父弟繼兄例俱稱子以嗣君上承宗廟有子道焉耳邾莒小國也自齊桓以來未嘗從八大國盟會踐土之盟莒子預焉至温之會邾子又預焉何也蓋莒嘗因魯以即楚邾嘗附宋以伐齊皆得罪於中國今魯宋既服邾莒亦恐懼請從而晉文示以坦懷遂使預於會耳○踐土在衡雍西北今滎澤縣西北一十五里有衡雍故城杜元凱曰鄭地在滎陽卷縣者是也○襄王自出居於鄭之後至是尚未復晉文以楚患方急

未暇納王今既敗楚城濮於是會諸侯于踐土先定盟焉將以謀王復辟也趙鵬飛氏曰踐土之盟三傳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經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此說是也杜元凱以爲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則亦因左氏之誤耳天王下勞晉侯乃事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其實非下勞矣故諸侯自盟何預於王而左傳乃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邪○又左傳載策命晉侯事雖有之當在河陽再朝之後誤附於此耳義見九年

會葵丘下

陳侯如會

杜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今按陳侯以是年六月卒必以疾歸也則其會不及盟豈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懼晉見責不得已而託疾以往邪此可以見陳侯棄異即同之美矣

公朝于王所

王所者襄王出居之處諸侯皆在而魯獨朝王故但書公朝何以見之春秋之例凡會盟侵伐等事前已列序諸侯而又有後事者皆前目後凡以温之會論

之諸侯既列序矣而下文圍許則凡舉諸侯豈有朝王重事而反不言諸侯乎故齊履謙氏曰朝王盛典也當備書之今獨書公見諸侯之不朝此說是也然則天子在是諸侯何爲而不朝也王自辭之耳凡諸侯入朝必有燕饗之恩車服之賜東遷以來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慢不恭而王亦因循自避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服群辟豈皆盡無恭敬之心而况桓文一匡天下豈亦不能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禮亦豈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惟僖公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通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美自見矣穀梁子曰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其說誤矣故趙伯循曰按天子巡狩諸侯會朝于方岳之下何得云朝于外即爲非禮哉且物理人情豈有天子出巡而諸侯不朝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歸書曰自楚因楚力也歸而稱復衛既立君位已絕也衛侯因楚力以復國則元咺爲主於內不欲其歸矣但其歸也甯俞入盟國人不貳則其歸無難故曰歸耳然而要盟陰結降心相從乃屈己求民非民恩己也故特稱名以爲失君道矣叔武不書殺則非殺也意者叔武之立本元咺所脅而衛侯之歸武實有讓心焉故但廢而不罪公羊以爲叔武治反衛侯而稱其讓國似非誑語第謂衛侯得反終殺叔武則未見其然耳夫衛侯之奔豈獨元咺之罪哉衛人亦多有不協者矣今衛侯既使甯俞與盟而有居者無懼其罪之言則於元咺亦宜有處使之感格自新可也而又逐之使無所容則衛侯豈爲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哉自是君臣交訟辱及其身則亦衛侯有以自取之耳○元咺奔晉所以愬衛侯也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

陳侯欵卒

陳穆公欵卒子朔立是爲共公

秋杞伯姬來

吳澂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魯而爲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杞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當亦老矣而匍匐來魯豈其所得已哉國小爲魯所凌也夫伯姬數

歸固非禮矣然大國不能恤小以致婦人不得自安使僖公稍念親親之恩能無愧乎哉餘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公子遂如齊

二十六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則恃楚而讎齊者也及齊從晉敗楚城濮則遂畏齊之媿晉矣故因踐土會盟而使公子遂如齊通好非有晉霸懷柔其間友邦安得而輯睦哉故張洽氏曰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溫畿内地說見十年狄滅溫下○溫之會以公朝王所諸侯既得所請而待王出狩也○狩謂田狩先儒以爲巡狩非也古之言巡狩者所重在巡如書稱時巡傳稱南巡史稱巡隴西巡北邊之類皆以巡包狩而凡单言狩者則皆指田狩也如春秋所載狩郎狩禚西狩之類豈得謂之巡狩哉況巡狩之禮王者所以考功能行慶讓後世德意既泯未免假此誅求供應煩勞多生怨讟此諸侯之所不欲也故穆王共王以降無復周游者民情既便晉文又豈肯導王脩舉邪若假其名以示義則又非春秋紀實之意矣然則襄王之狩其必舉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因田狩以講武故事歟河陽即溫以其在河之北迤邐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陽南踰孟津則爲雒陽王城不過百里間耳本屬畿内杜元凱以爲晉地非也畿内非方岳之地而謂於此巡狩則信乎有所不通矣夫鄭在河南自鄭還周當遥偃師然滑都所在恐頹叔與之合黨有異謀焉故託於會狩而紆道河陽且以存武備耳由是觀之則襄王之於叔帶實未嘗殺而叔帶本在王城不在溫也晉文矜爲此謀必開示恩威

調和上下而不以刑誅恐之此頹叔輩所以革心而襄王所以光復也歟不然則伊雒諸戎雜居畿内頹叔所挾以奉叔帶者正在於此反側懷疑變將不測豈旦夕所能定哉衰世之事大則貞凶姑以康濟目前耳然大合諸侯以講武馬亦足以寒奸邪之膽矣餘見二十四年狄伐鄭及天王出居于鄭下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不書月冬下有闕文也杜元凱曰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孫明復亦曰不月者脫之穀梁以不月別生義則誤矣○公再朝王所送王而面辭也餘義與踐

王之朝同然襄王得歸當以晉文爲功首而不預朝焉豈人情乎蓋當狩時必以戎服見王所謂赤芾金舃會同有繹者是已但不成乎朝禮耳況王有策命之頒禮數已特厚矣其不受晉朝豈亦尚有宰孔使齊桓無下拜之意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執衛侯稱人微者耳晉侯方有王事故使人執之而襄王適還故歸之京師也按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言歸于京師彼蓋爲王而執也此獨言歸之于者則已執之而不以自治之辭也與晉韓穿言汶陽田不

以自得而歸之于齊者例同執諸侯以歸京師而不親行見其威令幾於攺物矣夫元咺愬晉必以衛成得歸外資楚力而叔武嘗預勤王名既通於王室者也今遽廢之不由王命而河陽之朝衛又不會晉文豈不以成公爲得罪王法乎故復執之不敢自治而歸獄于王亦假義之事也然成公能以理自明其詞不屈故不稱名○衛侯從楚固爲有罪然其初亦因中國不足恃而爲魯所要大臣必亦預謀矣元咺身爲正卿惟恐及己故歸罪於君既專廢置及君既歸又訟於晉元咺之罪豈下於衛侯哉晉人苟察其情則亦彌縫其闕可也今乃爲臣執君專恃威力則非以德綏諸侯矣何以致衛侯之心服哉元咺之位已絶而又因晉力以復歸則專國蔑君恣行無忌而晉與爲援非所以正人倫明臣道矣晉文惟無以德行仁之實故爲元咺所蔽如此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其事也歟○左氏稱溫之會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如此則執當在王狩之前矣王事未畢晉文必無暇於治衛獄獄既待對則元咺宜至京師又豈得先歸邪君歸則身出而愬晉君出則晉奉而身歸是咺爲晉侯之所助者也曷嘗與衛侯面對哉及觀衛侯

之執書於狩後而晉以人稱則是晉侯別遣人執也其不在會所可知矣

諸侯遂圍許

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蓋因宋敗而從楚矣至二十七年遂與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顧焉諸侯罷朝而即往圍之其義豈不正哉使晉文奉詞開諭脩德撫綏則不勞兵力而許自歸心矣然而摟諸侯以伐諸侯則覇者以力服人之事耳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晉雖起於勤王而實欲假仁以服諸侯也許向楚則急以

兵圍而霸者之本心見矣安能致許心悅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之二役而許卒安楚宇下不復返矣霸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餘見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下

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不生名凡生名者皆屈服之辭奔而名者屈於所往之國也歸而名者屈於所屬之臣也復者國內立君而已絕於位之辭也曹伯初爲晉執猶能不屈故不書名今曹已有君其位既絕而諂求臣下許授

事權以圖謀復國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屈之實而書名歸易辭群臣旣協爲之撫營則內必謀廢于攝君外必求解於霸國而其歸無難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曹與宋鄰而距許稍遠自宋歸曹而遂會諸侯圍許則席不暇煖矣書以見其急於畏晉也

春秋私考卷之十四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九年 庚寅

春介葛盧來

介莒之附庸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取介根是也漢志瑯琊郡黔陬縣有介亭在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葛盧名也春秋繁露曰附庸二十里者稱名凡小國無事而來魯者不知所託何名其實志在窺

覘耳

公至自圍許

由會溫朝王所而後圍許何以致圍許而不至會朝邪飲至以圍許之功也魯人不以朝王爲大而以圍許爲功正見當時諸侯急於圍許之意其不知所重亦甚矣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汪克寬氏曰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孫明復曰翟泉內不出主名外曰人皆微者也〇襄王雖復辟然恐群小之心猶未安也故爲此盟使不相疑耳盟以微者則人不驚晉文之慮周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故書左氏以爲公會王子虎等盟胡康侯以爲諱公貶卿失經意矣〇翟泉近王都之地也詳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狄泉下

秋大雨雹

胡康侯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

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

黄震氏曰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爲雹大者過甚之名

〇雨雹不書月日闕文也

冬介葛盧來

黄震氏曰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〇介葛盧再來魯之道路覘亦熟矣

三十年辛卯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至是則三年之內遂兩侵齊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爲中國者可不謹哉〇趙鵬飛氏曰晉文之霸狄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稱國以殺者以國法治之也衛侯在外而使人歸治咺獄如左氏云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殺元咺者理或有之但所加者法也非晉文不校則衛侯豈敢爲哉蓋晉文假義而霸者也初執衛侯特爲元咺所蔽耳及衛侯詞直襄王猶不能斷故留京師者踰二年而

晉亦漸悟其失其釋歸也晉無忤也故衛侯得以治元咺之罪耳夫元咺無人臣禮於法應誅春秋不以討罪之辭書而繫之大夫何邪蓋元咺得罪衛侯亦衛侯有以自取也當甯俞始與衛人盟既許居者無懼則咺固有不死之望矣及其爲君過逐愬晉復歸未嘗別立一君以危社稷則咺於此時似有悔心未見其終絕於衛侯也觀衛侯再歸不稱復則不絕於位可知歸而稱名必又若甯俞始盟之降心於國人矣而又可失信以殺咺乎衛侯若能反躬自責一切坦懷則咺雖有惡必長自新之幾而過於忌尅竟以

私怨殺之不道甚矣故不去其大夫以見其罪狀不明謂宜待以不死也

及公子瑕

按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殺大夫郤錡郤犨郤至皆不言及以諸臣同黨故刑一施之不得有所別也殺而書及則同受害而不相爲黨之辭然以此及彼罪累可知矣瑕亦衛侯弟而爲卿者也故稱公子衛侯見執咺使瑕攝國事焉初實未嘗黨咺爲惡豈得與咺同罪哉而槩施以殺是因惡咺而連及於瑕矣故書曰及而蒙上文大夫之稱見其不當殺也文九年殺士縠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殺慶虎及慶寅義同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之歸求于國衆降心相從如賂周歂冶廑而許與爲卿則失君道矣故據其自卑之實而書名公子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爲君則其位未絕與初歸時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矣故再歸不稱復○王以君臣無獄爲辭而諭晉欲使釋之則衛侯之釋雖王亦聽於晉也與成十六年曹伯之歸斷在王者異矣故書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李廉氏曰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是也然晉文之釋衛侯實以其辯明也但不能早爲原情請王歸斷遲疑於二年之久未免蔽於先入之言耳左氏乃謂納玉十瑴與晉侯則非所以語賢霸矣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本謀王室而鄭不預有貳心焉此晉所以加兵胡翼之以爲討翟泉之不會是也鄭誠有罪矣然晉文內省豈盡無闕乎則亦脩文德以來之而已矣而遽至於圍不亦甚乎秦晉稱人將卑師少非貶辭也人而能圍兵強可知矣○秦自城濮以來雖從晉霸而君不親行會溫勤王事之大者亦僅遣微者來穆公雖賢其亦欲雄長西戎而不欲以伯爵下人者歟

介人侵蕭

去年介再來魯而此年遂侵蕭蓋由魯道以至蕭也而魯人關譏無禁不爲小國畏亦可見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者也見九年會葵丘下其來聘報僖公王所之朝也厚其禮故使重臣也夫聘者

天子所以懷諸侯之禮也在先王時諸侯不朝則有
貶爵削地之刑豈復加之聘乎隱桓之際尹氏擅權
求利無厭使命不絕雖二君未朝王亦弗問也然於
桓公尤獨親厚故來聘者五而桓居其三蓋桓公弑
立有歉於心不恤貨財諂事權貴是以王朝恩寵常
賚及之及其死也猶錫命焉此可以見世卿亂政之
實矣自是尹氏中衰代者知戒尋及桓文政從簡約
諸侯常貢使自致王而天子之使遂不煩其下聘矣
故莊僖之編久無王聘之事豈非周卿既懲尹氏之
失而桓文亦制諸侯之節故邪至是宰周公始復以

報朝聘魯則於禮爲合與其他以利交者不同而襄
王念舊德暱懿親之善可見矣汪克寬氏曰經書天
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蒞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
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
王所之勤而報之歟此說得之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說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下公
子遂如京師專爲報宰周公之聘也以天子特遣重
臣皆由晉文所致故使因便以謝晉耳雖先周後晉
然志實以晉爲急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先儒
謂罪僖公不親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於理甚正但
覲禮不行積習已久雖桓文以義正天下猶不能復
於僖公何責焉姑亦取其不忘報周之一念而已矣

三十有一年辰

春取濟西田

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入于鉅野經鄆城至壽張
西安民亭南東合汶水入于海鉅野之西爲鄆鄆之
西北爲范皆濟西也壽張故城在今縣東當與今東
平州汶上縣接壤而濟水流經其西則爲濟東而地
名魯濟矣餘互見隱五年衛師入郕下濟西田東界

於魯北界於齊南界於曹蓋皆小國見侵之隙地不
在齊魯百里本封之內者也故不繫之國孫明復曰
濟西田本魯地則非矣左氏以爲分曹地也使臧文
仲往公羊以爲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則
皆謂濟西爲曹田也然宣公時濟西取與皆齊魯自
爲而曹不預焉則濟西雖亦南界於曹而曹小非齊
魯敵豈能久據哉若果臧文仲往分於法宜如叔弓
疆鄆田之例不應卿出不書而晉執曹伯在二十八
年亦不應踰四年而始分其地也趙伯循於此已辯
其妄矣故濟西者齊魯界上互爭之田也詳見宣十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下〇僖公以宰周公來聘有寵於王旣而使公子遂報周因以事晉則天王方伯皆足恃矣而齊昭嗣世懦弱無爲於是乘勢之盛而取濟西之田則齊人不敢爭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義與成三年取汶陽田同〇凡取田疆埸之民自相僭攘及不勞君力而其民自來歸附者恒不書必以國事舉而以力得者然後書故趙伯循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取者或以師威偪或招致而得之取之非正皆爲力得又曰凡取田者得其土地而不得其國邑也歸田亦然以今論之有田必有邑取田而不取邑但收其賦稅而已猶遺其民而弗籍也若取邑則籍其民而併據其田矣觀昭元年取鄆而下書叔弓疆鄆田意可見焉

公子遂如晉

公子遂如晉言取濟西田之故也而齊弱無能執辭以辯者此晉文之所以聽魯偏辭與魯自此事晉甚謹皆爲保守濟西計耳

夏四月四卜郊

郊者天子所以事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爲正商人以建丑爲正周人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群神於此徧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氷者雪之類也六者皆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鎭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瞻仰者也故曰望群神者寒暑五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爲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觀書此言雖為攝位告祭而發然即其類聚群神者言之貴與郊之百神受職者無異是郊之為祭蓋盡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所為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爲對而主宰乎大地者即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總稱爲上帝而已地即后土通名為社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二望魯諸侯不敢盡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

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即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单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爲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日至祭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爲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爲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亦得爲祭帝矣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爲后土即社也在禮謂之大社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爲社稷其專位在應門內右不在方澤矣祭則當夏秋之間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直其月故禮家因以夏至爲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社祭本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帝至其合天而祭則亦得稱上帝矣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爲召和氣而祭者恒於郊爲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

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嗇田禮所謂祈年于田祖是也建卯之月則祈于社周禮所謂仲春獻禽以祭社是也建酉之月則報于方周禮所謂仲秋致禽以祀祊是也月令以方爲迭成月事則所謂季秋祭禽于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雩雩則祭風雲雷雨在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水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逆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逆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夕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逆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告祭焉則謂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或曰旅四望是也旅非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承傳世儒迂腐之談參雜當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雷霜露氷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正主殺物宜爲祭霜露氷雪者而註家乃謂

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氷雪之祭何其蹏邪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祀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註家因指爲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黷矣月令季秋之月有曰大饗帝說者遂謂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

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卽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禜雩禜爲六宗則亦別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氷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禋于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禜雩禜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攄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

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于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爲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於三耳然則郊之合祭天地禮之大

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之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註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爲日月而發亦庶幾知古禮之意者歟

○馬貴與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
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
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不知成王何名而錫
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
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勲
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愚嘗因是而考論
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蓋周公之封杞宋也以其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

作賓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
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
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
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
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
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
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
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
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趙汸氏
曰凡言魯重祭爲天子所賜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

明堂位言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遂
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有十二旒日月
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太廟重
祭而僭郊郊非成王賜之也僖公作頌以郊爲誇其
言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言有天子禮樂下
文即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使果成王之賜作頌者當顯稱之以釋其僭
竊不當直目僖公言之也唯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
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
近代學者多從其說然東遷之後諸侯僭天子大夫

僭諸侯其事多矣未必皆嘗請于天子而天子賜之
也○胡康侯曰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
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
歲事之常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
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
焉者悉書其事

不從乃免牲

胡康侯曰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
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卜郊不從免牲詳見
成七年免牛下

猶三望

左氏傳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祭泰山河海猶者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胡康侯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魯得用重祭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按胡氏之意乃謂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其說本於春秋通志然孔穎達李瑾氏謂魯在汶南則泰山乃在汶

北非周公百里封內矣魯頌所稱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者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耳戴溪氏曰魯國居東方親密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此說亦非蓋天子四望通指四方山川而言也魯東尚有齊限非國之窮邊也舍東方而獨望西南北三方此何義乎濟水在魯封內其所當祭不必言望若泰山與河海俱非魯封故指以爲三以見其不當望耳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求婦求僖公之女叔姬也是爲杞桓公妻稱婦者有姑之辭也杞弱爲魯所陵故伯姬方以二十八年來魯謝過今又親來求婦此豈可與婦人預政者同科哉蓋因僖公有兄弟之親欲以其子求庇於魯耳魯本輕杞不欲與爲婚姻不然何待於伯姬自求哉杞叔姬必母賤愛微故以許之而送嫁之禮必薄故其歸不見於經然叔姬爲杞所輕至於見出其端已見於此矣詳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元凱曰帝丘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

又水經註曰濮陽城東北故衛地謂之帝丘東郡治濮陽一統志云帝丘城在滑縣東北七十五里今按滑縣在開州西南界上矣衛都朝歌在今淇縣之西左脇正受狄衛故徙居東南帝丘之地以避之先儒謂其初遷楚丘已遠入南鄙之外而今又北遷帝丘此何義乎辯見二年城楚丘下黃震氏曰狄侵衛伐之今又圍之衛不得已遷帝丘以避晉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衛成公自歸國之後用甯俞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氣勢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則強於政治之效也而衛文公不能及

矣世儒反以文公爲賢豈不誤哉孔子嘗稱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說者以文公爲有道成公爲無道則失指矣餘互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三十有二年癸巳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鄭文公捷卒子蘭嗣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劉原父曰盟何以不地於狄也黄震氏曰狄有亂衛

人侵狄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重耳卒子驩嗣是爲襄公○黄震氏曰文公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傳之襄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垂二百年使齊桓既沒而不有晉天下胥而爲夷矣趙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之與天下習甚周之弊而莫識所謂霸者故齊桓求諸侯爲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方張其侵犯不過蔡鄭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楚服晉文之興則諸侯蓋習於從霸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强則非齊桓之時也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蔡許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而妄疵晉文以爲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

齊桓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合諸侯以正問罪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於旦暮之間故務以謀必於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又勢之不同也今按鵬飛之言亦功利之見也若孔子則從心術之近正與否者辨之故於齊桓則許其爲正於晉文則直言其譎而二霸之優劣不當論勢之難易矣餘見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及二十八年侵曹伐衛下○按秦穆公之霸與晉文公同時其卒亦不在重耳之後而左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恐未爲得實也蓋秦自圍鄭以前事多從晉而所爲皆善則一賢者之

事也又重耳卒後則遂入滑搆難而兵爭不息全不若往日之所爲矣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顯且可傳則誠賢君也故疑穆公若在必不至此雖是時百里奚年老無存而三良未殉必能以義相規穆公豈盡不從而迷復終身邪借使終身迷復則不可謂之顯天下而傳後世矣自左氏誤傳其卒在後而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殽之餘稽之事實豈相合哉故秦誓必戰韓時所作而穆公之卒則亦與晉文同時也及考風俗通載穆公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事則不唯謂穆公時猶未沒而

百里奚亦尚存也其說不益誣乎今數百里奚入秦之年至於敗殽之歲已百有二矣安有如此元老在位而爲顯名傳後之君所殺者邪世儒不究本末妄信傳聞至於誣善者多類此耳餘詳見十五年戰韓下然則穆公何以不訃喪乎秦非方岳同盟之國而去魯又遠弔葬不及焉即是亦可以見古制之猶存矣

三十有三年甲午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在今偃師縣南杜元凱所謂都費之滑而在河南緱氏縣者也凡入國言入皆未滅之詞也左氏云滅滑而還與經文不合矣又按成十三年晉呂相絕秦書有殄滅我費滑之語正謂此也襄二十九年晉司馬女叔侯言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是以滑爲晉所滅也及考昭二十六年稱王起師于滑則又以滑尚屬周未嘗爲秦晉所滅左氏之不足信也有如此哉餘見二十八年鄭人入滑下〇秦自三十年秋從晉圍鄭已識所過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歸途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

諸侯之國矣故于殽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夫秦勞師遠襲志在力爭不足以顯名傳後必非秦穆公百里奚所爲蓋穆公與百里奚此時必已沒矣竊意入滑當爲康公時也故左氏載秦伯任好卒於文六年之夏未爲得事實也任好穆公名也康公名罃穆公子也辯義見上年晉侯重耳卒下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氏齊之公族歸父名稱氏稱名卿也國歸父之聘蓋晉文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脩好也昭公亦不自量哉詳見三十三年公如齊下〇古者諸侯邦交其

禮甚簡或通訃告之言或脩弔慶之問或謀疆埸之事或解鄰邦之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如年之來聘宛之歸祊語之來盟皆義之所不得為者而率遣親暱之臣為之禮亦瀆矣至於齊桓漸復反正仲孫高子之來為寧魯難也其它别無非禮之聘故當時諸侯亦不敢肆以魯事觀之如臧孫辰之告糴為救荒也公孫兹之如牟為徵賦也公子友之屢如齊為聽期也皆主於事覇故特遣重臣雖非王制之舊亦庶幾以公事出者晉文代興纘脩桓業道途聘使無復翩翩此

可見覇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踈猶存古意也至國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中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姜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四岳之裔冒姜姓耳舊說本左氏以為晉惠公時竄居於晉因遂撫安使居南鄙今不詳其何處殆必河外列城虢略之間歟其種類有流入王畿者亦因而處之近雒水南者謂之雒戎近伊水北者謂之陸渾之戎地皆相去不遠按後漢志陸渾西有虢略地今按虢略頗廣自陝州之盧氏縣北連靈寳皆其地也姜戎必當盧氏之東北而其東南有茅峪水經又謂之蠻谷其即茅戎所在歟水經註又謂虢略在陸渾西九十里乃指其所近一處而言耳戎居於此蓋先王所以處降夷之常法也左氏於二十三年載秦晉遷陸渾戎於伊川之事則是以諸侯遷戎狄於王都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何以不書乎然於十一年已云伊雒戎同伐京師此事亦非細故而豈春秋所得畧哉就如其說則戎居畿内已久烏得逾十二年始言遷乎又按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左氏如此類者不惟理有不通而亦自

相牴牾故諸戎之至未必晉惠公時事也〇殽杜元凱以為在弘農澠池縣西即今陝州東硤石關蓋晉河外虢畧之東境也晉在其北姜戎在其南故因秦人入滑而邀其歸路也晉稱人將卑師少耳左氏以為子墨衰絰者背經文矣況衰絰不服則亦已矣而烏用墨乎秦人鄙穢宂積漫無統紀如夷狄然故以虢舉亦據其實也或曰秦下當有人字蓋闕文理或近之夫秦之入滑恃強生事貪兵也晉與姜戎相結厄人于險邀而敗之固足以挫其遠攻之鋭然秦晉連兵搆怨休息無期實自此敗始矣睦鄰之道亦有

歎焉○及者兩相欲之辭而以此及彼則主乎所重之意也凡序諸國主者爲先而其餘列數於下以其有所統屬別首從也恒不言及書及則兩相敵矣但魯與他國同事則書及在魯重內也中國與夷狄同事則書及在中國重中國也故與夷狄同事如邢人狄人伐衛晉師白狄伐秦皆兵不言及者也而此獨以晉及姜戎者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相統屬安得不異文乎故盟不言及而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書及會不言及而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書及皆此意也然而必以中國主之不與夷狄先中國耳趙伯循曰及衍文也則他如此類言及者例難盡通矣

癸巳葬晉文公

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謚爲文豈以今稱公足以別於侯歟然非禮也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狄侵齊

晉霸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爲不足畏也故文公未沒而侵齊今又乘晉喪而侵之無忌憚甚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訾婁疑即邾婁聲相似而誤也杜元凱於哀六年城邾瑕註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蓋正謂此必其地相連故遂指邾瑕爲邾婁耳○自戰于升陘之後魯旣與邾從晉會溫則怨已釋矣此復伐之何也蓋無霸則邾見凌有霸則邾從會今晉文旣終魯仍無忌見邾稍弱則侮之而已耳胡康侯曰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按僖公以前魯之用兵多遣大夫爲將如無駭翬溺單伯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屢見於經而它國兵爭則遣微者故恒稱人夫用兵大事也豈其獨不一使大夫哉蓋春秋之初禮樂征伐猶自諸侯出特以當時君懷疑忌不欲以兵權授之貴臣故國君親將之外常使其私人統領要之其人雖微而皆廝養之銳士也亦不待於將尊師衆耳魯則篤親厚舊猶有周公之遺風焉故出兵常遣大夫而微者罕得與焉然大夫將兵之端實自魯始至文三年則晉陽處父亦帥師伐楚而列國之政遂自大夫出矣

晉人敗狄于箕

狄在今廣平北鼓肥之狄也非白狄也詳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及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箕晉地杜

元凱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在今太原府大谷縣東三十五里狄勢方張肆行遠略深入至箕則晉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不書狄伐者晉人設伏以待而狄未得肆也則舉重書敗而已耳昭元年敗狄大鹵義同劉原父曰春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趙鵬飛氏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

其虐而侵之狄亟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僖公如齊非行朝禮也蓋齊昭公夫人爲子叔姬乃僖公之女而杞叔姬之娣也其嫁當在三十一年杞伯姬求叔姬爲婦之後然而往嫁不見於經者以母賤愛輕而贈送之禮薄也是時齊昭懦弱魯本無意與爲婚姻特以僖公時方事晉既取濟西齊必憤之矣則姑以女與之以成和好耳而豈誠愛齊哉及晉文既卒魯失恃焉則齊復張大侈然使國歸父來聘名雖親魯實以大國臨之魯人安得不懷疑乎今公又與仲遂相繼伐邾懼其往愬以啓齊洩憤也則特親如齊以文前過前倨後恭非邦交之正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康侯曰即安也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

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僖公不道之君也其有可取者皆從齊桓晉文時事也舍是無善者焉此覇者以義率人所以有功於世也及桓文既沒而當時諸侯已爲五覇之罪人矣後儒以僖公爲賢無乃誇大之辭而不考其實歟

隕霜不殺草梅李實

穀梁傳曰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范甯氏曰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也胡康侯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矣失其道草

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褻無以服萬民矣今按此冬燠之咎徵也而文公弗戒三桓之專魯自此始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趙鵬飛氏曰晉文之覇獨許不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許亦不預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詳見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文公

僖公子名興在位十八年謚曰文毋聲姜見僖元年上夫人出姜娶在四年出在十八年

元年乙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即位皆以冢宰攝行告廟臨群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群臣人君即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餘見桓元年公即位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名蓋在上士之列者也書來會葬見襄王之

厚也汪克寬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今按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公會晉文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及其歿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矣雖禮文或失之過而春秋時能懷諸侯如此者亦不多見也文公親被寵榮畧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負義不忠如此何以立大本而勸群臣哉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文王子毛伯采地在畿内因以爲氏伯字天子大夫也與召伯同杜元凱謂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失之矣詳見隱元年祭伯來下○襄王厚報僖公施及其子故來錫命也○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胡康侯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謂來錫命乎李廉氏曰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黼冕也王命士會以黼冕是矣錫命有命辭有命物又

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畫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今觀李氏之說則毛伯之錫命也其有命辭而無命物者歟○按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趙伯循辯之謂錫命如漢以來就加爵秩何得無乎若一一召而錫之則勞弊甚矣竊意穀梁之言但爲諸侯素不受命於天子者發耳苟嘗受命何害於來錫乎

晉侯伐衛

晉侯之於衛成素未有恩者也豈獨執歸京師之故

哉及披狄圍又棄而不救致有帝丘之遷不可爲以德綏諸侯也然成公復國之後即用甯俞爲政惟務自強穀然侵狄而狄遂城下受盟其何賴於晉哉自是全不事晉而反與晉抗矣故伐許之役襄公將以嗣文業也而衛亦不從此其所以有伐衛之兵歟襄公不能反己有闕專恃兵威而不知衛非可伐之時也不亦愚乎其書侯君將之恒稱耳左氏謬傳晉侯朝王伐衛之說而後儒因以襄公爲克纘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威服諸侯則似襄公真能伏義討罪者殊不知襄公非賢君也權歸臣下志在兵爭第承文公餘烈未遽失墜耳豈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是爲莊叔黄震氏曰如周拜錫命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

衛人伐晉

衛人伐晉示強也不用大衆而能抗晉用甯俞之效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元凱曰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今開州城北七里有戚城是也○戚之會魯欲爲晉說衛而衛尚不服也不然則衛人乃地主而何以不預乎晉侯親至於戚其不振甚矣○左氏謂晉侯之伐衛也圍戚至是疆戚田是不知文宣時晉界尚未交於衛也况戚不書圍又不書疆何因而發此傳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左氏傳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

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今按左氏序商臣所以弒君之由其事宛然如見可以爲後世之鑒但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二言則恠誕矣君甍舉謚常在葬時故吉主始刻謚安得謚於未殯之前乎成王頵弒而商臣立是爲穆王○黄震氏曰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頵稱君以見其有君之

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胡康侯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

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誅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芉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商臣立至文十三年卒而不見於經楚不訃魯亦不弔也

是時魯方事晉而商臣亦不敢以強暴加魯故耳

公孫敖如齊

晉襄嗣立無志覇圖德不脩和政歸臣下諸侯既多不協矣而齊昭志本昏惰乃以覇嗣自居尤不率從公孫敖之如齊蓋爲晉致昭公因以察其舉措也而昭公終不相下以至於死未嘗一預諸侯之事其自棄不足與有爲亦甚矣然使襄公能繼文公之烈則諸侯豈至如此哉

二年 丙申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師者秦康公之師非穆公時事也杜元凱曰彭衙
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按彭衙城在今西
安府同州彭衙縣東北六十里〇秦師之出尚在境
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侵伐晉侯聞之即與期戰故書
及在晉夫秦懷敗殽之怨而興師欲以襲晉取敗之
道也然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未知所爲徐而待之
彼或自知不縮而引去矣何必急於一戰哉善戰者
服上刑此春秋責晉之意也

丁丑作僖公主

胡康侯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

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此說本公羊
然經書作僖公主卒哭而祔時事也左氏傳曰凡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謂此也蓋始死未有主以
木爲重而竪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
道也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
栗主也栗堅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
義主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以謚
別豈非在卒哭時哉雜記云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
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
侯七間傳曰既虞卒哭又按左傳註疏言卒哭葬之

餘事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
諸侯皆同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雜記之說
杜元凱所不用然既葬反虞而卒哭其禮節大致則
無異也卒哭之祭主爲告神將祔於廟以告祔在卒
哭之後因名其祭爲卒哭非爲卒哭而祭也故士虞
禮載其告辭曰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而檀
弓亦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
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疏
曰祭以吉爲成卒哭即爲吉祭以卒哭哀殺故爲吉
祭祔祭在吉祭後吉祭可知也既祔之後凡宗廟四

時之常祀新主皆當遷祭於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
除之特祀仍於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
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杜元凱以爲三年喪終則遷
入於廟疏以爲新主既特祀於寢而其餘宗廟四時
常祀自如舊不廢是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非不祭
也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
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
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以卒
哭爲常也卒哭之主即吉主矣豈待練而後作哉既
有練主之名則卒哭之祔必當有主故又言虞主以

通之而用桑用栗不得不分矣夫主因祔作虞時有重奚必作主哉鄭康成以公羊之說本謂虞已有主則與左傳祔而作主之言不合故遷就其說以虞主為既虞埋重之後乃作蓋謂虞未作主作於虞祭之末也如此則時已有謚易名鬼事方始就用栗主祔廟已可通行却乃主虞以桑而練時又復易栗其禮不亦煩瀆乎且又泥於左傳凡君二字謂不通於卿大夫而說者遂曰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以主祔則益牽強矣夫左氏此例上下皆通但為君薨而發耳安有士大夫之死而祔可

以無主乎禮家附會之言大抵如此則謂虞練之有二主者豈足深信哉孔穎達氏曰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此說得之矣蓋檀弓曰殷練而祔此緣孝子之心不忍遽死其親殷時或有此事非通禮也公羊得於傳聞因存練主之說而虞主之名亦強立焉穀梁亦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是不以卒哭告祔當吉祭而以吉為作練主遷入廟也故鄭康成以練後遷廟為定禮而世儒之論始紛紛矣聖人制禮具有節文新主即於練後遷廟不待三年喪畢尚不亦失之太速乎故用栗之主非練主也作於卒哭之時者也主以謚稱別於生事也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始作主者亦以文公愛親之過不忍即始鬼事故耳吉主初作告祔方自此也已踰卒哭之期而始告祔者以閔公乃僖公之弟而為君之次居先文公欲私其親將使僖公升居閔上而群臣之議不能決也決則祔後當序於祫矣故去冬不祫至是論定將躋僖公乃始作主以先祔耳然則此主未祔之前重猶未徹而群廟之祭必皆因仍簡畧矣豈為得禮之中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內稱及微者也處父者陽處父也陽氏不繫之陽者未為卿也其不地於晉也○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為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故使微者至晉而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密其迹之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耳餘見三年公如晉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士本士師以官為氏者也縠名士蔿之子晉卿也餘

見定十三年士吉射叛下杜元凱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按滎陽縣今屬鄭州○垂隴之會晉襄公乘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霸業也然君不親行委於士穀而魯亦效尤使公孫敖往諸侯之來預會者惟宋陳鄭三君耳它不預焉可以見晉德之不足以鼓衆矣左氏以此爲晉討衛而曰陳侯爲衛請成於晉殊不知此時衛不預盟冬亦不預伐秦安得有請成之事邪○陳傅良氏以爲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亦非也隱四年翬會宋公陳侯伐鄭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莊十九年公子結于

鄄及齊侯宋公盟已皆與諸侯敵矣烏得以爲始於是乎然觀及處父會士穀二盟則晉政委於大夫可知而處父士穀之以專權見殺其端實見於此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之日長何以不書旱乎不爲災也凡害及於物則爲災爲災則謂之旱不雨雖久然春月多氷水源未竭其時太暘不至於亢則麥苗猶有灌溉之滋不成乎旱災矣月令疏曰若霧露雹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即此意也故但以不雨書見其恒暘而已不雨止七月則後即得雨不言可知非爲文公無意於雨而不書也○不雨不爲災則不雩或如月令註所謂有禱無雩者也其龍見而雩方在六月則歲事之常不見於經矣餘見僖三年六月雨及二十一年大旱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穀二傳曰大事者祫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於太祖其說是也但周禮所謂大祭即祫也祫之常時當在冬月故亦以祭名今以八月祫者祔後急於躋僖公也則非時矣○黃震氏曰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欲尊

其父故躋僖於閔公之上蓋躋升也躋僖公二傳皆以爲逆祀是也祫祭之禮所以序君臣以臣先君豈不逆哉先儒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亦有可疑若曰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則可苟遂以父子二世分昭穆則不可詳見廟制考議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胡康侯曰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者欲娶出姜也出姜事始此○此仲遂專政之事也是時魯國兵權掌於仲遂志在內交宮禁以濟己私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為君求娶以宣元年逆穆姜事觀之其實欲遂逆女也使齊人肯從則舉重書逆而以夫人至矣必其與魯不協執禮謝之不得已而納幣以歸遂於是乎有忿心矣不然納幣非卿事也而遂亦為之三年之外夫豈不可往逆而何以使微者行邪出姜不得於權臣而子弒身歸其端已見於此矣

三年丁酉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衛成至是始與晉合矣稱人將卑師少也而叔孫得臣獨以貴卿往會則以魯方致遠大夫故得臣特親鼓晉以興是役而五國因為所統耳○沈姬姓子爵國杜元凱曰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按故城在今汝寧府汝水南○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此有可伐之道者矣然楚之與國人不易凌而諸國所以敢於加兵者則以是時楚穆弒君人心未附而沈又政亂民離於時可侮故乘間一伐皆以襲取威聲耳此豈真能伸大義者哉家鉉翁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為而不為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瀦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己事使元兇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蓋惠王之子也以其為上士故稱名焉左氏以僖公時盟翟泉之王人即王子虎非矣王子不當稱人例見襄三十年天王殺弟佞夫下○王子虎書卒魯使人往弔也虎蓋外結諸侯以要時譽是以衆皆悅之特哀其死耳此與定四年書劉卷卒義同先儒以為因其訃喪而書則不知春秋卒不書日者喪皆不訃也惟隱三年尹氏卒書日則以尹氏之黨素與魯通如祭伯者謹為之訃而魯因得不失弔生之禮耳然則尹氏書卒媢權貴也王子虎劉卷書卒感

私情也各國私交互相黨援使朝廷威令反壅不行非小故矣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書三卒豈非以此三臣奸足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原歟

秦人伐晉

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伐晉以報去年冬四國伐秦之役憤兵也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夫濟河焚舟於理宜有但秦伯不應稱人取邑不應沒實求之經文不可過矣

秋楚人圍江

稱人以圍例見僖六年楚人圍許下江詳見僖二年盟貫下○黃震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國之心故先圍江吳澂氏曰自齊桓之覇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深前旣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蓋江猶能守其國也故至今年有圍江之師今按江所以能守其國久而始被楚患者雖由其能自強亦以能親中國故也蓋雖晉覇嗣興禮必未失而楚因亦不敢急焉至是六國伐沈而潰其民於是楚穆以中國爲侮己也忿然發兵圍江以示武且威江淮間小國也薛季宣氏以爲報沈之役其亦知此意歟

雨螽于宋

孫明復曰雨螽于宋謂雨而爲螽也猶雨毛雨土之類爾左氏以爲墜而死公羊以爲死而墜皆非也雨螽以時書三月之間每見其雨也此豈死物哉則災害亦大矣○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於雨來告故書今按螽災無訃告之禮說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文公先使人結盟處父而後如晉以盟其君託處父爲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如此本爲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爲重則齊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爲此又魯之所以專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以伐沈之役故奮然有忿晉之心故特圍江陽處父初掌兵權亦激於忿故親自帥師以救之其意實以楚爲不可敵也故不敢逕向江圍而但以伐楚虛張聲勢夫伐楚者豈必深入楚境哉左氏以爲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則兵甫至楚固已卽退矣此

豈眞有安中國之志哉不過欲以此恐動鄰邦耳胡
康侯曰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
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
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
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
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
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
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
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
能濟乎汪克寬氏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

書伐以救實爲特筆考於傳之所録非惟楚侵陳以
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
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
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illegible]救江見伐非討賊）

四年戊戌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者不名其人微也婦姜者出姜也蓋齊孝公之女
或以爲齊昭公女則齊昭公娶子叔姬時在杞伯姬
求叔姬爲婦之後未應有女可嫁也趙伯循疑非昭
公女得之矣婦者有姑之稱也祖姑成風及姑聲
姜尚在故也婦姜何以不氏氏者族黨從之之稱不
稱氏者不使其族黨得從也往逆不稱夫人不以定
爲夫人也不以定爲夫人則不得以夫人禮至矣故
不書至蓋仲遂惡之而魯人貶使爲妾耳不稱字者
混於衆媵之詞也趙鵬飛氏曰不稱夫人以微者逆
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此說是矣文公既幼冲不立
而齊昭公亦柔弱無爲仲遂又成風寵子於齊有憾
此其所以肆無忌憚而夫人不得正其始歟書法如
此而強臣無君之情見矣餘見二年公子遂納幣下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
攘却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黃震氏曰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不直救江而遂伐
楚故江卒滅吳澂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
爲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期而其
國竟滅晉霸不競而荆蠻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
也夫

晉侯伐秦

此報焚舟之役也秦晉之爭不息皆秦康晉襄之所為也左氏乃載秦穆卒於六年之夏而胡康侯於此遂謂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得無近於癡人前說夢邪秦穆卒辯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下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卿也甯莊子速之子是為武子○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春秋之初大國始僭行之故齊僖自矜其強大兩使弟年聘魯既而荊人女叔皆習為常然荊以強夷女叔以命大夫名雖親魯實有自尊之

意焉觀小國無敢聘於大國者其為大國專行可知矣孫明復曰列國相聘非禮也東遷之後諸侯橫恣連衡自固以相比周乃有玉帛交聘之事爾此説是已齊桓晉文之世霸令行而非禮革於是諸侯絕無聘者至是甯俞相衛脩政自強復舉此禮以親於魯自後大國遂沿習以為邦交之常矣禮之始失也其幾甚微至其久也不可復正甯俞衛之賢大夫也而首犯桓文之禁亦其不知禮之故也惜哉然則儀禮有聘禮皆諸侯相於之事而曲禮亦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其説非歟曰此徇春秋之僭而立義非先王之正禮也餘見隱十年滕薛朝及僖三十三年齊使國歸父聘下○甯俞聘魯欲抗晉也以魯與晉睦欲因以示尊大之意耳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康侯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

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齊履謙氏曰僖公尊成風為夫人以妾亂嫡非所以正名分尊君父也至其後世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失禮自成風始也春秋惟弋氏文獨異説者以為哀未踰年餘並同夫人書之不沒其實而已今按魯公推尊妾母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惟定公夫人未薨故弋氏不得推尊非以定公喪未逾年而未及也弋左氏作姒惟公穀以為弋耳

五年 己巳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詳見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下此榮叔與桓公時榮叔非一人然亦世爲大夫者矣○歸不書来𨒪文也○含口實也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車馬所以助葬賵猶可也含者殯前之禮何以久復歸含乎穀梁子曰賵以早而含已晚其說是矣雜記有含者入致命既葬委於蒲席之言則已無及於用乃虛文耳或者因春秋時失禮而傳爲此說非聖人制禮之本意歟葉夢得氏曰死三日而歛則含禮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致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爲之節也此亦因雜記禮

文而曲爲之解耳襄王之於僖公禮意誠厚矣然於僖公止来會葬而成風則又加含賵焉不應反薄於僖公也蓋王朝諸大夫利魯將迎贈送之禮故因襄王之厚魯而假僖公母喪以求使焉雖過寵妾母有弗顧矣周之諸臣不能以禮正天子使以厚僖公之故成妾母爲夫人豈非以私情害公義哉○餘見元年叔服會葬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康侯曰仲子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召公奭之後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爲氏至平王時別於東都受采詳見僖九年宰周公下伯字天子大夫也此與甘棠詩稱召伯者不同蓋彼實召公封爲燕伯故云爾此召伯當與毛伯同例杜元凱以伯爲爵非矣詳見隱元年祭伯來下○胡康侯曰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

於成風已盡亂人倫廢王法甚矣○餘見前歸含且賵下

夏公孫敖如晉

吳澂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覇主也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致襚會葬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踈或數或無所爲或有所爲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鄀

杜元凱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又曰商密鄀別邑南鄉丹水縣也今按南陽

府南陽縣南一百里有南鄉城鄧州內鄉縣西南一
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內鄉縣即蔡所遷之白羽其本
名爲析亦鄀別邑也今鄖陽府上津縣與內鄉相界
處置析川縣屬鄧州然則今之上津其即切近古之
鄀國者乎其後遷於南郡鄀縣則鄭漁仲所謂襄陽
府宜城縣西南有鄀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鄀特則尚
在商密不然則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人豈能越
境而遠至其地哉○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將以窺
東諸侯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又以窺楚也使
一非晉以勍敵迫居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聖人

書此蓋有經世之志矣

楚人滅六

鄭漁仲曰六鄢姓皐陶之後廬江故六城是也按六
故城在今廬州府舒城縣東南六十里○晉襄公志
意怠驕才猷庸劣但籍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
嘗親出一會諸侯楚已覘其不足畏矣滅江滅六之
兵相繼而發尚誰咎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許僖公業卒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六年庚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始見於此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爲文子其
父爲無佚不經見○前此陳與魯未嘗有邦交惟公
子友嘗兩如陳必陳待之有恩禮焉者今魯與陳通
好于晉故行父始得政而即請如陳雖有君命非政
之大體也若行父者其亦篤私恩而昧公義者歟左
氏以爲娶非也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之事晉襄親朝者一使貴卿往者二過於事天

子之禮矣詳見三年公如晉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驩卒子夷皐嗣是爲靈公○李廉氏曰晉襄
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齊孝公不能率齊
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綂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
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起甗之爭秦尋殽之釁此
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
晉之所以未失霸則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襄
公復霸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強並興秦雄西陲狄
狃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霸去矣襄公夏

戰殺以郤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
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霸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
苟有霸者之畧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
既悉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
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
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
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
文公甚矣○按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
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
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乃背先蔑

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不利於立幼者而
趙盾豈爲社稷計欲立長君者哉況公子雍長而且
賢又強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
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也不問可知矣而乃
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
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
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穀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必尚
在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
實陰結於襄夫人以圖貪天功邪惟其陰結襄夫人
以立靈公而後權始屬於趙盾不然則陽處父等誅

卿皆世家也安能一一殺逐無遺邪六卿既盡而晉
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
爲萬世之公案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汪克寬氏曰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
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爲霸令使大夫弔卿
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駟致少
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今按春秋之初禮猶
近古故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然則子太

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
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名姓不登於經則大夫
弔卿共葬事之令亦豈晉文之所昉爲乎蓋魯以取
濟西之故事晉甚謹至文公時禮猶過恭送葬特令
卿往而晉恃霸威責人日厚遂習爲常禮而以此令
諸侯耳○公子遂特往葬晉侯見其心欲陰結晉也

葬晉襄公

葬之速也必有故也說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晉
自襄公以後書葬者悼平昭頃四君皆甫三月耳殊
不知其何故也豈其意在速定嗣君而遂以爲常制

歟其不懐甚矣汪克寛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陽處父狐射姑皆晉卿也陽處父見二年三月及處父盟下狐氏本出於戎射姑名狐偃之子○殺陽處父乃趙盾專權之始事也陽處父在襄公時得君專寵父矣而兵權又爲所掌此趙盾之所忌也襄公既歿欲立長君陽處父實主其謀則襄夫人豈不銜怒哉秉襄夫人之怒而以國法治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其大夫狐射姑必處父之黨也安得不

奔奔狄則遠去以避禍矣○按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己之班使續鞫居殺處父而奔狄公穀亦以此爲君漏言所致如此則當以兩下相殺之詞書而曰晉狐射姑殺陽處父矣不然則亦當以國亂無政之辭書而曰晉人殺其大夫陽處父矣今殺而稱國則是以國法置之死罪也操刃者不在狐射姑矣趙氏之黨欲爲盾文奸飾詐則以陽處父爲能薦盾而歸殺大臣之惡於射姑蓋將塗人之耳目也而世儒不悟乃盛稱趙盾之賢既自爲奸人所罔而又以罔後世不亦愚乎故崔西疇曰從三家之論則處

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爲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邪此言庶幾不爲三傳所惑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此告朔之禮也閏月不告朔而云不告月者文公以閏爲附月之餘不足數也是主乎月而不告矣聖人以爲閏有朔望弦晦與常月同故特以月

言明其月之不可廢耳廟者群廟之通稱非專指太廟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但以其月朔日至廟瞻拜而已猶者幸其不已之辭此紀失禮之始也自是閏月必恒不告而并廟亦不朝者有矣故於此朝廟言猶以見其初禮意尚未盡失也其後禮文日廢有不勝書矣故定哀之世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則其浸襲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孫明復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是當告也然則當告而不告豈止此一事邪蓋原其失實自此始耳餘見十六年公四不視

朔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六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起辛丑文公七年

盡丙午文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七年辛丑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本邾邑爲魯所取而不服故復伐邾取之如此則須句復爲邾有何以不見於經邾兵不加而須句自服耳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如向之於莒是也

遂城郚

郚魯邑杜元凱曰卞縣南有郚城即今泗水縣地城郚所以控制須句也詳見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王臣卒史記載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此經所無盖妄誕之說也宋成公嘗與魯盟踐土翟泉垂隴又本同盟之國也何以不會其葬乎盖成公無道之主盡殺大

夫暴虐寡恩特以才智猎足以馭臣下故得保其首領然人心必多怨怒而薄於喪紀者也及昭公初立群族亂作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由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絶諸侯者宋成公是矣卒不書日國亂不訃也義與成十五年宋公固卒同高閌氏曰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畧

宋人殺其大夫

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為強盛故昭

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為主者特所重在亂黨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宋之亂必華氏主之也故左氏於八年之殺司馬曰因華氏之族蓋亦畧知此意而所見未真不免附會其辭有自相牴牾處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左氏曰不稱名衆也其說是已見殺者衆如成十七年晉殺三郤皆列其名此獨不名者彼蓋義在郤氏此則義繫於殺大夫耳餘見八年殺司馬下

○汪克寛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群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為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弒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為宋人之君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晉秦稱人將卑師少也令狐晉地張洽氏曰河中府

猗氏縣有令狐城猗氏今屬平陽府蒲州蒲州即唐河中府也先本邑名以邑為氏者也蔑名晉卿此必先軫族子也○左氏稱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多與之徒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以禦秦師如此則秦晉皆當稱師不得稱人也且秦奉公子雍至晉而不書納則必非送公子雍也蓋秦晉自殽以來凡二戰而三爭矣今秦復至令狐豈專為公子雍之故哉蓋報四年晉侯之伐也晉襄之卒距此已九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則必召先蔑而止公子雍雖爭無益秦豈盲然復納雍哉特假此為辭

以責晉耳晉人不能引咎責躬諭以詞命而必欲一
戰故書及在晉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先蔑常逆雍于
秦趙盾以其陰與秦通也罪將及之故遂奔秦奔不
言出者先蔑既還而尚未復命如公孫敖之奔莒歸
父之奔晉然則與在位而出者異矣公穀以爲不言
出在外也是謂先蔑爲在師而奔也以卿在師爲趙
盾裨將而經何以稱晉人邪故先蔑之奔非逃軍也
○趙鵬飛氏曰左氏初言先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
軍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
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邪理無可通者皆失之

誣也黃震氏曰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
全與經相背也今按此二說者蓋本啖叔佐云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
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
晉襄既没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
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杜元凱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按卷故
縣在今滎澤縣西北黃河之南○是時晉靈尚在襁
褓趙盾欲合諸侯而事權未一故雖要盟而晉之諸
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先都士縠與同列大夫
未肯相下皆並出焉而諸侯亦皆分散無統曾雖會
盟其實無定議也故諸侯之不序齊履謙氏以爲散
辭也左氏以爲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則非矣若諸侯
已盟而魯後至則當書曰公會某侯某侯晉某人盟
于扈不及如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
不及盟之例則於義乃明不得以不序諸侯見公之
後至也大夫不名衆辭見事權之未一也及先都士
縠箕鄭父見殺而晉之事權歸一於盾矣晉之事權

未一此見先都士縠箕鄭父之所以見殺歟○黃震
氏曰諸家皆祖左氏以爲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
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爲公後至邪

冬徐伐莒

徐以號舉詳見僖十五年楚敗徐于婁林下○徐在
淮泗間爲楚所爭而南向者也是時楚方強橫而徐
假其威以東北伐莒蓋浸浸乎逼於魯矣中國之無
霸豈細故哉

公孫敖如莒涖盟

趙鵬飛氏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

敢侁諸侯覇主不作徐將爲魯患今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徃盟于莒脩僖公兆向之好協謀以備徐○按左傳載敖爲仲遂逆己氏見其美而自娶事語近於誣其亦喜談女德之故態歟

八年壬寅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舊說以爲子壬臣嗣是爲頃王今按頃王之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

之世是爲匡王詳見十四年春王正月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趙邑名以邑爲氏者也盾名晉卿也趙衰之子是爲趙孟餘見定十三年趙鞅叛下衡雍故城在踐土東南今滎澤縣西北一十五里地也見僖二十八年盟踐土下○魯本事晉而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因與趙盾相結此奸臣之黨也故今年公子遂復徃與趙盾盟而爲之要雒戎以爲援趙盾之惡魯成之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允姓在雒水南後漢志維陽圉鄉注圉鄉西南有戎城是也詳見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暴必近於雒戎杜元凱以爲鄭地是也○魯距雒戎甚遠又素無交焉公子遂何爲而與之盟邪其陰爲趙盾植黨明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公孫敖如京師以君命弔襄王之喪也是時王室厚求弔使而敖自度禮不能備故不至而復將使魯加賄以徃耳凡諸侯之使不至則曰復終事則曰還公怒其不終事也欲罪及之故不復命而遂奔莒奔不言出不自位出也義與七年先蔑奔秦同敖嘗如莒

涖盟素與親厚故徃依焉豈爲[illegible]奔己氏故哉觀明年毛伯來求金而叔孫得臣如京師以葬襄王則敖之所以復者本不爲色而周[illegible]之以賄成亦具見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稱人以殺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下司馬者公子卬也司城者蕩意諸也司馬掌兵之官司城守土之官皆重任也宋有大司馬司馬大司寇小司寇則司城亦必非一人矣故司馬之殺司城之奔皆不稱名併其屬也華氏既[illegible]群族作亂則本欲得兵權以濟

其惡者也故樂豫旣舍司馬而去則華氏必覬覦焉特以桓族相持故不可得則以與公子卬而已卬者昭公之弟而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鼓衆殺卬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本欲抑奪華氏之權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哉遇逐出奔而併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華氏無君之心著矣至成十五年蕩山亦與桓族謀逐華氏雖爲報讐非以華氏本有不忠之實哉○蕩氏世系詳見僖二十五年蕩伯姬逆婦及成八年公

孫壽納幣下○石介氏曰古者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虧而其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旣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牙爪盡去君孰與處哉

九年癸卯

春毛伯來求金

杜元凱曰求金以供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今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此毛伯所以求金也不稱使非王命也胡康侯以爲古者諒陰三年而冢宰獨專國政故踰年而亦未君恐周禮已不如此其說畧見元年公卽位下矣但初喪未葬則冢宰攝行之禮猶未盡廢耳義與隱三年武氏子求賻同

夫人姜氏如齊

說見三月夫人至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此何以特重其禮邪蓋僖公之薨襄王使叔服來會葬又使毛伯來錫命而其

後於成風又歸含賵又來會葬周之於魯禮意亦甚厚矣故襄王之崩魯亦特遣公孫敖往弔以其不至而復故又遣得臣送葬所以報也然而魯君不親往會何足以答天子之寵光哉○陳傅良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餘詳見莊三年葬桓王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必亦先軫族子也餘詳見三月殺士縠及箕鄭父下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出姜始至仲遂惡之恃其母成風私愛旣待之如妾矣及成風旣没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懽心則又以夫人之禮處之故聽其如齊以明寵異旣爲夫人則族黨衆矣故稱氏書至者以夫人之禮飲至也則其禮始隆耳先儒以爲歸寧蓋假歸寧以往也婦人旣嫁不踰境況出姜父母已終安得歸寧兄弟乎歸寧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　及箕鄭父

士縠已見二年六月箕本邑名以邑爲氏者也鄭父

名晉卿也○趙盾當靈公之初本在下大夫之列殺陽處父逐狐射姑而始得爲卿以將中軍然先都士縠箕鄭父皆先朝舊臣志不相下故扈之會諸卿盡行而經書曰晉大夫蓋衆辭也箕鄭父雖或以老臣居守而先都士縠則必與趙盾俱出矣故趙盾之所忌惟此三卿而先都士縠爲尤於是鼓衆亂而殺之故稱人義與七年宋人殺大夫同例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禦寇下左傳稱箕鄭父先都士縠作亂使賊殺先克則此三卿者當討之賊可去仕籍以先正其罪者也而經何以不去其大夫且先克之殺於法應書盗殺晉先克矣而經亦無其文豈非爲盾文奸之說邪箕鄭父稱及以其雖在三卿之列而不與先都士縠比周爭權可以無殺者也而併芟夷之則不欲使先朝諸卿有餘肆矣盾之險惡一至此哉書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按禮大國三卿惟天子則有六卿晉於是時有六卿僭天子之制矣何以見之凡經之書卿必以氏以名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縠箕鄭父皆以襄公舊臣殺逐於靈公初年而同時以名氏見故知其有六卿也至於軍制亦然天子六軍大國止三軍耳晉文公初蒐被廬亦止

三軍僖二十八年增置三行以禦狄故有中行氏淸原之蒐復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是有五軍五軍各有將佐則爲十卿夫晉文賢覇以義令人其軍國成規未宜盡變所謂五軍者或一時制伍之法而將佐十卿亦總暫設領軍攝職者之數歟竊意增設六卿以預國政蓋襄公時事觀其末年有夷董之蒐則實三軍也其將佐具六卿矣然當是時陽處父士縠皆當國用事之臣而不在軍帥之列趙盾始事乃遂將中軍理有不可通者左氏之言大抵輕信傳聞且於趙盾事多所文飾而不知盾所殺逐之六卿則見於

經而名氏可攄者也然則晉之有六卿不自此始乎又按魯於是時有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臧孫辰叔仲彭生同時經見則魯亦備六卿矣宋之有六卿也當亦自此而豈爲王者之後得備官哉蓋禮一失而天下效尤耳及晉景公賞鞌之功遂作六軍而將佐至有十二卿則僭横又甚焉悼公卽位始欲復古三卿而軍制之增者不可盡革於是定爲四軍八卿之制如厲公時而古禮卒亦不可復矣王制之壞蓋自無霸始豈可以變法之端歸之晉文哉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及晉宋衛許稱人皆微者也左氏以楚人爲楚子晉宋衛許爲趙盾華耦孔達許大夫非矣○楚素欲憑陵諸夏者也況以穆王之兇殘乎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後猶懼晉霸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不能親事而趙盾又方亂國無志諸侯此其所以乘間而伐鄭歟○趙盾旣殺陽處父先都士縠箕鄭父專權自恣主少國疑懼同列之擬其後也故常居君側不在諸侯公子遂與盾相好故獨親會列國微者以救鄭若與盾代爲主然此可見遂之與盾爲黨也

夏狄侵齊

張洽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襄卒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傳曰震動也任公輔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鬭氏宜申之族未爲卿者也故稱名楚在曩時恒以人稱蓋其君臣不敢驟至中國惟僖二十一年楚成親臨盂會輕中國矣則據實稱子遂與中國等豈復前日之楚哉自敗城濮而勢稍殺耳至是則又窺見中國無人遂以君命遣使來聘偃然以大國自居蓋知魯與晉相好故假天子親諸侯之禮以制魯欲使不爲晉合諸侯耳豈誠善意哉張洽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詳見下條秦人歸襚

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秦稱人非大夫也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孫壽納幣下○僖公成風云者公羊子曰兼之也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如此則仲子卑於惠公矣而何以不言及乎蓋僖公君也以君爲主故先於成風耳啖叔佐以爲僖公成風傳謂兩人誤也史家豈將子居母上乎殊不知夫死從子之義雖先僖公可也若但爲成風歸禭而不及於僖公此何禮邪秦康公雖賢不及父而禮必從宜豈至失正如此之甚哉而況以成風一人繫之

僖公若兩人然者則辭亦贅矣趙鵬飛氏謂成風爲僖公之妾蓋爲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同詞耳亦非也夫仲字也成謚也豈可以一例論哉○衣被曰禭所以送死僖公成風甍葬歲久無及於用秦特假此以爲名耳詳見五年榮叔歸含賵下○秦去魯甚遠未嘗相通此何以特歸禭乎蓋秦方與晉爲讐而知魯獨善於晉恐爲之合諸侯以相助也故尋會溫舊好而託此以結魯耳明年秦即伐晉則此非遠交近攻之計歟張洽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禭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其說是巳至十二年使術來聘而尋有河曲之戰亦此意也然則靈成景公之世秦嘗爲患而晉卒不能合諸侯以致討者豈惟晉之自弱哉而秦亦有以間晉矣觀成二年盟蜀而秦即與楚序於八國之上則南與楚合而倚以爲重之驗也豈獨通使於魯而已哉然秦晉之交自此遂合亦因二使在魯而通言耳

葬曹共公

十年 甲辰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謚曰文是爲臧文仲張洽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巳與聞國政而

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是時趙盾欲專晉權謀身未定令狐之後不暇報秦而秦則覬晉多虞伐兵又至矣結怨懟禍何時巳邪秦以狄書者以其縱入殺掠無將領行伍之列如夷狄之所爲也據實而書耳或曰闕文也○左氏謂取北徵此妄傳也蓋伐國取邑未有不書取者然則春晉人伐秦取少梁之事經皆不書則亦誣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此闘宜申也不稱氏猶未爲卿也○吳澂氏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而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今按吳氏之説善矣而皆本於左傳然宜申以謀弑而誅雖去其大夫以明正典刑可也其稱大夫豈宜爲謀弑故哉蓋宜申自僖二十一年來魯獻捷至是二十三年楚之老臣也然位止工尹不得爲卿其心不無鞅鞅矣去年椒闘來聘魯不報焉而楚穆竟不得與

諸侯盟會宜申與椒同族聲問或因之相通楚必疑其有貳心於魯焉而椒又以狼子野心之德無能庇其族者此宜申之所以見殺歟然吳楚殺大夫事多不詳如左傳於宣四年載楚殺令尹闘般哀九年載吳殺行人伍員皆以謀國之臣見害於說慝之口而經皆不書豈其傳聞或有失實而伍員又未爲大夫其事不足録耶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詳見二年秋七月下○此年春書王三月矣則此自當但言正月汪克寛氏之説近乎贅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采邑因以爲氏周司寇蘇忿生之後詳見僖十年狄滅温下子爵天子之卿士也按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蓋謂所食采地之禄非實封也惟爲卿則爲王所重而加之子爵以其下親民事示子養之意耳其受禄則固視侯而食采也豈若外諸侯之世襲子封哉然子爵止當元士謂之卿士而卿未有爵以侯伯者此其一驗矣陸淳氏曰畿内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内諸侯也蘇子單子尹

子是也然則周書顧命有芮伯彤伯衛侯皆周之六卿何以不爲子爵邪蓋成王之時尚都鎬邑而芮彤衛皆以外諸侯入爲天子六卿故仍其本爵耳由是知王制所謂天子縣内封方百里者九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皆附會之說矣餘見桓四年宰糾來聘下○内稱及微者也女栗畿内地蓋近女水蘇子爲王卿士方執政權而魯與之盟乃使微者往欲客其迹可知矣春秋之時諸侯雖不朝貢京師而天子猶使人加禮以求親雖爲利交而諸侯亦未敢怒然忘報也僖三十年宰周公來

聘而公子遂報馬文元年召伯錫命九年毛伯求金而皆得臣報馬至十年及蘇子盟而周使不至於魯魯使不至於周者十有八年則魯人以利賂蘇子而貢獻之常數皆託庇焉不復遣它使需求耳然猶畏人知寖爲私約至成末年以後則尹單諸卿遂敢大會諸侯肆無忌憚矣餘互見成十二年周公奔楚下

冬狄侵宋

自晉霸不競狄既侵魯侵齊矣然猶未敢至宋也今侵而至於宋焉豈特以晉弱故哉宋自國內亂後疆埸無備而爲狄所窺亦可見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蔡自晉文公卒後復從楚矣其次厥貉蓋楚人睥睨中國也是時晉雖不在諸侯而魯公子遂諸臣猶能爲之鼓衆亦庶幾爲楚人之所憚故不敢肆而還高閌氏曰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諸侯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此說是已○左傳於此載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如此則厥貉之次當列陳侯鄭伯而楚子宋公狩于孟諸所繫不小亦無不書之理而於經畧不一見安得盡從傳文邪且宋陳鄭於盟垂隴伐秦伐沈每皆從晉伐鄭之後中國之兵繼楚伐而至未見其後期則鄭未宜遽及楚平也陳雖不預於救然寖邇楚道以兵守國於勢爲宜亦豈可因是而卽謂其與楚平哉觀新城之盟三國皆至則其未嘗與楚可知矣說者不此之據而乃於厥貉之次附爲削三國書蔡侯之說不亦牽強之甚乎○杜元凱曰厥貉地闕

十有一年乙巳

春楚子伐麇

杜元凱曰麇小國近楚鄭漁仲曰在均州鄖鄉縣按鄖鄉即今鄖陽府鄖縣也○楚不得志於中國則伐其近國而已左氏以爲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何所據而見其然乎凡近楚小國伐未有書者必不覊而後書見麇之能自守也然自此亦服矣義與僖二十年伐隨同○楚既滅黄及江六矣今又伐麇兼倂日廣則其勢日強能無爲中國患哉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叔仲彭生公孫茲之子叔孫得臣之弟別爲叔仲氏彭生名是爲惠伯郤缺即冀缺是爲成子承筐宋地

杜元凱以爲在襄邑縣西　按襄邑今睢州也○是時
蔡從楚次厥貉而中國無主魯欲爲晉致諸侯故往
與晉會趙盾不欲離君側而使郤缺至承筐其意本
非所急亦徒謀而已夫魯之諸臣情雖媚晉然猶有
中國之慮惜乎趙盾志不在此耳

秋曹伯來朝

莊僖之時曹本服宋自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此
終身之耻也當其歸國不得已而從晉圍許及襄靈
政衰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至是共公既没文公嗣
世知魯之諸臣有志輔晉而與晉親睦也故特來朝

相依而自此曹遂從魯矣○桓文之時諸侯相朝者
少不敢以事天子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朝禮
遂紛紛矣

公子遂如宋

公子遂如宋謀禦狄也是時狄兵侵齊侵魯以至於
宋暴横甚矣魯之諸卿欲有以攘之故公子遂親如
宋以定計蓋使之爲應援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即鉅鹿以北之狄說見莊三十二年秋伐邢下左
氏以爲長狄豈因偶獲長狄僑如而遂誤以爲種名
邪鹹衛地說見僖十三年會鹹下○叔孫得臣乘狄
侵齊設伏于鹹以誘敗之此可見魯之諸卿能立國
威也自此政逮大夫有由然哉戴溪氏曰戎嘗爲魯
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
西鄙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
威也趙鵬飛氏曰狄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
一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
侵衛不敢窺齊魯之藩籬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
且有功於天下也

十有二年丙午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註見隱五年衛師入郕下○孫明復曰莊八年郕
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偪爾
此說善矣但郕自降齊之後未嘗改事它國齊復何
偪之有故凡書君奔皆見逐於強臣也或有如元咺
之愬衛侯於晉者則不敢以之齊耳往而不返故不
書復

杞伯來朝

杞桓公本屬魯者也魯方委政諸卿懼於見責故來

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趙伯循以爲時君之女非也古者女子十五始笄笄而命字叔字也加子者以女中之少異其文耳豈以此別於先君之子哉文公四年始娶不應即有及笄之女而宣公時嫁齊高固之子叔姬則文公女也若僖公則亦有一子叔姬嫁齊昭公矣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子叔姬乎例互見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及宣五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意此子叔姬卒必杞伯姬卒之誤耳蓋内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

同則書卒例之常也先儒因杞伯姬不書卒遂附爲不訃之說殊不知當時杞之事魯甚恭而伯姬之歸叔姬又魯女也懼魯致討豈有不訃之理其爲傳寫之誤可知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此已五十五年則年亦高矣○内女卒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夏楚人圍巢

杜元凱曰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按巢今巢縣在廬州府城南一百八十里地當群舒之東與舒接壤之國也楚圍巢則巢服而群舒之服楚亦可知矣左氏於此載楚執舒子平理或然也王褖氏曰

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是年楚子商臣卒不見於經子旅嗣是爲莊王

秋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滕自宣公嬰齊見執於宋而即從之至是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始復朝魯當時宋方有亂故不暇争而昭公亦強於爲善庶幾能保其國者歟○按左傳類解以滕昭公直繼宣公之世嬰齊之卒不見於經不知昭公何年嗣位兼國微失傳其名齊

無從考其世及之實矣餘見宣九年滕子卒下

秦伯使術來聘

術大夫名秦伯至是亦以君命遣使矣義詳見九年秦人歸襚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黄河之曲秦晉交界之處晉在河東秦在河西郎今蒲同二州之間蓋水戰也杜元凱曰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是已邊境之寸自相忿争至於交鋒無主客也故不言及趙伯循曰凡戰不書及交爲主也○人微者蓋將卑師少之稱以其君平日不相輯睦

故聽群小相挑如此非睦鄰之道也左氏載趙穿撓臾駢之謀及與胥甲父同爲軍門之呼以宣元年放胥甲父觀之似有其事然胥甲父臾駢趙穿當其時必未爲大夫也故春秋但書人耳又載秦伯伐晉及趙盾御敍欒盾將軍事皆與經文不合附會可知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元凱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今按鄆在沂水東即莒州沂水縣城陽漢國名本治莒姑幕城在莒州境內此東鄆也成元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至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皆東鄆魯別有西鄆詳見成四年城鄆下○今按鄆微國先儒以爲莒邑非也何以見之凡城外邑未有不繫之國者如哀六年城邾瑕是也凡用兵邑未有言入者而鄆兩書入取邑未有不言伐國者而鄆不繫國同於取根牟鄟邿鄶之例則鄆之爲國明矣但以其距莒纔七十里嘗附於莒故以爲莒邑耳隱桓以來莒嘗與魯盟會慶以強臣結昏自託於魯向未有隙焉及城鄆之後莒人兵不加魯者又三十一年至襄八年始來伐我東鄙亦未必以爭鄆故也若果鄆爲莒邑魯人安能倡城其地而莒又安能久無報復邪然則云何意必莒人以婚姻之故或有爲魯說鄆來附者而季孫食邑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故獨往城之耳然鄆在莒西諸在莒東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附方新故先城諸以及於鄆蓋將因諸以制鄆也又恐遠人心不可測則親率大衆而脅以兵威此鬪土服遠之計而引君當道者之所不爲也孰謂行父爲賢哉○諸并書及例並見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下

春秋私考卷之十七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

起丁未文公十三年

盡壬子文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丁未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朔卒子平國嗣是爲靈公○黄震氏謂陳共公背夏從夷者終其身此因九年左傳載陳及楚平事而信其實也考之經文未見其然辯見十年次于厥貉下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蘧蒢卒子貜且嗣是爲定公○左氏載文公遷繹之事蓋就其國而徙居近地焉耳非有關於大故者也故不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與十年不雨同

世室屋壞

世室藏祧主之室也詳見廟制考義○公羊傳曰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杜元凱曰沓地闕

狄侵衛

自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及盟之後狄兵未敢犯衛而衛成亦未嘗忘防故凡諸侯之事皆不親行至是會文公于沓沓必魯適晉之便道也去國稍遠矣狄遂乘間而侵之夷狄之心其可信乎

十有二月已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棐汪克寛氏以爲即棐林也詳見宣元年會棐林下

○魯文公之時晉霸不振伐衛而衛不服救鄭而鄭不親加以趙盾奸邪欺君專恣内成同列外怒強秦身履危機自救不暇故於諸侯之事姑置弗理而諸侯亦皆不屬於晉矣文公第以公子遂善於趙盾故特往朝而衛處楚狄方張中國無主故會公于沓將因魯以求晉主盟而晉亦許之與魯盟于其國及其還也鄭伯亦會公于棐以問晉故猶衛志也魯方厚晉故以衛鄭之情告晉而尋有新城之盟趙盾本無意於諸侯皆文公爲之調護勸成也公之不能自立謟媚權奸固無足論而中國之事亦庶幾有頼焉趙

鵬飛氏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寖寖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爲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爲無益於天下也○按杜元凱以爲鄭衛貳於晉畏晉故因公請平考之於經未見其然鄭事說見十年會于厥貉下衛事見宣九年衛侯鄭卒下

十有四年 戊申

春王正月

按左氏於此附録云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又按隱元年附録云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十一年附録云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此左氏之傳例也夫諸侯之事多矣惟水火兵喪有相弔恤之義故必遣使赴聞其或不赴必有故者也如弑君之惡辱國之名人誰肯自播揚哉然春秋不以不赴而不書蓋使命之往來鄰封之傳報亦必有得於所聞者但以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者有矣若有關於大故雖史官或爲所蔽春秋必求其實以明大義豈遂因循以罔後世哉故紀人伐夷或止以疆場小事不足告人則信然矣若鄭伯以虢師伐宋則所繫不小雖不來告安得不書乎況天王之崩事莫有大於此者亦因不告而不書則春秋之作全據舊文而不敢增一實事於其間也如此不惟義有不明而文亦不屬君子傳學於文以文會友其於天下之故一何闇畧之甚邪竊意頃王雖襄王之子匡王之父而實未嘗立也左氏謬存其世次耳此與莊王僖王義同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齊履謙氏曰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誠如此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即十一年會承筐之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僖末年公伐邾取訾婁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邾爲魯

所凌逼甚矣至是魯諸卿始專國政而曹杞及滕相繼來朝邾定公初立魯必責邾無禮也而公之如晉蓋道捷菑以往託焉是時邾方遷繹稍振國威豈能安然受侮哉故伐我南鄙邾固非所以睦鄰矣而彭生尋帥大衆以報之又豈反己責躬之道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昭公潘卒子舍嗣○高閌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鄭地說見僖六年伐鄭圍新城下鄭爲中國要衝楚人之所必爭也故諸侯謀楚會盟常於鄭地杜元凱以爲宋地非矣○同盟繫於癸酉會盟異日也鄭漁仲曰諸侯之會非一日而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趙盾專權但知有己戕害同列蒙蔽幼君身犯危機自救不暇故自其執政以來未嘗有盟會諸侯之事今楚人強盛志圖北方中國諸侯散無統紀趙盾豈有意於糾合哉蓋魯文朝晉往還而知衛鄭情實所在懼晉之失諸侯也於是調護其間而勸使趙盾出爲此盟亦姑以收携貳之心耳自是

不會諸侯者又五年而始有棐林之師蓋晉靈年長而漸燭其奸盾始不得暇逸矣然則新城之盟豈非文公爲盾而輔成其事哉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何休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掃故置新之象孫明復曰孛篲之屬偏指曰篲光芒四出曰孛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今按北斗近於北辰蓋貴星也而孛入焉王靈掃蕩之象而自此政自大夫出矣詳見昭十七年星孛大辰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邾文公蘧篨之庶子文公卒而邾人立其長子貜且捷菑奔焉夫邾距晉甚遠自文公始霸以來僅一會溫以後絕無往來捷菑何因遠奔於晉而晉亦豈肯遽與之納哉蓋捷菑之奔也必先至魯去年公如晉而以捷菑往託焉晉納捷菑則捷菑以魯爲恩而事之必謹此魯欲服邾之計也晉方善魯遂爲納之不顧邾之已立長君也非我甚矣邾人拒而不受故弗克納見晉霸之威不能行於小國也然不求必勝而去亦可見其不急於納捷菑矣公穀以捷菑爲

晉出則晉主此謀期於必克者也納之必不在文公旣卒十四月之後而亦豈應聽其不受而遽去哉且晉大非邾耦又遠國也必無得妾晉女之理則捷菑安得爲晉出乎其爲魯所誤明矣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左氏謂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公羊謂郤缺革車八百乘穀梁謂郤克長轂五百乘所傳雖微有不同而其意則一皆失春秋書人之義矣○捷菑不繫國以其旣從晉而絕於邾則從畧耳或曰闕文也孔頴達氏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莊公伐齊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與此同也僖二十

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彼舊是國君故稱其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世子之尊以名體國上下又無衛文故亦稱國與此異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凡內大夫卒于官者則訃喪而卒書其日非卒于官未有書日者詳見宣五年叔孫得臣卒下今公孫敖奔莒自莒適齊而卒于齊何以亦日卒邪蓋其二子文伯惠叔哀誠無已請於魯而許之復矣將歸而卒故告喪以日及其喪歸則恩禮有加焉耳陸淳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旣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餘見十五年齊人歸喪下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弑舍○商人桓公妾密姬子昭公之弟也代舍立是爲懿公○趙汸氏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正君臣之名以定簒弑之罪也例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下

宋子哀來奔

哀者宋大夫非昭公所更置者也奔者以罪見逼而憤然棄去之名非善詞也凡春秋書卿大夫之奔未有以爲合於義者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左氏以爲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非實也蓋當時仕者皆隨世以就功名之士真能輕利祿者已不復見高哀若果見幾則於樂豫舍司馬之時棄官而去已爲晚矣及華族再亂賊殺司馬則昭公已爲惡黨所制不得有爲所謂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也而高哀混於亂族不能沉幾嘉遁以濟時艱如晏嬰之處崔慶而遷延

六年乃復去位何邪果以力不能爲自全而去則本非明哲保身之志僅可免於貪位慕祿之譏非有繫於一國之輕重者此類若陳文子出奔而不録者亦多矣而況高哀偷安日久實非自欲絜身乎然則哀固浮沉取容之士旣不自忤於亂族而又欲陰結於昭公者也故爲權臣所逼逐耳於法不當稱字其曰子必行文也不然則或國卿而爲公子之闕文邪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僖公之女杞叔姬之娣也僖公長女伯姬未嫁而卒次女爲杞叔姬又次爲子叔姬凡女兄弟

長者俱謂之伯若叔以下則或加子以別之或謂之季其名稱不一矣例互見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宣五年齊高固逆子叔姬下杞伯姬求杞叔姬爲婦之時在僖三十一年則子叔姬之嫁齊昭公當又在其後矣齊昭公以僖二十七年代孝公而立必其時尚少故立又始娶耳詳見僖三十三年公如齊下○單伯亦天子畿内大夫而命爲魯卿者也此與莊公時單伯同族但非一人耳餘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下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魯因商人弑君而使單伯往問其故義之正者也以命大夫往所以示重也乃淫於子叔姬焉則身有罪矣故齊人一執單伯一執子叔姬反致討焉故單伯不言執我行人子叔姬不言執其夫人穀梁子所謂私罪也而公羊亦以爲單伯淫乎子叔姬得經意矣然齊人懷商人之私惠不知討賊俱北面事之而執其所惡以取悅焉則皆不知有君父者也故稱人以罪之○按齊人公然敢執魯命卿辱子叔姬而無忌者良以文公柔弱無爲故也魯諸卿不能輔其君伸大義以討賊不亦辱國之甚乎顧其平日乃汲汲欲爲晉趙盾合諸侯而不知本心先已爲齊人之所窺矣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曰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呉澂氏曰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籍霸主之重請于齊以釋之也今按商人弑逆由於陰結人心挾強齊而又得國人爲助此所以肆行莫之忌也行父爲卿不能伸沐浴請討之義而反因晉以求齊行父之爲人可知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蓋華督之曾孫而華元之兄也孫者名也若以爲族則外臣未有來盟于魯而不稱名者蓋氏以爲華耦豈果名耦而誤作孫邪然閔公時有齊仲孫則固有以孫爲名者矣○不稱使說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華孫之來懼子哀之愬也是時魯善於晉欲求晉庇耳觀成十五年華元奔晉而得歸蓋華氏於此已自結於晉矣○宋昭公得罪於巨室戴族既殺司馬而以華孫代之則昭公之威權已去久矣故華孫不由其君擅來盟魯以固私交而無所忌書司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專也嘗以爲宋得命官而

稱官哉夫兵權掌於強族而其君不得有爲於國矣自是華元爲右師而昭公遂益孤立其卒至於弒也有以哉胡康侯但見華孫以世族爲司馬遂謂其世掌兵權殊不知司馬之官事權最重宋亦不輕授人故子魚樂豫公子卬皆相繼爲之未有世者華孫苟非以亂殺卬則此官豈易得哉知此則知華孫書司馬之意矣前書宋人殺司馬而此書司馬華孫則華孫乃代爲司馬者也司馬非華氏所殺而誰哉宋書官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

夏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纔越四年而又朝者畏齊而託於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之喪非魯國遣人取歸而齊之歸喪亦非出其本心也特以文伯惠叔哀誠求齊資送而魯因厚其郵與耳書以見二子之孝也胡康侯曰以敖著教是已餘見十四年公孫敖卒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高閌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

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單伯以淫見辱而歸猶飲至不益羞乎

晉郤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

楚自九年三月伐鄭以來不加兵於中國者凡十年楚莊新立志方有爲非不知中國之無霸也特養銳以驕敵耳郤缺不能勉其君脩德恤民柔遠能邇徒見楚勢少退遂信其衰則以往歲承筐有會嘗謀及

之無以謝叔仲彭生也故請獨帥一師乘閒伐蔡而入其國都徼近利而取小名非真有志於諸侯者也否則豈肯自以爲功而不與扈之諸侯同會盟哉或曰是歲蔡莊公甲午卒子申嗣是爲文公以其從楚不通中國故經不書卒郤缺蓋乘喪伐之也則幸人之危耳何足致蔡之服哉故呂本中氏曰郤缺伐而不從是中國諸侯堅於事楚莫如蔡也自此終春秋之世蔡竟安楚之宇下矣○公羊傳曰其日何至之日也高閌氏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

服然後入焉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會不脩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黄震氏曰新城之盟蔡獨不與故討之蔡自獻舞入楚至晉文敗楚而後來歸踐土溫翟泉皆與會晉文没復從楚者十五年然蔡無以自立故也今安能得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釋單伯欲絶子叔姬魯猶望晉之助而不許故齊人來侵蓋惡魯之事晉而欲得其從之計也

季孫行父如晉

高閌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爲齊故今按季孫行父兩如晉告齊難而晉不問其無志於諸侯甚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是盟左氏載晉侯蔡侯於列非也夫靈公幼冲未嘗遠出若有晉侯在焉則諸侯有主而當列序矣今諸侯不序則晉人不至莫適爲主無霸之辭也陳傅良氏曰國君不序散辭也諸侯無統紀矣此說得之蔡侯從楚志已久安故文公甲午之卒不見於經已論於前郤缺伐蔡下矣雖使晉勢未衰猶難強其内附

而况靈公稚弱政在權臣無意於諸侯乎故諸侯者新城之諸侯也而魯晉不預焉蓋季孫行父求晉謀齊因約諸侯聽命於扈而趙盾視如尋常恬不爲意故晉人不出行父竟歸而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要結以尋新城之盟而退耳故曰諸侯不序無霸之辭也左氏又以此爲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亦非也商人弑逆由於陰結人心故執單伯子叔姬皆公然爲之肆無忌憚蓋其弑君必有邪說以文其奸者而人亦不以爲非也况當時趙盾謀身晉霸不振商人恃其險遠富強雖晉侯親行猶不足畏又何

有於衰弱無爲之諸侯乎扈鄭地見七年盟扈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按杞叔姬郯伯姬來歸直繫之國皆見絶於夫也此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國人絶之也自國人言則當繫之夫人今但曰子叔姬則以淫故絶之於夫人也商人弑君又執單伯及子叔姬可謂肆無忌憚矣及行父如晉而單伯釋後又如晉而子叔姬歸晉不爲援而齊終於歸也行父求晉而晉不理焉四鄰方伯如此尚何以禁亂臣賊子之欲哉○子叔姬不書卒說見成九年杞伯逆叔姬喪下

齊侯侵我西鄙　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郭也齊人釋單伯歸子叔姬之後遂相繼侵我西鄙欲威魯而脅其從也又伐曹入其郛則以威諸侯矣其暴横如此而當時無能討者惜哉黄震氏曰齊侯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庚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齊侯弗及盟
黄震氏曰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於晉而不肯與盟張洽氏曰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樂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乎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也禮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委任公子遂而自取便安以至四不視朔厭政已甚矣左氏公羊以爲有疾非也若果有疾則其不視朔亦常事耳何必書乎故書公四不視朔而無疾明矣或者託辭有疾

以謝衆口歟高閌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杜諤氏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録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四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孫覺氏曰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戴溪氏曰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於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

不親告朔矣孔穎達氏曰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不復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杜元凱曰郪丘齊地○黄震氏曰行父不得盟公使遂納賂於齊乃得盟齊強魯弱也家鉉翁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此聲姜也杜元凱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毁泉臺

毁泉臺以聲姜之薨由泉臺蛇出之妖也左氏傳曰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毁泉臺孔穎達氏曰蛇自宮出而毁其臺則臺在宮内是也但以爲蛇入于國適合先君之數未免附會耳蛇從臺出事非異常故經不書而但曰毁泉臺則見治蛇不必毁臺而文公於是乎惑矣若公羊以爲郎臺則郎與棠紅相近蒐狩游觀之所必至至昭九年猶且築囿其間惟曰不足本有之臺何爲而肯遽毁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巴姬姓子爵國本漢巴郡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北合州南有巴子城是也○庸商諸侯武王時助伐紂者本在漢漢中府上庸縣今鄖陽府竹山縣也○庸人據險自強不爲楚下如隨麇然故楚北連秦南連巴三面夾攻以滅其國也楚之滅庸本爲吞併之計也乘其有隙而動耳先儒以滅庸爲蔿賈善謀功利之說也○趙鵬飛氏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西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趍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然則爲賈

之謀乃爲莊王強楚之資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群公子以攬政權耳群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夫則權在強家制其舉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爲不至於弑不止矣故稱人以殺衆亂之辭也左氏以爲昭公不禮於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奸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鮑所弑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蓋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當歸於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亢乎春秋特以衆亂爲

重故畧其主名耳餘見十七年伐宋下○蕩意諸昭公之黨也而戴族逐之華氏方專宋政豈肯使之復歸得位哉若竊歸君側匿怨苟安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觀春秋不以死節書則左氏所言蕩意諸死之者不足信矣○昭公杵臼弒弟鮑立是爲文公

十有七年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晉因宋人弒君欲得其賂故率三國之人伐之得賂則已矣此晉大夫所主也特以微者往耳左氏以爲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

鄭石楚伐宋則若春秋貶而稱人矣意者荀林父等於此時尚未爲大夫其名未宜登於史冊豈曰貶乎然是時衛甯俞當國以人從晉蓋全事大之體其本心非助爲不義者也○左氏又謂猶立文公而還是以文公爲預聞乎弒也殊不知宋人之弒昭公與商人弒君不同商人稱名以弒爲主在商人而宋弒稱人則出於亂衆也文公特爲弒君者所立不能討賊耳視商人之躬行弒逆蓋有間焉傳乃載其禮於國人竭粟以貸事則與商人驟施聚士而志主於弒者一例矣此豈知春秋稱名稱人之别者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閌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别爲之謚非禮也文公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鄭丘之盟齊既得魯賂而與公子遂同好矣今復伐西鄙者齊以魯專事晉必欲服之也故文公親往盟而自此魯遂專事齊矣○穀齊地卽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所取者意者此時已復於齊故公往就其地歟

諸侯會于扈

春四國伐宋宋以賂免則文公遂求諸侯從晉爲會故諸侯至扈晉既得賂不復再出但聽諸侯所爲而已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爲會而退耳故會扈者亦新城之諸侯宋文公亦預焉矣稱諸侯則魯公與晉不預可知魯方事齊故不預會其不序義與十五年盟扈同莫適爲主無覇之辭也齊履謙氏以爲春秋有散盟蓋謂此矣

秋公至自穀

至書地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公子遂如齊
公及齊侯盟穀之後公子遂又往可見魯自此事齊矣魯本事晉而卒轉之齊由晉不兢故也
十有八年壬子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基之下也臺不言名其必在宮中歟薨于臺下或曰隕而斃蓋變之出於卒然者也則非謹疾而正終者矣故穀梁子曰臺下非正也○趙鵬飛氏曰三家之强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未嘗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

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横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愳懦不君也即位之初覇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卒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廢昏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内懷國人而自封植公室寖弱而權移於人也終春秋之世權不能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不能逭其責也
秦伯罃卒

秦康公罃卒子稻嗣是爲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人者衆辭左氏以歜職二人謀弑懿公則豈足以盡春秋稱人之義哉齊人者皆懐商人之私恵者也但本非義合恩盡則怨易生所謂鳥獸飽而忘恩也商人稍以君道治之則遂有所不堪矣故衆亂而弑商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道豈可誣哉○齊懿公商人弑而庶兄元立是爲恵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魯大夫如他國未有二卿並出者今使介皆卿並書于策何邪見共謀如齊乃魯卿之同欲也觀夫人歸齊之後季孫行父亦相繼如齊可知矣子赤者夫人之子夫人始至仲遂黜之而諸卿皆不以爲夫人矣使其子得國群臣能無自疑乎況敬嬴私事仲遂而諸卿意有屬焉此廢立之謀所由起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毀赤而譽接又以接託之而求婚其女焉此常情之所易動也況齊恵公亦爲弑君者所立方喜於有黨若欲親焉無不相就出姜雖其兄孝公之女彼亦何暇顧哉此魯卿之所逆料者也無伊尹之志

則篡魯諸卿不能免矣

冬十月子卒

子謂子赤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侯旣許廢黜則仲遂因而弑之以絶根本蓋廢立者魯國諸臣之同欲而弑赤者則仲遂之專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討賊亦難乎免於與聞矣○凡事必繫日策書常體況君卒而有不知日乎卒不知日則有可疑所以起問而見事情也豯明復曰不日弑也不忍言也按成君弑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不稱名闕文也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按左氏於

此載仲以君命召惠伯殺之夫惠伯即叔仲彭生魯卿也卿死無不書之理苟死非其正特不當以死節許之耳安可併没其事乎況惠伯爲仲所殺必以忠見忌於仲者雖仲僞以君命召亦不失爲可欺以其方也安得不謂之死節乎左氏此言未敢盡信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文夫人出姜也夫人之歸蓋仲遂誣之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左氏以爲哀姜蓋紀魯人一時之言耳莊夫人已謚哀姜則文夫人豈得復謚哀哉出姜歸齊情無所愬竟亦不知其所終矣哀哉胡康侯曰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毋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預聞廢赤之謀者也及仲遂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爲之營解矣出姜甫歸齊而行父遽如齊者亦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於是始矣家鉉翁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奸臣之利也舍嫡立

庶奸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茲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

莒弑其君庶其

庶其者紀公也其始立無可考庶其弑而子朱立是爲渠丘公一名季佗○庶其之弑稱國者大臣假國法以廢其君而因以誅之之辭也義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莒自莊僖以來制在權臣如莒慶是也至於文宣國勢不振而當其時鄰國強臣弑君相望則

莒諸臣亦何所憚而不爲乎○左氏載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僕以寶玉來奔據此則是僕弑父也春秋何以不同蔡般許止之例乎且僕因國人以弑則又何以不自立而立季佗乎此理之不通者也吳澂氏既辯其非矣至於述季孫行父出僕於竟之言則又似爲行父文飾者何則行父助成仲遂弑君之惡者也時方如齊自救不暇安得謬爲大言以責莒僕乎惟以爲多行無禮於國此國人怨惡庶其之本也庶有合於稱國以殺之意耳

春秋私考卷之十八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宣公

文公妾敬嬴之子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謚曰宣母敬嬴薨在八年夫人齊姜要在元年薨葬在襄二年先儒以夫人爲穆姜非也辯見葬齊姜下

元年癸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與桓公即位同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康侯曰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寢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齊惠公女不稱氏程子以爲脫氏字是
也○敬嬴欲結齊惠懼爲出姜所訐故喪娶其女如
是之急也宣公雖敬嬴所生亦當是在文四年娶出姜
之次年至此約可十五歲耳而即爲肩喪娶婦可見
其急○公羊傳曰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
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高閌氏曰稱婦姜見敬嬴姜
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康侯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請會
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

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
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行父魯之所謂賢大夫也公子遂弑赤而亦與之爲
黨妾嬴聞廢立之謀因之以周其事也然則行父之
惡亞於仲遂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氏甲父名胥臣之子晉卿也胡康侯曰放猶羈置
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秦晉戰于河
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
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倡眾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
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今按胡傳據左氏
說是也但河曲之戰晉將稱人則微者耳胥甲父當
其時必未爲大夫也至是晉靈漸長繇河曲無功由
於撓史駢之事而有以胥甲父爲穿之黨也故但放
而不置之死姑以解說而已蓋晉靈於此已疑趙盾
矣○以趙穿之罪併歸胥甲父故不去大夫以爲軍
門之呼罪之小者弗治可也是時衛善於晉故放於
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

西杜元凱以爲在泰山牟縣西是蓋認牟臺爲牟縣
也陽都註見閔二年齊人遷陽下牟註見宣九年取
根牟下○胡康侯曰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
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
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
於諸侯則不復致討夫篡弑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
間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
戎狄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
汪克寬氏曰齊惠因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
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亦足以庇魯故宣公

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之所與齊爭者濟西田也僖公時取之而文公事晉以求庇至此則以濟西田賂齊不復吝矣胡康侯曰魯人致賂以見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經書取田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文公時邾嘗相讐魯所以不能下邾者邾侍齊也宣公篡立而邾即首朝則以宣公援齊而邾不敢與魯抗耳然魯因齊得邾故終宣公之世不復讐邾矣趙鵬飛氏曰邾舊雖附魯常屬于齊每視齊為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
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
楚子者莊王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也而鄭獨改事楚矣○胡康侯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趙鵬飛氏曰楚莊天下奸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趍中國耳陳傅良氏曰南北之勢於是

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得政握兵久矣自當國以來未嘗少離君側蓋恐同列間之也今晉靈漸長察知趙盾專行於國外失諸侯之心以致鄭人從楚為患故特使救陳以遠之此趙盾所以心懷疑懼寖起異謀而晉靈由此殆矣楚鄭之兵已移於宋而盾始救陳無及於事則兵遂卻回蓋本無救宋之事故經不書而盾志有他塞責遽歸不急於攘楚亦可知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救陳者趙盾也以其將尊師衆故稱師師以示師與大夫相敵之意然會則稱師者蓋一事再見則從畧之常詞也觀昭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而下書楚師滅蔡齊履謙氏所謂承上省文而稱師是已○棐林鄭地杜元凱曰滎陽苑陵縣東南有林鄉即水經注所謂林鄉在新鄭東北七十許里苑陵故城東南五十許里者是也地而後伐會而殊晉師見楚鄭特已退兵晉師至是聊以塞責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緩辭也盾爲身謀不知折急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

人之心矣不半載而歸生舉大棘之師有由然哉○宋陳衛曹皆與晉同盟新城之國也而許獨不預焉志已向楚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即今西安府鄠縣在秦東約二百餘里秦與國也左氏以爲晉欲求成於秦故侵崇此謀之迂者也迂謀不可以有成盾必不爲也盾方見疑於君常欲居中自固以穿爲族子可以託心腹也故以兵權付之代己使立功於秦以雪積憤而[illegible]自侵崇始焉不過擄掠之計耳非策之善者也原其本意但欲兵柄掌於私人耳雖無功而得罪固己先有跋扈之心矣弑逆之變其端不在此歟趙鵬飛氏曰穿盾之黨也崇秦之與國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爲秦於晉世讐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已功媚盾而固其寵焉
晉人宋人伐鄭
晉初未嘗救宋而棐林之伐又無功故與宋人復伐鄭聊以係宋之心而不知速宋之禍也吳澂氏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爲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二年甲寅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是時鄭方從楚其受楚命信矣但伐宋不書則未必致伐耳例見僖十五年戰韓下大棘宋地杜元凱以爲陳留襄邑南按其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書敗獲例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拏下華元華督之曾孫宋卿也○鄭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於楚命不義甚矣宋華元不能反己息争而輕與之戰至

於夷師辱身豈爲善謀國哉

秦師伐晉

秦師報侵崇是穿之啓釁也而靈公疑其掌兵爲趙盾用私人矣此盾之所以動於惡而假穿以行弑歟○趙鵬飛氏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埸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有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四國之微者也鄭人受命於楚興師以暴上公之國而獲其正卿其罪著矣晉爲霸國不能大合諸侯

伸大義以聲鄭罪乃以四國微者侵掠而還蓋是時趙盾方以失諸侯見疑於君故姑爲此盜賊之計以塞責耳趙鵬飛氏謂趙盾塞宋之請姑爲黽勉之行侵鄭而已此說得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此趙穿弑君也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穿之弑盾實主之也說見元年趙穿侵崇及二年秦人伐晉下○春秋時凡弑君未有自言弑者雖其史能亦多畏權臣而不以實書此春秋所以作也左氏所載靈公不君之事皆爲盾文奸也而董狐斷獄之言亦不切於事實假令果有直筆如狐者則以盾之[illegible]得政之初即殺陽處父先都士穀箕鄭父諸卿使威權盡出於已而後已豈有既弑靈公之後反能容一董狐哉太史書崔杼之事亦不然崔杼果殺二史春秋當特書以彰史氏之賢如紀叔姬以賢得書卒葬之例而略不一見則南史執簡以往亦似無其事也雖有之則或私爲野史之人未必面忤奸臣者也左氏好紀異聞以誇人耳故語董狐告盾之事若面斥然不知弑君之賊豈復可畏以名義者乎故凡春秋書弑悉非國史之舊也晉之乘楚之檮杌皆賢者所爲蓋有直書其事

者而聖人周流列國遍交賢士大夫則又有以考得其實矣故於外事禮可無諱必加弑於首惡之人而文奸之言悉從刪削彼雖欲蓋而不可得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靈公夷皋弑季父黑臀立文公之庶子也代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乙卯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詳見僖三十一年及成七年不郊三望下

葬匡王

胡康侯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允姓故城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詳見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陸渾南近於楚故楚伐之欲使服己也左氏載楚子至雒觀兵之事於經無可見未必得實雖有之亦或偶然泛問而遂撰爲王孫滿拒楚之詞其詞雖勝而亦近於浮誇矣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曰鄭即晉故也今按趙盾既弑靈公則專權一威令行而鄭亦從晉矣不必晉侯伐鄭而鄭及晉平也傳載此事而經不書則不可以爲實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爲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墻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其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爲規蓋自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強則取道於狄而無忌矣害及於遠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特以無釁可乘耳其後酆舒爲亂而赤狄遂爲晉滅有以哉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夫昭公子不知其名足錄與否姑置勿論若司城須則國卿也又文公之母弟因亂以殺所繫不小而曹師伐宋正宋師圍曹之所起釁於法不應不

書而經皆削去此何足以著其實乎且以時世考之昭公在位威權盡制於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城而華耦代爲司馬華元主爲右師是戴族之力足以鼓國人弑昭公矣其氣焰何如也曹以小國近與宋鄰夫豈不知而敢爲武穆伐宋邪此事理之所無者也然則宋師圍曹必不爲武穆之亂矣蓋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獲於大棘戴族之恥也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正以雪此恥也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楚不出此宋華氏之所以深怒也然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故久而未

報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宋乃黍閒圍曹耳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鄭穆公蘭卒子夷嗣是爲靈公

葬鄭穆公

葬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鄭穆公卒未餘月而葬則以靈公欲定其位而汲汲於治喪也蓋公子歸生意屬於其弟襄公亦可見矣不然何以甫及九月而靈公即見弒乎

四年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

向

張洽氏曰郯己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按郯在莒之南沂之東其水西則界於郯之沂西田也今爲郯城縣屬兖州府沂州向本小國後爲莒附庸實邑之矣然而經無降取之文者蓋向自服於莒非莒用兵而得也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餘見桓十六年城向下○郯莒壤地相連故有隙戴溪氏曰莒大而郯小故平莒爲難平郯爲易郯之於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而莒傲然不顧故宣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高閌氏曰莒郯相怨而郯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爲然而從之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稻卒子產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靈公夷弒而弟堅嗣是爲襄公○歸生自大棘戰勝必恃功驕恣而見疑於嗣君者也故假手於公子宋以弒之而歸生實造此謀故以歸生主弒與趙盾同

吳澂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擭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趙鵬飛氏曰左氏載食黿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饌之隙而弒君哉

赤狄侵齊

高閌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宣公比年如齊謹於事惠公也然每行必歛至不知
何所喜耶

冬楚子伐鄭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復伐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
致討故曰伐其實止爭中國非爲討賊也○張洽氏
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
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邲而
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餘見五年楚人伐鄭

下

五年丁巳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子叔姬文公少女盖鄭伯姬之妹也趙伯循以爲時
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非也宣公娶於即位
之後至是纔五年耳安得即有此及笄稱字之女乎
例互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十四年齊人執子叔
姬下高氏固名高傒之曾孫齊之世卿也齊大夫自
僖公以來舍國歸父少有行事於魯者至是而固親
自來逆蓋固方當國用事而得請於君耳公之如齊
高固請叔姬焉公必不欲故高固親來強公必許如
楚子圍之逆鄭公孫段氏也詳見莊二十七年莒慶
逆叔姬下胡康侯曰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
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
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叔孫得臣卒

事必繫日策書常禮况春秋魯史内大夫卒豈有不
知日者卒而不日之例三傳說皆牽強惟胡康侯恩
禮晼薄之云庶幾爲近而發明未盡故得臣之卒遂
不可通以今考之蓋得臣不卒於位也凡卿大夫卒

於位則書日以其訃喪也不卒於位則不書日以其
不訃喪也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
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
卒者卿大夫君之股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
子翬爲桓弑隱而桓公竟黜歲之卒不在位而恩禮
亦不加焉則并其卒而不書矣此可見春秋之初君
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
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
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蓋欲擊
子赤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哉

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耳得臣必有悔焉而
棄官以去故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
君所卒何以不書日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反馬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
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啖叔佐曰大
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今按娶非本國無歸
寧之禮高固權臣舍君事而從婦歸寧無忌憚甚矣
歸寧禮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楚人伐鄭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為楚子誤矣荀林父救
鄭之說亦經所無不足信也黃震氏曰鄭三年三被
兵不為楚屈而晉不能庇之是也餘見四年楚子伐
鄭下

六年戊午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氏免名衛卿蓋良夫之族左氏傳曰晉衛侵陳陳
即楚故也夫陳人從楚不能反躬自治而輒加之兵
趙盾既失招徠之道矣又不能大合諸侯振中國之
威僅與孫免侵掠而還則大義不足以畏懾強楚矣
小國何所恃哉奚怪其待盟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
也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
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黃震氏曰書災也

冬十月

七年己未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為桓子與孫免同族來盟例見桓十

四年鄭語來盟下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
下此晉人致魯之術也趙鵬飛氏曰魯宣以賂立之
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與霸業惟衛久睦
於晉凡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
今晉將為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子爵國杜元凱以為東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
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是萊子國也○黃震氏曰
萊東夷之國近於齊故伐之魯為齊役故助其虐

秋公至自伐萊

以其險遠得歸爲幸而飲至也
大旱
秋者午未申之月也大旱者亢陽爲虐害及於物也
春秋之中凡大雩書秋書冬舉一時者一雩不雨而
至於三月皆雩也三月皆雩則大旱矣而皆不書旱
因雩以見之耳此獨以大旱書者不雩故也公羊子
曰大雩者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是已
宣公以六月方爲龍見之雩故秋旱不復再雩是愛
牲樂怠而無恤民憂國之心也昔宣王遇災靡神不
舉則因旱而雩者豈禮之所得廢哉此與僖二十一

年大旱意畧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黒壤晉地杜元凱以爲一名黄父非也説見昭二十
五年會黄父下○家鉉翁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修
而臣專政亂於内威褻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
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崛強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
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會楚而從晉再會于扈
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霸也○左氏所稱黄父
之盟春秋不書當是無此事也但晉人止公之事或
宜有之蓋待公備禮而後得復雖謂之賂免可也觀
公父而後至至而不復從晉會意可見矣晉政在私
門而德不足以服諸侯有如此夫若曰盟于黄父而
公不與盟則於法當如平丘之特書豈得妄生譏義
哉
八年[illegible]
春公至自會
呉澂氏曰宣公簒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爲晉致
魯故去春使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黒壤之會雖
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而自是
不敢如晉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黄註見桓十七年盟黄下杜元凱曰齊地○胡康侯
曰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
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
呉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呉人
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供積一
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
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呉人不敢辭君子以
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　仲遂卒于垂

有事告祭也詳見廟制考義仲遂卒稱字說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下李廉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蒙上文也○垂齊地杜氏以爲齊地非也蓋仲遂之卒與有事太廟同日必境内之地訃可及者若在齊地則訃必後於卒期其書法當如士匄侵齊至穀先書齊侯環卒後書聞齊侯卒乃還之例先儒不察遂附會魯大夫卒其境内則不書地之說豈不誤乎有事太廟重喪可以不訃而仲遂之卒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於

宣公也大夫卒境内書地例見成十七年嬰齊卒于貍脤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朱仲晦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竊意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復以賓禮燕送耳賓尸在堂然爾雅曰繹又祭也家語曰繹祭於祊在廟門之西則復求神於外而告以尸歸之意也○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籥武執干戚以干羽之舞起於有虞氏征苗之師故謂之萬何休氏曰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此據周而言耳凡舞入廟必先文後武去籥者以文舞言也舉舞之總名故曰萬入舞者吹籥以先之然後樂大合而以舞終焉籥不先則樂不作可知否則去籥何義哉此與昭公時籥入而去樂者同但此言於繹後則以仲遂卒不當繹爲重而後則叔弓卒於籥入之後正當吹籥之時其文所以異施耳齊履謙氏曰萬武舞籥文舞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去矣此說非也餘詳見昭十五年叔弓卒下○胡康侯曰猶者可已之詞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聖人書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敬嬴也文公之妾宣公之母自成風以僖公妾母立爲夫人得以夫人禮薨葬其後皆以僭禮爲常矣故啖叔佐曰成風以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別爲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晉呂相絕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鵬飛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圁今之神木縣洛今之洛川

縣皆爲延安府葢延綏葭鄜諸州悉其地也○此趙
盾當國之事也結白狄以伐秦而秦自此不敢加兵
於晉者七年於憤泄矣然必於報怨而不顧自傷其
類尚爲能善其後乎

楚人滅舒蓼

舒蓼詳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張洽氏曰此如舒鳩
舒庸葢群舒別種非二國也文公時楚人圍巢群舒
俱已服楚今必因其叛者而滅之其未叛者猶存也
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舒蓼
其勢益強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

矣趙鵬飛氏曰舒蓋楚之黨而逼近中國舒滅則中
國失南門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胡康侯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
于廟而始有二夫人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
祔于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曰婦有
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
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魯君臣之責可知
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孫明復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凡喪浴于中霤飯于
牖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
于墓所以即遠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且經言己丑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
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
停柩路次不行乎按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
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今按有備而可以
葬則葬爲合禮其或雨甚水至不可即工則何必急
於葬以安不懷之欲哉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

悔焉耳○趙鵬飛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
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
天譴耶嬴氏之惡不壹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
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城平陽

平陽漢泰山郡東平陽也隋改今新泰縣見水經洙
水注葢平陽在魯北鄙近於根牟城之以爲偪根牟
計也是時魯與齊睦非爲備齊而去晉甚遠晉兵未
有加魯者且備之亦當在西南境上也李廉氏以爲
備晉失之矣

楚師伐陳

高閌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辛酉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公子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也是爲孟獻子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故爲孟氏以庶長不可先嫡而字曰仲其後因氏仲孫○仲孫蔑魯之賢大夫也見

魯專事齊而於周貢獻常闕故請如京師此當時之所僅見也然魯使之往自卿大夫以上不免於燕賜有加非周人之所欲也况自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之後疑魯之貢獻皆王臣受之於魯而致之王以爲私殖之計故不欲貴卿往而以微者行其名姓不登史冊而魯卿之如京師者鮮矣不然魯之於周有歷一君數十年而未嘗有如京師者豈禮也哉左氏於此乃曰王使來徵聘豈亦不察於此乎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可以觀惠公畏強凌弱矣李廉氏曰東萊有萊山
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
辛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應劭以為附庸也若附於魯則不必取矣
附於他國安有不爭者哉其為小國也明矣漢為泰
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蘇潭之間牟汶出焉者
即其西境也顏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
以為牟子國也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
縣西北三十里漢為東萊郡東牟而距根牟遠矣魯

越齊萊之境而往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遥勢之所不
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顏說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
所分而別為一國如小邾之於邾則不可知耳夫根
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元凱以為根牟魯東界瑯琊
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於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
言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瑯琊牟屬泰山求之水
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
流出魯北界者為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為牟縣
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矣
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為都安丘則又以隋嘗於此置

牟山縣而誤也茍盡信舊文則其義有不可通耳詳
見閔二年齊人遷陽及定十年齊人歸龜陰田下○
根牟蓋屬魯小國而北界於齊必困於強令而悖慢
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喜魯故聽魯取夫小國有闕則
亦彌縫之而綏以文德斯可矣必欲邑之而盡收其
租稅以入於己此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也義與
成六年取鄟同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史佚其名卒不書日不計喪也其書卒
魯往弔也滕自桓二年來朝遂屬於魯至莊十六年

又從宋宋襄公不道滕又從魯及執嬰齊而滕復從
宋為人所屬如附庸然故桓莊僖閔文五公之間滕
不敢以諸侯禮齒於大國喪但不計而魯人亦絕無
弔葬之禮及之至是滕不計喪而魯往弔焉何耶蓋
文十二年滕昭公以宋不足恃而來朝魯故魯人因
其喪而弔恤之而宋師相繼圍伐矣餘見成十六年
滕子卒下○滕昭公卒子壽嗣是為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荀氏荀息之後林父名晉卿也是為桓子以其嘗將

中行故又為中行伯而氏曰中行餘見定十三年荀
寅叛下○左氏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胡康侯曰會
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伐之經書林父
帥師則諸侯之師不預可知而以為林父專將誤矣
凡列國統於一將者皆書某人某人如隱公十年翬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則此安得為林父以諸
侯之師哉趙鵬飛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
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
得為鄭乎黃震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
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

又會于扈中國賴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黑臀卒子孺嗣是為景公○汪克寬氏曰諸
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
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寗蔡侯東國卒于楚吳
子過卒于巢是也于封内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
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
畢故不言會爾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鄭卒子遬嗣是為穆公○衛成公初年向楚
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
之時而寗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
再造抑狄抗晉國勢浸興境内既安息爭倚睦自伐
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寗
俞之效也於是為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
餘互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胡康侯曰晉成
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
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
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
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

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訃亦皆不會此所
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書卒而以私怨棄禮忘親
其罪見矣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而朝魯宋人内有國亂外有
楚兵故不暇討至是昭公卒乃因其喪而圍之兵加
小國用將卑而出師少故稱人宋人伐喪不仁非禮
豈待貶而後見哉然魯坐視不救有負於滕其不義
亦甚焉滕人被圍終不屈服以致明年宋師再伐亦
見其善於守國矣自是以後國日強而諸侯日親至

孟子時謂其循可以爲善國其基不立於此乎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黄震氏曰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能覇難郤缺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楚之伐鄭或稱人或稱爵先儒以人爲罪之爵爲與之則例有難盡通者不得不曲爲之說矣殊不知微者稱人君將稱子例之常也至於救與不救乃皆紀實聖人豈容以已意加筆削於其閒乎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氏也鄭大夫有洩駕亦以洩爲氏冶名也稱氏稱名則爲卿矣○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此致亂之道也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不君甚矣其殺之必加之罪而敝以國法故稱國以殺然罪以私加非正刑也故不去其大夫而逆公之所以不保其身者已兆於此矣

十年壬戌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康侯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旣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是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旣取之而宣二年又爲齊所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於魯也自莊公以來爭斯田亦久矣但疆埸之民自相攘奪雖有爭訟而國不與力焉故未

取濟西之前不見於經耳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元卒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食邑於崔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矣是歲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雖嗣立必方弱冠其父崔夭以前俱無經見雖亦世家要非當國用事之臣未有大罪可逐者也必以惠公繼諸

兄而立群從不能無爭崔氏必立君之際意有不同而高國則擁立頃公懼其逼己所以逐之耳故穀梁子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舉族可出其無根據難除之勢可知矣蓋齊大夫自齊僖公以來少有行事於魯者惟國歸父一見至宣公而高固國佐相繼親來可以見高國之權方盛而崔氏尚未得專也果以崔杼為奸而早辨之未為不可舉族而盡去之豈所以安巨室之心哉至成公末年出高無咎逮及國佐而崔杼以慶氏之黨復歸其國亦非如欒盈之以宗強而入曲沃也權寵相傾胥以成俗而欲不恃勢

作威難矣此崔氏之歸所以不可復制也故為國者不能以道脩身為取人之則其何能使人臣盡忠不貳哉崔氏之奔雖由高國所嫉然悻悻怒見於色而盡舉其族窮日之力以去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書奔以罪之奔而復歸何以不書蓋竊歸也凡大夫去國託於私黨而竊歸者恒不書○或曰氏當作夫蓋字之誤也於義為順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汪克寬氏曰公如齊止此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夏氏徵舒名稱氏稱名則國卿也凡臣之於君非有所逼豈肯遽加弒哉徵舒負恃君寵積久致疑懼禍及身故志於弒苟非威權重而勢力強則必不敢輕動動亦安能免於國人之誅戮耶徵舒弒靈公而成公午以子嗣立猶不能討焉則徵舒必巨族權臣才智足以服國人而非稚弱可知矣靈公通徵舒之母其事不可謂無但左傳所云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衷袒服相戲於朝而謔徵舒皆委巷兒戲之言不足道

也靈公寵徵舒常至其室羣臣就之決事因與飲焉宜有之矣觀株林之詩則見靈公特駕乘馬說株林以朝食於夏氏信矣然言乘馬則非微行也言朝食則非夜聚也其適株林未必盡由夏姬而夏南之從則國政委焉有術以致其君故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安有不由專權生亂者哉

六月宋師伐滕

宋昭公為弒君者所立滕人以其不足恃而棄之乃宋己德有闕所當自反者也去年圍之不服今又用大衆以伐之何義乎宋本以滕事魯故起兵爭左氏

以爲滕人事晉而不事宋其亦不考於滕背宋事魯之本末矣自是宋有楚患亦不能争而滕之事魯終春秋之世云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此皆左氏之見與經文不合者也餘見九年并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胡康侯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

葬齊惠公

齊惠公卒三月耳而葬太速者必以葬昭懿惠兄弟相及國內群從有争也觀崔氏見逐於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於未踰年之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即位以治喪矣義與成四年鄭襄葬速同未踰年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速葬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黃震氏曰前日楚子伐鄭郤缺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而晉又伐之胡康侯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争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然亦當稱王子季也誤倒季字於子上如王子札之爲王札子耳果如王季子之云則似今王少子之稱然而定王嗣位至此纔八年未必即有少子能奉使也而況稱子以字其義何居耶季字也已爲大夫故稱字左氏指王季子爲劉康公則又因成王以王季之子食采於劉而訛傳耳故凡諸說有不可通者以理斷之而

已矣例見襄三十年殺佞夫下○自宰周公以來無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之制而不煩王聘也至是始復見焉豈以貢獻常數多有所逋而假聘以徵之耶此與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事有相關義可互見然自是贈遺禮薄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矣○胡康侯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蓋不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元年邾雖朝魯然亦恃齊爲安而魯不得志焉故今惠公卒而歸父即往伐之凌蔑孤寡之兵也○繹邾邑之近魯者杜元凱曰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考之一統志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以爲邾文公卜遷於繹處則爲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爲北繹矣故鄭漁仲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都也非北繹也

大水

張洽氏曰陰盛陽微夷狄乘崇之徵家鉉翁氏曰宣

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如齊賀嗣君也夫齊惠公亦爲弑君者所立身有瑕矣魯何以事之甚謹乎蓋齊人之弑猶足自文而宣公篡立則齊實預知其臣事終身亦始謀所許也故惠公雖沒而禮猶不廢雖頃公得國倉卒未寧而行父亦先往賀躬負不義故不免於世人亦其同惡相好而不知愧歟

冬公孫歸父如齊

頃公之立季孫亟往則歸父可以已矣而即繼往者左氏曰伐邾故也蓋魯因齊而得邾者也惠公卒而即伐之以取其邑則足以取怨於齊矣故懼邾之愬而先往說焉明年歸父會齊伐莒其亦因是始謀而許與爲役歟中國無盟主而強鄰朋比以凌弱則小國何恃以安靖己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宣公時魯君臣事齊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豈特爲行父之賀嗣君哉蓋齊頃公之立亦因嗣子有爭國中未靖

而高固既逐崔氏亦恐其愬於諸侯也故其禮獨異以固魯交耳自此魯使不復如齊豈亦有以微見其情實歟○無侯說見六月葬齊惠公下

饑

義見十五年饑下

楚子伐鄭

鄭從晉則楚又伐之矣左氏以爲晉士會救鄭經無其文則是附會之說也義見九年楚子伐鄭下○呂祖謙氏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

十有一年癸亥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杜元凱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按長平故城在今陳州西華縣東北○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欲争者也况楚莊方強逼陵尤甚陳鄭乃其所偪之地則亦不待加兵而心已先畏矣所恃者晉霸有足杖耳晉德不足以庇之則陳鄭有從楚而已辰陵之盟其殆以晉爲不足恃乎故左氏載鄭子良之言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安

得有信從楚之策蓋出於此餘見十二年楚子圍鄭下黄履氏曰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辰陵之盟楚蓋得中國二諸侯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自會温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侵伐况去晉甚遠未嘗恃晉張洽氏以爲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魯從齊伐之非也蓋莒本小國僻處東夷文宣之間制在強臣不能自保豈敢争強於鄰國哉特以四年平郯之故爲齊魯所惡耳魯既伐之而取向矣然莒父背齊益深齊怒歸父以取繒之故許爲齊役故又會伐焉則此伐乃齊侯之意而歸父助成之也夫莒季佗爲弑君者所立蓋弱主也齊魯苟以大義致討以宜有以得其罪人者然魯宣齊惠身負此惡不足以聲大義斯亦倚恃凌弱之兵也夫豈義乎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函狄地其距晉遠矣晉侯於此無事焉而親來與狄爲會何也亦狄浸強晉欲圖之久矣恐狄爲聲援先離其黨耳此遠交之計也晉挾強霸之威不深致力於諸侯之事而志存圖狄將以服遠啓疆此非有自私自利之心者歟自後狄土闢而霸業衰君子於

此蓋有以先鑒其微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徵舒弑君本有邪說以文其事雖成公以子嗣立亦不知所以爲慜矣况於楚人素無禮義豈復知討賊乎特以孔寧儀行父奔愬於楚而徵舒方秉陳政欲奪其權故楚子假此示威而使國人往殺其寶欲親入陳而先脅其衆耳左氏序此似謂其能討賊者則楚莊庶幾知義矣何其行事全無可觀邪故楚人之殺徵舒爲入陳計也非討賊也稱人者言其衆亂殺耳非歸於其君而正典刑者也然徵舒本負大惡殺

之亦足以快人心矣爲他國之人所殺是兩下相殺
也故楚殺陳夏徵舒與蔡殺陳佗楚殺齊慶封陳孔
奐晉使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皆不稱大夫

丁亥楚子入陳

辰陵之盟陳雖從楚而楚子恐其有貳實有取陳之
志故乘陳有亂親入其城盬肆行强暴憑陵中華而
不信不足言矣書入陳者止於入耳左氏誤謂縣陳
則遂附爲封陳之說而不知陳實未嘗滅也何封之
有楚實未討賊也何取於未滅而書入乎故直書楚
子入陳而義自見矣然使陳自此終不敢貳則所以

經理其國者已若一邑然謂入陳爲縣陳亦有以哉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即孔寧也儀氏行父名二子皆陳國卿也左
氏謂其通於夏氏未必有無但遇亂以出而經不書
奔則非有罪可知矣及既至楚則遂爲莊王腹心故
殺徵舒而以儀行父代之使執國政陳之所以從楚
不貳者以二卿爲主於内也其賣國不忠失臣道矣
楚莊制陳國命而以縣鄙待之必知念神明之後者
肯如是哉孔寧儀行父不繫之陳以其從楚而絕於
陳故從畧耳或曰闕文也與文十四年晉納捷菑于
邾義同

十有二年甲子

春葬陳靈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楚子圍鄭

圍鄭者本止於圍未入其國也自左氏附爲入自皇
門至於逵路之說世儒因之遂謂未滅書圍則事亦
可以不從實錄乎且楚之入陳本圖其國非眞爲討
賊也乃欲緣此併圍鄭之罪而滅之是聖人論事不
究人心術之微也其不至於長奸者幾希矣若以爲

退師與鄭爲盟其情可恕則凡楚兵所加之國如此
類者亦多矣何不悉從未滅乎此理之難通者也故
書圍鄭者直著其憑陵諸夏之罪耳鄭既與楚盟于
辰陵矣楚又曷爲圍鄭邪蓋鄭用子良之謀與其來
者而又徼事于晉故也然則鄭之不信乃其累世相
沿故智豈待子駟而後犧牲玉帛有二竟之待哉此
非效死守國之道其得罪於晉而見侮于楚宜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衡雍之北大河之南今當爲滎
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爲在鄭州東六里非也〇

及者两相欲之辭而及之者爲主蓋晉不濟河則無此戰故書及在晉也當時楚勢橫行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旣服楚無及於事經不書救可以見晉霸之怠矣及至于河衆皆欲返先縠懼晉失霸奮欲濟師雖或失於觀釁亦以效師武臣力之忠夫豈畏敵爲身謀者哉林父當元帥之任専閫外之權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勤民則下令三軍退而脩德雖先縠欲濟必不從也旣不能遣師皆同濟則與衆一心焚舟誓死人人思奮不畏敵強况師據敖鄗地利先得亦豈遂無致勝之理而

何憂於敗乎乃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以避失屬亡師之罪謀之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命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爲矣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諉於先縠哉春秋以林父主此戰而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楚雖滅之而不能有其地猶屬於宋觀定十一年辰佗彊地入蕭以叛猶爲宋地可知矣楚既敗晉乘勝滅蕭其志將以脅宋也中國無霸而楚人肆無忌憚遂至於此學非有志經世者之所憂哉

○或曰滅當作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故稱人左傳以爲卿不書非也是時晉霸不振楚子入陳圍鄭晉荀林父亦爲其所敗矣至是又滅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脣齒之國猶欲推晉霸以爲主而晉方畏懾不能自強姑遣微者以塞責以卑將而連三國之弱師何足以制楚哉

○杜元凱曰清丘衛地水經註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今按濮陽廢縣在開州西南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宋旣與晉盟于清丘以晉爲可恃也故爲之盡力以討陳夫晉本不德而陳爲楚所凌其從於楚而不貳亦其所不得已也宋乃爲晉而妄興大衆以伐之何足以服陳乎世未有攻其與國而不報者其謀國失圖甚矣衛人救陳恐速楚禍所慮在宋非爲陳也觀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豈欲與宋敵哉其實不過解紛而已耳調停之術不得不然胡康侯猶以其叛盟爲惡則求之末節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

起乙丑宣公十三年

盡庚午宣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乙丑

春齊師伐莒

伐莒說見十一年

夏楚子伐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而去年宋師伐陳攻其與國則楚人有辭于伐矣書爵楚子親行也楚旣屬陳尋又服

鄭惟宋未服故欲圖之觀其初滅蕭以脅宋可知矣蓋陳鄭宋皆在河南而中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而陳則介乎鄭宋之間者也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而得陳則可以致鄭宋者也陳鄭旣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自是將圖天下矣而爲世道計者未見有人焉使非宋人猶足以自守中國幾何而不淪胥以陷于夷狄邪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晉卿先軫之子先穀之殺左氏以爲討邲之敗與清之師則其說有不通者蓋赤狄伐晉及清經文所不載此事之無者也自戰邲至此已餘一年有半先穀又同列卿用事矣何爲始討其罪乎意者穀之爲人好剛任直多爲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欲救不能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穀耳夫致邲之敗者實由林父而先穀之罪爲輕今以先穀獨陷於死其辭豈服哉晉之用刑於是乎不當人心矣故不去其大夫以爲非正刑也

十有四年丙寅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氏達名衛卿宋人無故伐陳挑楚與國非謀國之道也衛人救之實由孔達本爲與宋同盟懼於楚討其策豈爲盡失哉然衛亦不之問矣去年楚復伐宋晉不能救必歸咎於同盟之不協謂衛之有貳於楚也故衛懼於晉而殺孔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去其大夫○左氏以孔達爲縊死恐未必然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壽卒子廬嗣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晉景公不能反身脩德大合諸侯以攘夷安夏而欲
雪敗邲之耻乃獨率一軍以伐鄭此姑以塞讒間之
口而已何益於成敗之筭哉

秋九月楚子圍宋

去年楚子伐宋而未得志故又圍之其暴横甚矣蓋
當時陳鄭既從楚而楚又欲服宋其志本不小也宋
惟仗信守國更歷三時楚亦無如之何結成而退矣
楚所以未遽得志於中國賴宋爲之支也此華元所
以見稱於後世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宋之東北界即魯地也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
之慮矣歸父會齊侯將以謀救宋也而齊侯不任其
事此魯所以遂使歸父親會楚子于宋以求免也歟
魯人背齊向晉之端起於此矣

十有五年舛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歸父會楚子脩和好也其亦畏天保國之意歟若能
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理之正也惜乎魯人不
足以語此歸父自其父仲遂以來本深向齊背之非
其本意今魯使會楚蓋行父當國懼其陰有間言欲
使無辭以自解於齊耳而歸父與三桓相忌之端已
在此矣○趙鵬飛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
計耳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遂以爲歸父平二國
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
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
紀其怨而爲宋謀蓋宋與魯爲鄰宋去則楚兵至魯
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
迎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稱人者衆詞也楚子圍宋更歷三時兩主相持城守
不下然其民則皆困於久役惟欲息兵者也宋有必
斃之志楚無可克之幾則徒困而已故宋人以其情
告於楚人而請成楚人亦以其情告於宋人而許退
此眞衆欲所同安民利國之事聖人爲政之所必順
焉者也而其君不能欲焉故特稱人以見人情同欲
也其君不能早謀及其既成則不得不聽以息其民
耳及者兩相欲之詞宋人爲主故以宋及楚也說若
乃罪華元子反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則非春秋
稱人之意矣且華元子反知民所欲而不强其君於

義可乎且欲使華元以大義責子反則盍潤於事情
而何以通天下之志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詳見三年赤狄侵齊下赤狄兩肆侵齊勢日昌
盛晉與爲鄰慮其爲患欲圖吞併久矣今酆舒爲政
殺潞子夫人而又傷其君目潞勢亦稍衰矣晉於是
乎秉釁而滅之稱日者謀定於先出其不意不待崇
朝也稱師者師衆將卑耳謂爲荀林父主將者非也
子爵嬰兒名潞故城在今潞城縣東四十里而東界
於黎則唐虞夏商畿內之地也赤狄得以雜居其間

意帝王之盛時諸夷降附因處以閒曠之土氏其人
爵其君使並生於政教之中王道之無棄物如此然
非類異性貪婪很攫則亦整兵固圉以威不恪而已
何必殄滅其國哉書罪晉也左氏載伯宗之言以爲
討酆舒也或者因晉當時所執之辭而文其說耳非
眞義舉也不然則罪在酆舒何以反害潞子邪且晉
人已殺酆舒則與楚人殺陳夏徵舒例同而經不書
必非眞有其事者矣呂大圭氏曰楚之圍宋歷三時
而不解晉不能與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備書而義
自見矣

秦人伐晉
趙鵬飛氏曰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今歷八年秦桓
乃修舊怨君子不尚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左氏以爲王子捷杜元凱因之註云札子王
子札也文倒札字陸淳孫復氏亦云則王札子者先
王之子也○毛伯召伯天子之大夫也說見文元年
世官專政以行己私而王子札殺之必有所不得志
矣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
也不言王殺而以兩下相殺之詞書則爲王子札之

擅殺可知矣左氏謂王孫蘇使殺則經何爲不以蘇
首惡哉
秋螽
胡康侯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慮
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
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
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蓋齊地王樵氏以爲牟婁即其地非也蓋牟婁

已爲莒取向齊魯方與莒爲讎安得往會其地況非齊魯之便道邪意或袁婁之誤則不可知耳歸父始會齊侯于穀而齊侯無意於授魯故仲孫蔑復與高固爲此會以再定議而齊終無志也晉當其時方滅潞氏甲氏留吁兵威頗振魯由是決意於從晉矣○胡康侯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今按大夫相會不自此始胡氏特

發例於此耳

初稅畝

胡康侯曰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故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稅畝者貢法也貢則稅其私田助則八家同井中爲公田借其力以耕之而於私田則不稅也後世計畝取租則貢法之遺意也就田分稻則助法之遺意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墾田漸廣則分授漸多其實助因於貢徹因於助助之田亦可以貢貢之田亦可以助也故夏田專貢而無助殷田專助而無貢貢助本無二田而法則有變耳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此變貢爲助之端也夫貢法亦

更唐虞數聖人而定校數歲之中而存裕民之意所授之田雖少而未墾之地尚多必有贏餘以待荒歉其初豈果不善哉特以衰世之政常奪農時使不得耕耨則凶年始有稱貸而益之者矣是不若助法之公私同利也助法之弊又至民各自私不相友助於是濟之以徹徹即助也義取通力合作而已周之盛時本行助法至是征役日煩民多失業亦猶夏之衰也宣公以其公田入薄國用不充乃復稅畝而行貢法則即助法之田而反古凶年取盈之政也先王之良法於是壞矣稅畝一行常額既失則斂之漸厚勢

所必至至於哀公十而取二何足怪哉
冬蝝生
冬蟄虫未啓之時也而蝝生亦見時令之不正矣胡康侯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
饑
胡康侯曰春秋饑歳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歳雖螽蝝而遽至於饑

者宣公爲國虛内事外而不敦其本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餘義見襄二十四年大饑下○啖叔佐曰凡歳饑年終之事故不繫於日月皆以冬後書之
十有六年戊辰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士會帥師非矣潞氏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故繫之赤狄猶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之別種而繫之舒耳留吁近潞小國非殘邑也邑不可以言滅晉既滅潞氏又盡其餘黨豈仁人之所忍爲乎是時晉畏楚強不能攘却而威加赤狄聊以闢土耳謂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作災趙汸齊履謙氏俱從之左氏謂人火曰火以別於天災則因一字之誤而附會其說也蓋災者爲害之稱也凡火之爲災豈盡不由於人乎胡康侯曰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也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李廉氏曰公穀知

宣榭爲宣王廟而不辨其爲講武之所若但以爲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今按廟必有室所以藏主也無室之堂不可以爲廟此實宣王講武東都大射之處而非廟也其以宣榭名見後王之不復講武於此矣
秋郯伯姬來歸
郯伯姬文公長女也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以其失身虧德魯人薄之故不書卒例見成八年九年杞叔姬卒及逆喪歸下胡康侯曰内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

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詳見桓三年有年下
十有七年巳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許昭公錫我卒子甯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蔡文公申卒子因嗣是爲景公書曰訃也是時許蔡
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吊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元凱曰斷道晉地○宣公事齊最謹至是始與晉
盟魯衛曹邾相鄰之國也見楚之圍宋切近於災齊
不能爲主故復排晉爲霸而同盟于斷道非以婦人
笑客之故也左氏謂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
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怒請伐齊此事
不知其有無假使有之亦一人之私怒而斷道之盟
必不爲是舉也且謂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
會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經文所無劉
其言何足信哉笑客事又見成元年冬十月下夫推
晉主盟而僅止四國亦可以見晉霸之不振矣宋不
與盟者未貳楚也宋被楚圍晉實不救則固以景公
爲不足與矣華元方以平楚全國爲功豈肯遂爲晉
下哉邾本附於諸侯不與大國之列今急於得衆亦
聽其從會矣○黄震氏曰時宋爲楚得中國危甚晉
不爲是盟恐齊魯衛復背而南向故晉侯爲是盟以固
魯衛曹邾之心胡康侯乃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
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爲謀齊不思

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爲之會以
謀之耶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叔肹者宣公之弟叔者其字肹者其名也凡内大夫
雖去位而未絶者皆書卒公子慭師公子彄無駭挾
之類是也已絶者則不書卒公子慶父公孫歸父
叔孫僑如之類是也今叔肹書卒非卒其官也卒其
賢也魯大夫莫賢於柳下惠矣斯史克子家羈而皆
不録其卒獨卒叔肹何邪以其公弟恩禮有加焉[illegible]

凡內大夫書卒皆恩禮有加者也肹不稱公子不爲卿也其稱公弟別於他親也稱字者以其不仕待之以不臣也稱名者紀卒之常也穀梁子曰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肹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

十有八年庚午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伐齊之謀始此以其不從斷道之盟也魯本與齊相厚絶交未久而諸卿中如公孫歸父者尚多未協故

不會晉兵而行父則實與晉爲黨自此動齊之爭而北鄙之伐新築之兵相繼及之然後謀大舉而爲鞌之戰矣晉景欲嗣覇業而以伐齊爲首事何以服諸侯哉○按左氏載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強爲質于晉則何爲復有鞌之師哉況盟繒事關離合而不見於經不足信也故黃震氏曰齊自恃覇國未嘗服晉文公之覇齊嘗懼而從之晉要四世嗣覇齊未嘗從也

公伐杞

斷道之盟魯實首事必期杞而杞不至故伐之也○按趙鵬飛氏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自伐之此說善矣但如此則其伐當在宣公初年而不當在晚年耳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人衆辭邾之亂衆往殺也邾鄫爲鄰鄫服魯而邾嘗爲魯所陵鄫恃魯以侮邾者必亦多矣邾之所以不報鄫者懼魯爲之援耳今魯通好於邾同盟斷道鄫稍疎焉故邾人乘間而殺其君毒亦甚矣○公羊傳

曰戕者戕賊而殺之也何休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胡康侯曰戕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嚴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此使其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申戌楚子旅卒

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康侯曰楚

僭稱王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辟其號是仲尼削
之也〇楚莊王旅卒子審嗣是爲共王〇楚莊之興
志本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爲務本息民之
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
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
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　蓼滅蕭肆其強
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無不皆被其毒凡其所爲皆
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
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誤哉詳見僖二十三年
宋公茲父卒下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父仲遂之故素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已
改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蓋季孫行父當國
實主此謀欲使歸父必與齊絕之計也左氏以爲歸
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殊不知魯之於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腹心
時哉且歸父志本向齊不在晉也事晉乃三桓之意
特懼歸父有異志故使奉使耳歸父欲去三桓不謀
於素厚之齊而謀於初交之晉智者不如是也蓋行
父本忌歸父有寵於君而欲以計傾之使處齊晉相
𡘷之地也不待宣公薨而歸父危矣謀去三桓以張
公室之說得非行父誣加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
爲實乎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自仲遂以來得君專寵而是時季孫行父當國
所深忌也今歸父使晉而還適遭公薨之變行父欲
自文預聞弒赤之故於是誣加謀去三桓之罪以激
衆怒而實以何不事晉之罪歸之謂其有事於齊也
則歸父懼罪於晉勢無所歸有奔於齊而已穀梁傳

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季氏之惡不
待貶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見歸父之志在齊也左
氏以壇帷復命於介爲善而胡康侯遂許其忠仁則
過矣至笙遂奔而使介復命蓋其事勢不得不然耳
況考歸父平生則如齊取繹伐莒屢事乃一導欲濟
凶之人而奔齊必以國事擲焉非忠臣也何善之可
言哉不自位奔故不言出杜元凱曰笙魯境也〇主
逐歸父者行父也仲孫蔑賢大夫必亦預謀焉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一終

起辛未成公元年
盡乙亥成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成公

宣公子名黑肱在位一十八年謚曰成母齊姜見宣元年上夫人穆姜娶在十四年先儒以穆姜爲母齊姜爲妻非也辯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元年辛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二月建丑時當極寒矣詩謂二之日鑿冰冲冲正此月也胡康侯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冱陰沍寒而常燠應之餘見桓十四年無冰下

三月作丘甲

胡康侯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今按一成之田通計百井以四井計邑四邑計丘四丘計甸其文始見於周禮小司徒而穰苴本之以述司馬制車之法非古制也蓋古者萬人爲軍計井均賦魯千乘之國當有公徒三萬則魯之三軍始於井出三人井十爲通當出三十人爲一乘通十爲成當出三百人百人爲甲是爲三甲不必以四計井以甸定賦而旁加一里於甸外

以爲成也然則四丘三甲不止七十五人而已其以四計井邑丘甸之法本臆說及每乘七十五人乃臨時部分之數非起旅之常已嘗有辯矣今魯將報齊有四卿並將之圖故每甸復增百人以爲一甲則每丘出百人而自爲一甲矣故曰作丘甲也要之魯之三軍其增至四萬人矣乎杜元凱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雖說猶襲舊而以七十五人爲乘之法計所增之數則猶通指三百人耳據此以論甸出百人者豈足以爲多哉○軍制詳見讀春秋說圖第十三 參見丘甸縣都圖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魯卿臧孫辰之子也是爲宣叔赤棘杜元凱孫明復皆以爲晉地是盟雖臧孫許往而主之者季孫行父也左氏曰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此言未爲得實蓋魯方善楚而齊非善楚之國也齊本強國不賴於楚其欲伐魯則自晉侯及衛世子臧伐齊之後已蓄此謀至是以將出師故臧孫許往與晉盟以期禦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也杜元凱不詳其處當在畿內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蠻谷水東流

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歟詩見僖三十三年姜戎下○茅戎又居畿內非爲暴之國也苟有關焉則亦不能撫綏所致耳何必用大衆以臨其境哉○用大衆故曰師左氏以爲劉康公非矣言王師見其兵多而勢重也不言戰者爲戎所邀不戰而自敗也茅戎非強而即爲所敗王靈寧復得振於天下哉凡欲邀功而爲敵所敗者曰敗績于某餘見桓五年從王伐鄭下

冬十月

按穀梁傳於此載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齊而齊蕭同叔子笑之客不悅而去則此當有季孫行父如齊一語矣然經闕焉與左氏公羊同則無其事矣高閌考季孫行父止當頃公初立一如齊而其後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之前五年之內於齊尚未有隙則禿帷笑客果何時事哉左氏載於盟斷道時而專以爲郤克事則所傳聞亦不同矣要之非經所書者皆不足據也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康侯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

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春齊既伐魯夏遂至衛是齊與此役也而衛人不思啓釁之端乃在衛世子臧之伐不務反躬而必欲一戰豈能紓遠怨之道乎故書及在衛而見衛師之敗乃其自取矣○孫明復曰新築衛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是為宣伯公孫嬰齊叔肸之子是為子叔聲伯郤克郤缺之子是為獻子○大國三卿古之制也東遷以來諸侯僭越如晉初命六卿後加至八魯於此時亦以四卿並將而其外尚有仲孫蔑焉則又不止四卿也非復先王之制矣詳見文九年晉殺士縠及箕鄭父下○魯本三軍以齊強國故魯作丘甲而以三軍分四將領之非謂臧孫許本不將兵特往來預謀議也觀四卿並將而仲孫蔑不與焉可見是時魯之兵權猶不屬三家也蔑獨不預此戰暨可知矣○杜元凱曰鞌齊地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蓋在今濟南之西也○魯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讐而又伐魯挑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此有取敗之道者也行父以四卿並出而合晉與曹衛之卿必欲一戰而敗之自癸酉至乙酉凡三十七日而兵在齊郊大肆忿慾強暴甚矣四國雖同讐而行父以歸父奔齊之故不遺餘力故以行父為首而其惡尤重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使者君命臨遣之辭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即師而請盟也今齊師既敗而齊侯猶以君命遣使示自尊也曰如師則國佐非請盟特以賂免耳故齊侯命辭第曰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此豈志在必服哉而諸卿乃欲其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盡東其畝以待長驅則令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則諸卿將何以藉口而歸國乎夫紀甗玉磬所以賂晉而地則汶陽之田所以賂魯也魯自宣公時濟西為齊所取而尚多未歸此行父諸臣之所素憤正欲乘勝取償者也今既得汶陽豈肯遽舍故汲汲追至袁婁而與盟焉及者內辭不言其人微者也盟者盟汶陽也魯既得盟而賂之及晉不待言矣非為汶陽他何足盟邪蓋鞌之戰行父為首故魯兵獨盛特假晉威望而推以為主衛曹雖從無所急焉故盟國佐者魯也左氏乃謂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則曰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遠于袁婁而與之盟則不惟不察於盟之所由為汶陽而亦昧於春秋內稱及之意矣使盟國佐者果由晉主而魯衛曹諸大夫皆與焉則於國佐如師之

下應止書己酉盟于袲婁如楚屈完盟于召陵之例不得以及言矣又或果因魯衛之使所請則宜書及衛人追國佐盟于袲婁亦安得漫無分別混於内事之詞哉○穀梁傳曰袲婁去國五十里張洽氏曰齊國治臨菑縣西有袲婁按齊國漢名臨菑今屬青州府臨淄縣北有古齊城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鮑卒子固嗣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速卒子臧嗣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及桓三年公會杞侯於郕下水北曰陽按水經註汶陽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蓋汶水自漢鉅平縣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為寧陽縣即魯闡邑也水北為漢蛇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囿也又西南逕下讙城南即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讙北為棘即成三年叔孫僑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里與蛇丘下讙連界棘之西南為遂城則莊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之界内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田也蛇丘本鑄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遍謂之讙也讙曰下讙則蛇丘為上讙可知故定十年歸讙而蛇丘在其中矣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田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故不繫之國左氏於僖元年季友敗獲莒拏之時即云賜友汶陽之田而説者遂以汶陽為魯故田失之矣魯恃晉兵力一戰勝齊遂取汶陽豈為以義得之者乎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義同而今汶陽之取則亦以宣公時濟西田復為齊取有未歸者而欲因是以

取償歟説已見前及國佐盟袲婁下○胡康侯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考於建邦土地之圖在邦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於田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宣公末年陳鄭宋皆從楚矣惟魯衛曹推晉為斷道之盟而諸侯尚合故楚兵猶有所畏而不敢加於中國者四年至戰鞌敗齊之後人以晉為不足與矣楚

人窺見晉失諸侯無遠志也故遂乘間與鄭侵衛雖其有喪而不顧則是憑陵諸夏之矣也而其心實欲因此而得諸侯矣左氏以此役為救齊者豈其然哉楚之放肆如此而晉覇之不振可知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爲楚令尹杜元凱曰蜀魯地蓋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衛又未退矣而嬰齊實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亦遠交之術也故成公特親會之夫楚雖強横於魯實親故僭公出盟而宋襄鄰歸父往會而宋國平凡有所言無弗聽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爲侵我師于蜀經文所無則附會矣然成公以周公之裔中國諸侯之望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以求免焉辱已甚矣而無憤悱自強之志亦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蓋此盟成公因楚嬰齊侵衛欲爲楚致諸侯以求成也而當時諸侯以楚大夫未有主中國會盟者必有疑焉故皆以微者來而嬰齊不欲與微者盟也則以其師歸而亦使微者與盟觀盟皆但使微者而知中國君大夫之心未爲盡散在晉猶可收也秦於中國無事焉然南界於楚是時已與楚合而又方通好於魯故亦來與盟焉與楚並序諸侯之上秦強亦可知矣而中國諸臣不敢先焉魯公以諸侯之望親共地主之禮會莫之恥是雖晉不足恃姑以免一時之急而中國諸侯之衰弱盡爲夷狄之所窺矣豈不傎哉○邾薛鄫親來預盟漸非桓文之舊晉景亦聽其自至未有改焉至悼公之特則遂以爲定制而小國多不附大國矣

三年癸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自晉敗于邲之後從楚而不貳者也宋以平楚解圍亦不向晉故斷道推晉主盟惟魯與衛曹同焉及楚合鄭師侵衛而公子嬰齊至蜀與魯會盟於是前日晉所同盟之衛曹皆爲魯致而轉就楚矣然蜀之盟皆微者往則列國之君大夫猶不屑自齒於楚也中國無主懼其憑陵不得已而苟從耳今晉景以諸侯從楚由於鄭人附楚侵衛故特起而討鄭以復覇圖則前日同盟之諸侯復合而宋亦至焉此三國者

雖皆以魯為望然亦見中國諸侯不忘晉霸之本心矣使晉能以德撫綏則凡諸侯之携貳者孰不改圖北向哉然而專務力爭使小國無所恃以安請此鄭之所以卒不心服也歟魯公今日致諸侯從楚明日致諸侯從晉而諸侯亦無固志反覆無常則皆其不自立故耳夫豈盡由中國之無霸乎若宋衛皆殯越境以從金革之事則不待貶矣趙鵬飛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篝之役於今日乎今兵力

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摟諸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則經所無不足據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祔於廟則祧其親盡之祖及遞遷其祖父於他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於寢而名其廟為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謚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已及二十九月而猶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於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劉質夫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

乙亥葬宋文公

胡康侯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

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夏公如晉

左氏傳曰拜文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也○鄭本事楚之國豈敢責許之恃楚哉苟爲其事楚而伐則楚必有爭矣左氏之說非也蓋是年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又不爲鄭謀禦敵之策故耳然則許蓋恃楚以自保之國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北界田也杜元凱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

蛇丘今按蛇丘故縣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今當爲肥城縣地矣詳見二年取汶陽田下○左氏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何休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按趙伯循曰内言圍皆叛也而李廉氏因謂内叛書圍者始於此昭十三年圍黄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是也夫費郈則誠叛矣成與鄆豈盡叛耶蓋小有不服即名爲叛耳春秋内叛不書書圍而叛自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杜元凱以爲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蓋本一種而別分爲族如狄之有鮮虞也咎與皐同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元凱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註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皐其即古所謂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伐蓋夾攻也以其未嘗爲患故不至於滅耳胡寧氏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

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絶羌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林父之子晉卿也蓋郤克之黨孫良夫衛卿與郤克會魯敗齊于鞌而魯因之以得汶陽田者○自同盟斷道以來魯衛與晉爲黨而魯事晉甚謹故晉使荀庚來聘衛藉晉威欲與並列亦舉甯俞故事而使孫良夫同時至焉夫聘以君命若爲脩好也而貴卿特來豈直示重於魯哉蓋庚與良夫假此爲名意

實有所要也然外大夫來聘而盟者五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皆强族也其觀來魯盖皆求厚贈焉而魯遂陰結之故各願爲盟以成密約私交之迹著矣此庚與良夫所以爲生事專命于先王之典也歟魯人陰結以利則欲密其迹而使微者盟君大夫不預焉故稱及觀庚與良夫同時至魯而盟不同日私交可知矣一入於利則雖微者及盟而亦所甘心尚爲不辱君命哉先儒以爲譏公言及見二卿之抗則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抗爲尤甚而書公不可通矣

○聘例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下

鄭伐許

伐許事詳見明年鄭伯伐許下○鄭以狄書亦據實耳義與文十年秦伐晉同或曰鄭下有闕文

四年 甲戌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文宣以來大國晉行之以爲常矣宋入春秋未嘗聘魯至是以成公事晉甚勤晉特遣荀庚報聘故效之而使華元來盖假以親魯而實欲夸大於鄰國與晉抗也華元自以平楚爲功於是有後心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鄭襄公堅卒子費嗣是爲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訴叔姬也詳見五年杞叔姬來歸下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鄭襄公堅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也觀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必有故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與宣十年齊惠公葬速事同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此魯西鄆杜元凱曰東郡廩丘有鄆城水經註以爲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鄆城即此城是也按廩丘當在今東昌府范縣東南界鄆城今爲濟寧州盖在鉅野壽張之西即濟西地也其後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定六年季孫仲孫圍鄆十年齊人來歸鄆田皆西鄆也別有東鄆詳見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下○鄆本在濟西内田宣十年齊人分其地以歸于我者也田歸而鄆邑亦來附

矣欲以取汶陽田之故懼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鄭伯伐許

鄭伯喪未逾年急於伐許以脩先人之怨而令國人也鄭與許皆附楚之國也去年春諸侯伐鄭許人旁觀而不救又不爲鄭謀所以禦敵之策故夏使公子去疾伐許楚人不問其冬又伐之又不問今年冬又伐之蓋示許以楚人之待己厚也鄭介晉楚之間國尚不能自立而乃屢年用兵爭勝於鄰國豈固本保邦之道乎蓋楚之用兵亦有節制自宣十四年圍宋

之後至成二年始一侵衛又四年而公子嬰齊伐鄭亦以蓄威息民不輕用也故諸侯伐鄭而不爭鄭三伐許而不問而鄭遂以楚爲可誑也豈不愚哉然恃楚而無憚於晉之情亦可見矣○按左氏於此載鄭公子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救許事皆不足信鄭未嘗取許田何疆之有既爲許敗則經何以不書許自文宣以來久安楚字晉豈得以兵救之哉

五年乙亥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康侯曰杞叔姬來歸出也按叔姬即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是四十四年夫婦要皆六十餘矣蓋必杞桓公多內寵而叔姬愛弛不得於夫故去年杞栢來訴其事遂至見出然未見其有應出之罪也訴而始出亦見其有畏魯之心矣苟非魯人視叔姬如路人而聽其所爲則杞亦安敢輕棄大國之女哉詳見九年杞栢逆叔姬喪下

仲孫蔑如宋

黄震氏曰蔑孟獻子也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林父之弟別食於知號曰知莊子○穀齊地非過魯之道而荀首至此僑如往會焉是荀首之返自齊也蓋自戰鞌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晉欲求諸侯故使荀首如齊以相講而僑如會之則固齊好之成而定議焉於是有蟲牢之盟矣

梁山崩

梁山即漢志所謂夏陽有梁山者也註云梁山在西北水經註亦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於河上今夏陽故地西北爲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梁山本古韓鎮也雖韓爲晉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爲晉地西南則

爲秦地西北則爲白狄地當[illegible]戎三界之間則不可
繫之國也先儒專指晉地豈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邪梁山山之大者也又當陜隔華戎之處而至於崩
則爲變不小矣梁山之崩必無告者此以其變爲大
據所聞而書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晉自文宣以來久失諸侯至是魯衛附晉爲之經營

復合諸侯推爲盟主而同盟蟲牢焉蟲牢之盟齊鄭
皆服矣○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此事似當有之然
則三年晉雖伐鄭鄭固未嘗服也若齊則素不與晉
會盟惟文公之時嘗從城濮踐土河陽翟泉諸役而
後亦竟不至焉蟲牢之盟蓋晉所甚喜也然未有兢
兢懼楚之心而以得諸侯爲侈故戴溪氏曰晉景公
於是有驕泰之心矣○杜元凱曰蟲牢鄭地陳留封
丘縣北有桐牢按封丘縣今屬開封府在府北七十里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二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三

起丙子成公六年
盡壬午成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丙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者是也
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時歷十一傳
爲八世親久盡廟久毁而復立焉故公羊子曰立者

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然則武公本無廟矣何爲
而復立乎蓋武公有武功者也先王尚德不尚武故
武公雖有武功而不得尊於宗及行父有鞌之功以
武歸美於成公而追立武宮焉見行父之不引君當
道而導之以好武也○按武公稱宮則群廟皆當稱
宮矣而明堂位以爲魯公之宮文世室武公之宮武
世室此何所本邪故趙鵬飛氏曰記禮者出於春秋
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

取鄟

凡取地乎外者皆先書伐國如伐邾取須句伐莒取

向是也鄆自為一國故不繫之伐國地見昭二十六年盟鄟陵下杜元凱以為附庸國非也若魯附庸則不必取他國附庸則又非魯所得取也蓋鄟近魯微國而素屬於魯者也必困於強令而恃慢不恭故盡收奪之以為己邑耳觀鄫屬魯而卒取之可見矣凡脅其國使服己者則曰降收之為己邑者則曰取取非滅也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必兼其地豈恤小之道哉義與宣九年取根牟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衛本同好之國也三年既皆從晉伐鄭矣五年又

復從晉同盟蟲牢矣宋大國也衛又未有隙焉何為侵之蓋晉命也按蟲牢之盟左氏以為諸侯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以服諸侯徒以戰鞌有功虛聲亦足恐衆耳而華元方以平楚為功志亦不為晉下則其不欲再會蓋有由然雖有內難豈必以此為辭哉良夫止於淺侵則見其無辭可執而晉之令人如此不足以語霸業矣此與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事相屬當比而觀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即子叔聲伯也左氏傳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今按晉於二月已使孫良夫侵宋矣宋無大咎何為又命魯乎蓋命魯必與良夫同時魯人以其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故晉人責魯而嬰齊往謝焉則復使之再伐以補前過耳書嬰齊如晉見魯不能自立奉強令而不敢違也而行父之為政有可愧矣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費卒弟睔嗣是為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之於宋本和好相與之國而又繼為婚姻故前此二年宋使華元來聘而魯以仲孫蔑報之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而魯又特厚其媵遣之禮本相親厚非有隙者也此則何以侵之左氏曰晉命也如此則魯無重然第遣一軍塞責足矣而命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何其不遺餘力哉蓋晉之命魯當與孫良夫侵宋同時魯人以其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晉人之所甚怒也公孫嬰齊往謝而復承晉命以歸則行父懼於見討而偏遣二卿帥師也夫以二將之尊而大軍之衆可以大聲其罪矣然止於淺侵則以仲孫

茂乃賢大夫意本不欲援宋特爲晉命所迫姑不廢
君事而已此豈與其他潛師掠境肆爲暴虐者同哉
行父當國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此楚子重也左氏傳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陳
傅良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今按僖二十一年書楚
子執宋公以伐宋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至此又
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而楚君臣之禮盡同於中
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如晉以報侵宋之成也左氏以爲賀遷則經無
遷新田之事恐未必然耳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以邑爲氏書名枝之孫也是爲欒武子○欒書救
鄭而列國之師不與焉見諸侯之不協也黄震氏曰
左氏載欒書出而楚還遂同趙括欲戰欒書力遏之
亦還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之功主將善御
下也

七年丁丑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孫炎氏曰鼷鼠如鼠很鄭漁仲曰草鼠而微黄頷師
古曰鼷小鼠也即甘鼠陸淳氏曰予嘗驗鼷鼠食郊
牛致死因避兵會稽有小鼠能螫牛纔傷皮膚無有
不死者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詞也其緩詞也
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
者亡乎人之詞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
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牛者從其本獸不可饗上帝之名也卜而置之上

帝楅衡而繫之牢可以饗也則謂之牲牲則衣之緇
衣纁裳有司奉以待祭可也穀梁子曰全曰牲傷曰
牛未牲曰牛未牲者尚未卜置上帝之稱也卜置上
帝矣而復有傷則亦不得稱牲矣故何休氏曰養牲
有傷天不饗用不復得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是也
陳祥道乃曰在牧爲牛在滌爲牲則在滌之牛尚當
有未卜爲牲者或亦難通耳○免放也穀梁子曰免
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
亦然竊謂緇衣纁裳所以飾牲如莊周所謂犧牛衣
以文綉者而牛未成牲豈宜有飾牲既免矣則縱之

出牢使脫楅衡而已安用特爲緇衣纁裳而玄端遶至南郊哉夫免牛者卜而免之也牛未成牲何必卜免免牛所以免郊也意在不郊不敢斥言不郊也故以免牛爲卜耳凡免牲未有書不郊者不郊因免牲而見矣穀梁子又曰牛嘗置之上帝卜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不免繫而待庀此說可通於牲而不可通於牛卜牲不免猶可繫待來年之用傷牛而卜不得免焉待將何用哉故免牛者非免已卜而有傷之牛謂免待卜而未牲之牛也是明不再改卜矣苟知舊說則凡牛傷改卜時將先卜免舊牛乎故言

改卜牛則不必先言舊牛矣言免牛則不必再言不改卜牛矣免牛之意與免牲同本爲不郊而發也○卜牛之說他無可考惟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穀梁傳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今按庀具也繫養之於滌也滌養牲宮名取滌蕩絜清之義也此皆古禮之可據者然帝牲不吉而扳稷牲則事在不疑何須再卜且稷牛唯具之說亦似不度苟皆在滌三月而後牲成則改卜之後安得又養三月哉此與魯事尚猶可遲以天子之禮言之則有常期安可久待竊意古人養牲必不止於二卜常牲之外宜有備焉雖非卜置上帝而皆繫之於滌庶足以待不時之需耳餘見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下

吳伐郯

吳本仲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今蘇州城是也其爵爲子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則因太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爲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

章之弟虞仲封虞爲泰伯嗣乃公爵也今按史記亦以太伯爲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之封於虞者爲嗣仲雍也竊意不然虞爵爲公而吳爵爲子太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豈有仲雍得封爲公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此壽夢之始事也壽夢立二年矣吳始益大稱王○吳在荆蠻習於夷俗僭竊稱王不循禮義此中國之人素以夷狄待之者也今勢日強盛舉兵伐郯夫吳距郯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而晉宋齊衛之道亦自此開矣此夷狄所爲故本

其恒稱耳〇郯註見宣四年平莒及郯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汪克寬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范甯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爲三望起杜元凱曰間有事故書不郊愚謂二說相兼其義始備蓋正月免牛事已遠矣而復三望是無所因也故特書不郊以明重起一事耳餘詳見正月免牛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莒自會溫以來未嘗與中國會盟至宣十三年齊始伐莒亦未見其有所屬但以蟲牢之盟諸侯皆從晉故於馬陵莒亦出而從之耳杜元凱以爲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以經文考之未見其然但小國不屬於大國而覲來供役則以屬人爲重煩耳蟲牢既盟而諸侯尚多不協故復合諸侯救鄭而同盟于馬陵晉侯見欒書之救列國不至故特親往戴溪氏曰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爲之大會諸侯其勢可以有爲矣家鉉翁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馬陵鄭地按河南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是也漢河東郡平陽縣及魏郡元城縣各有馬陵皆非諸侯同盟處也蓋平陽晉地元城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於晉衛地耳

公至自會

凡公行飲至皆僥心也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救鄭必無及於事魯恥其無功也故飲至以會耳左氏稱晉以鍾儀歸不足信也啖叔佐曰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高閌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

至

吳入州來

杜元凱曰州來淮南下蔡縣按下蔡即今鳳陽府潁上縣一統志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潁上之連界也〇王樵氏曰州來楚與國也家鉉翁氏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高閌氏曰吳楚爭強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強而吳敢與之敵也項安世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按此年春正月吳伐郯所以制中國也至秋八月吳入州來則

楚矣蓋是時楚強而中國弱服楚則中國不足圖也故自是中國遂與吳會而賴吳以制楚矣夫楚方患陵諸夏吞併江淮自以爲天下莫與敵也而不知吳兵已擬其後乃復不自省德惟務力爭楚之爲楚徒勞何益哉至昭十三年州來爲吳所滅而楚遂危好攻樂殺者可以戒矣此說與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傳意同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爲旱也雩而踰時則歷三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當酉戌亥之月時方盛陰

而亢陽爲災害及於物此非常之變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爲文子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內專兵柄外結鄰邦如孫良夫者宗強權重不易拔矣及良夫沒而林父漸不可制此衛定公所以逐之也晉爲霸主正宜明君臣之義使不得復肆其惡乃受逋逃而爲之調護使衛不得絶焉卒致奉之復位以貽衛禍晉霸之失諸侯也宜哉

八年皷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韓萬之後晉卿也〇齊自會溫盟翟泉之後不復與晉會盟至蟲牢始服而猶未協故馬陵之後晉使魯反汶陽之田以媚之霸者之所爲如此何以令諸侯哉此晉意也故稱歸之于齊歸之于者不以自得之辭也例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汪克寬氏曰晉人徒知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知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邀人心之強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田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霸之益偷也或謂季文子

陳義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近楚之國也自中國之威不足服楚而蔡安楚宇下不復可離徒以兵侵其境何益哉許翰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其說是也

公孫嬰齊如莒

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絶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未嘗服魯也至是魯人

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盟齊如莒以求通好而莒並無交好之使報魯可見魯之忠信素薄而不足行於莒也先儒以爲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爲妄也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高閌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是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六年魯使二卿侵宋本非魯意故淺侵焉而宋亦德之故華元來聘復通好也而圖婚之事由此起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使者以上臨下之辭雖使其臣實以使命行於諸侯夫天子之命得行於諸侯故凡遣使覜聘之類必稱使其不稱使者皆禀於權門非王命也諸侯之命不得行於諸侯故會盟侵伐婚喪賀問凡邦交之常遣卿大夫行事者事關本國則君臣合謀事關鄰國則簡書相告稽典故以行之而已於法不當稱使故魯大夫如外國皆不稱使存周禮也其有德懼人之不服使懼人之不禮事懼人之不從言懼人之不信必遣貴臣假君命以爲重者則特稱使如弟年來聘弟語來盟射姑來朝宛來歸祊國佐如師韓穿來言田高張來唁公之類皆以使命行於諸侯而用臨朝遣使之禮循襲效尤遂不知其僭於天子之制矣故諸侯之大夫凡稱使者事之變也不稱使者邦交之常也其公私則存乎其事矣如齊仲孫高子楚屈完事之公者也宋司馬華孫事之私者也而義不繫於不稱使也然則宋來納幣亦婚禮之常耳何以稱使邪蓋公孫壽者貴戚之卿納幣未有使卿者而公孫壽來又以君命臨遣得非以共姬爲賢魯人不敢輕許而特重其事乎先儒以爲婚禮不稱主人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是蓋不知諸侯使命不得行於諸

侯而附會其說耳○公孫壽杜元凱本左氏以爲公子蕩之子蕩意諸之父非也蕩意諸在文八年已爲司城而見逐於華族至是三十六年矣安有子先以卿見逐而三十六年之後父始爲卿乎況公子蕩者宋桓公之子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而卒於僖九年蕩之年齒長少不可得而知使其爲卿則當在兄襄公之朝不在父時其世次必不遠也至僖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距桓公之卒纔十六年耳而蕩已爲氏非其孫時安得氏王父字哉如此不惟公子蕩之卒已久而其子亦不存矣自此至文八年亦止十六

年耳而意諸來奔必非伯姬來逆之婦所生而婦即爲意諸妻矣於三十六年之上又加一十六年則五十二年而娶妻時年齒尚弗論也世本以虺爲意諸之父庶幾近之而又以爲壽生虺則亦不通矣壽非公子蕩之子也其必別是一族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叙趙莊姬事較之史記載屠岸賈事似爲近實但趙武者莊姬之子而莊姬又晉成公之女也莊姬旣譖殺同括而併廢其子於義難通竊意此蓋欒郤專權之禍而挾莊姬爲譖言耳同括旣以亂誅則武

爲同族不得復立矣若屠岸賈之譖孔穎達氏旣辯其妄而程嬰杵臼之義黄震氏亦謂其無安有武爲晉侯外孫畜於宮中而爲外人抱匿者哉夫趙氏之盛權在趙宗欒郤之所忌也今趙氏衰而欒郤盛矣則同括之死欒郤必欲爲之豈待趙嬰亡齊之故哉自此趙氏無一人用事至成十八年三郤誅欒書沒而晉悼公初立寬厚坦懷趙武漸得進用其時尚幼又二十七年武始專執國政出會列卿於宋則武年四十餘矣蓋[illegible]之所畜養而有恩者韓厥也苟非韓厥武亦不立但左氏即以韓厥立武事載於此年則欒郤方秉政權正宜趙武深避之日厥安敢言要其事當在悼公時耳○殺大夫例見莊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說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當作天王陸淳氏曰傳寫誤也召伯別是一人文公時召伯已在宣十五年殺矣賜當依公穀作錫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例見文元年毛伯錫命下○成公即位未嘗朝王亦不遣卿大夫如京師而周使亦久不至魯若不相親者矣何爲加以錫命之重禮邪蓋必魯人缺於供貢而王假錫命以追求

耳王命之輕如此宜乎諸侯之侮慢也歟此與宣十年王季子來聘義同自是尹子單子劉子出與諸侯會盟私相要結而諸侯所當貢於天子之常禮盡爲王臣所利至於定十四年則石尚又來歸脤矣○高閌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迨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爽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觀春秋所書天王加恩於諸侯者甚衆而懲御諸侯

者無見焉推夫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亦不足以為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於人耳此天子之賜命所以譏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杞叔姬僖公之女成公之祖姑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其卒叔姬何蓋內女嫁為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服不降而書卒然皆恩禮有加焉者也義與卒公子同被出而歸何以復繫之杞杞叔姬不以出故而喪節義者也若齊子叔姬郯伯姬之來歸則失身自

辱魯亦薄之而不復紀其卒矣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燮士會之子是為范文子○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夫郯在魯東界魯之與國也七年吳伐郯而郯與吳成矣郯之事吳魯所不欲晉則去郯甚遠非所急之地也故伐郯之舉乃魯請於晉晉豈肯先聘魯以求助伐郯哉但晉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慮或至損威故使士燮詭以聘行而魯因以僑如與之同伐耳魯卿親行而齊人邾人皆以微者可見此伐魯之所欲也郯最爾小國而勤四國之兵郯方恃吳所以威吳爾吳初伐郯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魯率諸國以伐之諸侯何所措手足哉郯亦必不服也晉士燮徇魯之請而不以德威諸侯霸業亦可見矣

衛人來媵

例見十年齊人來媵下義與九年致女同

九年己卯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叔姬被出而歸本無大過及其在魯又能守禮故魯人得以義責之而杞伯逆喪以歸然送葬之禮亦遂畧矣故魯不往會而不書葬○按杞叔姬往嫁不見於經以母賤愛輕則薄於贈送之禮故也凡內女嫁於諸侯而不書歸者三杞叔姬齊子叔姬郯伯姬皆待之薄而不以夫人之禮送焉者也其後皆見出而歸以見魯人薄於親親而不能庇其親也當父母時不能親厚則至兄弟時必視如路人有過不能教訓也有闕不能彌縫也一或不得於夫則聽其所為不復與之脩睦所謂雖有兄弟不可以據矣以齊[illegible]

叔姬郯伯姬之失身虧德其見出宜矣杞叔姬未有大過出而不復竟不得卒於其夫之犪葛藟猶能庇其本根魯人不能無愧矣○内女嫁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註見桓三年胥命于蒲下○馬陵之盟諸侯既同推晉爲主矣而晉之所爲不足以服諸侯豈特以汶陽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鄰使欒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故諸侯皆貳惟魯衛始

終從晉而衛爲尤親蒲爲衛地則衛爲地主要諸侯爲此盟以推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宣公女是爲宋共姬也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婦本致於廟致女者因其廟見而以禮安之之名也自魯而言則曰女魯卿如列國未有言其事者此獨書致女所以賢伯姬也胡康侯曰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三國來媵詳見十年齊人來媵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無野卒子環嗣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不足恃則鄭人勢必從楚楚人何必以重賂求鄭哉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非也書執鄭伯伐鄭則鄭之從楚可知矣汪克寬氏曰晉不能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暴矣○左氏又載楚子重侵陳以救鄭之說經文所無亦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鄆小國註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本屬魯時爲

莒得之矣○莒在郯之東北界距郯約二百里而後
楚至莒則又遠矣無所繫於必爭之利者也故楚自
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使貴卿帥師
遠越淮泗而泝沂以伐莒且是時晉方執鄭伯以伐
鄭楚之所宜爭也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
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為備吳之計也郯兵稍強可
以為用吳自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
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郯兵以出淮泗則自汝
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郯北以爭諸侯郯之所
畏者莫如莒故命貴卿帥大衆以臨之而其民遂潰

入鄆稱人分一旅以收其與國也終成公之世莒不
復見焉蓋已率其屬而從楚矣莒服則足以制郯吳
人豈敢挾郯而南下哉此楚人伐莒之計也故爭莒
本非所急而楚不暇為他謀焉左氏不知此意區區
論其城惡而何休氏但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
則經生之論而不知楚人兵計之所出矣

秦人白狄伐晉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左氏傳曰諸侯
貳故也胡康侯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
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中國友邦
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
乎○秦自敗殽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矣晉本
倚白狄以伐秦今白狄又為秦所得則晉復將何恃
以抗秦乎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為此故耳

鄭人圍許

成公之時鄭人見伐於晉則必加兵於許以許之坐
視而不為謀救也又凡諸侯見執不久因霸國私釋
而竊歸者則不書歸例之常也而傳載示晉不急君
之說理或有之但當言於執鄭伯之時而不當言於
圍許之日蓋圍許者鄭伯既歸之事也若歸在圍許

之後則鄭伯不應不書歸矣○戴溪氏曰鄭既被執
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
餘詳見十年伐鄭下

城中城

中城杜元凱以為魯邑在東海厚丘縣西南非也薛
季宣氏曰中城者郛之內而宮之外也高閌氏曰蓋
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胡康侯曰經
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莒雖
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
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

爲徵守益徽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
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
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
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今按
中城之城本以完舊義所得爲時亦未失而春秋特
書以其久廢不脩而取急於一時耳胡氏之說蓋在
德不在險之意非謂中城不必城也讀者不以辭害
義斯可矣

十年庚辰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也是爲子叔氏○左氏
曰黑背侵鄭晉命也蓋晉因鄭不服而使衛侵掠其
境也衛自文宣以來凡交鄰討叛皆使貴卿預諸侯
之事如寗俞孫免孫良夫是也黑背不稱公子未爲
卿者也而特使帥師則以弟故寵之耳寵隆則必覬
信而權奸繫觀望矣至其子公孫剽爲孫林父逐君
而得篡得非黑背因寵而營市私恩於林父歟義與
襄元年公孫剽來聘相屬當互考之○稱弟例見昭
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卜郊卜在四月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
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月下
辛卜四月上辛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不郊當是
五月事矣據四月卜郊爲義故終言之詳見十七年
用郊下○凡卜不從者皆言免牲此獨不言免牲而
直曰不郊者卜免牲不吉也卜免牲不吉有待於改
之辭也然五卜不從魯已自知其瀆故不復再卜而
遂不郊耳皇天不享可畏也哉餘詳見七年免牛下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伐鄭以其不服也非以歸君也若歸君則見執已久

而諸侯又共知焉當書鄭伯歸于鄭矣故凡左氏之
說與經文不合者皆不足信也晉之於鄭執而伐之
矣又使黑背侵之矣而鄭終不服晉亦可以自反矣
而又率諸侯以伐之雖強其從豈能久哉

齊人來媵

衛晉皆魯之同姓而齊則異姓也見媵不論於姓之
同異矣胡寗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非禮豈爲異姓乎蓋
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故經備
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爲異姓與同姓高閌氏曰伯姬

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餘義與九年致女同○媵前後至例見隱七年叔姬歸紀下

丙午晉侯孺卒

晉景公孺辛子州蒲嗣是爲厲公○趙鵬飛氏曰晉景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不順即命魯衛伐之既而晉以齊厚於己反前日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成公如晉弔晉景公也先儒以爲止公送葬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也夫晉景公之卒在是歲五月而公之如晉以七月至明年三月始歸蓋公之留晉者凡九月距晉侯之卒實十有一月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苟非被弒客死及國有大故未有久而不葬者歷考晉之諸君其葬期恒速惟文公五月而葬其餘諸公則皆止三月又其國事之常也今景公之喪正當國家無虞豈其幾及一年而始襄事乎苟欲留公送葬則至季秋而事已畢矣何必又止五月邪蓋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反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於初厲公新立銳志報秦

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欵而服貳闢逑之謀亦密以爲託矣故公既歸而郤犨即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爲人役而不知所耻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有羞惡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於葬晉景公没而不書蓋魯史亦以爲諱使若不爲送葬留公者而在外留連逸遊忘反亦具見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人君輕棄國家久遊不返譏之也○左氏謂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非也魯之君臣懦弱始終事晉以經考之是時本無貳楚之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郤克之從兄第也郤犨來聘及盟與三年荀庚聘盟事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吳澂氏曰郤犨既歸而行父遂往報聘畏晉故爾左

氏以爲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但涖盟未有不
書者而今不書則左氏之說妄亦明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自蟲牢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將以媚晉
也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於此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壬午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先王時慎選三公常兼冢宰重
其任也春秋之初尹氏專政不重其選矣惟僖公時
以周公閱爲宰庶幾公選而猶見三公之權足以統
百官也今周公不繫之宰則奪其要職事任他分而
體勢下陵矣蓋是時尹子單子專政三公無權而周
公又不能以禮立身猶將求利故爲其所輕至於見
逐耳自位而奔曰出書以見周官之無統也自周公
奔而尹子單子劉子相繼出會諸侯肆無忌憚又不
若蘇子時猶有畏心矣餘互見文十年及蘇子盟女
栗下○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
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月復出奔晉此說亦
見周公之奔起於爭政但所謂伯輿者不知爲何人

而周之政權方在尹單偪周公者必不在他族或結
黨相排則未可知耳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傳作沙澤是也即定七年齊衛盟沙之地
杜元凱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今按元城屬大
名府有沙河近沙鹿然則沙澤其沙鹿間近水之地
北當狄境而西連衛墟者也晉人遠爲此會必孫林
父在晉道之以闢狄土欸晉既滅赤狄而狄又稍衰
此易乘之勢也晉將爲敗狄之謀矣魯衛皆同患之
國故與會焉○自十四年林父歸後晉有會盟常就
戚地戚林父食邑也距沙僅二百里間耳蓋倚林父
以濟其私者亦多矣晉之所以深助林父者有以哉
○趙鵬飛氏曰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
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鄭漁仲曰交剛狄地今按其地蓋在瑣澤之北既會
瑣澤晉遂誘致狄師而敗之設詐謀以威狄將利其
土而亦漸得其歸焉故以晉敗書然自此狄不爲患
比之友邦自相讎害者庶幾有間焉耳義見僖三十
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三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

起癸未成公十三年
盡戊子成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郤克之子晉卿也晉欲伐秦而卑辭下魯如此可見昔者止公本善意也晉每征伐常遣使徵兵不待求也厲公之時於魯屢言乞師者蓋晉失諸侯人心懈怠魯爲人望苟有難意諸侯亦且有辭故特使貴卿卑辭以求之而於他國禮必執謙威令不及往日矣乞師於魯亦以東方諸侯託魯也

三月公如京師

朝必于王見必以日如公朝于王所言日是也書三月公如京師而不言朝于王是過而不朝也若果朝王者則當於公如京師之下書某日朝于王矣諸侯至京師禮無不朝者以天子辭焉諸侯胥爲故常遂不入王城王靈益不振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詳見桓八年祭公遂逆王后下
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見諸侯皆在而以伐
秦爲急也云自京師則非去京師而始爲會矣其道
由函谷關入從東諸侯之便也秦自春秋以來未嘗
預中國盟會至僖公時始與晉文公敗楚城濮而預
於溫之會翟泉之盟然皆序於諸小國之下弗敢先
也及文公卒而始與晉抗其後互相報復兵革相尋
宣成之間秦勢漸盛故十一國盟蜀推楚主盟而秦
則偃然序於宋陳諸國之上矣既而乘晉之衰遂與
白狄伐晉此晉人之所痛心而未克逞志者也厲公

初立銳意報秦欲集人心則善魯以厚其禮欲資兵
力則乞師以卑其辭經營二三年間亦唯伐秦一事
而已然而內無用賢厚本之政外失反己息爭之方
而徒欲以威制強國卒何以服秦哉

曹伯盧卒于師

曹宣公盧子負芻代立是爲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明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詳見僖二
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甲申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即渠丘公季佗也朱卒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
○莒子朱卒不訃故不書日魯雖使微者弔之而亦
不送其葬見莒自盟蔡伐後遂從楚而諸侯之禮亦
略矣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七年矣而田祿未收故歸不稱復不惟宗強
亦以晉之庇也然林父所以久不得歸者衛定公尚
能爲主不之聽耳是冬衛定公卒此時必已有疾故

晉人奉之而歸強臣介恃大國而不知有君晉實爲
之也何以爲盟主哉高閌氏曰晉受衛國逋逃罪累
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逆成公夫人穆姜也僑如此行譏自十一年如齊
始矣先儒以成公夫人爲齊姜於義有不可通者蓋
齊姜宣公之夫人也辯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許之事晉從楚久矣
鄭伯始因晉伐而伐許繼因晉執而圍許皆以許之

不圖救也至是鄭方從晉則遂侍晉而陵許失晉霸失道而不知所以恤鄰服貳許安得不遷叛以依楚哉○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吳爲急姑待而徐舉也故明年六月楚始伐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從省但舉其名耳夫人齊頃公女是爲穆姜婦者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齊姜尚存也以者不待公逆而徑自以至於國也蓋諸侯雖不得越境親迎然女之父母兄弟送至境上則就館而迎之如齊僖公送文姜于讙而桓公至讙親迎禮之正也僑如以卿往逆未爲失禮但不待其君迎至所館而輒以之至國此何義哉蓋僑如通於壺內故主娶齊女與仲遂私於敬嬴而娶婦事同皆權臣內交宮禁專制無君之事也故特稱以穀梁子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者蓋爲此耳親迎說見隱元年紀履緰逆女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定公臧卒子衎嗣是爲獻公○左氏載太子不哀事是孫林父文奸之說也

秦伯卒

高閌氏曰秦桓公也史佚其名○按秦桓公卒其子嗣是爲景公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稱氏稱名則爲卿者也而未嘗見其行事蓋不久而即卒耳○仲嬰齊所以後公孫歸父也非後歸父所以後仲遂也歸父奔齊不返今既卒矣故爲仲遂立後行父方傾歸父必不立歸父之子而仲嬰齊者必歸父之弟之子而仲遂之孫也然亦行父當國獨存忠厚之體於仲遂矣胡康侯以爲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齊若果仲遂之子於法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又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則其說亦非矣何也蓋歸父繼仲遂之後止稱公孫則子不得以父字爲氏可知而嬰齊稱仲必非仲遂之子矣且歸父字子

家而其孫以王父字爲子家氏本非無後者也公羊亦何所據而爲此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景之時諸侯已貳厲公新立不能以德撫綏而即以伐秦爲事大合諸侯遠勞師衆人心又解體矣故復合諸侯以盟戚焉戚衛地見文九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即孫氏之邑也孫氏出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則其受戚久矣去年林父歸衛晉即就戚而同盟亦以親林父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自晉文執衛侯外凡執人未有歸京師者晉厲豈獨不能專治曹哉爲王執也蓋晉侯伐秦諸侯雖不朝王然必私致禮焉曹宣公以疾卒禮不能備而王以晉故歸咎厲公於是晉侯親執曹伯于會以歸京師所以媚王也曹宣已死責及嗣君此正周之失君道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曹伯不名無所屈辱也左氏以爲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之果有其事則綱常所繫春秋宜書負芻殺其君之子某以正大法豈得反爲亂賊掩惡乎惟曹伯既歸京師而子臧辭立奔宋一節以時論之似當在此但謂其諸侯欲立而去晉侯命反而歸則以晉之不道豈肯爲曹誅立賢君者哉其說迂濶甚矣夫子臧即公子喜時也觀公羊載公子喜時讓國以負芻爲當主則負芻本無殺太子事且謂喜時在内平國初未嘗謂其出奔而返也如此則意本平易亦足以見子臧守節盡忠之賢矣而乃附會不可通之說豈不滋後學之惑乎○歸于京師下說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固卒子成嗣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趙鵬飛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爲許也

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共公卒不書曰非討也宋近於魯而共公又魯宣之婿何以不討乎宋亂故也蓋宋昭公時華氏之族逐蕩氏而蕩山者意諸之子也故因共公之卒而與

桓族謀逐華氏諸大夫不協國内不靖故不訃喪也然魯以共姬之親雖不來訃亦遣人弔之魯使往弔即已知其葬日而會者如期往故葬則書日也三月即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群臣交爭恐有他變而急於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山即蕩澤司城意諸之子魚石司馬子魚之孫皆桓公之後也經文重出宋華元三字與襄三十年鄭良霄入許例不同蓋衍文也○按左氏宋共公卒既葬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國人攻殺蕩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今以經文考之則有不然者元既奔晉因晉力而得歸故曰自晉則止于河上之説不通矣山之見殺非有良霄爨盆義絶之狀故不去其大夫則弱公室殺公子肥之説不通矣魚石與山同族山既見殺則魚石懼禍而奔勢所必至若以為魚石止元而許討則已處於無過之地亦不必自疑者也何故奔而為亂又以為五大夫同奔而元止之

則經但書魚石奔楚其説亦不通矣趙伯循劉原父皆嘗辯之而亦未知左氏所傳乃為華元文奸之言耳蓋華元宋之巨族專掌兵權如蕩意諸者公子蕩之孫本卿族也昭公之時斥逐蕩氏使無所容而魚氏與蕩同族亦致見疑及華元代為右師國事皆其所制文公繼弑君而立又其所擁也至於共公其勢如舊桓族怨之久矣特以元得君專寵未敢動耳至蕩山魚石因共公之卒乘嗣君之幼而共謀逐之元之奔晉蓋以此也夫山石以私怨報害同列志在專權不為無罪然亦元有以致之豈可不自反哉今奔

未踰月藉晉即歸倏忽之間便生變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竟使蕩山不得全其生魚石不得安其位權勢所在莫不承風而國人皆以元為眞能討賊矣非春秋於元之歸書自晉山之殺書大夫則元之奸惡孰從而白於後世哉山不書氏未為卿也自蕩意諸失官山為之子不得世其位矣左氏謂山嘗為司馬則既列於六卿者也是安知春秋非卿不族之義哉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晉秦華元歸宋而魚石奔楚厲公不可謂能正宋矣宋中國要樞楚所欲爭也他日助魚石入彭城非悼公討之不幾於禍天下邪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䲡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無咎固之子也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爲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元凱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杜佑所謂鍾離互爲吳楚之邊邑是也吳以號舉本其夷狄之恒稱也會而殊會中國往與之會而至吳也以其僭傲自尊坐致中國偃然用天子之禮則亦夷狄所爲耳春秋據實而書義自見矣趙汸氏曰吳者其君也曰吳以號舉也其言會又會何是兩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也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也○前此八年吳伐郯入州來聲勢可畏而中國又方病楚故皆俛首親吳以鍾離爲吳之界使楚畏敵緩於北爭雖亟於强夷而不計也晉霸之不振可知已趙鵬飛氏曰晉欲得鄭當先制楚制楚當先結吳以掎楚楚忌吳必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此說得其意矣

許遷于葉

葉今爲南陽府裕州葉縣在楚方城北一百二十里許南界一百五十里內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爲許若楚地非也楚人豈肯以近方城之要地與人哉○許自傳二十八年晉與許侯往圍至三十三年而伐而僅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二役自後安楚宇下矣然成三年四年以至九年鄭之伐圍許者凡四而楚皆不問以其皆與國也但調和之而已矣至十四年公子喜伐許則鄭方從晉而以舊憾侮許楚亦不能平也於是許遷於葉以避鄭許固不能自強矣然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豈非經斯世者之所憂乎○餘見昭九年許遷于夷下

十有六年丙戌

春王正月雨木冰

高閌氏曰雨著木而成冰王禎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着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此滕子左氏以爲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雖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謚文公是以公別於侯也魯孫姜謚齊而歸氏亦謚齊歸是

以歸別於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
以別稱誤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卒而書曰來計
喪者也滕自宣九年從魯爲宋所圍至成十三年伐
秦之役即自列於諸侯蓋能自强而不以附庸自處
故其計喪如諸侯至襄公時每從諸侯大會而事魯
尤恭或來朝或來會葬終春秋之世魯之弔喪會葬
亦有加禮不復以附庸待滕矣然則小國强於爲善
豈不足以自立哉○滕文公本名壽或史失之耳文
公卒子原嗣是爲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宋魚石在楚故鄭爲楚侵宋將返魚石也高閌氏曰
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
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晉卿欒書之子也○左氏傳曰晉侯將伐鄭欒
黶來乞師程正叔曰時以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
後時高閌氏曰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
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耳今
按晉之乞師託魯最重而欒黶之來執禮亦卑他國
視魯以爲進退則魯公之不至晉怒獨重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書日書晦例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鄢陵鄭
地在今縣西北說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下○鄢
陵鄭之東南鄙也晉以孤軍越其國而與楚相遇於
此晉固未及伐鄭而楚亦未及救也蓋晉將伐鄭鄭
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晉師濟河聞鄭引楚師將至
急趣爭利遂遇鄢陵勇於一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
其目而薄楚于險因以致勝耳胡康侯曰不書師敗
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

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耳幸非持勝
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
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
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
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戴溪氏曰鄢陵之戰城濮同
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
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之大司馬也汪克寬氏曰楚審躬
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目乃歸咎於司馬側

而殺之亦異於叅穆之不替孟明者矣嬰齊身為令
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諜臣知其莫有鬬心
而委罪於側何邪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著楚
君與大臣之非正刑也書法與殺得臣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北西南距鄢陵約三
百里晉蓋自鄢陵至此為會也鄢陵之戰魯與齊衛
宋邾之師皆不至而獨不見公何邪蓋當晉使乞師
之時責專於魯故齊衛宋邾皆以魯為望魯公後期
則罪有所諉矣夫沙隨之不見公叔孫僑如為之也

是時季孫行父當國而仲孫蔑以賢輔之故二卿皆
以賢稱僑如忌之欲使得罪於晉故搆於君母將為
內難以致師出後期因而譖之耳魯侯自反非有大
咎晉聽僑如之譖不明甚矣春秋直書不見公以明
曲之不在公也與昭十三年盟平丘公不與盟義同
汪克寬氏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
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莒
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
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
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
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
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
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矣

公至自會

公實未嘗得會也書至自會所謂飾其辱而歆至者
也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尹子王卿士子爵○自此以後厲公凡三
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
王臣為重以脅諸侯耳以霸國而要結王臣以王臣

而協助霸國失道無王甚矣然而諸侯之貳終不合
一其末猶至於荀罃乞師非以厲公無服人之德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得釋必以賄行也無故而拘留諸侯者三年以
責賂焉周亦何以為天下之共主哉穀梁以為斷在
晉侯者誤矣詳見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下○李
廉氏曰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
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
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止也杜元凱曰苕丘晉地不稱行人非使人舍之于苕丘明不以歸○季孫行父從成公伐鄭而晉執之也沙隨不見公之後公又與晉伐鄭見公事晉之謹也然而晉人又執行父者則僑如所譖郤犨之說行矣晉不以歸而舍之苕丘亦若畧知僑如之情者而成公謹於事晉庶有所感動矣○行父不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即宣伯也僑如之情既白於晉則魯有所恃而僑如無所容矣故公未至而即奔齊僑如自此不復

經見蓋終於齊而不復返也高閌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高閌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為此盟也今按季孫及郤犨盟則郤犨之心亦明矣扈鄭地見文七年盟扈下

公至自會

伐恒致伐此不致伐鄭者伐無功也與七年救鄭致會同明年伐鄭致會義亦如之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曰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

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今按壞隤蓋魯西鄙之地
鄆即西鄆也左氏序此大槩似實但移姜非宣公夫
人當是齊姜耳辯見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下○公子
偃宣公之子而成公之弟也偃蓋僑如之黨以卿攝
國者故先刺後名不言其事以為刺有罪也若公子
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先名後刺則非其罪矣吳澂氏
曰象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
殺己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
人倫之至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脩身齊家以感化

其母威權在己則偃雖貞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
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
何如也

十有七年刻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曾孫是為懿子○此晉欲伐鄭而使衛先
侵之也左氏以為救晉則趙鵬飛已辯其非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
周使二卿會之高閌氏曰晉汲王命討鄭重以王之
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為重也夫晉厲之失
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
天下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盟因人心有貳故不能服鄭而復推晉為主也王
臣亦同推晉而與盟失正甚矣杜元凱曰柯陵鄭西
地

秋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者伐無功故耻言之也與十六年伐鄭
致會同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
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哉此高無
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王樵氏曰無
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
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辛者郊之常日也內事用柔日而以上旬為敬故郊
用上辛用郊者卜從而用對不從而言也周郊必於
建子之月蓋周以子為歲首也周禮大司樂冬至日

禮天於圜丘而禮記郊特牲亦云郊祭迎長日之至王肅氏謂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是也若以冬至日爲郊期則冬至不常在辛而郊日何以必用辛邪天子之郊禮不可廢郊日有常何待於卜然禮亦有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云者卜郊即周禮前期十日卜日之事也蓋先求神意以一衆心苟不得吉則嚴戒百官使積誠感格而已故曰卜之日王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是其義也魯本諸侯郊非常禮必卜從而後戒誓不從則不郊矣郊期必聽於神是以四時皆得用之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春秋則四時錯舉矣此見魯郊待卜而用也趙汸氏曰魯人自知郊爲非禮故雖牲成而不敢必祭循假卜以聽於神其說蓋有所本云公羊子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此正爲魯言也但何休氏遂以禮天子不卜郊爲說是豈知天子亦有卜郊之禮乎故魯之卜郊與天子同而或有不從則異於天子之必郊耳劉原父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凡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

者魯既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自建子之月而始也此說是已然有連月而卜者如成十年四月五卜郊是也有間月而卜者如襄七年四月三卜郊是也有連月卜而間一月者如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月四卜郊是也有間數月而始二卜者皆以不書用見之如定十五年正月改卜牛而五月郊哀元年正月改卜牛而四月郊是也魯既不敢必郊則以三卜盡春之三月可也苟有故而不得及時以郊則歲以三卜亦不害其歲事之常耳凡卜而不從則書卜郊卜從則不書卜未逾三卜則不書用今卜

既逾三至於九月始用則前此之月非止三卜可知而期必用之强亦甚矣盍亦反求皇天所以不享之故哉穀梁子曰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亦但謂禮之常耳若歲止三卜而無所强焉雖郊期不必皆春而承春未至於秋末亦豈遽至失禮

之甚哉啖叔佐乃謂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是又不察於春秋之郊皆上辛也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年辛丑九月四日也定之辛亥五月朔日也哀之辛巳四月六日也而未見有用中辛下辛者穀梁之說於經為合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荀罃晉卿荀首之子也是為知武子○師植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李廉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杜元凱曰十一月無壬申誤也○舊說貍脤魯地蓋公孫嬰齊未嘗如他國則其卒也必非竟外釋例以為魯大夫卒于竟內則不書地非矣黄震氏曰卒于貍脤者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子貜且卒子牼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郤錡郤克之子郤犨之從姪而郤犨則郤至之伯父也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郤氏一族三

卿尤為跋扈不惟胥童惡之雖欒氏素為所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讒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郤氏蓋挑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郤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郤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也○凡殺大夫非一人者恒不列其名義繫於大夫則以殺辭書耳三郤之殺義繫於郤氏安得不以名舉哉○孫明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雖跋扈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楚人滅舒庸

舒庸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貳志於吳故楚滅之以振威於與國也

十有八年戊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晉卿胥克之子而甲父之孫也○胥童旣致二郤於死而遂欲併害欒書中行偃則生亂之道勢有所不可行矣故書偃得以亂國爲辭而致胥童於國法故吳澂氏曰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是也然殺胥童者書偃之私也

故不去其大夫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自十二月丁巳至正月庚申凡六十四日則其間當有閏月矣○晉厲公剛暴之君也不能脩德息民連年用武國人必多怨讟矣及殺三郤則舉朝諸卿無不自危欒書以晉國世臣此所以與荀偃諸臣共謀廢置吳澂氏謂其將廢置而更立焉者是也廢君則大臣以國人之公行大義必有文姦之說或以爲得罪於王法得罪於祖宗於義當廢而國人惑於邪說亦責以獨夫目其君矣故可稱國而殺州蒲弑之亦因衆怒若舉國共廢而誅之云爾故公羊子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而穀梁氏亦曰州蒲之死不善其賊之名氏見其事出於衆而辭不可加之一人皆此意也然而春秋猶謂之弑君者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而况於弑乎但當時本君有不善而得假公義以弑之故據其實而稱國所以警後世之人君耳非以書偃爲可免也左氏以爲書偃使程滑弑厲公則宜書主名與稱國之意不合矣然則悼公即位而不討書偃之罪何邪厲公之廢既託於國人之公則不得不順人情以安衆志矣然自此欒

書不復再見而以祁奚代將中軍則悼公亦畧有所處矣惟荀偃猶佐上軍意者廢置之謀本主於書而偃又得免於廢黜乎○悼公名周襄公之曾孫厲公之再從子也厲公弑而悼公代立時年十四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書大夫則左氏所謂棄命專殺以穀叛者正當時文致之辭也若夫恬權賣直而爲人所忌則誠有之耳李廉氏曰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黄震氏曰晉悼公嗣立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伐宋以其逐魚石也而魚石衆之以入彭城宋背納魚石於宋也故不書納而魚石之奔止以忌害華元故不能安其位非有大罪也而倚楚爲援因伐復入以奪其邑可乎復入者旣絶而復入也自魚石之奔至此未及三年而已先收其田里不欲其自新宋於魚石未爲不薄也其致此亂華元亦安得辭其責哉夫魚石據邑要君特欲求復其位耳雖非人臣之禮然未至於叛君也故不書叛聖人之意精矣○杜元凱曰彭城宋邑按今直隸徐州卽其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卿燮之子也是爲范宣子許翰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也邾子邾宣公也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左親厚於魯故二君來脩舊好實欲依附魯耳

築鹿囿

按杜元凱曰築牆爲鹿苑也蓋其地必近國都○李廉氏曰築囿二始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圖霸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遂自以爲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成公柔弱之君也以世適嗣位四鄰未嘗被兵國家亦可謂無事矣特以季孫行父當國聽其與叔孫僑如比周始則倚晉以報齊旣而從楚以背晉旣又事

晉以致諸侯憚於強而不能自立者也故韓穿之言汶陽唯唯承命而卒歸于齊爲國如此何以善後所賴仲孫蔑賢臣來輔而季孫亦漸信向焉故二卿幸爲僑如所忌而郤犨之譖幾於危國非有子叔聲伯委曲營救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將盡移矣子叔聲伯之賢亦蔑之徒歟自是專意向晉而中國亦多賴之成公所以國體無失而正寢克終者安得不謂蔑賢所致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恃彭城有魚石無以擬其後者則

又與鄭侵宋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季廉氏曰晉厲公乞師三郤錡爲伐秦欒黶爲戰楚荀罃爲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爲救宋悼公初興覇事未定蓋以接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宋公晉侯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晉悼公始立而即以楚黨逆臣侵虐中國爲慮故即合諸侯於虛朾然承厲公之衰人心方散曹滕諸國

多有不至魯以喪故使仲孫蔑齊以遠故使崔杼晉皆柔懷之而已但即見在諸國而推晉主盟然悼公唯有成覇安強之志是以雖當衰弱之餘而諸侯復合覇業復興矣○崔氏嘗奔衛今崔杼已歸齊靈公復以爲卿矣○杜元凱曰虛朾宋地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

起巳丑襄公元年

盡乙未襄公七年

會稽季本考義

襄公

名午成公之庶弟宣公之子而其母定姒則宣公之妾也謚曰襄在位三十一年其即位時年必長矣故三年能遠會諸侯于雞澤史記以爲成公卒時襄公三歲蓋緣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而左氏有會沙隨之歲公始生之說故也已辯其非於三年公如晉及

四年葬小君定姒下矣定姒薨在葬之前夫人齊歸始至不見於經娶在先君之世也薨在昭十一年左氏以齊歸爲敬歸之娣則襄公妾耳亦非也辯見薨下

元年 巳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卿甯俞之孫而甯相之子也曹時爲成公莒時爲黎比公邾時爲宣公滕時爲文公薛自莊三十

一年書薛伯卒後至是始見國小無以考其世矣按桓文盛時凡諸侯會盟惟八大國而小國各相附屬皆不預焉今邾莒滕薛皆預于會者則以賦役日煩小國附於大國不若親供一國之賦者之爲簡便故因晉悼興而更制也自是小國多列于諸侯恒書卒葬矣詳見莊十六年盟幽下又按莒邾滕薛每預諸侯之會多以人書者盖小國一卿其大夫亦多不備故常以士攝行抑或下大夫或初試爲大夫者止可當大國之士故以列於微者而名遂不登於史策歟當時主會者亦不以此爲慢也例見隱八年盟浮來

下○凡伐國而圍邑者則國於伐見如伐鄭圍長葛是也非伐國而圍邑者則以邑繫國如圍宋彭城是也彭城宋邑也而魚石能據之以其有衆且恃楚也魚石復入不因楚力則左氏所謂楚封魚石戍之三百乘者或非其實矣果有之亦豈易圍哉魚石倚楚爲援據邑要君非人臣之禮晉侯始起即合諸國討之可謂急於爲義矣然魚石不書殺不書放不書以歸則何所終乎宋有華元在焉則魚石必無生全之理然魚氏自是無一人任職者必其宗已亡如崔杼之自縊耳宋以華元專恣之故致亡魚氏一族亦不能掩其失政之咎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韓厥即獻子晉卿韓穿之族杞時爲桓公與上條莒邾滕薛同○鄫與鄫國之鄫不同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睢州也遠鄭而近宋蓋宋地杜元凱以爲鄭地非矣○悼公既討魚石則使韓厥伐鄭以聲其從楚虐宋之罪然懼楚人來救出晉師之後而與鄭夾攻也則又使東諸侯之師就近次鄫而以逸待勞絶楚衡突之路可謂勤於義而審於謀矣非其有志於與

復霸業而信用知罃魏絳諸賢其能然哉果而公子壬夫師至但一侵掠宋境而去不敢肆矣趙鵬飛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子壬夫字子辛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所以救鄭也而諸卿次鄫楚不敢肆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邾子以去年朝晉故得自列于晉悼公之會今魯襄公新立猶懼見責焉故復來朝以賀之自是邾人恃霸少安遂不事魯至定公時晉霸不復能合諸侯則邾爲魯凌連年不已而定之十五年又有邾子來朝之書矣然則小國終不免於事人而出其宇下良由中國無霸而誅責者無常故耳豈其所得已哉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公孫剽衛獻公之從弟而穆公子子叔黑背之子也特爲衛卿○魯以周公之裔爲列國之望桓文始霸皆藉魯以聯諸侯而況襄公初年仲孫蔑當國政事猶有可觀者乎晉悼公嗣立方興霸圖巫已交鄭志猶屬魯故特遣荀罃來聘以通嗣君雖以大國之禮臨之而欲尋舊好其意則誠厚矣若衛則孫林父所爲難以縣論蓋林父爲定公所逐定公者獻公父也雖定公已沒而林父豈能忘情於獻公哉意其歸也或黑背爲之調護故私於公孫剽焉則公孫剽者林父之黨也林父歸後但偵晉之動靜察知將遣荀罃聘魯則亦假以尋孫良夫舊好而即使公孫剽先晉而來蓋欲通剽於魯也而權奸之用計深矣然則衛之以禮相親蓋亦林父欺魯以其方耳内私貴戚外結強鄰而其君不危者鮮矣他日逐獻公而立剽其幾不見於此乎○胡康侯曰簡王崩訃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茲廢民胥於耳目而不察故

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今按二卿不但不奔天王喪爲非禮雖通嗣君亦非禮也嗣君方在喪豈可以行吉禮之時乎

二年庚寅

春王正月葬簡王

黄震氏曰五月而葬速天子七月而葬今按送葬之禮畧則可以速於襄事矣

鄭師伐宋

左氏傳曰楚令也趙鵬飛氏曰鄭成公爲人固而不

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覇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知矣反受役於楚以挫中國黄震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晉悼公伐其叛邑而取之義聲振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爲尚爲楚而伐宋邪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夫人齊姜也詳見葬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睔卒子髡頑嗣是爲僖公○高閌氏曰不言

葬者以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今按諸侯背中國從楚而胥會其葬如許僖公蔡文公陳靈公鄭襄公之類亦多矣然皆以中國無覇而有畏於楚也至晉悼時鋭意爲諸侯主胥不敢懷二心矣故鄭成公之喪但一使微者往弔不復加厚焉見當時以送葬爲重而鄭成公見輕於中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稱師者師衆將卑也稱將者將尊師少也晉覇國宋上公故序衛上○趙鵬飛氏曰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已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於左袵而不返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于楚爲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黄震氏曰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戚註見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秋七月會戚將以謀制鄭也而諸國大夫多有不集故至冬又會則告以城虎牢之謀矣晉之爲會每就戚焉可以見孫林父之倚晉也深而晉之親林父也至矣趙鵬

飛氏曰合六國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倘一爲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閒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按齊姜宣公夫人先儒以爲成公夫人非也何以見之蓋齊姜薨在是年定姒薨在四年定姒乃襄公母而宣公之妾也必嫡夫人薨後始可推尊而成之爲夫人蓋凡春秋中推尊妾母如成風敬嬴者在嫡夫人已薨之後者也故定公之嫡夫人尚在而哀公之

妾母姒氏不得稱夫人今齊姜之薨在前則知爲宣公嫡夫人矣若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則其薨後於定姒五年不應定姒先以夫人禮卒葬既以夫人禮卒葬則亦可以先嫡而祔廟乎是時仲孫蔑當國必不至悖禮如此之甚公羊傳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已有疑於此矣此與四年葬小君定姒當互考○杜元凱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而僑如之弟也成十六年僑如以譖

敗奔齊而叔孫氏少沮至是正卿季孫行父以耄在告而仲孫蔑專行國政以豹賢故使奉使諸侯漸進用矣○魯與宋本姻國宋以魚石之亂連年被兵魯襄公初立未及專問焉故特使豹往此仲孫蔑勸其君以睦鄰之事也左氏曰通嗣君蓋謂此耳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小邾初本屬魯今亦自列于會矣餘見七年小邾子來朝下○虎牢巖險之地即虢之制邑而爲鄭所併在漢爲成皐今鄭州汜水縣也其地在鄭之西而楚在鄭南非能斷楚爭鄭之路但鄭人得之則足以挾楚而抗晉者也夫鄭之所以常服楚而不畏晉者亦料諸侯遠來致討兵必不能久留耳故晉人特設此謀先爲城守以偪之鄭見虎牢城而諸侯之師常在則必不敢棄晉南向而自當仗信以守國矣然晉城虎牢非欲助鄭以與楚戰也特偪鄭而使之不敢貳耳此即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計也晉以虎牢本虢舊封非鄭分地與衆共之不令鄭有故不繫之鄭夫以兵遠戍制人服從豈可常之道哉惟强仁脩政而使之懷德畏威斯可矣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

乍叛乍服惟强是從鄭人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八國之君同涖是盟而天下無兵車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今按鄭於虎牢初亦不以爲險未嘗倚此以抗中國也晉悼城之亦不過一時制鄭之下策趙氏以爲有功於天下則過矣要之論晉悼之功者尚當在桓文下耳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公子申楚司馬

也楚兵連年不得志於宋而諸侯又城虎牢以制之
則謂公子申不能振兵威也故殺之高閌氏曰晉城
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是
也

三年辛卯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是時吳與中國合好楚人患之欲先威吳以服中國
故公子嬰齊以重兵伐之而不知吳方强盛非可以
力屈之時也楚如遣使通問相與連和不使吳爲晉
得則中國將罷於奔命矣乃結怨與兵反毆吳以合

中國楚於是失策焉寧非中國之福乎高閌氏曰楚
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
屈於小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
伐吳以張其勢趙鵬飛氏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
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
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犄其東也

公如晉

觀襄公如晉而能與晉侯盟于長樗則左氏所謂會
于沙隨之歲始生而說者遂謂四歲即位者妄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孔穎達氏曰文公三年如晉公及晉侯盟盟不書地
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
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悼
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就己出盟在外也○公之
如晉雖報荀罃之聘其實欲合諸侯而推晉霸也故
與晉侯盟于長樗然則雞澤之盟魯公請晉爲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今爲縣屬廣平府其地在邢之東則春秋時蓋
衛地也杜元凱以爲晉地蓋據後爲晉併而言耳○

雞澤之盟諸侯大會而推晉悼公爲主也其地逼於
狄境謀中國且以威狄耳同盟繫於己未會盟異日
也晉厲公時始假王臣爲重而要之同盟悼公嗣興
循循故事故亦要單子以與此盟自此平丘召陵凡
大會諸侯率以要王臣爲常矣晉悼有志復霸人心
信從雖又叛之陳亦使袁僑如會則其事與厲公異
矣

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與轅同僑蓋濤塗之孫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辭也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楚之侵虐小國豈陳所樂從哉亦由中國無主不得已而偷安耳今悼公始霸政令一新陳聞雞澤之盟遂使袁僑如會悼公豈可例於與國之如會者而不加親厚哉故使大夫特與之謀可以見悼公招携有禮矣殊袁僑者以明爲袁僑而盟也趙鵬飛氏曰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與虎牢之役隻矢

不遺而鄭來陳見鄭來而恥獨爲夷亦遣袁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後自與之盟則袁僑實抗而霸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爲大夫之專殊不知大夫奉君而盟袁僑何得爲專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預中國盟會四十餘年矣今晉悼公合諸侯於雞澤陳鄭皆服而許獨不來故伐之許爲鄭虐遷葉適楚蓋倚楚爲蔽必不能叛楚而事晉者也使悼公有齊桓召陵之志以禮招携則楚畏而許自來矣乃遽臨以重兵何益哉荀罃晉之賢大夫也而規摸欲速如此不惟許終不服亦併已服之陳而不能保矣然則荀罃亦豈有遠大之見者哉

四年壬辰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公午卒子弱嗣是爲哀公○胡康侯曰午者襄

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作春秋以法萬世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自是魯之事晉漸密矣李廉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襄公母定姒也

葬陳成公

趙鵬飛氏曰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賢於鄭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定諡姒姓杞女也公羊姒作弋詩有美孟弋則弋亦

姓耳公羊傳本豈有所自歟姒氏襄公之母宣公妾也杜元凱以爲成公妾非也成公十四年始娶婦姜意姒氏乃齊姜之媵故遂謂襄公四歳即位如此則會雞澤之年纔六歳耳何以能遠出邪蓋襄公實宣公子也即位時年長已婚觀其娶夫人不見於經則可見矣姒氏安得爲成公妾邪姒氏既爲宣公妾而用夫人禮卒葬則穆姜之薨在後不當復爲宣公夫人矣姒氏死纔二十三日而葬之速以妾母爲群臣所輕其禮畧耳然妾母爲夫人之例起自成風敬嬴而群臣之喪紀則薄於其初之甚矣餘見二年葬齊姜下

冬公如晉

公之再如晉本爲晉謀合諸侯也而善道會吳之議始於此矣餘辯公無請屬鄫事見明年會戚下

陳人圍頓

頓近於陳陳所侮也特以僖二十五年楚人納頓以後頓爲楚與故陳不敢爭耳今楚勢少衰陳遂恃晉以圍頓此豈謀國之道哉左氏以爲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恐未必然也李廉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怨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

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爲己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癸巳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字子國時爲鄭卿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高閌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兵脩好也李廉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今按聘亦

天子問諸侯之禮而大國每僭行之鄭爵當居魯下
而亦以君命遣使來聘蓋鄭從楚返志欲恃強遂效
大國所爲而侈然無忌覲魯人不報而鄭聘亦不復
再至焉則玆聘也寧不見鄙於魯國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之東界與莒密邇是時莒人強横志在逼鄫而鄫
與魯本婚姻之國所依者魯故叔孫豹助鄫世子巫
以託於晉預會戚焉魯既衰弱而晉悼公亦以遠不
能庇小國安得不困於強暴哉不書及闕文也下會
善道不書及義同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仲孫蔑不書及闕文也善道吳地在今鳳陽府盱眙
縣以其地在淮水南當鍾離之東本屬吳者也〇晉
將邀吳爲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晉命以
通好焉許翰氏曰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義與十五年會鍾離同餘詳見後會戚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黄震氏曰楚忿陳之復歸於晉也咎令尹子辛之侵
欲于陳故殺之〇子辛壬夫字時爲令尹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鄫序吳下孫明復以爲鄫微弱不可先也鄫以懼亡
之故卄心聽命於會暫當一小國之禮非魯以屬鄫
爲不利而使之也惜乎鞭長不及馬腹而晉人亦不
能庇鄫耳此與鄫世子巫如晉當合爲一事左氏於
去年公如晉下有公請屬鄫之說非也鄫原無從晉
今會戚亦不得已而暫預耳〇善道於吳以殊會者
魯衛二卿往與之會而主吳也左氏以爲吳子使壽
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非事實矣晉欲脩好於吳故

使仲孫蔑孫林父往請先就善道而與吳會盲然晉
悼公初政精明風聲及遠亦吳人之所慕也故使人
遠至於戚以從諸侯之會焉是會也吳序諸侯之下
與殊會者異矣晉悼欲興霸業而亦與吳會何歟壽
夢方強懼與楚合故悼公遠與吳通使以爲楚憂亦制
強夷紓近患之微權然不脩德息兵柔遠能邇而又
結一強夷苟紓目前忽遠啚而忘後害此策之下者
也寧非經世者之所憂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辰陵之後晉霸日衰而陳之從楚日固晉遂無意於争陳矣故范宣子曰有陳非吾事蓋本其不欲争陳之心而言也晉悼一與袁僑請會於是乃謀戍之而陳近於楚民朝夕急亦料其不能久也故不欲大勞諸侯而以魯方親晉姑使戍陳聊示聲威以謝陳意耳故穀梁子曰戍陳内辭也趙伯循曰經文無諸侯字曾自戍之耳孫明復曰不言諸侯者魯戍之也○陳傅良氏曰悼公之霸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柤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

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時為令尹○公子貞伐陳以其從晉也楚伐而晉即合諸侯以救之其勤如此陳之服晉也宜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自成十六年及晉郤犨盟扈以歸以至於卒凡八年不見於經必以見執為耻而請老謝事矣然穪曰以卒則猶預聞國政而同於在位者焉○行父奸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邪觀其黨仲遂之弒君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氏盛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則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政焉此其所以猶以功名終歟

六年甲午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桓公姑容卒子匄嗣是為孝公○杞自襄公時列於晉悼公會盟而告喪書卒不復事魯矣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司馬華椒之孫亦相繼為司馬夫華氏宋之强族世掌兵權豈易去者哉然其專恣則自華元奔晉之時已見疑於君矣至是華元方卒樂喜為政而華閱時猶未為右師也又當晉悼公討魚石之後群臣万有畏心華氏勢稍殺矣故因弱不勝樂轡之梏而遂逐之為其勇力不足以掌兵也雖云退不肖實以漸抑其權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自成十三年伐秦之役已自列賦於諸侯向無朝魯矣此復來朝者滕成公以魯睦於晉悼凡會盟之事或有闕焉賴魯以為庇耳然自此雖不恒朝而弔慶之禮賓客滕亦可謂能自強而不失事大之禮者歟餘詳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莒人滅鄫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

也胡康侯因之遂引黃歇呂不韋之事為諭蓋欲嚴異姓亂宗祀之戒其意善矣然以經文考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者夫毀人宗廟社稷而後謂之滅若以異姓代人宗祀則其世雖絕而宗廟社稷猶其舊也夫滅國之與絕世其事不同其辭亦當有異今莒公子得為鄫後必在鄫子沒時不知鄫夫人欲立其私生之子歟抑亦莒人以兵破鄫而立其所出邪蓋必有主者矣莒嬴姓也法當明言以嬴代鄫之意不得槩以絕世之辭混於滅國之例而無所別也夫曖昧之情理難輕信必考得其實而後可書以為戒聖人豈肯含糊不明深晦其語而使人難曉哉公穀之意特以昭四年魯復有取鄫之事故以此為非實滅耳而春秋所書則實滅也若實滅而或復封則又事之大者而何以不似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乎趙伯循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以為附庸庶幾知據經文矣但莒既邑鄫鄫為附庸則鄫屬莒昭公取鄫之時宜如伐莒取向之例而先書伐國不得直言取鄫也直言取鄫則似鄫未嘗為莒屬矣意者滅鄫止是伐鄫而誤伐為滅耳鄫恃魯以從晉此莒人之所以惡鄫而齊靈南與莒鄰時方輕晉安知其不陰

為挑莒撓晉之計乎其義蓋易見也

冬叔孫豹如邾

自晉悼始霸以來邾欲依魯嘗兩朝之且虛朾諸會無役不同仲孫蔑之所欲親睦也故使叔孫豹往報朝焉高閌氏以為無忘舊好是也至謂四年有狐駘之戰而往聘脩平則過信左傳矣豈有邾莒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事關要故而春秋可以不書者乎○李廉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行父之子是為武子○趙伯循曰左傳晉人

以鄫子故來討役鄫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
孫初嗣位而徃見覇主耳哭叔佐曰古者大夫士居
喪致事於君君亦不奪其親春秋時世卿既多承襲
不復循喪紀覧文可知不具議也今按行父之卒尚
未及朞而宿即以吉禮奉使於鄰國自成公以前未
嘗有此有之自宿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髙閌氏曰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
之○齊靈公於晉悼會盟其初但遣崔杼雞澤以後
則使世子光已皆不預焉而伐萊則親涖其事可見

其獨雄一方而於晉則固輕之矣然則國卿世子之
從悼公亦豈真有從覇之心哉

七年

春郯子來朝

郯國微不知其世次○郯自出伯姬必不通於魯矣
成七年吳伐郯郯既從吳魯又嘗會晉伐之至是吳
與晉通好而遂不禁郯之親魯故復來朝以脩舊好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以前月下辛卜次月上辛四月之卜卜五月郊也
然止三卜可以見其有不卜之月矣餘詳見[illegible]
牛及十七年用郊下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二年冬會戚巳自列於諸侯矣今復
朝魯貢雖不附而禮猶不敢闕也故終春秋之世小
邾不敢夷於魯而卒葬不書自僖七年朝後至此始
朝國小無以考其世矣

城費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今屬兖州府沂州沂州
即臨沂也臨沂故城在州北五十里水經註曰洛水
出冠石山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則自中丘城西而南

逕臨沂城東合洛水而又南逕啓陽城東者也啓陽
之西南爲邾地中丘之東北爲莒地費在顓史祊田
之間而界於邾莒季氏以爲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
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當時大夫食邑猶屬於公城
以國事舉也然私邑自專之禍於此實造端矣左氏
傳曰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
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通衛好也時仲孫蔑執政政務睦鄰故多通使於鄰
國宿非私行也或其意所欲往而因以植私黨者則

有之矣○趙伯循曰左氏曰報子叔之聘豈有鄰國經七年猶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左氏不達此說諸稱尋某之盟報某之聘多類此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孫林父來聘報季孫宿之聘其盟尋孫良夫之盟也義見成三年荀庚聘盟下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鄭地蓋在鄢陵之間近陳者也鄢亦鄭地當在鄬西楚公子貞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於伐矣然以十月圍陳至於十二月將歷一冬民朝夕急而悼公始會諸侯于鄬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陳也夫陳之所以從晉恃其能救己耳楚患日迫何以能存此陳侯之所以逃歸也而晉人緩師畏敵之罪見矣陳既失恃而晉遂無以宗諸侯自是終襄昭之世中國盟會非晉楚之從交見者無復有陳而晉亦不復致討此豈眞有意於懷陳者哉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已至於鄬越鄭都矣而鄭伯不會則有疾可知如會而卒于鄵以疾卒也三傳皆以弒言不經之說也穀梁子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此數言者足以見其從中國之善矣而何必附爲不言弒之強說哉趙鵬飛氏曰若是弒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鄭僖公髡頑卒子嘉嗣是爲簡公

陳侯逃歸

逃者匹夫之事也陳侯不能下令國中大申儆備以義激晉使速發救兵乃效匹夫之事私逃而歸棄中國從蠻夷無效死以守之志豈得爲禮義之君哉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五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

起丙申襄公八年

盡癸卯襄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八年丙申

春王正月公如晉

汪克寬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於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趙伯循曰左氏朝聘之下一切須

言事由多非其實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稱人將非大夫也公子燮蔡司馬國卿也鄭人恃晉欲以示威故侵蔡而獲其公子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蔡楚之與國也能無致楚之討乎子耳子國之爲政於是乎失謀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晉地後漢志河內平臯有邢丘故國周公子所封臣瓚曰丘名非國是也邢丘在今懷慶府東蓋周畿內地而爲晉所得耳○此鄭侵蔡獲公子燮而懼故鄭伯親至晉地以會諸侯而季孫宿與齊宋衛邾之使偶皆在晉故亦與焉以其事非大會故魯公雖在晉而但使季孫夫晉所以爲鄭謀者不過靜以待之而已此其本指也先儒以爲晉悼公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則當時從晉之國尚有曹莒滕薛杞小邾諸國何以皆無聽命而鄭伯何獨親往不使其臣哉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自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之後莒人不復預中國一會盟雖晉厲公數爲大會而亦不至焉蓋已從楚矣至悼公嗣位復脩霸業時則楚勢稍衰莒乃從會然陰與齊通志存覬望悼公恐失諸侯姑以術羈縻之而已莒實無所忌也觀其乘間虐鄫則可見矣鄫者魯之屬也魯人見其被禍安得無怨莒之心哉則莒又執辭以聲鄫罪魯人方欲爲晉遠圖姑置弗問則莒兵又不旋踵而至矣竊意莒必有恃而然蓋是時齊靈公方有輕晉之心得非挑莒以爲撓霸之計乎不然莒安敢肆行如此也然晉霸不爲人心所服而

悼公終無以綏之亦可見矣餘見十年莒伐東鄙下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公子貞郎子囊也〇左氏傳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舍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請從楚〇鄭人無故侵蔡虐其與國則楚有辭於伐矣悼公所以不救者爲其惡在二境待强本無信義不欲勞民與楚戰耳若鄭能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而晉終棄之則咎宜在晉矣然則鄭人可不知所自反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汪克寛氏曰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

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成公夫人也無子故葬速則其禮亦畧矣〇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今不從辯見二年葬小君齊姜及四年葬小君定姒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之見伐於楚悼公不欲勞民以與楚戰故常不救及其從楚則伐之而已矣此虎牢偪鄭之計也是時晉因鄭服復以虎牢與鄭故鄭又從楚雖諸侯伐之猶不心服所使來請成者微者耳而晉亦姑聽退師以示柔服然諸侯恐有怠心也故復同推晉霸盟戲以明不貳之意左氏謂此盟爲鄭服若鄭伯親至則當書鄭伯如師如遣大夫則當如齊國佐之書名氏矣今經文不然則知其爲微者也微者行成當時亦

不使預會故畧而不書叔佐曰經書同盟自是晉
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此說得之然下書楚子伐鄭
則鄭與晉成可知矣晉自厲公以來國勢漸衰諸侯
皆貳雖悼公有志復霸而兵力已困乏矣特以鄭爲
要地不得不爭耳此知武子不與楚戰之謀所以聽
之不疑而盟戲之役鄭人雖非心服亦遂退師蓋以
息民爲重庶幾力可繼也不然則本將先屢何以能
服鄭而亟楚哉故曰善陣者不戰又曰不戰而屈人
之兵悼公近之矣○杜元凱曰戲鄭地

楚子伐鄭

虎牢之城鄭既從晉而楚以晉人爲能庇鄭亦不爭
矣及鄭人侵蔡慫楚而楚公子貞來伐以晉人不救
知鄭之無所恃也故鄭復從晉則楚遂加兵矣晉伐
則鄭從晉楚伐則鄭從楚此所謂犧牲玉帛待於二
境以待强者而請盟也鄭之執政乃欲以是而庇民
焉其誅國不臧甚矣

十年戊戌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吳之有異志也則楚無
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晉率諸侯又往會
吳蓋會壽夢也諸侯親往而以吳爲主其尊吳也至
矣凡諸侯往與之會而以之爲主常在吳地今諸侯
親往而吳亦就之則于柤亦吳之所便也吳可謂倨
傲自尊矣而晉霸甘心焉蓋不得已而爲中國屈耳
不知何術以善其後邪義與成十六年會鍾離同○
柤古偪陽國地在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後漢志彭城
國傅陽有柤水水經註曰柤水去偪陽八十里東南
流逕偪陽故城東北是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妘姓小國子爵其地在今沛縣一統志云在嶧
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觀晉以偪陽予
宋公蓋本宋之屬國也偪陽去晉甚遠素無得罪焉
而楚師每至宋境亦未聞其有異心於楚也苟有異
心於楚則偪陽在彭城之上悼公必於發兵圍彭城
時明大義以伐之矣而何待今日邪然則何爲而滅
之也蓋偪陽近柤必閉道不與吳通中國而諸侯所
欲爲吳甘心者也今諸侯親至其地會吳燕享日久
而偪陽地主之禮闕焉又以是爲慢也故遂滅之遂
者繼辭見其滅偪陽之速也晉欲親吳而滅無罪之

國以[illegible][illegible]意豈所以懷諸侯威天下哉偪陽子不知所終故不録其末云汪克寛氏曰偪陽居吳入中國之要衝悼公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

公至自會

爲吳滅偪陽亦魯所恥言也故不致滅而致會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之從楚以鄢陵之戰其君爲鄭而親集矢於目也晉之伐鄭以鄭人從楚助魚石而伐宋也故晉兵加鄭則報必及宋鄭之恃楚而不知自反久矣今楚子

伐鄭鄭之從楚復堅故楚又助鄭伐宋以報去年伐鄭之役此不過逞其私忿耳豈解紛息爭之道哉宋惟從晉不貳是時宋樂喜又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於先禦備於預完壁以守不與交鋒楚雖加害卒亦無如之何矣豈若鄭人信無所立惟強是從徒使其民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哉○鄭公孫輒公子去疾之子也詳見冬盜殺公孫輒下

晉師伐秦

晉悼公方用兵爭鄭而又出大衆以伐秦此何意哉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公妹又爲楚共王夫人悼公懼其爲楚出師以擬己後故先伐秦以攻其心耳然晉文之霸也先親秦穆故卒資其力以敗楚於城濮今以相讐之國而又以詐力處之但可爲備以沮其一時之謀耳安能使之乆而不報哉

秋莒人伐我東鄙

汪克寛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餘詳見八年莒伐東鄙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所以爭虎牢矣自此晉

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黃震氏曰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滕薛之上以其先至而躋之也非禮矣陳傅良氏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霸者作而後小國或序於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於伯者矣於是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騑即子駟公子發即子國公孫輒即子耳皆穆公族也○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

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竊謂如左氏說則衆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今書曰盗殺於戍鄭虎牢之上而戍鄭虎牢又蒙上諸侯伐鄭之文則似晉掩殺之是刺客之事也不稱大夫外他國大夫之辭也與桓六年陳佗同程正叔曰盗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張洽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故騑者從夷之人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悪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盗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此二說者善矣

但以是而立不稱大夫之例則牽强耳

戍鄭虎牢

晉自城虎牢以來鄭不叛者六年而楚亦以晉為能庇鄭不復争矣然城守虎牢亦諸侯之師所難久也故晉人因鄭已服乃以虎牢與鄭守之亦待鄭不疑之意也鄭得虎牢其勢可以自由而楚公子貞之伐鄭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遂復從楚而楚以晉人不救知鄭之無所恃也於是争兵復至而與鄭為患矣凡此皆以晉失虎牢故也况是時晉方伐秦又懼楚之與秦合也則虎牢尤為要地而在所必争矣但鄭人已知虎牢之當據而欲據虎牢之險以從楚者其謀主於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也故盗殺三子而仍戍虎牢謂盗非晉人可乎戍而復繫之鄭者是時晉以虎牢與鄭也而鄭無從中國之誠晉無綏諸侯之道皆可見矣○按戍鄭虎牢之文有似内辭故趙伯循以為魯自戍義同五年戍陳竊意戍陳在公至自會之後則不可以蒙會戚諸侯故但當為魯事戍虎牢則公會諸侯伐鄭尚未歸也而蒙上文盗殺之文盗因伐鄭起也而戍義自當屬於伐鄭之諸侯矣且鄭視陳為遠魯安得獨戍此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公子貞救鄭所以堅鄭之從非知争虎牢者也故晉不與戰而楚師退矣楚本争鄭春秋何嘗以救許楚乎紀其實而已耳

公至自伐鄭

鄭雖未服而諸侯已戍虎牢則伐鄭之功也故襄公以此飲至焉

十有一年䢆

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康侯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天下莫強焉僖公時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盗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民不屬公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今按魯之三軍詩稱公徒三萬則

本萬人爲軍也成元年丘出一甲增至四萬人雖嘗四卿並將然猶統制於君未有三軍之分也至是三家各分其一而不屬於公矣以其不復合一故謂之作三軍耳丘甲之所增者俱列於三軍則每軍豈止萬人哉周禮大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其亦緣衰世諸侯增賦之制歟又胡氏謂事畢將歸於朝則信然矣若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則未必然蓋已賦之軍將計丁而供力役焉恐無復還之理耳義見作丘甲及哀十二年用田賦下○魯千乘之國也而有百乘之家則孟子所謂千取百焉者也竊意此特可言於當國大臣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故十分取一庶無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數宜有差不必皆百乘也觀未至於百乘之家已有馬乘之畜如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則固各有所入之賦矣不然則大國三卿魯至成襄時已備六卿如皆百乘則去六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且車乘之賦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萬則百乘爲人三千計丁出役以備賓客將迎輿夫出入之需而已其車固通國所賦非就以爲采地也苟有調發千乘同征而百乘豈私家所得專乎百乘且不可專而況并千

乘而分有之乎今作三軍盡以國之千乘分屬三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矣其後享范獻子而功臣不能具三耦宜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與成十年五卜郊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即子展公子喜之子也○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是時鄭人從楚不貳必亦請命於楚矣左氏以爲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爲說迂拙不近事情若亳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

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見鄭及晉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此直報復之忿兵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舍之侵宋晉亦不救但亦伐鄭而已是時諸侯之兵常在虎牢國君一集則兵力不勞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皆作京服氏亦同其地在虎牢之東今榮陽縣西也左氏作亳說者以爲湯都偃師之地則在周

之畿內而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安得迂途而至此盟乎當從公穀爲是亳北之盟鄭本不至特諸侯推晉爲主以明不貳之意耳故咲叔佐曰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鄭惟不至故楚無伐鄭之兵然而晉即班師者其意止爲舍之侵宋欲攻其所必救耳不窮兵以强其服也

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以退公孫舍之侵宋之兵鄭雖未服不爲無功也故以伐鄭致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會于蕭魚

楚子親與鄭伯伐宋欲求必勝於晉也而晉亦不救但出虎牢之兵伐鄭而已以逸待勞攻所必救而鄭不得不罷於奔命矣然晉畏楚不敢請成也而晉亦退師不與之較蕭魚鄭地會於蕭魚將以說鄭也蓋鄭人連年用兵利無所得食竭兵疲人將悔禍晉欲乘其息心諭以禍福故爲此會以一衆謀而鄭人之服猶在既會之後不從楚者見之故蕭魚之會但蒙伐鄭諸侯所於鄭畧無所見左氏以爲鄭使王子伯

駢行成則經何以不書其如師乎悼公之服鄭不血一刃閑諭數言而鄭人感動卒亦來服若悼公庶幾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矣然則欲合諸侯者豈在於戰勝攻克哉

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不以伐爲功以會爲喜也蓋蕭魚會而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公孫輒之子以其祖公子去疾字子良故以王父字爲氏霄名鄭卿也○是時鄭人已服于晉但外

相如故不録耳下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鄭之服
晉可知矣鄭既服晉而使良霄告絶于楚故楚人執
之行人無罪焉故即釋之然楚所以不復加兵於鄭
者亦以助鄭失利徒爭無益耳晉悼公之善於屈楚
於此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晉既服鄭而所以備秦者怠矣故秦人報之而伐晉
秦自敗殽以來至此兵爭十五年矣一往一來相仇
不已豈交鄰國之道哉

十有二年 庚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杜元凱曰台瑯琊費縣南有台亭按費縣今屬兗州
府沂州在魯東境○高閌氏曰諸侯伐我未有書圍
邑者書圍自此始詳見八年莒伐東鄙下

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鄆

鄆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近莒小國叛服
不常服魯則魯城之服莒則魯爭之今入其城則鄆
之服莒可知矣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入其與國所以
沮其再伐也先儒以為專行而書遂失之矣黄震氏
曰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又圍魯邑故
季氏既救台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黄震氏曰鄭人既服遣人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
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乘即壽夢也既卒而子遏嗣是為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於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
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為晉人
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高閌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
之禮恭矣

十有三年 辛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杜元凱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水經註亦曰
亢父縣有邿亭今按亢父縣在今濟寧州南六十里
一統志以為邿城在濟南府濟陽縣二十五里乃濟
之北境也魯豈敢越齊取邿哉其說誤矣○邿近魯

微國素服乎魯者也取之以爲己邑耳詳見成六年
取鄟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審卒子昭嗣是爲康王
冬城防
防在齊南而近於莒是時已爲臧孫氏邑去年春莒
伐魯明年夏莒侵魯則城防所以備莒莒陰與齊合
亦以備齊也趙鵬飛氏曰魯既事晉而外齊故城防
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故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壬寅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以其祖叔肸字爲氏老名鄭公
孫蠆即子蟜穆公孫也向非伐莒取向之向杜元凱
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按譙國即今亳州龍亢
城在今懷遠縣西北八十五里俱屬鳳陽府蓋吳楚
界上地○是時壽夢已卒而中國復往會吳者蓋鄭
人雖已服晉而悼公尚欲報秦故親吳不絕使楚不
敢爲患耳然諸侯不親行皆使大夫會而禮殺于柤
則見壽夢既卒而諸樊威望亦不及其父矣自是吳
楚交爭晉亦不復與吳爲會而至於黄池始見焉魯
爲晉求吳欲以取媚而叔老亦以卿爲介幸於得親
尚爲能自立哉胡康侯曰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
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吳澂氏曰
左氏以此會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
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
氏所載事迹非其實吳舉號殊會例見成十五年會
鍾離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秦與晉兵爭已非一日晉之世讐也故悼公脩復霸
業服鄭駕楚後即合十三國之大夫伐秦蓋自文公
以來出師未有若此之衆也然秦關河四塞食足兵
強豈易攻之國哉雖將帥輯睦未必能成功也悼公
智豈不及特欲假諸侯之兵以示威耳而秦果閉關
自守終春秋之世不復與晉爭矣秦自此畜威養銳
至孝公時內脩耕稼之政而其後世併吞天下蓋實肇
基於此○荀偃庚之子是爲中行獻子晉卿也北宮
括衛卿也齊宋稱人皆非大夫而序於括上者蓋當

時諸侯大夫之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事之勤惰或以至之後先皆由爲主者之意向而爵位之尊卑顚越其常矣左氏於齊宋獨著崔杼華閱之名而附以惰攝之義不亦煩乎

己未衛侯出奔齊

觀左氏載蘧伯玉出關之對則獻公未至於可廢大抵定姜師曠之語史臣逢迎孫甯風旨而爲之辭耳衛侯之逐孫林父主之也孫林父之惡晉人黨之也夫晉人之援林父久矣林父之執政權專矣何有於君哉衛獻公以正得國君位已一十八年與晉悼盟

會未有失焉本無大惡者也特以在位日久獨於孫氏之事林父懼其害己也故倚於晉援不恤其他遂假暱群小廢冢卿之罪而出衛侯蓋公孫剽者子叔黑背之子也非次而立其私事林父何所不至焉固林父之所易制而欲立者也其逐獻公意可知矣然則獻公以自奔爲文何邪此以君道言也君者一國之主所宜正身脩政以馭群臣而至於見逐則其自取焉耳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此之謂矣故師曠之語晉侯者亦以君道言也若爲權臣而發則豈聖人之言哉及之定姜數獻公之語皆林父假託自文之辭而晉人蔽於林父之奸信之獨切故雖師曠亦以此而戒晉侯也使無蘧伯玉之言則亂臣之逆節幾於伊尹放太甲之忠矣此三綱所繫不得不辯但考蘧伯玉仕靈公朝與孔子爲友不應此時已列諸卿能與林父相抗或其言出於他人之賢者而左氏誤記其名耳○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剽本無篡國之意制於林父而不能以禮自持耳亦難免於篡矣爲人臣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其卒至於陷大罪也宜哉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壽夢既卒晉人特以伐秦之故會吳于向以資其制楚自後亦遂與吳不通好矣楚無晉覬於是使公子貞伐吳而二十四年楚子又親伐之亦可以見諸樊之時吳勢稍衰矣制吳而後可以圖中國也○左傳載吳敗楚事則當書吳敗楚師于皐舟矣今經止書伐吳則其事不足據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華閱華元長子戚衛地孫林父之私邑也○張洽氏

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爲霸主抑君而臣是助且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

黄震氏曰左氏載衛孫林父逐衛獻公衎而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故會于戚以定剽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誤於荀偃之謀爲不小矣自是至剽弑而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皆晉實爲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癸卯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以字爲氏者也戌名宋左師也食采於合是爲合左師鄭漁仲曰劉魯地○此與向戌私相要盟也向戌臨還至劉而遣微者往與之盟故書其地義見成三年晉荀庚聘盟下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劉子之族也夏名也天子之上士左氏以爲官師非也辯見隱元年宰咺歸賵下鄭漁仲曰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因以爲氏杜預曰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按緱氏皆入河南偃師此姬姓之劉也○天子不親迎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胡康侯曰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其說是也所以然者當是時齊靈暱傲無禮倨然有輕諸侯之志必陰結在朝權貴將納女爲后以求寵於王而王之柄臣專主其事遂使劉夏往逆意本易齊故其禮輕也王后不書歸其歸不過魯之國都也齊方讐魯故出別道耳餘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及九年季姜歸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靈公倨傲自尊嘗有輕晉之心故晉悼公大會諸

侯者六而靈公皆不親行但使世子光往然自盟虛朾以至伐秦齊人亦未敢違悼公之事及衛獻公奔齊由於孫林父之逐以此罪晉之怙奸也而益以晉爲不足重矣孫林父來聘於魯私與結盟魯公又方事晉甚謹則去冬會戚以定剽位而使獻公不復者魯實與晉同謀而助成其事也齊侯欲納獻公而無由致力故親伐魯圍成此亦激於義也君子當有以原其心矣高閌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位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

公救成至遇

杜元凱曰遇魯地今按公至遇而不進者不欲急於求戰也使齊解圍而去斯可矣先儒譏其畏齊不進不亦迂乎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邑也公親救之而季孫叔孫爲之城其外郛可見孟獻子之賢不爲同列所惡也然自六年以後蔑遂不復經見豈其時以疾在告故不預救成歟○成註見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此齊靈公挑之也高閌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許翰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盜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公周卒子彪嗣是爲平公○晉悼公十四歲而立觀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殺諸卿弒厲公之後而即慨然欲復文公之業當非襄世一英君哉至其召集諸侯則惟示講德經營中國則惟務息民所以不戰服鄭而楚不能爭可謂有君子之資而暗合王者之事矣但其智止及於鄭而亦適值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不然則以孫林父之懷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挑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悼公之於中國治亦疎矣使當熊頵强悍之世力不知其果能不勞否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爲然也孔孟之稱霸者但言桓文而不及晉悼其優劣固已定矣然悼公立十五年而卒壽蓋不滿三十耳苟假之年而

不至於衰怠則其所就安可量乎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六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盡壬子襄公二十四年

會稽李本考義

十有六年甲辰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平公初立見悼公時諸侯尚多不協而齊與邾莒皆陰為黨而伐魯以撓霸圖故汲汲焉欲合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湨梁

衛侯者剽也獻公奔而剽立出預諸侯之事矣湨梁湨水之梁也杜元凱曰湨水出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軹故城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湨水所經之地水經註曰梁水堤也

戊寅大夫盟

凡大夫與於兵好皆曰諸侯之大夫如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今曰大夫盟而不繫之諸侯何哉大夫自盟不由諸侯之命也湨梁之會晉平新立初合諸侯是時邾莒伐魯懼誅而反以魯侵其田為解乎公於是下令諸侯使反侵地必因邾莒之言而有激矣故左氏曰會于湨梁命歸侵田自世儒論之似若迂緩然霸者以義率人必先正本平公果能扶弱抑强一正疆理則物得其平兵爭可息此政之善者也豈但可以繼悼公之業而已哉然而諸臣之志專在富國强兵而侵田之利多入强家尤其所不欲也故荀偃鼓衆獨盟惟以同討不庭為事蓋謂當時齊人不服而邾莒實恃之肆暴當先致討不當聽其愬而歸侵田也故雖君命有弗從焉專恣無君如此豈復諸侯

所能制哉晉平為臣所抑命壅不行則遂以伐魯之故執邾莒以歸其國君若贅旒不能為主而晉靖公癈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然則晉之所急豈在霸業之不振哉亦惟正身脩德禮馭其臣而使之敬忠以勸斯可矣左氏以為高厚歌詩不類荀偃怒而為盟則似畧知齊人不服之因而未究其實者也何則齊方輕晉剪為仇讐高厚必無來會之理果有其事則當列高厚於會而曰高厚逃歸矣今經文無之安足信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子邾子之執正荀偃所謂討不庭也凡執諸侯未有言以歸而此獨以歸者見晉臣之所甚怒也其見執皆不久而歸其國矣故不書歸例見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下○此邾莒類會爲荀偃所沮而見執也及平丘之會平公又聞邾莒之愬遂拒賂公而執意如惑於讒言如此其不競也宜哉

齊侯伐我北鄙

高閌氏曰齊旣敎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

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之遷葉本爲避鄭患也鄭雖與許爲讐不過因許親楚而疑其構己耳何俟必報今鄭旣服晉遂恃之以伐許何義哉鄭伯親往而魯晉宋衛君皆不行自是晉亦不復爭許可以見伐許之非晉意也霸者不能以義率諸侯而徇人以虐小國晉之志亦旣荒矣

高閌氏曰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趙鵬飛氏曰許爲鄭虐遷於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許故也悼公在位十五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怨爲宋鄭之患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而失則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黃震氏曰齊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穆叔往晉告急高閌氏曰魯不能內脩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十有七年乙巳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宣公牼卒子華嗣是爲悼公

宋人伐陳

高閌氏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是時楚方備吳無暇於圖中國宋人謂其已詘也而乘間伐

陳此豈安邦之策哉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名衛卿也石稷之子○曹近於衛而不與會戚以立剽雖嘗同會溴梁而國人又必有詢孫林父之事者故石買伐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詳見十九年齊殺下桃魯北鄙邑或以為即濟西之桃丘或以為在汴縣東南之桃墟皆非也何以見之以其非北鄙耳防亦在魯北鄙臧孫氏邑也杜元凱曰蓋縣東南有防城按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沂水即莒爭之鄆也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於齊莒者高閌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華元之子閱之弟也今華元已卒而宋又以其使賊殺華吳之故治之蓋子罕為國因事以去不肖實所以抑華宗也與六年逐華弱意同左氏以為向戌勸宋公為大臣蓋恥合之不問因國人逐瘈狗入華氏臣懼遂奔則似有不逞者蓋奔者其國不容而公然棄去之辭也華臣賊殺華吳以暴宗室亂政之事也於法應討向戌方與樂喜同心輔政勸其君以免討足矣豈肯庇之而復使居位乎況國人逐狗倉卒間事耳臣何為而遂至於奔邪故華臣之奔實因得罪見逼而自疑也而樂喜之政可以見其善矣○高閌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閌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偝先君之怨也此柷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十有八年丙午

春白狄來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白狄去魯甚遠無事而來必假以互市為名其實志於窺覘耳道自晉郊關出不禁中國所以譏察非常者防亦弛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伐曹也不告於晉而晉謂曹已嘗同會溴梁雖不與立剽不必復治也故因其使晉而執之非禮

也罪石買而黨孫林父豈所以正霸討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强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而靈公不悟方且玩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公輕晉未嘗親與悼公會盟而又以黨怙孫林

父逐衛侯之故連年伐魯此雖人心之所惡而實晉不德之所致也晉侯不能自反乃徇荀偃討不庭之說而合兵圍之何義哉况齊遠在東方兵强地險雖諸侯共圍何益於事書同圍齊懼圍齊之難服而諸侯同心推晉為主也晉平初立以是而主諸侯非所以服人心定霸業矣○邾莒本黨齊伐魯者也見執於湨梁而始畏晉今晉合諸侯以討齊而二國從之見其惟强是附豈真有定志者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曹成公負芻卒子滕嗣是為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午字子庚○楚子久不出師而午為令尹伐鄭以嘗之至于純門此憑陵諸夏之志也鄭方恃晉楚師無功而返矣左氏載鄭公子嘉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則恐不然辯見明年鄭殺公子嘉下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張洽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按齊州今濟南府禹城在府城西北一百里○祝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為害則

祝柯之謀也欲以是服齊其策下矣○孫明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汪克寬氏曰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其會盟無王臣而再舉諸侯問有異事若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諸侯

晉人執邾子

邾莒黨齊伐魯晉平公既皆執之湨梁莒不復肆而邾則再伐魯南鄙其恃齊而無忌憚甚矣今邾悼公雖從晉圍齊以盟祝柯而晉之積怨猶欲泄焉故復為魯執之以劫其歸地此何以正霸討而服人心乎

○趙汸氏曰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

公至自伐齊

伐當作圍不然則圍當作伐必有一誤矣

取邾田自漷水

杜元凱曰取邾田以漷水爲界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按合鄉在今滕縣之東湖陸即湖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自漷水者田在漷水之西也至哀二年取漷東沂西田則又盡其東界以至沂水矣○黃震氏曰晉怒邾之伐魯不已故取邾田以與魯高閌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

矣魯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爲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季孫宿如晉

吳澂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之取怨于晉本爲林父逐君而伐魯也諸侯既同圍齊矣而林父又獨伐齊其不知自反甚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靈公環卒子光嗣是爲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士匄有綏齊之意故閔齊侯之卒而還此士匄所以爲賢歟胡康侯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晉師未出晉境如是

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孟獻子也大學記其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善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即請如京師而戰鞌之師四卿並出彼獨不預焉亦可以見其有特立之

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
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
以出於流俗者豈非蔑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哉但
成六年蔑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為然宋人
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晉方
責魯不從禍將及國矣而從於强令何多尤焉所少
者不能為宋設解紛之策耳然蔑自襄公六年即不
經見豈尋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叔季二孫歟考
其所為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大抵非蔑意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高厚高固之子高無咎之弟崔氏之讎族也靈公末
年漸用事矣今靈公卒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
歸於高厚故殺之而崔杼專權忌尅之罪著矣高閌
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
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
年所以預澶淵之盟也趙鵬飛氏曰高既以罪誅齊
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
之幸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曰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
不言繼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
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
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
按鄭三卿即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於十年為盜所
殺者也公子嘉即子孔九年楚公子貞伐鄭將三卿
欲從而嘉主杖信待晉之議蓋鄭卿之賢者也子展
即舍之公子喜之子子西即公孫夏公子騑之子與
嘉皆穆族也嘉若知盜殺三卿而不言又欲去諸大
夫而起楚師則信乎當坐亂國之刑矣然嘉不去大
夫則非其果有必誅不赦之罪而可絕於仕籍也考

嘉平生似非為小人之行者特以專政為同列所忌
故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並緣國法致之於死故
稱國以殺豈以嘉罪應死而子展子西特不當私分
其室哉○嘉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
卿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齊履謙氏曰
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
蔡許終始春秋共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
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
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
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

安世之論曰鄭最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産然後安然子産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産善相小國謂此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汪克寛氏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中城爲魯國都之内城可知矣今按西郛特以城壞而備禦耳左氏例以爲懼齊則鑿矣懼齊何必城西郛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元凱曰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鄭漁仲曰柯衛地後屬晉按魏郡今爲大名府而内黄屬焉柯非莊十三年盟柯之柯也士匄至此與叔孫豹會謀所以綏齊也叔孫豹爲之通意於齊於是有澶淵之盟矣

城武城

杜元凱曰泰山西武城縣今按武城城在費縣西北七十里子游爲武城宰即此其地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

二十年戊申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茂之子也是爲孟莊子即孔子稱其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者○高閌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曰齊成故也蓋自晉悼公卒齊與晉絶至是靈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預盟之國皆晉之舊人也而齊獨先焉以其始服故尊之耳陳蔡不預時皆從

楚也薛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來遠不誣也哉杜元凱曰澶淵衛地在頓丘縣南近戚按澶淵在今開州西三十里漢爲頓丘縣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翰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今按孟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又汲汲於伐邾不可以爲善政矣孔子稱其不改父政不知何指豈

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邪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稱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履出奔楚夫履燮之同母弟也若不與兄同志則不必懼罪今知履之奔於殺燮之後則履為燮黨可知矣蓋春秋時凡殺大夫者非疑其專恣則為權臣所傾也殺燮之由今不可考但以為謀從晉則恐失實耳蔡自踐土翟泉之後絕不與中國會盟其從楚也固矣勢必不能從晉而群臣豈宜復有以此為說者哉故燮之殺

必不以欲從晉也而履之奔則必燮之黨也或者蔡人懼履愬楚故誣燮以從晉之罪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陳黃之奔左氏以為慶寅慶虎愬其謀叛楚也如此則黃何為又奔楚乎使其往愬二慶則二慶本謀從楚亦何畏於罪而反以叛致討哉楚使屈建圍陳經所不載則是無其事也且陳黃出奔楚必殺二慶而始得歸及其歸也又因楚力而謂之自則公子黃者固楚之黨而與二慶有所不協者也蓋陳袁僑之會晉雞澤必君臣合謀而後行慶氏專執國政豈不與知而黃以母弟貴寵權勢將傾必慶氏譖之於君以致奔楚黃既至楚則以從晉之罪委於慶氏此陳侯所以畏楚殺二慶而弟黃藉楚得歸遂秉陳政也此事理之甚明者而左氏自相背馳矣故黃之奔罪陳侯信慶氏之讒不能安其弟而黃從楚以陷二慶罪豈在其下哉慶氏之讒虎實為之寅無預焉觀二十三年殺慶寅書及可知矣

叔老如齊

黃震氏曰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於是釋怨而脩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克寬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以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配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曰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漆閭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閭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閭丘鄉是也

按南平陽今兗州府鄒縣也則二邑在今曲阜縣之西南界而其西則泗水之所經也○庶其不稱氏邾大夫非卿也以地奔甚於叛矣凡以地叛者據邑而不服其君也奔則以地與人叛何足言乎是時魯取邾田又重以仲孫速之伐邾襄方甚而庶其即以二邑來奔乘其不敢與魯抗也而魯納之邾何所控訴焉庶其既納而莒牟夷邾黑肱皆接踵來矣餘見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下黄震氏曰襄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歟

夏公至自會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晉卿也欒書在晉專執政權嘗滅趙宗害郤氏而厲公見弒於國人實書所主書雖尋沒而黶之汰虐已爲同列所忌矣第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於禍耳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爲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易疑也故州賓一謗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權勢之盛可不戒哉○君子違不適讐國楚晉之讐也盈之奔楚憤然棄去本欲因楚力以復國耳此則盈無君之罪也盈雖奔楚而楚實無意於盈不久而即奔齊矣豈非悼公餘威之及楚者猶未泯邪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家鉉翁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

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趙汸氏曰日月交會有常而積久不能無小變動日或失其常度則雖巧曆有不能盡其變者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三十年中頻食者再此固不可以常理推也

曹伯來朝

魯文公成公時與晉覲睦曹文公宣公盧欲恃晉爲安故相繼朝魯及成公負芻爲晉所執而魯不與解紛謂魯爲不足恃也遂不復朝至是武公勝嗣位

三年畢喪復以魯能事晉而來朝以脩舊好焉此以
小事大不得已而然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許翰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
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
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
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
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趙
鵬飛氏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盈亦何
能爲哉蓋懼其挾楚以入爾杜元凱曰商任地闕

二十有二年庚戌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自蕭魚以來楚猶不競故欒盈至楚猶懼不受時蓋
未至於齊也故晉復會諸侯于沙隨以錮之左氏載
盈適齊於秋非也盈非有犯上之惡徒以范氏私怨
而輒爲之兩合諸侯盈安得不遂爲惡哉齊莊公陽

與晉會而陰納欒盈則齊晉之釁復興矣胡康侯曰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
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五典厚
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拘執之而
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
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
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爲令尹○凡另楚殺大夫
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追舒之殺必謂其爲令尹
而不圖中國也若寵臣多焉之徼恣無關於國家之
大故楚亦豈遽殺一貴卿哉
二十有三年辛亥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杞孝公匄卒弟益姑嗣是爲文公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邾大夫名蓋見逐而奔棄君避患則誠有之未

必叛也與昭二十七年邾快奔同杜元凱乃曰畀我
庶其之黨則直以爲叛君矣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氏本欲從中國與公子黃不協者也公子黃以二
慶欲從晉之故愬楚陳侯畏楚而殺之則豈其罪哉
故稱殺而不去其大夫書及虎寅爲黨累也見寅爲無
罪矣詳見二十年弟黃奔楚下○書及例見僖三十
年及公子瑕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因楚力也黃之歸自此當國用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凡外臣出奔已絶未仕他國而復者雖以亂入猶繫
之國此書外事之常例也欒盈入不言自力無所因
也而能復入爲亂者不惟族黨之强亦其好施得士
之助故耳書復者位已絶矣欒盈本以曲沃之甲入
晉敗而奔曲沃則范氏有所不容矣故以入書欒盈
之入特與諸大夫爭强求復其位不惟坐投鼠忌器
之嫌而亦犯專祿周旋之戮矣然未至於身叛也故
不書叛自盈之奔至此未及二年而又錮之其爲急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誰所致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澶淵之盟齊人從晉其意本謂諸侯能納衛獻公也
然今年會商任以錮欒盈明年會沙隨以錮欒盈是
時欒盈奔齊於是齊人視晉之擧措不足以有爲矣
故懷異志不肯復從首以不納獻公之故伐衛而遂
伐晉焉然憤心所爲非眞能討罪者也亦卒於無成
而已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元凱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東有雍城按朝歌在

今淇縣之西本衛地杜氏蓋據他日兼併於晉而言
耳○朝歌尚在衛東去晉甚遠次而不進本畏齊强
也其意則欲以遏齊歸師自文耳啖叔佐曰救者救
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次非救道也
己卯仲孫速卒
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爲孟孝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許之庶子是爲武仲奪嫡臧爲而立魯之奸
邪也當時季孫宿之賢不及仲孫速而紇爲季孫所
愛仲孫所惡則其人之不善可知矣速特以父時同

列之臣不加黜逐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臣
者此其一也故臧孫亦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石猶生我疢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及仲孫速卒而孟氏之家臣果譖于季氏而以
亂逐之紇本小人見逐宜矣仲孫羯父死甫兩月而
忍於害父同列其有愧於莊子多矣○按臧孫紇奔
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爲後孔子謂其要君罪之大
者也然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臧爲紇既不得所
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
奔齊畧而不錄

晉人殺欒盈
盈之入晉主不由君而韓趙荀范之族即群聚而攻
之至於曲沃則國亂無政衆人乗勝共殺非以國法
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既入曲沃則專祿阻
兵無人臣禮而爲衆所排先絕仕籍固已目其爲賊
矣故不得同於在位之辭而但稱名耳齊履謙氏曰
凡殺大夫不稱大夫者皆討賊之辭晉欒盈鄭良霄
是也見殺於他國者陳夏徵舒陳孔奐齊慶封亦皆
討賊辭也今按欒盈良霄徵舒孔奐慶封固皆有罪
然在本國殺則不稱大夫者先絕於仕籍也在他國
殺則不稱大夫者兩下相殺之詞也聖人亦據事實
而書耳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高閌
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
言彼罪執詞以伐若乗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
爲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爲盜賊
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壬子
春叔孫豹如晉

謝次雍楡之故且告將侵齊也杜元凱以爲賀克欒
氏非矣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孟孝伯也詳見去年仲孫速卒下高閌氏曰齊之
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楡無功於晉故孝
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
夏楚子伐吳
自會向之後中國不與吳會者十年而諸樊不及其
父爲楚所輕嗣位以來兩見伐矣詳見十四年楚公
子貞伐吳下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趙鵬飛氏曰齊以盜禦之計襲莒會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奸也左氏以為崔杼送楚使而伐莒則妄矣何所據而謂齊與楚通使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此年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詳見二十一年日食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衛侯之奔孫林父為之非甯殖所主也特嘗與聞其謀耳蓋林父自成十四年因晉歸衛專執政權者十九年矣倚晉為援結魯為盟又每預諸侯之事而諸侯之所親也故晉嘗就其所食之戚而會盟焉此林父之所以敢於無忌也若甯殖則僅於襄公初年兩從晉悼公征伐事權猶未專也而當時以逐君之罪同歸甯殖此臨死時所以不平而以掩惡屬其子也故甯喜嗣位意在納君獻公知之遂陰結喜左氏所載毋弟鱄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即此時語也甯喜於是以納獻公為義而遂與林父相傾矣夫林父豈不欲深治喜哉顧喜之所仗者義協於人心而宗強衆與亦非林父所能制耳故夷儀之會本甯喜欲納獻公而諸侯亦許之成其謀也但晉人私於林父事卒無成耳然則衛之禍晉霸所致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左氏以為將伐齊水不克不亦誤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既制吳於是伐鄭矣蔡陳許皆從楚之國也楚率

三國伐鄭職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氏宜咎名陳卿也王樵氏曰宜咎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為鍼尹宜咎○左氏以為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敢復奔楚乎蓋為公子黃所傾而奔愬於楚耳

叔孫豹如京師

魯卿雖不常至京師然亦有時而往豹有賢譽豈亦

假此以為名歟義見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下傳以為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城郟而穆叔賀之則事既拂理而義亦背經甚誣乃至此乎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胡庠侯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襄公三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曰以報孟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初得政時正當晉悼公始霸曾三預列卿會盟以結於晉矣悼公繼又親率諸侯六爲大會而齊靈公負險怙強志輕晉霸皆不親行而使太子光往光既習於諸侯之事而驕心生矣及嗣立自矜才智不集衆謀親將伐衛而遂伐晉取怒霸國必非崔杼之意也既又使崔杼伐莒伐魯以威四鄰觀其事本無遠圖特君所欲為群臣不敢逆耳崔杼身執國政懼諸侯之報而晉爲之主則無以自解矣故乘晉怒光遂加以弒左氏載莊公通於棠姜驟如崔氏意者設謀誘致誣其罪以說於晉耳是故國無政而衆亂殺則稱人君無道而微者竊殺則稱盜聖人直斷崔杼弒君之罪無可疑矣晏嬰力不能討則自明其不必

死亡之意以免禍而已嬰惟不爲杼所疑故能臣[illegible]
公而景公之立也嬰必陰有力焉君子亦原其本無
黨惡之心焉耳○光弒而異母弟杵臼嗣是爲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再會于夷儀亦欲謀納獻公也而止於孫林父之譏
由是甯喜討剽遂因衛侯出盟重丘而據國拒之不
使入矣晉人黨惡以致衛禍如此何以爲盟主哉左
氏以此會爲伐齊故非也蓋夷儀本衛地自崔杼未
弒之前已爲會矣而齊人不在故左氏亦曰將以伐

齊然師未至齊未免强爲水不克之說使其果然則
崔杼豈不少畏而敢再伐魯邪蓋甯喜欲納獻公正
當未會前事而晉侯亦欲乘此息齊之爭左氏所謂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者疑即
會時有此議也使非林父沮撓其間則諸侯已無他
辭豈待會而又會哉若崔杼弒君本爲說晉晉人必
不以爲罪者也故慶封賂晉理或有之但其事當在
告死之初必不因事始動而說者遂以爲受賄免討
其亦不考於事理之實矣左氏又於此下附以齊成
之說觀所序諸侯未嘗有齊何以見其請成而[illegible]

哉伐齊之說不足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公孫舍之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餘詳見本年公
孫夏伐陳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兩會夷儀而人心不協故又同盟重丘以推晉
霸德義不足以服人徒盟何益哉○重丘杜元凱以
爲齊地非也張洽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今
按乘氏在曹縣北三十里杜佑氏以爲漢句陽故城
是也則重丘其曹地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入夷儀者先儒俱以爲衎也若果衎也是時衛已立
剽爲君以衛侯列於諸侯矣則衎當書名以別於衛
侯衎位已絶則當書復以別於未絶既入夷儀則與
鄭突入櫟事同後又不當復書歸矣然則入夷儀者
剽也非衎也蓋剽與諸侯同盟重丘重丘地在曹州
乘氏去夷儀遠矣而甯喜據國拒不得歸第嘗兩會
夷儀其民雖不敢受而畏晉威焉僅得入居於此耳
故夷儀之入弒剽之漸也而甯喜專國蔑君之罪可

見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說見傳三年徐人取舒下舒鳩有導吳伐楚之意故楚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是歲公孫舍之既入陳而公孫夏又伐陳蓋子產用事而示之以强也去年楚子率蔡陳許三國伐鄭而陳尤為楚致力左氏所謂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已夫楚之侮鄭以其不敢敵耳於時子產方强政治以為鄙我亦亡故

以報陳為事一歲而再加兵焉雖兵出於忿而亦謀國自强之術自是楚雖不能無討而亦以服鄭為難不得不從弭兵之議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一名諸樊伐楚以報十四年二十四年之兩伐吳也巢服楚小國在群舒之東詳見文十二年楚圍巢下諸樊之世未嘗得志於楚見其勢稍衰矣○胡康侯曰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吳子遏卒紒餘祭嗣

二十有六年甲寅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甯喜殖之子也○甯喜欲納獻公未為非正然已立剽為君亦宜有以處之故衛侯鄭之於叔武未嘗殺也北面事之為君而又殺之不道甚矣且喜以政由甯氏之故而助獻公則亦私意也安能免於弒君之罪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剽在夷儀而孫林父在國所以不敢動於惡者懼衛人之不從耳及甯喜弒剽則林父無所容而入于戚以叛衛矣書入見戚人之不欲叛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林父敢於為亂矣然禍之所起由於自晉歸衛晉人養惡之罪其能辭乎○陳傅良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臧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獻公許甯喜以政由甯氏而得復國則屈於臣下失君道矣故稱名剽既為君其位已絕故稱復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偃之子也是爲中行穆子○兩會夷儀謀衛弗克以致甯喜弑剽而納獻公晉之恥也於是諸侯皆散無以爲謀故使荀吳來聘所以致諸侯也足以見其志歉而以禮下人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黨孫林父以致衛亂諸侯由是不服魯公以荀吳之聘親出會而鄭使卿來宋曹皆遣微者他國一無至焉故晉亦但以微者從事其列於鄭良霄之上者尊霸國也澶淵近戚於此會焉欲庇林父以飾己非

而歸惡於甯喜也喜之執其謀在此矣林父罪狀已著而晉猶陰爲之助使得保全何以令諸侯哉若左氏謂晉人討衛取衛西鄙以與孫氏則林父方當得罪之際晉亦宜畏衆口焉未必遽至此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氏載宋芮司徒女子曰棄長而美平公納諸御嬖生佐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戾事痤無寵誣痤與楚客盟將爲亂向戌曰固聞之求其繇佐爲請向戌痞而與佐語故使失期痤無救乃縊已而公知其冤烹伊戾黄衆氏以此爲向戌之罪也於

凡殺世子皆嬖寵庶孽而先有奪嫡之意然後小人乘間興讒以爲之助寺人伊戾之譖太子痤與向戌之得譖之由平公嬖佐之母也公囚太子使無以自明則太子不得不自縊耳是宋公有欲殺太子之心者也故專目宋公而斥殺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義同夫向戌小人不足論矣是時樂喜爲政其守己處人多有可觀今殺太子乃事之大者而獨不能救則亦全身固寵具臣之才爾

晉人執衛甯喜

衛獻公之復國晉人不敢以爲非也其執甯喜特以

弑剽故耳不言以歸未至其國而即釋之也執甯喜而不討孫林父則甯喜有詞而遂縱之其執也姑使正名以塞霸責豈真能爲衛討賊哉左氏謂衛侯如晉執而囚之事比執甯喜爲重而反不書豈有此理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甯卒于楚左氏以爲請伐鄭於理或然甯卒子蓋嗣是爲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至是晉益不振諸侯皆貳矣楚人知之故復伐鄭以

報伐陳之役雖不得志而其勢益張中國於是起弭
兵之說矣陳蔡許皆前年伐鄭之國今許獨不與者
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夘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氏封名慶克之子也○崔子弒君慶封爲黨同專
政柄聲勢相依晏嬰雖欲輔景公爲政而未可以有
爲故先勸其君以息爭脩睦使崔慶悅於和衆安民
此慶封之所以聘魯也自齊人滕伯姬僑如逆婦姜
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矣齊靈末年無歲不加兵於
魯而莊公又使崔杼來伐故齊先加禮以謝前過而
魯憾已深又猶未釋至昭七年齊强政治始暨齊平
解怨釋讐不事侵伐此可以見晏嬰謀國之善矣且
慶封逐國而崔氏遂亡則盧蒲嫳之閒封其謀必起
於封使魯之日而實晏嬰陰有以相其成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是爲文子趙武始用蓋在晉
悼公初年以韓厥欲爲趙氏立後也夫趙盾弑逆之

賊其世宜絕而武其嫡孫何以立焉蓋趙衰之勳不
可無後而趙宗得罪同括子孫必無存者故復立武
耳蓋於衰則賞延於世於盾則罰不及嗣即崇伯殛
而禹作司空蔡叔囚而仲爲卿士之意也況悼公初
年當大臣危疑之時烏得不以此安巨室之心哉餘
見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下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
與屈完同族公孫歸生字子家石惡買之子孔奐必
孔寧之後○詳見七月盟宋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獻爲孫林父之所逐已疑於强家矣雖因甯喜以
復然喜能用衆以弒君獻亦豈能恃之以爲安乎苟
有譖之者則必不能無動也況與母弟鱄相厚則形
迹又有涉於疑似矣此衛侯殺喜之本意也然衛侯
之欲歸本許喜以政由甯氏則弒剽者幸其所欲爲
也非可以復言誅賊矣特患其專而文致之以可殺
之罪不足以服人心矣故以國殺而不去其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公之母弟即子鮮也從於出奔洽之返國可
謂能厚其兄者矣然與甯喜同朝不免相依權寵形
迹之間涉於私黨衛侯懲於孫林父立公孫剽之事

不惟疑喜抑且疑鱄矣故甯喜既殺鱄遂見逐而奔是爲明哲保身者乎凡人臣書名書奔皆非美詞也則左氏盛稱其賢豈不誤哉衛侯疑忌寡恩不能安其弟於所厚者薄而能保其臣民者鮮矣○胡康侯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地以宋宋亦與會盟焉

蓋向戌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皆攜澶淵之會僅得魯宋鄭曹四國而已趙武新執晉政討無所施而向戌者宋大夫之達於政者也以爲晉霸無爲則宋受楚患辛已善於楚令尹屈建則欲有以紓之故爲弭兵之說以告於晉適契趙武之謀而楚欲與晉爲匹重違向戌之議亦見許焉是以晉楚同主夏盟也魯衛曹宋者晉之從也蔡陳鄭許者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晉霸不競授楚以同主諸夏之權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強莫敢違矣然則宋之會盟中國之衰而晉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說者以爲楚人衷甲爭先而晉惟以信爲本故以晉爲先則誤矣左氏載齊秦邾滕在列而經不書左氏誤也其載楚使驛謁諸王而後相見之禮定亦不足信○陳傅良氏曰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南北二霸天下之大變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丙辰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石惡衛之世臣已預諸侯之事而其父石買嘗爲孫林父立剽之故而伐曹者也衛侯既殺甯喜群臣必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者而石惡以用事之臣宗強黨附尤衛侯之所深疑者也是以見逼而奔耳左氏以爲討甯氏之黨則何待於二年之久意者以其嘗黨孫林父而猶懷貳心乎

邾子來朝

高閌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詳見元年邾子來朝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羯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羯先如晉左氏以為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強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若告晉以公將如楚而後往則豈晉人之所欲哉此不近於人情矣書此以見趙武爲政威不足以重於諸侯也

冬齊慶封來奔

是時崔氏亡矣崔杼何以不書死自縊也其子崔明何以不書奔未爲大夫也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亡則慶宗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間慶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爲蒲盧嫳所愚而不知尋自及也夫盧蒲嫳者盧蒲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不忘報讐者也嫳寵於慶而癸得行其謀矣故因其家亂以慶攻崔崔氏安得不亡乎嫳謂杼爲君讐天棄則封必不肯以君讐自居而癸復得歸爲慶所用此嫳謀所以爲出於癸也癸既事慶因變報讐於是慶氏亦繼崔氏而亡矣夫癸本莊公私暱小人特假此以爲名矣而癸之謀晏嬰亦似與聞焉不然其事近於國亂無政當景公之世何恃而敢爲

乎故嫳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陳鮑助之則以晏嬰有足恃焉故也乘亂去奸不勞已力期年之內二族皆亡可謂善於謀國矣但杼封二逆未嘗明正典刑則亦不得爲討賊耳然封至魯不久畏齊奔吳非晏嬰以正治國則亦安能杜其復入之望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之如楚蓋以宋之盟故親往朝也臣不行而以君往畏楚甚矣而反爲楚所辱使之親襚且止之送葬焉此非季氏之所貽哉魯臣全無主辱臣死之心故後書公在楚以見魯臣幸其君之不歸而得恣行於其國也鄭漁仲曰從楚之諸侯交於晉從晉之諸侯交於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於今始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靈王泄心崩子貴嗣是爲景王○楚康王昭卒子熊麇嗣是爲郟敖○甲寅至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必有閏矣然不以閏書闕文耳

二十有九年丁巳

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止公送葬旅瑣無依襄公之困辱甚矣魯臣不

以爲意善莫不歸故歲首公在他國者恒不書此
特書所在以存君也齊履謙氏曰季氏無君故正月
必存君以示義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衛獻公衎卒子惡嗣是爲襄公

閽弑吳子餘祭

閽不言國不知其何國也不究其所從來而即用之
以爲閽人其君褻焉無上下之分之辭也不稱姓名
微之也穀梁傳曰閽門者寺人也禮君不使無恥不

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
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
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吳子餘祭弑弟夷末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荀盈罃之次子高止厚之子華定弱之弟世叔氏儀
名文公子太叔之後公孫段穆公子豐之子○城杞
左氏以爲六月事蓋史闕文耳何以知之自此以下
俱蒙庚午日則理有不通耳○左氏又曰晉平公杞
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竊意晉德方衰人心
已散雖以義驅之猶恐不集若欲成毋家妄興大役
則不惟諸侯不聽雖其群臣亦必有詞矣蓋杞在雍
丘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
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
楚之所爭也杞在三國之間足以通往來之路苟爲
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以長驅北方矣夫杞國小城
惡地未繫於必爭故楚之所急常在宋鄭而杞又以
王者之後於宋尤親宋猶自强足以支楚而杞亦依
以爲安焉盟宋之後宋既事楚則杞無所庇不可不
慮矣晉平因而城之則杞得恃以固終春秋後乃始

與宋俱亡得非有賴於茲城歟故杞之城本爲中國
計或者念毋私情亦屬其間耳然晉平公不能脩德
睦鄰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轅而區區以城
杞爲務則亦末矣○此與下杞子來盟事相關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匄之子是爲范獻子報仲孫羯之如也

杞子來盟

杞子來盟又欲降而稱子也左氏以爲晉使司馬女
叔侯來治杞田非也魯距杞爲遠春秋之初杞雖嘗
事魯而魯實未嘗侵奪其地何田之可治乎但信公

時杞以貢不能供欲求降子魯人責之猶仍其舊至
是晉平公合諸侯城杞而杞人因欲降從子爵仍附
魯貢故來請盟魯襄公既許之矣然明年澶淵之會
猶使杞自列於諸侯則以魯責賦之厚故也故昭六
年益姑之卒猶稱杞伯至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昭公
亦不聽其稱子而自是終春秋之世杞復稱伯矣書
此見杞之不能自強也而魯人不能庇杞以卹所無
使困於供貢焉徒盟何益哉○杞本伯爵詳見莊二
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吳子使札來聘

札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而
季則札也餘祭方為閽弒孰使之聘邪蓋嗣君夷末
也當為六月事而史闕之耳說見本年城杞下凡諸
侯兄弟為大夫則稱名如州吁是也已為卿者則稱
公子如公子慶父公子友是也未為大夫而以弟故
食祿預事者則稱名繫弟如弟年弟語是也辭祿而
不仕者則稱字如弟叔肸是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
招殺世子偃師下今札既稱名則已為大夫矣左氏
謂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立棄室而耕
則季札宜若終身不仕者也春秋於此乃以禮書

名何邪且札之為臣非止此一行也以傳考之當王
僚未弒之前皆居官奉職之日而其辭立逃耕豈可
語於諸樊世哉竊意札之在吳以賢得譽國人皆以
其德足以君我而願之而札終不得國故稱譽日廣
而傳為讓國之美談耶故自左氏所述前聞有諸樊
將立季札之說而公羊遂附益之以為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以為君季子不受迭為君而致國季子然猶
未及乎其父所命也至於史記則又附益之以為季
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諸樊有命授弟欲傳以次而其說日以長

矣夫諸樊兄弟相及豈為壽夢賢季札哉自壽夢之
卒至王僚之弒凡四十七年皆季札所歷之歲也則
札當壽夢時尚甚年少而諸樊肯終讓其弟亦賢君
也壽夢果有公心豈遽舍嫡長之賢而欲立幼弱
之札乎及考諸樊餘祭皆輕死為勇者也故一則取
死於伐一則見弒於閽而國威不振者終二君之世
要其行事似非知禮義者所為未必肯讓札也況又
不能正終必非先有遺命其次傳及弟盖由國家多
難群臣議立長君耳及夷末初季札始用猶未為卿
未能有勞於國惟導其君以通好上國言辭有文故

季札以知禮稱而溢美歸之矣夫夷末之死札辭爲君亦或有之但父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强立固避之狀而諸樊子光亦未見其有爭心也故壬僚代父夷末以立而得遂成爲君者十有二年使光稍有爭心則季札必當請於吳衆推戴爲君以安社稷而僚必不得立矣僚以非次而立則其名爲簒而光使專諸剌之是两下相殺也不得言弑而亂亦不在十二年之後矣况殺有主名又豈得併没其實哉觀弑僚稱國則大臣不服而與國人共廢之辭也其時人心欲推立札札必不肯自汚而延陵之逃實在

於此是札之辭國以此而得名矣札既不立則位必之光此群臣之所爲也而光何預於弑乎光之君國頗能自强不幸遇弑而不能自白其不爭之實札由不立遂得以專讓國之名若札者即其絜身獨善亦一清脩之士也然以貴戚舊臣人望所屬國亂而不能定人君弑而不能討賊徒知守節竟廢大倫非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未者邪此固春秋之所不與也但來聘不稱公子者未爲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耳胡康侯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則過矣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絶人與○吳之聘魯始此蓋假魯致人以離楚黨之術也而魯自此始貳於楚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本惡族也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使從城杞之役必其人貪慾專功故因其歸而去之左氏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是已晏嬰爲政明於用舍能去不肖而立賢也止去而立敬仲之曾孫偃傳曰良敬仲也敬仲即高傒則用賢之效可知矣

○北燕姬姓伯爵國召公奭之後杜元凱曰北燕燕國薊縣按燕國即今順天府是也趙鵬飛氏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黄震氏曰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氏罷名時爲令尹○楚知吳已聘魯故報公之朝懼失魯也張洽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行霸王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

之責而何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般弑父遂立爲君矣訃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左氏所載景公淫而不父之事無以考其必然但般本意實欲急於得國耳何以明之蓋春秋時凡臣弑君子弑父必關利害乃動邪心或以奪位或以專權或以見疑或以被逼皆非有權力者不敢爲也及其弑也非遇忠臣死節亦未有不諱其事者如其事情隱微形迹稍容則遂以疾訃不使人知或稍彰聞不能自掩則或加以淫或加以虐或云遇賊竊殺或云遇急自縊皆以邪說文奸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侯苟聞其事則亦以文奸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不以爲非矣夫君而見弑豈無自取之罪然弑之者未有不因利己而動也邪說行而亂臣賊子肆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故弑逆之賊皆究其主名正其大惡之罪而後人知邪說之亂正矣夫亂賊邪謀終莫能掩如此可不畏哉○般立是爲靈公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内女卒葬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今按伯姬歸宋在成九年至是已四十年併其未嫁之年而數之計已不下六十宜亦知所輕重矣當夫火勢剥膚以生爲重奚必聽於傅姆而後避哉宵雖下堂於義亦無害也况經文書宋災而曰宋伯姬卒則災乃在其國中而非後宮迫切之地如僖二十四年之西宮災也何以必其爲逮火而死乎當時蓋以伯姬爲賢因附會其說而後儒遂妄傳其事耳故程端學氏曰行禮度義之輕重禮重而義輕則守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傅不在而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之遺體義之重者也故寧捨身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伯姬之事害義以行禮孟子所謂執一者也死適與災同日耳穀梁之說妄意之也此論得之矣若吳澂氏以爲罪宋之臣子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火其義甚正然亦以伯姬爲火死也咸無取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佞夫者靈王之子景王之弟也稱名者王之兄弟列於上士也凡王之兄弟已受職位者恒稱王子如王

子季則爲大夫者也王子虎則爲上士者也未仕而以弟故列於群臣者亦使之不失元士視子男之禄則繫名於弟如弟佞夫是也自下士以下則姓名不登于史策而王之子弟例不下列於下士矣○靈王之卒王子瑕之徒多附佞夫者至是景王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仁人之於弟盡不如此晉殺其弟見其無親親之恩也王子瑕者蓋必靈王之弟儋括之叔先儒以爲景王子非也竊意今王之子當稱王某子凡稱王子者皆先王之子也若謂瑕爲景王之子豈有儋括欲立佞夫而瑕反背父以黨逆乎儋括既爲

罪首與瑕同時奔晉何爲經舍首惡而獨録瑕乎果爲儋括欲立佞夫則殺佞夫不當遲至二年之久而括亦不得免於戮矣求之於經理有不可通者故傳註之說不可盡信而直以王子瑕爲佞夫之黨也奔不書出者蓋失職之臣非居禄位而奔也而瑕覬覦非望以陷佞夫於死罪亦著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成襄以後公女自宋共姬外未有書卒者蓋春秋叔世政在大夫公女少有嫁爲諸侯妻者間有之禮亦薄矣故恒不書宋共姬獨以賢德見重於時而恩禮特厚焉此所以卒書而葬特遣卿往會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侈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爲其所惡然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也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蓋奔者有罪見逐之名則出於當國者所主矣許者鄭之讐也適讐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不言復者

未絶其位也不言叛者但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於叛君也良霄見逐於國本無大詞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復今乃藉讐兵以復國不既爲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蓋先絶於仕籍以罪討耳稱人以殺者駟氏乘良霄之亂即率國人急攻而殺之不待歸獄於國也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是特子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此子產所以不主强直也歟子皮即罕虎左氏序此抑揚亦或太過以經正傳斯可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胡康侯曰蔡景公何以書葬剌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耳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鄭國有災皆未嘗謀而於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頼焉故也然弔災郵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之不亦過乎當時蔡般弒君未嘗謀討而獨謀宋災先儒以為不知類者也故會不書所為而特書宋災故者蓋聖人疑其大會為謀中國也而罪具見矣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於諸侯者如此意其為人必仁厚有餘而才智不足者也霸業自此而益衰其有以夫○會書所為例見桓三年會稷成宋亂下

三十有一年杞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楚丘之宮也詳見僖二年城楚丘下蓋魯之故宮也左氏以為公作楚宮則勞民重事而春秋何以不書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者齊歸之子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左氏以子野為敬歸之子不足據也詳見昭十一年夫人歸氏

薨下○卒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滕子以六年來朝至是又來會葬例見元年邾子來朝下滕之事魯可謂共矣然諸侯會葬諸侯非禮也陳傅良氏曰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患焉其稱人衆亂而殺之也然則弒君者非展輿也蓋為亂衆所挾而制其命者耳故展輿

奔吴不稱爵以其未立爲君也左氏謂展輿爲弑必
經意不合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盡丁卯昭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昭公

襄公子子野弟名稠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謚曰昭母齊歸襄公夫人左氏以爲夫人之娣非也辯見十一年夫人歸氏薨下昭夫人始娶及薨皆不經見左氏以吳孟子爲昭夫人亦非也辯見哀十一年孟子卒下

元年庚申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郟敖之叔也國弱佐之子也齊惡大夫齊子之後以字爲氏者也公子昭即司徒昭哀公之弟也罕虎即子皮公孫舍之之子以王父字子罕爲氏者也皆國卿虢杜元凱以爲鄭地蓋即東虢也詳見莊二十五年郭亡下○虢之會鄭爲地主也是時楚公子圍執政而晉與通好也同主

諸夏而亟見其從皆循命矣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
盟耳趙武所謂以信爲本者力不能敵而甘爲人下
之辭也豈眞仁人之心哉自是楚益横而莫能制趙
武不能辭其責矣黄震氏曰晉不得已而與楚共盟
誠爲無策一將天下歉之以安則不可少尚論其世
諒之可也然楚自此專中國流弊實始此
三月取鄆
鄆國名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嘗附庸于莒
故魯乘莒亂而取之若以爲莒邑則當繫之伐莒矣
左氏載莒訴魯取鄆之事以經文考之諸大夫會虢

原未爲盟烏得云尋盟未退而魯伐莒且會在正月
而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莒方弑君又未嘗預
會何敢突然遂往訴魯而楚反欲爲莒執魯卿邪此
事理之所必無者何足信哉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爲后子不稱公子者
未爲卿也其稱弟者雖未有職位而以親故食大夫
之禄也例見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奔者以
罪見逼而不能安其位之名非善辭也例見文十四
年宋子哀來奔下○秦在文宣成襄之世與晉相讐

至襄十四年爲晉所伐而始閉關不出庶幾知治内
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弟於罪而逼逐出奔使適讐
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爲能正其家者乎幸而
晉平無爲否則鮮不爲宋殤公之公子馮矣鍼與楚
公子比同時在晉比以後歸而過郟公嗣立遂爲所
奉以弑其君然則畏鄰戒者安可棄親使適讐乎書
秦伯之弟鍼所以罪景公之寡恩也○按左氏秦后
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
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
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

此而已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司
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竊謂左氏此
語皆浮夸也諸侯地方百里者出車千乘而其正卿
始得百乘耳后子尚未爲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遂
從哉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欲竊貲懼有追奪故士會
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爲之送帑及其器用財賄見
其不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后
子多其車乘棄國適讐幾於叛矣雖有自文之辭何
足以爲善也而乃謂之令圖天贊其助惡德者歟

后子兄歿始歸此理所有但司馬侯所以過聳后子
者或其爲利所汲欲說其君以必納耳然實怙奸之
言也而左氏遂直以后子爲賓觀其序此首云其母
曰弗去懼選是謂后子能見幾而作矣如此則后子
之去當在其兄即位之初及考景公代桓而立乃在
成十五年距此已三十六年矣尚得爲見幾乎左氏
之說大失春秋書奔之義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邾悼公華卒子穿嗣是爲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氏以狄爲無終群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爲太原晉
陽縣皆非也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
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
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
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此
其所以爲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強悍而又有赤狄
爲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爲晉所
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故至狄
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之
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後即其地敗之大

鹵繼交剛之敗也自此兵威一振而狄地漸多歸晉
矣然亦不見於經者以非取降及滅也凡得地非用兵
而自來附者恒不書餘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
箕文十二年敗狄于交剛下○左傳於此載崇卒
毀車之說此未必自荀吳始凡戰大抵然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弒而去疾奔齊至是因齊
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必與國人相約衆心無
疑然後許入而爲之逐展輿耳不然去疾烏能久安
於其位乎入難詞也見其爲衆所拒議定而後得入

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密州之次子其以國氏例見桓十二年突歸于
鄭下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實不以爲君也左氏以
爲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豈其所遽能哉孔穎達氏
曰莒展輿弑君而立未會諸侯鄭忽嗣父而立鄭人
賤之不以爲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者正鄆田之界不使莒得侵也必用師者以備莒
也公羊傳曰疆鄆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

曷爲帥師而往畏哲已得之矣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
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楚人王於
郟謂之郟敖黄震氏曰經書卒而傳稱圍縊殺之經
傳不同當以經爲正今按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
作弒君大惡也豈以僞訃而得免乎公子圍若果弒
君春秋豈有諱而書卒之理且殺其二子亦事之大
者安得併沒其實後儒設信左氏不得不曲爲之解

不亦費詞說乎圍代麋立是爲靈王而改名虔不知
何故說見十三年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下
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比字子干共王之子靈王之弟也長爲康王
次即靈王次即比又次則黑肱是爲子晳又次則棄
疾是爲平王此左氏所序長少之次也傳載右尹子
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然子晳之奔不書未
可以爲皆賢也楚靡未爲纘之前靈王方以公子奉
使而比時爲右尹居守靈王苟終事不還則比將自
立必不推戴奉迎其兄比比之所以得罪而見逐也

然靈王既立則比已北面事之矣胡康侯謂比未嘗
一日事虔爲君亦誤也
二年辟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趙武與楚弭主夏盟
諸侯由此不專事晉矣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
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
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
〇王樵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
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

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夏叔弓如晉
左氏傳曰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字子晳公子騑之子公孫夏之弟也黑好在
人上專肆憤心啓良霄之亂致游楚之爭誠足以害
國事矣至謂其將作亂不過群族之構言耳罪狀未
明可以無死者也是時子産當國苟以黑爲不肖去
之可矣乃使吏數其罪而以國法殺之不亦過乎故
不去其大夫黑貴戚之卿也子産不以親親保全

孰謂其爲政專尚寬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魯自晉楚之從交見之後親往朝楚其禮必厚而於晉未嘗親行昭公初立韓起以貴卿來聘固將責魯報聘之重也而僅使叔弓往焉則享贈之禮必不及於當國正卿而不副晉之所以責魯之意矣於是昭公親往謝之而不知晉人之意不在公之親行而在禮之未備也所以至河見拒而季孫宿繼往非爲抑君助臣是時叔孫豹雖爲正卿而或已老矣宿方當國則責實歸焉安得不親自往謝耶自後昭公如晉

拒復而正卿不往謝者卒至於見辱其有責於禮明矣左氏謂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公還季孫宿遂致服者恐未必然也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滕成公原卒子寧嗣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襄公之時雖累從晉會列于諸侯而猶朝魯不失事大之禮蓋小邾本魯附庸故耳高閌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姞姓伯爵國舊幽州薊縣是其地也召康公奭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見襄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下○胡康侯曰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夫人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因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

臣晉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
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
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癸亥

春王正月大雨雹

黄震氏曰雹戾氣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
甚也○劉原父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
之為災由藏氷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氷未為不藏
氷如五帝之前未有藏氷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
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

歸之藏氷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谷永
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餘見
僖二十九年大雨雹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元凱曰徐在下邳僮縣東南今鳳陽府泗州北五
十里有徐城是也頓在陳州之南今項城縣界内胡
在漢汝陰縣西北今潁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即漢
汝南郡平輿縣故城在今汝寧府東汝水南淮夷在
今淮之南北詩宣王率彼淮浦以省徐土則主淮北
言召虎浮江漢以伐淮夷則主淮南言皆一人所有
之地也申即漢南陽郡宛縣申伯舊封國時已屬楚
今南陽府南陽縣也○楚之所懼者吳也楚欲窺中
國則恐吳擬其後故晉與吳合而楚不敢北圖矣自
會宋以來晉楚同好而楚無晉覬於是遂自為主而
大合其所與之諸侯于申焉淮夷向無預會而亦至
者以其為東諸侯通吳之道而徐頓胡沈居淮上流
亦要地也則斯會蓋為拒吳計耳左氏以為楚子使
椒舉如晉求諸侯恐不必然蓋盟宋會號楚皆與晉
同霸晉既共心讓楚矣何必再求諸侯而盡及近淮

小國邪夫齊魯曹衛諸國是時皆已通吳而其道由
淮以往此楚之所急在淮也故特私與屬國為謀以
斷吳通中國之道而晉自此亦不得通使於南方矣
若其為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
其屬國固宜有之矣

楚人執徐子

申之會淮夷預焉專為斷吳通上國之道也淮夷必
以通道之咎歸徐故楚人執之蓋徐服楚已久此則
謂其不能閉道為貳已耳觀史記載季札事云札初
使北過徐徐君已死解劒繫之冢樹而去可以

見吳通上國必由徐道矣至十六年齊侯伐徐嬰盜蓋在此徐君墓或以爲在兖州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張秋鎮誤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此即會申之諸侯也徐子方見執鄭宋小邾稍遠於楚楚不欲煩而先謝歸故獨與蔡侯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中國之道旣斷而吳無救此楚之所以肆行無忌歟吳本中衰之日季札勸之以通上國方脩内治固不足以當楚之强也

執齊慶封殺之

齊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齊讓而又奔吳吳雖與之朱方而使居之未仕其國故猶繫之齊楚伐吳而慶封在焉以其爲齊通吳之使也故殺之非爲討賊也慶封之罪楚未必知雖知之亦未必以爲討也然曰慶封則誠以其人爲有罪耳

遂滅賴

賴即漢汝南郡褒信侯國廢城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東北○賴本近楚之國必依違吳楚之間而不能自立者也故楚乘伐吳而滅之所以威與國也其暴橫甚矣

九月取鄫

凡取外邑必繫之伐國如伐莒取向是也向本小國未嘗書莒滅之蓋自服於莒如其屬邑耳取鄫不繫之伐國則鄫本自爲國也其非滅爲莒屬明矣鄫素屬魯曷爲取之始以爲己邑耳餘見成六年取鄟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初與仲孫蔑同朝未有失德及蔑以疾在告而國事委焉則遂見伐於莒於齊雖邾本事魯小國而亦來加兵非賴君臣朝夕晉庭幾於無以自立其後又使襄公見辱於楚昭

公見辱於晉尚能爲自立乎而竪牛之禍則平生盡見矣左氏序其本末大抵以爲社稷之衛蓋爲之前者叔孫僑如爲之後者季孫宿皆小人也則豹庶幾爲賢耳若以比之仲孫蔑則不逮遠矣謂之能衛社稷難矣哉豹以日卒正終于位也左氏謂牛置虛命徹則過矣

五年甲子

春王正月舍中軍

中軍者三軍之中軍也初作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爲三而掌於執政之三卿中軍必當國正卿之所代

掌未有常也雖分爲三而賦皆歸公至是叔孫豹卒
季孫宿代之當國而三軍之作本季氏之意也故宿
遂專將中軍而上下二軍則叔仲二氏之所掌爲自
是季氏世專魯政而以將中軍爲常矣舍者棄而不
有之辭蓋叔仲二氏猶賦於公而季氏則以當國之
故盡專取之公不得有矣故獨舉中軍而言舍也左
氏以爲四分公室則軍分爲四矣春秋何以不別白
其辭乎意其所以爲此說者亦計後日公家所入而
言耳蓋季氏盡征中軍終春秋之世而叔仲二軍則
歸公之賦亦漸減矣至定哀時以十二分爲率則季

氏盡去四分而叔孫去四分之三仲孫獨忠但去四
分之一此以四計三家之入耳其實公室之所存者
十二分之四而舊額固未嘗改也左氏誤傳季氏擇
二二子各一之說而後舍中軍之義不通矣況初舍
之時止是三分去一而叔孫舍仲孫貜皆未盡專公
室所存尚有十二分之八安得遂謂之四分哉然則
中軍之舍罪專在季氏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卿蓋屈建之後楚殺大夫例見文十年殺宜
申下按左氏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然實非
其罪也以國法加之耳故不去其大夫

公如晉

左氏傳曰公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
也不可謂禮○公之如晉事霸國之禮也晉方不競
而魯猶朝之魯弱可知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本紀邑爲莒所取詳見隱四年莒人取牟婁下
防茲莒二邑名杜元凱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
姑幕縣東北有茲亭按平昌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六
十里姑幕城在今諸城縣西四十五里牟婁則在防

茲之間而南界於莒今皆隸青州牟婁防茲入於魯
而地與諸城聯屬矣○牟氏夷名莒卿也於法應書
豈以重地故哉○及者有別之辭地而言及所以別
彼此也蓋牟婁莒取於紀者也防茲莒本封地也而
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苟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
取讙及闡例何以通乎餘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
奔下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氏傳曰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
歸公竊意是時莒以亂故卿佐離心盟會與晉不通

恐未必能拠魯傳特以公歷三時乃歸故附會其説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杜元凱曰蚡泉魯地○莒師至魯爲追討牟夷也孫明復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于蚡泉其惡可知也

秦伯卒

秦景公卒子嗣是爲哀公高閌氏曰史失其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姒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紹興府

古越州也二十餘世至允常蓋在此時越稱人微者來會不爲主耳蔡陳許頓沈徐在吳北素服楚威而越在吳南能爲吳患楚子合此亡國以伐吳夾攻之術也吳欲北與楚爭則恐越人之擬其後而吳自此不易報楚矣是時季札仕吳能遠通上國而不能近結越人亦未見其謀國之善也然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養鋭既久而州來之戚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爲至於柏舉則一戰及郢矣然則以兵侮人者豈非自侮之道邪李廉氏曰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左傳以此爲報棘櫟麻之役非也吳方不競

未必能伐楚入其三邑何報之有

六年乙丑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杞文公益姑卒弟郁釐嗣是爲平公○襄二十九年杞降稱子來與魯盟矣既而稱爵故曰杞伯也益姑之卒非訃也於不日見之魯人聞之弔葬如常禮不廢畏杞也自是杞以爵列于諸侯終春秋之世矣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宿如晉只是事覇之禮君歸則臣往此强臣所以自

結納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亦緣莒人愬晉之説而附會耳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華臣之族宋之右師也凡書奔者皆言有罪而見逐非美詞也如左傳所言寺人柳譛逐合比則合比爲無罪矣豈聖人書奔之意哉蓋右師者宋之首相也欲納華臣之族理或有之而華亥又爲之徵未可以爲非實也故以經文爲據則得失自明耳宋平公在位已四十年他臣未有不安其位者而獨於

華氏有罪去之不疑令三死矣非深知華亥專恣之
迹豈能勇於去惡如此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薳罷字子蕩時爲令尹○楚虔至是三伐吳矣制吳
將以得志於中國也使無乾谿之弒其禍豈但已乎
冬叔弓如楚
魯自吳札來聘已貳楚通吳及昭二年韓起爲政又
專意事晉矣及楚會申之後連年伐吳楚勢方強而
事晉又不見答也於是使叔弓通好于楚而明年公

復親朝懼勢惕威中無所主如此魯君臣何以自立
哉高閌氏曰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朝楚而
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欲使納簡公也以大國之君親行而不
聽其令所以罪燕臣之不忠而亦見齊威之不振也
七年 丙寅
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有輸有暨有及輸者以彼求我之詞暨者以此強
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亦皆義與宋公之第及

晉仲佗石驅同齊假謙我曰彼欲而求成於我曰輸
我欲而往平於彼曰暨兩相欲曰及是時晏子相齊
強於政治是魯求齊平也故曰暨襄公十八年齊使
慶封聘魯不欲釋怨故又無報使至是始平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遂啓疆召公而如楚汪
克寬氏曰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逼於強令而朝
楚其卑辱亦甚矣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左氏作婼豹之庶子也是爲昭子豹卒距此二十

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
年之喪者歟舍以賢稱蓋本於此○許翰氏曰始暨
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
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
也據此則古之所諱者只是不直稱君名耳○衛襄
公惡卒子元嗣是爲靈公左氏傳曰衛襄公夫人姜
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父元子縶之足不良能行

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故孔成子立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克寬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今按悼子之卒不見于經必未為大夫也或曰卒在武子之前子意如即以孫繼祖是為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丁卯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先公之子不論諸父兄弟凡為卿者皆稱公子如公子益師公子翬皆隱桓諸父行也公子慶父公子季友皆莊公兄弟行也為卿則稱公子者重卿族以別於大夫也其為大夫預國政而未列於卿者與微者不同則稱名在諸父行則如翬於隱公時不稱公子是也兄弟亦然如衛州吁是也雖未有職位而以親故食大夫之祿者與預政同衛縶蔡年鄭語衛鱄陳黄秦鍼宋辰是也志於祿而欲歸得國者則亦稱名如衛晉鄭突蔡糾小白曹赤邾捷菑莒去疾齊陽生是也下此則士列於微者而名姓不登於史策矣然諸侯之子列於大夫不與士齒禮之常也其賢而不仕不肯受祿者則稱字如蔡季許叔紀季叔肸是也稱名者以臣禮詳之也若季友始稱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而後書季子來歸則以其如陳葬原仲之時已棄官去而來歸之日以賢召之亦待之以不臣也衛縶稱兄蔡年鄭語衛鱄陳黄秦鍼宋辰稱弟謂其貪未受官而但因親得祿也如叔肸之賢而書弟亦非

有官之稱皆重親以別於已仕也以罪討而絶之於屬籍則不稱弟如鄭段蔡糾是也陳公子招會號稱公子招矣及殺世子偃師後稱陳侯之弟招者招嘗眞為卿行事於諸侯矣而陳侯有疾因世子偃師當國而絀之使以弟食大夫之祿招以此故遂殺偃師後復自為卿焉故殺偃師尚稱弟招而楚人之執則又書公子招也〇招以絀卿之故而殺偃師則左氏謂公子留有寵屬諸司徒招之說恐未得嘗蓋偃師以世子當國則本陳侯所欲立也及殺偃師則不得不屬于留矣留者陳哀公之庶子也世子偃師是為

悼太子繫之陳者恒辭不繫之陳則偃師若招之世
子矣汪克寛氏曰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
非招之世子是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陳哀公本有廢疾因太子偃師見殺憂恚而速死則
誠有之未見其爲縊也陳哀公溺卒而國滅矣
叔弓如晉
昭公事楚者二年矣以其蠻夷很惡不足與親而又
懼晉之見責也故將政事而叔弓復如晉焉自此魯
旣貳楚而楚亦不能有魯矣左氏謂其賀虒祁也諸

侯宮成禮無賀者特託此以覘晉耳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氏徵師名陳卿也陳人畏楚而不敢專故使干徵
師訃喪且請立君也楚以陳爲亂國將欲滅之惡其
言立君且徵師詞不屈故楚人殺之則殺非其罪也
故干徵師得稱行人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稱公子未立爲君也陳秉中國久矣無可奔者是
時鄭方從楚不得已而依之將託鄭以自解耳招之
殺偃師也偃師之子吳必逃匿於外故陳侯之卒招

欲立留蓋招畏楚不敢自立也留奔而陳無君矣此
楚之所以利於滅也
秋蒐于紅
紅在魯北境後漢志泰山郡奉高註云紅亭在縣西
北蓋今泰安州地也然奉高西北汶水北陸也是時
汶陽田方屬於齊魯安得徃蒐於此杜氏以爲沛國
蕭縣西有紅亭則宋之東鄙而去魯益遠矣魯蒐又
安得至此邪要之魯北境者爲是意者其在汶南龜
蒙間多山之地歟○左氏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雖大
蒐亦不至此況經文止言蒐于紅乎蓋蒐索也索取

害物之獸也蒐非常狩惟獸害物則蒐故無常時亦
無常地然主於除害而已意其爲禮亦畧非必君大
夫親行之事也故前此蒐未有書者昭公之世權在
三家事用其民以騁田獵故以國事舉蒐遂同常狩
自後合衆而行盡物而取率用大蒐無復限節矣○
凡蒐公皆預焉特擁虛器耳劉原父以爲公不與蒐
故不言公非也觀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
會公則公與於蒐可知矣其不言公者事以國舉亦
猶大閱之類耳餘詳見定十四年大蒐比蒲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人者公子招之黨也公子過亦陳哀公之弟而與招同與國政者也○國亂無政歸罪於公子過而衆殺之歸罪於過者以立留之罪歸之蓋將以自解於楚也公子招賣國之情於是乎見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

孔奐陳卿亦公子招之黨也偃師之殺奐亦預焉故併見殺此非爲立公子留之故也若爲立留則當與公子過同殺矣蓋楚師既入陳而始討殺偃師之罪

其志本在滅國豈眞爲討賊哉果爲討賊則當以招爲首惡矣招專權亂國自知有不赦之罪必有二心於楚故以殺偃師之罪歸孔奐而已反爲從得免於死其賣國賣友之情具可見矣放者羈置之而不使得復國也是時楚越方通故放之於越招奐爲他國所殺故皆不書大夫兩下相殺之詞也

葬陳哀公

葬陳哀公與滅同日見楚滅陳而即葬之且告魯使會葬也魯雖不及葬期而明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則本爲會葬而行矣此非楚人制魯之術乎曰哀公者葬而加之諡所以係陳民之心耳黎錞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特陳已滅矣國爲楚師所據魯嘗於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云耳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盡乙亥昭公十六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戊辰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八年叔弓如晉已貳楚矣至是楚子滅陳告魯使會葬且言將親臨其地蓋欲致魯也叔弓不得已而往會之亦可以見魯之不立矣左氏以爲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同會經文所無不足信也

許遷于夷

夷即城父本陳之閒地在淮北晉屬譙郡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成十六年許已遷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無有其地故遷至夷耳餘見十八年許遷白羽下

夏四月陳災

陳亡無告災者故不言日然而春秋特書于策者必有所據矣胡康侯謂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恐未必然蓋叔弓會楚子于陳在春而陳災在夏已逾時矣安得以爲叔弓目擊邪假使叔弓不言其事則春秋果必不書乎此非聖人經世之學也夫陳已亡矣其民則先王封國之遺而心實不忘圖復者也國亡而天災尋及誰與憐恤哉有志於興滅國繼絕世者寧忍坐視乎故春秋因民心之不忘乎陳尚圖興復而書災以寓存陳之意穀梁子以爲閔陳而存之得其旨矣不然則凡魯鄰國之見滅者豈盡無災而何以不一書乎

秋仲孫貜如齊

仲孫貜羯之子也是爲孟僖子○杜元凱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高閌氏曰此暨齊平之故也今按

暨齊平之後既使叔孫舍如齊涖盟矣齊大夫未有報焉而仲孫貜繼往可見魯弱而事齊爲恭也

冬築郎囿

張洽氏曰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己巳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公子欒之孫皆酒多怨同列惡之故出奔此晏嬰爲政而去不肖也左氏稱欒

高二氏與陳鮑相攻因敗而奔則是國無政而衆亂
也非由國法所治矣不亦誤乎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是為平子代祖武子而立詳
見七年季孫宿卒下〇莒自郊州弑後國勢日衰魯
既取鄆又受牟夷之三邑又敗其師于蚡泉所以侮
莒者至矣今又三卿並將而伐之乘強威弱使不敢
爭耳夫豈義乎〇胡康侯曰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
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
而公室無預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

存矣今按魯之三軍既掌於三家矣叔孫不預而叔
弓代將者見舍中軍在豹卒之後乃季氏所欲自專
而舍則不欲專掌其軍也故獨居守不出此舍之所
以為賢歟自舍外其後非三家不將兵矣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彪卒子夷嗣是為昭公〇李廉氏曰孟子曰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
政在侈家賢者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

九月叔孫舍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元凱曰無冬闕文〇宋平公成卒庶子佐嗣是為
元公

十有一年庚午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內大夫未有會宋公葬者叔弓以卿葬宋平公何其
重哉是時宋元公即位豈季孫意如將聘其女而特
重其禮歟詳見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氏傳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

般于申執而殺之〇今按楚虔誘殺蔡般與十六年
棄疾誘殺戎蠻子其惡一也然彼但稱楚子而此書
名者衍文也與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而誤書燬者
義同蓋楚虔暴虐之君也無故滅陳而蔡侯懷疑不
往矣故虔遂用詐而誘殺之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
若蔡般書名則紀死之恒詞耳〇胡康侯曰蔡世子
般弑其君諸侯與通盟會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
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
執般於蔡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而無赦焉雖古之征
暴亂者不越此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

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以棄疾圍蔡繼之楚虔誘殺蔡侯之下見楚欲滅蔡之謀本主於虔也棄疾特為虔盡力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於經者為公子時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再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為襄公

嫡夫人明矣○此與襄二年葬齊姜當互看

大蒐于比蒲

黄震氏曰諸家皆以大蒐為譏禮非也謂譏昭公居毋喪而蒐亦非也矣巳不屬昭公矣趙鵬飛氏曰大蒐田獵之名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為供家廟賓客充君庖也餘詳見七年蒐于紅及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汪克寬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於魯魯藉晉霸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讎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illegible]是以此盟祲祥以脩好也高閌氏曰始也盟蔑盟趡是魯君親與之盟今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吾大夫與君盟魯邾之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脩好然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邪○杜元凱曰祲祥地闕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華亥合比之弟也北宮佗遺之子而括之孫也杜元

凱曰厥慭地闕○左氏傳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巳可知也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許翰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成公夫人謚齊姜矣今歸氏亦謚為齊蓋以歸姓別於姜耳義與晉文公同說見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圍蔡稱公子棄疾帥師而滅止稱師者一事再見則從畧之恒詞也説見宣二年會晉師于棐林下以歸而用之則主乎用者逆子矣滅而書圍見其圍凡八月而始滅也有者蔡侯般之世子是爲隱太子其不稱爵國亂未立爲君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弒國圍拒守危困以至於死未立可知也胡康侯曰内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有國之稱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十有二年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元凱曰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今按唐縣屬直隷保定府○北燕伯播越于外至是十年籍齊之力僅能納於別邑盖爲强臣所拒不能得國也此與鄭突入櫟義同北燕伯不名未屈于其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嘉卒子寧嗣是爲定公○高閌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産相之慧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高閌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朝晉豈其所得已哉晉以事大之禮責諸侯意不在禮而在賄也苟有賄焉雖貴卿不行可也何必君親往哉魯政在私家公室不能具賄而用事之臣自佚逃責强其君親往此意如之惡也公至河拒還是意如無君遺其君以辱也然則明年公不與盟意如之執其端蓋在此矣詳見二年如晉復下

五月葬鄭簡公

鄭簡公卒三月而即葬何其速也是時子産當國豈不知五月之期哉蓋楚方滅蔡而國有大喪懼生變也故急於襄事耳

楚殺其大夫成熊

黃震氏曰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鬭椒之亂也然成能於得臣爲四世孫雖鬭氏同出若敖已遥遥矣楚之淫刑乃如此今按吳楚殺大夫必亦有關於中國之故恐非爲若敖故也然靈王殺無罪之大夫則衆怒之本在此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公子慭字子仲蓋襄公之弟已爲卿者也○慭必與南蒯謀傾季氏故以罪見逐而奔按左氏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此理所有也至謂慭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則與經文不合難以盡信矣蓋凡奔書出者皆自位而出也若以爲及郊聞費叛而奔則當與公孫敖之奔莒公孫歸父之奔齊同例烏得以出書哉且費叛在前則繼慭奔而即當圍費矣何以遲遲一時之久邪竊意公子慭之奔本爲謀季氏而南蒯與之同情則因慭奔而始自疑生亂費亂尚當在後矣左氏畧聞其事而雜以附會之言故有不可通耳○又按劉原父曰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竊意假於張公室以濟其私何足取乎

楚子伐徐

楚子伐徐但爲其逼吳而不閉道也義與四年執徐子同○按左氏稱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則徐乃諸大夫所圍也然經書楚子伐徐則爲楚虔親伐而非使人圍明矣若果虔親次乾谿以爲援則何爲身居遠地踰越二時至明年四月猶未歸而卒及於弒邪

晉伐鮮虞

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故國是也中山今爲定州其東南爲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爲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爲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二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廮陶縣即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狄區也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爲白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爲一種在今延綏葭鄜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爲一種邪然鮮虞不

繫之狄恐亦本狄種而已別族狄之諸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㠯燕皆先王封國而群狄得以雜處其間皆先王所置使之並生而漸中國之化者也狄雖爲患今亦衰矣而鮮虞未見侵擾何以伐爲晉之爲此不過闢土服遠之計而自此狄地漸爲晉有矣晉以號舉者以詐用兵亦狄道也據實而書見其異於中國也或曰晉下蓋有闕文耳狄先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下白狄詳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陳傅良氏曰楚虔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而晉猶圍鮮

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

十有三年 壬申

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傳曰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淳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以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今按費叛詳見去年公子憖奔齊下左氏冶區夫之言得春秋脩德來遠之意故併引之內圍邑例見成三年圍棘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見元年奔晉下比稱公子本楚卿也自晉者因晉力也歸者易辭內有應也歸不言復其位未絕也比去國十三年矣位猶未絕何也見楚虔以兄弟故而不收其田里不毄繫其族屬則猶存卿禮於義未絕耳歸于楚者歸至其國之辭也若未至其國則

當書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于乾谿不得以至國之辭言矣乾谿杜元凱以爲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說見九年許遷于夷下蓋楚滅陳以乾谿爲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註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年不成國人愁之群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也晉昭嗣世承父父衰欲合諸侯衆皆畏楚厥憖之會

討無所施故棄楚有隙而奉公子比以歸則群小開
門延納而即鼓衆以至乾谿迫自蔡都而觀從在蔡
亦從亂焉棄疾時爲蔡公公亦不能禁止孫辭自溷
使衆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重兵
必非亂衆所能劫持而觀從以亡國遺孽勢亦孤立
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哉故楚虔之弒公子比倡亂
而弒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謀者專在晉
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左氏乃曰觀從召子干子晳
强與之盟入襲蔡奉蔡公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
使殺太子祿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公子棄

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告之曰先
至者復其田里師及訾梁而潰楚子縊于申亥氏如
此則弒虔由亂衆而所恃以爲主者棄疾也比特爲
人所脅耳於法應書楚人弒君以著衆亂之實豈得
專歸大惡於比哉且比之歸本因晉力而國中應之
傳載叔向之言曰去晉而不送則與經文書自晉之
意不合矣又曰歸楚而不逆則與經文書歸之意不
合矣太子祿既爲棄疾所殺則大事也亦應與陳公
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同例爲得沒而不書邪故凡左
氏之說類多輕聽傳聞君子於此亦信其可信者而
已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稱公子卿而未君也比弒虔而即見殺其未君可
知但曰公子比而不成之爲君則有罪之辭也棄疾
雖不能止奸禦亂然實未嘗預弒虔也隨能以賊討
比雖云假義亦可以免矣比之死棄疾之所手刃左
氏以比爲自殺則非正名討賊與魯慶父齊崔杼之
自縊何異而乃得書於經乎至謂子晳皆自殺則於
經無可據而亦非義所繫矣故上文正比弒君之罪
而於此特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與棄疾之能討賊

也棄疾若果立比爲王而己爲司馬於法自應書棄
疾弒其比君矣烏得應晦其辭而曲爲之說乎此皆惑
於公羊以稱人爲討賊之辭而遂謂不稱人者爲罪
耳殊不知稱人止因衆亂之故而見殺者單稱名氏
則討罪之義存焉詳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下
⊙棄疾代虔而立是爲平王左氏曰棄疾即位名曰
熊居此與公子圍即位而改名虔者事同不知其爲
何故豈以舊名人所常稱而既爲君則不欲復用邪
熊居既立而即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復封陳蔡脩好
過疆志在息兵不輕用武終居之世諸夏貼然雖嘗

殺戎蠻戰長岸未免爭强然蠻性無常而易亂則北
方利害之所關與兵無故而遠求則東境安危之所
繫猶爲靖國計耳視陵虐中華暴蔑小國者異矣雖
其用意本欲自私亦楚君之賢者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平丘杜元凱以爲在陳留長垣縣南按今開封府陳
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丘城○晉平公時與楚並主
夏盟自宋虢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暴虐遂

無忌憚晉之失諸侯蓋已久矣豈爲城虒祁之故哉
昭公嗣位欲復霸圖而人畏楚强不敢大合厥慭之
會救蔡不能晉亦無如之何矣不得已而奉公子比
以歸假手殺虔以除中國之患而昭公始得大合諸
侯復同推晉以爲盟主焉劉子亦預者假王臣以爲
重蓋仍成襄時君子單子會盟諸侯故事也據左傳
則會以取郠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特服齊則
恐未必然耳蓋魯之伐莒於經本無取郠之書齊之
代興於傳徒有投壺之戲安可據以爲平丘會盟之
實哉若夫諸侯既散而欲示以威此則勢之所必至
也但不能脩德以一人心而徒恃甲車之盛何以使
人心服邪陳傅良氏曰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
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餘見後條公不與盟執意
如下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去年昭公如晉而晉人責禮於魯故公至河乃復魯
以南蒯子仲之憂正卿未嘗親謝此晉人怒魯之本
也邾莒自會虢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
而以威責魯邾莒無以諉罪乃乘晉怒魯而曰我之
不供魯故之以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盟且執季孫

意如以歸此見晉之以威脅諸侯也以貨財之故而
威之所加先及於魯雖人望有弗恤焉何以使諸侯
有固志哉戴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
欲復霸最先治魯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
直書公不與盟義見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下稱
人以執例見僖四年執陳轅濤塗下

公至自會

吳澂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
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爲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爲惠公廬與吳稱歸而不言自楚者見國人本欲其歸不待因楚力而楚未嘗奉也不稱復者以其世子之子本非有國而失位者也凡失位已絶而復其本位曰復新立之君義在興滅不可以言復位也蔡陳巳滅而廬吳俱以侯歸則興滅可知矣此蓋棄疾黴楚虔之惡而假義也自此楚不爲患於中國則棄疾所爲不亦遠過於虔矣乎左氏盛稱其簡兵息民之美要亦不爲虚也公羊子以爲滅國言歸者不與諸侯專封也失之矣故趙伯循曰此本是列國今復其

所耳何名專封耶○云蔡侯廬歸于蔡則歸其故封之國也鄭漁仲以爲遷於新蔡經無其文蓋妄說耳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淳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請季孫也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欲未遂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

吳滅州來

高閌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吳人以州來封季子後又以遷蔡焉王樵氏曰楚亂吳出其不意而滅之今按夷末君吳常受楚侮蓋當威養鋭乘閒而後動耳

十有四年 癸酉

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之至何以不氏劉原父曰一事再見卒名耳○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滕卒子須嗣是爲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著丘公去疾卒弟庚與嗣是爲共公而去疾之子郊公不得立○春秋中於莒卒惟此一書見莒自處東夷本與諸侯不相親睦況魯君臣平丘見辱又爲莒故宜若無交而昭公背儀以亟獨釋然往一弔焉矯情之舉也或者假禮以陰行亂莒之術乎許翰氏以爲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則穿鑿矣莒之世次國小失傳耳豈眞無謚哉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稱國以殺假國法以殺之也公子上脫大夫二字否

則不必用其字矣詳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下○按左氏稱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逆庚輿于齊則與莊二十四年曹之羈亦事同何以不書郊公之奔庚輿之歸邪見庚輿得立乃在去疾始卒之時衆所同欲爭出倉卒不自外入也郊公實未得立特以人微自避未嘗有爭故不書奔耳意恢之殺距去疾卒已歷一時則以庚輿既立必謂意恢嘗欲主立郊公慮其尚有異志而胥之用使豈亦嘗以此用間歟故特疑而殺之觀稱國以殺則非庚輿未定位時事也而左氏序郊公奔及逆庚輿於殺意恢之後以春秋書羈出赤歸之例推之不相合矣然庚輿始立而即殺意恢其虐可知而二十三年來奔之端不在此歟

十有五年卯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卒子僚嗣詳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　去樂卒事

呂本中氏曰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何休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孔穎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舞當籥始入叔弓忽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以籥入書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祭禮尚祖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胡康侯曰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祭而以聞不可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書者以爲可則春秋

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孫覺氏曰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此與宣八年猶繹萬入去籥當互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氏吳名蔡卿公孫歸生之子歸生父字子朝而吳以王父字爲氏朝吳國戚世子殺而不能死反面事讎至於蔡之復封則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爲蔡之忠臣誤矣○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

平王方救患請𢈔亦同惡焉故炎叔佐曰凡奔皆惡
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
鄭方從晉可以知吳[illegible]矣左氏序此多失其實
如曰微吳吾不及此則平王亦不預弑方假義以爲
名豈得有此言哉

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義與十二年晉伐鮮虞同○左氏載荀吳圍鼓取之
以鼓子鳶鞮歸蓋經文所無晉於鮮虞伐之又伐蓋
荀吳本以殄滅爲期者也而十七年陸渾之滅亦皆

廣地之計何嘗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邪左氏好
爲迂談而不察其實德甚矣

冬公如晉

凡公如晉而不見卻者蓋先通致賂之意矣吳澂氏
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
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
耻也

十有六年乙亥

春齊侯伐徐

徐遠齊之國也而齊侯親將伐之何名哉蓋齊欲通
吳而道爲所閉耳觀齊景公溺出而女於吳則齊固
與吳通者也申之會楚合淮夷執徐子所以斷吳之
道也淮夷既不可伐則伐徐而已矣雖勤兵遠畧非
爲國之道而姻邦使絕勢亦有所不得已耳不然則
晏子相齊方以君顯豈宜無諫止哉餘見四年執徐
子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蠻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
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杜元凱曰河南新城縣
有蠻城即今南陽府汝州西南蠻中聚也西渝伊闕

則爲陸渾之戎矣故鄭漁仲曰蠻氏在汝州西南近
伊闕觀其接壤如此豈戎蠻亦與陸渾同種而分歟
子爵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也戎蠻既稱子則酋長
已封久居中國安於王化而服從晉霸者也特以地
在中華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蠻子而
殺之左氏謂楚以蠻子無質豈非爲其從晉乎誘而
後殺不易屈也以强大之楚而不能屈一小弱之蠻
匹夫不可奪志信矣哉黃震氏曰楚子號賢而誘殺
戎蠻此其爲夷狄也○凡人死稱名例之常也蠻子
左氏以爲名嘉今不書史失之耳至哀四年[illegible]人執

戎蠻子赤稱名則本其屈辱之實與死則名之之例
不同矣
夏公至自晉
冬往而夏始歸者禮備而後得返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夷卒子去疾嗣是爲頃公○中國所賴乎霸
者凡爲楚也齊桓始覇首謀攘楚綏定諸侯大聲楚
罪及屈完來服退盟召陵救而討之服而舍之是以
正勝也然中國地形先爲所熟彼固知楚國方城爲
城漢水爲池衆師雖衆無所用之矣故桓公未歿而

先杞順既歿而益肆强中國無霸流毒遂深晉文崛
起欲脩桓公之烈而召陵故智楚所知也則盡用譎
詐之謀敗之城濮楚既遁歸而晉之威令遂行諸侯
矣襄公代立首抑三强故即挫秦敗狄以伐從楚之
許猶藉文之餘威特以規模不遠楚患尋肆焉靈成
相繼政在權臣覇威不立及景公大敗于邲而懼楚
益甚矣三君雖嘗一二會盟以尋諸侯舊約然德不
足以繫人心楚何憚乎厲公毅然振起挫狄伐秦敗
楚鄢陵以抑三强猶襄志也而致楚大敗視襄有光
焉然志於强戰欲然必多其能勝者乎耳悼公復起

欲繼文公之烈而城濮故智楚所知也則用善陣之
法因其爭鄭而大合諸侯焉之蕭魚楚兵遂屈而鄭
亦怗從矣平公嗣世權家益横國事多非故悼歿三
年而楚復爭鄭中國勢衰莫能與抗因起弭兵之說
使晉楚之從交見于宋自是並主夏盟而南北分爲
兩霸雖不得已而爲之然楚人得專中國而申之會
遂敢假禮齊桓勢所必至也當時以其無可柰何則
皆諉曰晉楚唯天所相而已吁可歎哉昭公嗣之討
無所出乃因公子比之在國棄之以弑楚虔而楚棄
疾以少息然行險僥倖危道也而况助臣爲逆何以

令人重以諸大夫貪賄成風人心盡散則示威平丘
以懾服之亦徒勞耳頃公之時楚畏吳强北方少靖
宜不難於復霸矣而定公大合十八國之諸侯王臣
與焉又以賄敗淺侵而還晉霸亦奚望其能復也哉
統而論之齊桓近於王者之事當在晉文之上別爲
一等自晉覇而論之襄雖一奮卒無成功靈成景公
大率霸業皆無足録其能攘楚者則有三君文節制
者也得上策焉悼寛綽者也得中策焉厲剛急者也
得下策焉自平以下無策矣雖然晉之所以不競其
始也權由臣出其究也政以賄成蓋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平公資性優柔無開公霸昭雖欲振爲衍亦難
矣而況德不足以服諸侯乎國事日非則無怪乎頃
定之日替也然昭公亦若懲平之衰而有志者故備
論其失霸之由於此以見其原在於不能脩德也有
德則庶官正衆志同而四夷服矣何外患之足慮哉
又胡康侯論晉不復能主盟見定十三年趙鞅入晉
陽以叛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吳澂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盡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七年丙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郯自襄七年朝魯久不來矣今以魯結婚於吳而娶孟子焉郯畏吳故來求庇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荀吳之滅陸渾戎爲楚之誘殺戎蠻子也陸渾服楚已久而戎蠻則服於晉者也何以知其然乎以宣三年楚伐陸渾未嘗再爭而哀四年楚侮戎蠻子亦投晉則知之矣晉人本有闕土服遂之圖特以陸渾與楚而釁未可挑耳適遇戎蠻之殺則仇楚有名此陸渾之所以滅也威雖懾楚而德不足以服人心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說見文十四年孛入北斗下○大辰心星也舊說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孛

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緝疏古者曆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凉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遺氣有氛祲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脩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乂釐百工庶績咸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應虛文而已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物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鶉火

爲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故慧孛之流氛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爲加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知此則知春秋書孛但當求占於氣而不必指應於星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長岸杜元凱以爲楚地蓋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趙鵬飛氏曰吳嘗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雖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王僚始爲長岸之戰其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丁丑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曹平公須卒子午嗣是爲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劉原父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爲也其序宋衛陳鄭春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鄅

鄅妘姓子爵小國在邾東鄅詳見哀二年城啓陽下○鄅雖微國而宋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邾雖事大恤鄰猶恐獲戾而無故入鄅以迫其從寧非召兵之道乎故汪克寬氏曰書以惡邾且爲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鄧州内鄉縣也
夷本閒曠無人之地許人遷焉又與治可居則楚人
於此城章華臺而有之故又爲之遷白羽耳餘見九
年許遷于夷及定四年許遷于容城下
十有九年戊寅
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則邾之入郳安能免
於宋怒乎然非有關於國家大故宋元公但諭令改
悔亦未失爲字小之仁矣奚以伐爲且以國君親將
而爲臣報其女怨其自輕亦甚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世子止弑君以毒弑也世儒相傳皆以爲止不嘗
藥蓋本其國人爲止諱弑之辭耳言不嘗藥則不問
可知其爲毒也若止不嘗藥而未有毒焉則烏可以
加弑哉止蓋弑而得立必僞以疾卒成喪覲悼公書
葬則魯人因止爲君而會可知矣左氏謂止奔晉則
未見其如宋萬之書奔陳也穀梁謂止不立乎位以
與其弟則止以太子弑君又未見復焉何所往乎以
世子而加之弑君之名則必非能以位與弟者或者
懼父之欲立其弟而弑之焉耳故許止弑父已立乎
其位與蔡般同蓋實弑也豈聖人假此以示嘗藥之
義哉但止在位未踰年死而弟斯即代止立其後許
亦遠遷楚地事不可詳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傴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輿又以郊
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
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衰而
爲鄟陵爭覇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凡弑君之賊多歸惡於君未有自以爲弑者故制其
國命抑不成喪不以訃於諸侯而諸侯亦不遣使奔
喪會葬如晉厲公之弑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齊莊公之弑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皆當初弑
之日葬事即終則不成喪而諸侯不會葬可知矣故
魯隱公之弑不書葬左氏曰不成喪正此意耳此所
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若蔡般許止以子弑父事
在宮中尤爲隱秘則深沒其迹而以疾卒成喪一如
常禮故蔡景許悼皆以葬書說者以君弑賊不討則

不書葬是又當別立一例以解蔡許二君也如此則
春秋乃作意爲之豈信以傳信之書邪然衛桓公齊
襄公陳靈公皆以賊討而書葬何也當時亂賊既誅
人心已定故復發喪以成葬禮里克甯喜賊皆已殺
而卓剽不葬則以晉惠公主乎弒卓衛獻公主乎弒
剽必有辭焉不與成喪也宋閔公之弒也桓公御說
雖非預聞然以賢代立心實㥀慚故雖賊萬已死於
陳而亦以爲國耻不訃喪耳此皆據實而書聖人何
容心哉餘見隱十一年公薨下

二十年己卯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會稱公孫國卿也高閌氏曰會子臧之子蓋公羊之
說而左氏無之未足信也會距子臧辭立時已五十
五年宜亦老矣未必以罪致奔而况子臧之風又猶
未泯曹悼公豈遽逐其子邪意必別一公孫耳〇孫
明復曰鄸會之邑也〇奔不言自此言自鄸者公羊
以爲叛然出無叛辭則非叛矣劉原父以爲待放然
奔本急辭則非待放矣然則云何自鄸者有奉之辭
與華向之奔稱自南里宋辰之奔稱自蕭叛同命既
以罪見逐而懼於不免故因私邑之力以出見強臣
去國以兵自衛藐無所忌而莫之敢制也會雖未至
於叛然志有所挾亦當與要諂者同科而邑人黨惡
之罪見矣〇曹自成公歸自京師之後歷武平悼聲
諸君終襄昭之世國內稍安無事可見豈以子臧平
國遺風猶有存者而諸君賴之尚能畏天保國歟若
悼公即位甫及三年即以會爲強臣而逐之則強於
政治者之所爲似非孱君薄待子臧之後者由是觀
之會豈子臧之子哉

秋盗殺衛侯之兄縶

縶即公孟縶註見七年衛侯惡卒下左氏傳曰衛公
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
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
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
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蓋
獲之門外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胡康侯曰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

應書曰盜家鉉翁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矣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骫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今按凡書盜殺者皆為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故曰盜耳如左傳所言則衆亂也衆亂以殺君兄而併將及君則為惡者非一人矣於法應書曰人以明國亂無政之意此豈可歸惡於一微者哉微者不能以一人專殺苟能專殺則必有謀主焉而治獄者亦宜推首惡矣況不真與殺乎宗魯知齊豹之謀而欲周事之不以告其主誠為食姦受亂盜不義犯非禮然能以死自明但可責其不學無術耳與手刃殺人者宜不同科說者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則聖人用刑顧可舍首惡不誅而治不幸陷罪之人乎夫仲尼之言不可知其有無假使有之必宗魯負為齊豹所使刺殺孟縶者也如此則琴張必不弔矣而仲尼之言豈為此哉故左氏序此多失其真如孟縶之殺本秋事也而傳乃序於七月之前公子朝

褚師圃之奔以罪見逐也殺宣姜以子弒母也皆事之大者而不見於經安可盡據以為實邪竊意孟縶必為靈公所寵而怙勢以凌群臣故齊豹輩使人刺殺之非衆亂也胡氏家氏之說皆過信左氏矣惟穀梁與孫氏張氏三家不失經義今載於後穀梁傳曰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孫明復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無政刑也張洽氏曰縶疾而廢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

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爲於
其國此舜所以盡其厚於兄弟也靈公受國於有疾
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使盗賊竊
發兄死身危故書盗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
族本宋之強家也至於華元則專恣無君而宋昭遇
害向戌則奸邪蔽主而世子痤遭讒此其不忠之大
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
宋元公惡之於理亦正豈可以爲無信多私哉但平

公在位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
變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爲已無序
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違不適讐國陳宋之讐也故
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爲亂而宋其危矣但
左氏所載三大夫又殺群公子不見於經恐無其事
耳大抵左氏序華向之事多不得其實讀者求之經
文而已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蔡平公廬卒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
國立是爲悼公

二十有一年庚辰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見襄二十九年來聘下○晉頃公即位五年魯
君未嘗朝賀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韓起
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爲求賂而况鞅賢不及起乎
許翰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
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内里名也華

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人不附而皇樂諸
族皆助公耳至是因陳而入國以叛但言自陳而其
意已明矣左氏乃謂司馬華貙叛召亡人則與經文
不合夫華族之在宋者爲之内應偶或有之若貙先
叛以召亡人則三大夫非因陳而動而貙爲司馬亦
大夫也何以不列其名乎凡叛有入于戚蕭晉陽朝
歌者而皆不繫之國以其邑在郊外也若南里則宋
國城内之里名也故繫之宋亦可見叛臣逼宫其沿
威已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傳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今按蔡人懼無極而出朱是朱之奔爲國人所逐也朱曾祖靈公般爲楚所戕祖世子有爲楚所用而朱往奔焉豈其所欲哉亦懼楚之殺己也信乎其往愬矣朱奔楚而楚強暴見焉○公羊以朱作東而謂東卽東國非也朱去而

不復者也楊士勛氏曰諸侯奔死於他國例不書卒觀二十三年東國之書卒則東國必非朱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拒公而至河乃復矣高閌氏曰晉衰而朝於齊晉愈強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盛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強耳

二十有二年辛巳

春齊侯伐莒

十九年高發伐莒矣莒猶不服故景公親將以伐之左氏於此載莒子行成故莒服而齊不再伐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自宋南里者因南里之力以爲叛也而里人黨惡之罪見矣○華向叛居南里幾及一年而諸侯無救宋者故春秋不書果有能如晉悼公之討魚石則必特書以示褒矣左氏乃謂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豈非叛經之說乎然宋以一國之力猶足以當之且華向懼有諸侯兵至故亦不能久安而卒奔于楚楚亦宋之讐也當時適值楚之衰弱故不敢助之以爭耳然亂臣危國之心豈但已乎宋元

公不能正身脩德禮馭群臣使以漸感乎勸於忠敬而去惡太急人無所容南里之禍幸而不亡耳其後兵伐彊地之亂相繼豈非元公所起之釁端哉

大蒐于昌間

昌間蓋魯近邾之地按地誌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二十里有昌山鄒縣東北五十里有昌平山邾魯之界也疑卽其處歟詳見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叔鞅弓次子輒之弟也輒卒而鞅代之矣○天王崩

甫及三月而叔鞅如京師本以奔喪行也雖昭公不親往然特遣貴卿亦春秋時所僅見也但其本意乃為憂朝於晉至河拒復則不若以禮事王庶幾可假以為重耳而適値王室之亂則又以周為不足恃矣觀明年叔孫舍如晉則可見焉此豈誠心尊周者哉景王葬期大速而叔鞅因而會葬故併以葬書高閌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子崩諸侯無一奔喪者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

景王之崩子朝以寵子恃寵爭立而諸大臣不服故劉子單子欲立王猛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汲汲成喪以行事也於是子朝作亂劉單交攻諸王子皆奔走於外而王室空矣劉原父曰景王大子早夭諸子皆欲立劉子單子附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伯附王子朝者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王愛朝將立焉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帥兵以相攻於是大亂○王室即京師也言王室亂而不曰京師亂何也蓋京師者通乎國之衆人而言者也王室者主乎王之私家而言者也景王寵愛子朝使孼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者也劉原父曰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家室本不得言京師亂耳○戴溪氏曰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首止而位定襄王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微二霸王室之亂豈減敬王之時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嘆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卷一名蚡單子名旗王猛當作王子猛說見

秋入于王城下皇在今河南府鞏縣後漢志鞏有湟水註云在縣西北蓋湟即皇也○按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世嫡未定猛與匄皆其母弟也而猛為長於次應立故於其所在言居明其當得位也然才弱無威不足以懾群下實未倡明大義立以為王人心尚未一也特劉單挾其正以令人耳故書曰以而猛稱名不成猛之為君以見劉單之私也但言劉單則群臣之不協可知矣劉原父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顛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之勢以崇黨背衆今

刘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胡康侯曰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王猛書名併見下條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猛即王子猛也先儒以爲示當立而稱王別諸王子而稱名於義有三不通焉蓋以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推之則猛未踰年應書王嗣子或曰嗣天子或曰

小子王可也今遽稱王其不通一也既立爲王則貴有常尊不當復稱名矣如敬王已立雖與王子朝同時亦不書名以別之也今復稱名其不通二也下書王子猛卒與王子虎同辭則王子猛蓋未立爲王者也而此書王猛又別生一義其不通三也蓋王猛本爲劉單所制而不得立故春秋不成之爲君杜元凱曰猛書名未即位是也上書王猛與下書王子猛異者特王猛之間脫一子字耳由此一字之失誤以致衆說之紛紜則又豈若闕疑之爲愈哉○王城在今河南府城唐延朔漢爲河南縣即武王定鼎郟鄏處周公營此以爲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者衆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內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存亂兵相拒故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於書入之義始合左氏序子朝奔京於次皇之前則王猛不應久居于外而逾時不入王城且子朝之私邑在郊而乃至鄭之京邑晉人何以不圍京而圍郊乎此必未得當時事實

也然王猛既入王城而劉單不即立爲王蓋以王猛易制而挾之以行己私不欲使君臨朝會而群臣因亦不附焉則非所以正名分一人心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子猛與王子虎王子瑕王子朝同稱則猛雖於次爲正而實未立爲王者也詳見上條王猛下猛卒不書日不訃喪也其書卒魯往弔也此可見昭公之習儀以亟矣○書卒者紀死之常辭也例見隱三年宋公和卒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壬午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左氏武成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夫魯與邾向無境之事而晉趙武會虢以來邾亦不至惟平丘始一來與會盟而後與晉不相通好者又復十年則邾於晉亦非謹事之國也況武城之爭又事之細者豈遽敢以此愬大國於晉而致之來討以起釁邪此欲彰舍之賢故不覺

詞多偏贅經文所無不足信也然則晉人何為而執舍邪蓋晉頃即位公不親朝又不使貴卿往賀及晉使士鞅來聘本欲求貨也而不遂所求公親如晉則晉人不可以責禮故至河拒復而魯使叔鞅如京師將假王靈以抗晉適遭王室之亂無所假以自免故久之而仍使叔孫舍報士鞅焉魯以晉欲無厭期以身抗而貨財不乞復至見執執因使事故稱行人已在其國故不稱以歸魯雖事晉本無誠心視其強弱而謹慢因之得罪宜矣然霸主所以能合諸侯者以德撫綏而已魯以宗親又為人望誅求不副執其使臣無所顧惜安得不失諸侯哉

晉人圍郊

郊子朝所在邑也其地近鄩鄩在河南鞏縣西南蓋王室之亂雖起子朝而劉單諸大臣之族多附王城不相容為故諸王子之奔皆至近鞏之地是時子猛既卒周室無王晉侯不親合諸侯以定王亂徒以周人告急之故徐使人圍郊以拒子朝無功而還豈誠心勤王者哉書人者明其將卑師少也左氏謂晉藉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失經文據實書人之意矣胡寧氏曰王

室危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俾臣子之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為之援亂不早定職此之由故不足美也高閌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王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以行貨得國者也喪歸而魯往弔故書東國之祖若父皆為楚所害而往事之書卒于楚無志可知

失東國卒弟申嗣是爲昭公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傳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
之又將叛齊烏存率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
公胡康侯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階
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
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按庚輿奔而不逐故不書
復庚輿奔而郊公入立矣郊公者去疾之子初未得
國而自避奔齊欲見十四年莒殺公子意恢下今入
國亦不書者莒自奉迎非有爭也夫庚輿之奔國人

惡其虐而逐之也而齊人實亦迫之自魯弔去疾之
喪庚輿有好於魯故以魯爲託而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吳者王僚也胡沈皆君也見四年會申下蔡昭公申
陳惠公吳許男斯皆遣其臣夏齧徵舒之玄孫滅者
身死而全軍敗沒之稱其國尚未滅也獲者擒人於
戰之稱生得曰獲先儒以爲大夫死亦言獲蓋因哀
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爲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
特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爲

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餘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
莒拏下雞父楚地漢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註以
爲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處杜元凱所謂縣南有雞
父亭是也按今壽州霍丘縣本漢安豐縣地而大別
山在霍丘縣西南其地北與州來接界左氏曰吳伐
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
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
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胡
康侯曰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
帥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

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帥爲畧而不序頓胡沈則
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
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
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
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後屬于楚
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
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
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汪
克寬氏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
沈與陳三國師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蔡

頻之師亦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高閌氏曰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也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者敬王匄也狄泉杜元凱曰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今按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為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二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遶狄泉入城內耳自王猛既入王城則子朝之黨必無有存者矣劉單苟因王猛之卒

而即立敬王則居中制外孰敢不從邪而遲疑觀望且與子朝交攻而實未嘗以立王為急也不然則迎立敬王於王城而事即定矣敬王何待於居狄泉哉蓋敬王之居狄泉畏劉單之專制而不敢入王城也敬王之立本欲入成周者第成周人已黨子朝故拒不得入而暫居於此耳先儒以為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豈知劉單已在王城奚復有子朝之黨哉不入王城而欲入成周又不得已而居狄泉耳故敬王之立必不在王猛卒時而亦非劉單所主也蓋必有擁之者而史畧其名耳然不書以則其不為人制之實又可知矣左氏稱王子朝入尹單劉敗還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以敬王為劉單所立而避子朝也義與經文不合何足盡信哉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即尹子名固周之卿士舊說以其世卿族盛而時以氏稱之似何疑也尹本尹吉甫采邑在畿內因以為氏據左氏序王子朝入尹事當近成周鄭漁仲以為汾州是其地非矣○王子朝庶孽也景王欲立以為嗣未果而崩子朝恃寵爭國王猛已卒嗣王未定猶不得立者人心不服而又有劉單之仇故也劉

單擅權子朝無附但能以其黨為亂而已至敬王復起名正人歸子朝始自郊入尹以依尹氏得大族為援然後為之聚黨而子朝亦遂立焉子朝之立立於舊都也故不言地意者劉單聞敬王即位趨於狄泉而子朝乘間以入王城耳劉單已去則人無難者故不書入而直書立也嗣王既定又立不正以抗之尹氏倚世卿以亂國之罪著矣故穀梁子曰立者不宜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此爲請叔孫舍也魯之財賦制在權臣季孫不爲主
豈有厚賂可將哉昭公此行不過爲季孫所嗾使以
卑辭求丐而不知晉之所欲惟在貨財也公雖親往
何益哉幸而有疾自復耳不然往徒取辱矣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一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盡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孟僖子也左氏傳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

叔孫舍至自晉

按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氏舍獨係之叔孫者衍文也左氏穀梁皆無此二字孫明復從之○舍固魯之賢大夫也其見執於晉以禮自持不爲所屈所以抗晉也而晉亦自此不能責魯矣考之經文或當如此若謂舉周制以折諸大夫之並坐則此特邾不至晉也恐別是一事而附會之耳○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杞平公郁釐卒子成嗣是爲悼公

冬吳滅巢

巢註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下○州來及巢皆楚東鄙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况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讐乎吳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遏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於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怠始滅州來至於王僚益勇於鬬長岸雞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恢楚境夷末所

養之銳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謀才畧不下於僚然而兵頓境蹙漸非吳敵豈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蠱於此矣夫吳弱則楚強楚弱則吳強世變消長人事得失亦可以觀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甲申

春叔孫舍如宋

按左氏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黃震氏緣此遂謂舍以正卿而爲季氏逆女爲非禮以愚論之其說安可通哉凡內夫人適他國書于經者皆公事也惟禮之重者如納幣逆女致女莅盟告糴之類則特書其事以別於歲事往來弔慶期請之常私事不與焉大夫以私事出者如公子結媵陳人婦公子友葬原仲亦特書之則皆有關於大故者也他如公孫茲之如牟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嬰齊之如莒先儒皆據左氏以爲因聘而娶則於法應與媵陳人婦葬原仲同例而特書矣然而經無其文則此三卿者皆以公事行也而左傳爲妄矣况叔孫舍又爲意如逆安有同僚婦而可以代逆之理乎且

意如預政行事始見於十年伐莒而即以正卿列於叔弓仲孫貜之上其時雖弱當亦不下二十至是又十五年通計三十五年矣而舍始爲之聘宋元公女有何所制而逾時至於如此之久邪又意如之子爲季孫斯至定六年已即專政距此纔十三年使爲宋女所生則未及成童而何以遽能如晉圍鄆邪要之上公貴女必非與外臣爲繼室而配老夫者果初娶焉亦當在意如始仕之日而舍之如宋非爲意如逆明矣然則云何蓋叔孫舍見執於晉本以昭公如晉拒回不報之故而其實皆由意如當國專制利權公

室不能備禮舍之病季孫深矣以宋元公意如之幼
男也故與公詐而往脩舊好盖以季孫爲懟也否則
魯宋大夫不通問者已十四年舍以責卿豈肯無故
而輕往哉然昭公之孫實促於此行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叔詣鞅之子也趙鞅成之子而武之孫也樂氏大心
名祁黎之族兄也北宮喜佗之子也游吉即子太叔
公孫蠆之子也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爲氏黃父先
儒皆云晉地即黑壤獨孫明復以爲黃父地闕盖謂

列國之謀王室不當在晉地也然則黃父其近周東
境之地乎後漢志云鞏有黃亭有湟水杜氏云鞏縣
西南有湟亭蓋湟即猛居之皇也與黃相近必即黃
父矣○敬王既立召集諸侯時政在大夫故諸卿爲
會夫父而方謀謀而即散使敬王三年居外始入成
周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亦可見矣然十國咸集
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戍之令猶足以係屬國人他日
成周之城實基於此視前年晉人圍郊之氣勢不同
矣非敬王得位以正能服人心諸國安能無異議哉
高閌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
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
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
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定王世子鄭
晉文公逆襄王豈不美哉

有鸜鵒來巢

孔穎達氏曰鸜鵒鴝鵒也此鳥穴居今驗猶然考工
記云鸜鵒不踰濟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鸜
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舊不在魯界今來魯而不穴
又巢居非常故書也公羊曰非中國之禽今大河以
北皆有鸜鵒不得云非中國之禽也胡康侯曰巢者

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
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
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張洽氏曰邵子曰天
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
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
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歟當此之先楚雖爲
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
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欲袵事之駸至大亂
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上旬之辛季辛下旬之辛辛者郊之日也大雩
而用辛可以見其祭帝矣○左氏傳曰書再雩旱甚
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大雩者承上文可知也今按
大雩有書於秋冬二時者以一雩不雨而三月皆雩
也然未有一月再雩者況六月巳脩龍見當雩此又
一月再雩則太顯矣見昭公君臣禦災非道而區區
於禱祠之末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氏載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如兒戲然皆不足
據以爲信當是時魯之兵食巳不屬公而季氏權勢

巳成威行中外不惟群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
有爲哉苟有動焉彼必先察怙衆懷奸豈能無抗而
肯歎然登臺請罪邪若叔孫舍仲孫何忌皆魯之賢
大夫也公果欲去季氏則二家自宜與公同謀必無
不助之理傳乃謂叔孫氏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
氏殺郈昭伯以伐公徒則二家亦黨季氏不可以爲
賢況舍本爲公謀弱季氏者也而何忌方居喪學禮
未預國事安可以助逆之名加二賢哉竊詳左氏所
傳蓋皆爲季氏文奸之說也夫舍歷仕幾二十年亦
既老成更事豈宜有遽去季氏之謀哉而意如遂忿
然逐君無復臣禮矣幸而舍亦大族不易相凌否則
幾何不爲公子慭郈此意如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
咎于公則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杜
元凱曰陽州竟上邑啖叔佐由齊地胡康侯曰內出
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劉原父曰唁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孫明復曰野
井齊地杜元凱曰濟南祝柯縣南有野井亭按祝柯
在今禹城縣見襄十九年盟祝柯下○公知齊人不
拒而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逆而唁之亦可以見

景公能不失禮矣景公自守之君也何以責其能定
魯哉而況公初至之時齊亦未遽能謀也先儒譏
其無納公之實蓋要其終而言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舍忠於公室者也使其不死則納公之計未必不行
左氏謂其使祝宗祈死近於誣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傳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杜元凱曰
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一統志云外
黃城在杞縣東北漢置縣屬陳留郡胡康侯曰宋元

公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今按諸侯非卒于國都則書地恒詞也如楚虔死於乾谿是已但曲棘乃宋西適晉之道則元公至此本爲魯故其義可嘉耳○元公佐卒子欒嗣是爲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註見成四年城鄆下齊侯取鄆取之爲已有以居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十年齊人來歸

鄆田可以見鄆田之在齊也故取繫於齊而景公自利之實不可掩矣取例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呂本中氏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今按齊景公當時之賢君而晏子又能以其君顯所爲如此何耶蓋景公非有一匡天下之志者雖能聽於晏子而脩政勤民亦不過爲富強計耳彼見昭公得罪巨室民心不懷使其復國則欲慾益甚其咎在公何必歸惡於季氏哉故以鄆處之而責姑塞矣然則景公雖非明於大義亦庶幾善處寓公者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至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公來居鄆曰至自齊則公蓋自野井入齊國都齊既取鄆而始來居耳若本末至齊則當書至自野井與至自乾侯同例矣王祿氏謂公自野井來居于鄆非也詳見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下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之邑也在魯北鄙費在魯東南而距成爲

遠郈在魯西北而與成爲鄰公方在鄆則又近於郈南者也三家之中叔仲賦常不闕自公失國以來費倚季孫專橫而又遠絶不復能治矣雖郈成近鄆亦皆效尤不服公閔叔孫舍舊忠循愛於郈而郈以近故亦畧親焉惟成賦之不共則公之所責備者也於是親發鄆衆越郈以圍之以求遂所欲夫孟氏世忠公室而成亦素馴特以劫於季氏而仲孫何忌服喪未預國政故不暇治其私邑耳然方受學仲尼必明於事君之禮公若感之以誠待之以禮使得盡力於君臣之間或能改革意如之惡以共張公室況於成

乎公不知出此輙震以威畏強臣而獨誅有禮何以服民使臣哉公之所以終於客死者亦其自取也○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今按梁丘據受季孫貨而說齊侯使不納公其事不可謂無但景公方信用晏子必不爲據

言所動其所以不納公者亦由其本無遠志而又見公甚失人心故但處之於鄆使不失所則自以爲盡職矣於景公又何深責焉若謂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晏子必不勸君爲此而亦不合於經公圍成之書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陵即成六年魯取之鄟當在齊魯界上公旣居鄆必不能遠出會盟也陳傅良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李廉氏曰鄟陵之盟乃齊爲糾合之謀此于

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會按此會蓋昭公欲齊納己勸之以糾合也而景公志不及遠雖集諸小國不過爲參盟而已實不能立謀納公也景公爭霸之畧止於如此矣參盟說見隱八年盟瓦屋下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克寬氏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于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曾子問云君去其國

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歟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居即楚平王本名棄疾楚平王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譖諸王建奔宋殺伍奢至是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壬弱母又非嫡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壬改名軫是爲昭王今按子西史記以爲平王之庶弟也史記序此與左傳互有異同今擇其可信者附載於此云餘互見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漢爲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于成周者以子朝倚尹氏爲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左傳稱王子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曰入入者難詞也敬王能自樹立不爲權臣所以合王城而入咸周將於此别立基焉既立而王子朝奔楚王室遂定亦可謂賢矣特以威權久去勢已倒持雖有一二親臣亦皆權謀餘習故其效雖有可觀

而其後亦遂不振矣惜哉餘互見定四年劉卷卒下

○王氏箋義曰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子之能正王然後罪人咸服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伯名盈毛伯名得即尹氏爲子朝所聚之黨也○尹氏爲卿卿本予爵而序於召伯毛伯之上則二伯乃大夫之字杜元凱謂伯爲爵者非也毛伯召伯始見於文元年其後世至宣十五年爲王札子所殺今又有黨子朝者則亦世爲大夫矣以王子朝奔楚見子朝制在三臣卒至於敗而三臣迷誤子朝之罪著矣子朝立爲王矣而猶曰王子者國人不與爲王也不言出者不從位出也敬王入成周則以成周爲根本地尹氏召伯毛伯與王子朝同逆皆自絶於位者也雖自王城而奔不得言出矣夫成周定都以逼逆黨固必有主此議者但左氏載知躒趙鞅納王晉師克鞏是全以其功歸晉也而經畧不少見何邪至謂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則益與經文不合矣胡康侯曰子朝有寵於景公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

二十有七年丙戌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以爲公子光使專諸刺僚也夫光既臣僚矣則宜以光爲首惡而經局爲稱國以弒也稱國以弒者國人之所欲共廢而衆殺之之辭也例見成十八年晉弒州蒲下王僚在位勇於戰爭攻楚滅巢好兵不已意其君國殺戮必多此人人之所共憤也其見弒則有由矣此豈出於光意哉辯見襄二十九年吳子

使札來聘下○條弒而諸樊之子光立是爲闔廬也
本以光爲夷末之子於理似順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氏宛名蓋必晉郤氏仕楚爲卿者按左氏費無極
譖郤宛令尹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退遂令攻郤氏
且爇之郤宛聞之遂自殺如此則兩下相殺無預於
國事弗書可也苟書之則宜直斥囊瓦殺郤宛而已
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乎稱國者假國法以
殺之也不去其大夫則非有先絕仕籍之罪矣凡書
殺大夫者必有關於大故郤宛之殺意者以平王時

曩不得志於吳而歸咎郤宛乎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樂祁犂喜之子大心之族弟也扈鄭地見文七年盟
扈下○扈之會令戍周也齊魯不至故不克戍而經
不書又會在鄭地鄭亦不來直待五年之後而始城
成周可以見晉霸威令之不嚴而諸侯勤王之不急
也左氏於戍周之外附以謀納公之言則公本孫齊
安有齊人不在而可以爲謀納公乎況扈地近周其
非爲魯明矣豈士鞅與樂祁犂北宮喜相見之時私
謀及此言邪

冬十月曹伯午卒
史記謂曹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
公悼公死于宋非也經未有卒于他國而不言國者
又謂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
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亦非也弒
逆大事也經無不書之理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
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公卒弟露立謚靖公無聲公
隱公蓋是彼文自錯也此說得之矣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名來奔義與襄二十三年畀我奔同未可

比於以地叛也然邾莊公微弱而群臣不服亦可見
矣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如齊爲求納也說見二十八年公如晉下○左
傳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公徒敗于且知汪
克寬氏亦信其說此豈可語孟懿子乎懿子當志學
之初豈宜遠至蔑君如此況公徒敗于且知經所不
書何所據而爲此誣善之言邪
二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杜元凱曰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内邑按斥丘漢縣名今廣平府成安縣也其地在衛北春秋時爲狄地蓋服於晉耳○昭公之奔齊變往求納而景公不能公無所望矣故欲如晉以求託焉而竟莫能定也乾侯之次不亦傷乎趙鵬飛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故徒次乾侯而不得入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鄭定公寧卒子蠆嗣是爲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滕悼公寧卒子結嗣是爲頃公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戊子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昭公如晉次于乾侯與如齊次陽州一也陽州之次公得入齊齊侯既先親唁於野井而又爲公取鄆故公之居鄆言至自齊則見齊侯猶有處寓公之禮也若夫乾侯則本狄地之服晉者遠待晉命於此而無一使通焉公實不敢入晉則至不得以自晉言矣晉知昭公求託境内恬不爲意竟使旅瑣無依豈非士鞅取貨於季孫之故哉義無所立何以主盟晉之失覇宜其終不能復矣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偃之子也是爲昭子高張之唁爲公將依晉復歸而問訊之託唁以爲名耳公自此不復可如齊矣書此以見公之急於求人而自處之不善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於此序平子每歲買馬歸之于乾侯與黜務人而以公衍爲大子事妄也汪克寬氏曰意如剛忍竟

悍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大子是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胡康侯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

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䉶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戈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斬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爲後世戒今按齊侯取鄆以居公亦知公得罪于民不可以復也公若能反躬脩己節財養力以撫其衆烏知鄆民不如太康之一旅哉顧乃今日役其民以圍成明日役其民以會鄟陵又明日役其民以如齊又明日役其民以適乾侯區區小邑命何以堪鄆之潰也孰謂意如之所誘乎

三十年己丑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康侯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而罪臣子讖諸侯之意甚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吳澂氏曰曰居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晉頃公棄疾卒子午嗣是爲定公○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書卒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甚矣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羽奔楚

徐在僖公時爲楚所虐尋已服於楚矣及楚既衰而徐爲吳滅則章羽有奔楚而已○左氏稱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則是降也既降胡爲而又奔

哉蓋奔者不爲吳人所得而避難竄走之名也舉重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奔楚則必未降吳也其書名特以屈服於楚故耳何必附爲降吳之說哉

三十有一年庚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荀躒盈之子而罃之孫也杜元凱曰適歷晉地○左氏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今按適

一歷非晉都也意如至此待命耳是時晉定公初立有嗣覇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以師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取貨而私於季孫則昭公並至於客死哉晉侯聽其計中而反使荀躒出會何以爲盟主此覇業所以卒不能復也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薛獻公穀卒子定嗣是爲宣公○薛自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不敢齒於大國故有喪不訃而魯亦不弔其禮畧也至蜀之盟薛雖一使人列會而尋亦不見於經終魯成公之世蓋其特猶服於宋也及襄公特

薛伯畟預於會奔走聽命之不暇則以宋方多事不能庇焉故也魯雖與之同盟猶以宋屬待之而禮畧故獻公之先君亦不訃喪而經不書卒若獻公在魯昭公時則僅與平丘黃父會盟而訃喪弔葬一如列國入春秋以來薛之喪紀所未有也此何故哉蓋魯田之在漷水者與薛相關有疆事焉則薛君者三家之所私厚也故因公出特來告喪而魯之弔葬亦備其後定公時薛伯定卒哀公時薛伯夷卒雖不訃喪而魯亦弔葬猶前志也其皆以見三家之私歟然獻公以前諸君則國小不知其世次矣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爲士鞅所沮則但言唁之而已此按齊景公故事必使荀躒者荀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士鞅之謀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元凱曰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言邾史闕文按昌慮漢縣名在今滕縣東南○許翰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趙鵬飛氏曰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季氏實利之爲逋逃主也餘

見昭二十一年庚其來奔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辟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元凱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按須昌即今東平州取闞不言公蒙上文也鄭濵而公寓乾侯無所仰給故取闞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稅而實不得居其後薨於乾侯喪返而始得葬於闞焉悲矣○按左氏定元年謂季孫使役如闞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爲司寇溝而合[illegible]亦凱緣此遂謂闞群公墓所在恐未必然他日[illegible]孔子溝合則亦當書改葬昭公以示微意而經何以沒其實邪要之止是昭公歸葬於闞耳

夏吳伐越

趙鵬飛氏曰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姑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逐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餘見定十四年敗檇李下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仲孫何忌貜之子是爲孟懿子貜卒巳八年矣而何忌始見經得非何忌初本居喪而其後或從學於孔子不汲汲於與國政歟自季孫宿以後雖如孟莊子之孝猶未練而即從政此見何忌初心之本善矣韓不信貞子之子而起之孫也仲幾鄭名氏也世叔申儀之孫也國參子産之子也公殺莒人下有邾人今從之左氏無此二字蓋闕文也成周詳見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下〇敬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群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之城非爲城杞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跪入城内矣若爲杞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邪工役大與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協一如是哉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霸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黄震氏曰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事至此極

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反譽季氏而謂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以逐趙氏之惡耳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二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三

起壬辰定公元年

盡己亥定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定公

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名宋在位十五年謚曰定其母
不詳何氏夫人娶不見於經說見十五年姒氏卒下

元年壬辰

春王三月

凡首年首月雖不書即位必存正月以國有君則有

政也定公始於六月即位則歲首猶未有君孰行政
焉故特不書正月而直以三月起後事也胡康侯曰
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
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是已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稱人者衆詞也京師者成周也既定都而城之則
爲京師矣以衆執人于京師曾不畏乎天子見晉志
之不忠周威之不振也楊士勛氏曰晉城成周宋不
即役晉爲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執人
于尊者之所而不歸于王之有司不書所歸唯舉其
地者此晉自治之効也孫覺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
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
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
請命則歸於王可也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
於王其無王甚矣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今按
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
也爲是晉執仲幾夫宋不受功似有其事而欲使三
國代之受役恐非實也考之襄二年載知武子之言
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即郳是又以三
國爲齊屬也既屬齊矣而宋又役之則齊當靈莊景

公之世正國勢強盛之時豈肯聽其從宋而不一爭
哉是不考於三國從違之本末矣蓋春秋時薛嘗屬
宋而滕小邾皆屬於魯屬魯之國豈肯爲宋役哉况
成周之城宋薛小邾皆並列於會固已各執一役矣
惟滕不至此晉之所以責仲幾也責仲幾而不責滕
是罪不在滕也何則滕雖屬魯而南逼於宋意宋已
兼其受役之直而又不肯爲滕受功故以薛爲屬國
責之代役若小邾則以其爲魯屬本不責也觀傳止
載薛宰爭復舊職之言意可知矣不然則仲幾在會
必無不自受功之理而滕之不至晉亦不當舍而不

問也左氏得於傳聞不原事實故其說不詳如仲幾之執本在京師未嘗歸晉也而曰以歸又曰歸諸京師去冬書城成周則已有業次矣特晉主翼役必待工畢而始執仲幾乃曰正月庚寅栽宋不受功而執仲幾三月城三旬而畢其日月皆不合於經姑亦信其可信者而已耳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曰癸亥喪至則曷爲戊辰然後即位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穀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杜元凱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啖叔佐曰凡公即位皆不記日以其必朔日也惟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以明其既殯而即位且志非常也○昭公既薨魯群臣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雖有其人則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矣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于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正爲國父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己所爲故不以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祔則太遲是也豈爲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况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一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已援立之恩耳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群臣有能如晏嬰之輔齊景公者則季氏之族將必與崔杼同夷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賢如仲孫何忌亦以聲勢相倚懼禍其黨不能盡心一力以奬公室使宋卒為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衰自是不振咎將誰歸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高閌氏曰昭公薨半載餘而始以喪歸歸及踰月而遽葬見魯之臣子無恩于先君如此餘見昭三十二年取闞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汪克寬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今按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其立宮甚無意義左氏以爲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宮則煬公歷世太遠不在壇墠有禱之數何爲而有宮可禱萬孝恭氏以爲定公昭公之弟季孫立之恐人議已故即煬公之以弟繼考公者而立其宮以明

舊制則未入春秋以前煬公之下以弟繼兄者除武公已立宫外尚有孝公何為而不皆立宫邪其說亦不通矣竊意煬公鬼物必有以陰助季氏逐昭公者其神姦可以惑衆故為之特立其宫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范寧氏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汪克寛氏曰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晩熟之菽為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

二年癸丑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吴

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抑又庸劣適與吴子光同時而光則同辛苦以親其民脩禮文以大其國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嘗忘楚哉而昭王不能内自脩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以為吴可侮也則遣人伐之夫人者將卑師少之稱也以弱臨強力豈能敵自是大為吴困而不復能再報者豈非因囊瓦以取敗邪若左氏謂楚囊瓦伐吴師于豫章吴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吴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則皆與經文不合無足信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魯有庫雉路三門殺於天子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為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為周公故也夫諸侯之制宜得二門緜之詩稱太王立臯門應門是也庫臯二門近外故諸侯之外門謂之庫可也謂之臯可也路應二門近内故諸侯之内門謂之路可也謂之應可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正以(皐門庫門之)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内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為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胡康侯曰孔子家羸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

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胥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劉原父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脩而經無脩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參之脩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

三年甲午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意如以公初立而使事晉也晉以君朝則

來者薄而往者厚非國之利也故嘗拒復奇禮物至焉則雖以微者致之而亦不復責矣此晉霸之所以不振也自是魯君臣無復脩禮於晉者而晉亦何能加禍於魯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邾莊公穿卒子盍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濫近於費蓋依季氏也邾莊公必嘗懼黑肱導魯為患矣至是隱公初立以先君時嘗與仲孫何忌同城成周來求為此盟而何忌實受邾託矣惜乎何忌仲尼之徒庇邾者甫十三年而復以兵伐他何望其不失信哉餘見昭十一年盟祲祥下杜元凱曰拔地闕一說郯即拔非也

四年乙未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吳卒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　侵楚

齊國夏註見七年伐我西鄙下○是時蔡與陳許頓胡皆服役于楚者也蔡昭公乃隱太子之子與楚有不共戴天之讐而陳許頓胡亦皆受楚陵逼特以力不能勝不得已而受命焉耳至是楚昭庸劣國勢日衰蔡昭公於是拉此四國先來求晉而晉與之大合諸侯凡十八國且請天子之卿預焉雖齊桓晉文之會未有若此之盛也然而不能審謀定計仗義執言以大聲楚罪使自伏辜而乃侵掠其境不問一辭則是志在俘獲非能振中國之威者也故書侵以陋之

○趙鵬飛氏曰晉定公非徙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昏庸四鄰不親諸侯叛之於内具議之於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以十八國之衆繞侵楚而已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桓五倍於文繞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按胡康侯曰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

子之元老在焉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此據左氏之說也竊意事楚小國爲楚所拘辱者多矣或其權臣責貨蓋亦有之但一有獻焉即可以釋何必留至三年雖釋之亦豈敢遽至懷報哉蔡以裘馬之怨宜其棄楚陳許頓胡何爲而亦從晉耶機會所在報讐者之所欲乘也知此則知蔡侯之本心矣又謂荀寅求貨不得之故而辭蔡人則當在請師之初而不當在既會之後且度其事勢能致一侵則自以爲功矣而肯謂楚未可以得志哉要之荀寅告范獻子辭蔡之言當是秋

七月楚人圍蔡不救時事而誤言於此耳此左氏之所以不可盡信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與頓胡皆服楚之國也召陵之會頓胡皆從而沈獨不會故蔡人乘晉侵楚之勢而滅之蓋蔡志也左氏謂晉人使蔡伐之則恐晉自侵楚以還不復有遠志矣惟其不由晉命故以沈子嘉歸而敢即殺之不然則嘉將歸晉矣夫蔡人欲報楚讐而併及於沈必沈嘗輔楚爲惡者也然殺世子有者非沈也其國何辜既滅其國又執其君而殺之慘亦甚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臯鼬鄭地杜元凱曰襄城縣東南有城臯亭襄城在今許州西南九十里非汜水縣之成臯也○凡以一事出會而盟者雖異地恒不稱公則凡舉諸侯以見人心別無異議之意如盟祝柯重丘之類是也若諸侯懷貳必待於强盟者則復舉公而以兩相及之詞書之見人心之不協也臯鼬之盟即召陵之諸侯言諸侯見劉子不預而以公及則無主之辭也無主而强相要結是爲以此及彼矣此豈同心推晉主盟者哉故陳傅良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自是

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杞悼公成卒子過嗣是爲僖公史記謂過弑兄隱公乞而立無稽之言也○皐鼬之諸侯即會召陵者也故以會卒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亦楚地當在白羽之南漢水之北任公輔氏以爲華容縣非也夫華容尚在楚南觀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豈敢深入楚境越其國都而虜許男

哉故知容城當在漢水之外鄭師可至之地也自夷遷白羽近於群蠻非人所居及其地已墾治則復遷於容城楚人爲許謀遷而不能使之即安剪荊棘室廬有定居本非善意也然則許之從楚豈其所欲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以會召陵出而强晉以盟皐鼬故以會致

劉卷卒

卷劉文公名即會召陵之劉子也卒則何以不稱子蓋闕文也高閌氏曰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皐鼬之盟以疾不與也此說理或有之但卷卒在公至自會之後則距召陵之會已久或至京師而始以疾卒未可知也卒不書日喪不訃也其書卒魯所私也陳傅良氏以爲王卿士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敬王之難有劉子焉王室其庶幾乎是以卷爲賢也竊意卷當王猛之時挾君崇黨以令於諸侯非純臣也敬王固已久厭其奸特爲世族大臣未宜輕動故待以坦懷耳何所繫於輕重而書卒哉敬王得國以正行事亦有可觀然而隨時苟安不能振起則以世家根據而國脉衰微耳故劉卷書卒而治亂之迹見矣餘詳見文三年王子虎卒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諸侯大會召陵而侵楚實蔡昭公之所爲也而又滅沈以剪楚與國楚安得而不怒哉然遣卑將出寡師以圍之雖本其輕蔡素心而兵將之偷惰亦可見矣何休氏以爲褒瓦稱人非也夫蔡方從晉宜必求救矣而晉師不出且伐鮮虞故荀寅告范獻子辭蔡之言竊謂正當在此救蔡之功所以卒歸於吳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達之玄孫也即仲叔圉是爲文子○晉不能救

蔡而率衛以伐鮮虞利於闢土服遠而無復有中國
之志此晉覇之所以終於不振歟餘見昭十二年晉
伐鮮虞下

葬劉文公

劉文公卷葬之太速或其後嗣急於承襲耳魯人與
卷相比故往弔喪而適遇其葬遂預送焉不然則王
臣之卒例未有送其葬者豈獨私厚於卷哉餘見文
三年王子虎卒下趙伯循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
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李廉氏
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

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
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
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
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
書以志其僭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
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楚者蔡之世讐而又爲楚所圍豈無發憤思報之心
乎晉既不救則轉而求吳雖其勢所不能自已而蔡
昭公志能自立亦可見焉吳本假義以濟己私公穀
謂其有憂中國之心過矣○柏舉楚地漢汝南郡西
平縣有柏亭古柏國爲楚所併今屬汝寧府豈即此
歟楚人者圍蔡之人也蔡圍已解故蔡侯得去國而
以吳子過於柏舉戰不在蔡矣故不言救蔡戰言楚
人而敗言楚師與僖二十八年戰城濮同蓋楚聞吳
兵將至而使囊瓦帥師出禦及見圍兵先敗而大衆
遂奔囊瓦因懼誅而奔鄭矣左氏序此以唐侯爲預
伐囊瓦爲預戰則與經文不合何足信哉囊瓦即子
常時爲令尹公子貞之孫也貞字子囊故瓦以王父
字爲氏○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

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
以能強者將帥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城
濮之戰殺得臣鄢陵之戰殺公子側殺大夫雖非美
德然信賞必罰不爲姑息猶足以強其國柏舉之戰
囊瓦得以逃誅刑不立矣夫楚本非以德服人者而
乘以怠弛其敗宜哉

庚辰吳入郢

春秋紀凡入國者必直指其國未嘗言國都之名郢
楚都也字當有誤故齊履謙氏曰吳入郢當依公穀
作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狄之也左氏傳曰吳入

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穀梁傳曰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狄道也○按左氏於此載楚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而明年又載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又敗吳師于軍祥又敗之于公壻之谿而又子期與子蒲滅唐此皆事之大者而經一無所見則其說豈可信乎且秦欲追及吳師道里甚遠必非五百乘所能趨利者意或申包胥本求救於越越遂乘間入吳而

左氏誤爲秦事耳穀梁又謂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而不言滅以爲存楚則亦過矣故李廉氏曰吳本未滅何得書滅乎

五年丙申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杜元凱曰蔡爲楚所圍饑之故歸之粟高閌氏曰魯非齊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爲援而敗楚故畏而賂之也趙鵬飛氏曰歸粟於蔡懼吳也十八國諸侯不能救蔡而吳救之蔡圍既解魯南通於吳以徐爲障昭三十年吳已滅徐蔡若有言於吳吳兵一出直指魯郊此魯不得不賑蔡以悅於吳也不然蔡無一日之好於魯魯何乃踰宋陳二國輸粟以餽之

於越入吳

杜元凱曰於發聲也范甯氏曰於越夷言也劉原父曰於越其自稱也今按經之書越嘗曰越人嘗曰入越則於字蓋衍文耳此越王勾踐也詳見十四年敗吳檇李下○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以洽楚黨至是吳入楚而越亦乘虛入吳得非楚所引致乎竊意申包胥之興楚其必謂此矣高閌氏曰吳之

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爲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季平子意如卒子斯嗣是爲桓子○胡康侯曰意如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貸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矣今苟

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汪克寬氏曰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季平子專權爲惡必以陽虎爲腹心虎之預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告終而桓子武叔嗣之皆稚弱不能自立國命遂爲虎所執矣公山不狃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虎黨也政安得自大夫出哉竊疑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宜在此時而虎專國政倚以爲助實深庇之而使三桓不得有爲也何以知二邑之叛在此時邪蓋虎欲見

孔子歸蒸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不狃召孔子欲往而子路以爲未之則此時孔子尚未仕也至於從祀先公則孔子仕矣安得不謂其叛始於此時乎特國事爲虎所制方與齊讐必俟乎齊而後可以靖內難耳然則孔子仕魯獵較以爲之兆其必在定公七八年間而亦不在桓子始立時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翰氏曰晉以土地之故横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丁酉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滅當作入蓋字之誤也按哀元年許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許復見經杜元凱曰蓋楚封之如此則當如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故知非滅也鄭雖有憾於許然許以避鄭之故四遷其國即楚宇下楚衰而始從會召陵以求晉庇鄭蓋與之同好矣尋又乘晉之衰遠脩舊怨暴蔑其國俘囚其君不亦甚乎天下無霸而與國自相陵虐世道亦可慨也乎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魯以鄆田之故與齊有隙而鄭方叛晉虐許度其勢必與齊合故公先侵鄭以威之蓋魯猶未絕晉交將倚以爲重而陽虎方執國命實主此謀非睦鄰靖國之道也左氏載公爲晉討伐胥靡及不假道於衛之事不足深據而高閌氏又謂鄭伐許故晉命公討之則晉既無志諸侯故鄭無所忌晉與鄭鄰且不自治寧復使魯越境而遠侵邪其出於魯志明矣魯兵已掌於諸卿而卿不帥師者蓋陪臣方以三桓專兵爲口實而亦欲竊取兵權故諸卿不復掌兵而自是但以公將矣李廉氏曰自宣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

無君將者八千年至是而後侵鄭侵齊皆書公則三
桓絕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
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公之侵鄭雖以其叛晉而將黨齊然晉實未嘗有命
討之苟有責焉則當國者宜任其咎矣故斯與何忌
躬往謝焉而告以故州仇不往必尚幼未預事也左
氏以爲季桓子獻鄭俘孟懿子報夫人之幣失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
杜元凱曰稱行人非其罪趙汸氏曰晉曷爲執樂祈

黎祈黎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於簡
子范獻子怨其主於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
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張洽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權
討而遣使善逆以儀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
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覇統
所由絕也許翰氏曰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
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謾愿汩昏其間則
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祈黎也
冬城中城
高閌氏曰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
矣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今按城地而
脩亦事之常耳但七十七年之間而再城至於大與
工作則亦勞民爲重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元凱曰鄆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高閌
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
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
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
氏專魯也仲何爲哉家鉉翁氏曰明年國夏伐西鄙
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也今按仲孫何忌受學

仲尼何不諭齊以義而至于用兵乎蓋鄆本魯邑無
失守之理與爭奪他人所有者異矣況陽虎主謀季
孫親行而何忌安得獨辭哉但圍之不服而卒致齊
兵則始禍之罪當坐齊景耳鄆至十年會夾谷後始
歸左氏載齊人歸鄆於明年二月失之矣
七年戊戌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衛地註見僖十三年會鹹下○是時齊鄭皆與魯

爲讐齊鄭盟鹹將致衛以危魯也而衛人不至則兩君特相盟而已見諸侯散而不能爲主也陳傅良氏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北宮結蓋括之孫或以爲括子則不應在括孫北宮喜之後始見○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而衛不至蓋齊人讓之而衛使行人北宮結往謝齊遂執之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也齊景公即位四十五年歷

晉平昭頃未嘗出爭諸侯今見晉定庸弱政在六卿爲此不靖之舉蓋景公耄而妄動亦晏嬰已去位而用事非人矣不然豈得謂以其君顗邪詳見十年會夾谷下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沙耳其地近沙鹿在齊衛之間詳見成十二年會于瑣澤下○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左傳載結私齊侯之言不近人情蓋妄談耳李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大雩

大雩上必闕八月蒙秋則似七八兩月皆雩而下文九月之雩亦宜屬秋不當別出矣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是爲惠子蓋國佐之孫或以爲佐之子恐非蓋佐之殺距夏之奔八十四年而始終尚未計也豈應有此老臣哉○高閌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李廉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霸之不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

薛季宣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妃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趙鵬飛氏曰非苟報西鄙之伐亦以鄆之在齊也然今日侵齊明日侵齊何益哉深其怨而已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再侵者杜元凱以爲未得志故也

曹伯露卒

曹靖公露辛子陽嗣餘見昭二十七年曹伯午卒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此報公春之再侵也○許翰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師者師衆將卑之稱左氏以爲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失之矣瓦本南燕地在今衛輝府胙城縣其北近衛後蓋服屬於衛耳杜元凱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即此○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於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大國也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故門庭之寇不能即卻而使公遠出境外求晉出師已非謀國之道矣而況晉方好賄覇業已隳師出後期無濟於事又何足恃以爲安乎則不若與齊平之爲善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陳懷公柳辛子越嗣是爲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　遂侵衛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晉既侵鄭則懼齊之救兵至衛

也故侵衛以急辭書○高閌氏曰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衛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許翰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覇何日之有趙鵬飛氏曰皋鼬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隙盟鄭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爲曲濮之盟不事晉也李廉氏曰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曰侵衛晉故也○何忌侵衛之舉非孔門家法也豈亦狃於習俗而未能遽改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元凱曰曲濮衛地高閌氏曰去年公侵齊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祀不書曰闕文也說見僖八年禘于太廟下○從祀

順祀也先公非一公也杜元凱以爲正閔僖二公位次則當直指閔僖矣焉允南以爲昭公始得從祀太廟則當直指昭公矣今曰先公則豈一公之專稱哉竊意魯入春秋以來宗廟之次不得其正者亦多矣如僖公以兄故特躋于閔上昭公以奔故不祔於先君此其顯然共知者也他如桓公以隱爲攝豈皆合食於廟乎至是孔子仕魯誠足以感季孫所謂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而兆足以行蓋即此時也故得禮正先公之祀使位以序從故齊履謙氏曰稱先公而不言宮廟非一公也此說得之矣但謂從如陪從之從魯自昭公去國君不得朝正於廟而季氏主其祭及季氏更微受制於陪臣而陽虎攝其事不曰攝而曰從使若公之在祭者然則從祀爲群臣從公以祀也經之文義既迂晦不明而其所從之祀亦但當言太廟而不當言先公矣且當時陪臣執命止是專制政權成太阿倒持之勢而季氏亦不得有爲耳豈必祭皆爲其所攝哉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故祀禮從而君臣之名正矣非迂於治道者其孰知政之所先在此耶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也成王以此封魯公而受賜藏之宗廟者也穀梁以寶玉爲封圭則君所執之器與所藏者自宜不同○是時陽虎擅命廢禮不循而孔子行乎季孫方正先公祀禮虎以其討不出己也而憾之故使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撓其事也有虎爲主故盜得竊諸廟中書盜而虎罪自見矣杜元凱以虎家臣賤故曰盜殊不知春秋末世貴卿之家臣率以大夫爲之如公叔文子之臣謂之大夫僎則陽虎雖爲陪臣亦大夫也孟子所謂大夫有賜於士蓋指虎矣如此則名亦可登於史冊而賊有

主名不可以言盜且陽虎爲亂而入公宫取寳玉大
弓以出明是公行刼奪亦豈得謂之竊哉至於陽虎
入鄆陽關以叛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明年伐陽關陽
虎奔齊以圍費圍郈及臧孫紇奔邾之例推之不害
於可書也而經皆畧不少見要之左氏所載虎事因
其行惡而毀過其實者多矣然則陽虎蓋避位適齊
耳其必孔子謀於仲孫何忌處置得宜有以畏其志
也且是時齊方與魯相讐虎往而齊不之容尋即奔
晉亦必先有間使相通使齊悔禍將結平焉而鮑文
子因遂沮虎爲亂之謀邪不然國命爲虎所執亦宜
易制者哉凡此皆孔子用魯之效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三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盡丙午定公十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陝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鄭獻公蠆卒子勝嗣是爲聲公

得寳玉大弓

寳玉大弓本非人臣所宜有竊之何所用之不過因

孔子用事而小人陰爲沮撓計耳然聖人處之有道
不急誅求則小人亦有悟心後還舊物穀梁以爲得
之堤下理或然也不煩令致刑而宗器得可以見聖
人之功化矣史記謂是歲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
司空爲大司寇蓋桓子於此漸以信用焉得不書日
蒙戊申也

六月葬鄭獻公

魯鄭方仇懼有變也故速於襄事三月而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元凱以爲晉地蓋在今廣平府邯鄲縣本狄

一地為晉所有而近於衛疆者也左氏載齊侯伐晉夷儀之說則經文所無且夷儀本衛地在今邢臺縣西比於經未見為晉所取何得屬之晉邪意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之次歟其曰晉車千乘在中牟理或有之但謂齊侯在五氏而衛侯過中牟以往助則妄矣餘見十五年次渠蒢下○陳傅良氏曰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十年辟

春王三月及齊平

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兩相欲也詳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及齊平見魯之睦鄰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務於講信脩睦者如此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其驗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夾谷齊地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山陽即齊魯會盟之處是也按左氏祝其實夾谷故後漢志因之亦以東海郡祝其為夾谷地則祝其故城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五里定公何得遠會齊侯於此邪○魯既及齊為平於是定公至夾谷而與齊為會善魯之能睦鄰也○左氏載萊人刼魯之事此理所無也蓋孔子相魯其所施為必先有以感格鄰國君臣豈必臨時有待於用武邪刼會未見於前時況兩國講好有孔子為相之日乎世儒欲誇孔子之功故附會其說耳○又按何休氏載晏嬰謝

過之言理或有之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時已用事於齊不但閱歷多而其學亦有同時名卿所不及者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子載齊景公為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無不聽者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衛類非賢臣輔佐者之所為豈晏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復因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晏嬰惟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為本於晏子春秋則亦未可信其必然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圍衛必欲北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徒足以堅齊之從晉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濟西田也詳見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及成四年城鄆下此田昭二十五年爲齊所取讙汶陽田也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陰龜山之陰也龜山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爲博縣北一十五里其北爲嬴縣地所謂嬴博之間也汶水自泰安州

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陰之東北爲漢泰山郡牟縣地古根牟國也牟汶出焉牟汶蓋即小汶地志在泰安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里餘入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流經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於泰山之南流經魯北以至於讙是爲汶陽田矣魯在汶南龜陰又在小汶之南即二水之所從出自泰山以南徂徠山以東嬴博之間似皆非魯本封内地蓋小國見侵而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觀其上猶有根牟國在焉其下鑄亡而後以蛇丘名讙焉亦可見矣詩所謂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者亦據後人尊以爲望而言耳然則龜陰未歸之前其田嘗爲齊得何以不見於經耶疆埸之民自相據奪互爭未决不以國事録也今魯與齊講會夾谷兩相脩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蓋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嬴博之界也鄆讙傅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嬴之近齊者則爲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於疆埸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按鄆在曾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爲汶陽田非也〇凡書歸者皆因請而送

歸之辭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人歸讙及闡是也書來歸者皆不期而至之辭如鄭伯使宛來歸祊齊人來歸子叔姬季子來歸之類是也鄆讙龜陰之田齊人心所欲歸者也故書來左氏載孔子使兹無還揖反汶陽田之語此覇者末流之事也惡得以亂聖人純王之學哉胡康侯以爲自序其績亦非也上文未有言孔某所爲者而何以見其自序績邪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者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杜元凱曰在東平無鹽縣東南任公輔鄺道元皆以爲然或以爲在沂州東非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侯犯守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爲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自疑不變勢所必致也春秋內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恃強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

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郈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當中間所以感格侯犯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季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左氏載二子及齊師圍郈之事經文所無不足信也但侯犯以郈奔齊而齊人致郈歸魯理或有之矣○胡康侯曰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書其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夫宋景公嬖寵桓魋與以地馬固爲非正然地以寵弟貴卿當國秉政處危疑之地者也而敢爲抶奪不忌於君則其驕亢已甚見逐不亦宜乎凡書奔者皆有罪而見逐也左氏以爲毋弟辰勸之自奔失春秋書奔之意矣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洽氏曰安甫齊地家鉉翁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於晋矣前此

嘗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
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覇
也
叔孫州仇如齊
高閌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
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及義見昭七年暨齊平下○地辰皆景公之弟也
地爲卿則稱公子辰已食祿列於大夫則稱弟例之
常耳仲佗石彄杜氏以爲皆國卿也辰與地同惡桓

魋者也地奔而辰危且怒矣故有棄君不事之心左
氏所謂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之言乃爲地奔而發
何因而有廷兄之悔乎故辰之奔亦有罪而見逐也
仲佗石彄本無去志但辰以桓魋之逼脅使去國而
佗彄亦與之同忿故併逐之書曰暨以見弟辰所欲
而有强於佗彄也先儒多以仲佗石彄脅辰爲說則
不當以辰爲首惡矣景公以寵桓魋故失四卿一大
夫雖至親亦不恤焉豈知宜兄宜弟以教國人者哉
是爲不能推恩矣

十有一年壬寅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辰叛臣也而稱弟者叛時猶未絶之屬籍也若鄭段
齊糾之不稱弟則其君絶之屬籍而以罪討矣○蕭
自宣十二年見滅於楚而其地猶爲宋有蓋宋之公
邑也胡康侯以爲叛臣所食私邑則誤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暨者以此强彼之詞我所欲也及者以此及彼之詞
兩相欲也出奔陳則稱暨入於蕭以叛則稱及可以
見仲佗石彄之叛乃其所欲與地辰强致出奔者情

稍異矣但以事皆辰所主謀故以辰爲首惡耳稱自
者因其力也辰佗彄地因陳力而入蕭則從叛可知
陳方附楚曹方奸宋故亂臣往依書自陳自曹而陳
與曹之罪亦著矣宋之諸臣得罪而奔則遂據邑以
叛豈復知有人臣之義哉左氏曰辰佗彄地大心大
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得其情矣宋景公不能正身脩
德民無則焉馴至哀公末年桓魋憑寵效尤而不免
於亂矣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還叔詣曾孫○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而

鄭附齊鄭睦於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矣既平
然後莅盟家鉉翁氏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閒
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
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竊謂平齊
之後魯不復與鄭國爭此孔子用魯而勸之以盡脩
睦之道也豈爲樹黨哉

十有二年 癸卯

春薛伯定卒

薛襄公定卒不計併月而不知詳矣故止書春義見
昭三十一年薛伯穀卒下○定卒子比嗣無謚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孫覺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
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今按侯犯既避邑奔
齊則郈可不假仲孫之力而墮矣然州仇必親帥師
者恐餘黨有他變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氏彄名必公孟縶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杜元
凱以彄爲縶子非也○此因曹不從齊而伐之也是
時曹伯陽在位方好田弋而公孫彊爲政又非善睦
隣者衛必有辭於伐矣家鉉翁氏曰此及十三年再
書衛伐曹者著中國之無盟主也高閌氏曰衛比
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
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觀不狃初欲召用
孔子猶有善意也故從容調護姑不急攻而先以仲
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郈圍而又圍及郈墮而後何
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費遂不待圍
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於侯犯也左氏溺於邪世之

見而不知聖人處事之權乃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
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
子奔齊遂墮費則初無先事之備而待於臨時用武
豈聖人之所作爲哉夫仲尼所以默運於其間者以
有何忌也使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通焉雖子路亦無
可爲而况於申句須樂頎哉餘見十年圍郈下

秋大雩

冬十二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黄齊地說見桓十七年盟黄下○黄之盟齊魯睦也
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忘而沮之之
意已萌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郈費墮而魯治定及女樂之沮而孔子行於三日不
朝之後矣季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孟懿子獨
存成城也於是以圍成強公公惑焉而躬圍之夫郈
費之墮以其勢强而叛非以其有城也城以保民何

害乎當將三家惟孟氏為公臣如獻子莊子僖子以
至懿子皆賢大夫也雖以成為私邑而脩職不闕公
室賴焉成實不叛何以圍為圍之者叔季二氏之私
也不當圍而圍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
墮歟書以見定公之輕動也○李廉氏曰按史記明
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
必然故胡宏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
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絶與墮郈之意不侔故也
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與聞國政歸女
樂孔子行並皆為十二年事也
十有三年甲辰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杜元凱曰垂葭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按鉅野今屬兗州府其西南為曹地衛蓋讙曹召晉
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逼制曹也與九年次五
氏義同左氏以為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餘見十五年次蘧蒢下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讙田之東東界水經註曰濟北有蛇丘

城城下有水魯囿也在今寧陽縣之北詳見成二年
歸汶陽田下○讙田歸而築囿於其地見孔子去魯
而君臣志荒矣李廉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
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
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詳見十二年公孟彄伐曹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本封於趙即今平陽府趙城縣也晉陽今太原府

太原縣也本晉始封之地後始爲趙氏所據耳王豫
氏以晉陽爲鞅私邑誤矣〇左氏傳曰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
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
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今
按鞅書叛實叛也左氏但曰鞅奔晉陽而不言其叛
則似爲鞅回護之辭耳蓋鞅本以衛貢之故殺邯鄲
午荀范爲午伐之而遂逐鞅必亦挾君令以行之不
然則於時韓趙魏三家勢方强盛鞅豈荀范所能逐
哉然出也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則其挾衆要君之

志亦可見矣由是恃韓魏爲主於内而脅其君以逐
寅吉射矣寅吉射不逐則爲亂不已非叛而何〇胡
康侯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
内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
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
于黄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内故奔于晉陽
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
大夫天下莫强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故臧孫伯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
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

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
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
謂深切著明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

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爲范
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
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於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
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
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即其別名邪蓋荀士二
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

地後服於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非逼
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也胡康
侯以爲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〇荀寅士吉射雖
皆凶族然以邯鄲午之故而逐鞅則於理稍直而韓
魏二家鞅之黨也在朝諸臣皆比之而爲請於君以
爲三臣始禍不宜獨逐鞅矣其實鞅據晉陽地險兵
强其勢可畏不得不逐寅吉射以從鞅欲也而寅吉
射亦出朝歌以叛矣朝歌遠晉不能爲亂特欲自保
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爲國患也而晉之政刑可知矣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之歸韓魏爲之請也荀寅士吉射逐而趙鞅歸可見趙鞅以叛脅君之逐二氏也歸勿辭晉於是乎大失政刑矣其後趙籍韓虔魏斯共廢晉靖公分其地而自爲諸侯其勢蓋成於此胡康侯曰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例見成十八年晉弑州蒲下胡康侯曰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汪克寬氏曰比弑惠公夷立

十有四年乙巳

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氏戌名公叔文子之子也趙亦氏蓋本晉人而仕於衛者胡康侯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爲亂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衍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今按南子固爲淫亂而三子不能以義匡君從容開導乃欲謀去其黨是眞有挾君爲亂之心者也况戌本以富見惡於衛侯則其不得志也久矣故曰凡書奔者皆罪也餘見二月北宮結奔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

家鉉翁氏曰楚爲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

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趙鵬飛氏曰于時諸大夫紛擾三五而奔三五而叛宋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復相率而叛邾庶其畀我及黑肱相踵來奔或竊邑以來樂大心一出四子從之其叛也五子爲旅趙鞅一叛而三大夫角立其歸也二子出叛今衛之亂叔戌趙陽岐途而奔繼而北宮結奔魚貫公孟彄奔鄭是豈一一得罪於君相拒不勝魚貫而出又風俗之一變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

於越者勾踐也越子允常卒而子勾踐始立是[illegible]王檇李公羊作醉李吳地也杜元凱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按嘉興縣屬浙江嘉興府○此勾踐兵加於吳而以詐戰敗吳師闔廬因傷而卒光即闔廬也光卒子夫差嗣○按左氏謂吳伐越勾踐禦之則勾踐必無渡江遠至檇李禦吳之理且使罪人三行屬劒自剄亦不近於人情奚足盡信哉至謂夫差三年報越敗越于夫椒棲勾踐於會稽之上則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而經何以畧不少見邪意者勾踐爲吳所敗乃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事而定五年於越入吳

則勾踐卧薪嘗膽之報也然則勾踐即位其當在定之元年乎而傳皆錯記矣若夫差之報越則徒有其言而無其實豈得附會於經文之外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牽衛地杜元凱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按黎陽在今大名府濬縣西二里○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也而朝歌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矣衛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牽蓋察其虛實耳而晉實未嘗有兵至朝歌則三國亦遂退矣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氏則經文未嘗書圍書救安可遽謂三國爲是而會哉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註見僖八年盟洮下○家鉉翁氏曰自齊景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左氏以爲范氏故非也李廉氏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者齊不能靖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爲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朝上士例書名故公羊子曰石尚者天子之士也脤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胡寧氏曰祭肉曰脤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按自宣十年王季子來聘至此百有三年矣而周使未嘗至魯則以成襄昭定之間王臣出與會盟而私利焉故也然於天子之常貢有缺諸卿亦能自庇之自劉卷既卒而卿士亦無權焉故復使石尚假歸脤以徵常貢於諸侯夫賜諸侯至於用脤則他亦無可爲禮而命益輕矣詳見成八年召伯錫命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詞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預有貶焉蓋南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爲親隱惡以道諭心而憤激過中施爲無序迹亦不能無涉於亂矣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也當時群小畏誅豈無媒孼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己而靈公信之矣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然靈公所以信南子者亦由溺於寵愛之私不疑其有淫行也傳謂其爲南子召宋朝則又過矣張洽

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序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辜也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閌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凡諸侯之弟以罪見討如鄭段齊糾皆不稱弟絶之於族屬也辰雖以叛而窮迫出奔實未嘗明正其罪

而討之故卒繫之宋公之弟而恩義之兩失具見矣○自蕭者因其力也所以罪蕭也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地近邾故邾子來會公地多沛澤故於此三蒐焉蒐不書公者雖權在三家尚以國事舉也若觀魚于棠狩郎書公者則公自爲游觀耳○蒐之爲義左氏以爲春事公穀以爲秋事故擇左氏者則曰擇取不孕釋公穀者則曰蒐索取肥今以春秋考之凡書蒐者五或以秋或以夏或以春則四時皆可通行非有含孕取肥之義者矣蓋蒐者蒐索害物之獸非

時事之常行也唯獸害物則隨地以蒐其事但主於去害非欲舉國以從獸也今曰大蒐則大合車徒盡物蒐取是爲示後而淫獵矣何休氏不明此義乃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則四時因田講武之常法以爲未備而大君之事猶待他年也今數昭定時大蒐年次皆不合五年之數亦不得以此爲常期矣況蒐田事也閲武事也義各有所係矣又烏得混而爲一哉

邾子來會公

此邾隱公也比蒲近邾畏魯故來會耳張洽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此年無冬史闕文莒父霄陸淳氏以爲皆魯地然不知其何故二城相及也

十有五年丙午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汪克寛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　以胡子豹歸

楚之滅胡與滅頓同家鉉翁氏曰召陵之會蔡胡沈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正月牛死改卜牛而不即郊見初卜之不從矣五月郊始再卜也不言用卜未逾三未爲失禮之甚也然怠緩逾時非敬天嚴祀之實矣餘見成七年免牛及十七年用郊下

壬申公薨于高寢

何休氏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此說陳祥道氏以爲妄竊意何氏之說固多牽強但諸侯則實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在路寢之後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以其下有臺基而制頗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爲後宮矣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爲東宮世子居之右爲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內之制似當如此陳氏乃以諸侯三寢正寢在中而東宮西宮爲小寢在後遂謂定公所薨高寢爲變亂禮法而名

其褻則僖公之薨于小寢何以不言東宮西宮乎此
其說亦不足據也此與僖二十年西宮災當互考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虎之孫也○鄭乘晉楚之衰即有許斯之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侈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達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宋方與齊會洮罕達豈遑暑不相顧乎至哀二年遂敢與晉戰鐵矣杜元凱以為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王樵氏以為納宋叛人蓋仍哀十二年左氏說耳然於經未有據也李廉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宋於嵒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搆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許翰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蕖蒢

蕖蒢地闕○齊侯次五氏垂葭蕖蒢皆以備晉也而蕖蒢之次則恐晉為范中行故出師亦以為備也齊景公本無遠圖亦無勇志於晉之侵衛圍衛則不能

救而每為出兵遠次他境無故勞民甚矣左氏以次蕖蒢為謀救宋亦非也景公蓋無意於宋者而肯為之出兵哉

邾子來奔喪

奔喪急辭也與弔不同胡寧氏曰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贈襚固不可缺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妾也妾母自成風敬嬴以後薨以夫人之禮而姒氏何以畧之蓋僖宣諸公推尊其母在嫡母已薨之後故其禮皆用夫人也哀公嫡在尚未推尊則姒氏猶仍妾禮耳然吳孟子亦昭公之妾其卒也從其恒稱而單舉姓氏則姒亦當稱某姒矣今曰姒氏文誤也然則定公尚有嫡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推尊說詳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黃震氏曰使大夫會葬禮也諸侯親會之非禮也是

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詳見宣八年葬敬嬴下

辛巳葬定姒

按是年八月庚辰朔則九月不得有辛巳杜元凱長歷云辛巳十月三日也則上當闕十月二字矣○姒氏妾也宜與昊孟子同然孟子之卒不書葬姒氏何以葬乎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是也姒氏未見有別立宮者蓋以別宮爲常矣以仲子之後所稱之

例推之則姒當繫字如孟仲之類是也而定則謚矣亦文誤也趙汸氏謂定姒從夫謚哀公親嫡母也則其說非矣安有嫡母而不用夫人禮者哉且是時定公嫡夫人尚在姒氏妾也自無從夫謚之理不察一字之誤而遂附會其言祇見其亂經耳○王葆氏曰襄四年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今按襄母定姒即哀母定姒之妾祖姑也告祔之所必配同舉一謚此何禮乎○定公之喪五月始葬姒氏之喪三月即葬其亦禮所謂葬先輕而後重之意歟

冬城漆

杜元凱曰漆邾庶其邑張洽氏曰城漆謀伐邾也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四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盡乙卯哀公九年

會稽季本考義

哀公

定公子名蔣在位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諡曰哀母定姒薨在定公十五年夫人不見於經要在先君之世薨在春秋之後也則公即位時年已長矣舊說以為公四歲即位則至七年伐邾時方十歲耳何以即能親將耶

元年丁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自僖二十年楚人伐後至此始見陳許頓胡本皆從楚之國而蔡昭公致之從晉以會召陵且侵楚者也既而陳懷許斯以晉不足恃尋復改圖然從楚者惟此二國及隨耳而其叛者尚多楚方患吳不暇致討及吳為楚困而楚方乘間滅頓滅胡勢復張大況柏舉之敗實蔡所為豈非楚所尤欲甘心者乎故又合三國以圍蔡左氏以為報柏舉是也當時不出降則楚師不退男女以辨理或有之其使蔡疆于江汝之間者蓋欲與之閒田而盡得其地也但蔡本向吳雖一時服從權以紓禍耳豈心服哉觀其請遷於吳則倚吳以抗楚之志亦可見矣○家鉉翁氏曰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之於強吳而乘中國無霸摟二三小國以釋憾於蔡謂之復讐而讐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李廉氏曰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義與定十五年五月郊同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五氏垂葭蒸祿之次本為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許翰氏曰晉為盟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強家擅兵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忌亦卒無改於其

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詳見明年伐邾取田盟句繹下

二年帗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註見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下漷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之陽即今鄒縣也句繹繹山之曲也杜元凱曰邾地○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何忌何爲而伐之哉蓋三家之中季氏最強叔孫附

之邾子所事者二家仲孫氏必有所不悅故何忌因哀公即位邾子不賀執此辭以伐之也夫邾豈誠能善事二家者不得已耳而二家貪利之私不能不因何忌之舉而動故三卿同伐也其所取漷東沂西田則三家所議共分者也然漷東沂西之田近於季氏之費邑而叔孫之郈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去邾田爲遠懼季孫之強而專其田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於句繹而季孫不與焉其盟邾子亦如後世之立券約耳先儒以爲各盟所得而季孫獨無非也蓋中軍之舍本即三軍之一季氏未嘗得二而其互相應援乃樹臣聲勢相倚之常必不以爲異恩至於久而不忘懷報也況近費之田季孫所利豈有專國強臣肯讓二家而不取乎故邾田之分三家之所同利也沂西言及者蓋魯先取於邾田自漷水則漷東之田最所切近本其所欲得也而因以及沂西耳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公元卒孫輒拒父蒯聵以立是爲孝公或曰出公○衛靈公無道之君也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脩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興遠役

行無信而屢召敵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然而不至於喪者以有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皆非純臣徒以其才足任使令而可具臣數故倚之以苟自逸然有一蘧伯玉而不能用豈真能任賢者哉其不亡者幸矣

滕子來朝

定公之喪滕子來會葬今哀公新立滕子又來朝國勢衰微求庇於魯也然諸侯之來朝者止此則見魯自此亦不足恃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本奔宋而趙鞅納之者必因靈公卒而至晉求納矣衛人已立輒故蒯聵不得入而但居于戚耳蒯聵稱世子則是未嘗見絕於先君也先君未之絕烏得而不有國哉蓋當時南子之黨多預逐蒯聵之謀而諸大臣不能諫止靈公者亦必爲蒯聵之所怨不惟群小有所不安雖輒爲之子孔文子爲之卿亦必奪於衆議不免於危疑矣蒯聵之所以見拒其以此歟而人倫之不正甚矣孫明復曰其言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

宋今靈公既死輒又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蒯聵當嗣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理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而書之也書之所以篤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世矣高閌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柰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邪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丘名杜元凱曰在戚城南○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如此則是鄭人爲齊致粟於范氏也然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歌主衛以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邪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行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與覇國爭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矣李廉氏曰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

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以夷晉於列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始祖蔡仲故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昭侯蓋自故封而遷州來也鄭漁仲以爲平侯徙居新蔡則於經無據觀平侯之歸但曰蔡侯廬歸于蔡則復其故封也而州來之遷非自新蔡審矣○州來本楚屬國而爲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爲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

爲文矣然先王封國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吴豈謀國
之善哉公子駟議公主於不遷未爲失策也乃以其
志在從楚而賞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配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氏曼姑名石惡之子也趙汸氏曰戚衛邑也齊大
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脩春秋之特筆
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卿又爲
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
宋彭城以君宋之叛臣晉爲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

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此以齊卿主兵
乃獨不繫戚於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
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
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於圍戚特不
繫衛以異之也學者比而觀之則筆削之情可見矣
髙閌氏曰齊與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
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二公不言及及者有别之辭也范甯氏曰遠祖
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趙鵬飛氏曰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是五廟則桓僖祧久矣而不祧三家之
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
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毁而不毁而
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桓僖二宮之災
公羊以爲復立非也蓋桓僖之宮宜毁者也若果復
立則當如雉門兩觀之書新作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爲開陽汪克寛氏曰沂州臨沂
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祊

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
鄅鄅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鄅之别名如虢之爲
下陽荆之爲楚然非邑也若邑則當繫之國矣其地
在邾之東鄅今沂州南也然祊之西北爲費則逼於
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漷東沂西
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
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焉季氏以
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地理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宋樂髠帥師伐曹

欒氏髡名樂喜之裔也〇自曹伯陽即位公孫彊為政已有奸宋之心矣故定十一年遂奔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洮而未暇致討今聞齊景公之耄而怠無畏於齊而偝曹之怨欒髡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疲於奔命身為虜囚尚誰懟哉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氏魯之權臣不可一日無主桓子卒則肥長自宜嗣立而南孺子之子尚未生何必待其生而殺之乎左氏之言殊可疑也然肥自此久不預政必其時年亦甚少豈遽能為逆謀哉肥即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人者衆亂之辭也衆亂可以言殺言執而不可以言放蓋放次五刑惟君所用若君為國人所脅而放之則獵必素取怨於國人者也而杜元凱以獵為公子駟之黨則亦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也而遷非國人所欲豈肯為是放獵哉竊謂獵既駟黨不附遷議則與蔡昭侯相忤者也故以國法放之于吳所以媚吳也其曰人者衍字耳昭侯輕戮股肱則群臣之所共怨也孰有為之防奸衛亂者耶其為盜所殺宜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氏雖與叔孫同城啓陽而實專有其地叔孫必所不悅而季氏費邑在魯東鄙易於制邾必復以其所分叔仲二家漷東沂西之田并收焉邾人但知從強者之令稅之所入惟於季氏不復知有二家矣故州仇何忌乘季孫之新立復共圍邾責其背句繹之盟也邾已服魯本無大過特以何忌之私怨伐其國取其田而兵爭不已豈懷柔小國之道哉何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所為如此又烏責於季叔二孫哉

四年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殺公穀作弒是也盜者刺客之稱不知其名故曰盜弒蓋昭公殘虐大臣衆所惡也故仇家陰使人刺殺之耳或以為楚使人殺則當如邾人殺鄫子之例而書戕矣今不曰戕豈非蔡人所自弒哉左氏謂蔡昭公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鍇後至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如此則公孫翩卿也於法應書而鍇之殺翩事關討賊豈得盡沒其

實乎皆不足信也蔡昭侯申弒子朔嗣是為成公○

高閌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為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為曾孫周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以有一誤或曰此申字當作甲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公之弒雖不知主名而公孫辰為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因成公欲討而奔吳以自說焉陳傅良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以小邾子事魯而執之也許翰氏曰天下無覇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李廉氏曰伐曹執邾之役蓋亦景公圖覇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成公討弒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為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氏稱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而經不書以楚非實圍而赤非實奔也意必楚將攻蠻氏赤以其國素服于晉故潛往謀之以請庇焉由是楚人責晉晉懼而使人執赤以歸楚耳則赤之奔與凡見逐而奔者不同故從僖二十五年頓子適楚之例而不書奔戎蠻近楚之國而楚不易服者也故昭十六年必誘其君而始能殺然終不叛晉今為楚所陵而自拔投晉苟一助之豈不可以倂力遏楚之鋒哉而反助楚為虐人誰賴之故書歸于楚為楚執之之辭也與成十五

年晉侯執曹伯歸京師者例同是晉聽楚命若京師然其不競甚矣蠻子書名以屈服也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奔蔡下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孔穎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為廟屛不得達上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屛蔽使人君視之而知戒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楊士勛氏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
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周禮又云哀陰事于亳社明不
與正同處一在西一在東左氏曰閒于兩社爲公室
輔是也今按魯外朝在庫門之内朝廷執政所在東
有亳社西有國社（在宗廟之前矣古人爲至禮必有宜云不發天陽恐亦近於臆說耳）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滕頃公結卒子虞毋嗣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
春城毗

孫明復曰毗魯邑
夏齊侯伐宋
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霸也齊景伐宋欲抑宋以爭
霸權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本與齊爲黨雖趙鞅以師納蒯聵而衛亦拒之不
使歸國至是齊景耄及死期將至鞅知其不復能庇
衛故舉伐衛之兵然亦終無以得衛之從也不能明
大義以正天下徒爭何益哉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杵臼卒子荼嗣是爲安孺子左氏傳曰齊燕
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
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
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公子嘉公
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張洽氏
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
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
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弗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

子弒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
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
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爲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
者之戒歟○今按齊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
晏嬰故初年政治每多可觀即其欲觀轉附朝舞放
於瑯琊以比先王之觀而戒國舍郊補民不足因悅
晏子之言而命太師作樂此非有先王之志者邪自
以德不能令受命強吳至於涕出而妻之以女雖未
能大有所爲庶幾長天保國矣問國君之富則數馬
以對而至有千駟之多亦豈庸君所能及哉當時稱

晏子以其君驕盖有由矣至其晚年興兵結怨大異往時意晏子必已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亦遂謝世邪不然則於所聞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亦宜常有警矣乃以繼嗣不定而卒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然則景公之善惡係於晏子之存亡者也難以言自立矣

冬叔還如齊

高閌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長暦是年閏十月嗣君荼以非次得立故速葬劉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六年壬子

春城邾瑕

凡城内邑則曰邑如城郎城中丘之類國服則曰國與内邑同如城向城諸及鄆之類是也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閲父註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濟闔丘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魯負瑕連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蓋在今兖州府磁陽縣東南界上而邾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邪互見莊二年慶父伐於餘丘下汪克寬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皆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高閌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愚謂如此類者皆齊人築薛之計也杜元凱以爲備晉失之遠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薛季宣氏曰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歳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冠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覇業之衰皆由陪臣

封殖貪伐鮮虞故也趙鵬飛氏曰晉之伐鮮虞者五未見鮮虞之病晉也鮮虞逼於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伐而卒不得則鮮虞亦非弱國也

吳伐陳

高閌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國夏即惠子高張即昭子皆齊景公所使立荼者立荼之謀不自陳乞則二子乃乞之所欲傾也特無隙可乘耳然二子豈荼之所欲出哉或者恃功專恣而

乞得以間之既爲嗣君所黜則遂相率棄君而奔耳
高國奔則乞必自疑將別立君以希寵而荼位危矣
高國不有負於託孤寄命者哉故曰凡書奔者皆罪
也張洽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
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柤註見襄十年會吳于柤下○吳伐陳還至柤魯懼
兵之及我也故使叔還往會之許翰氏曰以魯政之
不修務與吳親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王軫卒子章嗣是爲惠王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陳氏乞名齊卿陳文
子之曾孫也○按公羊傳曰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
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
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
將不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
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
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
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
拜而君之爾如此則荼由陳乞以立者而況幼冲易
制乞何爲弒幼君而反立長乎此不知奸邪之本心
者也蓋景公本屬荼於高國而乞不與焉於是交亂
其間耳左氏之說大槩得之但謂陽生夜至于齊國
人知之則其歸爲甚易與經文書入之義不合矣縉
謂陽生之入本由陳氏密謀而入國之時則固爲國
人所拒而乞變作則亦安能沮陽生之入哉左氏
又載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及朱毛往復之言似亦迂
緩夫朱毛雖操刃必乞所使也故以乞主弒何必費
辭說邪荼弒陽生立是爲悼公孫覺氏曰陽生入齊

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
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
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田之利仲孫
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以多闕故何忌以
爲名而伐之何忌學於仲尼而所以務引其君者如
此豈不有負於孔門之教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巢向戌之曾孫也○高閌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且
為入曹起也

七年 癸丑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氏瑗名戴公子皇父之後○黄震氏曰鄭罕達侵宋七年宋知齊不救為厚於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没宋妄意圖覇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氏曼多名魏絳之曾孫杜元凱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

鄫即舊鄫國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畧地也故公親往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即伐之此邾人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矣書以見魯無睦鄰之誠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子益來

無故虐小非仁者之所為也然邾雖微弱而附於吳魯之為此亦取禍之道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氏弘名公孫夏之曾孫稱人以圍例見傳六年楚人圍許下○高閌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鄭與曹睦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八年 甲寅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 以曹伯陽歸

宋人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而以其君歸暴虐甚矣左氏以為遂滅曹執曹伯以歸殺之

則經當舉重而書滅書殺矣何以不著其實乎

吳伐我

按左氏吳為邾故伐我盟城下而還今按城下之盟不知其有無然必魯服而後吳始退師也夫恥盟城下之說蓋胡康侯因華元國佐之言而立義也竊謂此亦當以理之曲直為主如曲果在我則當服罪所謂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若槩以為恥辱而必求一勝則非悔己知過之義矣吳之來伐曲在我也魯人安可不自反乎○伐我不言四鄙例見十一年齊國書伐我下

夏齊人取讙及闡

讙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及定十年齊人來歸讙田下闡詳見桓六年公會杞侯于郕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封内地也及者有別之辭所以別疆理也例見昭五年莒牟夷及防茲下○左氏謂邾子益齊甥也今未有以見其必然者蓋益果齊甥則宜專事齊矣乃不求近援而遠告于呉及呉得魯平不復爲邾致力然後邾復求齊而爲之取讙及闡齊欲得邾之從己耳豈眞念甥舅之情哉

歸邾子益于邾

觀十年公會呉伐齊則邾子益之歸爲欲得讙闡也豈眞有悔過之誠心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過卒子維嗣是爲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齊之助邾本欲其從以邾爲呉與故藉呉勢以脅魯耳魯既歸益則齊又懼呉之黨魯矣此所以雖取讙闡而不敢有歟汪克寛氏曰歸讙闡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必有故也今不可考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杞地界於宋鄭之間者左氏以爲圍宋雍丘誤矣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許翰氏曰鄭以不義深入敵境此固喪師之道也李廉氏曰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嵒之師蓋不勝

忿怨以至於此也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汪克寛氏曰陳之爲國屢滅於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呉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己攻之脊數而不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雖其力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秋宋公伐鄭

汪克寬氏曰鄭雖不義宋襲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
矣而又君親師師以伐其國明年徧師再伐十二年
向巢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
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五終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盡庚申哀公十四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年丙辰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嘗爲魯囚何爲又來奔邪蓋邾又見迫於齊
也齊爲邾故與魯爲仇及邾益歸而讙闡復則齊又
責報於邾而邾之强臣歸罪其君無所容身矣故來
奔所以懟也中國無覇而小國困於强暴將何恃以

爲安乎邾子來奔不知所終齊怨方新必無遂奔齊
之理左氏蓋失實矣

公會吳伐齊

公伐齊爲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既釋
故公爲之會吳以報齊也不能講信修睦以安靖四
鄰而結黨相攻兵革何時息乎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陽生卒書日訃於軍也齊之訃亦以國喪告而罷
魯吳之師也公方在師親知其期故得書其日○左
氏謂齊人弑悼公而經以卒書胡康侯乃設爲中國

禮義之君而爲之諱之義信左氏而曲爲之求說也
苟謂魯惡所關於義應諱則於齊自宜以不日見之
而卒以戊戌不殺一詞將以何者起問而見事情邪
欲文其誣而遂沒其實聖人由性命而立言必不迂
晦如此故陽生實卒非弑也而哀公結強吳以偪鄰
國罪自見矣○齊悼公陽生卒子壬嗣是爲簡公

夏宋人伐鄭

許翰氏曰既取其師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閌氏曰齊帥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

於有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異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閌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吳狄伐之既聞其喪則
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
也

葬齊悼公

陽生卒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魯人往送故書
葬見怨不廢禮也高閌氏曰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
葬不足以贖過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以定十四年奔鄭今又託齊歸衛矣李廉氏曰彄
蒯聵之黨今歸於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春
蒯聵入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薛伯夷卒不日不詳喪也後嗣無考矣義見昭三十
六年薛伯穀卒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公子結字子期史記以爲楚昭王次弟是也吳自柏
舉之後恒以號舉雖救陳之師猶不在所進蓋其意

主於怨楚而非爲卹陳其道猶不離於夷也○趙汸
氏曰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
存中國爲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

十有一年 丁巳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此報去年春會吳伐齊之役也魯之會吳伐齊起於
邾子來奔則齊宜以邾爲討顧邾方事吳魯必助之
且以勝邾不武故尋兵於魯耳專務兵爭不義甚矣
卒至見獲於艾陵其自取哉左氏於此載冉求帥師
及齊師戰於郊與孟之反後入爲殿之事雖論語亦

紀反築焉之言然冉求之戰不書則實未嘗戰也意
者反嘗追齊不利而奔還邪則亦非戰敗之比矣○
蘇轍氏曰不言四鄙而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汪
克寬氏曰魯爲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經書伐我則
齊師逼迫於魯之國都與他伐異矣今按定公以前
凡伐我者皆言四鄙見疆埸猶有警備外兵不易至
於國都也自陪臣執命法弛民玩而四境之備不嚴
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陳轅頗濤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
一國之故而後書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
其必志在向楚爲衆所惡而見逐也若賦公田以爲
大器則當時權臣之常事國人豈遽至於逐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伐書公會吳而戰不書公公不與戰也若戰而公與
焉則書曰齊國書帥師及戰于艾陵自足以蒙上伐
齊之文而見矣何難於措辭哉高閌氏曰戰不書公
者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於艾陵
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

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戰可知矣其說非也趙鵬飛
氏曰魯再會吳伐齊招夷狄戕中國爲惡大矣然公
與會不與戰吳強魯弱也○艾陵齊地蓋在嬴博之
北國書獲時未必已死例見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

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滕隱公虞毋卒其後不可考矣

冬十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即太叔疾乃世叔儀之孫而申之子也其奔
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或得罪而與群臣有不協焉則
遂棄君而逃耳書奔則有罪可知矣高閌氏曰春秋
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
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
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此說得之但
未明書奔之義耳蓋凡書奔者皆罪也○左氏載孔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
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
使疾弟遺室孔姞是以疾爲文子所逐也文子嘗以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孔子所稱不宜瀆倫敗禮如

此觀疾適宋即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而不可以奪
妻豕出之罪誣加文子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賦斂取之名夫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
主而出兵賦之出軍取於夫家而田因井授則固夫
家之所以均力也魯自宣公稅畝助法不行而每丘
猶據井田出甲至是二猶不足故兵賦之外復用田
以賦增濟軍需後遂變爲周禮之九賦名爲口賦而
軍賦口賦分二事矣汪克寬氏曰兵賦之法因田通
出今別及家財各爲一賦則計田而歛取民財以充
軍國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爾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子宋姓也昭公娶吴女嫌於同姓故諱姬稱子
云單舉姓氏妾之恒稱也先儒皆以爲昭公夫人竊
意不然按論語載陳司敗之言曰君娶於吴爲同姓
謂之吴孟子未嘗明言其爲夫人也惟坊記有云魯
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則遂真以爲
夫人然求之書夫人例不合也坊記本出漢儒不足
據也孟子無子故不書葬則必不成喪者也何以書

卒乎畏吴故耳以畏吴强之故而不顧娶同姓之非
禮書其卒而不當成喪之義見矣然則昭公尚有嫡
夫人也其娶其薨何以不見於經娶在未即位之前
薨在春秋絶筆之後也襄公薨時左氏謂昭公年十
九矣信乎娶已在前而自是數至獲麟之歳實計六
十二年而昭之嫡夫人豈無未薨之理乎
公會吴于橐皋
杜元凱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洽氏曰吴地
是也今按逡遒城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廢巢縣
南三十里○吴既敗齊魯以爲德將爲之合諸侯以
親之故公親至橐皋而與之爲會非吴請尋盟也秋
會衛宋于鄖意正爲此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元凱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按
海陵縣揚州府泰州也時爲吴地○此魯致衛宋以
從吴也齊景公末年宋衛既皆背齊而魯亦與齊爲
仇矣故魯爲吴合宋衛所以爲擯齊計耳左氏載子
木子貢之言皆虚誇之說也衛人必不敢殺吴行人
與辭吴盟而况會止三國惡得云會吴邪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之伐鄭本爲爭強非因納叛也左氏載向巢圍嵒
罕達救嵒之事經皆不書豈足信哉趙鵬飛氏曰宋
鄭之怨於是十三歲矣雖其兵端起於鄭罕達然六
年之閒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嵒逞兵
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黃震氏曰蝗螽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煖而有螽將
蔓延爲來歲之災矣

十有三年杞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孫明復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
如此家鉉翁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
殺爲功也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成卒後無可考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漢志臣瓚曰國語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于商魯
之閒今陳外黃有黃溝杜元凱曰陳留封丘縣內有
黃亭起濟水按封丘今屬開封府黃池在縣南一十
里蓋鄭衛閒地○黃池之會吾欲媚吳尊之使與晉
並霸故夫差喜其得諸侯而樂於先晉也經序晉於
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氏國
語皆載吳晉爭長之說左氏則曰先晉國語則曰先
吳此豈當時爲會之實事哉當未會之前魯大夫往
請之日必有以感動二霸之心者故晉遂不辭而會
吳吳亦不爭而讓晉此雖忘夷夏之分而亦足以交
彼此之歡果能因是而兵革弭焉則猶衰世之幸而
魯不失爲長天保國之常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杜元凱以爲申即子西昭王兄則昭王之母非嫡平

王不當舍長而立幼以爲太子史記以公子申別爲
一人而謂爲昭王弟得之矣餘互見昭二十六年楚
子居卒下高閌氏曰楚畏吳之強無如之何故乘吳
之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此因吳出會黃池乘其無備而伐之也與成七年吳
伐州來意同○胡康侯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
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
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

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矜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此與七年曼多侵衛同○許翰氏曰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盜玩而頻矣此王覇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許人從楚遷國已遠然魯嘗與楚通好故從楚之國亦多親魯許死送喪之使尚皆未絕但君臣自怠者則至廢禮耳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孛東方不言所加之宿者公羊子以爲見於旦似矣而未盡也蓋雖旦見必有宿可言今曰東方則所加非一宿日久遍歷東方諸宿不可以宿名也汪克寬氏曰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滅之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卿蓋夏徵舒之後必主於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若衆亂而殺則當稱人矣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庚申

春西狩獲麟

狩有常地則不書地魯之藪曰大野大野即今距野縣在魯之西故曰西狩麟仁獸孔穎達氏曰麟麕身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一角而戴肉不履生蟲不折生草○左氏傳曰西狩有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叢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今按周衰道廢人欲橫流亂臣賊子接跡天下撥亂反正以振頹綱此孔子之志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道旣不行亂將奚極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方有吾已矣夫之嘆而祥麟一踣明王將不復興矣於是重有感焉乃作春秋以明王法蓋文雖有感於麟而志則不在是也雖無感麟春秋固將作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故知孔子之志而後得春秋感麟之意矣且孔子之卒近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所嘗用心則隱後二百餘年之間多有傳聞不實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詳哉故制作三年文成致麟之說元凱既斷其妖妄而後儒之辯亦詳茲不復論矣若必謂其感麟而始作則理亦有未盡焉

春秋私考卷之三十六終

春秋私考後序

堯舜禹湯文武道治之隆尚矣孔子不得位而孟子發明其功與純垂諸萬世推尊之力為斯文首稱故知孔子者莫如孟子其言曰孔子懼作春秋茲固統承群聖之大也然則知春秋者宜亦不能過孟子矣一則曰春秋天子之事一則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誠考求夫天子所以為事王者所以為迹而聖人之心後有餘蘊哉公穀左氏三學並起嗣是論著無慮數百家或以例或以援或以義參傳意見互為異同至有一人殊稱一事衆指甚不可相合者求聖人之心於

千百載上悵乎無所適從本以明經而滋入於晦且畔好古君子奚可置勿講也傳春秋者多狃於亂臣賊子之懼名之曰孔子刑書由是信耳目則迷會通於踵襲任心志則極研窮於穿鑿務高明則出奇詭於傳會類例日繁析細彌甚其遺逼經之累皆刑書一言啓之夫聖王必以禮坊民而後有法制以懲其惡謂刑足槩王道盡天子之事否耶況春秋樂與人為善而善善常遂若季友歸國高傒定鄭魯信朝王齊桓葵丘之會諸侯胥悼蕭魚之盟荊楚莫不有褒辭焉至叔肸不況於祿則卒之申生死於父命則子之孔父仇牧荀息死於君

賊則及之類非一書皆以共[illegible]發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罔不胥胥於誅[illegible]務也王者法天以治春秋之義亦如化工據事[illegible]因書示義是非美惡燦然自不容揜片言一字辯之甚微凡例屬辭執之太滯而欲窺見其榮辱之大權吁淺矣其於聖人之心何如哉交少學春秋以意逆傳以傳通經孜孜焉惟恐信之不篤以失聖人之心尋繹數十過頗覺其有牴牾焉者積久而可疑益種種集嘗[illegible]經生皆坐襭而不祖之弊今受彭山先生私考讀之[illegible]其兒於是矣先生稱說春秋必稱孟子之言爲第一[illegible]故能探索今古反覆正難不爲舊聞先入所窘束而直以推見聖人之心自諸生致職大夫而歸踰六十始出是編惠示天下可謂皓首窮年根極體要寧非有功於春秋者歟二百四十二年間立文紀事皆聖人道心之發夲諸家爲討論之筌蹄輙不勝其簧鼓所眩春王正月則謂因周十一月以用夏時一開卷即已悖聖人從周之志紛紜繆戾抑何底止必曰假天子南面之權損益時制垂法百代進退乎奪煥乎文章麟不虛至昭然瑞應無不與數聖人者合然後可以追配治功顯承道統則亦新室之周官荆公之周禮者流耳安在其爲春秋大率諸家得此失彼大醇而小疵唯左氏尤多不經語然孟子於孔子猶曰私淑諸人丘明乃受學焉是以一竊其名深入人耳惑於其說即亦未易以解先生力詆漢儒之偽卓乎非丘明所爲然後一破不決之疑而聖人之心可得領諟矣不知孟子之言與夫左氏之失蓋無以知春秋也諒哉敬附著其義于後

嘉靖丁巳歲中夏午日慈谿晚學龍田王交序

春秋私攷三十六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之棄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疑傳不過以所記爲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之後杜撰事迹以改易舊文者葢講學家之恣橫至明代而極矣